

大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

Dahai zhan
Dahai zhan



★ 海洋出版社 ★

目 录

大西洋与地中海部分

- 一、大西洋水面作战(1)
- 二、地中海争夺战(51)
- 三、大西洋之战(91)
- 四、同盟国对北非的进攻(133)
- 五、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作战(170)
- 六、德国的失败(207)

太平洋部分

- 一、日本扩张时期(243)
- 二、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战役(282)
- 三、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314)
- 四、有限攻势(354)
- 五、从中太平洋大举进攻(395)
- 六、对菲律宾的钳形攻势(435)
- 七、莱特湾海战(476)
- 八、美日潜艇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活动(512)
- 九、日本战败(542)

日译本后记

一、大西洋水面作战

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结束同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谈后返抵英国时说，“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然而，在此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39年9月1日4时45分，纳粹德国的军队便大举入侵波兰，由此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大灾难。1939年8月的后半个月，战争危险的征兆就已经非常明显，当时希特勒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而消除了苏联进行干涉的危险。英国、法国虽然与波兰订有互助条约，但是希特勒确信，他们对待这些互助条约将象对待曾被慕尼黑会议所践踏的法捷条约一样，除了在道义上之外，不会承担任何实质性的义务。

德国元首计划发动一场速决战，企图趁英、法两国踌躇徘徊之际一举击溃波兰，从而给英、法两国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然而，希特勒却没有考虑到这两个西方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的思想变化。这一次，他将遭到对方陆、海、空三军全力以赴的抵抗。9月1日晚，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9月3日9时，英国又向德国发出最后警告，1939年9月3日11时15分，张伯伦首相在一次对国民的广播中宣布，英国政府决定同德国交战。下午，法国也相继对德宣战。就在这同一天，24年前曾辞去英国海军大臣职务的丘吉尔又重返海军，再次担任海军大臣。他斗志昂扬，丰腴的圆脸上充满了朝气。“丘吉尔又回到海军”的消息，迅速传至英国舰队。

当时，英国与法国无力援助波兰。德国在波兰平原上发动了一种新型的战争，一种运动迅速、高度机械化的战争。在这场战争

中，德军以坦克为先导，进行远距离突击，向整个波兰军队包抄过去。天空中，德国的空军横行无阻，将软弱无力的波兰空军全部驱走；然后又出动“斯图卡”式和“梅塞施米特”式轰炸机，沿着德军地面部队的进攻路线，将波兰步兵的坚固支撑点一一扫平。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在波兰发挥了威力。几个星期之内，入侵波兰的战争完全结束了。可是，就整个欧洲而言，战争并没有终结。尽管在援助波兰问题上，英国与法国的战争动员晚了一步，但是，他们制定了对付德军向西挺进的作战计划：英国计划主要使用海军兵力对德作战，而法国则打算使用以马其诺防线为屏障的法国陆军遏制德军。

希特勒在当时并不希望同英、法正面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为了将战争控制在局部范围，他承认了俄国对半个波兰的占领。他希望能说服英国和法国接受这种局面，并同意维持和平。这样，他可赢得时间去发展德国的海军力量，以便于1944年或1945年在西方发动一场战争。因此，在入侵波兰的战争结束后，希特勒便停止了西线的进攻。这种遏制措施造成了人们所说的“假战争”。在整个1939年冬，驻守在齐格菲防线上的德国部队同马其诺防线上的法国部队一直互相对峙着，双方只是偶尔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从而打破了那种单调冷漠的气氛。

海战的爆发

接近1938年底，德国海军总司令埃利希·雷德尔元帅向希特勒提交了两份作战计划以供选择。一份是设想战争迫在眉睫，要求将德国海军的大部分兵力（包括潜艇、袭击舰、布雷舰和一些岸防部队）投入一场打击敌商船队的战争中去；另一份称作“Z”计划，这是一项较长远的规划，它设想战争在近十年内将不会爆发。根据这项计划，德国将建立一支比英国海军舰队还强大的水

面舰艇部队,以至它能够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制海权。

希特勒通知雷德尔,他将采纳“Z”计划。希特勒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令人难以捉摸,但从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希特勒之所以倚重大型舰艇是因为这些舰艇具有政治影响。而且在海军建设上,他一心想努力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可是,他几乎没有预料到他的欧洲大陆作战计划会将他卷入一场同英国交锋的战争中去。当希特勒的野心在波兰得逞时,英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使他大为震惊。直到1940年,他才放弃了说服英国赞同和平的希望。

希特勒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暂且不论。就其决定本身而言,它使德国海军对战争毫无准备。“Z”计划于1939年底开始执行。可是,希特勒的舰队要到1945年才能完成战争准备。各项试验尚待作出评定,所建成的只是一些临时性的舰型。开始时,德国只是建造一些常规舰艇;可是到了后来,他们进行一些越来越大胆的尝试。为了确保舰艇具有较大的作战半径,他们大量采用柴油机推进装置。但在1939年,部分德国舰艇采用了蒸气机与柴油机混合动力装置。

战争爆发时,德国海军兵力的编成如下:4艘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这两艘已建成)、“俾斯麦”号和“梯尔比兹”号(这两艘即将建成);3艘万吨级装有11英寸*大炮的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施佩伯爵”号;3艘重型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和“布吕歇尔”号;6艘轻型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科隆”号、“莱比锡”号、“尼恩贝格”号、“埃姆登”号和“柯尼斯堡”号;26艘由商船改装而成的辅助巡洋舰。此外,德国水面舰艇部队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驱逐舰、鱼雷艇、扫雷舰和辅助舰船。在德国进行潜艇战时,它只有56艘潜艇,由卡

*1英寸=2.5400厘米。

尔·邓尼茨海军上将指挥。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就已有21艘潜艇以及“施佩伯爵”号和“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在海上待命。

战争一开始，德国海军就攻势凌厉。在英国参战那一天，英国的一艘定期客轮“阿锡尼亚”号被德国的U-30号潜艇击沉。德国潜艇艇长从潜望镜中发现英国这艘客轮时，他禁不住它的诱惑，一举将它击沉。邓尼兹、雷德尔和希特勒发表声明，信誓旦旦地为德国开脱罪责。他们不相信，德国潜艇艇长会违抗他们关于不许攻击客轮的命令。而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却居心叵测地宣称，整个这一事件是丘吉尔一手策划制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将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的旋涡中去。

无疑，英国的海军战略几乎同德国的相反。英国皇家海军立即使用驻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对德国的北海沿岸及波罗的海的出口实施封锁。然而，英国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每年运载4000多万吨货物的商船安全进入英国的港口并顺利卸货。奇怪的是，英国在战前制订保护商船的计划时没有注意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就是，错误地认为在运输货物问题上，护航运输队不如货船单独航行行之有效。而此时，英国海军部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准备继续采用货船单独航行的方法。只是由于“阿锡尼亚”号的沉没，海军部才改弦更张，并迅速组织起护航运输队。

9月8日，英国的第一支运输船队驶往哈利法克斯。护航队护送着运输船队航行了300海里，然后又折回，将另一支驶往国英的运输船队安全护送到英国港口。这就是早期护航运输队活动的形式。因为当时护航兵力匮乏，护航队只能在英国近海海域为运输船队护航。在战争的头两年中，由于德国海上袭击舰活动猖獗，英国海军部队认为有必要为每一支运输船队配备一支强有力的护航队。如有可能的话，护航队包括1艘战列舰或1艘巡洋舰，否则，使用1艘改装的武装定期客船。

由于“德意志”号和“施佩伯爵”号在海上的活动，德国水面袭击舰的实际威胁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截至10月中旬，“德意志”号击沉了2艘英国商船，并俘获1艘美国货船“弗林特城”号，由此铸成了头等外交大错。“弗林特城”号货船在德国水兵的押送下，驶往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后来，在经由挪威领海驶往德国的途中，“弗林特城”号被挪威人截获，并归还给美国。这一事件在美国激起强烈的反德情绪。这也是在军事上将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挪威的第一次事件。“德意志”号返回德国后，被重新命名为“吕佐夫”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该舰万一被击沉时会挫伤德国人的士气。**

普拉塔河之战(1939.12.13)

“施佩伯爵”号主要活动于伯南布哥与开普敦之间的海域。但在11月间，它悄悄地驶入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以南海域，在那里作了短暂的逗留。在返回大西洋的途中，它遇上了“阿尔特马克”号补给舰。于是，它补充了油料，移交了俘虏，然后又继续**在海上搜索目标。它在海上的巡航是卓有成效的。它不单单地击沉了5万吨船只，更主要的是牵制了盟军大量的军舰对它进行搜捕。**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和“声望”号巡洋舰由非洲西突出部的英国基地弗里敦出发，2艘法国重型巡洋舰和英国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则由达喀尔出发，前去参加这一搜索。同时，重型巡洋舰“苏塞克斯”号和“希罗普郡”号在好望角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海军准将亨利·哈伍德的舰队所辖的2艘重型巡洋舰“坎伯兰”号、“埃克塞特”号和2艘轻型巡洋舰“阿贾克斯”号、新西兰海军的“阿基里斯”号都部署在南美洲的东部沿海一线。

12月13日，哈伍德准将的舰队(除“坎伯兰”号在福克兰群岛整修之外)在普拉塔河的入口**成功地拦截了“施佩伯爵”号战列**

舰。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哈伍德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战术难题。“施佩伯爵”号上的6门11英寸(280毫米)火炮的射程比英国巡洋舰火炮的射程大约远8000码*。这3艘巡洋舰没有一艘能长时间经受得住“施佩伯爵”号的如此强大的火力。为了迫使“施佩伯爵”号分散其火力，英舰只有广为散开，从不同的角度接近德舰。英国的巡洋舰必须通过距敌舰约30 000码(即“施佩伯爵”号火炮射程)至20 000码(即英国巡洋舰主炮的最大有效射程)这一段危险区，才可能进行还击。如果“施佩伯爵”号采取正确的行动，它一下子就可以甩掉英国巡洋舰，使其跟在后面拚命追击。尽管巡洋舰的速度比“施佩伯爵”号快5节，那也需要近半个小时才能冲过危险区，也许英国巡洋舰永远也办不到。可是，“施佩伯爵”号的舰长汉斯·朗斯多夫却认为，他要对付的只不过是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而已。鉴于英舰位于“施佩伯爵”号与公海之间，“施佩伯爵”号便迎着英舰向南驶来，企图摆脱对方的追击。英国的3艘巡洋舰排成一路纵队，“阿贾克斯”号领先，“埃克塞特”号居后。6时17分，“施佩伯爵”号首先开火，“埃克塞特”号急忙左转，以便从南面前去迎战；与此同时，另外2艘轻型巡洋舰则保持北进的航向，准备从敌舰舰艏的另一侧接敌。6时20分，“埃克塞特”号转向完毕，在距敌舰19 400码时开了火。几分钟后，“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也相继开始射击，3艘舰上的6英寸(155毫米)和8英寸(203毫米)火炮的炮弹一齐开始猛烈而准确地射向“施佩伯爵”号战列舰。“施佩伯爵”号发射的炮弹也使英舰遭受一些损失。“埃克塞特”号被一发炮弹击中，“B”炮塔被打坏，指挥通信被摧毁，舰桥上几乎所有的人员非死即伤。接着，德舰将火力转向两艘轻型巡洋舰，并在烟幕掩护下调转方向，朝着普拉塔河径直驶去。当“阿贾克斯”号调转航向急起直追时，“施佩伯爵”号再次向“埃克塞特”号开炮，并将对方再一次压制住。到7时25分，“埃克塞特”号的

*1码=0.9144米。

两座前炮塔全被摧毁；7时30分，后炮也失去战斗力。与此同时，“阿贾克斯”号也有两座炮塔被打坏。哈伍德准将决定暂时停止战斗，以待晚上再干。那时，他将有机会实施鱼雷攻击。“埃克塞特”号开始向福克兰群岛远航；而受伤的“施佩伯爵”号战列舰则向蒙得维的亚驶去，“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跟在后面追击。这一整天，双方偶尔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交火，但都不想再次开战。午夜刚过，“施佩伯爵”号驶入蒙得维的亚港。朗斯多夫希望在那里整修他的军舰，过些日子再冲出港去。他是根据航海长的建议选定了蒙得维的亚这个地方进行休整的。他如果选择普拉塔河上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将会受到更友好的接待。可是，朗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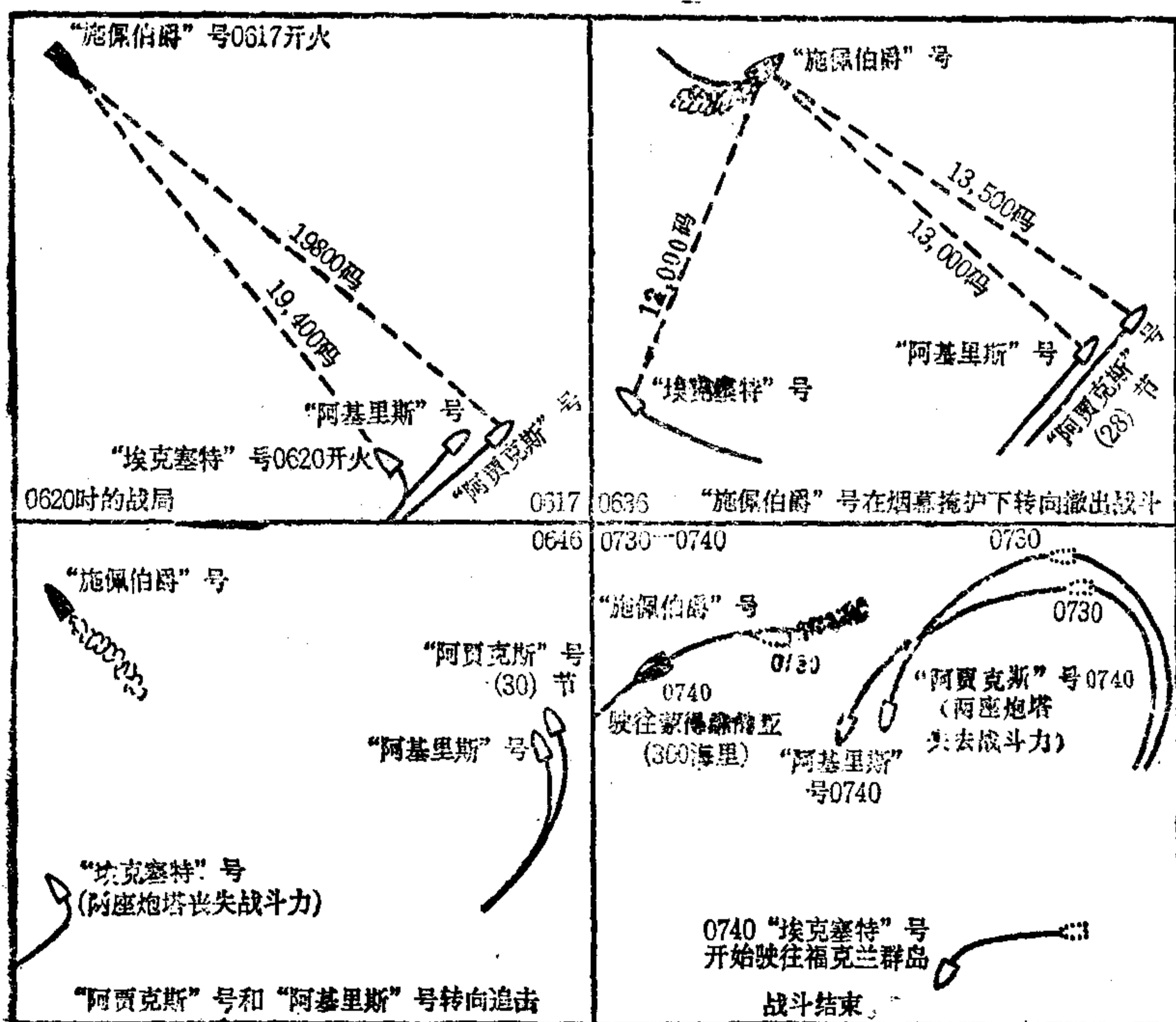


图1 普拉塔河之战示意图(1939年12月13日)

夫当时并不了解这种政治形势。

德国领事馆展开了频繁而紧张的外交活动，请求乌拉圭当局允许“施佩伯爵”号在蒙得维的亚港停留72小时以上，结果未获成功。英国扬言已在近海部署了一支大型舰队，这种虚张声势的宣传确实奏效了。事实上，加入“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行列的只有“坎伯兰”号一艘军舰。朗斯多夫接到柏林的命令，要他或者冲出港去，或者凿沉军舰。鉴于英国的“大军压境”，而自己又缺乏弹药，朗斯多夫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在将伤员、俘虏，以及大部分舰员遣送上岸之后，他于12月17日下午启锚出航。英国巡洋舰迅即进入战位。但是，在英舰尚未来得及与德舰交战时，“施佩伯爵”号上的基干舰员们便离开军舰，接着，“施佩伯爵”号便发生剧烈爆炸。不久，朗斯多夫开枪自杀。在尔后的数月中，德国人放弃了对海上袭击舰的使用。

其他海上战斗

正当“施佩伯爵”号还在海上搜寻目标之际，德国海军的其他舰艇已在海上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最令人注目的是，德国U-47号潜艇在京特·普里恩海军上尉的指挥下，于10月14日夜潜入斯卡帕湾。这位海军上尉后来成了德国的“王牌艇长”之一。普里恩指挥潜艇成功地通过了曲折的海峡，将英国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击沉，舰上786名官兵葬身鱼腹。11月下旬，德国两艘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经北海驶入大西洋，其主要目的是掩护在中大西洋执行袭击任务的“德意志”号返回德国，并想顺便在英国商船运输线上讨点便宜。它们遇上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拉瓦尔品第”号辅助巡洋舰。它是由一艘定期客轮改装而成的，上面装有4门6英寸口径老式火炮，并作为一艘辅助巡洋舰列入英国海军的战斗序列。该舰的舰长以为遇上的是“德意志”号。因此，他对

这种遭遇战的后果不抱任何幻想。然而，他还是接受了这种力量悬殊的挑战。“沙恩霍斯特”号首先开火，“拉瓦尔品第”号竭力还击。过了几分钟，英舰便变成了一艘毫无指望的破船了。在“拉瓦尔品第”号沉没之前，英国“纽卡斯尔”号与“德里”号巡洋舰赶到了现场。可是，这时德舰早已消失在一片黑暗和滂沱大雨之中。英国本土舰队从斯卡帕湾紧急出航，但那两艘德舰由于已暴露了自己而失去了继续呆在海上的意义。于是，它们穿过英军的警戒线向母港驶去。“拉瓦尔品第”号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两艘强大的德国袭击舰在它们尚未闯入海运区时就被赶走了。

“阿尔特马克”号事件

在蒙得维的亚决战前不久，德国的“阿尔特马克”号补给舰对“施佩伯爵”号进行了补给。此时，它又作为一座海上浮动监狱，监禁着德国袖珍战列舰俘虏的300名英国船员。英国挖空心思要俘获这艘补给舰；但是，它还是在南大西洋上成功地隐蔽了近两个月之久。当它确信英国舰队的海上搜索业已结束，它便试图趁机返回德国。由于海上的气候对德舰行动有利，“阿尔特马克”号直到2月14日驶入挪威领海后才被英舰发现。英国的一支驱逐舰分队在菲利普·维安海军上校(乘“哥萨克”号)的指挥下在约星峡湾拦截了“阿尔特马克”号。但英舰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期待海军部下达指示。当维安接到指示后，随即派出两艘驱逐舰前往“阿尔特马克”号补给舰，并命令一支登船检查队随舰前往检查。挪威海军的两艘炮艇迎上英舰，并告诉维安：“阿尔特马克”号已经过检查，它不是一艘武装船，而且该舰已获准通过挪威领海前往德国。于是，英国驱逐舰只好撤回待命。

就在这时，丘吉尔命令维安派人登舰检查，必要时使用武力

进行自卫。当挪威当局继续为德方辩解时，“阿尔特马克”号首先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它继续航行，并企图撞击英舰“哥萨克”号。英舰避开了德舰的愚笨行动，接着，靠上德舰，并派出了登船检查队。经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德国舰员终于投降。经检查，发现英国俘虏被锁在贮藏室内，舰上装有两门多管高射炮和4挺机枪。

虽然英国的行动侵犯了挪威的中立，可是挪威对此态度非常暧昧。“阿尔特马克”号由于打着海军辅助船的特别旗号向挪威申请豁免权，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检查。英国认为，“阿尔特马克”号是参战归来，而且舰上又载有俘虏，因此断言，它不是“堂堂正正地通过”挪威领海；英国还认为，问题在于挪威应该坚持行使其中立的权利。然而，挪威却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它不敢得罪它那两个强大的交战邻邦的任何一方。尽管大多数挪威人同情同盟国的事业，但他们却害怕德国及其咄咄逼人的战争威胁。所以，挪威就“阿尔特马克”号事件向英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以此来避开德国的反击。

入侵挪威

挪威人希望不卷入这场战争，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因为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德军从挪威海岸可以对英国的斯卡帕湾海军基地形成翼侧包围。如果德国潜艇或水面舰艇打算前往大西洋活动，那么，由挪威出发要比从德国基地出发便利得多。而且，还有一个尚不明显的特点使得利用挪威领海对德国尤为重要。从埃格松到北角的挪威海岸线上，沿海岛屿和大陆之间有一条长达1000海里南北向的隐蔽航道。这条航道被称作挪威水道。自北欧海盗时代以来，它就是挪威的海上交通要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都被德国所利用。德国舰艇可以无视挪威的中立立场，在飞机的

掩护下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或卡特加特海峡，冲过斯卡晏与克里斯蒂安桑或埃格松之间狭窄的海面，再顺着挪威水道北上。然后，选择时机，突入大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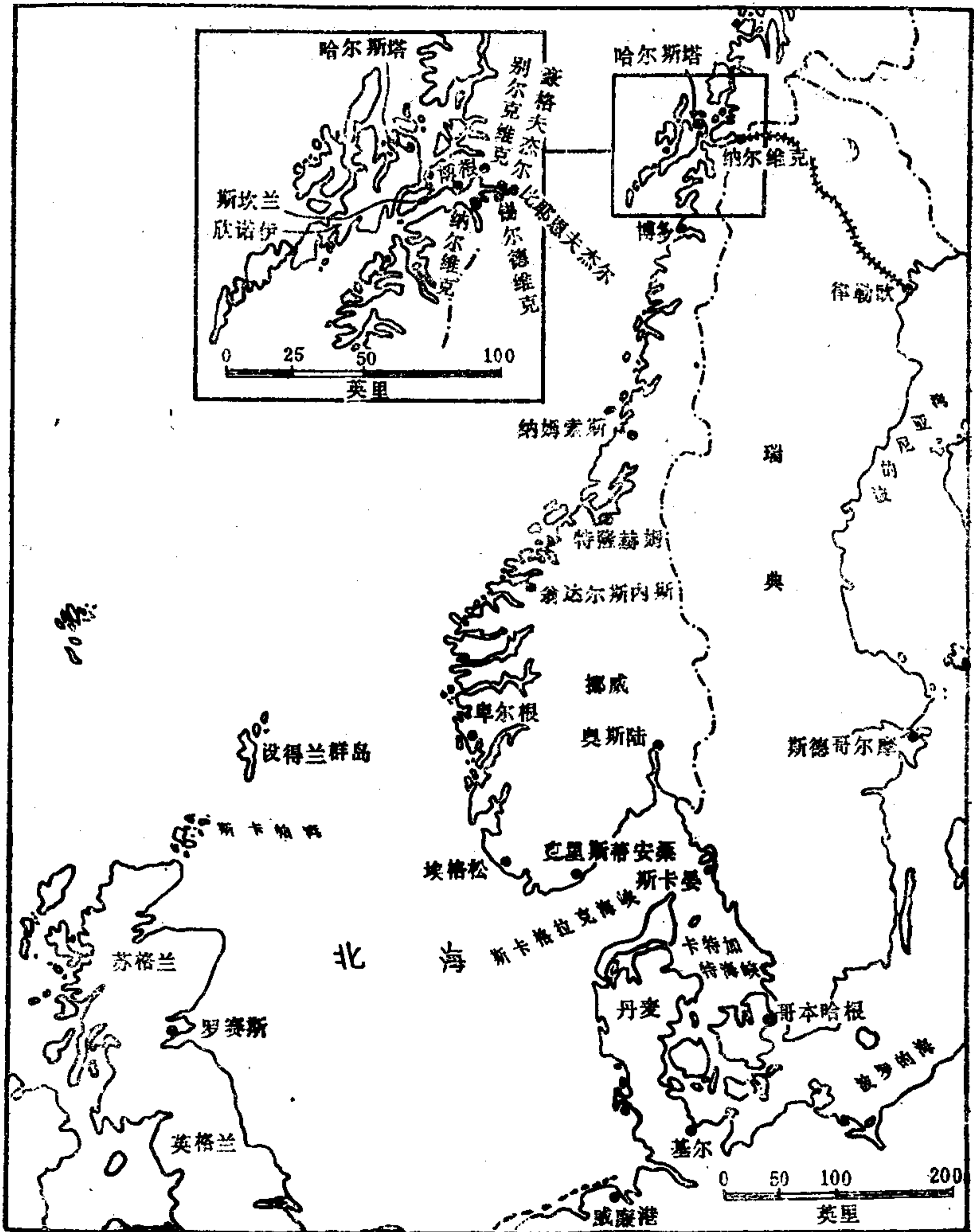


图2 挪威战役示意图(1940年4月-6月)

然而，舰艇使用挪威水道，这仅仅是问题的很小一个方面。德国入侵挪威的主要原因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铁”。德国每年要进口1500万吨铁矿石，而其中将近75%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夏季，这些铁矿石由瑞典的律勒欧港通过波罗的海运往德国，这样可以免遭英国海军的袭击，因为英国海军不可能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可是一到冬天，波罗的海冰冻，因此，铁矿石只好经陆路运至挪威的纳尔维克。斯堪的纳维亚的铁矿石有41%就是由这条路线运往德国的。所以说，挪威对德国来说极其重要。

雷德尔元帅很早就提醒希特勒注意挪威的局势。但他认为，如果挪威的中立立场能受到英国尊重的话，那将对德国有利。然而，雷德尔知道，英国将不会容忍在其封锁线上保留一个豁口而不加以堵塞。所以，他命令海军参谋部制订出作战计划，在必要时入侵挪威。雷德尔为了以和平手段达到其目的，他为希特勒与极端亲德的维德孔·吉斯林安排了一次会晤。雷德尔错误地认为维德孔·吉斯林能够控制整个挪威议会。冬季，挪威的事态并未按照雷德尔所希望的轨道发展。挪威非但不能为德国提供帮助，相反，却伸手向德国求援。“弗林特城”号与“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表明，挪威水道也并非如德国所想象的那样安全。后来柏林收到的一些情报表明，英国打算在挪威水道实施布雷。德国人认为挪威人将会对此表示默许。因此，1940年3月1日，希特勒签发了代号为“威悉河演习”（即入侵挪威和丹麦）的作战命令。

在实施这一战役时，除了突然袭击这一条外，德军违背了所有的海军战略原则。入侵挪威的德军将要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威胁下越过大海，并将在若干个广为分散的登陆地点上陆，其中有些地点距德国基地将近一千海里。德军上陆后必须巩固滩头阵地，稳住阵脚，并要抗御英国不可避免的反击。德军要想占领挪威，就必须做到这一点。德国具有一个可以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即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发起突击后，德国可保持着一条补给线，

这条补给线是从斯卡晏通过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到达奥斯陆峡湾，航行距离相当短。由于这一海区靠近德国北部的空军基地，英国皇家海军在此无法行动。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德国决定既要占领挪威又要占领丹麦。雷德尔和德国海军参谋部估计，如果最初登陆损失不大的话，物资可以先由海上运至奥斯陆，再由奥斯陆经过陆路运至各占领区，以保障各占领区的供应。

德国将其海军的整个水面舰艇部队和大部分潜艇投入了挪威战役。雷德尔充分预计到德方的兵力损失可达一半。他命令邓尼茨将25艘潜艇派往挪威附近，这使邓尼茨大为烦恼。为了执行命令，邓尼茨只好从北大西洋的狩猎区抽调一些潜艇兵力。在这次战役中，德国水面舰艇的部署情况如下：

第一大队：前往纳尔维克，包括“格奈森诺”号、“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10艘驱逐舰及2000名部队。

第二大队：前往特隆赫姆，包括“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及1700名部队。

第三大队：前往卑尔根，包括“科隆”号、“柯尼斯堡”号轻型巡洋舰、“牛虻”号老式训练巡洋舰、一些小艇（即鱼雷艇）及900名部队。

第四大队：前往克里斯蒂安桑和阿伦达尔，包括“卡尔斯鲁厄”号轻型巡洋舰、一艘供应船、一支鱼雷艇部队及1400名部队。

第五大队：前往奥斯陆，包括“布吕歇尔”号、“吕佐夫”号、“埃姆登”号轻型巡洋舰，数艘小艇及2000名部队。

此外，德国海军还向丹麦派遣了两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拥有1艘老式战列舰“石勒苏盖格-荷尔斯泰因”号，负责大贝耳特海峡；而另一个稍小的大队则拥有一些轻型艇只及1000名部队，负责夺取哥本哈根。

按预定计划，德军将于1940年4月9日凌晨在各个登陆地点同时登陆。正当德国秣马厉兵进行战争准备之际，英国也在拟定挪

威作战计划。这真是战争的一大巧合。为了阻止德国使用挪威水道，英国海军部计划在纳尔维克沿海布设水雷，并在采取这一行动的同时向挪威政府宣布英国的意图。该项行动预定于4月6日夜开始实施。一旦这一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很可能会挫败德国的人侵企图。英国预感到德国对英国在挪威沿海布雷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甚至会因此入侵挪威，于是派遣了一支小型的远征部队乘船与布雷舰部队一同行动。可是，由于在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些障碍，布雷行动推迟了48个小时。后来，对于伦敦接到了有关德军行动的情况，内阁便决定部队由船上下来，以等候局势弄清后再行动。所以，当德国远征部队航渡时，急需前往挪威反击德军的英国军队却依然待在英国。

4月8日，一艘德国驱逐舰同英国驱逐舰“萤火虫”号在海上发生一场遭遇战，由此开始了挪威之战。在两舰遭受重创之前，德国的特隆赫姆大队（即第二大队）的“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萤火虫”号驱逐舰有效地利用烟幕作掩护，勇敢地向这艘新出现的敌舰发起攻击。最后，处于沉没状态中的“萤火虫”号向着敌舰猛冲过去，将德国巡洋舰的舷侧撞开一个缺口。“萤火虫”号在驶开后即爆炸沉没了，德国人从海上救起了大约40名“萤火虫”号的幸存者。“萤火虫”号的舰长在死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4月9日凌晨约3时30分，又发生了一次海上战斗。英国“声望”号战列巡洋舰遇上了德国的“格奈森诺”号和“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双方展开了短暂的交战，但未分胜负。尽管英国海军部认为这些德舰可能前往纳尔维克，但在他们看来，情况似乎并不象是要对挪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挪威人也没有看出这些事件所显露的不祥之兆，他们也不从数小时前德国“里约热内卢”号运输舰在克里斯蒂安桑附近被一艘潜艇击沉的事件中接受警告。当这些警告被曲解时，挪威形势中的关键时刻却已悄然过

去。德国的冒险行动正在获得成功。

当德军入侵丹麦时。丹麦人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德军的1000名士兵在哥本哈根登陆。另一支德军小分队在该岛西部迅速占领了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当丹麦人尚未醒悟过来时，他们已经处于纳粹军队的铁蹄之下。

在奥斯陆，德军遭受一次极为严重的挫折。入侵挪威的德军必须穿过70海里长的奥斯陆峡湾。即使在夜晚，他们也无法避免被对方发现。在奥斯陆以南25海里处，即在霍尔滕海军基地附近，峡湾约有200码宽，设在此处的挪威岸炮已经戒备。挪威人突然准确地向德舰开了火，于6时23分将德国“布吕歇尔”号巡洋舰一举击沉。正当德国的海军武官在奥斯陆码头上焦急地迎候时，德国的突击部队已在霍尔滕的南面登陆，并从背后夺取了霍尔滕。随后，德军继续向前挺进。与此同时，德国的空降部队占领了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不久，奥斯陆城便落入德军手中。挪威国王将政府迁到奥斯陆以北100英里处的哈马尔。

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德军的登陆未遇到抵抗，或遇到轻微的抵抗。只有在卑尔根，挪威的岸炮重创了德国“柯尼斯堡”号轻型巡洋舰，并使之处于瘫痪状态。第三天，该舰被英国海军航空兵炸沉。在北部的纳尔维克，德国入侵部队遭到了挪威的两艘海岸防卫舰“艾兹沃尔德”号和“诺格”号的抵抗。但经过一场英勇而无谓的抵抗后，这两艘挪威舰艇都被击沉了。此后，在两艘战列舰的全面支援下，10艘德国驱逐舰溯峡湾而上，将部队遣送上陆。

看来，“威悉河演习”作战的结果比那些持乐观态度的决策者们所预料的还要好。这次行动的损失极小。至4月9日晚，所有目标均已落入德国人手中。现在该轮到德国陆军去利用德国海军所创造的种种有利条件了。当然，德国海军还有一些任务尚待完成，他们的军舰需要驶出挪威领海，去保卫通向挪威的海上补给线。

德军所遇到的第一次反击发生在纳尔维克。英国海军部深感

纳尔维克港之重要，他们打算尽快采取行动。英国人确信只有一艘德国驱逐舰驶入纳尔维克港。于是，他们命令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率领一支驱逐舰分舰队“前往纳尔维克，击沉或俘获这艘敌舰。如果沃伯顿-李认为可以从现有的敌守军手里夺取纳尔维克，则可酌情派部队登陆。”后来听说德军兵力比所预料的强得多，海军部又命令沃伯顿-李：如果他认为德军防守严密、进攻无望的话，他可以取消这次行动。沃伯顿-李的回答体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作风：“立即投入战斗”。

沃伯顿-李上校乘坐的“勇敢”号驱逐舰在“猎人”号、“哈沃克”号、“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驱逐舰的随同下，于黎明前驶入弗斯特峡湾。在接敌阶段，当“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与敌岸炮交火时，另外3艘舰冲入港内。在港内，他们发现的不是一艘德舰，而是5艘驱逐舰和数艘商船，在第一次攻击中，“勇敢”号的鱼雷就击中了德国的“威廉·海德坎姆”号驱逐舰，1名德国海军准将丧命。另一艘德国驱逐舰也被炮火击沉，第3艘搁浅。当德国人从突袭中清醒过来时，开始了还击。他们向英舰进行交叉射击，可是没有击中“哈沃克”号。英舰在烟幕的掩护下撤出战斗。不一会儿，“敌忾”号和“霍特斯珀”号加强了“勇敢”号和另外两艘英舰，再次发起攻击。“霍特斯珀”号击沉了两艘德国商船。英舰一鼓作气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可是，这一回时运逆转。沃伯顿-李又发现3艘德国驱逐舰从赫简斯峡湾正径直向他驶来。当相距10 000码时，沃伯顿-李首先向德舰开火。然后，英舰调转船头，边打边撤。可是，当英舰驶至巴兰根峡湾时，遭到了德舰的伏击，另有两艘德国驱逐舰正在那儿等候着它们。“格奥尔格·蒂尔”号迎击“勇敢”号。没过多久，“勇敢”号的舰桥被击中一炮，沃伯顿-李上校不幸牺牲。几分钟后，“勇敢”号沉没了。“格奥尔格·蒂尔”号转而向左，瞄准“猎人”号驱逐舰一连发射了数条鱼雷，又将“猎人”号击沉。“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均被打

伤，可它们终于和“哈沃克”号一道逃入公海。德舰因遭受了损伤不能进行追击，也不能按原定计划撤回德国。幸存的3艘英国驱逐舰在向外海撤退的途中遇上了德国军火船“劳恩费尔斯”号。英舰打了几个齐射后，这艘军火船便在一声巨响中爆炸了。

几天之后，即4月13日，英国一支强大的舰艇部队（包括“厌战”号战列舰和“暴怒”号航空母舰）继续完成了沃伯顿-李未竟的使命，将德国在前几天战斗中幸存下来的8艘驱逐舰全部击沉。这两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次战斗中，沃伯顿-李的分舰队的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作战海区对他也极为不利。这一海区的地理特点限制了英国分舰队的速度与机动能力。并为德舰进行伏击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英国分舰队在接敌时达成了战术上的出敌不意，从而使德舰招致了重大损失。但是，后来英舰在撤退时，却遇到了两支德国舰艇部队的夹击，其中一支切断了它们通向公海的退路。这一点是沃伯顿-李所未曾料及的。在第二次战斗中，英军正确地运用了优势兵力，从而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总而言之，在对待德国入侵挪威的问题上，英国表现出优柔寡断，临时应付。英国深知德国在入侵挪威时根本未把英国的海上力量放在眼里。因此，英国急于寻找一条回击入侵者的良策。形势要求英国采取迅速而果断的反击措施，因为德军在刚刚登陆后最易遭受攻击。在从奥斯陆通往一些德国占领军据点的铁路交通建立之前，德军只好靠原来配给的给养品维持生活。在英国本土舰队处于戒备的情况下，德军也不可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可是，正当德国人紧张地忙于在挪威建立交通运输线的时候，英国内阁却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去讨论选择什么地方作为反击地点。英国大多数部队已被派往法国前线。尽管法国愿意派出一个阿尔卑斯步兵旅和两个旅的外籍部队来加强英军，但英国也只有极少量的部队可用于挪威作战。盟军的部队部署在什么地方最

适宜，这是英国内阁所面临的一大战略难题。当时，有两个地方可作为战略突击点，这就是纳尔维克与特隆赫姆。如前所述，纳尔维克控制着挪威与瑞典的铁矿石的输出，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鉴于海军在那里已经取得了胜利，纳尔维克吸引了包括丘吉尔在内的一些高级军官。但另一方面，特隆赫姆作为一个战略重点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个城市位于只有几英里宽的挪威中部地段，它可以控制所有通向北方的陆上交通线。英国内阁提出继续发展海军在纳尔维克所取得的胜利；可是，当这次行动刚刚开始时，政府却又将主攻方向改为特隆赫姆地区。

纳 尔 维 克

1940年4月12日，英国首批特遣部队（即纳尔维克远征军）在麦克西陆军少将的率领下乘舰前往纳尔维克，担任支援任务的海军部队的指挥官是海军元帅科克（奥里瑞）勋爵。麦克西将军接到的指令内容如下：

“虽然知道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区域内，有一个真正的目标，但如果不能确切地找到它的位置、也不能准确地加以鉴别时，决不可进行轰炸。如果轰炸，显然是违法的。”

“这支部队的目的是将德军从纳尔维克地区清除出去，并占领纳尔维克……你的最初任务是率领部队进驻哈尔斯塔，保证与可能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挪威部队进行协作，并获取必要的情报，以便制订进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们并不要求你不顾敌方的抵抗强行登陆……是否应该登陆，将由海军高级军官和你商量后再作决定。如在哈尔斯塔无法登陆，应该另外寻找合适的登陆点。登陆必须是在你拥有足够的部队时实施。”

这些指令的审慎的语气似乎给麦克西将军留下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几乎不考虑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在

给他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一项比较有进击性的建议：“你也许会有利用海军作战成果的机会，如果确有这种机会，你应该加以利用。必须大胆从事。”

制订进攻纳尔维克的计划的过程，明显地暴露出英国对于两栖作战毫无准备。当需要大胆从事的时候，麦克西将军接到的指令却强调要审慎。麦克西和科克被任命为地位同等的司令官，他们个人的与共同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最为奇怪的是竟然选择哈尔斯塔作为最初登陆地点。部队在哈尔斯塔不能阻止德军向主要目标纳尔维克的补给，而且从哈尔斯塔再向纳尔维克进攻，还需要进行两栖作战。

当英国远征军向哈尔斯塔挺进时，科克接到本土舰队司令的一份电报。电报中提出，鉴于“厌战”号战列舰和“暴怒”号航空母舰对德舰攻击的成功，可以直接向纳尔维克发动突击。科克敦促麦克西采取行动，可是麦克西将军引证有关不轰炸居民区的指令，表示拒绝。科克进一步要求，而麦克西坚持认为纳尔维克的德军防御实在太强，海军进行炮击无济于事。最后，他还认为他手下的运输船并非战斗装载。在麦克西的强烈反对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科克无可奈何，只得按原计划行事。

后来，内阁发来一份电报，要求科克和麦克西勇敢地采取行动。电文如下：

“你们的建议，会在纳尔维克造成不利的僵局，并使我们的最精锐的一个旅无所作为。我们不能将法国阿尔卑斯步兵旅派给你们。‘厌战’号在两三天内需要派往其他地方。因此，你们应充分考虑在‘厌战’号和驱逐舰的掩护下向纳尔维克进攻。这些军舰也可以在罗姆巴克斯峡湾作战。夺取纳尔维克港口和城市，将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希望你们能说明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并告诉我们，你们估计在岸滩阵地将要遇到的抵抗会达到什么程度。望火速回电。”

麦克西仍然无动于衷，但在哈尔斯塔的登陆照常进行。当部队上陆后，他却宣布在积雪溶化和建立起补给线之前他不能向纳尔维克前进。这样，一方面德国在加强纳尔维克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因气候寒冷和德国空军的轰炸，英军在哈尔斯塔的力量不断消耗。德国空军的攻击严重地危及着英军进行补给与增援的企图。

特隆赫姆

在进攻纳尔维克的同时，英国内阁将其注意力转向了特隆赫姆。根据计划，英军将在特隆赫姆发动主攻，并分别在特隆赫姆以北100英里*处的纳姆索斯和特隆赫姆以南100英里处的翁达尔内斯实施翼侧辅助登陆。4月15日，英军冒着德国飞机的猛烈攻击在纳姆索斯实施了登陆。三天之后，在翁达尔内斯也实施了登陆。而在特隆赫姆的主要登陆预定于4月22日进行。然而，在4月18日那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对在特隆赫姆的登陆产生了疑虑。他们强调指出，长时间地通过峡湾进行接敌要冒极大的风险。参谋长委员会建议将纳姆索斯与翁达尔内斯的登陆改为主要登陆；然后，两处的登陆部队再从陆上进行南北包抄，夺取特隆赫姆。但丘吉尔和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竭力反对。罗杰·凯斯爵士自告奋勇地提出要亲自率领一些老式军舰进入特隆赫姆峡湾。这样，他们又慎重地讨论了一天。最后，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占了上风。

盟军撤离挪威

不久，事实表明，在日益增多的德国飞机（从被占领的挪威机场起飞）的猛烈攻击下，盟军无法坚守纳姆索斯和翁达尔内斯的登陆场。虽然英、法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趁夜间运送补给品与

* 1英里=1.63公里。



增援部队，可是在白天，德国空军掌握着制空权，他们将盟军的基地炸成废墟，切断盟军的交通线。英国航空母舰试图对登陆部队实施战斗机空中支援，可是，英国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去持续不断地派出飞机，也没有足够的战斗机同时对航空母舰、对在该地区的其他海军舰艇和岸上部队进行掩护。由于航空母舰“光荣”号驶出了德国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英军试图让“光荣”号上的一个中队的战斗机从一个冰冻的湖面上起飞。结果，却导致战斗机顷刻间全部毁灭。盟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在4月末和5月初撤出战场，从而使德军占领了挪威的整个南部与中部地区。

然而，英军在挪威北部的哈尔斯塔还保留着一个立足点。英国内阁对麦克西将军的行动的一再延误大为恼怒。4月20日，内阁指定科克勋爵对纳尔维克作战实施全面指挥。最后，英军于5月中旬发起了进攻。不过，这次突击的方向不是直逼纳尔维克，而是攻取北面的别尔克维克。英军的意图是在别尔克维克集结起一支部队，然后再从那里出发，越过罗姆巴克斯峡湾进攻纳尔维克。在“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的支援下，英军在别尔克维克一仗获得全胜。到此时为止，英军已在陆上为空军部队准备了一些机场。航空母舰“光荣”号和“暴怒”号运来许多战斗机，以便在战役的下一阶段用以对付这里不断增长的德国空军力量。

可是，截至此时，德国已经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盟军在西线的彻底失败已近在眼前。于是，新的指令发向纳尔维克地区的英国部队：夺取城市，摧毁军事设施，然后准备撤退。英军于5月27日成功地渡过罗姆巴克斯峡湾，28日攻下了纳尔维克。随后不久，英国的3支运输船队运载着24 000名部队和大量的装备与补给品，撤离纳尔维克，至6月8日全部撤离完毕。

为了阻挠英军的这次撤退，雷德尔派出了“沙恩霍斯特”号

* 指荷兰、比利时等国的总称。——译者

和“格奈森诺”号战列舰前往北部海区。这两艘战列舰的战斗巡弋称作“朱诺行动”。“朱诺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掩护德国舰队的其他舰艇向特隆赫姆运动。由于英国本土舰队被派去支援纳尔维克的撤退，德舰安全地抵达特隆赫姆。当“光荣”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尚未来得及起飞时，“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就发起突然袭击，将“光荣”号一举击沉。为“光荣”号护航的两艘驱逐舰奋勇上前援救，但也一同被击沉。除此之外，德舰还击沉了两艘商船和一艘反潜拖网渔船，其余的盟军远征部队安全地返抵英国。

挪威战役由此而告终。德国精心地计划与实施了这次战役。战役的结果表明，一个残忍的民族如果硬要利用别国的友谊和中立立场进行侵略行径，是能够得逞于一时的。德国使用了那些穿过英国海军所控制的海区的海上航道。这件事充分说明，力量比较薄弱的海军通过突然袭击也能够做出奇绩。德军一旦巩固了他们的登陆场，他们便没有必要再依赖于突然袭击了，因为他们可以在免遭盟军攻击的情况下通过卡特加特海峡向他们的部队进行补给与增援，然后在挪威陆上展开进攻。

英国之所以要在挪威作战，这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然而，就英国的声望而言，这次行动是得不偿失的。当比利时、法国以及后来的希腊出现危机时，他们都吸取了挪威的教训。

法国的沦陷

盟军远征挪威的失败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1940年5月10日，即希特勒对低地国家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内维尔·张伯伦将英国首相的职务移交给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与他的前任的保守党政府完全不同，他着手组织一个由所有党派参加的国民政府。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孤立无援的英国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渡过了战

争中最黑暗的时刻。

德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越过了莱茵河。面临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不论是荷兰还是比利时都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希特勒最终抛弃了争取与西方妥协求和的一切希望。他和25年前的德皇一样，令其陆军部队横扫整个低地国家。在德国空军和装甲师的联合进攻下，盟军就象波兰人一样，被打得节节败退。尽管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偶尔在个别地区略占优势，但他们决不能阻止象洪水般横冲直撞的德国部队。不论法国人怎样抗议，英国仍然留下25个航空中队用于本土防御，拒绝将全部兵力投入一场即将失败的战争中去。

德军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再次穿越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的左翼。然后，德国的装甲师在摩托化步兵的尾随下，从色当往西开向英吉利海峡，使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英国远征军陷入困境。英国海军部考虑到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处于危境的英国军队，早在5月20日就开始组织运输舰船，为英军从法国沿海的邻近比利时边界的敦刻尔克撤退做准备。英国的船主们积极支援海军的这项工作，自愿提供人员与船只。英国海军部欣然接受这些援助。然而，海军在制定撤退计划时感到相当棘手，因为他们希望在两天之内救出大约45 000名部队。

希特勒认为德国空军可以阻止英军的撤退，于是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向敦刻尔克推进。他之所以这样做，还由于他担心战线拉得太长；另外，也是为了给赫尔曼·戈林空军元帅的飞机在消灭那些准备撤退的英军过程中以争得荣誉的机会。戈林打算采取反复轰炸的方法，将英国部队瘫痪在海滩上，并准备当敌人的救援舰船出现时尽快地将其击沉。可是，他没有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松软的沙滩大大减弱了炸弹的爆炸威力，从而使得对部队的轰炸无效；第二，英国皇家空军全力以赴保卫敦刻尔克滩头，甚至将其最后的一支后备力量——英国首都空军部队（一直

保留下来未派去参加法国保卫战),投入敦刻尔克的战斗;第三,英国投入如此众多的舰船舟艇,使德国空军无力对付这样众多的目标。游艇、渔船、驱逐舰、扫雷舰、拖网渔船——各种类型的舰船与舟艇——由敦刻尔克海滩向英国港口撤退部队,然后返回来再次进行装载。截至整个撤退工作结束时,英国总共出动了861艘舰船,将338 226名部队安全运至英国。在撤退过程中,英国共有243艘舰船被击沉,还有许多艘被击伤。此外,在法国沦陷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内,将近50万英、法士兵与公民从其他港口撤离法国,其规模仅次于敦刻尔克大撤退。

为了分享德国的胜利,6月11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接着,意大利军队越过法国边境。6月14日,巴黎落入德国人的手中。翌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要求英国政府解除法国不单独同德国媾和的誓约。英国对此表示同意,其条件是法国舰队不得落入共同敌人的手中。英国决心坚持斗争,并要求法国在其北非和海外的其他殖民地继续战斗。丘吉尔甚至提出与法国结盟,两国公民共用同一国籍。法国议会拒绝了这项要求,而且也不可能答应英国关于继续进行战争的要求。丘吉尔和雷诺劝韦冈将军就地投降,因为这样做就不会缚住法国政府的双手。韦冈将军拒绝投降。他说他决不投降,除非国民政府作出全面停战的决定。这种全国性的停战决定自然将使整个法国武装力量受到约束,而决不象丘吉尔和雷诺所希望的那样,仅限于陆军。因为法国海军如果在海外继续坚持斗争,这将违反停战条款,德国就有理由采取任何它所认为合适的手段进行报复。韦冈提出这种要求无疑是在向政府施加压力。可是,雷诺总理并没有解除他的职务。实际上,雷诺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在第二天,即6月16日,他就被迫辞职了。菲利普·贝当元帅继任总理。贝当上台后立即要求停战。德国人在德军于1918年签订停战协定时曾使用过的同一节火车车箱里和法国人进行停战谈判。德国人的这种蓄意做法使法国

蒙受了奇耻大辱。结果，法国被划分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德国占领区，即濒临大西洋和包括巴黎在内的整个法国北部地区；另一个是非占领区，由贝当政府所管辖，但实际上却是由亲纳粹分子赖伐尔·皮埃尔和他的同僚所控制。

法国海军总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上将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法国舰队将不会完整无损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此时，他向所有的舰艇发出以下密电：

本人参阅了现正以其他途径发送的停战条款，现特借此
次发送密电的最后机会宣布一下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几点意见：

第一、遣散后的舰艇仍归属法国，舰上须悬挂法国国旗，配备少量法国舰员，驻泊在法国的沿海大城市或殖民地港内。

第二、要秘密做好破坏舰艇的准备，以便在敌人或别国武力夺取后不能使用。

第三、假如负责解释协定的停战委员会作出一项与第一段的精神相违背的决定，在没有其他方法保存舰艇的情况下，勿需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而应将舰艇派往美国，或者将其凿沉。舰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完好无损地落入敌人手中。

第四、在没有预先接到总司令的命令时，在国外寻求庇护的舰艇不得用来同德国或意大利作战。

最终宣布的停战条款规定，法国舰艇必须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集中于指定的法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港内。德国郑重地宣布，它的意图决不是要使用法国舰艇，也不是要在停战协定缔结后占有这些舰艇。但是，停战协定还规定，法国的大西洋基地必须完全由德国潜艇使用。意大利提出的条款几乎与德国的相同。法国同德国和意大利所签订的停战协定于1940年6月25日零时35分生效。

尽管法国作出保证，而且英国人也了解有关法国舰队的总的规定，但英国对于法国海军实际上没有被轴心国控制这一点并不相信。当时，有一些法国舰艇已在英国港内，计有：2艘战列舰、4艘轻型巡洋舰、数艘潜艇、8艘驱逐舰，以及大约200艘扫雷舰和反潜舰艇。但是，还有很大数量的舰艇仍在法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港内，而在这些地方的舰艇可能受到德国人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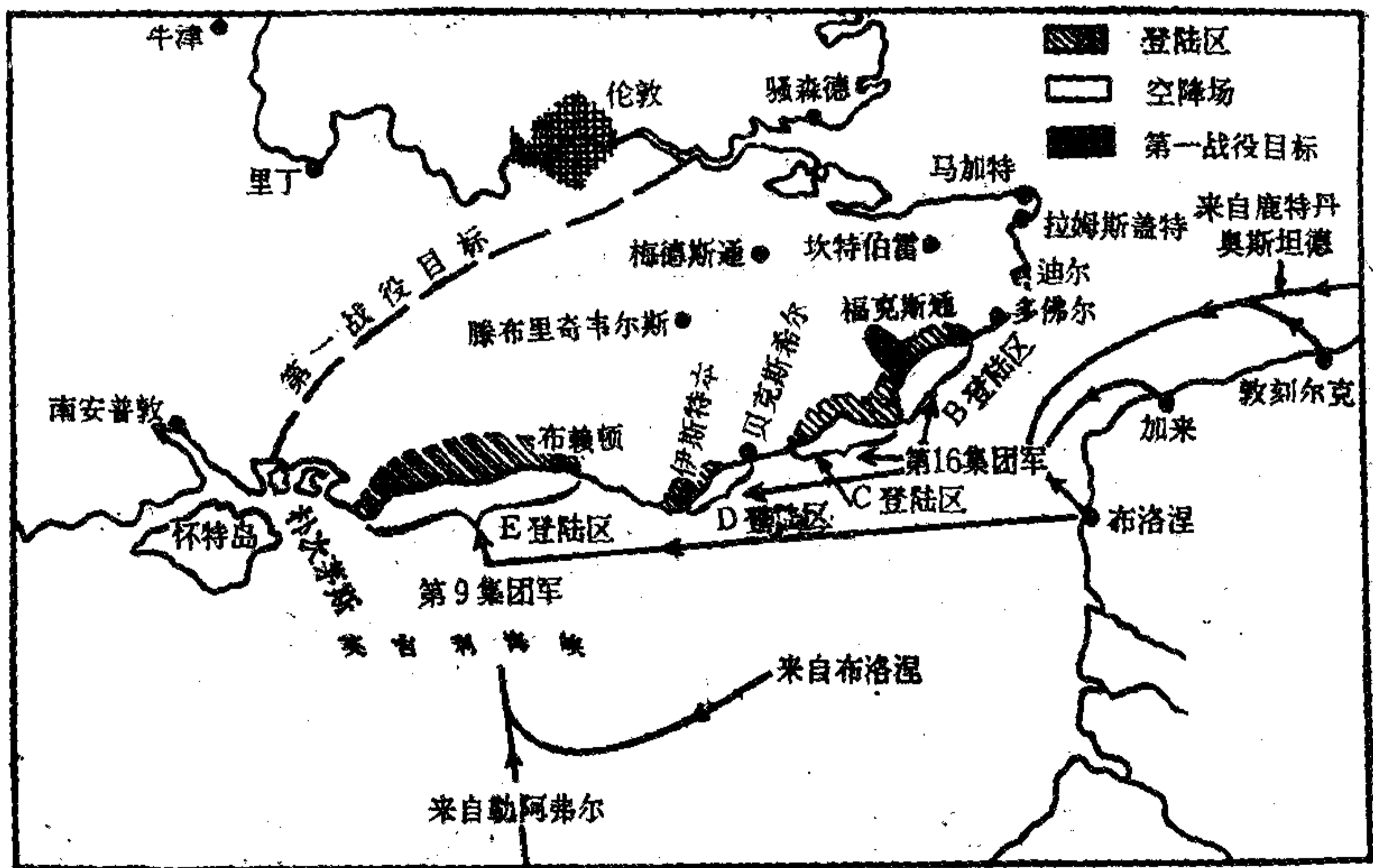
这种局势使得英国进退维谷。英国时刻都会遭到入侵，它的海军很难履行其现时的任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付一支象法国现存的海军舰队。英国人不知道达尔朗6月24日发布的命令。所以，他们感到不能轻信敌人的言词，而拿国家的安全当儿戏。英国战时内阁意识到，法国舰艇会被轴心国所控制，德国随时都可以以“不遵守协定”为借口撕毁停战协定。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冒着同法国交战的危险，情不自愿地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法国舰队不落入轴心国的手中。于是，1940年6月3日，英国夺取了停泊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所有的法国舰艇。一些法国水兵志愿来到他们原来的舰艇上，在自由法国的旗帜下战斗。他们拥戴夏尔·戴高乐将军为他们的总司令。戴高乐将军领导着流亡在国外的自由法国政府同驻维希的贝当元帅领导的德国傀儡政府作斗争。

英国对法国驻地中海舰队的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一场悲剧。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介绍。为了使在非洲西突出部的达喀尔的法国战列舰“里舍利厄”号丧失战斗力，英国“竞技神”号航空母舰驶向该舰，并派出6架鱼雷轰炸机对它实施攻击。结果，这艘法舰遭受重创，整整有一年时间不能出海活动。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外交斡旋，驻西印度群岛的两艘法国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也都解除了武装。这样，由于英国人取得了部分胜利，他们便可保持他们那种脆弱的制海权。可是，他们为此却伤害了他们过去的法国盟友。这些行动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使英国在1942年末实施入侵

北非的“火炬”作战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德国入侵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

希特勒对于迅速地征服了法国，颇感欢欣鼓舞；同时，也满怀信心地认为，英国将在数周之内举手投降。因此，起初他对入侵英国的意见不太重视。希特勒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信念是因为受到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的影响。可是，雷德尔元帅担心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希特勒可能突然下令越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发动进攻。雷德尔将英国视为德国的主要敌人，但他对入侵英国则缺乏信心，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物质基础。尽管雷德尔在入侵英国问题上向希特勒进行的种种试探没有得到反应，但他仍然预先制订了初步计划。这样，即便希特勒和戈林明显发现英国毫无投降之意、决定进行入侵时，雷德尔也不致于感到措手不及。雷德尔比陆军司令官们对困难有着更深切的了解。这些陆军



司令官们手下雄兵百万，而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开始对入侵英国发生了兴趣。他们观察了英吉利海峡后认为，横渡这条海峡并不比横渡一条宽阔的大河更困难。在陆军的鼓动下，希特勒于1940年7月16日下达了入侵英国（即“海狮”作战）的指令。

在这份由陆军拟定的指令中几乎不体谅海军的困难。指令中规定德军将在拉姆斯盖特到怀特岛附近的宽大正面上实施登陆突击，全长约200英里；指令要求在8月13日前做好攻击的准备。雷德尔耐心地向希特勒作了如下解释：这样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将需要许多港口供突击舰队做准备；法国的港口已被破坏得无法使用；舰船在这些港内的集结必然会使人侵计划暴露给英国人；无论如何，德国没有这次登陆作战所需要的大量舰船。雷德尔强调指出，两栖突击必须选择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实施，这样，才可以保持一条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补给线。根据雷德尔的观点，唯一可行的登陆场位于多佛尔至比奇角之间。听了雷德尔的建议后，陆军总参谋长反驳道，“那我干脆将登陆部队直接送进碎肉机里好了。”海军参谋长则回敬说，他是要将部队遣送上陆，而不是葬送海底。

最后，希特勒只好亲自来解决陆军与海军的冲突。根据最后订出的计划，德军拟在四个主要地区进行登陆：福克斯通至邓杰内斯，邓杰内斯至克利夫斯恩德，贝克斯希尔至比奇角，布赖顿至塞西岬。陆军和海军对这一折中方案都不满意，可是双方又都据此着手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

在此期间，一切都依赖于德国空军。大家一致认为，掌握制空权是入侵英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德国空军向英国南部和其他地方的空军设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以期获得对英国空军的优势。另外，德国还企图通过空中攻击迫使英国求和。可是，德国想把英国皇家空军逐出空域的希望破灭了。英国当初曾拒绝将其25个用于本土防御的航空中队派往法国作战，这一作法

终于在“不列颠之战”中得到了报偿。英国飞行员英勇善战，几乎以一架飞机的代价击落德机两架。在空战早期的关键性阶段，即1940年8月，德国空军从未将英国皇家空军力量削弱到执行“海狮”作战计划所要求的程度。

1940年9月14日，是对于“海狮”作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海狮”作战原定于9月28日开始实施。但是，在一次国会会议上，希特勒在听取了三军司令的报告之后，决定暂不下达实施入侵计划的命令。这意味着德国在这一年内执行“海狮”作战计划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10月24日之前没有合适的潮汐和月相，而在24日之后恶劣的天气又会影响作战。

1940年10月12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延迟横渡海峡进攻英国的作战。但是，为了继续对英国施加压力，德国仍继续进行入侵英国的准备。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执行“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战备命令，这实际上就等于彻底取消了“海狮”作战计划。这项命令指出：“甚至在结束对英国的战争之前，德国国防军必须为进行一场迅速击败俄国的战役做好准备。”

在希特勒能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前，他不得不将部队调往北非和希腊。他之所以准备同俄国作战，是为了消除一个潜在的敌人，并夺取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了援救战败的意大利部队和支撑轴心国在那里的地位，希特勒还将部队派往地中海战场。而且他将这两次行动视为最终降服英国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意图是消灭英国的一个可能的盟友。希特勒进攻北非的战役逐渐发展成为一场经过埃及进攻苏伊士运河的作战，并随后通过伊朗进攻印度。当希特勒的战略方向指向东方时，在他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未被挫败而且还在顽抗的英国，这就迫使希特勒在西欧保留49个师的兵力来保卫大西洋海岸。希特勒把军队的战线拉得这样长，最终成了德国的一个致命弱点。

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希特勒企图同时效仿拿破仑在1798年

与1812年的两次战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拿破仑的那两次战役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1941年的战略态势中的另一个因素是，英国可以求助于美国的支持。希特勒的军队于6月22日侵入俄国。美国根据租借法案立即向苏联提供援助。6个月之后，当俄国寒冷的冬天阻止了德国人向前推进时，美国便站在英、俄一方参战了。丘吉尔所称的“大联盟”此时已完全建立。

现在，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考虑那场海上和大西洋前线正在继续进行的战争。

达 喀 尔

英国从欧洲大陆被击退后，便恢复了其传统的外国战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海上机动能力来查探对方的薄弱点。尽管英国重创了法国的“里舍利厄”号战列舰，但英国内阁对于达喀尔仍然掌握在法国维希政府手里始终感到忐忑不安。达喀尔地处非洲最西端，控制着大西洋的狭窄部。一旦德国人夺取了达喀尔，并将它作为德国潜艇和海上袭击舰的基地，那么，达喀尔将对英国贸易以及英国绕过非洲至埃及的海上军事运输形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英国内阁下令对达喀尔发动进攻，以便使达喀尔掌握在自由法国人的手里。盟军计划派遣4200名英国部队和在戴高乐将军直接指挥下的2700名自由法国的部队在达喀尔登陆。他们估计登陆将不会遇到顽强的抵抗。担负登陆作战支援任务的是J.H.D.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的一支海军部队，其中包括两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运输舰和支援舰于1940年9月初驶往达喀尔东南的英属弗里敦港，这里将作为这次登陆作战的前进基地。

由于偶然的巧合和指挥的失误，达喀尔登陆作战归于失败。偶然的巧合是，正当英、法盟军行动的时候，维希政府的一支由3艘

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由土伦出发，前往法属赤道非洲的利伯维尔。英国海军部通过外交途径获悉有关维希政府的舰队启航的消息，而且英国的一艘驱逐舰在直布罗陀海峡也发现了这支舰队，并悄悄尾随跟踪了一段距离。可是，英国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在达喀尔附近海区阻止这支增援部队。当时，英国海军部没有及时领悟到维希政府的舰队的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在直布罗陀的英国H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和北大西洋基地司令达德利·诺思爵士都以为对方会接到海军部关于拦截维希政府的舰只的命令。当海军部最终认识到这种形势时，这些舰只早已沿非洲海岸南下。坎宁安发觉此事时为时已迟，他只能设法将两艘法国巡洋舰追逐到达喀尔港。达喀尔虽不是法国巡洋舰的目的地，然而，它们的不期到达反而增强了法国在这里的防御力量。

1940年9月23日，坎宁安终于驶抵达喀尔附近海区。他和戴高乐的部队不但没有受到盛情的接待，相反却遇到了坚决的抵抗。登陆的企图被挫败了。24日和25日，英舰对达喀尔港进行了炮击，但收效甚微，那艘曾被重创而丧失战斗力的“里舍利厄”号和另外两艘维希政府的巡洋舰在驱逐舰施放的烟幕掩护下对英舰开火，大部分炮弹都击中了英舰。英国的“决心”号战列舰被4发炮弹击中，25日又被维希海军的一条潜射鱼雷所重创。英国海军部获此消息后，便下令停止战斗。在全世界看来，这次作战似乎是一个由混乱、迟缓和一团糟凑合而成的非常典型的事例。

尽管进攻达喀尔的战斗失败了，但英国战时内阁所采取的灵活作法使得英国在这次作战中仍然得到了某些裨益。英国通过让戴高乐及其指挥的自由法国的部队在喀麦隆的杜阿拉登陆，阻止了维希政府企图对法属赤道非洲的渗透，从而消除了对弗里敦的威胁，并使英国在中非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

1940年的德国海上袭击舰

1940年10月，德国的“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首次闯入大西洋。一个月之后，“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步其后尘。这两艘军舰巡弋在北大西洋上，企图打击从哈利法克斯至英伦三岛之间的运输船队。

11月5日，“舍尔海军上将”号在海上遇到一艘单独航行的英国商船“莫潘”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在抓走其船员后便将这艘商船击沉了。当“莫潘”号下沉时，HX-84运输船队的桅杆已经出现在远方的水平线上。这支运输船队共有37艘舰船。那时，由于地中海战场需要大量的护航兵力，因而整个HX-84运输船队只有一艘辅助巡洋舰“贾维斯湾”号担任护航。

当时的战场环境对“舍尔海军上将”号非常有利。该舰凭其航速和火力显然能够击沉这支运输船队中的大部分舰船。可是，由于时间较晚，加上“贾维斯湾”号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舍尔海军上将”号这一企图未能完全得逞。正当运输船队施放烟幕进行疏散时，“贾维斯湾”号则通过无线电发出警报，并以最高航速向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接近。“贾维斯湾”号上的6英寸火炮当然不是德舰11英寸火炮的对手。可是，德舰消灭“贾维斯湾”号所耽误的时间却挽救了运输船队的大部分船只。在夜晚结束追击之前，德国袖珍战列舰仅击沉37艘舰船中的5艘。德国人知道，英国的舰队在接到“贾维斯湾”号发出的无线电警报后将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来。于是，在天黑之后，“舍尔海军上将”号便驶离这个海区，以躲避英国舰队的追捕。显而易见，运输船队中的运输船只，即使护航兵力很弱，这也比那些单独航行的船只安全。“舍尔海军上将”号迅速向南驶去，从一艘补给船上补充了油料，在西印度群岛露了一下面，随后又消失在南大西洋与印度洋上。

1941年4月，它返回基尔。在这次巡航中，它一共击沉16艘舰船，总吨位达99 000吨。

“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战果较小。它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攻击一支英国运输船队，结果发现这支运输船队有4艘巡洋舰护航。经过短暂的交战，“希佩尔海军上将”号设法甩掉了英舰的追击，返回了基地。

“俾斯麦”号出击

1941年春，“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再次驶入大西洋，并进行了短期的巡弋。在这两个月中，它们共击沉20 000多吨的船只。后来，“希佩尔海军上将”号返回德国，另外两艘战列舰于3月末驶抵战略要港布勒斯特。德舰从这个港口可以对英国舰船继续进行海上袭击。

这时，雷德尔已筹划了大西洋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袭击战。在波罗的海泊有德国新建的巨型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重型巡洋舰“欧根亲王”号。雷德尔计划将这两艘军舰调往大西洋，同那里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一道组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分舰队。这支分舰队在德国潜艇的配合下，可望摧垮英国的海上运输。为了给这次袭击作好准备，补给船和油船被预先派往远离英国海运地区的预定会合区。此外，德国商船伪装成中立国的船只在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上搜集情报。

然而，在上一次巡航中遭受损伤的“沙恩霍斯特”号未能及时修复；4月间，“格奈森诺”号又被英国一架飞机发射的鱼雷击中，失去了战斗力。为了不耽误已做了充分准备的海上袭击，雷德尔命令“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驶往挪威的卑尔根。在这里它们等待出现雾天后，再绕道冰岛北面，突入大西洋。“沙恩霍斯特”号一旦修复，将立即与“俾斯麦”号等舰会合。

“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在通过卡特加特海峡时被瑞典的一艘巡洋舰发现。瑞典将此情况通知了英国。当德国袭击舰驶近卑尔根时，英国的侦察机就发现了它们。英国海军部正确地判断了德国的意图，并制定出先发制敌的计划。当时，英国有11支运输船队（其中一支是部队运输船队）已在大西洋上或即将启航。德国集中了其海军兵力来袭击英国的这些运输船队，这对英国将是一场大灾难。

英国海军部对于“俾斯麦”号尤为关注。在1941年春，它是现役中最强大的一艘战列舰。它的主炮台上装有8门15英寸（381毫米）火炮，副炮台上装有12门5.9英寸（150毫米）火炮，另外还有16门4.1英寸（104毫米）高射炮。该舰载重量为16000吨，舰上装有主力舰所用的最优质的装甲，各水密舱设计精良。因此，要追捕和击沉它，英国皇家海军需要出动现有的一切兵力。

当“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驶抵卑尔根时，挪威沿海的天气一片阴霾。5月22日，英国的一架飞机勇敢地飞至德舰附近进行侦察，确信德国袭击舰已经离开卑尔根。于是，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德舰行动消息的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托维爵士立即采取措施，前去截击。海军部将所有可以调动的大型舰只都交由托维指挥。在斯卡帕湾，托维拥有“英王乔治五世”号（旗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以及一些驱逐舰和巡洋舰；在英格兰，有“胜利”号航空母舰（尚未进行试航）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直布罗陀，有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所指挥的“声望”号战列巡洋舰和“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另外，“罗德尼”号和“拉米伊”号战列舰正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复仇”号战列舰则位于哈利法克斯。所有这些军舰都参加了追歼“俾斯麦”号的战斗。

为了对“俾斯麦”号可能通过的所有航道实行监视，并在每一条航道上部署一支强有力的攻击力量，托维不得不将他的兵力分

开，以防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托维的行动。由于他必须以最少的力量来监视德舰最不可能通过的航道，因而对奥克尼群岛与法罗群岛之间的航道，他使用了飞机进行搜索。在法罗群岛与冰岛之间的航道上，托维部署了一支巡洋舰部队，他自己则乘坐“英王乔治五世”号，并率领“胜利”号和“反击”号前往该地。重型巡洋舰“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则在冰岛与格陵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巡逻。L.E.霍兰海军中将乘坐“胡德”号，率领“威尔士亲王”号和“胡德”号从斯卡帕湾出发，迅速前去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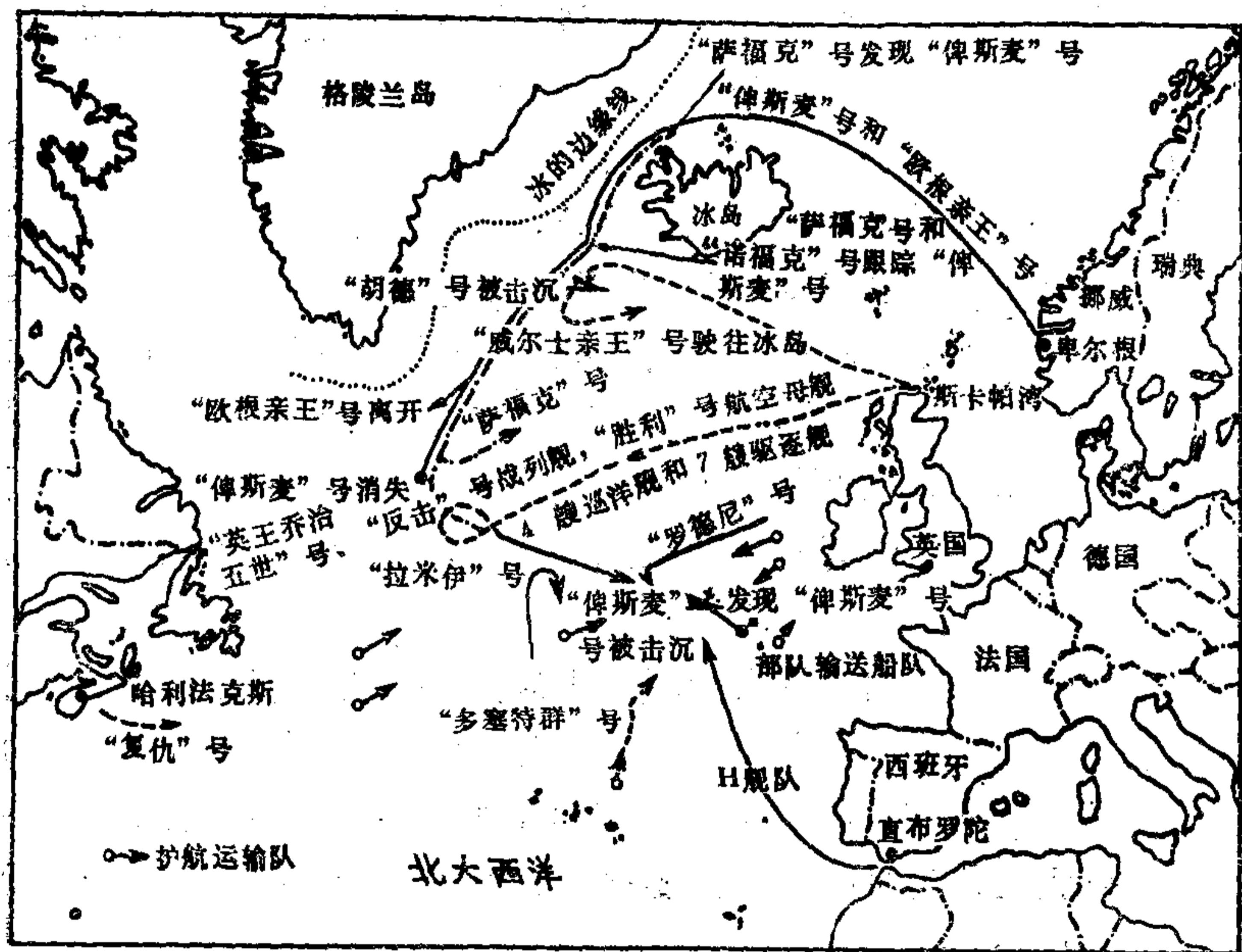


图4 追击“俾斯麦”号示意图

5月23日傍晚，韦克-沃克海军少将指挥的“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巡洋舰在丹麦海峡首次与敌袭击舰接触。“萨福克”号发现敌舰后立即隐蔽到一片雾堤中，并开始用雷达跟踪。这两艘巡洋舰对德舰整整跟踪了一个通宵，不断向英舰发送情报，以便英国

大型舰只与敌交战。

在“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上，霍兰将军计算着截击航向，准备在5月24日1时40分以后随时投入战斗。可是，直到5时35分，英舰才发现敌舰。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和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立即前去迎战。霍兰将军指挥两舰进行机动，下令正面接敌。这样一来，英舰无法使用舰炮。德舰集中火力向“胡德”号开火。为了扰乱对方火炮的瞄准，并发挥英舰舰炮的作用，霍兰命令“胡德”号左转20度。可是，“胡德”号还未来得及转向，“俾斯麦”号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它的弹药库，军舰随即被炸毁。为了避开浮在海面上被击坏的“胡德”号，“威尔士亲王”号只好右转90度。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战术优势转向了德舰。更为糟糕的是，“威尔士亲王”号太新，以致不能排除机械故障，所以每次齐射只能有三门炮。

韦克-沃克在“诺福克”号的舰桥上对战斗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时，他成了战场上肩负消灭“俾斯麦”号任务的英国海军高级军官。“胡德”号被炸毁，“威尔士亲王”号效率低下而且又遭受损伤，而他所指挥的两艘巡洋舰战斗力又普遍较弱。鉴于这种情况，韦克-沃克决定恢复其尾随跟踪的战术，以期待托维的舰队赶赴现场。

“胡德”号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英国在财政预算拮据的和平年代里没有准备投资改造旧舰。“胡德”号易受敌俯射火力的破坏是众所周知的，可是，英国在战前并没有设法加强它。一旦战争到来，为时已晚；只要这艘舰尚能活动，就不可能从战场上抽出来进行改装。

“俾斯麦”号的消失

“‘胡德’号爆炸了！”

这一消息使英国海军部大为震惊。海军部作战室里几乎所有

的值班军官都曾在“胡德”号上服过役；在他们的心目中，“胡德”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是英国海上防御力量的中坚；而现在，它却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值班军官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但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制定消灭“俾斯麦”号的作战计划。在此之前，他们已命令萨默维尔将军统率的H舰队从直布罗陀出发，去参加围追德舰的战斗。这时，他们又将战列舰“罗德尼”号和“拉米伊”号从护航运输队召回，前去参加追击。“复仇”号战列舰也立即启航，以尽快的速度由哈利法克斯前去参战。

“俾斯麦”号被“诺福克”号、“萨福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跟踪了一整天。突然，它转向“萨福克”号，“萨福克”号迅速拉开距离。“俾斯麦”号进行这一机动的目的是为了掩护“欧根亲王”号撤离战场。“欧根亲王”号向南逃去，并于十天之后驶入布勒斯特港。英舰继续对敌进行海上跟踪。这时，英舰正驶入德国潜艇活动区，所有舰只都在进行曲折航行。在一次曲折航行时，“萨福克”号突然与德舰失去了雷达接触，而且再未恢复接触。于是，“俾斯麦”号再次逃脱跟踪。看来，在它面前有三条行动航向。自从与“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遭遇后，“俾斯麦”号在海上留下了一条油迹。据此，它大概需要进行维修。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它将驶往德国，或法国的某一港口（布勒斯特或圣纳泽尔）；还有一种可能是，它将驶向某一个会合点，与一艘补给舰会合后另选一个地方进行活动。托维根据无线电测向信号确信，“俾斯麦”号正驶向北海和德国方向，于是，他向北航行了数小时，企图进行拦截。正当托维和海军部对“俾斯麦”号的这一战斗航向开始产生怀疑时，“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的测向仪重新测定的结果表明，“俾斯麦”号很可能正在驶向法国港口。海军部在新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标定德舰的位置是在以北纬 $55^{\circ}15'$ 、西经 $32^{\circ}00'$ 的地点（即格陵兰岛南端的费尔韦尔角东南约600海里处）为中心、半径为50海里的区域内。于是，托维改变了主意，打算前往“俾斯麦”号可能驶向布勒斯特去的

航向上进行拦截。可是，他的巡洋舰和“胜利”号航空母舰由于缺乏燃油，正在返回本国基地。托维命令受伤的“威尔士亲王”号前往英格兰。护航运输队也改变了航向，脱离可能的危险区。“罗德尼”号没有及时改变驶往北海的航向，它于5月25日下午从“俾斯麦”号的前头越过。如果“罗德尼”号事前得到警报的话，它可以轻易地对“俾斯麦”号实施拦截。实际上，此时唯一能够执行拦截“俾斯麦”号任务的英国舰队只有萨默维尔所指挥的H舰队，该舰队包括“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声望”号战列巡洋舰以及其他一些护航舰。

英国海军部意识到，小型舰只由于燃油不足，不得不先后返回基地，这样很快就使大型舰只暴露于敌潜艇的攻击之下。于是，海军部作出决定，从WS-8B护航运输队中抽调4艘驱逐舰，再从爱尔兰海上巡逻队中抽调1艘驱逐舰，交由“阿尔特马克”号事件的当事者维安上校率领，前去与托维的舰队会合。夜间，所有的各路舰队向着“俾斯麦”号最可能的位置高速前进。

“俾斯麦”号的末日

到5月26日晨，英国进行追击的舰艇开始感到失望了。夜晚，风力已经增强，萨默维尔指挥的舰只航速从25节减至17节。“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纵摇达53—55英尺。但是，不管飞行会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8时35分，执行海上搜索任务的巡逻机照常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然而，“俾斯麦”号依然杳无音信。10时30分，英国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派出的一架执行巡逻任务的“卡特利娜”式飞机突然报告，在布勒斯特以西约750海里处，即北纬 $49^{\circ}33'$ 、西经 $21^{\circ}50'$ 发现一艘战列舰，航向 150° ，航速20节。顿时，英国各舰的标图军官们紧张地忙碌起来。这决不会是一艘英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终于被找到了。

“哥萨克”号驱逐舰上的维安上校获此消息后，决定不执行

与托维将军会合的指令。他率领5艘驱逐舰转而去拦截“俾斯麦”号战列舰。“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剑鱼”式飞机接受了跟踪德舰的任务。可是，德舰在英国舰队前方很远的地方，英舰无法进行拦截。在英国的大型舰只追上德舰之前，只有使用“皇家方舟”号上的飞机实施攻击，才有希望减低德舰的航速。于是，英国的飞机立即开始作攻击的准备；与此同时，“谢菲尔德”号巡洋舰高速进入跟踪阵位。这时，一场悲剧差点发生。英国的飞行员们事先没有被交待清楚，他们把从直布罗陀出发后一直陪同他们的“谢菲尔德”号巡洋舰误认为德国的“俾斯麦”号战列舰，并对它发动了攻击。幸亏“谢菲尔德”号的舰员们具有高超的船艺以及英国飞行员后来接到了无线电警报，这艘英舰才免遭灾难。由于“谢菲尔德”号已驶向前去，并发现了德舰，因而随后进行两次空中攻击的飞机便找到了“俾斯麦”号。进行这两次攻击的飞行员接到简令后首先飞向“谢菲尔德”号，然后再转向目标。攻击机在“谢菲尔德”号敏捷的引导下向“俾斯麦”号发起攻击。起初，攻击效果不明确。根据最早收到的报告，托维认为，“俾斯麦”号损伤不严重。可是，他后来获悉敌舰正在向北航行。鉴于这个航向恰好冲着它的敌人，结论不外乎以下两种：或者舰舵发生故障；或者军舰遭受损伤，失去控制，只得迎着风浪航行。实际上，这两种推测都是正确的。“俾斯麦”号的舵机舱被鱼雷击中，舰舵发生故障，它只有靠操纵轮机进行机动才可以避免在海上兜圈子。而且舵机舱的舱壁薄弱，顺浪航行可能会进一步使舱室进水。“俾斯麦”号无可奈何，只好向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驶去，而且最终不得不面临着正在迅速集结的英国舰队。

夜幕降临。夜色中维安上校及其所率领的驱逐舰前来支援正在追击德舰的“谢菲尔德”号。维安认为，发射数条鱼雷命中“俾斯麦”号，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可是，他的第一次鱼雷协同攻击被“俾斯麦”号成功地规避了，它和驱逐舰双方都未遭受损伤。后来，

维安上校在“俾斯麦”号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各部署了一艘驱逐舰，在其左后方和右后方也分别部署了一艘驱逐舰，而他自己乘坐的“哥萨克”号则位于“俾斯麦”号的后方。夜间各驱逐舰分别向德国战列舰实施了几次鱼雷攻击，但无一命中，因为每次驱逐舰在尚未进入有效的鱼雷发射阵位时就被德国战列舰的炮火击退了。

雷德尔不遗余力地试图挽救“俾斯麦”号。他将所有能出动的潜艇都调往这个海区。可是，距“俾斯麦”号最近的那些潜艇，已将鱼雷用完，现在只好无能为力地在一旁观战。有一次，一艘德国潜艇偶尔驶入距“皇家方舟”号400码以内的地方，但它在前一天刚刚发射了最后一条鱼雷。因此，对这艘英国航空母舰，它是毫无攻击之力的。

早晨，英国的大型舰只赶到了作战海区，8时47分，英国的“罗德尼”号和“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在25 000码的距离上同“俾斯麦”号首次交火。“俾斯麦”号尽管受到严重损伤，但仍然有很大的耐力和极好的火控能力。它的第三次齐射击中了“罗德尼”号，可是英舰很快就开始了猛烈地还击。英舰的炮火一开始便命中了“俾斯麦”号上的主炮射击指挥仪。于是，德舰炮火的准确性大大降低了。不一会儿，“俾斯麦”号战列舰就变成了一艘千疮百孔的废船，毫无生气地摇摆于汹涌的波峰浪谷之中。然而，它却不甘心沉没。最后，鉴于英舰的燃油仅够返回基地，托维将军才不得不结束战斗。“多塞特郡”号巡洋舰请求在撤离之前将舰上的三条鱼雷射向“俾斯麦”号。当它的第三条鱼雷命中时，“俾斯麦”号渐渐倾覆，最后消失在一片波涛之中。英国人终于为“胡德”号复仇了。

“俾斯麦”号的损失，结束了德国用大型作战舰只对英国大西洋上护航运输队的袭击。雷德尔在希特勒身边的地位明显下降了。此后，德国在公海上袭击护航运输队的任务便落到邓尼茨的潜艇和少量伪装成商船的袭击舰身上了。

冲过英吉利海峡

英国人对于英国皇家海军追寻和击沉“俾斯麦”号巨型战列舰的成就深感自豪。但是，当德国的大型海上袭击舰于第二年初成功地从英国海军部的眼前安然返回基地时，他们那种踌躇满志的情绪多少有所收敛。“俾斯麦”号事件发生之后，“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和“欧根亲王”号一直停泊在布勒斯特港。尽管英国的飞机对它们进行了破坏性的攻击；可是，到了1942年2月，这3艘德舰全部修复并做好了战斗准备。据此，英国海军部预料到德舰将很快出海，力图返回母港。

希特勒由于确信盟军即将进攻挪威，便打算把他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到那里。因此，他命令停泊在布勒斯特的3艘德舰冲破封锁，返回基地。德舰不准备从“俾斯麦”号葬身海底的辽阔的大西洋上穿行，而想穿过英吉利海峡，采用这条最近的航线。这样，它们至少会得到岸基战斗机的有力支援。

德国人估计，只要他们能够绝对保守秘密，并在天黑后驶离布勒斯特，他们就将在英国人尚未建立起他们的防御时通过最危险的海区。鉴于英国本土舰队远在斯卡帕湾，德舰可能遇到的障碍只是些小型水面舰艇、飞机的空袭和海上的水雷区。为了使德舰安全通过英吉利海峡，德国人准备使用最大规模的空中掩护，并为德舰派出6艘驱逐舰和3艘鱼雷艇进行护航。此外，当德舰经过勒阿弗尔时，德国人还将派出18艘鱼雷艇加入护航部队。

1942年2月11日天黑之后，“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和“欧根亲王”号在西里阿克斯海军中将的指挥下驶离布勒斯特。德舰于夜晚离开布勒斯特，这与英国人的估计完全相反。英国海军部认为，德舰为了能在天黑时通过多佛尔海峡，将在白天驶离布勒斯特。夜间，英国皇家空军派出飞机在布勒斯特地区的上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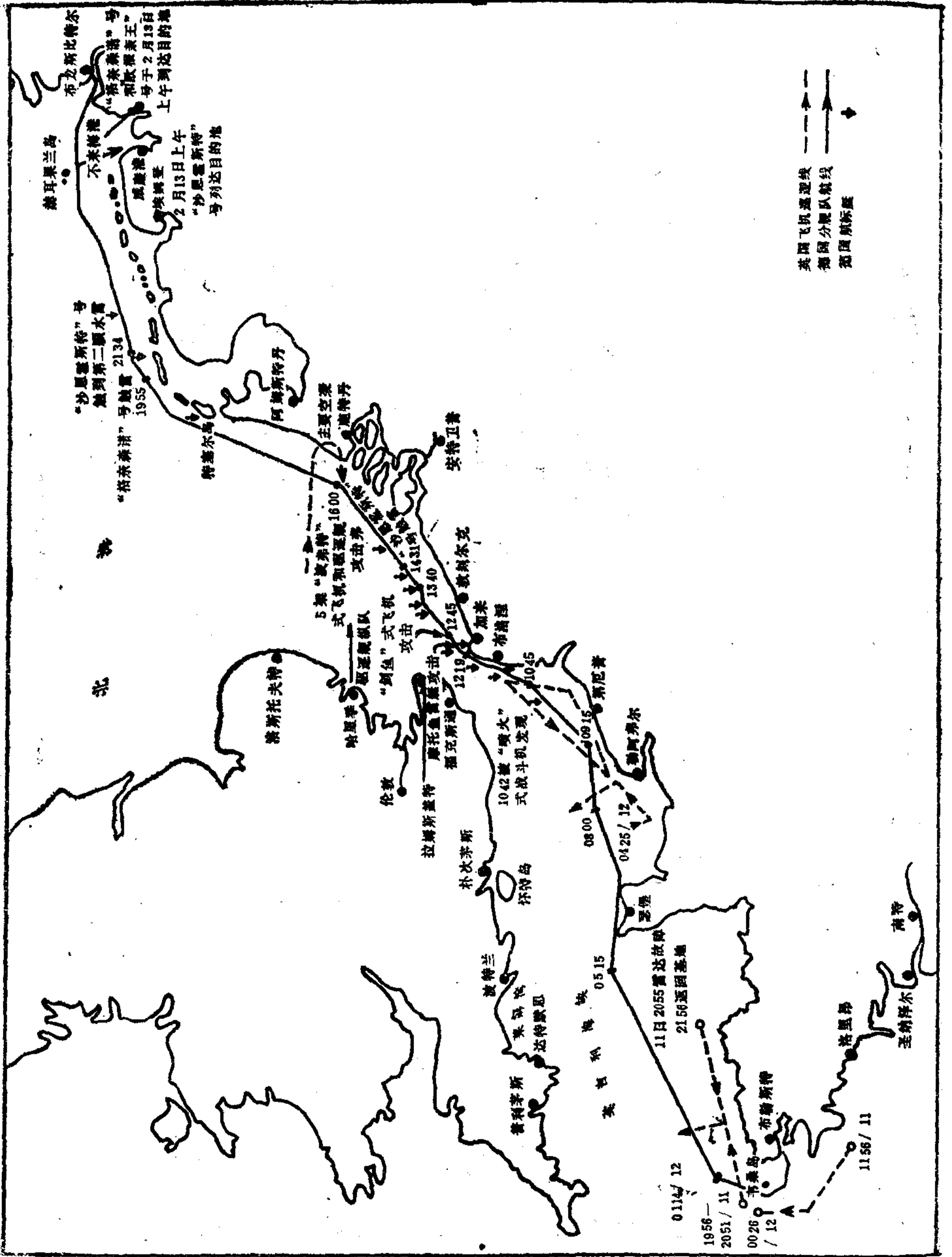


图 5 德国战列舰冲破英吉利海峡封锁示意图

行侦察。但是，唯一可以探测德舰离港的两架飞机上的雷达发生了故障。更为糟糕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却没有将飞机雷达发生故障一事通知海军部。12日11时，空军的一架飞机的雷达终于透过迷雾与德舰发生了雷达接触；可是，就是对这一雷达接触，英国人也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当修正后的接触报告报至海军部时，德舰已经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了北海。英国使用岸炮、鱼雷艇和成百架飞机对德舰实施了攻击，但丝毫没有阻止住德舰的逃跑。暴风雨的天气妨碍了驱逐舰的攻击，德国的3艘大型舰只安然无恙地抵达荷兰附近的海区。不过，它们最终在这里遇到了麻烦：“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触上了英国人布设的水雷。“格奈森诺”号遭受轻伤，而“沙恩霍斯特”号却被重创，数月不能行动。

英国人阻止德舰逃跑的失败在国内激起强烈的公愤。“西里阿克斯海军中将在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曾经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伦敦《泰晤士报》在提到1588年遭受厄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愤慨地报道说：“17世纪以来在大英帝国的领海内所发生的事件中，没有比这更有损于海军的尊严了。”然而，英国人有失，也有所得。那就是消除了来自布勒斯特对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战斗行动充分暴露了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突击力量之效率低下，从而使海军终于开始装备新型飞机；而在过去，这些新型飞机毫无疑问是被英国皇家空军所独占。

圣纳泽尔

在德舰冲过英吉利海峡之后一个月，英国皇家海军袭击了圣纳泽尔，从而大大地挽回了它已失去的声誉。圣纳泽尔港是德国的一个重要潜艇基地，港内有一个可以用作干船坞的船闸，这是德国在国外唯一的一个能容纳“梯尔比兹”号战列舰的干船坞。为了摧毁这个船闸，破坏潜艇基地设施，英国人准备将英国海军

的坎“贝尔敦”号(原美国驱逐舰“布坎南”号)作为一艘爆炸阻塞船，去撞毁闸门。另有一个大队的摩托艇运载了一支由突击队员组成的袭击队前往配合，并摧毁港口设施。1942年3月27日深夜，艇队在R.E.D.赖德海军中校的率领下驶入了卢瓦尔河。由于他们预先制定了识别暗号，因而在最后接近阶段争取到了4分钟的宝贵时间。当“坎贝尔敦”号距岸还有1000码时，德国所有的岸炮开了火。“坎贝尔敦”号全速前进，对着船闸径直冲去，将定时炸药置于船闸处。然后，舰员们乘坐摩托艇离开该地。与此同时，突击队员们十分艰难地向岸上冲去，开始对港口和船闸机器实施爆破。主要目的达到后，赖德发出回撤信号，幸存者成功地撤离了战场。在返航途中，袭击艇队损失了3艘摩托艇。次日晨，正当一群德国海军高级军官在查看“坎贝尔敦”号，准备安排清除这艘阻塞船时，突然炸药爆炸了。闸门被炸毁，在场的检查人员全被炸死。

第 厄 普

第厄普袭击战发生在1942年8月19日。这次行动的意图是为了给敌人造成损失，而且也是为了检验盟军两栖作战的方法。加拿大有5000名部队参加了这次作战。在这次行动中，陆军打算主要依靠出奇制胜，因而拒绝了海军的舰炮支援。海军只有8艘4英寸(102毫米)火炮的驱逐舰配合陆军作战。袭击部队的一个翼侧由于与一支小型的德国沿海护航运输队发生遭遇，不但失去了袭击的突然性，而且还被德军击退，损失惨重。业已上陆的少数人，不是很快被消灭，就是被俘虏。虽然另一翼侧的袭击获得成功，但袭击第厄普的主力部队遭到失败。参加这次行动的海军指挥官认为，假如有一艘战列舰参战，“战局可能会对盟军有利”。在这次战斗中，加拿大部队损失了3350人，占参战兵力的67%。袭击第

厄普的失败对于1942年和1943年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计划是一种打击，它确实暴露出盟军两栖作战计划中的许多弱点，而这种两栖作战计划必须在即将实施的北非和欧洲大规模登陆之前加以修订。

德国海军的改组

德国将其水面舰艇逐渐调往挪威的基地。在那里，这些舰艇可以抵御希特勒所担心的盟军入侵，而且还能打击驶往俄国北部的北极护航运输队。1942年12月31日凌晨，一只由“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德国海上袭击舰队同一支英国运输船队遭遇。这支运输船队仅有5艘驱逐舰、2艘轻型护卫舰和1艘拖船担任护航。德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率2艘驱逐舰攻击对方的护航舰；另一路则由“吕佐夫”号率其他4艘驱逐舰驶向孤立无援的运输船队。由此发生了二次大战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海战之一。英国海军上校R. S. V. 舍布鲁克以他那卓越的才能和巨大的魄力指挥那支小小的护航兵力猛冲猛打，驰骋自如，以致使整个德国袭击舰队不得不以全力来对付他。舍布鲁克将德舰整整牵制了一个多小时，仅仅损失了1艘驱逐舰；与此同时，运输船队趁机逃进了一片雾幕之中。当英国的“谢菲尔德”号和“牙买加”号巡洋舰赶来时，德国人遵照避免与敌主力交战的指令，撤出了战斗。英国的运输船队毫无损失地驶抵俄国。德国损失了一艘驱逐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被重创。然而，对德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损失不在于舰艇，而在于他们的海军，因为这次战斗致使德国海军高级指挥班子发生了大改组。

希特勒收到这次战斗经过的报告之后，大发雷霆。他扬言，要将所有的重型战舰报废掉，以这些钢材用于陆军与空军，人员可以配属给潜艇，因为只有潜艇才是唯一能够进行有效作战的海

军部队。他命令雷德尔元帅向他报到，并让他亲自接受报废大型战舰的命令。但是，雷德尔设法拖至1月6日才去进见希特勒。雷德尔一面在等候希特勒冷静下来，一面为他准备了一种浅易的有关海上力量的指南，并指出德国大型军舰对削弱英国海军的重要性。然而，在此期间，戈林说服了希特勒。戈林一向非常嫉妒雷德尔，想方设法诋毁他。戈林一贯喜欢自吹自擂，玩弄权术，肆意造谣中伤他人。他提议只用空军来打赢这场战争。他许愿要以空袭方法使英国降服，结果失败了；他许愿要以空袭方法使俄国降服，结果失败了；他许愿要保障在俄国的德军的补给，结果失败了；他许愿要保障在北非的德军的补给，结果也失败了；他许愿要摧毁同盟国对英国的海运，结果仍然失败了。但是，他扬言要毁掉雷德尔本人，却成功了。戈林声称水面舰艇所能办到的一切，他的空军不但能够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结果，雷德尔下台了。雷德尔于1943年1月30日辞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由邓尼茨接任。这两人之间有着鲜明的对照。邓尼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而雷德尔是一个不大关心政治的职业海军军官；邓尼茨是一个实干家，而雷德尔却象一位海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邓尼茨接任海军总司令时，他深信希特勒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这一信念只持续了几个月。他任潜艇司令官时，视野有限；当他开始通观战争的全局时，他认识到雷德尔是正确的。所谓海上力量，不仅是指潜艇，还包括其他兵力。他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收回成命，因此，德国的军舰一艘也未报废。但是，这些挽救下来的舰只没有立即受到重用。只是在将近一年之后，德国才再次重用其大型水面舰只，又一次用来袭击俄国北部的护航运输队。

“沙恩霍斯特”号的最后一次巡航

1943年圣诞节前夕，“沙恩霍斯特”号从挪威出发，前去拦截一

支驶往俄国北部的护航运输队。但这支护航运输队后来改变了航向，向北驶去。结果，这艘德国战列舰却遇到了英国本土舰队的一支巡洋舰侦察部队。12月26日晨，英国皇家海军的“贝尔法斯特”号同德舰发生了雷达接触，并同“谢菲尔德”号和“诺福克”号一道向德舰开炮射击。可是，恶劣的气候减慢了英国巡洋舰的航速。不久，它们就失去了与敌舰的雷达接触。罗伯特·伯纳特海军中将断定“沙恩霍斯特”号将驶向护航运输队，于是，前去拦截。午后不久，他同敌舰又发生了雷达接触。伯纳特派去实施鱼雷攻击的驱逐舰因海上风大浪高而未得逞。但是，这种攻击的架势足以迫使德国战列舰驶往挪威。这样一来，正中伯纳特的下怀，因为德舰的撤退路线正好为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他已接替了约翰·托维爵士，任英国本土舰队司令职务)所指挥的“约克公爵”号战列舰和“牙买加”号巡洋舰提供了一条理想的拦截航向。这时，“贝尔法斯特”号、“谢菲尔德”号和“诺福克”号只满足于跟踪德舰，不打算与敌交战。是日晚，这两支英国部队都到达了预定的接敌地区。可是在这一纬度地区，天色已经漆黑，伯纳特只好利用照明弹进行照明。这时，“约克公爵”号与“牙买加”号发现了“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并在12 000码的距离上立即与敌舰交战。随后，英舰对德舰展开了一场由西向东的高速追击战，直到英国战列舰上的14英寸(356毫米)炮弹开始发挥了威力。不久，“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的航速减慢下来。接着，英国驱逐舰对德舰实施了鱼雷攻击，进一步减慢了德舰的速度。“贝尔法斯特”号和“牙买加”号巡洋舰接到用鱼雷击沉德舰的命令后，便与驱逐舰一道对敌发起攻击。将近20时，英舰在北角附近海区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

显而易见，“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指挥失当。本来，它比首先同它交战的3艘英国巡洋舰的威力大，很有希望战胜英舰。如果它战胜了英国巡洋舰，接着再继续驶向运输船队，那么，“约克

公爵”号的拦截便无可能,至少要在“沙恩霍斯特”号对英国的货船造成大破坏之后才有这种可能。可是,它向南驶,企图进入挪威港口。这就意味着它正向着英国增援部队最可能走的航线行驶。另外,它在逃跑时所采取的航向风险最大,而击伤英舰的可能性极小。“沙恩霍斯特”号出海是为了执行一种特殊任务,即最大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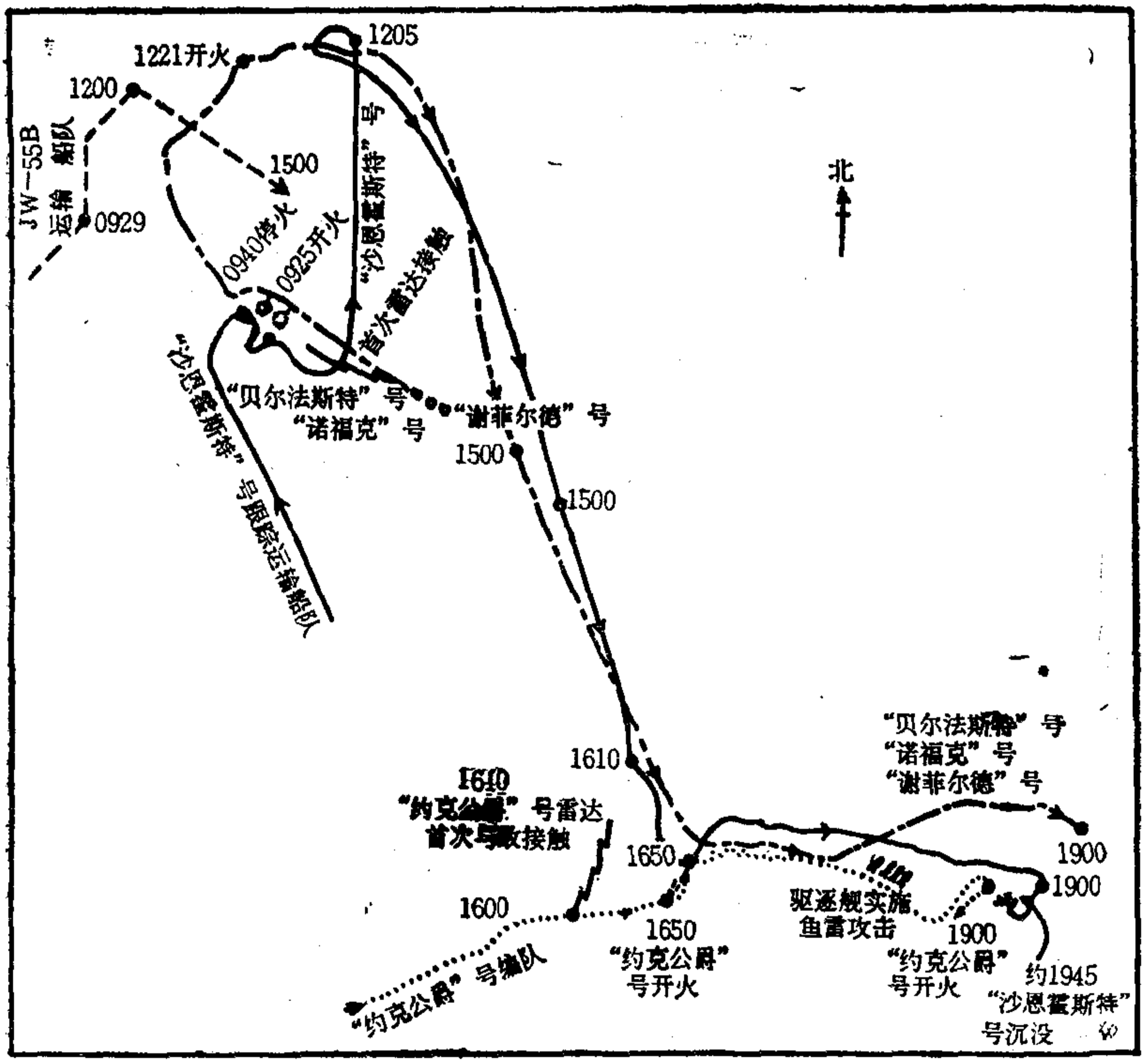


图6 击沉“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示意图(1943年12月26日)

度地破坏同盟国的护航运输队。它放弃了执行这项任务,这就意味着它作了无谓的牺牲品,而且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

“梯尔比兹”号的末日

德国现有的一艘主要水面军舰是大型战列舰“梯尔比兹”号，它锚泊在挪威北部阿耳塔峡湾入口处的卡峡湾内。它停泊在这里对俄国北部的护航运输队是一个严重威胁。1943年9月19日夜，即“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前三个月，英国的袖珍潜艇攻击了“梯尔比兹”号。6艘袖珍潜艇由舰队潜艇拖着通过北海，其中幸存的4艘突破了外围峡湾。X-10号艇因屡遭不幸折身返回，另外3艘艇奋力前进。此后，又有1艘艇失踪。剩下的2艘袖珍潜艇X-6号（由英国皇家海军后备役上尉D. 卡梅伦指挥）和X-7号（由英国皇家海军上尉B.C.G. 普莱斯指挥）将装了定时器的炸药放在“梯尔比兹”号的舰底下面。尽管德国人发现并俘获了这2艘袖珍潜艇的艇员，但他们无法大幅度地移动舰位，以避免遭受爆炸的破坏。结果，炸药炸坏了“梯尔比兹”号的主机，并严重损伤了舰舵和舵机。

在“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之后，盟军获悉，德国人即将完全修复“梯尔比兹”号。为了防止它攻击俄国北部的护航运输队或者象“俾斯麦”号那样闯入大西洋，英国决心再次予以打击。这一次，海军部决定使用航空母舰。经过一个阶段的特种训练，“胜利”号、“暴怒”号、“追踪者”号、“搜索者”号和“皇帝”号上的飞行员做好了攻击准备。为了配合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他们于1944年3月30日从英国出发；4月3日凌晨，开始对敌发动进攻。“胜利”号和“暴怒”号运载着轰炸机；其他3艘航空母舰则提供战斗机掩护。飞机分为两个攻击波对“梯尔比兹”号实施攻击，命中炸弹15颗，对德舰造成大面积的损伤。但由于炸弹穿不透它的8英寸（203毫米）厚的装甲甲板，故未能削弱“梯尔比兹”号的航行能力。

在“梯尔比兹”号的致命伤修复之后，它仍不能出海。由于德国的船厂已被炮火破坏，无法对“梯尔比兹”号进行维修，德国人

决定将它送到纳尔维克北面的特罗姆瑟。在那儿，它可作为一个浮动炮台使用。特罗姆瑟处于英国皇家空军远程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1944年11月12日，英国派出“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前往攻击“梯尔比兹”号，约有6吨重的炸弹，直接命中了“梯尔比兹”号，一举将它击沉。这一次就谈不上什么修理了，“梯尔比兹”号彻底完蛋了。

二、地中海争夺战

1939年，当战争即将来临时，英国和法国预感到地中海战场事关重大，便制定了联合计划，以充分利用地中海的地略地位，并使之不致落入轴心国的手中。过去，英国一直将地中海作为它通向苏伊士运河和远东的生命线；而法国则将它视为前往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法属摩洛哥的交通要道。在很大程度上，英、法两国的贸易和军事设施的安全取决于意大利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当时，英、法同盟国商定：假如意大利积极参战，英国海军将负责东地中海的防务，法国海军则负责西地中海的防务。大战爆发时，英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地中海舰队。英国除了在亚历山大有一个大型基地外，在马耳他和直布罗陀还建立了辅助性的设施。法国海军当时有3艘战列舰、11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和45艘潜艇，这些舰艇都分布在土伦、奥兰、米尔斯克比尔、比塞大、摩洛哥和达喀尔。

自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来，意大利海军是按照准备战争状态的编制进行活动的。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这完全出乎英国所料，他们急忙将地中海舰队集中于亚历山大。5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宣布缔结了一项“钢铁盟约”，双方同意在任何军事行动中将互相援助。后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发出一份卡瓦勒罗备忘录，对上述戏剧性的公开声明进行了修正。墨索里尼在备忘录中指出，他在三年之内不能作好战争准备，并要求希特勒把战争推迟到1942年发动。虽然希特勒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在8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意大利外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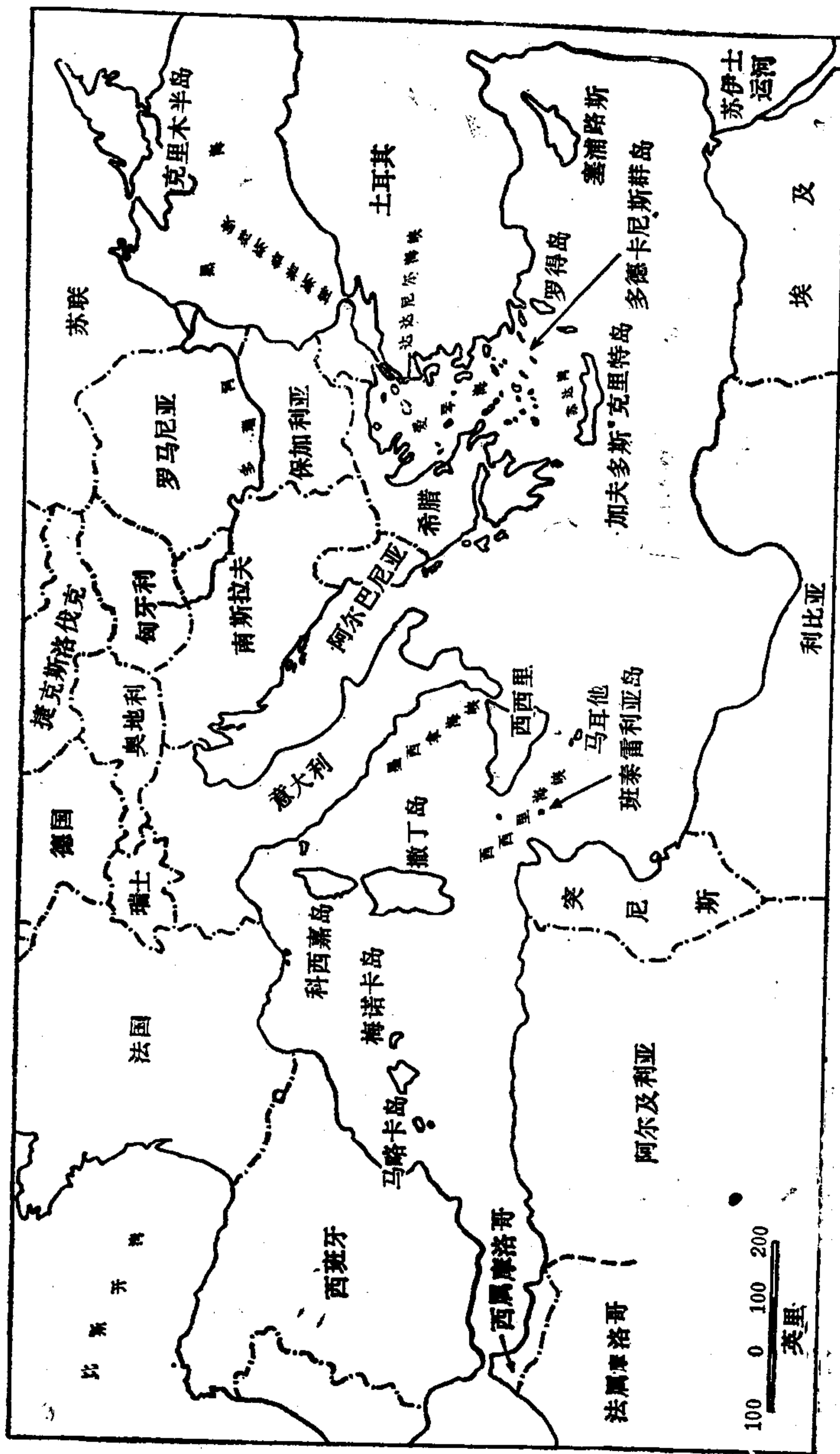


图 7 地中海战区略图

长，德国即将进攻波兰。墨索里尼意识到自己应该履行“钢铁盟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便列出一长串要求德国向意大利提供原料的货单。希特勒拒绝了这些要求的项目，并告诉墨索里尼他不需要意大利参战。所以，当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时，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将不参战。

在上述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鉴于其他战场又急需舰艇，英国只好在地中海部署一些留守兵力。英国将地中海舰队的大部分舰艇调往其他地方。他们依靠法国人来维持该地区的秩序和协助少量留守的英舰执行联合航运控制措施。与此同时，英国集中全力来加强他们在中东的地位。在埃及，他们除了在亚历山大的海军基地以外，还根据1936年签订的英、埃条约在那里派驻了一支部队和设有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由于埃及政府不注意发展武装力量和建设军事设施，因而英国在1939年冬至1940年初花费了很大精力来弥补这种不足。

到1940年春，墨索里尼对联合航运限制大为恼火，他迫不及待地要扩大意大利的领土和影响。多年来，他一直希望在地中海地区重建一个罗马帝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征服了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现在，他梦想建立一个比恺撒大帝所建的罗马帝国更为显赫的帝国。他千方百计地想搬掉妨碍他施展鸿图的两块拌脚石——英国与法国。1940年3月，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与希特勒会谈中答应在适当时候参战。此后不久，他向意大利国王和军事领导人宣布他的“平行战争”思想。这种思想主张间接地协助德国，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意大利的利益。当他看到德军在挪威和法国接连获胜时，墨索里尼馋涎欲滴，唯恐为时太晚，便仓卒制定了参战计划。他声称，“为了参与和平事业，人们就必须参加战争。”

英国开始觉察到意大利不参战的立场将很快变为公开参战。因此，他们审查了过去那种不触犯意大利的方针，提出要对意大

利进行武力显示。然而，墨索里尼早已打定了主意。4月17日，墨索里尼之所以没有公开宣战，只是由于意大利武装部队总司令巴多格利奥元帅因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而表示坚决反对之故。他以此种方式回避了直接宣战。英国开始将其舰艇悄悄地派回地中海，并继续履行其在东地中海的义务。1940年4月29日，英国发布一项命令：来往于印度或东方其他地方的同盟国商船必须绕道好望角航行。与此同时，英国开始向地中海及其附近基地增派陆、海、空军部队。5月底，英国的4艘战列舰和“鹰”号航空母舰驶抵地中海，地中海舰队司令A.B.坎宁安爵士将舰队指挥部从马耳他移到“厌战”号战列舰上，并将其作战基地改到亚历山大。6月，7艘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部队也抵达地中海。位于亚历山大的坎宁安上将这时所指挥的地中海舰队中，除了上述英舰之外，还包括戈德弗鲁瓦中将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其中有“洛林”号战列舰、3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6艘潜艇。

意大利参战

巴多格利奥元帅曾对墨索里尼说，意大利尚未作好战争准备，他的话是剀切中理的。意大利的陆军没有充分动员起来，训练素质也较差；空军尽管貌似强大，实际上几乎没有作战经验；至于海军，由于舰船维修保养不当，更新不及时，其不良后果日益显露出来。意大利武装部队没有进行有效的组织，以便在地中海进行海上作战。陆、海、空三军司令部的地位相互平等，均隶属于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倾向于采纳陆军的陆上作战观点和空军的战略轰炸的思想。因此，他们几乎不体谅海军的困难，也很少了解海军的战机。意大利空军于1923年组建时，海军奉命将它的航空兵全部移交给空军。因此，海军失去了对执行海军任务的飞机的控制权。而且意大利海军也没有航空母舰，因为最高司

令部和墨索里尼都将意大利看作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由于从意大利基地起飞的飞机能覆盖中地中海。最高司令部认为空军可以非常圆满地履行海军航空兵所担负的一切任务。然而，空军的飞行员未经过海军航空兵的训练。意大利空军同德国空军及大战中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空军一样，都希图遵照空军的战略思想去作战。所以，当海军要求派飞机支援海上作战时，飞机经常是被派往其他地方。海军所能控制的仅仅是一些海上侦察机，甚至这些飞机也都由空军的飞行员驾驶。

战争爆发时，意大利海军拥有6艘战列舰（其中服役的实际上只有两艘，“加富尔”号和“朱利奥·恺撒”号）、7艘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和大约50艘驱逐舰。除此之外，意大利还有108艘潜艇，几乎相当于德国潜艇总数的两倍。两艘老式战列舰“杜利奥”号和“多里亚”号正在进行现代化改装，不久将加入舰队。同时，还有4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利托里奥”号、“维托里奥·维内托”号、“罗马”号和“帝国”号）正在建造之中，前两艘已快服役，但另外两艘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意大利在红海沿岸的马萨瓦驻有一支由7艘驱逐舰和8艘潜艇组成的小舰队，它可以对出入苏伊士运河的英国运输船构成威胁。与同盟国海军的同级舰相比，意大利海军舰艇的装甲薄，但速度快。这种速度快和装油量较少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它们的作战半径。

意大利的主要海军基地设在塔兰托，辅助基地分布在那不勒斯、布林的西、奥古斯塔、西西里的巴勒莫、撒丁岛的卡利阿里以及利比亚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意大利海军设想，它战时在东、西地中海的战略是防御性的，而在中地中海，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从本土至它在利比亚的陆军之间的海上运输。意大利海军的作战原则是，避开敌之优势兵力，采取海上突击以及潜艇和蛙人袭击的方式来削弱盟军的舰队力量。

五月渐渐过去，英国认识到法国可能被迫退出战争，并预计到

意大利可能希望参与对法国的进攻，以便分享胜利者的盛宴。英国战时内阁理解到，英国除了建立地中海舰队外，它必须同时担负起西地中海和东地中海的防务，而且还应设法在直布罗陀部署一支海军部队。英国废除了不触犯意大利的方针，于5月23日下令：为了海上缉私，禁止一切意大利商船通行。6月6日，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12海里领海以内的任何水域均为危险航行区。由于坎宁安将军清醒地意识到墨索里尼的这一声明的真实含义，因而当意大利于1940年6月11日午夜后向英、法宣战时，坎宁安将军已将地中海舰队的大部分舰艇部署到海上。

为了奇袭意大利海军舰艇，坎宁安对敌发起了首次攻击，但未取得成功。英国巡洋舰“卡里普索”号被一艘意大利潜艇击沉了。但在战争的头两天，意大利损失了130 000吨的商船，其中有的被缴获，有的被凿沉，还有的被扣留。6月14日，法国的一支巡洋舰部队炮击了热那亚。战争中法国和英国一道同意大利战斗了15天，直至法国向德国投降。

如前一章所述，由于法国投降，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归宿极为担心。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英国在地中海的局势一下子从绝对的优势几乎降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过去是两支强大的兵力监视着一个非交战国，而现在英国却面临着敌对的意大利，要独自担负起整个地中海的防御任务。强大的法国舰队此时很可能被用来反对英国。鉴于这种情况，英国战时内阁命令地中海的指挥官们采取行动。

英国海军部曾预料到他们不得不承担起西地中海的作战任务，所以已在直布罗陀集结了一支代号为“H”的舰队。该舰队包括“勇士”号和“决心”号战列舰、“胡德”号战列巡洋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以及2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舰队司令由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担任。他奉战时内阁之命向驻米尔斯克比尔（奥兰的海军锚地）的法国分舰队司令提出如下建议：

1. 与我们一起航行，继续与德意作战直至胜利。
2. 携带少量舰员、在我们的控制下驶往英国港口。
3. 否则，如果你认为为了不破坏停战协定，要确保法国舰艇不得用来反对德国和意大利，那么，可以携带少量舰员随我们前往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港口，例如马提尼克岛。这些舰艇在那里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解除武装，或者将舰艇托交给美国，以便在战争结束前保证舰艇的安全，而舰员则遣返法国。

如果你拒绝上述公正的建议，我将非常遗憾地要求你，必须在6小时之内将舰艇凿沉。最后，如果上述措施你一概拒绝，我奉英国政府之命，将以必要的武力来制止你们的舰艇落入德国或意大利手中。

遵照海军部的命令，萨默维尔率领他的整个舰队前往米尔斯克比尔，并于1940年7月3日清晨驶抵该地。萨默维尔派前英国驻巴黎海军武官、法国分舰队司令马塞尔·让苏将军的私人朋友C.S.霍兰上校前去送信，他自己则在海岸附近等候。让苏意识到这是在向他下达最后通牒，于是拒绝出面接见霍兰，而派他的副官代表他。让苏在给英国的复信中写道：法国过去所作的保证仍然有效，法国舰艇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落入轴心国手中，法国舰队将以武力保卫自己。让苏认为，他如接受英国人向他提出的那些建议，这将破坏停战协定。因此，他只是通知法国政府，英国人已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当时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将军不在，他的参谋长命令驻土伦和阿尔及尔的法国舰艇开往米尔斯克比尔。与此同时，参加会谈的人都试图寻找一种解决办法。下午，让苏接见了霍兰，提出了一项君子协定。但是，萨默维尔警觉到法国正在派增援部队前来，便向让苏提出了最后限期。霍兰未能接受法国的任何反建议，于是返回英舰上。17时56分，萨默维尔的舰队开了火，这是自滑铁卢会战以来英国第一次向法国开战。

驻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分舰队在会谈期间，抓紧时机进行战斗准备。该舰队有4艘战列舰、6艘超级驱逐舰以及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在这次短暂的交战中，英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对法国舰艇实施了空袭。3艘法国战列舰不是被击沉就是搁浅，而“斯特拉斯堡”号战列舰则安然无损地逃至土伦。

在亚历山大，由于坎宁安将军与戈德弗鲁瓦将军*之间的私人交情，才避免发生一场悲剧。坎宁安比起萨默维尔来具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不必担心法国的增援部队开来，同时，他可以向英国政府要求比萨默维尔更多的自主权。7月5日，这两位英国和法国舰队司令订立了一项君子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戈德弗鲁瓦将军将放掉燃油，卸去火炮上的发火装置，不做突围出海的企图；而坎宁安将军则答应决不象在英国所做的那样以武力夺取法国舰艇。所以，法国维希政府在地中海所控制的舰艇有1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4艘重型巡洋舰、8艘轻型巡洋舰、30艘驱逐舰和70艘潜艇。

法国维希政府对前盟友的攻击大为恼火，它下令对英国采取报复措施。7月5日，法国飞机袭击了直布罗陀。可是，投到港内的炸弹丝毫没有对英舰造成损失。7月8日，维希政府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但没有宣战。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遭受法国舰队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打击，英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一次很大的冒险，英方所付出的代价在尔后的许多年内都难以估量。

英、意地中海之战

意大利的参战使得英国对于他们能否守住马耳他产生了极大

* 当时任法国驻亚历山大港分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译者

的怀疑。当时，拟运往马耳他的火炮和飞机又被调往其他地方，以应急需。因此，马耳他的防御极为薄弱。马耳他位于意大利附近，作为英国的一个海军基地，它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作为袭击驶往利比亚的意大利船只的空军基地，它可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意大利处心积虑地想把马耳他摧毁，在6月份就对这个岛屿发动了36次袭击。结果，驻泊在那里的英国潜艇不得不驶离该岛，妇女与儿童也撤离那里。在随后两年半的时间里，马耳他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它又始终是对地中海轴心国的运输船队的一大威胁。

在掩护运输船队从马耳他撤退的过程中，英国地中海舰队在靴形的意大利半岛的趾部，即卡拉布里亚附近海面上首次同意大利舰队进行了交战。英国舰队分为三个战斗群：前卫是由5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侦察分队，中间是由5艘驱逐舰担任警戒的旗舰“厌战”号战列舰，再向后几海里是“鹰”号航空母舰编队，其中包括2艘老式战列舰（“马来亚”号和“君主”号）和10艘驱逐舰。“鹰”号航空母舰上载有19架飞机。为了牵制对方，英国的H舰队在西地中海进行战斗巡弋。

进行这次交战的意方舰队是由意大利舰队司令安杰洛·坎皮奥尼将军直接指挥，其兵力有“朱利奥·恺撒”号和“加富尔”号战列舰、6艘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以及若干艘驱逐舰。该舰队在完成对前往班加西的运输船队的护航任务之后，便向北返回意大利。为了防备在返航途中遭到对方袭击，意大利事先特地加强了这支舰队的力量。

英国“鹰”号航空母舰上舰载机原打算攻击意大利战列舰，因未找到目标，便对敌巡洋舰发射了鱼雷，但毫无效果。根据意大利军舰的航向来看，坎宁安认为意舰正在掩护运输船队驶往利比亚。因此，坎宁安率领英国舰队插入意大利舰队与塔兰托基地之间。当天下午，英国的轻型巡洋舰与意大利巡洋舰相遇。意方的

巡洋舰不但为数众多，而且舰炮射程也远，英舰艰难奋战，直至“厌战”号战列舰赶来救援。此后不久，“厌战”号发现了两艘意大利战列舰，并在26 000码的距离上与敌交战。英舰刚发射几发炮弹，就击中了意大利旗舰“朱利奥·恺撒”号的前烟囱底部。于是，坎皮奥尼命令驱逐舰前去实施鱼雷攻击，他自己却在一阵烟幕的掩护下撤出战斗，驶往墨西拿。英舰企图切断意大利舰队的退路，因此，双方展开了全面的炮击，战斗变得更加混乱。意大利舰队由于在速度上占优势，它们于17时成功地逃脱了危险。坎宁安担心在距意大利海岸25海里以内会遭到潜艇伏击，因而停止了追击。在意大利舰队同英国舰队交战之际，英国两支运输船队从马耳他驶往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坎宁安的舰队牵制住了敌人，保卫了运输船队的行动。如果没有英舰队的掩护，这些运输船只将直接遭到敌机的攻击。

卡拉布里亚附近的海战似乎证明了坎宁安的进攻方针是切实可行的。同英舰相比，意大利战列舰上的主炮口径虽小，但数量较多。意方的两艘战列舰本来完全可以趁英国的两艘慢速的战列舰尚未投入战斗时与英国旗舰进行近距离交战。意大利舰队中的巡洋舰实力也比英方雄厚得多。然而，坎皮奥尼却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这些有利条件。尽管英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可以对意大利舰队进行攻击，但它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意大利岸基飞机没有进行密切配合。它们在战斗结束后才赶到战场，不但没有去攻击英国舰队，反而攻击了自己的舰队。幸而这些飞行员投弹的精确度如同他们的敌我识别能力一样低下，因此，没有一艘意大利军舰被炸伤。

7月19日发生的斯帕达角海战再次表明了意大利海军的指导思想是，力求避免同势均力敌的英军作战。当时，英国的3艘驱逐舰在克里特西北方进行反潜巡逻，结果与两艘意大利轻型巡洋舰遭遇。英国驱逐舰转而向位于他们北面的澳大利亚的“悉尼”号轻

型巡洋舰和另一艘驱逐舰求援。当时，意大利军舰上的6英寸主炮占有优势，只是小口径火炮稍处劣势。尽管如此，意舰发现“悉尼”号之后便向西南方向逃去。在追击过程中，“悉尼”号击沉了意大利的“科利昂尼”号巡洋舰，另一艘意大利巡洋舰“班德·尼尔”号受了伤，但终于设法驶抵托卜鲁克。

经过这一系列的战斗，英国海军部和坎宁安重新规定了地中海舰队的任务。鉴于意大利在地中海东部拥有许多利益，鉴于驻埃及和中东的英军需要频繁的支援，英国加强了东部舰队（即地中海舰队——译者）的力量，并规定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将作为海军部所控制的一支突击力量，随时准备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作战。在直布罗陀的北大西洋海军指挥官、海军上将达德利·诺思爵士也可以请求H舰队协助阻止敌舰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坎宁安希望将他的两艘速度慢的“君主”级战列舰调走，而建立一支由3—4艘装备有雷达的包括“勇士”号在内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的舰队。为了确保他对意大利重型巡洋舰兵力的优势，他还要求增加舰队中重型巡洋舰的数量。他特别希望能调进“光辉”号航空母舰来加强“鹰”号航空母舰。这次称为“帽子”行动的兵力重新调配是在8月底至9月初进行的。在兵力调配期间，英方除了遭到一些空袭之外，基本上没有遭到意方的干扰。此外，坎宁安还利用这次兵力调配之机，向马耳他派去了一支小型运输船队。

意军在利比亚发动进攻

1940年9月7日，墨索里尼命令驻利比亚的意大利陆军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从陆上向埃及发动进攻。9月14日，意军夺取了埃及沿海重镇西迪巴腊尼，但由于英国海军开始袭击班加西、塞卢姆，巴尔迪亚和西迪巴腊尼，骚扰意方的海上补给线，所以意大

利陆军无法继续东进。在这次战役中，英国的潜艇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意大利的舰船尽量在沿海的浅水区航行，英国潜艇难以进行有效的战斗活动。此外，英国在马耳他缺乏足够的航空兵力。截至12月，意大利在这一年中共向利比亚输送了692 403吨物资。但是，在意大利至利比亚的运输线上无一艘舰艇被英方潜艇或飞机击沉。在马耳他建立起足够的防御力量之前，英国没有力量来切断这条交通线。

意大利入侵希腊

墨索里尼不顾海军军官的劝告，他在1940年10月15日会见陆军与政府领导人时发布了入侵希腊的命令。他知道希特勒将不会同意，所以他进攻希腊的意图对希特勒是保密的。

长期以来，希腊一直担心遭受意大利的入侵，但它决心避免给意方以入侵的任何借口。所以，他们拒绝让英国提前给予支援，拒绝英国派遣军事顾问，甚至拒绝接受英国关于希腊的防御战略。10月28日，当意大利部队越过希腊边境时，力量薄弱的英国此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为了同中东地区的中立国站在一起，英国不得不支持希腊反抗入侵的斗争。然而，向希腊派遣的任何一支部队将不得不从驻埃及的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部队中抽调。空中支援的问题也同样很困难。一旦埃及的防御削弱了，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个地位就将丢失。

鉴于以上考虑，英国战时内阁同意向希腊提供弹药与资金，并派遣一支空军分遣队前去支援。此外，根据同希腊政府的协商，英国确定在克里特建立一个海军加油基地。当时，希腊正好不需要派部队支援，因为11月8日意军停止了向前推进，而且几天之后希腊发起反攻，将入侵者又赶回阿尔巴尼亚境内。由于意大利计划不周，各种保障不足，无论是在北非冒险中，还是在入

侵希腊的过程中，墨索里尼的那种以政治权术促进军事成功的图谋终归失败。墨索里尼非但没有赢得个人的声望，反倒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笑柄。

袭击塔兰托

由于意大利海军回避同英国舰队在海上进行决战，坎宁安试图袭击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内的舰艇。袭击塔兰托原定于10月21日，即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纪念日那一天实施，但因执行其他紧迫任务以及“光辉”号航空母舰遭受损伤，袭击行动延迟了两次。事实证明，推迟进攻日期对英国来说倒是幸运的，因为当英国于11月11日深夜最终袭击塔兰托时，意大利的6艘战列舰全都停泊在港内。

在最后关头，“鹰”号航空母舰出现了故障，只得落在后面。它上面的5架“剑鱼”式鱼雷机被转到“光辉”号航空母舰上。“光辉”号载着21架飞机抵达了攻击发起阵位。11月11日下午，最新的空中侦察照片送至“光辉”号上，这些照片显示了各艘意舰的位置。当第一攻击波的12架飞机逼近目标时，4架轰炸机脱离机波，飞往内港以牵制敌人，另有2架飞机也离开机波，向东投掷照明弹，为6架鱼雷机搜寻敌战列舰进行照明。第一次攻击进行得非常顺利，照明弹清楚地照出了攻击的目标。鱼雷机击中了“加富尔”号和“利托里奥”号，英方只损失了一架飞机。一小时之后，第二攻击波的8架飞机以同样的战术对敌舰实施了攻击。一条鱼雷击中“杜利奥”号，两条击中“利托里奥”号。在这次攻击中，英方仍然只损失了一架飞机。

这次对塔兰托的攻击，使意大利舰队只剩下“朱利奥·恺撒”号、“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和“多里亚”号等3艘战列舰。“加富尔”号此后再未出海，而“利托里奥”号和“杜利奥”号数月之内不能进

行战斗活动。幸存的意大利大型军舰在战斗结束后放弃了塔兰托基地，立即转移到那不勒斯。在这次袭击之前，意大利的空中侦察丝毫没有发现英国攻击部队的行动，也没有发现马耳他的运输船队。该船队成功地利用了袭击塔兰托的机会，完成了运输任务。在袭击塔兰托的过程中，英国还得到了额外的收获。英国的一支轻型兵力编队歼灭了一支有4艘船只组成的、驶往布林的西的意大利小型运输船队。

德国援救意大利

希腊抗击意大利入侵者的胜利和英国袭击塔兰托的成功，使得英国在地中海的形势大为好转。12月9日，韦维尔上将开始从埃及对利比亚展开了攻势。12月16日，夺取了塞卢姆；次年1月，攻克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2月1日，到达班加西。到2月9日，整个昔兰尼加突出部已全部掌握在英军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前哨阿盖拉已暴露在韦维尔的进攻部队的面前。

1940年冬和1941年初，英国地中海舰队担负了从埃及向韦维尔的前进部队运送补给品的重任。在执行这项任务中打前阵的是一个海岸中队。在运输过程中，该中队的小型船只遭受到从西西里基地起飞的飞机的袭击，损失惨重。但他们的活动充分显示了海军兵力在向沿着海岸前进的陆军部队运送重要物资时所具有的机动灵活性。当时，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必需的补给品如果沿着沙质道路或埃及西部沙漠上不完备的公路进行运送的话，即使是可能的，那也是相当困难的。

针对意大利在希腊、北非以及海上连续遭受到的挫折，德军最高统帅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研究如何扭转这种局势。早在1940年11月12日，希特勒就作出决定，有必要使意大利摆脱入侵希腊这一“不幸的大错”所造成的恶果。可是，当时德国正忙于其他事

情,譬如,调查人员正在对入侵俄国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进行讨论。当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官们着手解决地中海问题时,他们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使地中海成为轴心国的内湖。德国的第一步计划是,直接派部队穿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支援驻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部队,以确保罗马尼亚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第二步计划(即“菲力克斯”作战)是,使西班牙参加对英作战。如果西班牙不采取这一行动,则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它同意让德军自由通过其领土,以夺取直布罗陀。此项作战计划的内容之一是夺取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控制地中海的入口。如果法国反对德军通过其领土去夺取直布罗陀,那么,就占领整个法国。第三步计划是,派遣德国空军的一个航空军前往意大利,与意大利空军协同作战。最后一步计划是,向非洲派遣一支机械化部队,组成非洲军,由隆美尔将军指挥。

在1940年12月和1941年1月期间,在对舰攻击方面经过专门训练的德国第10航空军的约500架飞机从挪威调往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各机场,其任务是保卫轴心国至北非的海上运输,阻止英国运输船队通过地中海,并对马耳他实施空袭,使其处于瘫痪状态。

在德国空军的部分增援部队抵达后,英国一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于1月6日经直布罗陀驶往马耳他和希腊,担任护航的是H舰队的2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和若干艘驱逐舰。大约与此同时,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厌战”号和“勇猛”号战列舰、“光辉”号航空母舰以及7艘驱逐舰从亚历山大出发,前去接应这支运输船队,并为马耳他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其他运输船队担任护航。为了策应运输船队的行动,驻马耳他的英国飞机于1月8日袭击了驻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舰队,炸伤了“朱利奥·恺撒”号战列舰,迫使它和“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撤向距此战略要地较远的斯塔西亚。在这次袭击之后,“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便成了

意大利唯一可以作战的战列舰了。直布罗陀的H舰队白天经受了来自撒丁岛的意大利飞机的攻击，于1月9日晚安全返航，将运输船队移交给3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由他们护送前往马耳他。那天晚上，担任护航的巡洋舰击退了意大利驱逐舰的攻击，击沉意舰一艘。但英国的一艘驱逐舰被水雷炸伤，只好被拖往马耳他。翌日，一支意大利舰队从斯塔西亚出发前往西地中海搜索H舰队，可是，H舰队这时早已驶离意舰的搜索范围。

驻亚历山大的英舰队于1月9日夜间同来自直布罗陀的运输船队会合了。1月10日中午，他们在马耳他以西遭到了来自西西里的约50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意大利的飞行员通常从高空实施攻击，而德国飞行员则不同，他们冒着密集的防空火力，以高超的技术逼近目标后再实施攻击。德机集中火力对付“光辉”号航空母舰，并多次击中目标。“光辉”号靠操纵其发动机来掌握航向，向马耳他驶进。尽管德机下午的攻击使“光辉”号上燃起了大火，但它仍然于当天晚上驶抵马耳他港。第二天，“格洛斯特”号和“南安普敦”号巡洋舰在返回亚历山大的途中被敌机炸伤，后者损伤严重，不得不被己舰击沉。

在马耳他，“光辉”号又多次遭到敌机的袭击，但海军船厂的工人们临时将它修复。1月23日夜，它悄悄地驶离了马耳他港，并安全抵达亚历山大。由于“光辉”号必须前往美国进行大修，而“鹰”号又不能使用，地中海舰队一度缺少航空母舰。英国海军部立即将“可畏”号航空母舰从南大西洋调往地中海。

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对马耳他进行3—4次攻击；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地中海东端。1941年1月底，德机从多德卡尼斯群岛起飞，开始向苏伊士运河投布大量水雷。2月份，运河不得不经常停止通航。由于德国空军的干预，经过短暂的一个月时间，地中海的局势便发生了逆转。

英国舰船在地中海上航行是极端危险的。唯一能够向中东的

英国陆军提供补给的航线是绕过好望角，然后通过红海与苏伊士运河。但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航线。这些绕道好望角、被称作“温斯顿的特使”的定期运输船队专为中东司令部运送兵员、补给品、坦克和弹药。实际上，这条航线也并不安全。除了来自大西洋德军的明显威胁外，意大利在苏伊士东南部也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其中7艘驱逐舰、2艘摩托鱼雷艇和8艘潜艇驻泊在印度洋的基斯马尤和红海的马萨瓦。1941年1月，英军在舰队的支援下开始从肯尼亚和苏丹发动攻势，以期将意大利军队从东非驱逐出去。2月，意大利放弃了基斯马尤港；4月初，英军夺取了马萨瓦。意大利的两艘驱逐舰被“鹰”号航空母舰上的鱼雷机炸沉，另一艘搁了浅。驻东非的意海军的残余舰艇不是被凿沉，就是仓皇逃离。于是，美国总统便根据中立法案要求红海向美国船只开放。这样一来，英国的运输船队在接近其目的港时也可以免遭敌人的攻击。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地中海舰队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由于德国对希腊的武装干涉，希腊政府同意了英国陆军和空军在希腊本土作战，为了援助希腊作战，韦维尔在尚未到达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时就不得不停止前进。尽管如此，英国战时内阁仍然认为，援助希腊的政治意义高于一切。于是，护送3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旅及其补给品的重任便落到了地中海舰队的肩上，它必须向爱琴海投入大量的兵力。所以，它几乎没有力量去对付前往利比亚的意大利运输船队。结果，英国在北非的地位岌岌可危，因为在3月间，意大利的舰船运载着隆美尔的非洲军通过了地中海。

英国援助希腊的第一支运输船队于3月5日驶往比雷埃夫斯，以后平均每三天有一支运输船队驶往那里。3月26日夜，意大利的用于爆破的汽艇在苏达湾炸沉了一艘英国巡洋舰。几天之后，意大利的一艘潜艇又击沉了另一艘英国巡洋舰。但是，在大约6周的时间内，英国地中海舰队向希腊完好无损地运送了58 000名部队及其装备和补给品

马塔潘角海战(1941年3月28日—29日)

在德国人的迫使下，意大利海军计划使用他们最后一艘能够作战的战列舰“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以及8艘巡洋舰和许多艘驱逐舰去攻击前往希腊的英国护航运输队。据德国空军第10航空军声称，他们已重创英国的“厌战”号和“巴勒姆”号战列舰。所以，意大利海军以为，英国在这个地区只有一艘战列舰可以同他们抗争。根据这个错误的判断，意大利舰队在安杰洛·亚基诺海军上将的率领下贸然出航。

3月27日上午，德国和意大利的岸基飞机在海上进行了搜索，但没有发现目标。中午左右，意大利舰队在西西里以东大约80海里处被一架英国水上飞机发现和踪跟。鉴于这种不利的情况，意大利海军司令部命令北翼的巡洋舰战斗群在主力部队发起攻击之前与其会合。3月28日晨，“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战列舰在克里特岛西端以南海域，在驱逐舰的警戒下正向东南方向航行。在它前面7海里处是一个由3艘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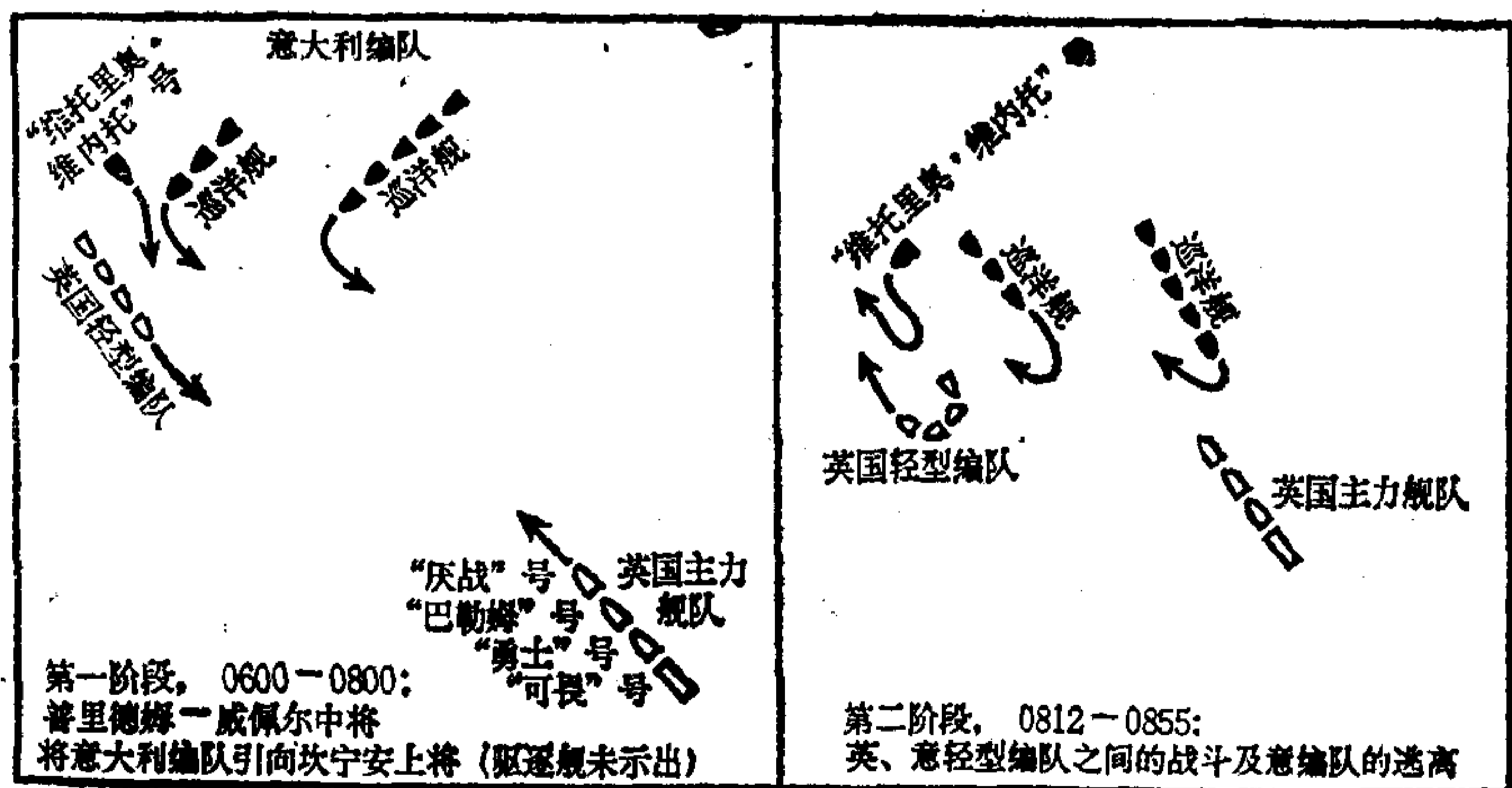


图8 马塔潘角海战示意图(1941年3月28日)

其东面25海里处是一支由5艘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组成的北翼战斗群。

由于预先得到在意大利的英国情报机构的警告，坎宁安上将已采取了措施准备对付意大利的挑衅。他将在航的运输船队遣返后，便命令H.S.普里德姆-威佩尔中将率领他的巡洋舰与驱逐舰编队驶离希腊，并于3月28日晨在克里特岛以南同他会合。3月27日天黑以后，坎宁安上将乘坐“厌战”号战列舰，率领“勇士”号、“巴勒姆”号战列舰和新到的“可畏”号航空母舰，以及9艘驱逐舰从亚历山大港出发。

3月28日凌晨，“可畏”号上起飞的搜索飞机发现了意大利的巡洋舰战斗群。几乎与此同时，“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上的一架侦察机也发现了普里德姆-威佩尔的轻型编队。几分钟后，普里德姆-威佩尔又发现了一支意大利轻型编队。正如在日德兰海战中一样，双方指挥官都不知道对方的主力编队就在附近；而且也正如日德兰海战中的贝蒂将军一样，普里德姆-威佩尔转而将他所发现的敌人轻型编队引向坎宁安的战列舰那里。于是，双方在海上边打边跑，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但双方都无命中。8时55分，鉴于意舰快进入英国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亚基诺便命令他的轻型编队停止战斗。普里德姆-威佩尔则折身紧紧跟踪撤退的敌舰，以免失去目标。为了防止英国轻型编队遭到敌人的伏击，坎宁安命令“可畏”号对意大利尚未参战的巡洋舰战斗群实施鱼雷攻击。但由于距离太远，在鱼雷机尚未到达目标上空时，战局又发生了巨变。11时，普里德姆-威佩尔的旗舰“奥赖恩”号上的瞭望哨发现了“维托里奥·维内托”号，紧接着“维托里奥·维内托”号用15英寸（381毫米）的火炮准确地向“奥赖恩”号进行射击。在“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战列舰和意巡洋舰的夹击下，普里德姆-威佩尔在烟幕的掩护下调头南下。这时，“可畏”号上的鱼雷机才赶到现场，并对意大利战列舰实施了攻击。尽管它们没有命中敌舰，但却阻止了亚基诺的

追击。随后，“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战列舰在英舰的追击下以25节的航速向基地驶去。

为了迟缓敌舰队前进，以便使英国战列舰追赶上来，“可畏”号航空母舰在随后的数个小时内对意大利舰队进行了反复攻击。15时20分，一条鱼雷命中“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使它暂时停了下来。但一个半小时之后，它又以19节航速继续前进。在这同时，坎宁安命令普里德姆-威佩尔率巡洋舰以30节的速度加紧追击，试图同逃跑的意大利舰队保持目力接触。而战列舰编队则以最大速度（24节）紧紧尾追。由于英国人对“维托里奥·维内托”号的航速低估了4节，因而英舰队的截击航向远离了目标。为了补救这一不测之事，坎宁安下令“可畏”号的鱼雷机再次对敌进行攻击。结果，这些飞机成功地拦截了意大利的“波拉”号巡洋舰，而意大利的主力编队却继续逃往基地。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海上较量，战斗趋向缓和。普里德姆-威佩尔因错误地判断了敌舰的航向和航速，在驶过受伤的“波拉”号之后，失去了与敌舰的接触。随后赶到的英国战列舰将回头援助“波拉”号的意大利巡洋舰编队误认为英舰。但英舰队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遂与意大利巡洋舰编队进行了交战，并击沉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其中包括“波拉”号巡洋舰。其余的意大利军舰后来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马塔潘角这一仗，英国在战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英方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尽管“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侥幸逃脱，但英方还是击沉了意大利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英国的一艘巡洋舰受到轻伤，另外还损失了一架飞机和一名飞行员。德国空军的飞机姗姗来迟，虽对英国舰队进行了袭击，但对英舰没有造成损失。

在地中海的局势似乎处于暗淡时期，英国舰队居然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这极大地提高了地中海舰队和英国国民的士气。这个

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意大利舰队不敢贸然驶出港口，肆意干扰英国舰队在希腊和克里特岛附近海域的活动。

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失守

英军待在希腊的时间并不长久。4月6日，德国陆军从保加利亚侵入南斯拉夫南部地区和希腊。当时，在地中海地区，英国皇家空军只有80架战斗机，另有2个中队的远程轰炸机可以在夜间从埃及出发执行任务；而德国空军的第4航空军却有800架飞机支援作战。在兵力居优势的德军包围下，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军队开始后撤。4月17日，南斯拉夫投降。希腊人已经断定他们要失败。为了使国家不再遭受战争的蹂躏，希腊国王提出了非正式建议，要求英国不再向希腊派遣部队，并撤走已在希腊的英国部队。英国战时内阁立即同意从希腊本土撤军。于是，所有驻希腊的英军开始退到搭载港。4月24日，希腊投降。就在这一天的夜晚，英军开始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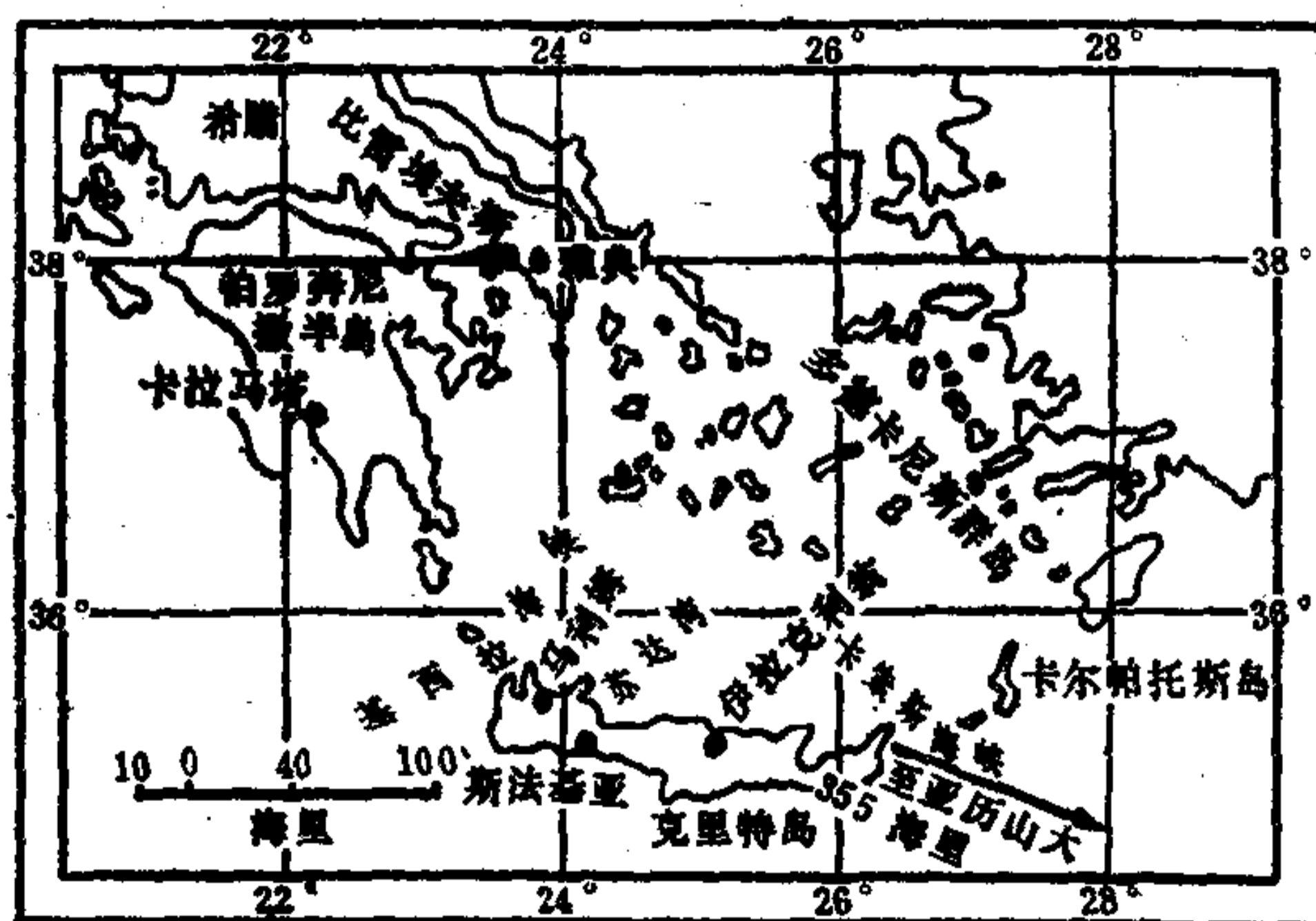


图9 希腊南部和克里特岛略图

这次撤退甚至比敦刻尔克撤退还要艰难。为此，英国地中海

舰队出动了7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21艘运输舰，还有许多小艇。由于4月初比雷埃夫斯港内有一艘军火船爆炸，致使港口被炸毁，英军只好设法从雅典地区的三个滩头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三个滩头撤退。为了避免遭受敌机空袭，担负撤退任务的舰船奉命于天黑之后一小时靠近滩岸，并于3时前离开。整个撤退工作持续了6天之久。在撤退过程中，没有任何飞机担任空中掩护，各搭载港又非常分散，而且组织工作也不如敦刻尔克撤退时组织得有力。在这次行动中，英国舰船的损失惨重。但是，50 000多名英军最终得到了挽救。此外，希腊海军的1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4艘潜艇也逃往亚历山大。

尽管英军被迫撤离希腊，但他们仍决心扼守克里特岛。鉴于克里特岛是控制东地中海航运的战略要地，英国战时内阁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特岛。他们把从希腊撤出的大批部队用于加强克里特岛的防御。但是，除了舰队能够提供备件的那些飞机之外，英国绝大多数飞机因损失了备件全部撤回本土。另一方面，克里特岛距德国在希腊新建的空军基地只有60海里，距东面的卡尔帕托斯岛上的意大利机场只有45海里。很容易遭受敌人的空袭。

5月20日黎明，预料之中的德国进攻终于发生了。由530架飞机和100架滑翔机运送的第11航空军的16 000名空降部队担任主攻；接着，7000名预备队则从海上运往克里特岛。8时，滑翔机由运输机拖曳着，将部队运送到马利姆机场西部；15分钟后，伞兵部队开始在机场以东降落。截至这一天终了时，第7空降师的5000名空降兵已全部着陆。马利姆机场虽然仍在英国的炮火控制之下，但已部分落入德军手中。雷西姆农和伊拉克利翁机场也遭到了德军的进攻，但攻势并不那么猛烈，那里的英军守住了阵地。翌日，德军利用马利姆机场不断增加兵力，但许多飞机降落时撞毁在布满弹坑的机场上。

为了防御敌人从海上对克里特岛进攻，坎宁安上将将他的兵力分成三个战斗群。两个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白天分别停泊在克里特岛以东和以西海域，以便在夜间或敌舰出海时在克里特岛北面巡逻。英国的主力战斗群包括“勇士”号和“厌战”号战列舰、1艘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他们负责提供全面支援。5月21日夜，一支巡洋舰编队在克里特岛西端附近海域巡逻时，在该岛以北20海里处遇到一支入侵的德国小型艇队。英舰一举击沉其中的15艘，艇上所载部队4000人均被淹死在海中。由于弹药不足，这支英国巡洋舰编队撤向西面与战列舰编队会合。与此同时，向西北方向巡逻的另一支英国巡洋舰编队击沉另一支德国运输船队的几艘小船，并将这支运输船队赶走。

鉴于当时天已大亮，英舰的弹药不足，加之又遭受敌机的猛烈袭击，英舰队指挥官对敌人运输船队的撤退已感到满足，因此，停止了追击，向西南方撤退，并请求战列舰编队给予支援。可是，当英国的两支编队还未来得及会合时，两艘巡洋舰就被炸伤。13时30分，轴心国的飞机命中“厌战”号战列舰，炸沉一艘驱逐舰。英编队派出两艘巡洋舰前去援助负伤的驱逐舰，其中一艘于15时50分在基西拉海峡被敌机炸沉。约一小时之后，又一艘战列舰被炸伤。在尔后的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另一艘巡洋舰两次被命中，最后终于沉没了。在这一昼夜的激战中，无一名德军士兵从海上到达克里特岛。然而，尽管英国地中海舰队有效地抗击了来自海上对克里特岛的入侵，但5月22日，德国的空降部队修复了马利姆机场，并开始以平均每小时20架次运输机和拖曳式滑翔机的速度向岛上运送部队。

在随后的几天中，英军在海上和陆上的战斗大为失利。5月23日，前往亚历山大的两艘驱逐舰被敌机炸沉。26日，在攻击卡尔帕托斯岛上的机场时，“可畏”号航空母舰和另一艘驱逐舰遭受重创。在陆上，德军在向苏达湾突破，那里的英国守军开始越过

山地向南部海岸的斯法基亚撤退。那天深夜，英军决定撤离克里特岛。次日晨，“巴勒姆”号战列舰在掩护轻型兵力撤离苏达湾时被击伤。

和从希腊撤退时一样，克里特岛的撤退不得不在夜间进行。5月28日，遵照坎宁安“坚持到底，决不能撤下陆军不管”的指示，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从亚历山大驶向伊拉克利翁地区。这时，舰员们已疲惫不堪。英国的一艘巡洋舰在向目的地接近时被敌人击中，不得不退出战斗，其他舰只在那天晚上共搭载了4000名部队。返航途中，一艘受伤的驱逐舰由于其舵机失控，只好被废弃。此外，敌机还炸沉英国的一艘驱逐舰，炸伤一艘驱逐舰和两艘巡洋舰。有一枚炸弹在“奥赖恩”号巡洋舰上挤满人群的舰员餐室中爆炸了，炸死、炸伤所载部队540人。整个部队中，伤亡和被俘共计800人。

从克里特岛南岸的斯法基亚撤退的部队，损伤自然小一些。5月29日夜，4艘巡洋舰、1艘快速运输舰和3艘驱逐舰搭载了7000名部队离开了该岛，只有1艘巡洋舰受到损伤。与此同时，雷西姆农地区的英军向敌人投了降。第二天晚上，又有4000名部队从斯法基亚撤退，这次英国仍然只损失了1艘巡洋舰。

在这次撤退中，英国皇家海军从克里特岛挽救了17 000名部队，但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被击沉，另有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被击伤，伤亡人数达2000多人。虽然英军一共伤亡了13 000人，但由于他们的顽强抵抗，德国损失了400架飞机以及15 000至20 000名部队，其中包括德国唯一的空降师的5000名官兵。英国在克里特岛所进行的抵抗实际上挽救了马耳他，因为经过克里特岛的战斗，德国已没有空降部队可以参战了。

然而，在克里特岛战役之后，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的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尽管在5月初一支由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6艘新型驱逐

舰组成的增援部队抵达地中海,可是,在6月初,英国地中海舰队只有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艘驱逐舰可用以作战。从亚历山大至马耳他的英国补给线的北侧受到了克里特岛上的德国空军的威胁。马耳他因补给不足,力量不断削弱,而轴心国通往北非的补给线却更加安全。

在中东地区,英国驻埃及的陆军部队的东翼和海军的油料补给也受到了威胁。4月初,亲轴心国的拉希德·阿里夺得了伊拉克政府的大权。18日,英国海军部队在驻印度的海军司令的率领下支援了在巴士拉的登陆,从而使拉希德·阿里很快逃往伊朗。根据双方达成的一项协定,英国和苏联的部队于8月开进伊朗,以防德军攻占这个国家。

在叙利亚,德国间谍在亲维希法国的殖民政府反英情绪的鼓动下活动猖獗。法国在叙利亚有一支小型舰队,它包括2艘超级驱逐舰、3艘潜艇、1艘小型护航舰和1艘巡逻艇,其中驱逐舰上装备有5门5.5英寸(140毫米)口径火炮,航速可达40节。为了对付法国这支小型舰队,英国地中海舰队派出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前往巴勒斯坦的海法。6月初,一艘快速武装运输舰在另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的支援下将英军运往叙利亚登陆;与此同时,其他英国和自由法国的部队则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前进。三天之后,双方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但是,在海上战斗结束之前,法国的一艘超级驱逐舰重创了一艘英国驱逐舰;此外,法国的飞机重创了其他两艘英国驱逐舰;在另外两艘巡洋舰的增援下,英国军舰和飞机击沉一艘前往叙利亚为法国运送武器的超级驱逐舰,击伤两艘在叙利亚的驱逐舰。除此之外,他们还击沉一艘潜艇和两艘商船。

隆美尔发起进攻

正当英国妄图挽救希腊和克里特时，埃及边境上隐约出现了一场灾难。早在1941年3月，德国非洲军就已到达利比亚，但隆美尔首先关心的是如何阻止韦维尔对的黎波里的进攻。隆美尔本人于2月份到达利比亚，他到达后就致力于加强意大利的防御。他组织了一批小型近海船只，以的黎波里为基地向锡尔特港，后来又向锡尔特港以东250海里的阿里角运送补给品。由于意大利人没有沿利比亚海岸铺设铁路，他必须从海上进行补给。德国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通知隆美尔，德军必将在北非发动进攻，而且他不可能指望得到增援。然而，隆美尔感到德军要固守住沙漠中有限的几个目标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执行陆军总司令的指令，即便他夺取了班加西，也不可能守住它。为了获取一个阵地来保卫他的翼侧，他必须占领整个昔兰尼加地区。

虽然隆美尔曾下命令在5月底以前不准备发动一次即便是有限的进攻，但他担心延迟行动可能会使英军有机会加强阿盖拉-比尔·苏伊发防线。于是，隆美尔于4月2日发动了进攻。由于韦维尔已将其部分部队派往希腊，并被迫将驻利比亚最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换成了刚从本土调来的未经实战锻炼的部队，因而他抵挡不住德军周密组织的进攻，不得不下令部队后撤到班加西，而且必要时还将进一步后撤。

德军在发动进攻的当天就夺取了阿杰达比亚。后来隆美尔又接到报告说，英军已撤出班加西。正在这个时候，非洲意军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将军考虑到隆美尔的行动已超出罗马指示的范围，并且在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支援，因而他企图行使他的权力，阻止隆美尔的前进。而隆美尔不愿失去这个有利的时机。正当他们为此争执不下时，隆美尔接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封电

报，最高统帅部完全同意他自行采取行动。此后，非洲军迅速向前推进，第二天便夺取了班加西。他们径直穿过昔兰尼加的凸出部，于4月8日抵达德尔纳，并夺取了该城，俘获了800名英军。

接着，隆美尔的部队继续向托卜鲁克挺进。当时英国的沿海舰艇中队正从海上向这个地区加紧运送增援部队。隆美尔对托卜鲁克发动的数次攻击均未获得成功，其原因除了英军的顽强抵抗之外，还由于他使用了没有战斗经验的意大利部队，以及德国空军只顾对托卜鲁克实施战略轰炸，而忽略了空中战术支援。于是，隆美尔决定绕过托卜鲁克，向位于埃及边境上的塞卢姆进攻。他希望在那里巩固德军的防线。到5月底，非洲军在塞卢姆-哈尔法亚-西迪俄马三角地区建立了一个坚固的阵地，企图在那里为进攻埃及积蓄补给品

5月，一支代号为“老虎”的特别运输船队运载着238辆坦克抵达埃及。这是英国几个月来从直布罗陀首次成功地驶抵亚历山大的一支运输船队。有了这些坦克，韦维尔将军便可对隆美尔的阵地发起反攻。6月15日，英军在大量战斗飞机的掩护下实施反攻。这次反攻的代号为“战斧”作战。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军反攻失败。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取代了韦维尔将军，继任中东英军总司令的职务。此后，北非战线的形势稳定了数月之久，不论英方或者德方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一场进攻。由于托卜鲁克仍掌握在英军手中，隆美尔无法向马特鲁港的前哨阵地前进。在马特鲁有一个机场，如果隆美尔占领了该机场，他就能对亚历山大、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实施空袭。

1941年春、夏两季，英国的沿海舰艇中队在北非沿海担负着对被围困的托卜鲁克的物资补给任务。8月，沿海舰艇中队又承担了驻守托卜鲁克的19 000名澳大利亚军队换防的运输任务，澳大利亚自治领政府打算用这支力量在本国抵御日本的威胁。因此，负担过重的沿海舰艇中队肩上的担子又进一步加重了。截至10月底，沿

海舰艇中队完成了换防运输任务，同时还向托卜鲁克运送了8000吨物资。11月，奥金莱克终于发动了进攻，于12月10日为托卜鲁克解了围。两个星期后，英军抵达了班加西。在托卜鲁克被包围的242天中，沿海舰艇中队向这里运送了大约33 000名部队，92门炮，72辆坦克和34 000吨补给品；同时，还从这里运走34 000名部队，7500名伤员和7000名俘虏。在整个这次支援行动中，沿海舰艇中队损失2艘驱逐舰、1艘布雷舰和24艘小型船只，另有6艘商船被击沉。此外，还有7艘驱逐舰、1艘武装运输舰、19艘小型船只和7艘商船被击伤。

补 给 战

1941年夏，北非的德、英双方都在加紧积蓄兵力。德国在巩固了他们在希腊、克里特和昔兰尼加的战果后，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轴心国的海上运输力量向北非运送部队和补给品。为了阻止德国的战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给隆美尔，英国不得不依赖于马耳他。

马耳他约位于地中海的中心，它不仅作为舰船往返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的一个中间停靠站，而且它正好横跨意大利至利比亚的通常航线。驻马耳他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迫使德、意运输船只不得不绕道航行，以避免英国飞机的空袭，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德、意向北非进行运输的能力。马耳他，作为英国舰队的一个基地，能够威胁意大利和德国的运输船队，迫使意大利舰队投入大量的护航兵力，而且不得不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当马耳他岛上的力量强大时，前往北非的轴心国的运输船只有将近五分之一被击沉到海底；当该岛上的力量薄弱时，轴心国有95%以上的运输船只安全地驶抵目的地。图11说明了马耳他在地理上的重要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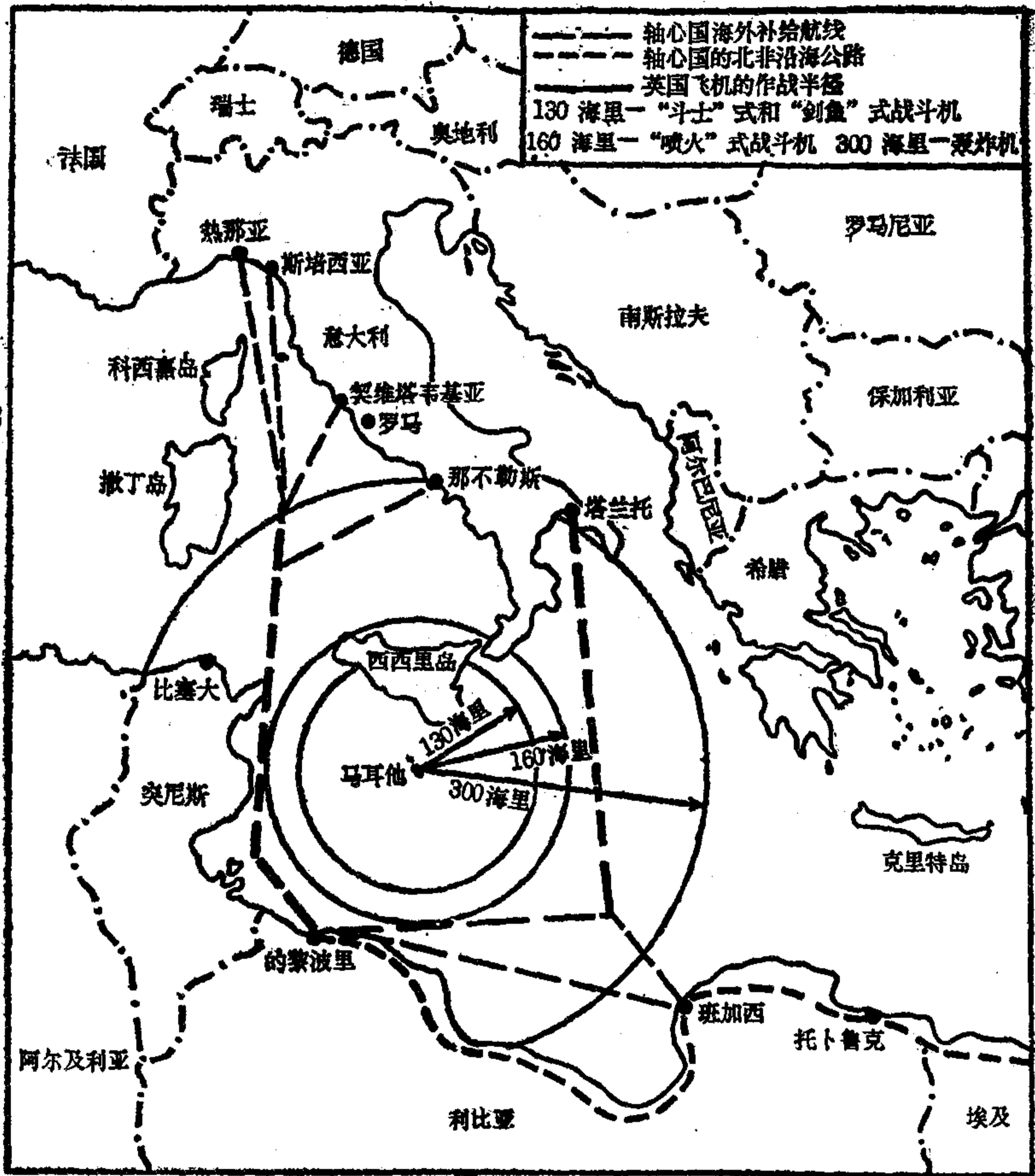


图10 马耳他的重要地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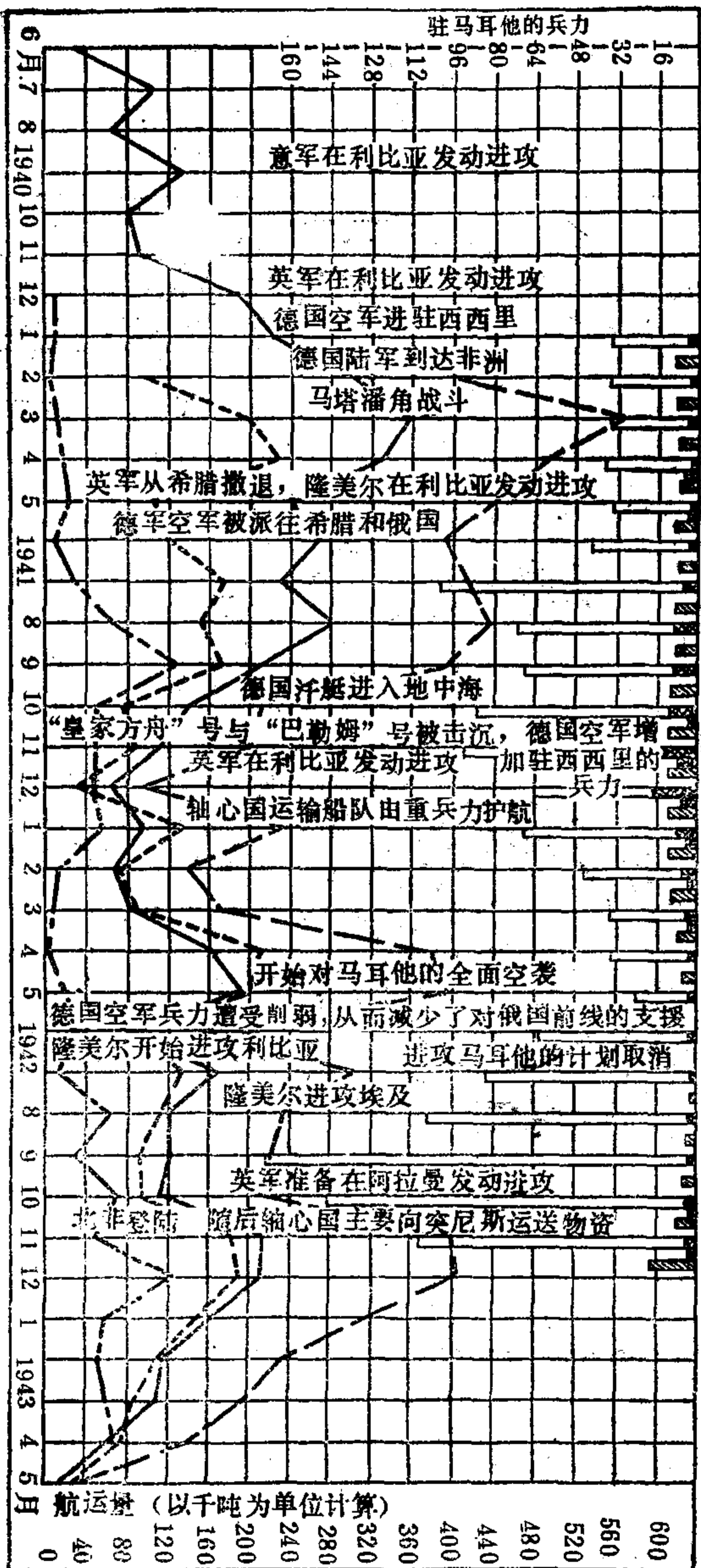


图11 英军驻马耳他兵力对轴心国横越地中海海上运输的战果示意图

为了确保对马耳他的补给，英国决定每个月派出一支有强大护航兵力的运输船队前往那里，由于考虑到德、意空军可能进行猛烈的空袭以及意大利舰队的威胁，英国不得不对护航运输队提供强有力的空中掩护。在通常情况下，两支运输船队分别从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出发，同时通过地中海。H舰队将直布罗陀运输船队护送到西西里海峡，而地中海舰队则将亚历山大运输船队一直护送至马耳他。尽管英国尽了一切努力，但由于敌人的猛烈空袭，运输船队经常不能顺利通过。

由于英国海军在希腊战役中损失严重，因而在1941年春末和整个夏天，它无法向马耳他派遣军舰。但是在其他几个方面，马耳他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这主要是因为6月间德军将第10航空军从西西里调往希腊，以便将驻希腊的第4航空军的一半兵力抽调到俄国。同时，英国的潜艇和飞机不断地破坏轴心国通往北非的海上交通。在1940年的前半年中，轴心国向北非运送了大约2 372 000吨的物资，其中损失了近80 000吨，损失率为3.4%；在后半年中只运送了1 750 000吨物资，但损失了将近400 000吨，损失率为22.7%。

为了加强马耳他的进攻能力，1940年10月英国派出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K舰队进驻马耳他。11月8日夜，它们拦截了一支前往的黎波里的运输船队，该船队有7艘德国补给船，由2艘意大利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担任护航。英国K舰队击沉了所有的7艘补给船和1艘护航的驱逐舰。第二天，英国潜艇又击沉了另一艘意大利驱逐舰。约两个星期后，K舰队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发现了两艘油船和两艘护航的驱逐舰。结果油船被击沉，护航的舰只逃脱了。11月底，K舰队又增加了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实力得到了加强。12月中旬，K舰队的4艘驱逐舰遇到2艘向的黎波里匆匆运送汽油的意大利巡洋舰。在英舰的打击下，这两艘意大利巡洋舰中弹起火。

1941年11月18日，英国第8集团军再次发起进攻，向班加西迅速挺进。由于轴心国的海上运输损失严重，部队得不到增援，隆美尔在出色地进行一次反击之后被迫撤退。他将部队一直撤到阿杰达比亚，等力量加强之后再继续进攻。

英国K舰队和其它驻马耳他部队的胜利以及德军在昔兰尼加的失利，使得德军最高统帅部重新考虑地中海的问题。尽管希特勒被他在俄国发动的战役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但其他将领，特别是雷德尔深知地中海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德国海军参谋部极力要求采取措施，以充分利用意大利舰队来保卫前往北非的运输船只。然而，1941年8月当希特勒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他不顾雷德尔和邓尼茨的忠告，命令派遣潜艇前往地中海；而雷德尔和邓尼茨则希望在大西洋保持全力以赴的攻势。头两批潜艇先后于1941年9月和11月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不久便突然出现在地中海。11月11日，U-81号潜艇击沉“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12天后，U-331号潜艇又将“巴勒姆”号战列舰打发至海底，该艇在完成攻击后机动逃跑时失去了控制，安全下潜到820英尺*的深度，这比它的设计深度还深490英尺。

接着，德国又采取了一些行动以加强地中海战场的力量。1月，希特勒派遣阿尔伯特·凯塞林元帅前往意大利任南方部队总司令。他命令凯塞林夺取并掌握西西里海峡的制海权与制空权。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将第2航空军派往西西里。

为了将斗争坚持到底，意大利同意派遣重型军舰为一些重要运输船队护航，并企图进一步对英国港口实施攻击。1941年12月19日，意大利潜艇“希雷”号在亚历山大港发射了3条双人鱼雷**（即一种带有可分离战斗部的袖珍潜艇），重创英国的“伊丽莎白女

* 1英尺=0.3048米。

** 有些外文资料称“人操鱼雷”。——译者

王”号和“勇士”号战列舰。约在同一时间，曾击沉“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U-81号潜艇又击伤了英国的“马来亚”号战列舰，从而使英国地中海舰队无一艘能够作战的重型军舰。当时日本已经参战。由于日本飞机在几天之前击沉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英国地中海舰队所损失的军舰也得不到补充。

更为糟糕的是，12月19日，K舰队的3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在的黎波里附近海域闯入雷区，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被炸沉，另外两艘巡洋舰被炸伤。这场灾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轴心国的一支大型运输船队安全地驶抵的黎波里。

由于轴心国采取了上述措施以及英军遭受到严重损失，轴心国在中地中海的海运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因此，隆美尔又恢复了在北非的攻势，并在1942年的头两个月中夺回了昔兰尼加。与此同时，轴心国还加强了对马耳他的空袭。

尽管11月11日英国增援守岛的战斗机抵达了马耳他，可是12月份，敌人的空袭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75次。在1942年的前4个月中，由于德国空军向西西里增派了大量飞机，德军每月对马耳他的空袭多达200至300次。3月底，一次可运载12架“喷火”式战斗机的英国“鹰”号航空母舰在进行维修。应丘吉尔的个人请求，罗斯福总统于4月初派遣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向马耳他运载飞机。该舰有很大的容量，大约可搭载60架“喷火”式战斗机。但是几天之内，这些飞机全部被摧毁。在那一个月中，德军向马耳他投下的炸弹多达6700吨。因此，英国不得不将那些尚能机动的水面舰艇撤离马耳他。英国潜艇凭借着油料与弹药继续活动，但5月初驻马耳他的最后一批潜艇也撤往亚历山大。5月9日，“黄蜂”号航空母舰再次向马耳他运去了60架“喷火”式战斗机，这些飞机在运抵后的当天和第二天便与敌机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空战。在上述这些战斗结束时，凯塞林元帅认为他已完成了摧垮马耳他防御的任务。

1942年3月，马耳他濒于弹尽粮绝。在这种形势下，驻北非的所有英国部队全力以赴，试图保护一支运输船队顺利通过德军封锁。英国第8集团军对托卜鲁克附近的轴心国机场实施了牵制性的攻击。英国皇家空军攻击了昔兰尼加和克里特的机场，从利比亚和马耳他起飞的飞机执行了空中侦察和突击任务；此外，英国皇家空军还为运输船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空中掩护。3月20日夜和21日夜，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和海军航空兵的一个中队轰炸了利比亚的德尔纳港。地中海舰队因力量受到削弱，只能派遣3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担任掩护，派出1艘防空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为这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护航。另外，还派出6艘驱逐舰沿着北非海岸进行反潜巡逻。航行中，1艘驱逐舰被击沉，其余5艘驱逐舰与来自马耳他的1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一同加强了掩护兵力群。

3月22日上午，运输船队多次遭到敌人的空袭，但无任何损失。下午，亚基诺海军上将率领的一支意大利舰队（由“利托里奥”号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在锡尔特北部拦截了英国舰队。英国舰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利用烟幕作掩护，并以驱逐舰攻击相要挟，成功地活动在运输船队和意大利舰队之间，坚持与敌人周旋到日落。意大利舰队为了避免夜战又一次撤走。运输船队中有两艘船只安全抵达马耳他。但这只不过是一次有名无实的胜利，因为随后敌机对港口进行了猛烈的空袭，炸沉了另外两艘锚泊的补给船，船上的26 000吨货物仅卸下了5000吨。

6月，马耳他守军面临着饥饿，英国海军部再次竭尽全力，分别从亚历山大和直布罗陀派出两支运输船队。第一支运输船队有11艘船只，由7艘巡洋舰、26艘驱逐舰和数艘小型舰艇护航，还有1艘老式没有武装的战列舰“百人队长”号冒充主力舰以欺骗对方。此外，9艘潜艇在运输船队航线的北侧进入阵位，准备在意大利舰队一旦出航就对它实施拦截。运输船队在航行时，

英国还出动了航空兵进行最大限度的空中掩护。

意大利舰队不顾英国飞机与潜艇的攻击，照常来袭。结果一艘巡洋舰被英国潜艇击沉，“利托里奥”号战列舰也被英机发射的鱼雷击伤。尽管意大利舰队始终没有接触到英国舰队，但英舰在对付敌人的空袭时耗尽了弹药，维安将军不得不命令运输船队返回亚历山大。

从直布罗陀向东航行的运输船队比较走运。当它驶至撒丁海峡时遭到意方的猛烈空袭，接着又在西西里海峡遭到一支意大利驱逐舰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运输船队的6艘船中有2艘突破了敌人封锁，安全驶抵目的地，从而使马耳他的补给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

轴心国计划夺取马耳他

1942年春，德、意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了在北非向前推进到苏伊士和夺取伊朗油田，他们必须首先摧垮或夺取马耳他，因为驻守马耳他的英军仍然严重威胁着轴心国的海上运输。于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于4月底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双方同意在隆美尔的北非进攻开始后于7月向马耳他发动攻击。隆美尔在推进到埃及边境时将停止前进，以便将德国空军的飞机用于马耳他作战。计划规定，主攻部队将由新训练的德国空降部队担任，并由意大利海军及舰载的部队进行支援。但希特勒并非全力支持这一作战方案，因而总是托词回避。他希望隆美尔能够夺取托卜鲁克。这样，轴心国则可利用托卜鲁克作为那些经过克里特岛的舰船的一个补给港，从而可以避免驻马耳他的飞机的袭击。

5月26日，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德军于6月19日到达托卜鲁克，并于翌日突破英军的环形防御。6月21日，托卜鲁克失陷。为此，希特勒提升隆美尔为陆军元帅。隆美尔说，“我宁愿他多给我一

个师的兵力。”德军在夺取托卜鲁克时缴获了大量的补给品。由于这意外的收获，以及托卜鲁克港已掌握在手，隆美尔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借此势头向埃及推进。希特勒认为这正是借口放弃进攻马耳他的好机会，于是，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以热烈的言辞描绘了进攻埃及的大好时机，并要求墨索里尼同意隆美尔夺取苏伊士。墨索里尼只好默许。不久，轴心国便决定将马耳他作战推迟到9月进行，后来又自行取消。

隆美尔奋力向埃及进攻，夺取了马特鲁港和那里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后来，一件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希特勒将原计划增援非洲的部队调往俄国前线。隆美尔所申请的7月份的60 000吨补给品，只运去了3000吨。他只有靠缴获英国的物资使部队继续前进。有时，他的运输工具中85%是缴获来的英军车辆。因此，他不得不在距亚历山大只有60英里的阿拉曼停止了前进。

地中海战争的转折点

英国与轴心国之间再次展开了一场补给战。轴心国向北非运一次物资为时只需3天；而英国的海上运输却不得不绕道好望角，每次航行需3个月。隆美尔所需要的主要是食品、燃油和轻型车辆，而英国则急需坦克。托卜鲁克失守时，美国送给英国300辆崭新的“谢尔曼”式坦克和100门105毫米自行火炮。

自从日本参战并在印度洋发动攻势以来，英国一直担心轴心国会马达加斯加的迪耶果-苏瓦雷斯兴建基地。因为从这个基地，德国或日本的海、空军不仅可以威胁印度，而且还可以打击驶往埃及的英国运输船队。马达加斯加属于法国*，但英国对维希政府不大相信，尤其在获悉达尔朗海军上将于年初访问了德国，以及

* 马达加斯加于1896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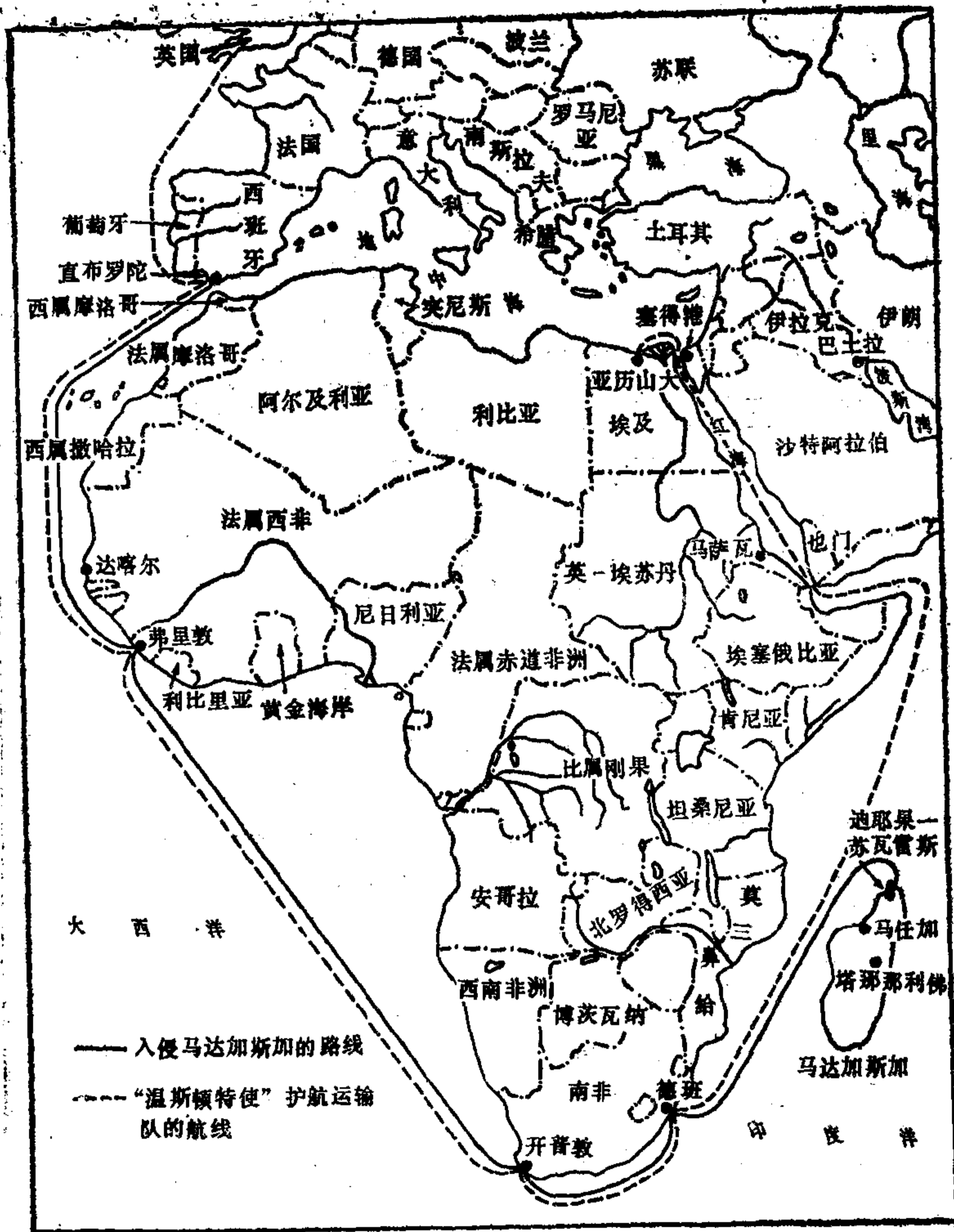


图 12 在马达加斯加的作战示意图(1942 年 5月)

在维希政府将法属印度支那转让给日本之后，英国对维希政府更是失去了信任。显然，维希政府希望同胜利的一方为伍，他仍然相信轴心国最终会取得胜利。因此，英国制订了夺取马达加斯加的“铁甲舰”作战计划。

执行“铁甲舰”作战计划的舰艇包括“光辉”号和“无敌”号2艘航空母舰，“拉米伊”号战列舰，2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以及一些小艇，15艘运输舰和突击舰船，其中重型舰只均来自H舰队。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则由本土舰队派出的舰只来补充，而本土舰队则由美国向斯卡帕湾临时派出一些重型军舰加强之。

1942年5月5日4时30分，英军开始进攻迭戈苏瓦雷斯。进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50名陆战队员从翼侧发起攻击，挫败了守军的锐气。经过数小时的战斗，迪耶果-苏瓦雷斯便落于英军手中。几个星期之后，英军又拿下了马任加和塔那那利佛。维希政府的官员们被取代之后，岛上的居民普遍支持盟军。

随着好望角航线的危险已被消除，英国对中东的增援迅速地得到了加强。在埃及，英国大约有630 000部队。丘吉尔急欲对沙漠发动一次进攻。在托卜鲁克失陷后不久，丘吉尔便决定去开罗亲自查实奥金莱克将军延误对隆美尔预定的进攻的原因。他了解到，奥金莱克由于过分重视了他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责任，因而看不到北非的极端重要性。经过多次讨论，丘吉尔决定将中东司令部一分为二，免去奥金莱克的职务，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为新建立的近东司令部司令，B.L.蒙哥马利将军为第8集团军司令。8月13日，蒙哥马利接任后，立即开始整训部队，以迎击德军即将对阿拉曼的进攻，并准备最后进行大反攻。蒙哥马利的计划不仅仅是象以往的进攻那样把德军赶回到他们的补给线上，而且还准备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从而使他们不能对抗英、美即将开始的非洲登陆。

与此同时，英国继续加强马耳他的空军兵力。马耳他岛上能够

参战的飞机从5月份的23架增加到9月份的169架。尤为重要的是，调往马耳他的新型鱼雷机具有更大的作战半径。1939年，驻马耳他的鱼雷机的有效作战半径只有100海里，1942年已达到400海里。因此，轴心国的运输船只即使采取最迂迴的航线也难以逃脱英国飞机的攻击。甚至连巴尔迪亚、托卜鲁克和马特鲁港内的舰船也遭到猛烈攻击。轴心国的沿海运输船只也受到巨大损失。隆美尔试图为9月以前的继续进攻积蓄补给品，但他所得到的补给品只能勉强满足他的步兵部队日常的消费量，还达不到其装甲部队需要量的一半。隆美尔只有靠缴获英国的补给品来缓和这种局面。

隆美尔深知，如果他要突破阿拉曼，他就必须在9月英国大批增援部队抵达前发起进攻。意大利最高司令部答应从海上为德军运送大量的油料，凯塞林也同意在进攻期间每天向隆美尔空运500加仑*的汽油。隆美尔在得到他们的这些承诺后，断然采取了冒险行动，于1942年8月30日夜对阿拉姆海尔发山脊发起了进攻，试图从翼侧包围阿拉曼守军。蒙哥马利坚守阵地拒不后退，任凭隆美尔进攻他那坚固的防御阵地；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则对德军的装甲部队实施了惩罚性的打击。隆美尔在进攻期间，意大利最高司令部和凯塞林所许诺的燃油和汽油均未运到，于是，隆美尔于9月2日放弃了进攻。

隆美尔写道，“由于这次进攻的失败，我们失去了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最后一个机会。现在我们可以预料，英国工业的全力生产，特别是美国工业的巨大潜力最终将使形势的发展对我们不利。”

9月3日隆美尔撤退，蒙哥马利没有立即追击。由于向东方的补给线有了保障，蒙哥马利便继续积蓄力量，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1942年10月23日，英军在阿拉曼发起进攻。经过11天的

* 1加仑=4.5461升。

激烈战斗，第8集团军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向西推进。11月13日，英军收复了托卜鲁克；11月24日，收复了班加西。12月15日，第8集团军到达了阿盖拉，隆美尔向突尼斯方向撤退。在北非遥远的西部，已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的英、美部队正在隆美尔的后方向前推进。地中海的战局发生了最后一次转变。

三、大西洋之战

“战争中唯独使我真正害怕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这么写道。在同盟国看来，大西洋之战是在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获胜的。每当一支运输船队顺利地抵达目的港时，战争便向胜利迈进了一步；而一旦海上突然发生了不幸事件，战争就离失败更接近了。大西洋之战的最终胜利是由许多人共同奋斗所取得的。他们是驾驶货船与油轮的船员、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操纵护航舰艇与飞机的官兵，以及建造商船与军舰的造船工人。除此之外，大西洋两岸数以千计的人们在各条战线上也为大西洋之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们探测德国的潜艇，制订运输船队的航线，安排航运的船只，试验新式装备，以及研究分析以往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作战双方对大西洋之战都毫无准备。尽管英国和德国于1935年所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在一定条件下建造与英国同等数量的潜艇，但是，德国的造船厂当时正在按“Z”计划全力建造水面舰艇，因此，只建造了少量的潜艇。所以，大战开始时德国只拥有56艘作战潜艇，其中仅有22艘适合在大西洋作战。其余的34艘潜艇中，10艘尚未完成战备检验，24艘为250吨级的近程潜艇，只能用于北海作战。

英国的准备只允许进行一场小规模的反潜战。海军部已经撤消了下属的扫雷处、反潜处和贸易处。英国当时只建造了少量的小型反潜舰艇，因为海军部曾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即在下一场战争中，“只有具备以下两种情况时，方可采用运输船队系统：第

一，力量对比有利于己方；第二，运输船只损失严重，国家认为运输船只独立航行已不适宜，为了确保同盟国船员的安全，运输船队系统必不可少……显而易见，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鉴于在战争爆发时不急需运输船队，我们将有时间临时组织对运输船队的护航，同时命令造船厂开始建造我们最终所必需的小型护航舰。”由于具有战斗力的护航舰艇不可能临时拚凑起来，战争初期大部分护航舰是由拖网渔船和其他小型船只匆匆改装而成，它们不适合担负所要承担的艰巨的护航任务。幸运的是，由于英国的潜艇探测器和美国的声呐相继研制成功，英、美都有了可靠的水下探测装置。经验丰富的声呐兵掌握了这种装置就可以在大约1500码以内测出水下潜艇的方位和距离。但是，后来潜艇采取了夜间在水面实施攻击的方法，从而大大降低了这些探潜装置的作用。1937年，英国海军部重新获得了对海军航空兵的指挥权。海军航空兵交海军指挥，虽然是为了适应舰队航空母舰作战的需要，但英国皇家海军也可将它用于反潜作战。同时，在保卫同盟国的海上运输方面，海军也得到了英国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的密切合作。事实证明，这种密切合作和协调一致是大西洋作战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第一阶段：法国失陷前的德国潜艇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邓尼茨不得不以极少量的潜艇投入战争，而在他看来至少需要有300艘。然而，在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德国的U-30号潜艇用鱼雷击沉了美国的“阿锡尼亚”号定期班船，这明显说明德国企图重新开始进行一场无限制的潜艇战。德国潜艇的这一行动一下子打消了英国海军部在采用护航制度问题上的犹豫不决。8月26日，海军部开始对所有的英国运输船只实行控制，并在“阿锡尼亚”号被击沉之后立即下令，在主要航线上将航速9—14.9节的运输船只组成运输船队。在此

航速范围以外的运输船只则单独航行。后来，海军部又将船速为6—7节的船只编为慢速运输船队。由于护航能力有限，对前往直布罗陀和塞拉利昂的运输船队只能在西经15°、北纬47°以内的海域提供近距离护航。在整个战争期间，大西洋东岸的运输船队航行比较顺利，损失只有0.1%。英国与挪威之间的运输船队于10月份开始通航，一直到德军入侵挪威前都未受到损失。在这期间，英国在多佛尔海峡布设的水雷障碍阻止了德国潜艇的通行。

可是，所谓“进攻性”的反潜战和上述这些反潜措施的成功相比，却截然不同。9月14日，英国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在进行反潜巡逻时险遭敌方潜艇的鱼雷攻击。三天之后，22500吨的英国航空母舰“无畏”号在爱尔兰附近海域巡逻时因缺少足够的掩护兵力，被德国的U-29号潜艇击沉。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海水雷障碍所取得的奇迹般的成功，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布设了类似的水雷障碍。结果，只炸沉1艘德国潜艇，根本没有限制住德国潜艇的行动。

德国还采取了大规模布设水雷的办法。德国的空军、水面舰艇和潜艇在港湾、河口以及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浅水海域布设了进攻性雷区。德国所布设的均为磁性水雷，采用普通的方法不易排除。1939年11月23日，英国在泰晤士河口打捞起一枚由飞机投布在泥滩中的德国磁性水雷。通过剖析，英国人掌握了这种水雷的工作原理。随后，他们在每艘舰船的周围绕上一根充电的电缆，从而能够部分地对付磁性水雷。这种叫做“消磁电缆”的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德国水雷战的效能。尽管如此，在战争的头四个月中，德国的水雷严重破坏了英国的近海航运，炸沉79艘商船，总注册吨位达262697吨位*。所有这些被炸沉的船只差不多

* 总注册吨(G.R.T)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货船载货能力的单位，它是以每100立方英尺的容积为一吨计算的。军舰的吨位是以排水量计算的。一艘总注册吨为3000的货船的排水量约为5000吨。

都是独立航行的。

与此同时，英国在大西洋上组织了运输船队。德国潜艇在9月份击沉了153 879吨同盟国与中立国的船只，但在所损失的41艘运输船中，没有一艘是在有舰艇护航的情况下被击沉的。到1939年年底，英国皇家海军护航的5756艘运输船中只损失了12艘，其中有4艘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在此期间，有102艘独立航行的商船遭到损失。邓尼茨损失了9艘潜艇，约占德国潜艇兵力的六分之一。据他在战后所撰写的《论海上战争》一书中透露，“1939年冬至1940年，在作战海区内活动的德国潜艇数量从未超过10艘，有时甚至少到2艘。”

由于护航兵力的大幅度波动，护航运输队中的护航舰的配置也经常变化。从理论上讲，防御德国潜艇攻击的最有效的护航队形是护航舰环包着运输船只，而运输船则编成正面宽、两翼窄的队形。这种队形可减少德国潜艇进行翼侧攻击的机会。为了保护一支周长为7海里的运输船队（即10路纵队，每路4艘，纵队与纵队的间隔为600码，纵队中船与船的距离为400码，如1939—1940年所采用的队形），护航队指挥官最初采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盒形警戒幕，即在运输船队的每一角部署一艘护航舰，并命令其他护航舰在编队正前方的扇面内就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一般习惯使用巡洋舰或战列舰担任护航，但在敌人的水面袭击舰的威胁消除后，英国便废除了这种作法，因为这样做对大型军舰来说危险性太大。

早期典型的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船队一般由30—40艘商船组成，编成9—12路纵队。通常所以采用宽正面的长方形队形，其原因有如下几个：第一、减少德国潜艇从有利的翼侧对运输船队进行攻击的机会；第二、最利于编队内各船之间的视觉通信；第三、避免过长的纵队的尾部船只匆匆赶超前面的船只；第四、在护航舰缺少的情况下，这是控制为数众多的运输船只尽可能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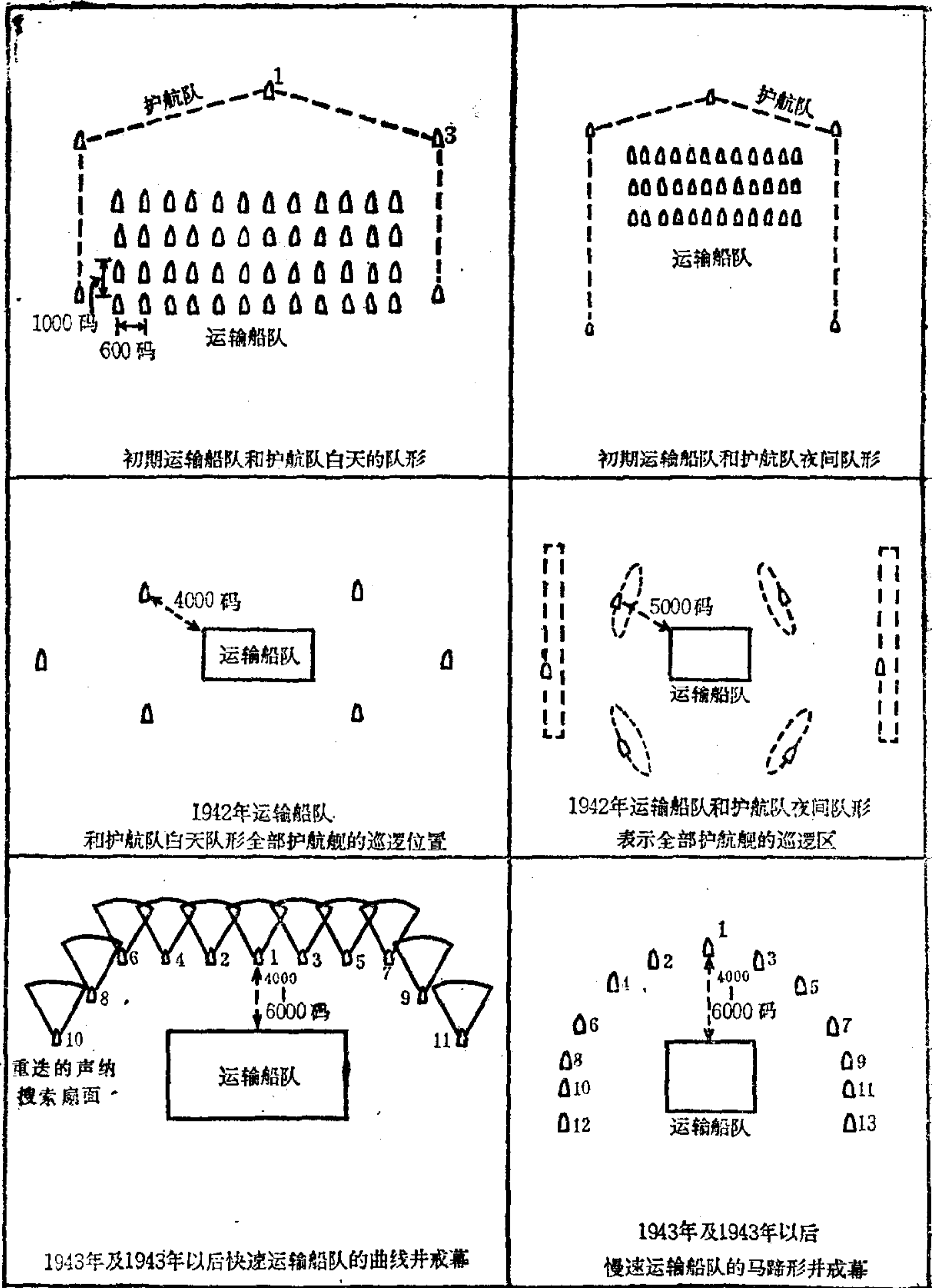


图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护航运输队的主要队形示意图

互相碰撞的最佳队形。此外，这种队形既能最有利于护航舰艇阻止德国潜艇的攻击，又能最有利于护航舰艇对有威胁的潜艇实施攻击。显然，运输船队充当了潜艇攻击的目标群。但如果船队中各船之间留有充分的间隔距离，那么，一颗“白朗宁子弹”（意指朝着运输船队的大体方向发射的一条鱼雷）也未必能够碰上目标。同样，只要编队中各船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也可以减少德国潜艇穿过（白天从水下，夜间从水面穿过）护航舰的防御，以一个鱼雷齐射击沉数艘船只的危险。

英国早期的作战思想是要求对攻击的潜艇立刻实施“制裁”。这种战术尽管在德国的狼群战术出现之前能有效地减少运输船队的损失，但很少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因为每支运输船队中配备的护航舰甚少，而且多数护航舰的速度较慢，它们在尚未来得及对敌实施致命的攻击时必须跟上它们的运输船队。因此，德国潜艇在规避开护航舰的攻击之后，往往会再次盯上原来的运输船队。邓尼茨的潜艇艇长们喜欢夜间在水面上从运输船队的左右45度方位实施攻击，这样可缩短鱼雷在水中的运行距离，使得商船来不及规避。英国新发展的护航原则要求加强正面防御，因此在1942年创制了“曲线”警戒幕。所谓“曲线”警戒幕，就是加强运输船队的正面防御，并在正前方另外部署一些舰艇，以阻止敌潜艇直逼船队的要害部位。如何防止被“白朗宁子弹”击中，始终是护航队指挥官的一个棘手的问题。直到1942年护航舰使用了舰载雷达和高频无线电测向仪，他们才能将警戒幕距运输船队的距离从4000码增大到6000码。同时，运输船队各纵队之间的间隔也由600码增至1000码，这一措施将“白朗宁子弹”命中运输船队的概率减少了50%，而运输船队的周长才增加不到8%。

1940年第一季度，德国潜艇在英国海域实施了布雷，但这并不清楚地表明邓尼茨将军即将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德国潜艇继续集中在西南海防区活动，它们在1至2月份击沉了85艘运输

船，共计280 829吨。其中只有7艘是运输船队中的船只。可是，德国为此却损失了3艇潜艇。因入侵挪威的需要，邓尼茨后来将25艘潜艇派到挪威海域。在随后的3个月中，运输船队的损失有所减少。

由于鱼雷普遍发生故障，潜艇作战受到影响，因而在入侵挪威战役中德国潜艇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纳尔维克附近海域，京特·普里恩向锚泊在那儿的运输船只和巡洋舰多次发动攻击。结果，他发射的所有磁性鱼雷都往深处运行，未命中目标。德国对这次攻击的失败作了详尽的分析。德国海军参谋部据此作出论断：鱼雷的故障致使潜艇未能发挥作用，使这个区域的1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以及多艘驱逐舰和运输船仍在继续活动。后来的调查结果证明，磁性鱼雷的引爆装置失灵，而且鱼雷航行时往往超越选定深度。结果，德国的鱼雷检验机构因此而改组。实际上这是鱼雷试验不充分所引起的。不久，这种情况也出现于太平洋海域的美国潜艇部队，并影响了潜艇的作战。对于同盟国来说不幸的是，德国人纠正自己的缺点要比美国人及时得多。

尽管北部作战使德国潜艇司令现了丑，但是1940年春季的行动却为邓尼茨后来几个月中在大西洋获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德军夺取了挪威的整个沿海地区，随后又征服了低地国家和法国，从而使希特勒掌握了改变英国海上翼侧的手段。正当德国在挪威建立潜艇辅助基地时，邓尼茨亲自监督在法国沿海的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罗舍尔和波尔多修建了坚固的海军基地。有了这些法国海军基地，德国潜艇前往大西洋巡逻区的航渡时间就可以缩短一半以上。而且，英国皇家空军由于极大地被牵制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因而不能前去破坏比斯开湾内这些港口中的大型钢筋水泥工事的建设。结果，这些工事达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7月下旬在德国空军的支援下，德国在法国上述海军基地的战略能力大大地加强了。

第二阶段：以法国港口为基地在

中大西洋发动的进攻

1940年7月，德国潜艇开始以法国港口为基地进行活动。由于前往巡逻海区的航行时间缩短了，这些海区内的潜艇数量相应地得到了增加。这样，邓尼茨便能采用他所发明的“狼群”战术对运输船队实施攻击。尽管德国潜艇仍愿意攻击单独航行的船只，但这时它们已掌握了突破护航舰的警戒，直逼运输船队的方法。因此，同盟国运输船只的损失急剧增长，6月份已超过500 000吨。其中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有58艘，共计284 113吨。这些商船大部分是在易受攻击的西南海防区被击沉的。上述6月份的商船损失，只不过是德国潜艇部队以法国港口为基地所开创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序幕而已。所谓“黄金时代”，就是邓尼茨的“海上狼群”在德国空军的支援下，对大西洋运输船队发动的首次的、为期4个月的破坏性攻击。7月中旬，德国潜艇司令在苏格兰以西260海里处的罗卡尔滩附近海域集中兵力首次采用了狼群战术。当一艘德国潜艇发现运输船队时，并不立即实施攻击。相反，它隐蔽在水下尾随跟踪，同时将运输船队的航向、航速和编队组成报告给在法国的德国潜艇司令。然后，德国潜艇司令开始实施战术指挥，命令“狼群”中的其他潜艇与跟踪艇取得联系。接着，海上指挥官接替指挥，协调各艇在夜间对敌实施水面攻击，首先吃掉护航舰，尔后消灭运输船队。邓尼茨不久发现海上指挥官对艇群难以实施有效的现场指挥，因此便开始从潜艇司令部通过无线电来指挥战斗。

为了支援德国潜艇发动的新攻势，意大利派出了27艘潜艇前往大西洋配合德国潜艇打击同盟国的海上运输。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意大利在波尔多建立了一个潜艇基地。意大利的潜艇以此

为基地，在德国统一指挥下进行破袭作战。开始，德国人打算把意大利潜艇编入狼群作战序列，但由于意大利潜艇航速慢，操纵不灵活，结果不够理想。最后，意大利的潜艇被指定在北纬 45° 以南海域活动。当时同盟国的多数船只都在此纬线以北活动，因此，意大利的潜艇很少发现目标。

面对这种新的威胁，英国人忧心如焚。在挪威战役和敦刻尔克撤退中，英国的驱逐舰和其他护航舰艇损失惨重。而当时英国平均每天有 2000 艘商船在海上航行，对于护航舰的需求非常迫切。英国订购了一些驱逐舰，还批准建造两种新型舰艇——小型护卫舰与护卫舰。小型护卫舰在 1000 吨以下，装有 1—2 门 4 英寸（102 毫米）火炮，还装备了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这种舰不适于在北大西洋作战，但它们不得不在那里投入使用，因为当时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兵力可用了。新型护卫舰出现得比较晚，它们比小型护卫舰规模大得多，并具有较好的适航性能。这两种舰艇在拖网鱼船、帆船及其他小型艇只的配合下从战争中期起就率先担负了北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任务。为了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丘吉尔早在 1940 年 5 月就请求美国租借 50 艘驱逐舰来为运输船队护航。

1940 年 7 月，英国为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船队提供护航的区域由西经 15° 扩大到西经 17°，这一措施部分抵销了德国潜艇业已增加的战斗巡逻时间。而另一方面，由于 1940 年夏英国抽调了大型护航舰去英吉利海峡执行反入侵巡逻任务，因而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兵力大大削弱了。有的船队航行时只有一艘军舰护航。随着夏季的流逝，英国被击沉的船只的数量自然不断增加。以下是 1940 年 7 个月中英国船只损失的统计数字，它显示了德国潜艇采用狼群战术和英国削弱其护航兵力所造成的恶果。表中的统计数字系各种原因致沉的船只的吨位数。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7 009	158 218	288 461	585 496	586 913	397 229	448 621

为了减少损失，1940年10月英国海军部再次将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区域向西扩大。这一次扩大到西经19°。为了让更多的船只能够独立航行，英国降低了运输船队的最高速度限制，因此，扩大护航区域所得到的效益基本上被抵销了。不管海军部如何反对，英国的一个经济委员会，由于担心运抵英国的货物数量会不断减少，便于11月说服战时内阁批准一些航速较快的商船独立航行，以便加快航运。海军部清楚地认识到，有些船只单独航行可能会快一些，但他们也明白，商船既然要运送货物，就必须在海上连续不断地航行，而单独航行的船只要比运输船队中的船只被击沉得快一些，预料不久这些船只运送的货物将会更少。结果，根据对损失的不同统计表明，海军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尽管经济专家们坚持将掉队的运输船也作为运输船队中的船只一并统计，但即使按照他们的统计，独立航行的船只的损失仍然是有护航的商船损失的两倍。直到1941年6月，英国才恢复运输船队的15节的最高航速限制。

德国潜艇愿意攻击独立航行的单艘商船，不管运输船队的护航兵力是何等的薄弱，也不希望采用狼群战术与运输船队周旋。在1940年底的长达5个星期内，没有一支大西洋运输船队遇到麻烦，而独立航行的船只的损失却在猛增。在中大西洋，不仅运输船只得不到护航，而且德国潜艇也不会遭到飞机的攻击。虽然从英国和加拿大派出了远程飞机进行空中巡逻，可是在北大西洋中部仍有一大片洋区岸基飞机无法达到。在这个所谓的“黑坑”内，德国潜艇在攻击那些独立航行的运输船只的活动中获得极大的成功。由于护航队的护航区域向西延伸，德国潜艇不得不对有护航的运输船队实施“狼群”攻击。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是一支由34艘商船组成的SC-7运输船队，这支缓慢东行的运输船队在北爱尔兰的布拉迪·福兰德西北250海里处遭到了截击。攻击开始于黄昏时分。德国U-99号潜艇艇长奥托·克雷斯特施默尔海军少校率

领其他6艘有战斗经验的潜艇突破了由4艘护航舰组成的警戒幕，在午夜的混战中击沉17艘商船。当这场夜战刚刚结束，由49艘快速商船组成的、护航兵力薄弱的HX-79运输船队又遇上了京特·普里恩的U-47号潜艇和其他5艘潜艇。这些德国潜艇再次击溃运输船队的警戒舰，击沉14艘商船。正当有几艘德国潜艇发射完鱼雷已开始返航时，东驶的HX-79A运输船队又闯入了这一潜艇活动海域，结果又损失了7艘商船。

这几次单方的遭遇战使得邓尼茨在西北海防区的首次潜艇战达到了高潮。在这段“愉快的时间”，他只用了6艘潜艇的代价就击沉对方217艘商船，共计110多万吨。这些胜利使得德国潜艇司令对狼群战术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但是，由于德国潜艇的数量有限，加之潜艇需要进行补给，它们不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消耗率。在1940年最后两个月中，在罗卡尔附近巡逻的德国潜艇还不到6艘，而且巡逻海域的恶劣天气妨碍着它们去搜寻那些行踪日益诡秘的英国运输船队。在11月和12月中，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同盟国商船的总吨位减少到平均每月180000吨。到了1940年圣诞节，只有一艘德国潜艇潜伏在西北海防区。邓尼茨在年底统计实力时发现，德国自大战爆发以来所建造的潜艇还不足以补充已损失的31艘潜艇。

1941年春，德国潜艇部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2月下旬，邓尼茨派遣他的几名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艇长前往西北海防区全力展开一场闪击战。3月6日晚，4艘潜艇在西北海防区发现了西行的OB-293运输船队，并对其进行了长达24小时的攻击。7日黄昏，为了在他击沉的160000吨船只的基础上再增加些吨位数，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企图在暴风雨的掩护下突破对方护航舰的警戒。在朦胧中，英国的“狼獾”号驱逐舰发现了普里恩的潜艇，于是以一串深水炸弹将这艘曾经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德国潜艇炸沉。8天之后，艇群中的其他潜艇又发现了HX-112运输船队。

U-100号潜艇艇长舍普克当即击沉一艘10 000吨级的油船。此后几天，德国潜艇再没有击沉其他船只。直到16日夜，U-99号潜艇艇长奥托·克雷斯特施默尔偷偷地穿过对方的警戒幕，在运输船队中上下穿行，用鱼雷击沉了4艘油船和2艘货船，尔后消失在运输船队的后方。午夜，护航队指挥官、“沃尔克”号的舰长唐纳德·麦金太尔海军中校发现U-100号潜艇在水面上向运输船队接近。这时，舍普克紧急下潜，企图逃跑。但是，两艘驱逐舰果断地对它实施了协同攻击，迫使该艇浮上水面。随后，舍普克被英国的“范诺克”号驱逐舰挤压致死。数分钟后，“沃尔克”号又准确地向德国U-99号潜艇投放了数枚深水炸弹，将它炸出水面。该艇的大部分艇员(包括克雷斯特施默尔艇长本人在内)后来被麦金太尔救了上来。这样，英国俘虏了德国潜艇部队的最优秀的战术家，他所取得的击沉266 629吨船只的成就，在此次战争中是无与伦比的。

在一个多星期中，德国就失去了三个著名的王牌艇长。对此，位于洛里昂的德国潜艇司令部深感沮丧。加上其他损失，德国潜艇在西北海防区的消耗率突然上升到近20%。由于恶劣的天气继续妨碍着德国空军对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的侦察，邓尼茨被迫将他的狼群作战向西推移了200海里，撤至驻北爱尔兰岸防航空兵的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以外。这一行动第一次揭示了作为狼群战术必然战略结果的“吨位战”的迹象。“吨位战”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将潜艇的活动集中于那些潜艇可以以最小代价击沉同盟国商船最多吨位的海域。因此，当同盟国在某一海域的防御增强时，即使是同盟国的重要物资可能通过此处运往重要地区，邓尼茨也要将潜艇调往其他海域，以便利用同盟国的“防御薄弱点”。因此，在尔后战争的几个关键阶段，北大西洋内几乎完全没有竞争。

1941年4月1日，英国海军部接收了对岸防航空兵飞机的战

术指挥权，从而可以使飞机直接与运输船队配合行动。自4月份起，英国的远程飞机开始进驻爱尔兰，从而大大缩小了“黑坑”的范围。此时，人们将“黑坑”称作格陵兰空中巡逻空白区。除了上述变化外，新的护航舰增大了燃料容量。这样，英国的护航海域可以一直延伸到西经35°的地方。同时，加拿大海军由于力量的增强，也能够担负西大西洋的护航，并能同英国护航部队衔接起来。1941年5月27日，HX-129运输船队从哈利法克斯启航，这是第一支全程护航通过大西洋的北大西洋运输船队。

这次航行标志着大西洋争夺战第二阶段的结束。自战争开始以来，德国潜艇一共击沉650艘商船，其中只有10%是护航运输队中的船只；而在水面护航兵力得到飞机的支援后，运输船队便没有一艘船只被击沉。在德国方面，潜艇在攻击运输船队时损失了60%的潜艇。此时，德国人如果要想保持其对商船原来的击沉率，他们就不得不在自己的潜艇损失率提高的前提下，前去攻击运输船队。

第三阶段：“全面援助而不参战”

从战争开始，美国就一直忧虑地关注着欧洲战局的发展。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中去。美国海军研究了大西洋的战争，但他们竭力使交战的双方保持在西半球以外。为了避免卷入战争，1939年9月5日，罗斯福总统确定了美国海军在中立区巡逻。10月初，泛美集团宣布了美洲的中立区向大西洋延伸约300海里。这两项措施的目的都是旨在使战争地区化。强烈的反战情绪导致了国会通过了1937年的美国中立法案。这个法案废除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之奋斗的一些中立权，并规定了“现购自运”的原则，即交战国与美国进行贸易必须以现金购买货物，并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中立法案禁止出售军火，但因1939年11

月出现的一股同情同盟国的思潮，国会对中立法案作了修改，允许在“现购自运”原则的基础上出售军火。从文字上讲，“现购自运”是一项严格的中立政策，而实际上它却有利于英国，因为他们的海上封锁使德国的船只无法在大西洋上航行。

“假战争”的结束唤起了美国国会对外部威胁的警觉。不久，国会通过了建立两洋舰队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征兵法案。但是，事态的发展比立法更快。英国对驱逐舰的需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对于英国在德国的这场进攻中能否生存抱有很大的怀疑。英国海军可能落入德国之手的前景使美国感到有必要保留舰艇实力，并尽快地建造新的舰艇。因此，罗斯福总统要求丘吉尔保证，英国舰队将永远不会向德国投降。丘吉尔拒绝作出明确的回答。他充其量只能说，他本人不会投降；可是，一旦英国失败，他的政府可能会垮台，而新组建的政府可能会利用舰队作为投降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尽管这一保证还不太令人满意，但是罗斯福还是决定冒一定的风险将50艘美国驱逐舰移交给英国。当然，美国面临着德国可能向美国宣战的危险；但是，在欧洲战局未确定之前，希特勒不想使自己卷入一场同美国的战争中去。

1940年7月末，英国驻美国大使洛西恩勋爵与美国协商达成一项交易，美国给英国50艘“废弃”的驱逐舰，以换取从纽芬兰至特立尼达之间一些海军基地99年的租用权。双方最终于9月份签订了这项协定。到了第二年4月中旬，50艘驱逐舰以及10艘海岸警卫队的“湖泊”级反潜快艇交付英国。

仅仅靠美国援助的驱逐舰还不能完全解决英国的补给问题。为了对付英、美之间达成的驱逐舰与基地的交易，希特勒于1940年9月6日取消了潜艇袭击英国商船的最后限制，并允许德国潜艇必要时击沉美国船只。希特勒甚至还产生了夺取大西洋中某些岛屿

的念头，但雷德尔提醒他，德国海军尚不具备采取这些行动的条件。

为了进一步支援英国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1940年12月，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租借法案的设想。美国卖给英国的物资仍须由英国的船只进行运输，只是对“现购自运”的政策中关于现金支付的条款进行了修改。这项建议不同于驱逐舰与基地的交易，它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听证会之后，美国国会终于1941年3月批准了这项提议。这一次希特勒又没有向美国宣战。

由中立法案转变为租借法案，这是罗斯福总统“全面援助而不参战”政策的又一个重大步骤。为了探明美国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支援同盟国的共同事业，罗斯福于1940年8月派遣军事代表前往英国进行“探索性的会谈”。经过协商，双方制订出美国一旦参战后大西洋战争的合作计划。继此会谈之后，双方又于1941年1月下旬在华盛顿再次举行会议。会议产生了“ABC-1号参谋会议协定”。这项协定阐明了以下两点内容：第一、美国除战争之外所能做出的贡献；第二、美国在被迫参战的情况下将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同日本发生了战争，英、美将首先把主要力量用于击败德国。由于德国的工业发展、科学成就、同英、俄的邻近、以及它在军事上的胜利等原因，将被视为更危险的敌人。在战争期间，这个既定的战略方针始终未变，甚至后来可以在两洋地区同时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亦是如此。美国同意将在近期内派美国海军协助北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工作。

为了准备承担这些新义务，美国海军部重新组织了舰艇的中立巡逻，并将这支担任巡逻的舰队命名为美国大西洋舰队。1941年2月1日，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到6月中旬，美国制订出为横渡大西洋运输船队护航的计划。根

据这个计划，美国海军负责从纽芬兰的阿金夏到冰岛一段航程的护航；到了冰岛后，再由英国护航舰接替。可是，美国要获取护航的终点基地极为困难。3月初，人们提出了它的解决办法。当时，希特勒公然将他的潜艇作战区一直扩大到距格陵兰3海里处。在英国的竭力劝说下，冰岛政府于7月7日同意美国海军舰艇将第1陆战旅作为一支先遣部队送往雷克雅未克，以接替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守备部队。在两个月之内，美国海军巡逻机中队的飞机便从雷克雅未克起飞去为运输船队进行空中掩护；与此同时，水面护航舰艇也在附近的赫瓦尔峡湾加油。

美国大西洋舰队处在战争以外的支援活动，为那些加入美国护航的运输船队的同盟国和中立国船只提供了迫切需求的保护；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些活动在开始时被说成与英国组织的从新斯科舍至英伦三岛的北大西洋运输船队无关。到了7月，英-加航运体系获得了为慢速(6.5节)和快速(9节)运输船队通过北大西洋进行全程护航的最低限度的水面反潜护航兵力。加拿大护航舰通常将“哈利法克斯”运输船队向东护航至西经35°的中大西洋的会合点，再由驻冰岛的英国护航舰接替，在极少量飞机的掩护下将运输船队护送到西经18°左右的东大西洋会合点，然后将运输船队交托给西部海防区部队，由他们护送运输船队进行前往北海峡的最后一段航行。5月间，HX-126运输船队在格陵兰的费尔韦尔角附近海域遭到一次猛烈的攻击，损失了9艘运输船。这一事件突出地表明了北大西洋运输船队迫切需要连续的空中掩护。可是，这种空中掩护要延伸到格陵兰空中巡逻空白区，还需要经过两年艰苦的努力。

1941年5月发生的三起事件促使美国不顾参战的危险，进一步采取了大胆的行动。第一件是，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中立国埃及的商船“扎姆扎姆”号，该船上大约有150名美国乘客。第二件是，5月下旬一艘德国潜艇击沉前往南非的美国货船“罗宾·穆

尔”号，德国潜艇对货船船员的安全不采取任何救援措施便匆匆逃离现场。第三件是，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出现；该舰击沉了英国战列巡洋舰“胡德”号，从而引起了美国及英国公众舆论的轰动。5月27日，即“俾斯麦”号被击沉的当天，罗斯福总统宣布了无限期的全国紧急状态，并向全国宣布美国将进一步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德国潜艇侵入美国领海。

美国海军和1939年时的英国一样，对于反潜战缺乏准备。显然，美国需要有一种比驱逐舰小、专门为运输船队护航而设计的小型护航舰。这种舰的建造速度比驱逐舰要快，而且造价较低。尽管从多方面来看，驱逐舰是一种理想的护航舰，但它的航速快，并具有多种攻击能力，如果用于运输船队的护航，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解决的办法是建造护航驱逐舰，这是一种低速的专为反潜而设计的小型驱逐舰。英国与加拿大海军在开始建造这种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护航驱逐舰时，其建造速度为每月8艘。1941年7月，美国也开始为英国建造这种舰，平均每月建造10艘。美国建造的护航驱逐舰包括蒸汽动力和柴油机-电动两种。

1941年6月德国入侵俄国，给盟国的补给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因为俄国也接受了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但又缺少运输货物的船只。为了讨论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丘吉尔同罗斯福于7月在纽芬兰的阿金夏会晤。这次会晤使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有机会在一起研究美国为运输船队护航的计划，并产生了大西洋宪章，即英、美两国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大西洋巡逻的美国舰只向英国人通报探测到的德国潜艇的位置，而它们自己则不直接攻击德国潜艇。在美国的金海军上将将这些德国潜艇说成是“潜在的敌人”以后，人们对美国海军舰艇在其负责的巡逻海域内遇上德国潜艇将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提出了疑问。“格里尔”号事件对此问题作出了问答。1941年9月4日，当“格里尔”号驱逐舰位于冰岛西南约200

海里处时，它收到英国飞机发来的电报：在它的前方约10海里处，发现一艘德国潜艇。随后，“格里尔”号与U-652号潜艇发生了声呐接触，这种接触持续达3个多小时之久，但没有实施对潜攻击。最后，德国潜艇对“格里尔”号发射了一条鱼雷，“格里尔”号成功地进行了规避，然后投放深水炸弹实施反击。就这样，德国与美国海军在一场没有宣布的战争中首次交了火。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从现在起，如果德国或意大利舰艇进入美国所管辖的海域，美国为了防御侵略，有必要保卫这些海域，而德国和意大利的这种行为了是在进行冒险。”

此时，邓尼茨已拥有许多潜艇，并以强有力的狼群战术来对付同盟国全程护航的运输船队。但是，德国潜艇部队由于缺少空中侦察，并受到迷雾的干扰，在1941年第三季度，只击沉了377 339吨的运输船只。10月中旬，德国潜艇司令成功地对北大西洋运输船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那一次，美国派出支援SC-48运输船队的护航舰艇得到不少惨痛的教训，这包括毫无成效地胡乱投放一些深水炸弹，以及需要在夜间积极组织巡逻等。SC-48运输船队在冰岛以南400海里处遭敌攻击。当5艘美国驱逐舰和2艘英国护航舰到达现场时，50艘运输船中已经损失了3艘。美国采取的近距离警戒战术未能有效地阻止德国潜艇的攻击，结果又有6艘运输船被击沉。此后不久，德国潜艇借着一艘燃烧的货船的火光，发现了美国的“奇尔尼”号驱逐舰的侧影。于是，它们向“奇尔尼”号发射鱼雷，但未能将其击沉。然而，美国大西洋舰队并没有从这次遭遇战中认真汲取教训。因此，10月31日，当“鲁本·詹姆斯”号同其他4艘美国驱逐舰正在爱尔兰以西约600海里处为HX-156运输船队护航时，它被德国潜艇击沉。这是美国舰艇首次遭受到的损失。

尽管英国运输船队在早期遭受了上述灾难，英国海军官员们仍然非常赞赏美国在北大西洋所承担的日益增多的义务。到1941

年10月中旬，随着美国同意将运输船队的护航区向东扩大到距爱尔兰400海里处，西部海防区司令认为可以从西北海防区中抽调3个护航舰群去增援前往直布罗陀和西非港口的护航运输队。这一战略上的重新调整对于海军部来说是非常及时的，因为这时海军部接到一些有关德国潜艇在若干新的海上战区活动的报告。1941年最后一个季度，海上恶劣的天气影响了邓尼茨的北大西洋战役。在这一时期，德国潜艇只击沉了342 820吨同盟国的运输船只；然而，也就在这几个月中，德国潜艇却在日益向从北角到非洲黄金海岸整个一线进行集中。1941年5月，德国1100吨级的远洋潜艇（IX-B型）在西非的弗里敦附近海域发动了攻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U-107号潜艇。该艇在一次巡航中就击沉了87 000吨的运输船只，迫使英国海军部将运输船队转移到加那利群岛以西。由于英国成功地击沉了两艘德国补给船，德国原订于冬季中期在开普敦附近海域发动一次闪击战的计划暂时受挫。但是显而易见，南非的反潜兵力不久将会紧张到了极点。

虽然同盟国在冰岛设有空军基地，但仍然存在着格陵兰空中巡逻空白区。在这一地区始终没有飞机巡逻，德国潜舰可以自由行动，而运输船队仍然是在少量水面舰艇的护航下航行。派遣舰队航空母舰去为运输船队提供空中掩护是不可能的，因为舰队中可用于担负其他任务的航空母舰几乎没有。然而，同盟国不仅要采取措施在格陵兰空中巡逻空白区担任掩护，而且还要保护运输船队不受德国空军的袭击。德国空军在6、7、8三个月中共炸沉44艘船只，计94 551吨。英国早期试验了从装有弹射器的商船上发射一次使用的航空器，这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海军部一直在试验一种造价低廉、建造方便的航空母舰，以便为运输船队护航。起先，英国人将一些商船或海军辅助船只改装成航空母舰；后来，他们设计了护航航空母舰。首先投入使用的是“大胆”号，这是一艘用缴获的德国军舰改装的航空母舰。它在短期的使

用过程中经受了考验。“大胆”号伴随着HG-76运输船队(由32艘船只组成)航行,担任护航的有12艘小型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驱逐舰,护航队由英国的一名非常能干的反潜战术家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克海军上校指挥。

12月17日,德国潜艇最初对运输船队所发动的猛烈攻击被“大胆”号上的几架飞机击退了。当时,这些飞机发现U-131号潜艇位于船队正前方20海里处,于是便引导和协助5艘护航舰将U-131号潜艇击沉。另一艘跟踪船队的U-434号潜艇于18日被驱逐舰击沉。在一次午夜混战中,尽管U-574号潜艇击沉英国驱逐舰“斯坦利”号,但该艇终于被英国的“鹤鸟”号护卫舰撞沉。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还损失了一艘商船。12月21日,“大胆”号上的飞机击毁4架德国“秃鹰”式飞机。随后,几艘德国潜艇终于在夜间突破英方的警戒幕,击沉一艘运输船。“大胆”号在离运输船队的警戒幕10海里处单独航行,结果在菲尼斯特雷角以西约500海里处被U-751号潜艇击沉。沃克的护航舰艇密切配合,奋起反击,一举将U-567号潜艇击沉,使其经验丰富的全部艇员葬身于海底。与此同时,运输船队驶入了英国岸基飞机的掩护范围。同盟国的海空协同作战,有效地破坏了德国潜艇群的攻击,迫使德国潜艇司令停止了这种代价昂贵的攻击。当邓尼茨获悉这次持续9天的作战情况时,他意识到了英国咄咄逼人的护航战术,尤其是护航航空母舰的使用(曾使他损失了5艘潜艇)使他对以后在东大西洋的“狼群”作战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是,此时进行有效的吨位战的新时机又在西方出现了。到了1941年底,德国潜艇司令正在积极地计划在北美海域发动首次进攻。

第四阶段：德国潜艇在

北美海域的进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奇袭珍珠港促使美国正式同轴心国作战。在此之后，丘吉尔率三军参谋长访问了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三军参谋长一起商讨制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指导方针。丘吉尔意识到，当时美国已开始履行其新的战争义务，因此，它必然要暂时缩减对英国的援助。然而，丘吉尔也意识到了新世界的潜在力量，并坚信战争一定会胜利。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双方建立了战争的最高军事指导组织。英国代表(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上将和前帝国陆军参谋长约翰·迪尔陆军元帅)与美国陆军参谋长G.C.马歇尔上将，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H.阿诺德上将，新任命的海军作战部长E.J.金海军上将一同进行了会谈。这些人(或英国方面的后继者)，外加美国总统的参谋长W.D.莱希海军上将，在一起组成了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人肩负着指导这场世界大战的重任。

美国负责指导战争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它是由莱希、马歇尔、阿诺德和金这四位最高军事领导人组成。由于美国首先是在海上与轴心国交战，所以金海军上将最先承担了这种重任。

为了对付这些新的威胁，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美国海军进行了大改组。金海军上将于1941年12月接替H.R.斯塔克海军上将继任海军作战部长。在同一个月，C.W.尼米兹海军上将接替H.E.金梅尔海军上将继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海军上将原来所担任的大西洋舰队司令的职务则由R.E.英格索尔海军上将接替。鉴于海军作战部长与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职责分工混乱，1942

年3月，这两个部门均归金海军上将领导。金海军上将实际上成了美国海军史上第一个身兼二职的人。此外，鉴于海军军区这一级组织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机构，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作战指挥机构，即海疆司令部。这些海疆司令部将在各自管辖的海区内指挥作战。美国当时设有东部海疆司令部(在大西洋)、加勒比海海疆司令部、墨西哥湾海疆司令部、巴拿马海疆司令部(位于巴拿马运河入口)，以及太平洋中的西部海疆司令部、西北海疆司令部和夏威夷海疆司令部。

日本袭击珍珠港完全出乎德国人的预料。所以，尽管德国与意大利于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但是德国潜艇在一个多月之后才能对脆弱的美国海上运输船只发动攻击。邓尼茨急于要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但令他懊丧的是，德国海军参谋部却坚持要把德国在大西洋的64艘潜艇中的大部分保留在地中海和通往直布罗陀的有重兵巡逻的航道上。因此，德国潜艇司令开始时只能派出5艘1100吨级的潜艇去实施即将开始的对哈特勒斯角与圣劳伦斯湾之间的运输船只的攻击。这次攻击的代号为“铜鼓声”作战，其战争意图是瘫痪北美大西洋沿海的交通运输，从而减少运往美国东海岸工业区的石油与其他原料。德国潜艇司令希图逐渐地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渗透，以使盟国的护航兵力达到最紧张的程度。从广义上讲，邓尼茨认为西大西洋的海上贸易由于护航兵力薄弱、护航经验不足、因而为德国获得吨位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据当时德国潜艇司令估计，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每个月必须消耗同盟国700 000吨商船。这样，英国即使不会被彻底扼死，也将被迫接受和谈。

德国潜艇在北美海域发动的攻击，一时震惊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防御部队。继执行“铜鼓声”的5艘潜艇组成的攻击艇群之后，又有6艘740吨级的潜艇横渡大西洋，在纽芬兰附近海域同时发动了攻击。“铜鼓声”艇群在哈特勒斯角与布雷顿角岛之间迅速地伏

击了20艘独立航行的船只。开始时，这些潜艇在卡罗来纳角附近海域遇到了极好的战机。它们发现了许多没有武装的商船，其中有些船只还亮着航行灯。在没有运输船队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实施狼群战术了。因此，德国潜艇分散行动。黄昏之前，它们一直潜伏在近海水域；黄昏之后，便半露于水面，向目标接近，以炮火或鱼雷击毁对方商船。在德国潜艇的日益猛烈的攻击下，损失的商船吨位急剧增加。12月份，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总计124 070吨；1月份，增加到327 357吨；2月份，又增加到467 451吨；而3月份，则达到537 980吨。3月份仅在美国东部海疆就有28艘船只被击沉，共计159 340吨，其中半数是油船。

尽管邓尼茨派往西大西洋的潜艇从未超过12艘，但事实证明，美国运输船只对于潜艇的攻击缺少有力的防御措施。由于太平洋战区的需要以及其他现有的驱逐舰要继续担负北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在1941年底，东部海疆司令部司令阿道弗斯·安德鲁斯海军中将只有一支力量薄弱的水面舰艇兵力和9架巡逻机。尽管到1942年3月下旬，陆军和海军的170架飞机承担了近海巡逻任务，但安德鲁斯仍觉得他的100多艘驱逐舰、海岸警卫队快艇、改装的巡逻艇和武装拖网渔船不能满足对近海运输船队护航的需要。东部海疆司令部确信这样一句与英国战争经验截然相反的名言：“运输船队如果没有充分的兵力护航，还不如没有运输船队为好。”因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其中包括组成猎潜群，进行“进攻性”巡逻，以及采用其火炮隐蔽的伪装猎潜船（即Q船）。可是，这些措施基本上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4月份在东部海疆仍有23艘商船被击沉，而且在德国潜艇在东海岸发动闪击战的头三个月中没有一艘潜艇被击沉。因此，德国的潜艇艇员将这段时间称之为“第二次愉快的时间”。

3月份，同盟国损失的商船总计超过800 000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同盟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防

止商船遭受更大的灾难。2月份，英国给了美国24艘武装拖网渔船和10艘小型护卫舰。这些舰船上均装有最新式的潜艇探测器。美国为近海运输船队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一种叫作“水桶队”的小型运输船队。这些运输船队白天在护航舰的保护下航行，到了夜晚就进入有防护的锚地。4月中旬，英国海军部减少了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运输船队的航次，由每5天一次改为7天一次，并扩大了运输船队的规模，从而腾出2个急需的护航舰群去美国领海执行护航任务。由于扩大了运输船队的规模，护航舰同被护航船只的比数随之减少，因为能够得到保护的船只数量取决于运输船队环形圈的面积；而护航舰的数量则取决于一个更大的同心圆的圆周。

美国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在东海岸建立了一种运输船队系统。金海军上将写道：“护航不只是解决潜艇威胁的一种办法，而且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唯一办法。所谓的海上搜索与巡逻再次被证明是无效的。”根据作战的结果可以看出，金海军上将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德国潜艇在头4个月中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击沉87艘商船，共计514 366吨；可是，当运输船队出现时，邓尼茨立即开始将潜艇向南调遣，不打算以狼群战术去同运输船队较量。德国人发现，在没有运输船队系统的墨西哥湾和地中海进行破袭卓有成效。5月份，德国潜艇在那里击沉商船41艘，共计219 867吨，其中将近一半是在密西西比河河口附近被击沉的油船。由于美国建立了连锁运输船队系统，才制止了潜艇的猛烈攻击。这种连锁运输船队系统可以使运输船只在海上由一支运输船队转入另一支运输船队。它要求对运输船队的航行与会合制订出非常周密的计划，但它却能给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内复杂的航运形式以必要的灵活性。

为了再次寻找没有舰艇护航的船只，德国潜艇部队充分发挥了数艘1700吨级的新型供应潜艇(又称“乳牛”)的多种后勤用途的

特点，对特立尼达、里约热内卢和开普敦附近海域的单独航行的船只发动了攻击。有了这种供应潜艇作保障，德国潜艇艇长就能够把在巴拿马运河附近海域和圭亚那沿海的巡逻距离增加一倍，并获得巨大的战果。5月份，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击沉了26艘商船。在随后的4个月中，尽管7月份美国对运输船队的护航延伸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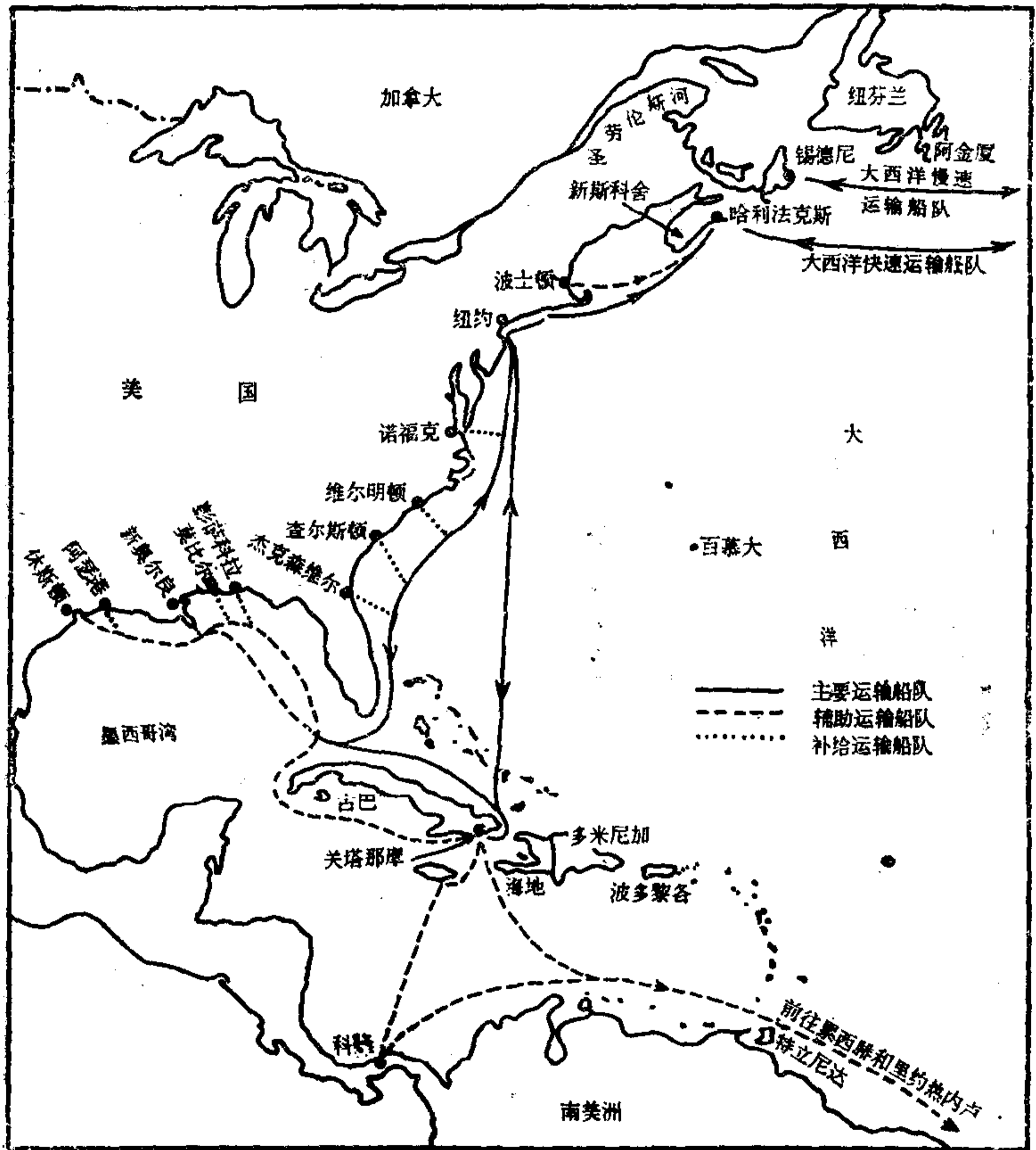


图14 西大西洋略图，图上标示出1942年连锁运输船队系统的建立情况

西班牙港，平均每月仍有二十几艘船只被击沉。盟国飞机的全日掩护(不同于飞机护航)也阻挡不了这些德国潜艇，因为潜艇在实施袭击时保持着与运输船队同样的航向和航速，从而规避了雷达的探测。1942年秋，同盟国的护航部队在这些海域成功地击沉3艘德国潜艇。可是在年底以前，德国潜艇继续在特立尼达航道获得了成功，因为在此期间仍有许多船只在此海域单独航行。

1942年第三季度，德国潜艇在加勒比海击沉了1 505 888吨同盟国的运输船只。8月中旬，10艘潜艇进入巴西海域，对沿海的和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船只发动了闪电般的袭击。U-507号潜艇在巴伊亚附近海域用鱼雷击沉了5艘巴西货船，从而使巴西对德宣战，并迫切提出要将近海运输船队系统扩展到特立尼达东南海域。护航兵力的缺乏推迟了最后这一海上环节的建立。但是，美国南大西洋舰队司令G.H.英格拉姆海军中将凑集了一支海上兵力，这支海上兵力足以挫败德国再次击沉一批运输船只的企图。虽然邓尼茨对这次收获不大的攻击不太满意，但他仍于11月和12月向圣罗克角海域派出了第二批潜艇。在特立尼达与巴伊亚之间组织起定期的护航运输队之前，德国潜艇又击沉了20多艘同盟国的运输船只。由于“卡塔利娜”式飞机炸沉了德国的U-164号和U-507号潜艇，同盟国总算挫败了德国潜艇部队所发动的这次远程攻击。

第五阶段：重返中大西洋

在北美海域的运输船队采用了飞机及水面舰艇护航之后，邓尼茨决定将他攻击的重点转回到中大西洋。在那里，德国潜艇可以任意攻击那些没有飞机掩护的运输船队。然而不久，他奉命将很大一部分潜艇兵力调去攻击前往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运输船队。

前往俄国北部的英国运输船队开始于1941年8月。在1942年的头三个月中，这些运输船队在德国潜艇和飞机的攻击下所遭受

的损失寥寥无几，但随着德国水面舰艇兵力的北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俾斯麦”号的姊妹舰、当时已服役的新战列舰“梯尔比兹”号同“舍尔海军上将”号、“吕佐夫”号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一样，也驶往挪威的基地。随后的几支运输船队都遭到了德国飞机和潜艇日益猛烈的袭击。当时，由于英国舰艇在马达加斯加作战，美国的舰艇便增援了英国在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并将参与保卫前往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的行动。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看来，派出这些运输船队是处于政治需要，是使俄国一同参战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由于德军对这条航线上的船只实施日益激烈的攻击，同盟国的舆论认为，这些运输船队简直无异于自杀。5月间，PQ-16运输船队中的34艘商船损失了7艘，护航舰艇也伤亡惨重。德国海军参谋部计划采取一项全面的军事行动（即“跳马”作战），准备使用飞机、潜艇，以及各种重型与轻型水面舰艇来消灭下一支前往俄国的运输船队。

英国海军部充分认识到这一严重危险，因此，为PQ-17运输船队提供了21艘护航舰，以及一支由3艘驱逐舰和4艘巡洋舰组成的掩护兵力；同时还派出一支远距离支援部队，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英国“约克公爵”号和美国“华盛顿”号）、3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和英国“胜利”号航空母舰。1942年6月27日，由33艘商船、3艘救生船和1艘舰队油船所组成的PQ-17运输船队驶离了冰岛的赫瓦尔峡湾。当运输船队航行至熊岛以北海域时（在那里，午夜太阳持续照耀，有利于敌人的空袭），运输船队遭到为时3天的猛烈攻击。7月4日，攻击达到了最高峰。在这段时间内，运输船队严守各种规定。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并击毁几架德国飞机。运输船队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己方只损失了4艘船只，其中1艘被重创，但最终仍然驶抵港口。在粉碎敌人的攻击之后，运输船队对胜利怀有极大的信心。但此时，英国海军部却发来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电报：

下午9时11分，特急电：巡洋舰部队向西高速撤出。

下午9时23分，紧急电：鉴于敌人水面舰艇的威胁，运输船队就地疏散，驶入俄国港口。

下午9时36分，特急电：运输船队立即疏散。

从这一系列极不寻常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海军部确信“梯尔比兹”号将可能攻击运输船队和巡洋舰部队。虽然侦察机失去了同这艘德舰的接触，可是英国海军部认为：在7月5日之时以后它随时将会对运输船队实施截击。担任支援的战列舰与“胜利”号航空母舰由于在西面距离太远，不能进行干预，而且这些兵力当时正在保卫西行的QP-13运输船队，该船队已驶过扬马延岛，因而脱离了严重危险。第一海务大臣是根据错误的情报作出他的决定，他干预和妨碍了1500海里以外他所不能了解情况的海域的作战活动。鉴于海军部的电报的急迫性，巡洋舰部队司令L.H.K.汉密尔顿海军少将深感无可奈何，只好照办，并期待着与“梯尔比兹”号随时相遇。而驱逐舰和护航舰也前往支援巡洋舰同“梯尔比兹”号这场预期之中的激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梯尔比兹”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确实已开始进行“跳马”作战，但由于混乱的空中侦察和希特勒不作冒险的方针，它们在海上游弋了10个小时之后又返回港口。英国海军部虽然无法了解德舰将不实施攻击的消息，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却知道，德国水面舰艇部队不愿攻击有强大护航兵力的运输船队，而且一向拒绝同哪怕是巡洋舰的护航兵力作战。

疏散命令的执行结果导致PQ-17运输船队又损失了21艘船只。在13艘抵港的船只中，有11艘加入了其他残余的运输船队。在加入残余的运输船队的船只中，仅损失了2艘，而损失的其余19艘则是独立航行的船只。因此，从PQ-17运输船队的后一阶段的命运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保持运输船

队的完整乃是确保商船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

这次行动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结果，最为明显的是，英国决定在1942年秋季以前暂时停止向俄国北部派出运输船队。美国对于没有有效地利用“华盛顿”号和它的僚舰大所失望。于是，金海军上将便很快地将这些舰只调往太平洋。从此以后，他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看待美、英海军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驻挪威的德军完全被“跳马”作战的胜利激奋起来了。这样一来，如果同盟国恢复向俄国北部派遣运输船队，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性就更大了。

9月，当由40艘船只组成的PQ-18运输船队在重兵保护下航行时，它的护航兵力中有英国的护航航空母舰“复仇者”号。该舰的舰载机在运输船队的高射炮的配合下击毁了约40架德国飞机。水面护航舰艇击沉3艘德国潜艇。运输船队虽然损失了11艘船只，但只有3艘是被潜艇击沉的。这一回，运输船队没有疏散，而是始终在一道航行，这再次证明运输船队集体行动是明智的。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因北非登陆即将开始，英国无力再向俄国派遣运输船队。后来英国采取了“细流”作战，即派遣一些小批没有护航的商船一起行动。结果，派出的13艘船只中只有5艘侥幸地抵达目的港，损失60%以上。

在南部海域，德国潜艇也活跃起来。10月中旬，德国的“冰熊”潜艇群穿过大西洋的海峡，伏击了独立航行的运输船(其中包括命运不济的英国运输船“拉科尼亚”号)*，随后准备在开普敦附

* 9月12日，“拉科尼亚”号运输船在阿松森岛东北海域被德国U-156号潜艇击沉。U-156号潜艇发现该船装载了1800名意大利战俘和811名英军。当U-156号潜艇发出求援信号时，“冰熊”艇群中的其他潜艇遵照德国潜艇司令的命令，纷纷赶来救援。16日下午，德国潜艇拖着数百名运输船上的幸存人员。当时尽管U-156号潜艇在艇首挂了一面红十字旗，但一架从阿松森岛起飞的美国B-24轰炸机在U-156号潜艇上空盘旋后最终对其实施了攻击。在收到这些事件的报告后，邓尼茨下令以后禁止对商船幸存人员进行救援。在纽伦堡审判中，同盟国的公诉人企图证明，“‘拉科尼亚’号命令”实际构成一种经过掩饰的鼓励故意屠杀幸存人员的企图。但是，通过对有关事实(包括一些有名的暴行案件等)的全面调查，这种论点被推翻了。

近海域发动一次进攻。U-179号潜艇当即被击沉，但其他潜艇却对好望角以东的航运造成极大的破坏，并声称于10月和11月在开普敦附近和莫桑比克海峡击沉了31艘船只。然后，它们开始返航。

邓尼茨认识到，德国的潜艇部队只有在中大西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到1942年7月，德国潜艇的建造速度已达到每月30艘。这种潜艇数量的增长使得邓尼茨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去攻击运输船队。由于同盟国的多数飞机和水面舰艇都装备了雷达，德国潜艇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除此之外，同盟国这时已拥有更多的护航舰艇，从而可以组成一些有6至8艘驱逐舰、护卫舰和小型护卫舰的反潜支援大队。后来，护航航空母舰也与水面舰艇配合行动。这些支援大队配备了经验丰富的人员，它们不担负常规的护航任务，但随时准备援助那些遭受德国潜艇猛烈攻击的运输船队。

邓尼茨深知飞机护航对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新的危险，因此，他集中力量攻击“黑坑”海域内的船只。他在这一海域的两侧设立了警戒线，这样，德国潜艇可以对从两个方向驶入“黑坑”内的运输船队实施持续的攻击，而潜艇本身可以不受飞机的袭击。同盟国商船的损失在不断增长，1942年11月已达807 754吨(注册吨位)。邓尼茨为了阻挠盟军在北非登陆，被迫减弱了潜艇在“黑坑”海域的攻势。但是随后，德国潜艇仍然继续在“黑坑”海域内实施攻击，并于1943年3月达到了高潮。

到1942年圣诞节，同盟国感到他们必须设法对付高度集中的德国潜艇司令部所具有的那种战略部署的灵活性。因此，同盟国政府首脑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与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举行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同盟国部队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击败德国的潜艇，”并指示召开参谋会议重新调整对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控制。随后召开的华盛顿运输船队会议否决了关于建立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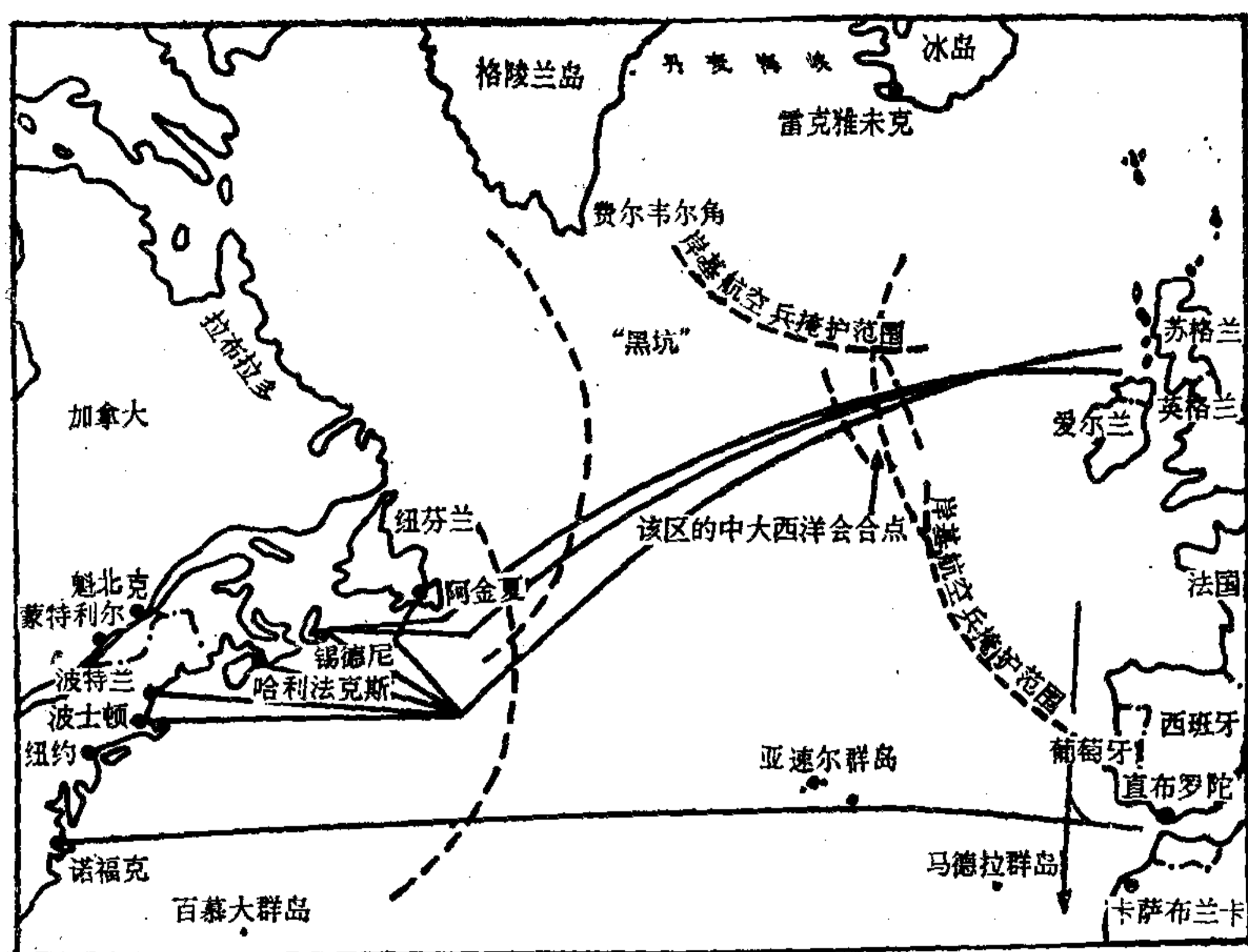


图15 1942年典型的北大西洋运输船队系统示意图

同盟国的运输船队是以字母为和数字为代号的，这些字母和数字表示出发港、目的地及特定的运输船队编号。主要的大西洋运输船队的航线和目的地有：哈利法克斯至英国(HX)、英国至哈利法克斯(ON)、锡德尼、新斯科舍至英国(SC)、英国至锡德尼(ONS)、波士顿至哈利法克斯(BX)、英国至直布罗陀(OG)直布罗陀至英国(HG)、英国至俄国北部(PQ)(后改为JW)、美国至直布罗陀(UGS)、直布罗陀至美国(GUS)

国联合反潜指挥部的政治提议，并于3月1日采纳了金海军上将的一项方案。根据此项方案，英国和加拿大继续负责对北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控制，而美国则负责中大西洋运输船队(从哈利法克斯以南的港口前往地中海和南大西洋)以及连锁运输船队系统。

在英国，海军部的作战研究人员分析了1941年至1942年运输船队的活动情况。他们发现，运输船队中被击沉商船的数字完全

不受船队规模的影响。相反，被击沉的商船只取决于实施攻击的德国潜艇的数量和水面护航舰艇的数量(在没有飞机护航时)。如果运输船队的平均规模由32艘增加到54艘，护航舰则要由6艘增加到9艘；而运输船队的损失则因船队的扩大而减少56%，因护航舰的增加而减少25%。如果平均每天有8小时的空中护航，那么，1941年至1942年期间所损失的船只就可以减少64%。扩大运输船队的规模还会减少它们的航次，这样，则可在不额外增加护航兵力的情况下加强每次船队的水面与空中的护航力量；而且由于商船的损失减少了，实际上无形中就增加了商船的货物运输量。

尽管1943年4月同盟国运输船的损失下降到344 680吨，可是德国潜艇司令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在继3月份的激烈战斗之后这种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弥补因同盟国明显改进防御措施而造成的潜艇单艇作战效果的下降，邓尼茨计划在北大西洋集中一支空前强大的潜艇兵力。4月28日，北大西洋上双方最后较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西行的ONS-5运输船队在冰岛附近海域受到德国潜艇警戒兵力的拦截，损失了一艘商船，随后只是由于驶入了一片迷雾，它们才幸免于遭受一次全面攻击。在费尔韦尔角附近海域，一阵狂风吹散了运输船队，护航队指挥官P.W.格雷顿海军中校出色地将这支42艘船只的船队集中起来，并向南驶去，结果闯入了一个集结有51艘潜艇的大艇群。5月4日，从纽芬兰空军基地起飞的“卡塔利挪”式飞机炸沉了U-630号潜艇，但是到了黄昏时，“山鸟”潜艇群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截住了那些在北极光的映照下显露出船形的货船。11艘潜艇几乎全部蜂涌般地扑向ONS-5运输船队的护航队，拂晓前击沉了7艘运输船；翌日上午，又击沉4艘掉队的船只。小型护卫舰“石竹”号使用深水炸弹炸沉了U-192号潜艇。但到了傍晚，又有15艘潜艇逼近，屡遭打击的运输船队此时又面临着覆灭的危境。随后，战术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5月5日晚，ONS-5运输船队

又缓缓地驶进了一片浓雾之中。虽然它受到个别潜艇的攻击不下25次之多，但无一损失。邓尼茨的潜艇因没有雷达而多次被7艘护航舰驱走。新赶到的两个反潜支援大队对敌发起了勇猛的攻击。它们充分发挥了雷达与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作用，彻底粉碎了德国人的阻挠，在午夜到拂晓间协助护航兵力又击沉4艘潜艇。

德国潜艇与同盟国护航运输队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海上搏击战竟成了大西洋争夺战中的最高潮。德国潜艇部队在纽芬兰附近海域遭到了这次意想不到的失败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德国的“狼群”最后一次击毁了一支哈利法克斯运输船队的许多船只。反潜支援大队、护航航空母舰和远程飞机的干预是同盟国在大西洋取得胜利的关键。在ONS-5运输船队经受了严峻考验之后的3个星期内，同盟国有12支运输船队通过了“黑坑”，总共只损失了5艘船只，而同盟国的空中与水面护航兵力却击沉了13艘德国潜艇。对邓尼茨的大规模而比较盲目的“狼群”战术，英国的“诱杀”战术当时取得了成功，迫使德国潜艇于5月份放弃了北大西洋，寻求危险性较小的游猎区。邓尼茨在“黑暗的五月”中蒙受了被击沉41艘潜艇的巨大损失之后，他再次诉诸于吨位战的战略，命令潜艇南驶，企图将德国潜艇部队从覆灭之中挽救出来，以待技术条件发展之后再重返北大西洋。邓尼茨的此项决定使同盟国的运输船队在诺曼底登陆之前的12个月中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北大西洋。由于同盟国反潜措施的有力加强和美国造船能力的极大提高，德国吨位战的战略瓦解了。7月份，同盟国每月的造船量终于超过了它在世界各地被轴心国所击沉的数量。到1943年底，大西洋的同盟国取得了年产商船1440万吨的成绩，超过德国人估计数的40%。

1943年春末，英、美部队联合发动的强大的反潜攻势不仅是军舰与飞机生产日益增长的结果，而且也是组织上的全面调整改组、人员的系统教育，以及水下军事科学的决定性进步的产物。事实证明，对美国的反潜发展负有广泛监督任务的美国第10舰队的建

立，对于促进有效的训练、提供改进武器与战术的科学方法，以及协调作战情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秘密的行政管理机构于5月1日建立。该机构在金海军上将的亲自领导下，并由F.S.洛海军少将任参谋长，为大西洋舰队的作战提供了全面支援。大西洋舰队所属的由护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或护航驱逐舰新组成的猎潜群，不久将在中大西洋发挥它们的威力。

第六阶段：中大西洋与比斯开湾的攻势

1943年5月下旬，邓尼茨决定将“狼群”作战转移到亚速尔群岛西南海域。这项决定恰好向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英格索尔海军上将提供了他等待已久的使用新建立的猎潜群的机会。就战术改革的迅速而言，在此后的三个月中，以护航航空母舰“博格”号、“卡德”号、“科尔”号和“桑提”号为核心的猎潜群对中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支援作战在海军史上实际上是无与伦比的。“博格”号上的飞行员创造了一种“野猫”式与“复仇者”式飞机的协同战术。6月3日，他们在为GUS-7A运输船队护航时发现了德国的“抵抗”潜艇群，击沉了U-217号潜艇和U-118号供应潜艇，并击伤其他潜艇数艘。7月中旬，在海上到处游弋的“科尔”号和“桑提”号猎潜群在亚速尔群岛以南海域挫败了一支由17艘潜艇组成的艇群搜索中大西洋运输船队的企图。它们使用了美国海军的“菲德”新型反潜自导鱼雷，击沉4艘潜艇，其中包括2艘供应潜艇。

残余的德国潜艇被这些航空战术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浮到水面上进行还击从而使得“博格”号、“桑提”号和“科尔”号猎潜群在仲夏又击沉了5艘潜艇。与此同时，“卡德”号上的飞行大队在A.J.伊斯贝尔上尉的指挥下又炸沉了4艘潜艇，其中包括2艘供应潜艇。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英格索尔将军的猎潜群击沉了15艘德国潜艇，其中8艘是供应潜艇，而已方只损失了3架飞机。击

沉德国的潜水油船(即供应潜艇)完全不同于击沉运输船队中的一艘商船,它有效地阻止了德国集中兵力对中大西洋运输船队的进攻,并大大地降低了德国潜艇在加勒比海、南大西洋以及印度洋的作战效果。

尽管德国潜艇部队在中大西洋损失严重,可是,这些损失还不及德国潜艇当时在比斯开湾所遭受的“屠杀”更使德国潜艇司令感到忧虑。从1942年春以来,英国空军岸防航空兵便一直试图在那儿对潜艇进行一次持久的进攻。由于采用了雷达,英国飞机在这个潜艇必经的海域对潜艇的探测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可是,在邓尼茨开始为潜艇装备一种叫作“梅托克斯”的雷达接收机之后,英国的这种优势便不复存在了。这种接收机接收雷达信号的距离比对方搜索雷达的目标探测距离远得多。但是,1943年初英国飞机突然恢复对水面上的德国潜艇的攻击,而“梅托克斯”雷达接收机却没有收到对方的雷达信号。据德国潜艇司令解释,这种现象是“梅托克斯”发出的一种能被被动雷达测到的信号所造成的。因此,他下令停止使用“梅托克斯”接收机。实际上,英国研制出一种波长为10厘米的超高频雷达,而这种雷达所发射的电波,“梅托克斯”是探测不到的。对潜攻击继续进行,同盟国的飞机使用一种8000万支烛光的“利”式探照灯,并配合雷达在黑夜中对潜艇实施突然袭击。在3至4月间,攻击的效果有限,因为潜艇在受到攻击时往往急速下潜。德国科学家们竭力对“梅托克斯”进行改进,但毫无成效;与此同时,邓尼茨为潜艇增加了防空武器,并改变了他过去的指示,命令所有要通过比斯开湾的潜艇在夜间潜航,只是在白天浮上水面进行充电。尤为重要的是,这位德国潜艇司令要求所有的潜艇艇长在攻击的飞机距离太近而潜艇又无法紧急下潜的情况下在水面上用防空武器进行还击。

虽然英国轰炸机在7月份的前三个星期中炸毁了6艘德国潜艇,但是,“比斯开湾的大屠杀”到28日才真正开始。在随后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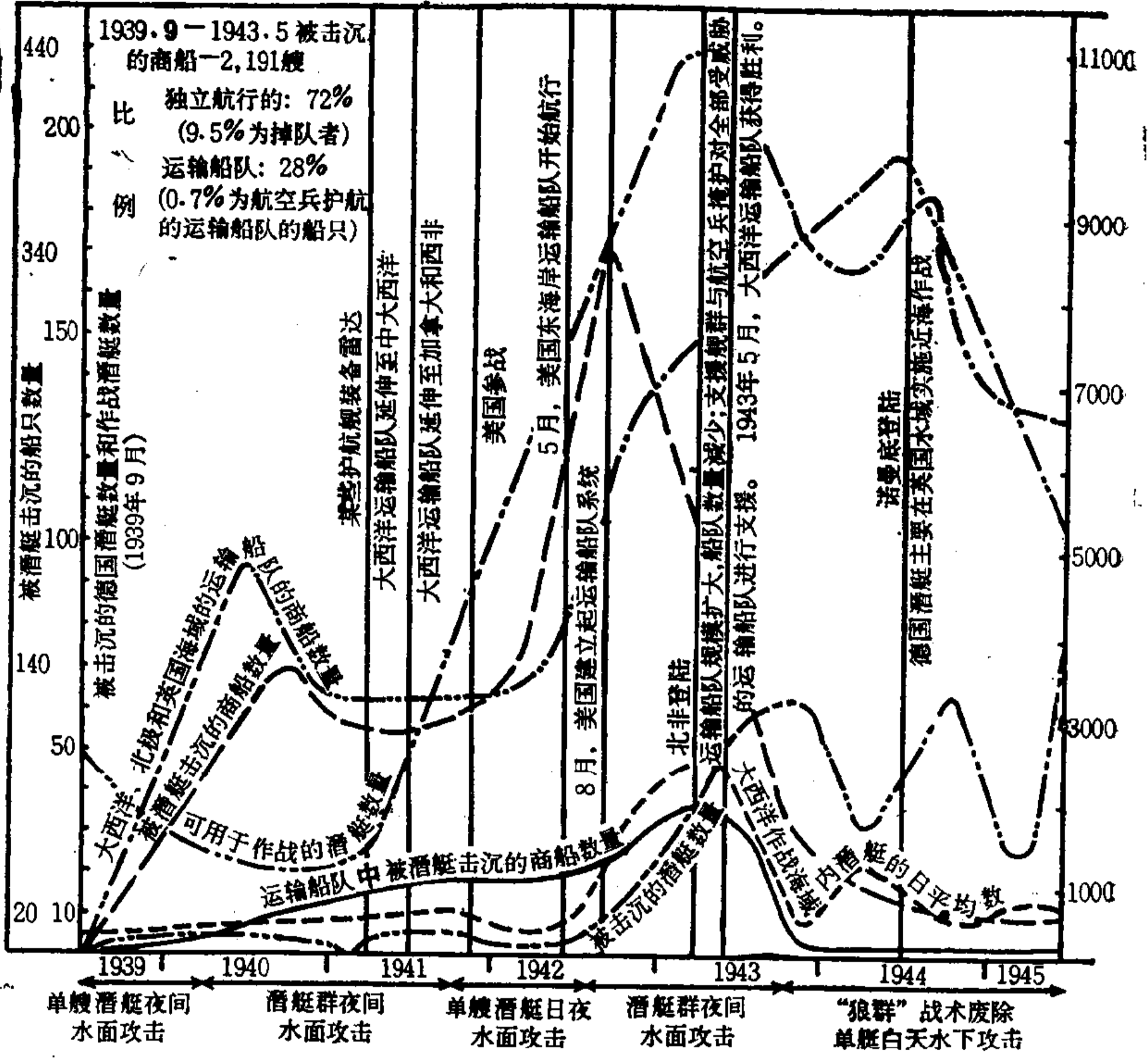


图 16 运输船队系统效果示意图

星期中，美国和英国的飞机以及英国第二支援大队击沉了 9 艘德国潜艇。德国潜艇司令迫于这种猛烈攻击，不仅放弃了潜艇群通过比斯开湾的做法，而且于 8 月初下令潜艇暂停从比斯开湾基地启航。因此，盟军在比斯开湾的攻势最终达到了对邓尼茨驻法国西部的潜艇部队的实际封锁。后来，德国潜艇司令又设法恢复了航渡，令潜艇沿着西班牙北部海岸航行，因为在那里它们实际上可以避免雷达的探测。在比斯开湾的这次攻击行动中，同盟国共

击沉28艘试图通过比斯开湾的德国潜艇。

第七阶段：北大西洋的最后争夺战

在进行了三个月几乎无效的吨位战之后，邓尼茨于1943年9月19日下令再次向同盟国北大西洋的主要运输线发动进攻。当时，他准备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即“鸬鹚”式音响自导鱼雷。这种鱼雷能自动导向舰船的螺旋桨。“鸬鹚”式音响自导鱼雷是用来对付护航舰的，它可将敌警戒幕炸开一个缺口，以便使用常规鱼雷攻击商船。9月份，德国的“拉顿”潜艇群攻击了西行的ON-202和ONS-18运输船队，击沉3艘护航舰，击伤1艘，另外还将6艘商船葬送于海底。为了对付“鸬鹚”式鱼雷，英、美的军舰开始使用一种名叫“福克瑟”的噪音发生器，用以对付音响自导鱼雷。这种设备拖在舰船后面，可以吸引音响自导鱼雷对其攻击，而对舰船本身不会造成损害。

然而，由于同盟国对原“黑坑”及其他海域内受威胁的运输船队实施了有组织的近距离空中日夜护航，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的进攻最终被制止住了。在这些护航活动中，岸基飞机同护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互相配合。护航航空母舰，或者参与运输船队的护航，或者同水面反潜支援大队在一起活动。那时，水面反潜支援大队已能够与岸基飞机一道昼夜为运输船队护航。实践证明，同盟国对付敌潜艇的这些措施非常有效，以致邓尼茨只好将其潜艇撤离“黑坑”，并在10月份试图将潜艇集中于冰岛以南，结果3艘潜艇被岸基飞机击沉。邓尼茨虽然认识到攻击北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极其危险，可是他一意孤行，一直持续到1944年2月，结果导致了严重损失，而同盟国的运输船只却损失很少。由于同盟国综合使用了水面舰艇近距离护航、岸基飞机护航，以及反潜支援大队的局部空中支援(由护航航空母舰提供)，这时的北大西洋运输

船队实际上没有遭受敌人的攻击。

10月中旬，葡萄牙同意英国空军岸防航空兵的飞机从亚速尔群岛起飞进行作战活动。英国获取这个中大西洋的基地，以及对运输船队实施夜间空中护航，是对邓尼茨企图在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对运输船队重新组织一次进攻的一个决定性打击。同盟国在比斯开湾获得的新胜利、从亚速尔群岛出发的定期空中巡逻，以及英、美猎潜群在比斯开湾以外坚持不懈的搜索，这一切有效地挫败了德国潜艇最后的一次狼群作战。在高速的XXI型潜艇投入使用(这种潜艇的生产因同盟国的空袭而开始受到影响)之前，邓尼茨毫不掩饰地说：“在战争的目前阶段，必须首先考虑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潜艇和潜艇艇员的生存问题。”

第八阶段：最后一仗

1943年，德国共损失了237艘潜艇。由于英、美入侵法国和其他一些重要原因，1944年德国潜艇的损失又有增加，而大肆吹嘘的“瓦尔特”过氧化氢潜艇仍继续推迟生产。邓尼茨此时已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他被迫将他的潜艇部队调到远离极其重要的北大西洋的海域作战。

英国皇家海军的护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为摩尔曼斯克运输船队的护航中，充分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1944年，前往摩尔曼斯克的运输船队成了德国狼群战术作战的唯一目标。由于其他地区需要护航兵力，海军部曾两次被迫暂停向摩尔曼斯克派出运输船队。在1943年底，海军部又能够重新开辟前往俄国北部的航路。北行的JW-58运输船队，由2艘护航航空母舰、2艘防空巡逻艇和1个由9艘舰艇组成的近距离警戒幕护航，并得到2个反潜支援大队的近距离掩护。这是一支典型的、由反潜特混部队护航

的运输船队，护航队的指挥官是由曾于12月任“大胆”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指挥官的F. J.沃克海军上校担任。他的战斗群于3月29日击沉第一艘尾随跟踪的U-961号潜艇。此后，从“搜索者”号和“活动”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同近距离护航兵力相配合，又消灭了3艘潜艇。与此同时，运输船队安全驶向摩尔曼斯克，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英国护航航空母舰在运输船队的视距内继续与德国潜艇交战，致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1944年，英国护航航空母舰在北方海域一共击沉13艘德国潜艇，而在此期间，前往摩尔曼斯克的运输船队只损失了6艘船只。随后，德国空军对运输船队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攻击，但结果是枉费心机。前往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的这一段十分严酷的斗争历史从此宣告结束了。

1944年，当一些德国潜艇在佛得角群岛附近加油，准备前往开普敦附近海域和印度洋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为前往北非和中地中海的运输船队担负远距离护航的美国猎潜群对它们成功地实施了攻击，从而完成了其护航反潜任务。2月下旬，德国的U-709号潜艇在慌忙中闯入了以“布洛克岛”号护航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猎潜群中，当即被两艘护航驱逐舰“布朗斯坦”号和“托马斯”号击沉。29日午夜过后不久，“布朗斯坦”号的舰长S.H.金尼上尉发现了正在驶向“布洛克岛”号的U-603号潜艇。他迫使敌潜艇潜到水下，并对其实施了致命的打击。片刻之后，“布洛克岛”号猎潜群便转向西南，向集中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的潜艇冲去，结果获得了成功。3月17日，“科里”号和“布朗斯坦”号，继一系列的飞机对潜攻击之后，一举击沉了U-801号潜艇。两天之后，“布洛克岛”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发现并炸沉了U-1059号潜艇，从而使这支新组建的猎潜群的巡航获得圆满成功。

在猎潜群活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邓尼茨于4月中旬将潜艇的主要加油点又向西推移了700海里，可是那些海域同样受到大批舰载飞机的侵扰。5月5日，U-66号潜艇通过无线电向邓尼茨报

告，**“中大西洋甚至比比斯开湾还糟糕。”**这一不祥的信号向邓尼茨表明，补给潜艇继续行动是不可能的了。U-66号潜艇刚刚发完这份电报就被“布洛克岛”号的一架飞机发现了。因缺乏炸弹和深水炸弹，飞行员引导“巴克利”号护航驱逐舰实施攻击。5月6日3时20分，“巴克利”号成功地逼近到距离2100码时对该潜艇发起攻击，击中潜艇指挥台的前部。在随后的一刻钟交战中，“巴克利”号避开一条鱼雷后径直朝着德国潜艇的前甲板猛撞。德国人匆匆弃艇逃生，有几个人为了不被淹死，爬上了“巴克利”号。起初，美国人没有理解这些德国人的意图，用机枪以至咖啡杯将他们击退。后来，“巴克利”号进行了海上搜索（这次搜索一直持续到日落后），救起了36名德国潜艇的幸存者。

从此以后，德国潜艇在经过佛得角群岛附近海面时倍加谨慎，始终警惕着护航航空母舰。5月下旬，U-549号潜艇多次逃脱了“布洛克岛”号舰载机的袭击，并于29日夜突破对方的警戒幕，对“布洛克岛”号航空母舰射中了2条鱼雷。在一片救援的混乱之中，U-549号潜艇冒着对方深水炸弹接二连三的攻击，以一条“鹤鹑”式音响自导鱼雷成功地炸掉了“巴尔”号护航驱逐舰的艏部，而U-549号潜艇则被对方发射的3串刺猬弹（一种向前发射的反潜武器）所击毁。6月初，“布洛克岛”号的损失得到了报偿。当时，“瓜达尔卡纳尔岛”号护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D.V.加勒里海军上校的率领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944年6月4日，“查特林”号护航驱逐舰在“复仇者”式舰载机的协助下将U-505号潜艇炸出水面。正当德国人匆匆弃艇时，“皮尔斯伯里”号护航驱逐舰派出一支登船检查队从潜艇指挥台的舱口冲进去，切断了用以凿沉潜艇的炸药引信，关上了通海阀，堵住了舱底进水。U-505号潜艇由“瓜达尔卡纳尔岛”号拖曳着前进，它成了同盟国的一艘极有价值的战利艇；因为海军当局得到了这艘潜艇上的德国密码本和密码机，就能够破译德国潜艇司令所发出的作战命令。不过，

U-505号潜艇并非是战争中唯一被俘获的一艘潜艇。德国人俘获了2艘英国潜艇，英国人俘获了3艘意大利潜艇和2艘德国潜艇。

1944年，印度洋虽然是德国潜艇部队一个唯一可以活动的地区，但在印度洋冒险同在地中海巡逻一样，往往成为一种有去无回的行动。德国派往这些海域的45艘潜艇中，有34艘被击沉，其中有许多是在途中丧失的。

后来，德国人在潜艇上采用了通气管装置(即一种进气和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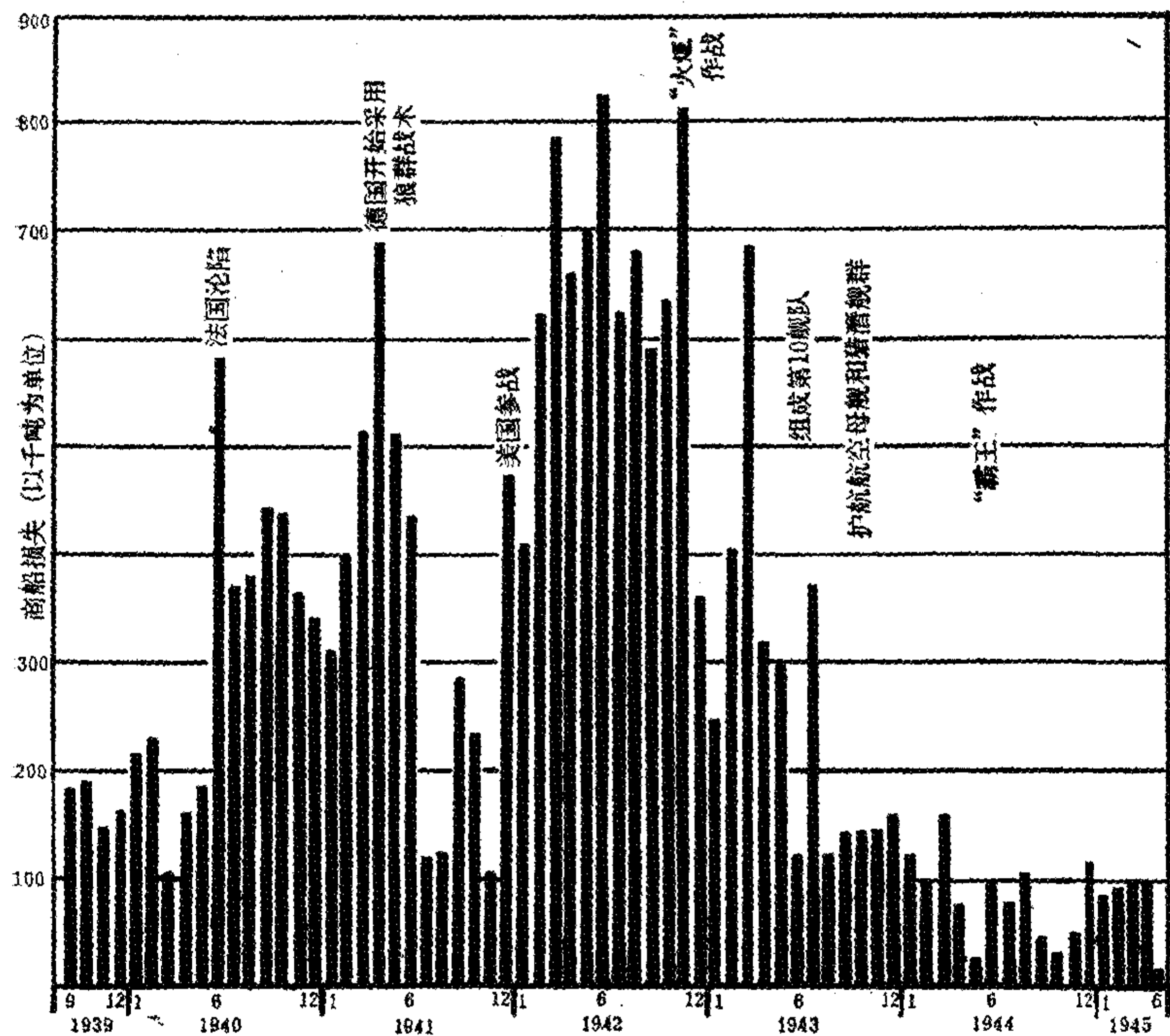


图17 大西洋争夺战: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吨数示意图

气管，有了这种装置，潜艇充电时不需要完全浮上水面)。他们由此萌发了一线希望：使残余潜艇的使用期限能够延续到“瓦尔特”潜艇建成投入使用时为止。1944年夏、秋两季，继庞大的德国潜艇部队抗击诺曼底登陆失败之后，邓尼茨派了几艘通气管潜艇前往大班克以东海域担任气象报告船。同盟国的猎潜行动对这些行踪诡秘的潜艇来说基本上无效，其中一个原因是潜艇没有真正想骚扰北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诺曼底登陆(代号为“霸王”作战)前的12个月中，德国潜艇只击沉6艘由北美前往英伦三岛的商船，而且它们在战争最后一年中的作用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可是，德国潜艇在英国和美国沿海海域却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它们常常潜坐在海底达数小时之久，以规避声呐的探测。然后，根据音响方位悄悄地对敌发射鱼雷。这种战术于1945年初在爱尔兰海收到了短期的效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气管潜艇虽说不易被发现，却也没有较强的进攻能力。同盟国在大西洋被德国潜艇所击沉的船只由1944年的月平均30 580吨增长到1945年最初4个月的月平均63 270吨。但是，这只是表明潜艇的沿海骚扰活动，而不构成对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船队的一种威胁。

轴心国共击沉同盟国商船2775艘，但其中只有28%是运输船队中的船只。在同盟国整个损失的23 351 000吨商船中，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就有14 573 000吨，占总数的62.4%。德国人投入战争的潜艇总共1175艘，损失了781艘，其中被美国击沉的有191艘。意大利损失85艘潜艇，其中21艘是在大西洋被击沉的。与此数字相比，可以说同盟国的商船成功地完成了30万艘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同时在英国沿海还进行了几十万次的航运。当同盟国的造船能力达到顶峰时，潜艇已失去任何获胜的希望。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不敢继续对北大西洋运输船队实施进攻，从而使得这些船只能够将用以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资运往英国。事实证明，运输船队的护航队是对攻击潜艇实施进攻作战的一支决定性的特遣部队。

四、同盟国对北非的进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两国彼此完全信赖，密切合作，这在战争的结盟史上是不多见的。两国之间所以存在这种亲密关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半个世纪以来，它们两国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二是两国政府的首脑——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三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位将军把争取密切协作视为他作为总司令的一项特殊任务，他不允许下属为琐事而争吵不休；四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两国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愿意友好相待，齐心协力。然而，尽管在作战行动上两国协调一致，但在战略问题上，两国军、政首脑却时常发生一些分歧。

英、美之间的大部分分歧是关于攻击敌人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简而言之，美国人喜欢单刀直入——尽快地直逼德国的心脏地区；英国人则喜欢采取迂回的战法或外围战略，即在贸然向德国的心脏地区推进之前，先包围和消耗敌人。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它使英、美两国在德国被极大地削弱、同盟国强大到足以发动一场能以小的代价取胜的快速进攻之前，先不插手西欧；美国人在战略上的最大贡献则可能是，在德国使用致命的新式火箭武器之前，最终说服了英国于1944年中期同他们一起入侵西欧。

英国对美国的作法之所以持勉强态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根源，换句话说，是由于两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所致。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老威廉·皮

特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军事战略，它充分体现了自西班牙无敌舰队产生以来英国一直在探索的一种战略。皮特以这种军事战略为大英帝国奠定了基础。皮特的军事战略是，英国在攻击法国及其盟友西班牙时，不是向欧洲大陆投入主力部队，而是向自己的大陆盟国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支援；与此同时，使用海军对敌人实施海上封锁，支援在敌人本土周围的作战，破坏敌人的海上贸易，以及攻击敌人海外的殖民地。这样，英国以极少的兵力就成功地遏制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欧洲的扩张，并确立了它对印度、加拿大和即将诞生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土的所有权。

在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时期，英国在前三次结盟中都以不同形式灵活地运用了皮特的军事战略。它一方面援助其欧洲大陆的盟国，另一方面则使用海上力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孤立敌人，封锁和消灭敌方舰队，以及在敌国周围寻找和利用其弱点。因此，法国人尽管一时未被打败，但他们发现自己经常遭受挫折和威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结盟中，英国在欧洲大陆投入了一支大军，并向法国推进，但它并不是采取正面直接进攻的方式，而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帮助下，取道伊比利亚半岛，从南面实施翼侧攻击。与此同时，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部队则从东面实施进攻。这样，联军终于打垮了拿破仑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前夕，英国的外围战略学派建议重新采用皮特的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点，沿袭拿破仑战争中前三次结盟的作法。这个学派认为，欧洲大陆主要战场的作战应由比利时、法国、俄国以及任何可能对德作战的国家进行，而英国则以提供经费(其中部分经费来自收缴的德国贸易)和以除了派遣大批部队之外的其他方式，对这些国家进行支援。

和外围战略学派相对立的是大陆战略学派，他们的理论依据是来自第四次反拿破仑联盟。他们认为，德皇和拿破仑一样，四面

受敌，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毫无其他选择。他们指出，英国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欧洲大陆。大陆学派当然得到了法国军事领导人的全力支持，而且法国人的论点也富有说服力。因此，1914年8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立即将部队投入欧洲战场。9月初，在巴黎外围进行的首次马恩作战中，一支10万人的英国正规军守住了协约国的左翼阵地，并协助法军在两支被分隔的德军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迫使敌人后撤，从而解救了巴黎。

德军被击退之后，西线平静下来，陷入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僵持状态。大陆战略终于为协约国赢得了胜利。不过，这个胜利是在美国参战和协约国损失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之后才取得的。仅大英帝国就损失了将近100万人。为了从侧翼包围平静的西线，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曾主张采用外围战略，夺取君士坦丁堡（现名伊斯坦布尔——译者）。虽然丘吉尔的企图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崎岖多岩的加利波利（现名格利博卢——译者）地区遭到了失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军事分析家们却断言：丘吉尔的计划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协约国在上述两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计划不周，犯下了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以及当时担任土耳其军队总司令的德国将领利曼·冯·赞德尔斯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的才能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再次向法国派出一支部队。西线的战争仍然是以德国发动一场旨在迅速打败法国的进攻开始的。这一次，德国胜利了。法国被打败，从而退出了战争。英国的远征军被赶出欧洲。丘吉尔，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围战略的积极拥护者，现在，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再次提出了这个战略思想。在法国沦陷和英军大撤退之后，他不敢做重返西欧大陆的尝试，至少在德国被极大削弱以前是如此。实际上，这时孤立无援的英国没有足够兵力去开辟新的西部战线。但是，英国却

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及三军参谋长便决定把对轴心国的进攻限定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的工业和交通实施空袭，对德、意的海上力量进行攻击，进行各种旨在确保英国在地中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的斗争，进行埃及战役，在达喀尔和马达加斯加实施远距离作战，在希腊和克里特对德作战，以及在圣纳泽尔和第厄普进行试探性攻击。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丘吉尔宣布：“我们将竭尽全力，援助俄国和俄国人民。”这样，英国再现了皮特的军事战略的两个要点，即在对欧洲大陆盟国给予一切可能的物质支援的同时，使用自己的海上力量支援在德国本土周围和海外的作战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意识到他们在战争中必同英国为伍之时起，就一直反对英国的外围战略思想，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参战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是马歇尔将军，也坚持尽早向法国派出同盟国军队的主张。马歇尔建议：1942年夏末在法国夺取一个登陆场，代号为“铁锤”作战；接着，于1943年进行大规模入侵，代号为“围剿”作战，这是一次从两翼包围鲁尔、向德国推进的作战行动。但是，这一计划一直拖到1944—1945年才真正付诸实施。在“铁锤”作战和“围剿”作战的准备阶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优先建造登陆舰艇，并开始向英国运送部队。

英国三军参谋长勉强接受了“铁锤”作战计划。但是，尽管罗斯福总统敦促同盟国竭尽全力和毫无保留地实施“铁锤”作战，而英国却把这次作战做为万一出现俄国或德国失败时的一种“应急”之策。罗斯福坚持说，“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对德作战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英国的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却断然拒绝了罗斯福总统关于尽早入侵欧洲大陆的建议。

然而，同盟国在1942年总得有所行动。当时，在俄国战线上，德军重新占领了冬季丢失的土地，并向伏尔加河沿岸上的斯大林格勒进逼。在这里德军可以切断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封

锁美、英两国经波斯湾对俄国进行的补给。在北非战线上，隆美尔的坦克部队正向尼罗河三角洲迅速挺进，大有一举拿下开罗和苏伊士运河之势，

鉴于上述情况，丘吉尔建议入侵西北非。这个建议确有许多值得褒扬之处。当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法属西非尽管都效忠于法国维希政府，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尚未被德军占领。如果同盟国夺取了这些地方，隆美尔就会陷入盟军入侵部队和英国第8集团军的两面夹击；同时，还可减轻德军对马耳他的压力，恢复同盟国在地中海的航运，从而缓解同盟国商船严重匮乏的困难。此外，还可夺得进攻意大利和南欧其他地区的基地，并有可能组织一支法国军队以投入对轴心国的作战，以及断绝敌之磷酸盐和其他原料的来源。

起初，罗斯福总统极力反对丘吉尔的这一建议，他希望美军尽快地投入欧洲战场，以鼓舞美国公众的士气，履行对俄国的许诺和迅速结束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反对丘吉尔的建议，他们认为，入侵非洲是一种反常的战略行动，它将把越来越多的同盟国部队从西欧主要战场上移开，而且会使入侵法国的行动至少推迟两年。然而，丘吉尔却执意认为，入侵北非是入侵法国最好的准备，因为一旦盟军威胁了轴心国的外围地区，德国就不得不从法国沿岸各占领区调出部队。

丘吉尔终于使罗斯福相信，如果英、美军队要在当年对轴心国开战，那就只有采纳他的入侵非洲的计划，别无其他选择。因此，罗斯福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再一次说服了他的军事顾问们。1942年7月25日，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实施入侵北非的登陆作战，代号为“火炬”作战。

战略上与政治上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北非登陆的直接目标是3个处于德国空军作战半径以外的重要港口。它们是：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及尔和奥兰（现名瓦赫兰——译者）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现名达尔贝达——译者）。突尼斯的突尼斯港和比塞大（现名宾泽特——译者）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波尼（现名安纳巴——译者），由于离敌人设在西西里岛上的机场太近，没有被选作直接目标；而西非的达喀尔则因为过于偏南，用处不大，也没有被选上。当时，美国人希望阻止住德军可能通过西班牙进行的反击，而英国人却预计到敌人将从突尼斯进行大规模抵抗。因此，上述直接目标的选择实际上是美、英两国军事计划人员达成的折衷方案。根据作战计划，一旦盟军攻克了上述3个直接目标（城市）后，盟军部队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必须先于德军，抢占突尼斯的港口城市；而另一部分兵力则应从卡萨布兰卡向西属摩洛哥的边界驰进，以保卫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重要交通线。

盟军根据所拥有的舰艇和人力以最佳使用方案确定了各突击部队的编成和任务。美国第34特混舰队，又称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将直接从美国本土运送35 000人，以攻占卡萨布兰卡地区。中部海军特混舰队将在英国海军的支援下，从英国遣送39 000名美军士兵，以攻占奥兰。第三支部队即东部海军特混舰队将从英国遣送23 000名英军和10 000名美军，以攻占阿尔及尔。在夺取上述港口后，后续运输船队将源源不断地运送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直到战役完全结束为止。根据敌情报告表明，维希政府的防御部队对美军的抵抗将不会象对英军那么猛烈。因此，最初登陆突击部队的所有地面指挥官均由美国人担任。美国陆军中将D.D.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英国皇家海军元帅A.B.坎宁安则担

任海军总指挥。D日(登陆日)定于1942年11月8日。冬季北非的大西洋沿海通常激流滚滚,而11月8日则被认为是这一年中可以越过此处海滩实施登陆的最后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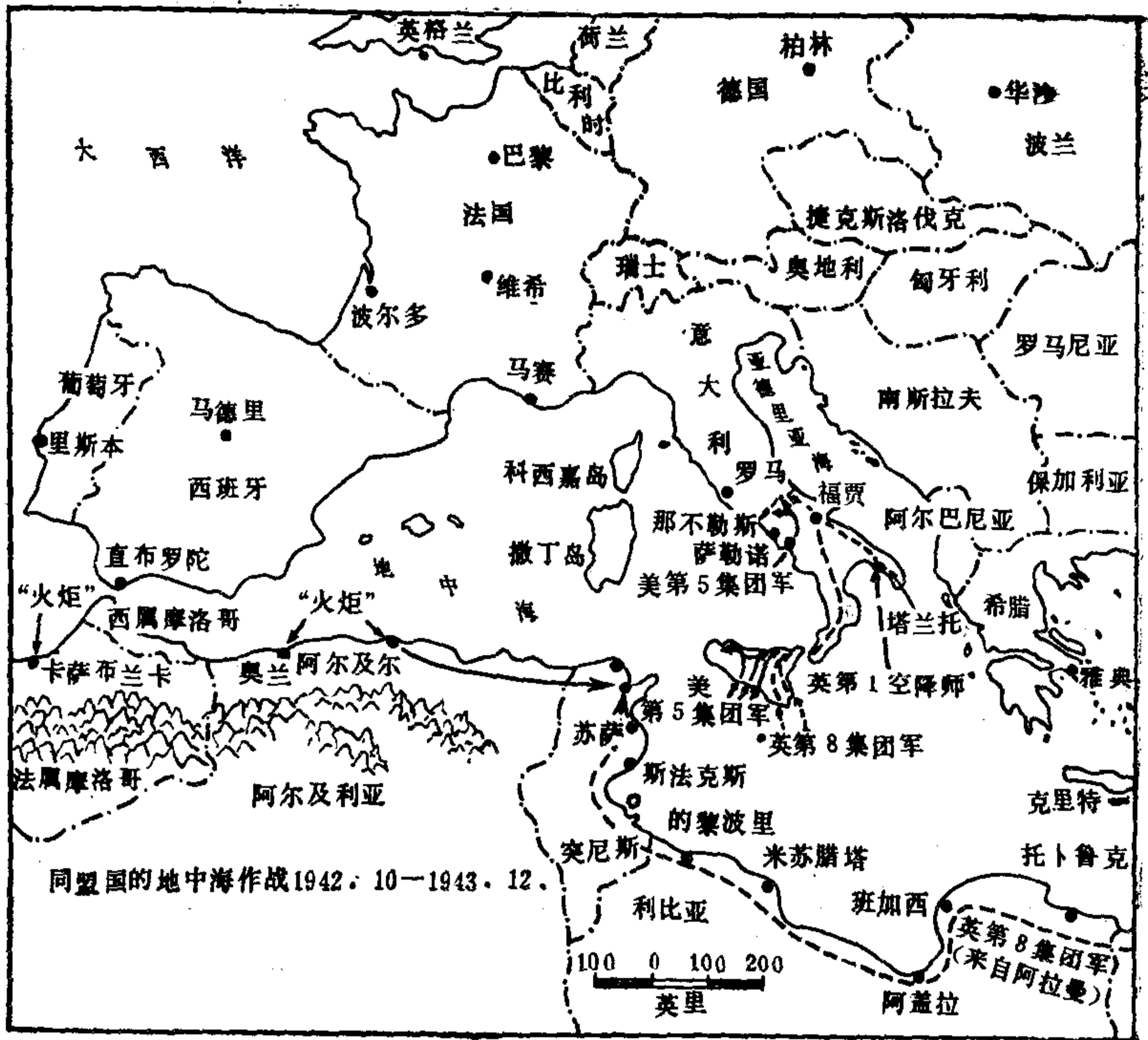


图 18 同盟国在地中海战区的作战示意图
(1942年-1943年)

北非登陆潜伏着极大的冒险性。它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守北非的法军将采取何种行动。由于英国曾于1940年袭击过驻米尔斯克比尔和达喀尔的法国海军部队,德国人同意法国调集和装备一支防御部队,这支部队拥有12万名官兵、350架性能一般的飞机、200多辆坦克、一定数量的轻型火炮和迫击炮,

以及一些海军部队，其中包括现代化战列舰“里舍利厄”号和驻泊达喀尔的巡洋舰-驱逐舰部队。另一艘尚未竣工的战列舰“让·巴尔”号以及许多艘驱逐舰和潜艇驻泊在沿海其他港口。如果上述法国部队都坚决抵抗，如果德国人进驻西班牙和法国基地以支援这些法国部队，并切断盟军通过直布罗陀的供给线，那么，在许多盟军参谋军官看来，这次入侵可能遭致失败。但是，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是，佛朗哥政府将反对德国进入西班牙，很多法国守军将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如果他们进行抵抗的话)。不管怎么说，登陆的成败不仅取决于陆、海军的力量，而且还取决于各种政治因素。

美国在不泄露作战秘密的前提下，极尽一切可能以促使法国对这次登陆持有利于同盟国的态度。罗斯福政府不顾公众强大的压力，拒绝与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40年秋，又任命W.D. 莱希海军上将为驻法国大使，其主要使命是使法国反对德国控制法属北非的态度强硬起来。从1941年起，以总领事R.D. 墨菲为首的美国领事馆，在从事经济援助工作的同时，为增进法国在北非的政治、军事要人同美国的友谊和合作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此外，美国领事馆还积极收集有关滩头防御、拍岸浪、道路、桥梁以及其他与登陆有关的重要情报。在预定入侵开始之前两周，美国陆军少将M.W. 克拉克乘一艘英国潜艇前往北非，在阿尔及尔附近同墨菲和亲同盟国的法国指挥官进行了秘密会晤。克拉克告诉这些法国人，盟军的攻击即将开始，但没有向他们透露攻击的具体日期。同时，美方催促他们在战斗开始时力求挫败任何反入侵计划。根据法国人的极力要求，著名的法国高级军官亨利·吉罗将军秘密地搭乘潜艇从里维埃拉前往直布罗陀。吉罗将军曾越狱逃出了德国监狱，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同盟国的事业进一步团结法国人。因此，同盟国在发起进攻之前，可望有许多法国陆、空军部队将按兵不动。

然而，预先争取法国海军的工作却没有成功。这个问题是极为严重的，因为岸炮连是由法国海军人员操纵的。法国海军部队除极少数之外几乎都非常忠实于维希政府的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达尔朗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在两次大战的间隙中曾把法国海军部建成一个极其富有效能的部门，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能有效地指挥调动所有驻北非的法国军队。在这方面，他的权力和威望仅次于贝当元帅。在盟军登陆前的几个星期，达尔朗曾派人向在北非的美国官员进行试探，建议双方举行会谈。墨菲赞成这位将军的提议，但美国国务院出于对维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担心这种接触会导致盟军即将实施的登陆作战泄密，促使德国人迅速向非洲调集部队和飞机，从而使盟军整个人侵计划遭致失败。然而，就在D日的前三天，达尔朗乘飞机到达阿尔及尔，守护在他患病的儿子的身边。这样一来，他就能对整个事态的发展施加直接影响。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后来证明，这一完全未曾料及的事态发展，对同盟国来说倒是一件幸运之事。

战术上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由于这场对欧洲的轴心国的战争主要是由陆军进行的，因而作战的最高军事指挥自始至终便由一名陆军军官担任，海军只是在必要时配属给陆军使用。这样一来，陆军独揽了军种联合作战的指挥权*，海军则服从陆军的指挥，即使在登陆突击中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同太平洋战区恰好相反。在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是海军，陆军则在必要时配属给海军。结果，这两个战区的两栖作战

* 在美国的术语中，“军种联合作战”是指由一个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军种共同实施的作战；“盟军联合作战”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军队共同实施的作战。而英国则把这两种作战统称为“联合作战”。

便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由于时间紧迫和指挥分散，“火炬”作战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相当复杂。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英、美参谋人员在伦敦总司令部制定拟在阿尔及尔和奥兰实施登陆突击的详细计划；而进攻摩洛哥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则交给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承办，因为进攻摩洛哥的部队要从美国出发。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委托陆军部拟定登陆作战计划，而陆军部又委托西部特混部队司令G.S.巴顿将军拟定详细的作战计划。金海军上将委托大西洋舰队司令R.E.英格索尔海军上将拟定舰队一级的作战计划，而英格索尔将军又委托未来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第34特混舰队）司令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拟定详细计划。在作战准备阶段，陆、海军指挥官各自独立。在他们与总统之间，不设共同的指挥官。这种指挥结构沿袭了从七年战争期间的魁北克作战直到二次大战中的挪威作战长期所形成的军种联合作战的传统。

实际上，在摩洛哥进行这样一次极有组织的两栖登陆作战，其准备与计划工作确实是、而且必须是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如此，巴顿将军和休伊特将军时常在一起商讨有关问题。为了使海军的计划能和登陆部队的计划协调一致，海军负责拟定作战计划的军官在华盛顿巴顿将军的司令部里工作了几个星期；随后，为了达到最后的协调，陆军负责拟定计划的参谋人员又来到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附近的欧欣维尤海军司令部。由于休伊特将军在担任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司令之前就担任过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职务，因此，参加摩洛哥登陆的两栖作战部队训练就由他的两栖部队司令部负责。

1942年10月1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所有参加摩洛哥作战的指挥官发布了作战计划，即“‘火炬’作战中陆、海军联合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远征开始之后，在战斗的各个阶段，战区和局部战场均有一个指挥官实施一元化指挥。这样，一次大规模

的军种联合作战始终是在统一的指挥下实施的。这在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指挥关系规定如下：

- (1) 根据统一指挥的原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负责指挥“火炬”作战的所有兵力。
- (2) 西部海军特混舰队越过西经40°后，将由盟军总司令指挥，其方式或者由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或者通过盟军海军司令(坎宁安)实施指挥。〔在此之前，该特混舰队仍由美国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英格索尔)指挥，并由他按盟军总司令的预定计划调动部队。〕
- (3) 下级特混编队的指挥关系先按(4)、(5)、(6)和(7)各条实施，必要时可由盟军总司令进行更改。
- (4) 西部海军特混舰队负责输送西部特混部队。在西部特混部队司令(巴顿)建立了岸上指挥部，并表示可以接任指挥之前，西部特混部队所属各部队将由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司令(休伊特)实施指挥。
- (5) 当西部特混部队司令在岸上实施指挥时，受命对攻占法属摩洛哥的部队进行进一步支援的海军部队将归西部特混部队司令指挥，其方式是通过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司令实施指挥。
- (6) 在登陆突击作战之后，以及当盟军总司令解除了参战的美国海军部队的作战任务时，这些海军部队仍将归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指挥。
- (7) 奉命夺取港口和担任当地海上防御与海疆防御的美国海军部队，即海疆部队、西部特混部队、海军作战基地和中部特混部队，分别由各部队司令根据统一指挥的原则实施指挥。
- (8) 对往返于美国和北非之间大西洋上的后续运输船队担任掩护和远洋护航的所有海军兵力，将由美国大西洋舰队司

令指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联合作战计划打破了两栖作战的传统样式。在以往的两栖作战中，陆军将领负责指挥登陆部队，海军将领则负责指挥海军支援部队，在作战的全过程中，参战的陆、海军将领实施独立指挥，相互是平等的。而在这次入侵摩洛哥的作战中，则先由休伊特将军、继由巴顿将军负责全面指挥。这样，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一元化的指挥：在远征部队航渡到大西洋之前，由英洛索尔将军实施指挥，然后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接任指挥。尽管这种局部的统一指挥的规定只写入了对西部特混部队的指令中，但它却成为后来欧洲战区的作战指令的模式。

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三处实施主要登陆的计划虽然在指挥关系等细节方面有所不同，但登陆的目的和主要原则却是相似的。登陆突击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同盟国能向持久的北非战役投入大量的陆、空军兵力以攻击装备精良的敌人，因为即使法国人不进行抵抗，德国和意大利必将向北非迅速进行增援。由于入侵部队对补给品的需求量极大（每个师的日需要量为600—700吨），而且这些补给品不可能从海滩上直接运送上陆，因此，必须夺取拥有足够泊位以及卸载和存放设施的港口。但是，直接从港口防御正面进行突击则要付出巨大代价，所以，根据作战计划，部队应在港口附近开阔的海滩上登陆，以便从翼侧和后方夺取这些港口。登陆部队将由战斗装载的突击运输舰运至登陆海滩附近，然后携带装备换乘登陆艇，于夜间突袭上陆。炮舰和海军飞机将支援部队的翼侧攻击。同时，在部队占领这些港口并开始使用它们之前，由登陆艇往返运送增援部队和补给品上陆。由于敌人挫败登陆突击的最好作法是固守港口，进而断绝盟军增援兵力所需要的各种补给，因而以最小的损失尽快地夺取港口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盟军认为，防止敌之守军凿沉船只阻塞航道或破坏码头是十分重要的，因而盟军派出专门部队在进攻开始时直取这三个

港口，并夺取其所有设施。这些匆忙拟定的突击计划，其指导思想虽然简单，但具体细节相当复杂，都成为后来在欧洲战场组织实施其他突击作战的样本。

突击部队的训练工作困难重重。在进攻命令下达时，参战的陆、海、空军部队除少数外几乎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而且在 D 日前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它们似乎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训练。负责军官当时已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也知道，如果等到所有参战部队全部受到充分训练后才实施这次作战，那么，德国人可能抢先调进部队，从而使盟军在西北非的登陆化为泡影。

不过，对同盟国来说十分幸运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在参战时就已有了业已改进的两栖作战条令和训练计划。而且，虽然经过两栖训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派往太平洋战区，但美国陆军已经根据海军陆战队的部分条令开始训练。在 1941 年和 1942 年初，美国陆军有 3 个步兵师在国内和陆战队一起进行训练。其余一些步兵师则被派往英国，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与英国部队一起进行两栖作战训练。然而，在当时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训练足够的美国陆军部队以承担在北非三个地点同时登陆的任务。根据法国人对英、美的态度，这次登陆最好全部由美军实施。但是，英国部队还是不得不在最东面的登陆点——阿尔及尔担任作战的主力。

尽管客观上要求战前训练应该做得充分，但从后来的情况看，部队为最初登陆和尔后的作战所进行的训练是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运输舰和登陆艇的舰员的两栖训练尤为缺乏，这同样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所致。截至 1942 年 8 月 1 日，即 D 日前 14 个星期，派给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的运输舰船只有一半前来报到。所余的这一点时间即使用来灌输训练内容也是不够的。而且几乎所有舰艇在参加演练之前都需要对其通信设备进行大量的安装维修和保养工作；同时，舰艇的内部布局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登陆

艇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在陆军占领并使用港口之前，登陆艇是运送弹药和补给品的唯一工具。由于美国海军战前未能征召足够的小艇艇员入伍，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只好匆忙征集了大约3000人，并于1942年6月对他们开始进行小艇训练。尽管这些参加训练的人员刻苦努力、热情很高，但他们毕竟只受过两个月的专门训练。事实证明，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是不可能掌握两栖突击中的操艇技术的。

德国潜艇的活动使情况更为恶化，它迫使西部特混部队的登陆训练转移至所罗门斯岛处的切萨皮克湾隐蔽的水域进行。结果，登陆艇的艇员们无法获得在汹涌的拍岸浪的条件下操纵登陆艇所需要的经验。在英国受训的艇员大多数是英国海军人员，他们的训练环境尽管更接近于实战要求，但也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一位研究北非作战的陆军历史学家曾指出：“部队为在法属北非登陆所进行的战前训练……没有达到预期要求，甚至还达不到为战胜装备精良、作战顽强的敌人所需要的训练水平。”从英、美两国出发的声势浩大的突击部队虽然知道法国人的装备并不精良，但他们还需要搞清楚的是，法国人的战斗意志是否坚定。

向摩洛哥接近

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由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的休伊特将军指挥，它由102艘战斗舰艇、运输舰和辅助舰艇组成。这支特混舰队在海上编队航行时，浩浩荡荡，覆盖面达500平方海里。为了欺骗敌人，北路突击舰群和南路突击舰群于10月23日从汉普顿锚地出发，向南航行；次日，中路突击舰群也离开该锚地，向东北航行，给人以驶往英国的错觉。后来，各群兵力在海上会合。27日，一支从缅因州的开斯克湾出发的掩护群加入了特混舰队，该掩护群包括新型快速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和两艘重型巡洋

舰。一个航空母舰支援群被预先派往百慕大，该群包括有“突击者”号航空母舰、4艘刚由油船改装而成的护航航空母舰，以及一支由1艘轻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掩护兵力。28日，这支航空母舰支援群在中途加入了特混舰队。

为了避开已知的敌潜艇集中区或达到欺骗敌潜艇的目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进行了一段规避性航行；随后，在强劲的东北风掀起的巨涛骇浪中，驶近了非洲海岸。根据华盛顿的气象预报，11月8日即D日，摩洛哥海岸的拍岸浪极大，登陆将无法进行。然而，休伊特海军上将的气象军官却断定说，8日登陆是可行的，而在8日以后的许多天内却不能登陆。休伊特将军相信后者的推断，继续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气候恶化不能登陆，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推迟登陆。另外，如果确有必要，他还可以改变计划，从地中海上实施登陆。正当特混舰队向摩洛哥接近时，英军获胜的消息传来，舰队的官兵备受鼓舞。消息说，英国第8集团军继11月5日在阿拉曼取得重大胜利后，正在埃及迫使隆美尔的部队后退。

11月7日，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分兵前进。南路突击舰群调头南下，直取磷酸盐输出港萨菲，准备从这里遣送6500名部队和90辆中、轻型坦克上陆，以便从南面逼近卡萨布兰卡；中路突击舰群前往小港费达拉，准备在此处遣送19500名部队和79辆轻型坦克上陆，以便从北面向卡萨布兰卡进逼；北路突击舰群决定驶向海滨村庄梅迪阿，遣送9000名部队和65辆轻型坦克上陆，以夺取利奥特港附近的飞机场。盟军预期在萨菲和梅迪阿的登陆还将牵制可能向主登陆场费达拉附近靠拢的法军。掩护群则独自向卡萨布兰卡进发，准备炮击任何企图驶离该港的敌舰。为了同时支援三个地方的登陆，航空母舰支援群分为三组：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前往萨菲；两艘护航航空母舰前往梅迪阿，“突击者”号和另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则驶往彼此相距仅15英里的费达拉和卡萨布兰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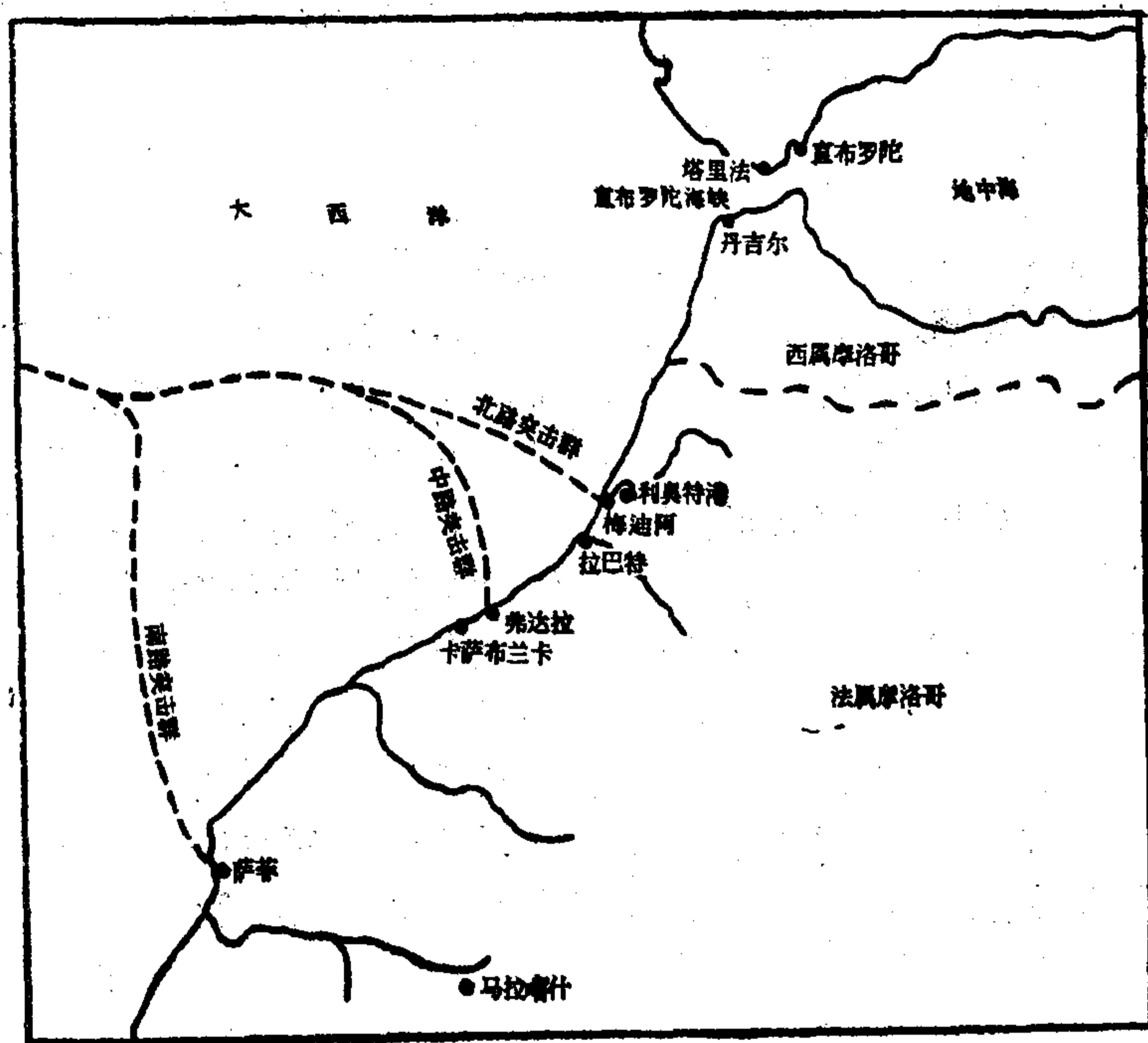


图 19 美军在法属摩洛哥登陆示意图（1942年11月8日）

陆军坚持夜间进行登陆，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达成突然性，二是陆军军官们不相信舰炮火力能在昼间为登陆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如果11月7日傍晚突击舰群被敌人从摩洛哥海岸发现，那么，登陆的突然性就不复存在。为了在夜间有充分时间驶近摩洛哥、进行登陆艇换乘和由舰到岸的运动，H时确定在8日晨4时，即黎明前两小时。

陆军还要求突击波把在海军看来是过量的装备运送上岸。这种要求无形中增大了登陆艇的需求量。海军在这次登陆中使用了各种登陆艇，从36英尺长的“希金斯”艇（一种以胶合板为艇体的汽油动力艇）到150英尺长的机械化登陆艇（钢铁艇体，柴油动力，

可运送1辆轻型坦克)，一应俱全。在后来的几次登陆突击中，坦克登陆舰向滩头阵地输送了大量登陆艇以应陆军之需；但在这次入侵北非的作战中，登陆艇的数量却受到运输舰运载能力的限制。

负责指挥在费达拉登陆的乔纳森·安德森陆军少将在最后时刻决定，最初突击上陆的兵力再增加大约50%，从而使中路突击舰群的登陆艇不够使用。为了使突击波拥有足够的登陆艇，海军不得不绞尽脑汁，制定出一个颇为复杂的艇只使用计划，这个计划其难度之大，甚至使那些登陆艇的操艇老手们也难以在白天如期完成。

摩洛哥的主要登陆突击

根据在费达拉实施登陆突击的计划，中路突击舰群的15艘运输舰必须于7日午夜成四路纵队锚泊在登陆海滩以北6—8海里的海面上。靠近海岸的4艘运输舰各运送1个营登陆队。4个营登陆队共计6000人，准备在黎明前实施最初登陆突击。由于没有一艘运输舰能携载足以装运整整一个营登陆队的登陆艇，因而第2、第3和第4横列中的运输舰奉命向第一横列的运输舰派出登陆艇。当登陆艇装满了人员和坦克时，便向海岸方向航行1000码，到达会合区，与停泊在这里的4艘控制驱逐舰会合。然后，登陆艇以6—8艘为单位编为艇波。当满载的登陆艇(计200多艘)向指定的控制驱逐舰报告后，控制驱逐舰便将它们引导到距岸4000码的出发线。与此同时，4艘海滩识别标志艇将向岸边前进，并分别锚泊在被称为“红2”滩、“红3”滩、“蓝”滩和“蓝2”滩的4处海滩。4个营登陆队将分别在上述4个海滩上陆。晨3时35分，海滩识别标志艇将向海上发出闪光信号；3时50分，发射彩色照明弹。H时即晨4时，登陆艇按控制驱逐舰的信号，将在备有机枪的支援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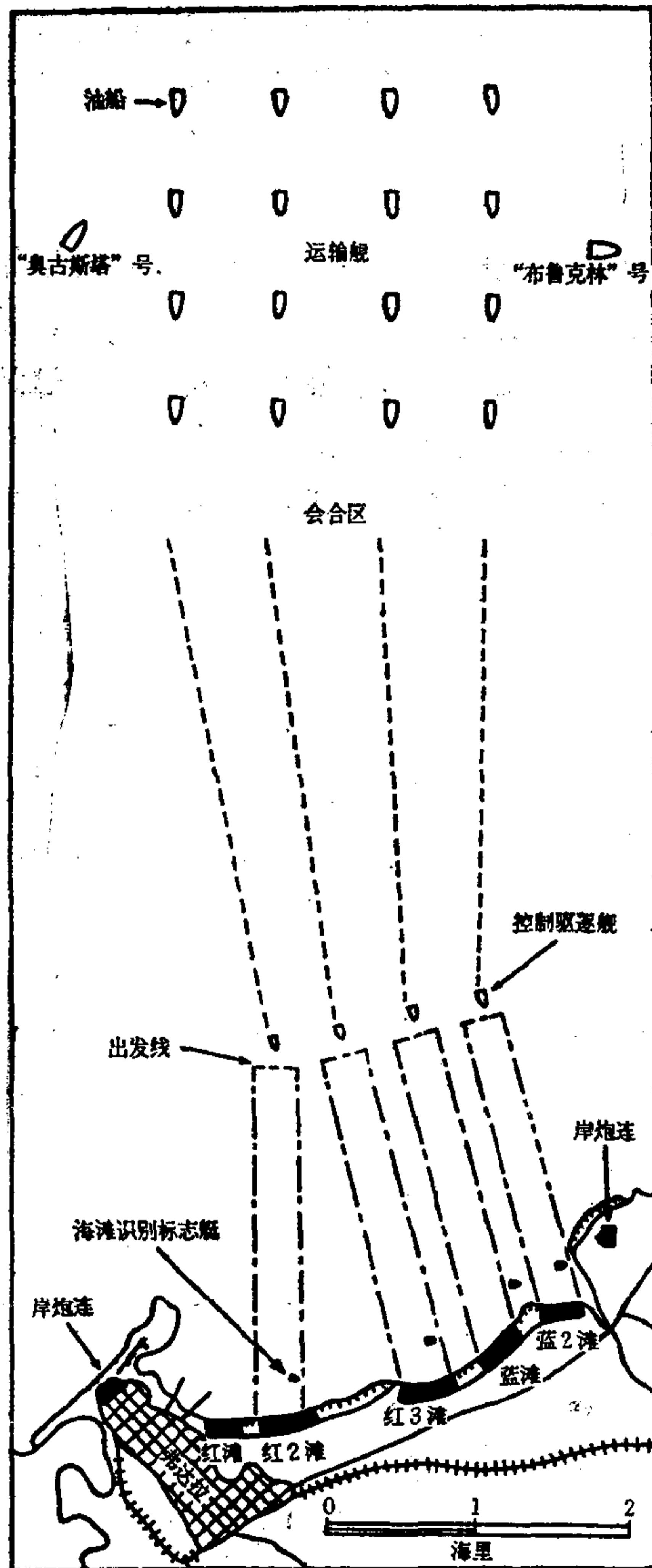


图 20 盟军在费达拉的最初登陆计划示意图

伴随下，在海滩识别标志艇的照明弹的指引下，向指定的海滩航行。部队上陆后，登陆艇将迅速撤回到运输舰停泊区以遣送第二梯队。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这个精心制定、时间安排紧迫的计划必须几乎完全在黑夜中实施。

当中路突击舰群在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布鲁克林”号以及10艘驱逐舰的伴随下向锚泊区航行时，费达拉登陆突击计划在执行中开始分崩脱节了。一股海流使该突击舰群偏离了航向，不得不几度紧急转向。那些运送最初登陆突击部队的第一横列的运输舰在午夜前不久抵达停泊区，但这时其他运输舰却迷路掉队了，直到午夜还没有到达预定位置。结果，这些舰上的登陆艇未能按时分别与预定的部队运输舰会合，有的艇甚至未能找到这些运输舰。此外，登陆部队由于每人多带了60磅的装备，在沿着登陆网梯向颠簸起伏的登陆艇换乘时，动作迟缓，从而进一步推迟了预定计划的实施。由于上述种种迟误，到早晨4时，预定的艇波中只有一半到达了会合区。然而，控制驱逐舰不能继续等待，便开始引导现有艇波向出发线进发。大约50分钟后，登陆艇驶抵出发线。然而，海滩识别标志艇并不知道所出现的上述迟误，在一段时间内曾不断地显示其灯光信号，结果反而造成了混乱。因为有两艘海滩识别标志艇偏离了预定位置，其中一艘偏离的距离达2海里多。晨5时，即H时之后一小时，第一艇波开始向海滩前进，接着，每隔5至10分钟，第二、第三艇波相继跟进。登陆艇开足了马力，马达声终于引起敌岸炮兵连的注意。他们打开探照灯，先在空中搜索，然后转向海上搜索。当支援艇上的机枪开火时，灯光骤然熄灭。可是，就在这时，那些毫无经验的小艇艇长们给登陆部队造成了不少损失：有的登陆艇撞上了与登陆海滩相毗邻的岩礁；有的则被卷入拍岸浪，突然横转，被冲上海滩。一些士兵落入海中，沉重的装备把他们坠向海底。那些安全靠岸的登陆艇，有许多因退潮而搁浅，无法撤回海上。然而，海军操艇人员损失登陆艇的情况

实属个别。尽管海军操艇人员只受了短期训练，又遇上天黑浪大等不利因素，但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仍把部队和装备安全地输送上岸，然后又迅速地返回运输舰。到黎明时分，已有 3500 人登陆上岸。第一梯队向前推进，并夺取了费拉达城。但滩头阵地翼侧的岸炮连依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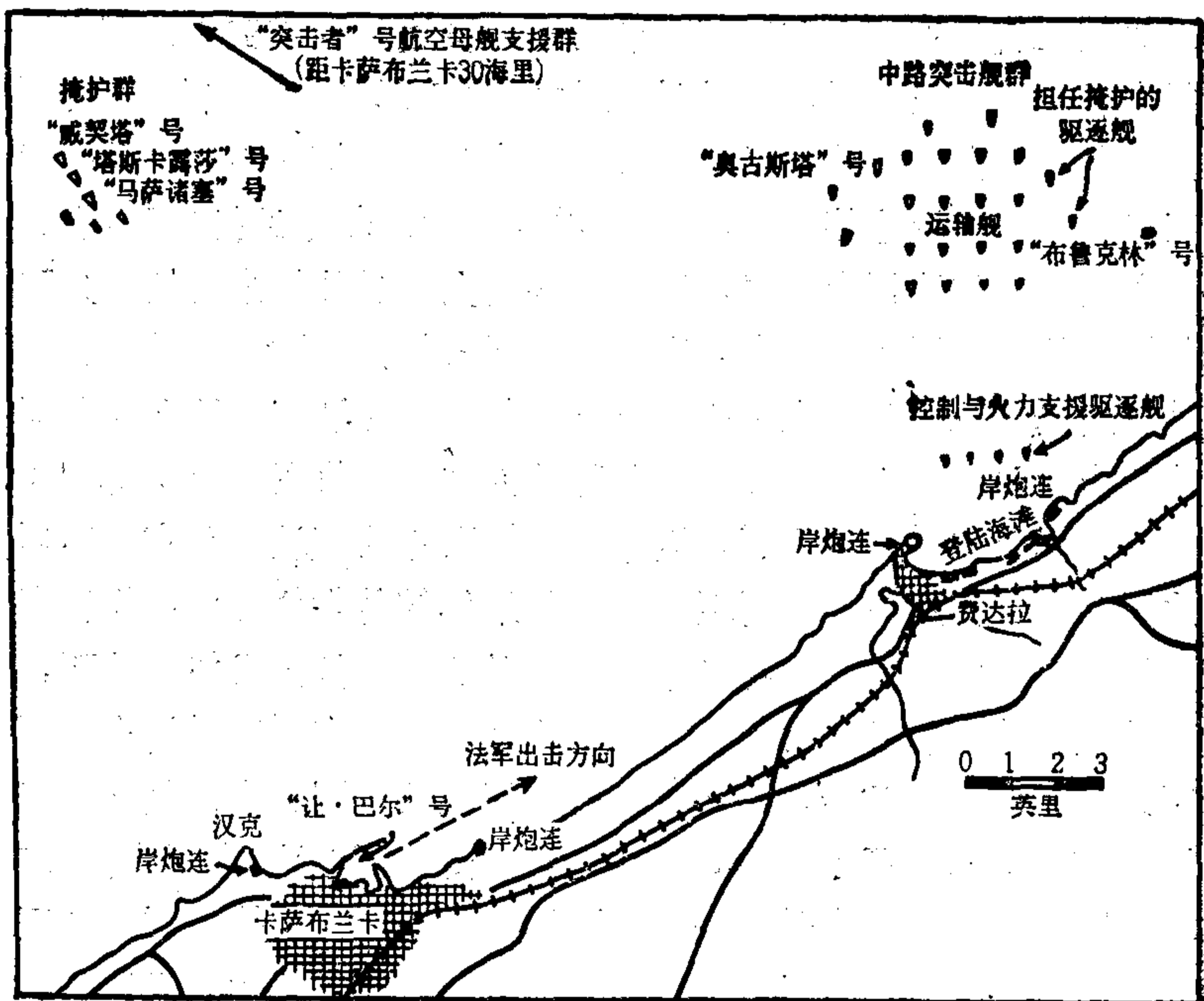


图 21 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示意图

法国人究竟会抵抗，还是会欢迎入侵的盟军呢？天空刚刚泛出鱼肚白，盟军的舰队就密切注视着可能进行回击的法军岸炮连。当时，在摩洛哥，亲同盟国的法国军官们预先已得知盟军即将开始入侵，但并不知道具体的登陆地域和投入的兵力。这些人整整筹划忙碌了一夜，企图在盟军登陆时避免流血斗争。但是，主要的法国将领诺盖总督和米歇勒海军少将还不知道海上有一支

强大的美国部队。他们不愿意参与一场只不过是袭击战或暂时性的入侵，因为轴心国军队也同样会入侵西北非。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力量站稳脚跟并有力地对付轴心国，那么，法国人参与了美国的行动就会遭到轴心国的报复而得不到任何好处。因此，米歇勒将军拒绝撤消其要求岸炮连保卫濒海地区的命令。

如果能象海军所希望的那样，于黎明后再行登陆；或者，如果在晨雾消散和显露出海上庞大的美军阵容之前，法国岸炮连一直没有开火，那么，诺盖将军可能会同意进行谈判。可是，就在天刚刚破晓，即早晨6时后不久，部署在费达拉锚地翼侧的岸炮连突然向登陆部队和控制驱逐舰开火了。这时，驱逐舰立即还击。不一会儿，“布鲁克林”号和“奥古斯塔”号也参加了炮击。位于卡萨布兰卡上空的“突击者”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遭到了法国战斗机的攻击。经过短暂的激战，7架法国飞机和4架美国飞机被击落。不久，掩护群的弹着观察机也遭到了对方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攻击。上午7时，“马萨诸塞”号及其僚舰“塔斯卡露莎”号和“威契塔”号将其5英寸(127毫米)的舰炮转向法机射击，击落法机一架。紧接着，停在卡萨布兰卡港内的法国战列舰“让·巴尔”号和位于汉克角的威力强大的岸炮连也向掩护群开火，而掩护群立即向它们回击。战斗在继续进行。对米歇勒将军来说，进行战斗不再仅仅是一种策略或执行上级命令的问题，它已成为维护荣誉的需要。这之后，巴顿将军派出一个代表团，乘车前往卡萨布兰卡安排停火事宜，车上悬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停战旗。他们获准通过了前线，在街上受到人们的热列欢迎。然而，米歇勒却拒绝接见他们。正当代表团中的一位军官和米歇勒的助手发生争执时，从汉克角岸炮连传来一阵齐射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炮声震动了将军府窗上的玻璃。这时，米歇勒的助手趁势说道：“这就是给你们的回答！”

尽管“让·巴尔”号尚未完全建好，暂时还不能移动，但舰上

的4门15英寸(381毫米)火炮可以发挥巨大威力,从而使它成了一个强大的水上堡垒。在卡萨布兰卡港内,还有11艘潜艇、8艘小型护卫舰、11艘扫雷舰、2艘超级驱逐舰、7艘小型驱逐舰和轻型巡洋舰“普里莫盖”号。美军掩护群的主要任务是阻止这些法国舰艇出港攻击中路突击舰群和15海里以外的费达拉登陆部队。掩护群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受到了“让·巴尔”号的炮击,并遭受到位于汉克角的8门防护严密的5.3英寸(135毫米)和7.6英寸(193毫米)火炮的连续而准确的射击。这些法军岸炮对20 000码以外的“马萨诸塞”号实施了首次交叉齐射。此时,“马萨诸塞”号将其9门16英寸(406毫米)火炮集中对准“让·巴尔”号射击。第五次齐射击中了“让·巴尔”号上那座正在射击的舰炮炮塔,使之发生故障,不能转动。掩护群的舰艇对“让·巴尔”号和汉克角的岸炮连又进行了45分钟的炮击,炮火迫使法军炮手们纷纷躲入掩体,但没有摧毁其火炮。掩护群的舰艇没有一艘被击伤。

第二阶段的卡萨布兰卡海战是由米歇勒将军发起的。当他看到掩护群向西运动,离开了费达拉附近的运输舰后,便抓住战机,派出7艘驱逐舰前去攻击中路突击舰群。此外,8艘潜艇也出动了,这是米歇勒挫败盟军登陆的最好时机。法国驱逐舰靠岸航行,并巧妙地利用烟雾,驶近美国运输舰。它们击中了一艘登陆艇。这时,法国驱逐舰遭到了那些用以掩护运输舰、专门抗击敌方这种攻击的“奥古斯塔”号、“布鲁克林”号和中路突击舰群的两艘驱逐舰的拦截,并被赶回港内。接着,巡洋舰“普里莫盖”号率领法国驱逐舰出动,实施新的攻击。休伊特将军这时已经召回掩护群。在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法国舰艇一直凭借所施放的烟幕与中路突击舰群和掩护群的舰艇进行周旋。与此同时,“突击者”号上的舰载机对敌舰进行了数次轰炸、扫射。法国的3艘潜艇已在港内被击沉,其余8艘则驶出港湾,并参加了混战。数艘美国舰艇差一点被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

尽管法国人勇敢机智地发起了攻击，但在美军强大的优势兵力面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战斗于午前结束时，美舰无一艘遭受重创，而法舰除一艘外，其余全都受到严重破坏。两艘已沉没，两艘正在下沉，一艘在水上失去机动能力，一艘为了防止沉没冲上海滩。法国潜艇中，只有一艘返回卡萨布兰卡港，另有两艘驶往达喀尔。其余潜艇遭到了美国飞机或驱逐舰的攻击，其中一艘搁浅，一艘在加的斯被凿沉，其余全被击沉。

11月8日午后，那艘未被击毁的法国巡洋舰（此处原文为驱逐舰，从上下文看应为巡洋舰——译者）和两艘小型护卫舰驶出卡萨布兰卡港，企图营救落水的幸存者。休伊特将军误认为法舰又要攻击盟军的运输舰，于是命令舰队予以还击。这3艘法舰在烟幕的掩护下仓皇逃回港口，但“普里莫盖”号巡洋舰被“突击者”号上的舰载机重创。当天日终时，汉克角的岸炮连依然在进行炮击；同时，“让·巴尔”号战列舰上被击伤的炮塔这时也已经修复。

在费达拉，守军（主要是塞内加尔人）很快投降了，甚至由海军人员操纵的岸炮也在午前落入美军之手。法国战斗机对登陆海滩进行了几次扫射，但法国轰炸机却被“突击者”号上的舰载机驱走。安德森将军正组织部队迎击敌人的反攻，并准备向卡萨布兰卡推进。可是，部队和物资的上陆速度越来越落后于原定计划。因此，安德森将军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妨碍。当时没有足够的登陆艇进行部队和物资的输送工作。此外，小艇的艇员们由于通宵达旦地操作，已经疲惫不堪；在天亮之后，他们的操艇技能也没有多大改进。登陆艇的碰撞事故和突然横转现象时有发生。海滩上大量搁浅的和被丢弃的小艇在涨潮的潮水和翻腾的拍岸浪的冲击下，相互碰撞，有的被撞得粉碎。到D日黄昏，中路突击舰群的347艘登陆艇中将近一半已经毁坏；运输舰上的19 500名登陆部队只有40%被遣送上岸；至于物资的卸载更是落后于原定时间。显然，运输舰不得不在费达拉附近继续停留几天。当这些运输舰驶到离岸更近

的地方时，一艘布雷舰在东面布设了防护性水雷区，驱逐舰则在运输舰停泊区北面和西面的警戒区巡逻。

摩洛哥的南部登陆突击

与此同时，在卡萨布兰卡西南海路150海里处。南路突击舰群在萨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H时之前的黑暗中，尽管浪高涌大、卸载困难，尽管人员由于缺乏经验造成失误，但登陆突击的关键阶段还是按原定计划实施了。首先，一艘海滩识别标志艇在通向萨菲的小型港口（备有防波堤防护）的航道入口处设置了浮标标志。其次，海滩识别标志艇向海上发出闪光信号，引导着两艘四烟囱的老式驱逐舰向萨菲港驶近。这两艘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舰，为了减小其舰体轮廓，已拆除了上层甲板。它们各自运载大约200名登陆部队，并引导着登陆艇直接驶入港内。这时，法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当前头的一艘四烟囱的驱逐舰“伯纳多”号缓缓驶入港口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伯纳多”号的炮火把法军炮手赶进掩体。“伯纳多”号的僚舰“科尔”号则直接靠上码头，没有遭受任何伤亡。当旧战列舰“纽约”号和轻型巡洋舰“费城”号打哑了敌岸炮的时候，美军攻占了城里的主要阵地。当天下午，在美国的原火车渡船“湖丘”号运来中型坦克之后，盟军已夺取了登陆突击的全部目标。负责支援南路突击舰群的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击毁了大部分停放在该地区地面上的法国飞机。海军的舰炮火力阻止了法军企图对盟军进行敷衍性的反击。整个战斗进展迅速。尽管支援性登陆是在港口两侧的海滩上进行的，但盟军只损失了一艘登陆艇。三天之内，所有运输舰船均卸载完毕。到法军正式停止抵抗时为止，美军的一支坦克部队正在从萨菲开往卡萨布兰卡的途中；与此同时，“费城”号，数艘驱逐舰和6艘运送汽油的登陆艇正沿海岸伴随这支坦克部队前进。

摩洛哥的北部登陆突击

北路突击舰群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利奥特港飞机场，该机场是摩洛哥唯一的一个拥有全天候、混凝土跑道的机场。部队准备在塞布河两岸登陆。塞布河是一条狭窄而又曲折的可通航河流，连接着利奥特港和大西洋。最初突击准备夺取滨海村庄梅迪阿及镇守塞布河河口的古代要塞卡斯巴堡。然后，登陆部队向内陆推进，对机场实施两翼包围，占领机场并夺取利奥特港。另一艘拆除了上甲板的四烟囱美舰“达拉斯”号将在封锁河道的铁索被切断后，溯流而上，遣送一支部队上陆去支援夺取机场的战斗。机场攻占后，从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个陆军战斗机大队将从该机场起飞作战，以便为从直布罗陀起飞实施下一步作战的轰炸机提供战斗机掩护。

从作战计划上看，北路突击舰群的登陆突击实际上是费达拉登陆突击的一个雏形。不同的是此处的五个登陆海滩彼此相距甚远，极为分散。因此，除了卸载迟延，部队上陆也出现了混乱到达预定登陆海滩的部队为数甚少，而且非常零散，失去了尽早夺取卡斯巴和附近岸炮连的时机。不久，登陆部队又遭到从利奥特港向登陆地区靠近的法国殖民地部队的反击。开始，盟军派出一个艇组试图切断横在塞布河上的铁索。随后，“达拉斯”号又力图撞断铁索，但由于来自卡斯巴的敌方火力十分猛烈，盟军的上述图谋均告失败。虽然登陆艇开始的损失并不太大，但由于天气恶化和拍岸浪骤涨，物资的集结十分缓慢。到次日日终，只有一半部队上陆。在此次登陆突击中担任登陆部队指挥官的小L.K.特拉斯科特准将最初没有充分利用舰炮火力。轻型巡洋舰“萨凡纳”号上的6英寸火炮压制了卡斯巴堡的敌人火力；而旧战列舰“得克萨斯”号上的14英寸(356毫米)舰炮本来可以摧毁卡斯巴堡，但考虑到

美军就在目标附近作战，炮弹对他们的威胁太大，因而没有射击。不过，上述两舰的侦察机却采用了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技术——投掷装有碰炸引信的反潜深水炸弹。从而打散了敌坦克纵队的进攻阵势，发挥了重大作用。

11月10日，形势有所好转。在凌晨的一次进攻中，登陆部队突破了敌人防线，进抵机场附近，同希望及早停战、不想进行顽抗的法国守军交战。此时，塞布河上的主要拦江铁索终于被一个艇组切断，“达拉斯”号冲破障碍，沿塞布河而上，并在机场附近将部队遣送上陆。不久，陆军航空兵的飞机便从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并开始使用利奥特港机场。另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攻击了卡斯巴堡，此处的守军很快就向一支美军步兵小分队缴械投降。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出、顺着沿海公路赶来支援的法国装甲部队在盟军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舰炮轰击下，掉头鼠窜。当“得克萨斯”号发现一长列满载部队的卡车从内地向利奥特港进发时，便向岸边驶进8海里多，并用重炮连连实施炮击，炮弹把公路炸得弹坑累累，车队很快溃散。当天下午，该地法军最高指挥官要求停火，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同意。至此，盟军达到了这次登陆突击的主要目的——夺取机场。然而，这一胜利的取得为时太晚，来不及支援卡萨布兰卡作战。

攻占摩洛哥

与此同时，安德森将军的陆军和装甲部队已从费达拉向卡萨布兰卡郊区挺进，11月10日10时，两艘法国小型护卫舰炮击了这些部队。但在“奥古斯塔”号的追击下，法舰撤回到卡萨布兰卡港。接着，“让·巴尔”号上业已修复的舰炮开始向“奥古斯塔”号射击，并迫使后者撤离。休伊特将军召唤空中支援。“突击者”号派出了俯冲轰炸机轰炸“让·巴尔”号，并命中了两颗1000磅的炸

弹，终使该舰沉于港内。

10日日终，美军包围了卡萨布兰卡。他们计划于次日晨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实施全面进攻。所幸的是，在发动攻击之前，米歇勒将军接到了停止抵抗的命令。双方于11日举行了一次会谈，从而结束了战斗。会上，休伊特将军向米歇勒将军伸手言欢，对自己不得不炮击法舰表示歉意。米歇勒将军则握住对方的手说：“我是受命尽职的，您也同样如此。现在，一切都成往事，让我们合作吧！”于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便真诚合作，共同努力，以把卡萨布兰卡港重建成一个为即将开始的突尼斯战役提供后勤支援的重要基地。

轴心国最终还是卷入了摩洛哥作战。它给美军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远远超过法国人给美军所造成的损失。美国特混舰队在大西洋曾经规避过的那些德国潜艇现在正向卡萨布兰卡地区云集。由于一支刚从美国开来的运输船队将占据已设防的卡萨布兰卡港内所有可用泊位，因而中路突击舰群的运输舰不得不停泊在费达拉附近。当时，这些运输舰上虽已无搭乘的部队，但正在卸载物资。11月11日，暮色刚刚降临，德国潜艇U-173号悄然溜进卸载区，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运输舰，击伤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次日下午，德国潜艇U-130号也钻入了卸载区，又击沉3艘运输舰。U-130号潜艇安然逃脱，而U-173号却于15日在费达拉附近重创1艘美国货船之后，于16日被3艘美国驱逐舰击沉。

攻占阿尔及尔

当来自英国的盟军部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时，同盟国正在采取某种重大军事行动这一事实再也不能瞒过德、意等轴心国了。意大利海军司令部做出了正确的推断：同盟国的目标必定是阿尔及利亚。但意大利人的这一推断被德国人否定了。最

初，德国人估计同盟国的登陆输送队将开往法国南部；随后，又认为它们会驶向克里特岛、的黎波里，或者可能前去增援马耳他。因此，轴心国的潜艇、水面舰艇和飞机都集中在西西里海峡，而对同盟国的运输舰不加骚扰。只有一艘美国运输舰在非洲海岸附近遭到一架德机的鱼雷攻击，但舰上的大部分人员换乘登陆艇和一艘护航舰艇，经过一段长距离的航行，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此外，东部海军特混舰队则安然到达了阿尔及尔附近。

支援地中海登陆作战的是一支庞大的海军兵力。英国海军的H舰队(以直布罗陀为基地)是作为一支掩护兵力使用的，其任务是防止两栖部队遭受意大利海军或驻土伦法国维希政府的舰队的袭扰。当时，H舰队的兵力包括：3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和一些轻型舰艇。东部海军特混舰队的支援部队由3艘轻型巡洋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防空巡洋舰、1艘浅水重炮舰、13艘驱逐舰和17艘小型军舰组成。它们在一艘英国“司令舰”(即后来美国两栖指挥舰的原型舰)的指挥下，其任务是保护两栖部队免遭飞机和潜艇的攻击以及岸炮的炮击，并在盟军登陆时和上陆后，为部队提供战术支援。在33 000名登陆部队中只有10 000名美国人。但鉴于法国人对英国持有一种众所周知的偏见，主要的地面部队便由美军司令官指挥。因此，这次入侵表面看来好象是一次以美国人为主的作战行动。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是巴尔巴雷海岸*最好的港口。夺取这个港口城市的计划要求在三个翼侧海滩同时实施登陆。此外，如在萨菲登陆那样，盟军将派出两艘驱逐舰进行袭击，以夺取港口设施和港内的舰船。登陆部队将在一个比较平静、几乎没有潮汐的海区开始换乘登陆艇。按预定计划，他们将于11月8日1时左右到达登陆海滩。在此处实施登陆突击的部队和海军人员几

*巴尔巴雷海岸通常是指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北非国家的海岸。——译者

乎没有进行过两栖作战训练。所幸的是，他们在登陆突击中没有遇到直接抵抗。但是，由于部队战前缺乏训练，在有的海滩由舰到岸的运动比在摩洛哥任何一处的登陆更为混乱，延误的时间也更多。在某一个登陆地段，各营兵力混杂一起，人员星散在长达数英里的海岸上。不过，他们终于设法汇集一起，并迅速地向内陆目标推进。由于亲同盟国的军官的有效活动，许多法国部队——包括两个重要机场的守卫部队在内，都不加抵抗地缴械投降了。盟军迅速向前推进。不久，这种推进简直成了一种兵不血刃的占领，而不象是在进行一次战役，因为只是阿尔及尔以东的一些海岸要塞曾进行过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2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企图夺取港口，以防止敌人破坏港口设施，但它们的企图未能得逞。11月8日凌晨，这两艘舰艇被黑暗和陌生的水域搞得晕头转向。开始，它们没有找到通往港口的狭窄入口。第二次，“马尔科姆”号被岸炮重创，不得不撤出战斗；而“布罗克”号则冲过水中障碍，抵近了一个码头，并将运载的部队输送上岸。可是，这些部队立即遭到轻兵器的火力压制，而且很快被俘。“布罗克”号虽然设法逃走，但因受重创，后来在拖曳过程中沉没。

对同盟国来说，所幸的是，一道及早的停火命令使阿尔及尔港完好无损地落到了盟军手里。开始，以吉罗将军的名义宣布的停止抵抗的广播命令并没有发生作用。可是当天，罗伯特·墨菲终于说服达尔朗将军授权给法国驻北非的司令官进行停战谈判。11月8日18时40分，法军下达了一道口头的停战命令。1小时20分之后，美军正式接管了阿尔及尔。两天后，达尔朗在贝当元帅的秘密认可下，向非洲的所有法军下达了停火命令*。

法国人准备停火，这对英、美两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因为

*贝当元帅用密码电报发出同意停火的指示。但在正式的和公开场合，他不得不命令驻非洲的法军继续抵抗。

D日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骤然恶化，到18时，盟军不得不取消所有尔后的支援性登陆。而且到此时为止，由于操艇人员驾驶技术拙劣，东部海军特混舰队的登陆艇已损失达90%，输送上岸的增援兵力和物资为数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军继续抵抗，盟军岸上的局势就会变得异常险恶。然而，墨菲先生成功地通过外交途径使部队和补给品得以在阿尔及尔港内卸载，并为盟军挺进突尼斯铺平了道路。

夺取奥兰

盟军最猛烈的一次进攻是由中部特混部队在奥兰进行的。由于英国曾在1940年7月对奥兰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实施过攻击，极大地激怒了法国人，因此，盟军的计划人员为这次登陆突击调派了当时美军中训练最有素的部队——第1步兵师(全部)和第1装甲师的一半兵力，其中第1装甲师的兵力包括两个装甲战斗纵队，拥有中、轻型坦克和自行防坦克炮。同样出于上述原因，英国陆军没有参加在奥兰的登陆作战，尽管英国海军部队担任了运输舰的护航和警戒任务。中部海军特混舰队拥有1艘战列舰、1艘大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1艘防空巡洋舰、13艘驱逐舰和20多艘小型舰艇；此外，还有多艘运输舰，运载39 000名登陆部队(几乎全是美军)。奥兰的登陆突击计划和阿尔及尔的几乎相同。部队将在奥兰城西的两处海滩同时登陆，而主力将在城东阿尔泽港及其相毗邻的一段海滩上登陆。两艘改装的原美国海岸警卫队小型沿海武装艇(于战争初期给了英国)将把袭击队员运进奥兰港，以夺取港口设施和防止敌人的破坏。此外，部队还将迅速夺取该城后面的机场，以便使直布罗陀简易机场的飞机能够转驻该地。

11月7日近午夜，登陆部队顺利地 from 运输舰上进行了换乘，

几乎没有发生混乱。夜间1时至1时30分，部队开始登陆。上陆的部队比在其他各处登陆的部队集中得多。他们迅速下艇，向预定目标前进。阿尔泽港的守军只进行了一些零星而无效的抵抗。登陆的步兵和一个海军袭击队完好无损地缴获了法国的4艘小型舰艇和13架装满燃料和鱼雷的水上飞机。在奥兰以西登陆的部队没直遇到抵抗。3艘吃水浅的改用于卸载坦克的油船（即坦克登陆舰的原型舰）将装甲部队遣送上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些装甲部队抢在主攻开始之前，占领了一个重要的机场和该城后高原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公路交叉点。

由于两艘原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小型沿海武装艇在突击中蒙受了灾难，奥兰登陆的胜利无形中笼罩上一层令人颓丧的气氛。这两艘小型沿海武装艇满载着企图突入奥兰港的袭击队员。登陆前，在盟军较高的指挥层中，对于袭击队预定在H+2时进行突击的可行性和时间安排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反对者指出，对方防御极为坚固，狭长的港湾酷似一个陷阱，唯一可能成功的一线希望是，或者在海滩登陆的同时实施突然袭击；或者等到陆军部队进入该市，但尚未逼近码头时再进行突击。袭击队在海滩首次突击之后两小时突入奥兰港，遭到了港口守备部队的抗击，并失去了其他盟军部队的支援。“华尔纳”号一马当先，强行通过一条封锁港口入口的铁索，不料遭到两艘法国驱逐舰和一艘鱼雷艇的抵近射击。“华尔纳”号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不久，爆炸沉没了。艇上70%的艇员和搭载的部队也随艇沉没。“哈兰特”号勇敢地尾随着它的姊妹艇“华尔纳”号，其运气也并不美妙。当它企图绕过一个码头时，受到一艘在100英尺距离上的法国驱逐舰的炮击。“哈兰特”号动力系统失灵，顺水漂移，接着爆炸起火。舱内肆虐的大火把艇上人员都赶上甲板，人员暴露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机枪火力之下，其中有一半人遭受伤亡。最后，艇员弃艇，全部幸存者被俘，陆军先遣部队在夺取该城之后，发现港口已被法国人破坏，

港湾已被凿沉的商船和小型军舰阻塞。法国海军又一次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用人员的惨重伤亡和舰艇的巨大损失维护了自己的荣誉。盟军的那支命运不济的袭击部军，如同在阿尔及尔一样，虽然作战英勇，但终归彻底失败。因为勇敢不足以克服一个不完善的计划本身所存在的弱点。

尽管在奥兰的法国守军失去了任何支援，但他们又坚持了一天。到11月10日晨，法军已无力阻止美国陆军和装甲部队攻入奥兰市中心。当达尔朗将军于中午向所有法军下达停战命令时，在奥兰的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次登陆和其他几次登陆的显著区别是：登陆艇艇员的驾驶技术较高，艇只损失较少。在阿尔泽港的有力支援下，盟军得到了充分的补给以维持战斗的进行。士兵的作战技术也比在非洲的其他几次作战更为熟练，斗志更为旺盛。这充分说明，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突 尼 斯

在攻占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后，同盟国便获得了重要的后方基地。然而，隔着宽达90海里的突尼斯海峡、与欧洲遥遥相望的突尼斯，才是同盟国的真正战略目标。德国人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企图使突尼斯不落入同盟国之手。到D日（即11月8日）11时30分，纳粹德国已迫使法国维希内阁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从西西里和撒丁岛提供空中支援的建议。正如丘吉尔所说，“这个卑鄙的决定，使德国人得以迅速而断然地决定占领突尼斯各机场，从而使我们在战役中付出了重大代价。”接着，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未沦陷区，并企图控制土伦舰队。与此同时，当时已完全站在同盟国一边的达尔朗将军正竭尽所能，使维希政府统治下的军队和沦陷区的人民不再听命于政府。他命令土伦舰队在已做好战斗准备的英舰的协助下开往北非。可是，维希政府的土伦舰队司令拉博

德将军却企图保持中立。他听信了希特勒所谓德国决不会夺取法国舰艇的许诺。当纳粹军队违背诺言、突入土伦时，他下令凿沉其所有舰艇。

达尔朗命令在突尼斯的法国高级军官埃斯特瓦将军带领其部队与盟军会合。但这时，德国飞机已在突尼斯各机场降落。这样一来，除了巴雷将军率领的一支陆军分队已撤至丘陵地带之外，其余那些本来可以加入盟军的法国驻突尼斯军队很快陷入包围，并缴械投降了。11月12日，英军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边境上与亲同盟国的法国军队会合了。但第二天，数千名德国伞兵部队在突尼斯降落。这清楚地表明，同盟国不能指望轻易取胜。然而不久，盟军收到了令人欣慰的消息：达喀尔和法属西非已于11月23日站在同盟国一边；隆美尔的部队在英国第8集团军的跟踪追击下，正向西溃逃。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希特勒力图固守北非的决定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在随后6个月的战役中，德国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同盟国。但是，在同年年底，突尼斯的滂沱大雨使盟军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将部队撤回筑城较好的防御阵地；与此同时，由蒙哥马利指挥的远在沙漠的第8集团军也因等待补给而推迟了挺进。尽管由于官兵经验不足（如同海军登陆艇所存在的问题），盟军暂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到了春天，在德、意已向北非增派了将近20万名援军和运去了大量补给品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依然能够再次发动攻势。

盟军在巴顿将军的装甲师的出色配合下，从阿尔及利亚向东进发；与此同时，英国第8集团军英勇奋战，穿过了工事坚固的马雷特防线向北挺进。隆美尔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被希特勒召回德国。1943年4月7日，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军巡逻兵终于会合了。这样，美、英两支军队在非洲相向行进长达2000英里。到5月13日，突尼斯战役结束了。轴心国军队被俘的人数约275 000名；被同

盟国的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击沉的轴心国的舰艇达433 000吨。只有少数轴心国军队越过海峡逃往西西里岛。自1941年以来英国的第一支穿越地中海的护航运输队于5月17日离开了直布罗陀，5月26日毫无损失地驶抵亚历山大港。纳粹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俄国的攻势击退，在非洲又被盟军驱逐出境。他们彻底的惨败已在眼前。

卡萨布兰卡会议

尽管在1942年底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纳粹德国已丧失了恢复主动权的能力，但战略计划决不能等到军事形势明朗化以后再制定。这时，同盟国领导人极需在一起协调计划。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处于高潮，斯大林离不开俄国。而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们却从1943年1月14日到23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谈，共同回顾和审议了这场战争的整个战略。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之前，主要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除了决定夺取北非海岸线以外，同盟国还没有确定一个统盘的联合计划；所以，英、美两国不得不决定在一旦占领了突尼斯之后，盟军在地中海战区下一步究竟将采取何种行动。

马歇尔将军和其他美军参谋长们仍然希望不久就集中全部的人力和物力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比如，最好在诺曼底），实施一次孤注一掷的、全面的进攻。如果象许多美军参谋计划人员最终所推断的那样，后勤补给上的困难使盟军不可能在1943年发动这样的进攻，那么，马歇尔希望盟军能占领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半岛，以此牵制住德军。英军的计划人员则反对美军的上述观点。他们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他们指出，到1943年中期，德国人在法国可以投入44个师以抗击英、美的登陆，而英、美两国那时所能集中的兵力不超

过 25 个师。英国人认为，在兵力的对比有利于同盟国之前，在法国海岸实施突击只会导致失败，英国人将再一次在遭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被不体面地赶出欧洲。

英国人愿意入侵法国，但只有在极大地削弱了那儿的德军力量之后再进行这种入侵。英国计划人员坚持认为，目前，削弱敌人而又援助俄国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实行外围战略。他们说，从地中海对南欧实施牵制性的进攻可以把大量德军从法国和东部战线吸引过来，从而使希特勒用以保卫其第三帝国所需的总兵力减少 55 个师。

英国的计划人员还认为，在地中海接连不断地实施外围作战，不仅可以击败意大利，使之退出战争，而且可能争取土耳其人参战。如果上述情况真的发生，即使盟军不越过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希特勒也将面临失败；即使盟军预定要实施越峡（英吉利海峡）进攻，盟军若能首先在其他地方攻击德军，从而使德军在西方遭到削弱，那么，他们在法国登陆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虽然美国三军的参谋长们对于英国人的逻辑推理并没有完全心悦诚服，但他们却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驳论据。他们不希望让更多的同盟国军队缠在地中海战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在战略上偏离了主要目标。然而，他们又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不愿意在 1943 年冒险打回法国；而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与合作，越峡进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经过多次讨论，两个同盟国终于达成了协议。在讨论中，金海军上将提出了通过一系列的局部进攻，加速对日作战的动议。英国人原先希望在德国被打败之前，太平洋战争只局限于一种牵制性的作战行动；在德国被打败之后，盟军再全力以赴地对付日本。可是现在，英国人放弃了这一立场，同意向太平洋战区调派更多的人力和物资，以使美军在该战区保持业已取得的主动权。而美国人则同意将越峡进攻推迟到 1944 年。

同时，盟军要在1943年夏在地中海发起攻势，以牵制敌人在欧洲的兵力，并保持对敌人所施加的压力。此外，盟军还要逐步强化对德国的心脏地区和德国空军的空中攻击。英、美双方一致同意，同盟国必须对反潜作战给予优先考虑；否则，盟军在任何地方所实施的进攻都不会成功。

这次会议还就在地中海选择一个适当的突击地点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最后，计划人员们认为，可实施突击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西西里岛，一个是撒丁岛。在这两个岛中，撒丁岛的防守较弱，并可作为袭击意大利北部工业中心的轰炸机基地。但是，该岛缺少一个足以实施大规模两栖突击的港口。另一方面，攻占西西里岛虽然困难很大，但可以更直接地威胁意大利，甚至有可能迫使它退出战争；同时，攻占了西西里岛，无疑也就确保了西西里海峡的安全，并使盟军可能消灭更多的敌军。因此，会议最终确定西西里岛作为攻击目标。D日则定在1943年7月的一个适当的日子。在上述问题决定之后，卡萨布兰卡会议便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向新闻界宣布了一项由他本人提出、经丘吉尔首相同意的决定。这一决定的宣布，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军界领导人。这项决定就是：英、美两国除了接受德、意、日三国的“无条件投降”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商讨的余地。即使是拿破仑在其征服世界的鼎盛时期，也没有象他们这样全然关闭过谈判的大门。提出这样一项强硬的政策，已经够错的了；而公开宣布这样一项政策，则是错上加错。

要求德、意、日三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是与英、美两国领导人早先所坚持的原则相违背的。按照那个原则，他们作战的真正对象不是敌国的人民，而是那些将本国人民导入歧途的领导人。即使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政治家也不会制定出这样一项政策，因

为他们比其某些后辈更懂得：今天的敌人可能将是明天的盟友。
一场全胜的战争不仅可以毁灭战败者，而且也可能毁灭战胜者。

五、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作战

继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之后，美国军舰撤出了地中海，同盟国在这些水域的作战任务全由英国海军实施。休伊特海军中将返回美国，继续担任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美国海军在北非的任务仅仅是继续保卫摩洛哥海疆，其中包括卡萨布兰卡港和位于利奥特港的空军基地，以及奥兰港（包括米尔斯克比尔）。

鉴于同盟国决定入侵西西里，美国的海军部队、人员和物资必须调回北非战区。1943年2月，美国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由A. G. 柯克海军少将接任，休伊特将军则被解除司令职务，前往北非担任西北非水域的美国海军部队司令，指挥该水域的所有美国海军部队及其作战行动。3月中旬，休伊特的部队被命名为美国第8舰队。在战争的以后各阶段中，第8舰队下辖地中海的所有美国海军部队。在作战上，该舰队由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中将通过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坎宁安元帅实施指挥；而在行政上，则直接隶属于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海军上将。换句话说，休伊特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接受作战命令，而从金海军上将那里获得军舰、人员和物资。休伊特将军及其参谋人员的直接任务是执行西西里登陆作战中有关美国海军方面的计划。

入侵西西里的代号为“爱斯基摩人”作战。它是作为一次目的有限的作战而进行计划和实施的。盟军的参谋长们建议，首先入侵西西里，然后视情况发展再确定地中海的其他攻击目标。丘吉尔认为，入侵西西里可获得如下好处：（1）进一步确保地中海的交

通安全，(2)减轻德军对俄国战线的压力，(3)增强对意大利的压力。

丘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希望，攻陷西西里将导致墨索里尼政府的倒台，并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而为同盟国在地中海的下一步冒险行动打开通路。他们还希望，由此而给轴心国部队带来的灾难将促使土耳其放弃中立，加入对轴心国的作战。尽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不太热心，但他们也认为，在1944年能够入侵法国之前，欧洲战区的盟军部队不能无所事事，而西西里显而易见是一个目标。所有的同盟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在轴心国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立足点，必将大大地提高西方同盟国的士气。

入侵西西里的作战仍由那些胜利地实施突尼斯作战的军事将领们指挥。艾森豪威尔被擢升为陆军上将，负责“爱斯基摩人”作战的全面指挥。他的副手H.R.亚历山大陆军上将指挥所有地面部队；海军部队仍由坎宁安元帅指挥；同盟国的空军部队则由A.W.特德空军上将指挥。参加登陆突击的地面部队包括美国第7集团军(由巴顿中将指挥)和英国第8集团军(由蒙哥马利中将指挥)。海军突击兵力是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由休伊特海军中将指挥)和东部海军特混舰队(由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指挥)。此外，另有一支全部由英国舰艇组成的掩护部队，由英国海军中将A.V.威利斯指挥。它的任务是，掩护上述盟军的两支登陆部队，防止意大利舰队可能的袭击。这支掩护部队由6艘战列舰、2艘舰队航空母舰、6艘轻型巡洋舰和24艘驱逐舰组成。

西西里登陆的计划与准备工作

事实证明，西西里登陆计划的制定是一项颇费时间而又复杂的工作。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们几乎没有机会进行必要的协商，以消除混乱。准备参战的各部队司令部都星散在北非，彼

此相距极为遥远。此外，当时亚历山大、巴顿、蒙哥马利和其他高级军官们的注意力都放在突尼斯战役的收尾工作上，他们最初很少考虑西西里作战的问题。

由于需要兼顾参战的各军、兵种的战略和战术要求，作战计划的拟定工作就变得更加困难。计划人员一致认为，这次作战的最终战术目的是尽快夺取墨西拿海峡，从而可以切断敌人的主要补给干线，并在意、德军队撤回意大利本岛以前，将他们困在西西里岛。但是，盟军不能直接在海峡登陆，因为那里已超出了盟军战斗机的有效掩护范围。能够得到岸基航空兵充分支援的唯一登陆地点是在利卡塔和锡腊库扎之间的西西里东南角沿岸地区。从马耳他、果佐岛、班泰雷利亚岛和阿达尔角(原名邦角——译者)半岛起飞的盟军战斗机可以在这一地区有效地粉碎轴心国的空中攻击。但这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利卡塔-锡腊库扎地区，仅有3个港口，而其中只有锡腊库扎港有较大的停泊能力。陆、海军的计划人员都担心，从这些港口和海滩运送上陆的补给品满足不了攻占西西里岛的大批盟军部队的需要。因此，最妥善的办法是，首先攻占西西里岛上那些盟军的战斗机能够实施空中掩护的登陆场，然后建立机场，以扩大战斗机的掩护范围；几天之后，再在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主要港口附近实施登陆。

没有人真正喜欢这个复杂的、实施连续突击的计划。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也断然拒绝这个计划。他们认为，敌人的增援部队可能突破兵力极为分散的盟军部队。陆军指挥官们要求在西西里岛上某一能得到盟军的战斗机掩护的地区实施一次单一的、大规模的登陆突击，而海军指挥官们则认为，这样做是无法完成后勤支援任务的。

就在这时，两栖技术上的两项新成果打破了计划工作中所出现的僵局。由于得到了大批新造的坦克登陆舰和数百辆水陆两用载重汽车，海军参谋计划人员认为，进攻的陆军部队可以在现有

的几个港口的支援下，通过西西里东南面的海滩进行补给。5月初，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这个新的大规模登陆突击的计划。

D日定在1943年7月10日，H时定在凌晨2时45分。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和时间，是为了既可以使伞兵部队在月光下着陆，又能使突击波在月落后利用黑暗接近海滩。由于所选定的H时迫使舰队不得不在月光下驶近登陆地域，因而海军计划人员建议，舰队早些时候再靠近登陆地域，而登陆则相应推迟至黎明以后；在登陆之前先用舰炮火力压制敌人的滩头防御。陆军计划人员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们认为，由舰到岸的运动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以确保作战的突然性。他们还坚持认为，舰炮火力将不会有效，因为它“不是用来进行对岸射击的。”

休伊特将军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分为三个编队，其代号为J编队，D编队和C编队。它们的任务是在杰拉湾海岸长达37英里的正面上实施登陆，夺取一个包括利卡塔港、杰拉港和斯科利蒂渔村在内的登陆场。拉姆齐将军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则分成4个编队，其任务是夺取帕基诺半岛和位于锡腊库扎海岸防御之外的诺托湾沿岸地域。这次登陆的正面十分宽大，将近100英里，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登陆正面最宽的一次登陆。从兵力数量上看，这次登陆的实际突击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即使一年后的诺曼底登陆也不能与之相比。参加最初登陆的部队达47万多人，其中美、英军各半。美军搭乘580艘船只和登陆舰艇，携带1124艘登陆艇，从比塞大以西的北非各港口出发；英军则从东地中海和突尼斯出发，使用了818艘船只和登陆舰艇（其中包括掩护部队的舰艇），以及715艘登陆艇。

由于当时在使用战术航空兵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盟军的空军部队缺乏与其他军种的密切合作，因而准备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同盟国的空军部队固执地坚持其作战原则，即以摧毁敌人的交通运输的方式，封锁登陆场，使敌人不能出入登陆地

域。与此同时，他们将对敌机场实施攻击，以保证部队登陆时少受敌人的空中威胁。同盟国的空军部队认为，他们实行这一作战原则，就没有必要再按照舰上或岸上的对空观察人员的召唤，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的战术空中支援。因此，他们没有参加拟定联合计划的工作，而且也不允许飞行员未经在北非的空军司令部的批准，擅自按照舰上或地面观察哨的要求提供空中支援。

同盟国的陆军和海军不相信空军上述作战原则的有效性。他们希望能得到象美国航空母舰“突击者”号在卡萨布兰卡附近所提供的那种空中支援（这种空中支援在后来的太平洋作战中变成了航空兵的一种常规活动）。然而，特德空军上将依然按照自己的主见行事。尽管当时已派出一支战术空军部队用以支援登陆，但是，它却受在北非的空军司令部指挥，不负有优先支援陆、海军的义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巴顿将军要求为突击部队配属几艘航空母舰，以便根据召唤立即实施空中攻击。休伊特将军却认为，鉴于其他地方更需要航空母舰，而且盟军在登陆场附近的基地又有大量可供使用的陆基飞机，巴顿将军的要求是不太合理的。因此，在作战过程中所有指挥官都不了解空中支援方面的确切计划。在最好的情况下，空中支援也将是迟缓的；而且搞得不好，根本就没有空中支援。

鉴于不希望重蹈在奥兰和阿尔及尔港内进行攻击而招致惨败的覆辙，盟军这一次没有派部队在敌人的港内直接登陆。但是，英、美军的登陆袭击队将压制敌人主要的火力设施；另外，由两个伞兵师派出的小分队将在H时之前实施登陆，以夺取重要的机场和桥梁。

因为西西里是一个十分显而易见的攻击目标，为了使敌人相信盟军的主攻目标是希腊，其次是撒丁岛，盟军进行了大量的欺骗工作。其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是，在西班牙海岸附近投下一具精心伪装过的尸体，以便使它漂到加的斯附近的岸边。这具尸体被叫

做“威廉·马丁少校”，随身带有一个公文包，里面装有经过挑选的假情报。这些情报很快就落到德国特务手中。当地的德军和意军的指挥官并没有受骗，但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上当了。他们把德军的装甲师以及轴心国的水、鱼雷舰艇纷纷调往撒丁岛和希腊。在那里，它们对西西里的防御起不了任何作用。意大利的低速布雷舰艇留在西西里水域进行布雷，但它们所布设的水雷不足以对敌人形成严重的障碍。

西西里战役的训练较之北非作战的训练充分得多。新式的坦克登陆舰、坦克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到达战区后，立即在北非沿岸各大小港口投入演练*。登陆部队和新式的车辆人员登陆艇的艇员一起，在有拍岸浪的条件下进行登陆演习；而海岸勤务队则就前方补给、伤员后送、炮火引导和其他大量有关两栖突击方面的作战任务进行演练。大部分登陆突击师在比较接近实战的环境中，分别同他们的特混舰队一起，进行师规模或接近于师规模的演练。尽管可能没有一个指挥官认为自己的部队已得到充分的训练、但按照以往的标准，可以说休伊特和拉姆齐的特混舰队已作了比较充分的战前准备。

在潮汐变化不大的地中海，由于海滩坡度的关系和拍岸浪的作用，在西西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沿岸形成一种“假滩”，即在距岸100码左右的海里形成的沙洲。这里水位很浅象坦克登陆舰一类的大型上陆工具难以从此通过。

在非洲训练期间，美国海军少将R.L.康诺利领导下的登陆舰艇和基地指挥部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发明了一种浮筒栈桥，即把一些标准浮筒联结在一起，构成一座栈桥通到岸上。另一种方法也是可行的，即把坦克登陆艇和大型坦克登陆舰结合起来使用。

* 坦克登陆舰、坦克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是上陆工具，可以运载人员、车辆和补给品实施由岸到岸的远征突击；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机械化登陆艇则是较小型的登陆艇只，通常携载于运输舰上，用以实施由舰到岸的登陆。

这样，坦克登陆艇就可以在锚泊于近海的坦克登陆舰和海滩之间往返运输。在西西里登陆过程中，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在最初登陆之后，对第7和第8集团军的有效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在同盟国进行准备的同时，轴心国也在进行准备。意大利海军保留了最好的舰艇，以用来对付盟军的登陆。如果它能避开英国掩护部队的强有力的攻击，它就可能给登陆输送队以沉重的打击。然而，由于轴心国的指挥官们并不知道盟军将在何处、何时实施攻击，因而他们不太可能达成实施成功的海上反击所必需的突然性。此外，意大利海军最高指挥部考虑到缺乏足够的战斗机掩护，便下令禁止舰队在同盟国和空中攻击所及的西西里周围水域进行作战活动。因此，担任防御的轴心国的指挥官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有效的地面和空中防御上。他们指望意大利空军的攻击和7个岸防师的抵抗能把盟军阻滞在海滩上；与此同时，另由6个快速师（其中意军4个，德军2个）实施反击，以期将进攻之敌赶下大海。墨索里尼愚蠢地拒绝了希特勒再为他提供3个师兵力的建议。轴心国在加强各主要港口的岸防能力的同时，正在杰拉进行反入侵的演习，因为德、意两国都认为盟军将在此处登陆。轴心国的快速部队被部署在各个战略位置上。这样，一支大约35万人的部队（其中德军为50 000多人）正在等待着为数达47万人的盟军的进攻。

在当时参加太平洋作战的部队看来，仅从数量上考虑，上述兵力对比大大有利于防御一方。在和西西里战役基本上同时进行的新乔治亚岛战役中，美军投入兵力近34 000人，费了6周时间才从大约8000名日本守军的手中夺取了新乔治亚岛的一个小角。在太平洋战区，盟军很少以不到3比1的数量优势实施突击。实际上，双方的兵力对比经常超过这个标准。可是，盟军在太平洋战区对日方的防御阵地实施攻击时，尽管其空中和海上支援日益增强，但入侵部队总是遇到对方的顽强抵抗。日军只有在毫无希望取胜的情况

下撤退，极少投降。如果其退路被切断，他们总是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在那些熟知这一太平洋战况的军人看来，盟军这次准备仅以微弱的数量优势入侵西西里的计划，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然而，西西里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原因之一是，岛上的防御部队部署得很差，其防御几乎没有纵深。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意大利人的态度。墨索里尼曾经把保卫西西里岛的重任委托给西西里的后备队员，而这些后备队员却十分憎恨德国人，他们绝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西西里人和他们在意大利本岛上的大部分同胞都清楚地看到，政府带领他们参加的这场战争对意大利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们认为，军事形势对他们来说是绝望的，他们热切欢迎盟军的入侵，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摆脱战争，令人憎恨的德国人也将被赶出意大利。

随着D日的临近，特德空军上将的地中海盟军空军部队对西西里岛实施了一系列的攻击，将岛上的机场除少数几个外，全部炸毁，迫使德国和意大利把剩下的一些飞机停放在意大利本岛上。虽然特德的空军没有完全夺取目标区上空的制空权，但他们却严重地破坏了西西里的运输系统，使意大利军队业已低落的士气更加低沉。

直到最后，墨索里尼和德国驻意大利的陆军司令艾伯特·凯塞林元帅仍然坚信，入侵者将被消灭在“水线”附近，而驻守西西里岛的意军司令古佐尼将军则对部下了如指掌，他对形势并不那么乐观。

西西里的突击登陆与第二梯队登陆

1943年7月8日，庞大的盟军入侵舰队驶向大海，一度拥挤不堪的北非诸港口顿时变得空荡荡的。为了造成盟军即将攻击希腊和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的假象，登陆输送队安全地通过了盟军

所布设的宽广的水雷区，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转向，前往马耳他附近的出发点。

盟军的特混舰队出航后，海上风平浪静，敌人也未进行空袭骚扰。可是，到7月9日晨，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在马耳他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坎宁安元帅的司令部里，那些信心十足的军官们一下子变得焦虑不安了。不久，登陆艇只便在汹涌的波浪中开始颠簸蹒跚起来，甚至大型运输舰的舰首也不时地隐没在涛涛的海水之中。当时，气象学家曾预报说，到D日早晨风力将减弱，休伊特将军和拉姆齐将军相信这个预报。因而决定特混舰队继续航行，在马耳他的盟军的两位指挥官经过反复思考后，也决定不予干涉。由于风浪降低了小型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艇的航速，航行变得异常困难。不过，舰队仍保持着基本队形。在英国的信标潜艇不断向海上发出闪光信号的指引下，突击舰艇几乎按预定时间接近了指定海滩。

休伊特将军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的攻击集中于杰拉湾内的三处海滩：J编队负责西翼的利卡塔，D编队负责中间的杰拉，C编队负责东翼的斯科利蒂。当运输舰和遣送部队的坦克登陆舰在预定位置锚泊时，一切都平安顺利。岸上，由于盟军航空兵的轰炸，到处火光闪闪；远处偶尔传来隆隆的炮声，这表明那些已经降落的伞兵部队正在袭击骚扰敌人。侦察艇（即海滩识别标志艇）悄悄地驶近海岸，有的艇向海滩派出人员为步兵确定准确的上陆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烟云笼罩的山峦在夜色中显得十分模糊，难以用作陆标。可是，把部队送上预定的海滩却又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不然，整个攻击程式就要被打乱。

由于风浪太大，运输舰摇晃剧烈，舰上十分混乱。编入第一突击波的车辆人员登陆艇在运输舰上难以进行吊架装载，在有些舰上甚至无法进行这种装载。因此，大部分部队不得不顺着被海水浸湿的网梯向下爬，然后换乘到颠簸摇晃的小艇上。火箭发射支援艇损失严重，很多艇下水时就遭到毁坏，以至不能参战。C编队所搭



图 22 同盟国对意大利和西西里作战示意图

乘的大型运输舰从切萨皮克湾出发，到达斯科利蒂时由于舰船摇摆厉害，部队换乘迟缓，H时不得不向后推迟一小时。来自J编队和D编队的车辆人员登陆艇艇波则一直在运输舰附近徘徊，直到全部登陆艇到齐后，才由扫雷舰艇和猎潜艇引导，向距岸约2000码的出发线航渡。

当第一艇波按照信号并在侦察艇发出的闪光引导下开始从出发线向海岸航行时，岸上依然寂然无声。休伊特将军支持海军计划人员的建议，请求陆军同意在步兵抵滩前由海军在黎明时实施舰炮火力准备，而陆军指挥官则希望在敌人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让部队趁着夜色悄悄上陆，因而拒绝了海军的上述请求。休伊特所得到的允许只是，如果岸上敌人的行动表明他们已发现了突击波，那么，担任支援的驱逐舰、炮艇和火箭发射艇可以开炮射击。

情况很快表明，这次登陆已丧失了战术突然性。探照灯的光柱从漆黑的岸上掠过海面，射向车辆人员登陆艇。接着，远处传来了敌人机枪的射击声，炮弹在海上溅起了水柱。这时，盟军的支援舰艇终于开火了。与此同时，步兵乘坐在颠簸摇晃的突击艇上，心情紧张，并饱尝晕船之苦，热切盼望尽快结束这种折磨人的航行。当突击艇抵滩并放下艇首跳板之后，乘坐的步兵犹豫了一下，然后冲上岸去。他们已忘记了晕船的恶心，迅速寻找和巩固预定的阵位。

利卡塔的敌人火力最强。按预定计划，第一波是车辆人员登陆艇，他们负责为随后登陆的一组步兵登陆艇清除敌人岸上防御。可是，这组步兵登陆艇却发现它们竟成了第一艇波。原来，这些车辆人员登陆艇在黑暗中驶向了另一段海滩。步兵登陆艇冒着敌人自动武器的猛烈射击奋勇前进，同时，以自己的武器建立了火力优势，并将部队遣送上岸。

随着登陆部队迅速地摧毁了敌人永备发射点和火炮掩体，以及担任支援的驱逐舰和炮艇逐个捣毁了敌人的阵地，所有海滩上敌人的火力逐渐减弱下来。敌人的炮弹曾断断续续地散落在美军登陆的各个地段，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到上午8时，敌人的大部分火炮已经停止了射击。美军提前登上小山，扑向D日的最初到达线。美军的登陆袭击队冲进利卡塔和杰拉。但他

们到达杰拉的时间太晚，未能阻止敌人炸毁这里的一个重要的卸载码头。除了出现一些迟误和登陆艇因夜间航行的困难使少数部队上错了海滩之外，整个登陆还比较顺利，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实施的。敌人地面部队的抵抗很弱，意大利守军一遇机会，便自动缴械投降。

在夺取最初登陆场之后，敌人的空袭和己方人员、物资的卸载就成了休伊特将军所担心的主要问题。其中比较容易对付的是空袭。盟军以密集的防空火力对付轴心国空军对舰艇实施的多次袭击，迫使敌人的飞行员只好盲目地投弹。在这次登陆作战中，盟军首次使用了装有近炸引信的高射炮弹，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防御火力的效力。休伊特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所遭受的损失是：一艘驱逐舰、一艘装有反坦克炮的坦克登陆舰和第二梯队的登陆输送队中的一艘弹药船。

假滩严重地妨碍了D日补给品的卸载工作，使坦克登陆舰无法把登陆车辆直接运送上岸。浮筒栈桥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中也难以装配，而且，浮筒的数量也不敷使用。在杰拉和斯科利蒂，从小艇、坦克登陆艇、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机械化登陆艇上卸载补给品尽管要比在北非的效率 high，但还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由于进出海滩要通过松软的沙质地，加上陆军工兵的无能，致使大量的物资堆积在水线附近。满载的登陆艇常常被迫返回搭载舰。

幸运的是，登陆部队使用了水陆两用载重汽车，从而减少了D日的补给困难。这些灵巧的车辆从坦克登陆舰或运输舰上卸下后，可以将陆军的105毫米火炮或3吨补给品运送上岸。数百辆水陆两用载重汽车的投入使用加快了卸载速度，它们迅速地把补给品运向内陆的补给品堆集所。但是，水陆两用载重汽车不能运载坦克或重型卡车。在有足够的浮桥和坦克登陆艇把运输舰和坦克登陆舰上的重型装备运走之前，装备和补给品的运送上陆问题，依然是登陆部队的军官们所深感头痛的事。D日以后，物资

装备的运送上陆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休伊特的海军部队已把卸载点改换到条件较好的海滩上(位于斯科利蒂的全部卸载点均已放弃)，而且杰拉和利卡塔港口最终也可供坦克登陆舰使用了。

在D日和第二天上午，盟军一度缺乏反坦克炮和自行防坦克炮。这样一来，就给海军以大显身手的机会，使他们为西西里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使那些对舰炮威力心怀疑窦的陆军军官充分认识到海军的舰炮火力在对付岸上目标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古佐尼将军一接到盟军登陆的消息，就立即组织装甲部队在杰拉实施反击。事实证明，这些反击是美国第7集团军在西西里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巴顿将军及其部队这时才意外地认识到协调一致、精心指挥的舰炮火力所具有的价值。D日上午约9时，美军巡洋舰“波依斯”号和两艘驱逐舰在水上飞机进行校射的协助下，遏制和击退了一批正向杰拉逼近的意大利坦克。次日，“波依斯”号又让巴顿将军目睹了这场“好戏”的重演。这天早晨，巴顿将军上陆后，发现为古佐尼的反击打前阵的大约60辆坦克正向前推进，严重威胁着登陆场的安全。当时，巴顿将军恰好在杰拉的一座建筑物顶部，他放眼望去，清楚地看到30吨重的“黑豹”式坦克正越过平原向前挺进，而在坦克和登陆海滩之间却没有反坦克炮。这时，附近的一名年轻的海军少尉用步谈机询问巴顿将军是否需要支援，巴顿将军果断地回答了一声：“需要！”于是，这名少尉将敌人的位置报告给“波依斯”号。接着，38发6英寸炮弹象雨点般地袭来；与此同时，刚刚赶到的师属炮兵也向此地发射炮弹，从而阻止了德军的前进。在这一天所余的时间里。休伊特将军的舰艇继续猛烈炮击正在撤退的敌人坦克、步兵以及合适的目标。

如果飞机校射能够做得好一些，舰炮可能发挥更大的效力。随着战斗的进展。地面观察哨有时被从燃烧的麦田和建筑物腾起的

烟雾挡住视线，而且观察的范围也经常受到限制。巡洋舰搭载的进行校射的水上飞机虽然能很好地完成校射任务，但它们却成了登陆场上空德军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极易猎击的目标，因此很快都被击落。尽管盟军当时极需特德的空军所使用的那种高速战斗机，但在西西里登陆作战中，他们却得不到这种飞机。

空军部队没有参加制定联合计划，因而导致了这次战斗中最令人瞩目的灾难。在登陆之前，美国伞兵部队已在杰拉后方进行了伞降；按预定计划，在7月11日夜间还将派出144架运输机进行伞降。但是，西部特混舰队中没有一个人了解此事，因而无法及时让飞机改变飞行路线，以偏离舰艇所在的海域，或通知所有的防空部队。当这些运输机飞临战区上空时，敌人的一次空袭刚刚结束。由于对空识别错误，23架运输机被岸上和特混舰队的防空火炮击落。两天后，另一批运输机在英国特混舰队上空也遭到类似厄运，11架运输机被己方炮火击落。

拉姆齐将军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负责遣送英军在帕基诺半岛和诺托湾上陆，以夺取锡腊库扎。该特混舰队也遇到了和美军登陆时相似的情况。海浪巨涛妨碍了突击艇的吊放和下水。和美军相比，尽管英军抵御大风的能力较强，但在东部海滩操艇，困难也相当大，因而大部分登陆艇波的行动落后于原定计划。所幸的是，这里敌人的火力很弱。在一个上陆地区，由于盟军来得如此突然，致使一门意大利野战炮的全体炮手尚在熟睡之中就被蒙哥马利的部队俘虏。对于这一作战的突然性，同盟国陆军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些开炮射击的敌岸炮连很快就被同盟国军舰或迅速向前推进的突击部队消灭了。大批意大利岸防部队由于投降心切，实际上已溃不成军了。到D日日终，第8集团军不仅挽回了所耽误的时间，而且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

英军由于离意大利南部的机场较近，因此，遭受的空袭比美军严重。但在这次作战中，地面战斗机控制员在对掩护飞机的指挥

控制上采用了一种新技术；事实证明，这一新技术在该地区对挫败敌人为数众多的空袭，是行之有效的。坎宁安元帅对于两年前他的舰队在克里特岛所遭受的猛烈轰炸，记忆犹新；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如今同盟国的海军部队几乎能够无所顾忌地待在敌人的海岸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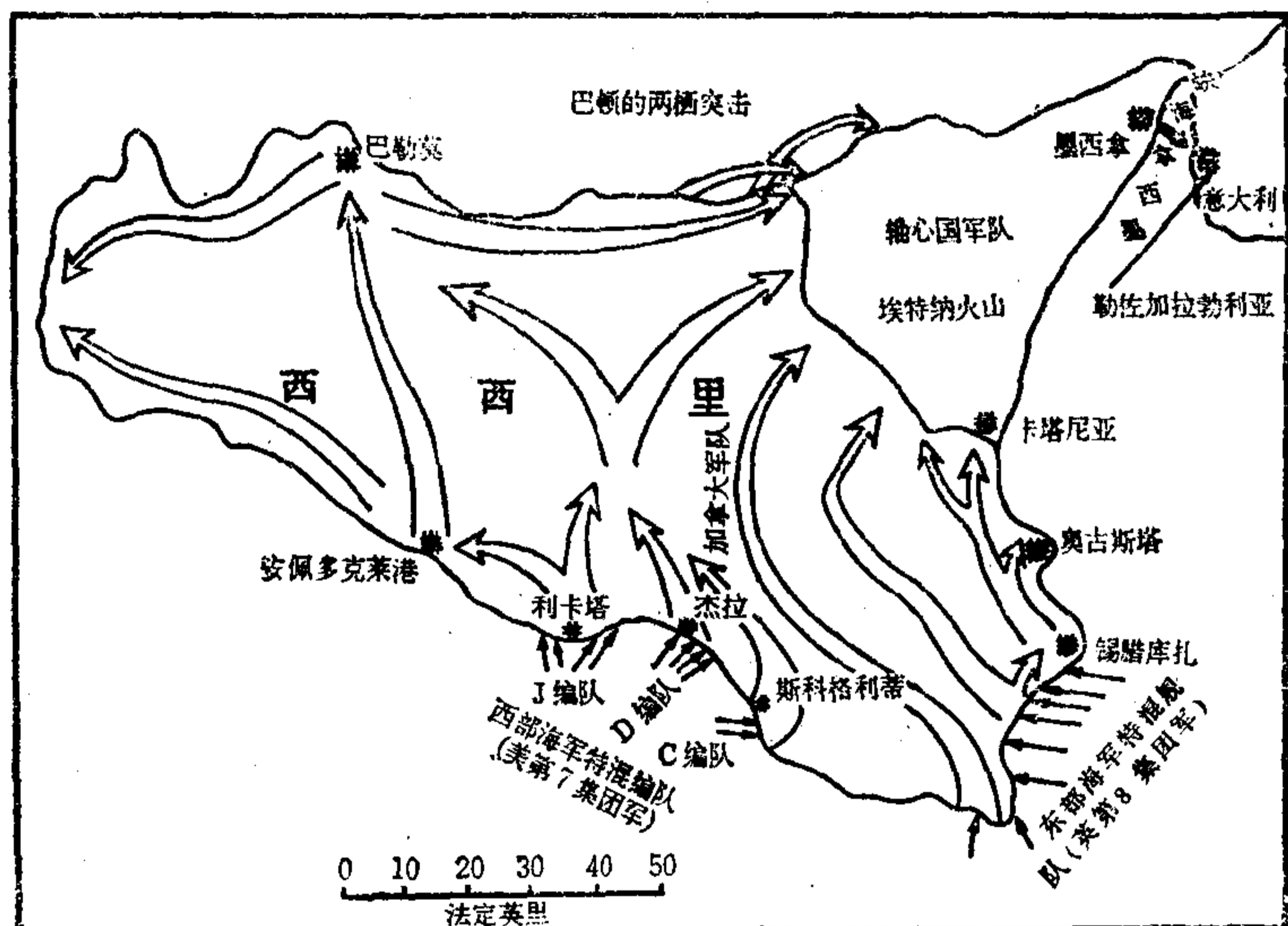


图23 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和轴心国从西西里撤退示意图

第8集团军取得的最惊人的成绩是迅速攻占了锡腊库扎。蒙哥马利属下的一个伞兵连夺取了一座从南面接近锡腊库扎港的重要桥梁，并在D日白天在守军猛烈的反击下，始终坚守住这座桥梁。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守桥的73名伞兵连勇士最后只剩下了19人。傍晚，从南面赶来的蒙哥马利的先头部队接替了守桥的幸存者。当天夜里，英军未遭受抵抗就占领了锡腊库扎。几天后，盟军又攻克了锡腊库扎附近的奥古斯塔。至此，盟军已占领了西西里岛上最好港口中的两个。尽管当时仍使用许多登陆舰艇往返于北非和西西

里之间运送补给品，但它们已发现，在已被占领的港口进行卸载要容易多了。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在西西里，最差的港口也比最好的海滩更易于卸载补给品。

轴心国军队从西西里的撤退

盟军打算以强大的钳形攻势，把西西里岛上大部分轴心国部队包围在埃特纳火山以西，然后，将其俘虏。因此，当巴顿的第7集团军穿过西西里腹地向北横扫，尔后沿北海岸向东挺进的同时，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则将沿东海岸向北推进，夺取墨西拿，并切断意大利渡越墨西拿海峡向意大利本岛的退路。

第7集团军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自己所担负的两翼包围任务。它的两个团沿南海岸向西挺进，于7月16日夺取了安佩多克莱港，从而为支援北进夺得一个良港。美军在安佩多克莱终于遇到了企图抵抗的意大利军队。然而，尽管如此，美军还是俘虏了6000名意军。第7集团军的一些部队横穿西西里向北推进，4天之内前进达100多英里，于7月22日沿公路进入位于北海岸的巴勒莫。他们在巴勒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欢迎的人群高呼：“打倒墨索里尼！”“美国万岁！”等口号。到24日为止，西西里西部全部落入美军之手。巴顿的部队正沿着北海岸向墨西拿进发，沿途由伴随的轻型巡洋舰“萨凡纳”号、“费城”号和“波依斯”号以及数艘驱逐舰进行火力支援，并由登陆上陆工具向前方运送补给品。

与此同时，钳形攻势的另一股兵力——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位于东海岸的卡塔尼亚以南遭到了敌人的阻击，无法前进。为了避免对敌人的坚固支撑点实施代价过高的正面突击，蒙哥马利决定，避开海岸，绕过埃特纳火山西部向内陆进攻。为适应战线的改变而进行兵力的重新部署直到8月1日才进行。可是，当第8集团军开始行动时，部队步履艰辛，进展迟缓，因为埃特纳山麓

地形崎岖不平，一支支小型的防守部队就能够骚扰和迟滞比较强大的进攻纵队。这时，在内地和沿北海岸向前推进的巴顿的第7集团军也丧失了进攻的势头。盟军实际上是在起自北海岸、横跨西西里东北端、直到东海岸的卡塔尼亚一线的正面上进行作战。巴顿曾三次动用担任掩护的海军兵力在敌后遣送部队登陆。这三次两栖突击虽然未能包围敌军，但前两次突击（每次都是营规模）却加速了敌军的撤退；第三次突击（团规模）则未能追上迅速撤退的敌人。坎宁安元帅在给休伊特将军的贺电中指出，巴顿所得到的海军支援是“有效地使用海上力量支援陆战的典范。”

而另一方面，坎宁安又抱怨说：“第8集团军未能利用两栖作战所创造的战机。”蒙哥马利确实未能完成在墨西拿阻击轴心国部队的预定任务，巴顿将军虽然先于蒙哥马利到达墨西拿，但也没有及时赶到。7月17日，西西里的轴心国军队奉命实施阻击战，然后撤离该岛。由于第8集团军距墨西拿比第7集团军近，因而轴心国派出了精锐部队（其中大部分是德军）在埃特纳地区牵制蒙哥马利；而西西里的其他轴心国部队则纷纷向北面和东面进发，退向墨西拿海峡，就象一扇以埃特纳火山为轴心的转门，正在以顺时针方向进行转动。第7集团军虽然前进迅速，但仍不及敌人的撤退速度。到8月3日，德、意军队已到达西西里东北端，并在这里阻止住了盟军的进攻。轴心国军队横渡墨西拿海峡的撤退开始了。

同盟国空军的高空轰炸没有给那些满载人员物资、往返横渡海峡（宽达3海里）的轴心国的渡船、内燃机筏、机动驳和其他艇只造成什么损失；而俯冲轰炸在敌人密集的防空火力下又无异于自杀。几艘英国鱼雷艇试图突入海峡，但未能成功。盟军不愿冒险使用大型舰艇，因为敌人在此处集中了强大的岸炮连。截至8月17日，约有45 000名德军和60 000多名意军携带其大部分装备撤离了西西里。

西西里登陆作战总结

战后，一些军事评论家，特别是德国的一些评论家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二次大战期间，盟军在墨西拿海峡或其附近实施最初登陆突击是可行的。当时，西西里岛上的守军处处设防，准备全面实施抗登陆；如果盟军能在墨西拿成功地进行登陆，他们就能象在突尼斯那样把轴心国的部队围困在西西里。然而，在西北非登陆之后，欧洲战区的盟军指挥官们已把一项经验证明是非常明智的决定作为一条既定的原则固定下来，即不在岸基战斗机支援半径以外实施两栖突击。实践证明，舰载航空兵在太平洋战区完全能够弥补岸基航空兵航程的不足，但在地中海战区，舰载航空兵却非常缺乏。美国的舰队航空母舰全部在太平洋；护航航空母舰不仅依然缺乏，而且当时正在大西洋忙于对付德国潜艇。英国舰队航空母舰的数量一直不敷使用，而且质量很差，搭载的飞机又很少，只能为自己所在的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轴心国军队的撤退尽管获得了成功，但西西里战役仍不失为同盟国的一大胜利。甚至在战役结束之前，轴心国的联盟就已开始分崩离析。在意大利，从西西里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当时甚至还谣传盟军将派出560架飞机空袭罗马。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国王终于顺乎民心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并对他实行“保护性监禁”。意大利政府的新任总理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宣布，他将继续对同盟国作战。但是，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这一声明。希特勒想从俄国调来足够的德军，通过军事政变直接占领意大利。可是，俄国前线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目下希特勒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认意大利政府的更迭；与此同时，从法、德两国另外抽调几个德国师开进意大利。

为期限一个多月的“爱斯基摩人”作战行动以同盟国不到5%

的伤亡(死7800人,伤14 000人)实现了卡萨布兰卡会议所提出的大部分目标。至此,同盟国在地中海的交通线的安全完全得到了保障。意大利政府似乎无疑要垮台。在德国人眼里,意大利军队已不再可靠,需要由德军在意大利、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取而代之。在俄国前线,德军特别是德国空军所施加的压力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同盟国实施下一步攻击的道路已经打开;对此,纳粹德国不得不加强兵力部署,进一步做好准备。英国盼望土耳其参战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土耳其认为,它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如此,西西里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同盟国在中立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不久,德军将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孤军作战。

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与准备工作

1943年5月,突尼斯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的地点是在华盛顿。与会者对在击败德国的战略问题上所出现的分歧再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英国主张入侵意大利,认为这是入侵西西里之后的必然步骤。英国计划人员认为,只有当德军驻法国的兵力减少到不超过12个师时,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才能取胜;而减少德军兵力最可靠的途径是,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因为这样一来,纳粹德国就不得不派自己的部队接替驻巴尔干半岛的24个意大利师。此外,盟军入侵意大利后,还可以夺取福贾周围的机场,进而加强即将对德国实施的轰炸攻势。

美国人承认英国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还是重申他们的观点:只有入侵西欧,方能打败德国。美国人指出,进攻意大利不仅牵制了德军,而且也将拖住盟军,从而推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作战。接着,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上将艾伦·布鲁克爵士表示说,无论如何,在1945年或1946年之前入侵法国是不可能

的。而马歇尔将军则回答说，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同盟国就不应该再为一个一再推迟的作战行动拟定计划；美国应将其主要兵力转向太平洋，在那儿，它们可以很快派上用场。

显然，如果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准备继续以打败德国作为重点的话，他们就必须再次进行妥协。由于与会者都通情达理，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虽然其具体细节直到会谈结束后才拟定出来。美国人同意入侵意大利，但附加了一个重要条件，即此次作战只能动用已在地中海的部队，而且还要从这些部队中抽出7个师，撤回英国，以作为将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部队的中坚。同时，美国人还要求把一部分登陆突击舰船用于对缅甸作战。英国人则明确表示保证参加入侵法国的作战，并同意把1944年5月1日作为进攻日期。他们还同意把太平洋战区的整个作战问题交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处理，并原则上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打败日本战略计划”（至于这一重要文件的内容将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叙述）。但是，英国人坚持主张“打败日本战略计划”应由已派至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实施。这样，同盟国对意大利和日本的作战都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便在英国能集结29个师用于进攻西欧。

由于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坎宁安和特德等一班人暂时不作调动，因此，在西西里登陆突击的前夕，拟定入侵意大利计划的任务就落在他们的参谋人员身上。艾森豪威尔不顾丘吉尔的压力，在尚未通过西西里一战摸清敌人的实力之前，拒绝承担进攻意大利的任务。不过，在实施“爱斯基摩人”作战以后的一周内，对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人员来说，前景十分乐观，他们已开始考虑在何时、何地入侵意大利的问题了。

“爱斯基摩人”作战的胜利，打破了凯塞林和德国其他大陆战略家关于地中海是他们的堡垒的护城河这一信念。考虑到现在地中海将作为同盟国海军发展胜利的一条通路，这些德国战略家们

充分预料到盟军将很快入侵意大利。据一些德国计划者估计，英、美的军队可能会在北面的罗马，甚至可能在里窝那或斯塔西娅实施登陆。因此，他们准备将部队迅速撤出亚平宁半岛以免被困在意大利。

但是，同盟国军事领导人根本没有打算在其岸基战斗机的支援范围以外作战。原先的计划只是通过意大利的“趾部”地区实施一次入侵。而7月26日通过的最后作战计划则要求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一俟西西里作战结束后，尽快渡过墨西拿海峡到达勒佐加拉勃利亚。入侵意大利“趾部”地区主要是一种牵制性进攻，以便把德军从盟军的主要突击方向——萨勒诺湾吸引过来。萨勒诺湾位于驻西西里的“喷火”式战斗机在加装付油箱的情况下最大作战半径之内。由M.W.克拉克陆军中将指挥的新组成的第5集团军，将于1943年9月9日在萨勒诺湾登陆，然后，推进到35英里外的那不勒斯。

巴多格利奥政府所想的只是改换门庭，在不蒙受正式投降的奇耻大辱的前提下，加入英、美的反德联盟。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于国内公众反对在北非与“达尔朗进行交易”的情景记忆犹新，不愿意把意大利当做回头浪子。此外，他们还受到自己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的约束。经过长时间而又紧张的秘密谈判（这种谈判简直使人想起间谍小说中所惯有的那种传奇色彩），双方终于做成了交易。意大利将宣布投降，退出战争，生效日期为萨勒诺登陆日。从那时起，追随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意大利部队将对德作战。意大利的海、空军则应开往指定地点，接受同盟国的指挥。这样，盟军在萨勒诺和勒佐加拉勃利亚登陆的一个主要目的尚在攻击开始之前就已达到。

鉴于德国不断向意大利调入军队，巴多格利奥要求盟军将其主要登陆改在罗马以北实施，并在罗马空降一个师。他还答应让意大利军队在盟军的登陆海滩和罗马附近加入盟军。艾森豪威尔十

分赞赏巴多格利奥的计划。但是，由于犹豫、兵力不足以及谈判双方缺乏信任，这一计划终成泡影。盟军仍按原定计划在萨勒诺登陆，而且连登陆的地点也不敢通知他们过去的敌人。因此，意大利人便无法支援入侵部队。

与此同时，萨勒诺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时的情况比在准备西西里作战时还要困难。在这次突击中，休伊特将军负责指挥盟军所有的两栖部队。这些部队大体分为：英国的北部攻击部队，遣送2个师；美国的南部攻击部队，也遣送2个师；另有2个师乘船在海上作为第二梯队。按预定计划，26艘运输舰、120艘坦克登陆舰和90艘坦克登陆艇将在萨勒诺湾内相隔约8英里的两组海滩上遣送部队上陆。盟军的这次登陆将得到7艘巡洋舰（其中3艘为美舰）、2艘浅水重炮舰和35艘驱逐舰，以及一支由5艘护航航空母舰和10艘驱逐舰组成的航空母舰支援部队的支援。英国皇家海军还提供一支由4艘战列舰、舰队航空母舰“光辉”号和“可畏”号以及20艘驱逐舰组成的掩护部队。这支掩护部队除了抗击敌人的水上攻击外，还负责为航空母舰支援部队进行战斗空中巡逻。

盟军进攻的直接目标是萨勒诺港及其城市、蒙特科维诺机场和通往那不勒斯的山间隘口。这些目标都交由英军和美国登陆袭击队去夺取。美军将从南面掩护英军的翼侧，扩大登陆场的纵深和宽度，然后，与从勒佐加拉勃利亚北上的蒙哥马利第8集团军会合。可是，由于蒙哥马利要求派大量的炮兵支援，以掩护其部队横渡墨西拿海峡，因而大大减少了第8集团军与在萨勒诺登陆部队会合的可能性。蒙哥马利的上述要求直到9月3日才得到满足，第8集团军实际上是在毫无遭受抵抗的情况下渡过了海峡。

作为登陆地点，萨勒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海滩后面易于识别的山峰既为登陆突击部队提供了最好的地标，又是敌人最佳的观察点和防御火炮阵地，而且还可作为守军实施反击的中间整

备地区。这里的海滩比西西里的海滩坡度小，近海障碍物也少，有些地段还适合坦克登陆舰直接抵滩登陆。但另一方面，萨勒诺湾又适宜布雷，盟军情报机构很迟才获悉，湾内布有大量水雷。因此，在由舰到岸的运动开始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扫雷。这就意味着，运输舰不得不在距海滩 9 至 12 海里的地方将部队换乘到登陆艇上。鉴于上述情况，盟军需要将复杂的登陆计划全部进行重新安排。

萨勒诺的空中支援准备比在西西里作战的情况要好些。其中一个很大的优越条件是有护航航空母舰担任直接支援。此外，艾森豪威尔要求空军更密切地与陆、海军配合。当时，休伊特将军已将其指挥部设在两栖指挥舰“安康”号上。“安康”号是由一艘客货船改装而成的，装备有精良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和雷达，舰上有一位空军将领领导着一个战斗机控制组。另外，还有两艘备用的战斗机指挥舰。由于使用了高性能的陆军 P-51 型飞机（驾驶员系由海军飞行员训练），海军舰炮支援的空中校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但是，在其他方面，萨勒诺作战的计划则不如西西里时的精确和富有效力。由于计划人员很难得到最高指挥部在人员、物资方面的有力保证，因此，即使两栖部队在向登陆场航渡过程中，计划仍在不断变更。这种显而易见的优柔寡断激怒了部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导致这些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正在绝密地进行和平谈判，知道此事的不超过 12 个人。在最后时刻导致计划变更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盟军需要优先考虑把某些装备调拨给第 8 集团军，当时，该集团军正从意大利的“趾部”地区步履艰难地向北推进。此外，正当实施萨勒诺作战的特混舰队在航渡途中，包括美舰“波依斯”号在内的几艘舰炮支援巡洋舰却被调去加入坎宁安元帅指挥的舰队，这支舰队的任务是在意大利舰队按照停火协定驶出塔兰托投降时占领塔兰托这个大型

海军基地。

如同在“爱斯基摩人”作战开始之前那样，陆军再一次坚持登陆要在夜里进行，而且取消上陆前的舰炮火力支援。对此，休伊特将军也再次徒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争辩说，完全的突然性是不可能的，而且黑暗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德国空军对比塞大已实施了两次袭击，而这些袭击活动绝不是盲目的，因为比塞大是上陆工具的主要会集点。此外，敌人的侦察飞机无疑会发现正向登陆场进发的突击部队。萨勒诺是通往意大利最好的港口——那不勒斯的要地，而且恰好位于驻西西里的战斗机的最大战斗半径以内。因此，无论如何，轴心国的最高统帅部必定已注意到此处很可能是盟军的入侵之地。但是，陆军指挥官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坚持说，尽管敌人可能会怀疑盟军将在萨勒诺登陆，但是，能达成一点突然性总比没有一点突然性要好。实施炮击只能暴露自己，把更多的德军吸引到海滩来，而又不能彻底摧毁敌人的防御。因此，根据陆军的决定，盟军在萨勒诺没有进行舰炮火力准备；而且在美军登陆地段，当突击波接近海滩时，甚至没有任何支援兵力。

实际上，德军在萨勒诺的兵力达到了师的规模。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当德军最高统帅部怀疑巴多格利奥政府正在与同盟国谈判时，他们不失时机地派出几个师去接管意大利。到萨勒诺突击开始时，在意大利北部，德军已集结了8个德国师，由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指挥；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也集结了8个师，由埃伯特·凯塞林陆军元帅指挥。凯塞林已在意大利南部做好了防御准备，以抗击盟军的登陆。由于兵力不足，凯塞林不能阻止蒙哥马利的部队从勒佐加拉勃利亚向北推进，因此，他派出两个师对英军进行一种阻滞战，其余的师则用来保护罗马和那不勒斯地区。凯塞林也考虑到了休伊特将军所提出的那些理由，估计盟军可能会在萨勒诺登陆，于是，他命令驻守在那里的第16装甲

师的大部分兵力和一个伞兵团在登陆地区及其后面构筑工事。德国人及时赶到了萨勒诺，在海滩上敷设了地雷和铁丝网，在萨勒诺湾布设了水雷，从山上一直到海边都配置了火炮；此外，还部署了坦克，以进行反突击。凯塞林还拟制了迅速向萨勒诺调集兵力的计划。总之，德国人想方设法，极尽最大努力把萨勒诺地区建成了一个盟军登陆部队难以对付的马蜂窝。在战斗初期，德国人确实有可能把盟军一举赶下大海，或者至少能以盟军所不及的速度增援自己的部队，从而能在几天之后有效地进行反击。

可是，一个严重的失策破坏了凯塞林的准备工作。他的上级拒绝向那不勒斯地区增调兵力。在隆美尔的影响下，希特勒原先打算将部队撤至罗马以北；经过凯塞林的劝说，才同意在南部进行抵抗。隆美尔比希特勒的大部分将领都通晓海上作战。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地中海已不再是同盟国海军的障碍了，意大利海岸有利于盟军迂迴包抄和切断驻意大利的德军的退路。而从亚德里亚海横跨意大利北部，一直延伸到热那亚湾的亚平宁山脉则构成了一座防御者的屏障，守方据此可以以少敌众。希特勒折衷地采纳了隆美尔和凯塞林的建议，但对他们的争执未置可否。他命令凯塞林在意大利南部进行抵抗，但又不给他调派足够的兵力来防守萨勒诺和那不勒斯。

9月3日至6日，参加萨勒诺登陆突击的各部队分别从奥兰、阿尔及尔、比塞大和的黎波里出发，并在西西里以北与从巴勒莫和特尔米尼出发的部队会合，然后于9月8日(D-1日)向萨勒诺驶进。在航渡过程中，盟军的特混舰队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袭击，一艘坦克登陆艇被击沉，另有几艘舰艇被击伤。

9月8日18时30分，当盟军的攻击部队抵近萨勒诺湾时，艾森豪威尔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了意大利的停火声明。巴多格利奥在罗马的广播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消息。接着，巴多格利奥便和国王一起逃到布林的西，撤下了一个无人掌管的首都。对德国人来

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则成了他们实施精心计划的“轴心”行动（即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接管意大利的所有政权机构和通信设施）的信号。德军迅速完成了这一行动计划，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得以逃脱的只有意大利舰队和一些空军部队。被缴械的意大利部队大部分解散，成为平民。墨索里尼被德国人救出，充当了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傀儡政府的首脑。

开赴萨勒诺的第5集团军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对待艾森豪威尔宣布的这一消息，并确信战争已经结束。高级军官们发现，他们很难说服部队相信：虽然意大利已停止了战斗，但还有大量的德军准备进行抵抗。

萨勒诺的突击登陆与第二梯队登陆

这一次，航渡中的突击部队破例遇上了好天气。萨勒诺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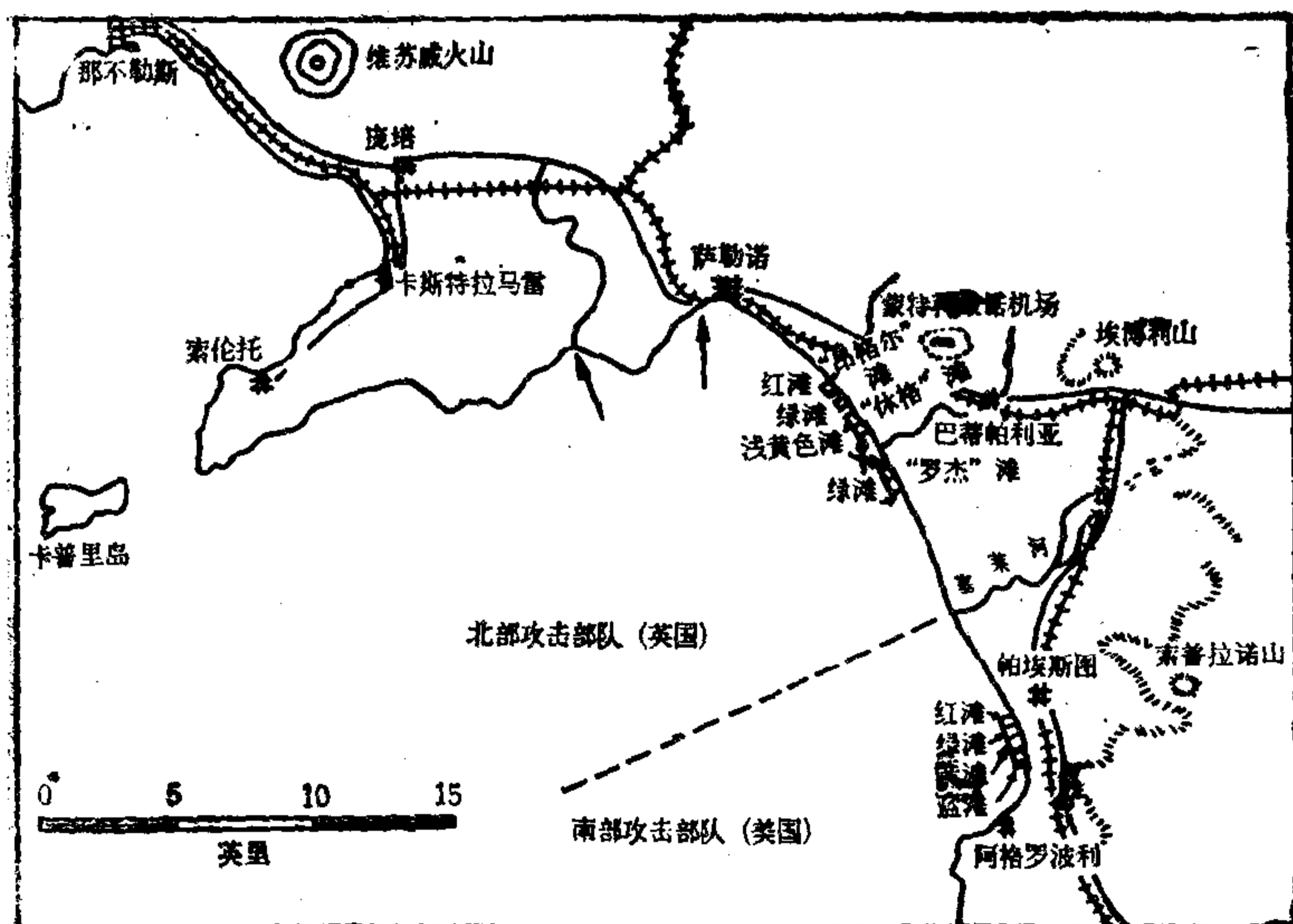


图 24 盟军在意大利萨勒诺登陆示意图(1943年9月9日)

的拍岸浪不大。运输舰和登陆舰艇上的部队尽管由于炎热而坐立不安，但他们自我安慰地错误认为在萨勒诺等待他们的只是业已投降的意大利军队，因而麻痹大意，不象在西西里作战时那样焦虑不安。

午夜时分，运载美军的运输舰驶抵萨勒诺湾南部附近的阵位。扫雷舰率先清扫通向海岸的水道。侦察艇根据远处隐现的死火山用雷达进行测位，然后驶近海岸，到达各自预定的海滩，向海上发出闪光信号。车辆人员登陆艇在进行吊架装载之后下水，解开缆绳，开始不停地兜圈子，以等待艇波的其他艇只。当所有的艇到齐后，它们便开足马力，借着夜色，冲向距岸6000码的出发线。然后根据信号从这里出发驶向海滩。这时，已经饱尝晕船之苦的部队，心情渐渐紧张起来。侦察艇的乘员们听到了岸上传来的机器的隆隆声，看到了车灯的闪光。这是德军的摩托化部队正开向水线，准备实施抗登陆。但是，这一带的敌军并没有立即开火。在H时(即凌晨3时30分)，当第一登陆艇波接近海滩时，岸上突然响起了英语的广播声：“赶快上陆投降！你们已被包围了！”

尽管突击部队惊恐地意识到目下他们正面临着一场恶战，但是，当天刚一破晓，登陆艇就放下了斜板，登陆部队果敢地向岸上冲去。这时，混乱代替了平静，德军终于开火了。刹那间，敌人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加农炮和坦克炮喷吐出火舌。德军飞机掠过海滩，进行轰炸扫射。首批突击波的部队绕过敌人的坚固支撑点，在指定的会合区集中。接着，水陆两用载重汽车把榴弹炮和弹药运送上岸。登陆部队用这些武器在直射距离上抗击着德军的坦克和步兵。登陆、上陆工具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把增援部队强行遣送上陆。水兵们不顾溅落在周围的炮弹，奋力把浮筒装成栈桥，以供坦克上陆。到中午为止，尽管个别海滩已被敌人的火力严密封锁，但美国人已在他们的登陆地段建立了一个尚不稳固的立足点。

在北面的英军登陆地段，德军在盟军的坦克登陆舰抛锚、并放下车辆人员登陆艇以前，炮击了这些舰艇，从而无意中帮了登陆部队的忙。因为这样一来，陆军禁止海军在登陆前实施舰炮火力支援的限制无形中就自行取消了。指挥该地段两栖部队的美国海军少将 R.L. 康诺利事前已做好了应付这种意外的战斗准备，他命令 3 艘驱逐舰进入离海滩一海里的阵位。这时，盟军的这些舰艇开始炮击岸上设施。发射火箭的上陆工具一边向海滩接近，一边以火力支援第一突击波。尽管有这些火力支援，于凌晨 3 时 30 分准时登陆的第一突击波依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运送弹药和装备的上陆工具被炮弹击中，遭到严重损失。只是在最左翼，英、美的登陆袭击队员在登陆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迅速地向山间隘路推进。除此之外，总的说来，北部的战斗样式和南部的大致相同。虽然到 D 日日终，第 5 集团军已占领了所有预定的海滩，但在南、北这两个登陆地段的登陆场仍然极不稳固。

盟军的支援舰艇对上述登陆场进行了支援。在美军登陆的海滩附近，轻型巡洋舰“费城”号和“萨凡纳”号以及 1 艘英国浅水重炮舰和 4 艘驱逐舰，根据岸上火控小组的召唤或校射飞机的指示，多次压制住敌人的机动岸炮连，摧毁了机枪阵地，驱散了敌人集结的步兵和坦克。而在北部海滩附近，3 艘英国巡洋舰和 1 艘浅水重炮舰由于未能与岸上火控小组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在 D 日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在该地区的 6 艘驱逐舰和 3 艘登陆舰艇却圆满地完成了全部支援任务。它们不时地驶近海岸，几乎进入了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在 D 日日终，休伊特的舰艇应多次的火力召唤，发射了数百发炮弹，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根据地面或空中校射进行射击的。

当德国人发现盟军的支援舰艇发挥了重大作用时，他们立即将空中攻击的重点转向军舰。德国飞机出击的架次虽然比在西西里时少，但其效力却很大。德军的高空轰炸机在战斗-轰炸机削弱

了盟国的空中掩护之后，从高度投掷无线电控制的滑翔式炸弹。9月11日，一枚滑翔式炸弹击中了“萨凡纳”号。该舰底部被炸掉一块，不得不撤出修理。两天之后，英国巡洋舰“乌干达”号也遭受类似厄运。美舰“波依斯”号，这时已完成了它在塔兰托的作战任务，正开往萨勒诺。坎宁安元帅又从马耳他调来两艘英国轻型巡洋舰。当时，“费城”号在休伊特的部队中不仅是战斗力最强，也是最幸运的一艘炮舰。它多次险些被德机的常规炸弹和滑翔式炸弹命中，有时只差几英尺。因此，它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其炮弹几乎全部倾泻在岸上的目标上。事实证明，对滑翔式炸弹最有效的防御是烟幕，甚至只要在锚地上空布放稀疏的烟雾，就可以迷惑德机上那些负责投掷炸弹的无线电操纵人员。

到9月12日，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的登陆场稍有扩大，但其中中心处尚未到达所规定的D日线。12日，支援护航航空母舰不得不返回巴勒莫补充燃料。航空母舰返回之前，舰载机首先在岸上降落，但降落地点不是蒙特科维诺机场，而是在登陆场仓促修建的、应急的简易机场。因为蒙特科维诺机场虽然已落入盟军之手，但仍处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之下。到这时为止，已有5个德国师到达了萨勒诺地区。敌人集中了600辆坦克和机动炮，准备全力以赴地沿着盟军登陆地段的分界线——塞莱河向下游实施全面反击。德军的战略是对第5集团军分而歼之，各个击破，先集中力量攻击一个登陆地段，然后再攻击另一个登陆地段。

9月13日至14日，形势出现了危机。随着德军加强了进攻锐势，盟军的处境极为危险，以致于克拉克将军要求休伊特拟订一个后撤北部盟军部队或南部盟军部队，并实施重新登陆的计划。在克拉克将军的要求下，从西西里空运来一个伞兵师，并于夜间在萨勒诺伞降。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在西西里上空所发生的悲剧（即伞兵被己方火力击毙），盟军海军和陆军的所有高射炮一律停止射击。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命令特德将军使用一切可用的飞机来支援第

5集团军。

德军向海滩突破的企图未能得逞，其原因主要是盟军登陆部队得到了海军舰炮火力的支援，其次也是第5集团军进行苦战和空军改进了空中支援的结果；此外，还由于德军做出的两个错误的决定（一个是战术上的，另一个是战略上的）所造成的。13日中午，当地的德军指挥官命令其坦克部队主力沿塞莱河向分岔处推进，并通过德军地图上所标明的一座桥梁，夺取去海滩的通路。可是，这座桥梁已被破坏，通往这座桥的道路两侧布满了排水沟，从而限制了德军坦克的展开。正当德军的坦克纵队被阻挡在断桥前之际，一直注视着德军行踪的美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步兵在待机，另有两个炮兵营进入了良好的既设阵地。于是，这支被困在狭路上的德军坦克部队被美军一举消灭。德军由于遭受了这一挫败，便失去了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凯塞林无法以与盟军相同的速度进行增援。如果德军能在盟军入侵的最初一个星期内，再增调两个师的兵力，他们就很有可能把盟军赶下海去。但是，隆美尔认为，在南部作战毫无价值，因而拒绝从意大利北部抽调任何部队。

14日，当凯塞林的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时，盟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驶近海岸，猛烈炮击德军的坦克纵队和部队集结点。“费城”号和“波依斯”号分别以其6英寸舰炮对各种目标发射了数百发炮弹。当其他舰艇（包括英战列舰“勇士”号和“厌战”号）赶到萨勒诺增援时，形势显然已发生了转折（不过，舰龄很长的“厌战”号不久就成了德国滑翔式炸弹的第三个牺牲者，终于被拖走）。

9月16日，第8集团军的先遣部队终于和第5集团军会合了。就在这一天，凯塞林认识到重新夺取登陆场代价太大，便决定放弃萨勒诺和那不勒斯，撤至沃尔图诺河后面的一条既设防线。他后来写道：“9月16日，为了规避军舰的猛烈炮击，我签署了从海防前线撤退的命令……”。

纳粹军队在撤退时，破坏了那不勒斯港，并尽其所能地破坏了这座城市。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迟缓盟军的行动，增加其后勤困难，而且也是为了报复意大利的背叛行为。然而，同盟国的海军疏通了那不勒斯港，几乎是奇迹般地支援陆军通过了萨勒诺海滩，从而使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能于1943年10月1日进入那不勒斯。至此，萨勒诺作战结束了。盟军付出的代价是2100人死亡，4100人失踪，7400人受伤。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海岸附近的福贾机场，并向西北推进。10月6日，盟军的这两支部队并肩到达了沃尔图诺。新的战线在这里形成，敌对双方正在增派部队，准备进行下一轮战斗。曾经参加过清理北非和西西里港口的海军打捞专家们已着手修复那不勒斯港，以便使其成为盟军在意大利的主要港口。尽管该港遭到了德国人的破坏，但时隔不久，它接收货物的能力超过了和平时期。

这时，意大利舰队的大部分舰艇已落在盟军手中。9月9日，3艘新式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根据停战协定，逃离热那亚和斯塔西亚，宣布投降。舰队旗舰、战列舰“罗马”号在撒丁岛附近遭到德国轰炸机的袭击，被一枚滑翔式炸弹炸沉，1400人罹难。舰队中其他舰艇和塔兰托的老式战列舰驶向指定地点，没有遇到什么骚扰。9月11日，坎宁安元帅电告英国海军部：“十分荣幸地向诸位大臣报告：意大利舰队现已处于马耳他要塞的炮口之下。”

安齐奥的僵局

入侵意大利本土对英、美来说，所获寥寥，颇令人失望。尽管这次战役牵制了德军几个师，盟军从中又获得了一些作战经验，但是，由于阿尔卑斯山的阻挡，就连夺取福贾的轰炸机基地的重

要意义都被大大地降低了。同盟国发觉自己竟在一个次要战场实施了一场规模很大、而战略意义较小的陆战。盟军要取得更大的进展，就不得不在地形和气候都十分有利于守方的情况下作战。

对德军来说，沃尔图诺防线只不过是一条临时防线，他们正准备在北部地区组织更坚固的防御。在整个10月份和11月的前两个星期，德军一边进行后卫战斗，一边后撤至那不勒斯西北40英里处的“冬季防线”。“冬季防线”是德军在山坡上精心修筑的拥有既设阵地的防御体系。他们打算在此坚守尽量长的时间。这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已处于纳粹德国的严密控制之下。凯塞林元帅在隆美尔去法国之后，负责指挥德国驻意大利的所有部队。他可以调动19个德国师来抗击盟军的14个师，而这14个师是第5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为对冬季防线发动全面进攻而调集的。

为了突破德军的防线，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和克拉克几位将军已着手拟订一项在罗马附近、冬季防线的后方迂迴实施登陆的计划。登陆的目的是切断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并威胁敌之后方。达到上述第一个目的的最好的登陆海滩是在安齐奥，因为安齐奥位于罗马东南37英里，在阿尔本山以南20英里，它扼守从罗马通向德军防线的公路和铁路。

可是，现在大批登陆、上陆工具正在离开地中海前往英国，所剩下的登陆舰艇对意大利沿岸只能实施一个师规模的登陆突击。因此，盟军计划在安齐奥的登陆突击要在对德军主要防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强攻之后才实施。只有当第5集团军的大规模强攻能够取得成功，并与登陆部队可以进行相互支援时，盟军才会实施安齐奥登陆。艾森豪威尔将军规定，沿意大利“靴部”向北推进的同盟国陆军部队必须在登陆开始后48小时以内到达可与安齐奥两栖部队会合的地点。因为根据他所掌握的舰艇，在登陆48小时之后，艾森豪威尔不能确保对登陆场的补给。

1943年11月28日，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开始进攻冬季防线。

两天后，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加上连日阴雨，盟军很快陷入了困境，进展迟缓。霪雨消耗了盟军的战斗力，把土路变成了泥潭。在进攻开始后的三周内，陆军前进不到10英里；而德军的新防线——古斯塔夫防线的右翼则牢牢地固定在离安齐奥近70英里的蒙特卡西诺。显然，盟军迂迴行动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12月22日，亚历山大在克拉克的建议下，经艾森豪威尔同意，取消了安齐奥登陆作战。

这时，丘吉尔亲自干预了这件事。1943年圣诞节，丘吉尔首相在突尼斯会见了盟军的主要指挥官，他坚持安齐奥计划必须重新实施。他认为，迂迴行动的计划一定要进行，而不要等待观望盟军对德军防线的重新进攻能否取胜。丘吉尔说，不管安齐奥作战能否成功地切断德军的补给线，这次作战必将牵制和分散古斯塔夫防线的德军兵力。不过，他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仅用一个师的兵力进行登陆突击确实太冒险。但是，由于取消了原定对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的作战，盟军就腾出了15艘步兵登陆舰供地中海战区使用。此外，在丘吉尔的请求下，罗斯福总统同意将56艘坦克登陆舰继续留在地中海一段时间，但他附加了两个重要条件：1.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仍应作为最重要的作战；2. 丘吉尔必须放弃其坚持要对罗得岛和爱琴海岛屿实施外围作战的主张*。就这样，盟军调集了足够运送两个师兵力的上陆工具和相应的登陆舰艇，以便在安齐奥实施登陆突击。在丘吉尔看来，这些兵力已经足够了，而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则认为，这些兵力根本不足以

* 在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宣称，他之所以建议进攻爱琴海地区德军占领的岛屿，主要目的是为俄国开辟一条距离更近、并且易于防守的补给线。应该指出，这也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施达达尼尔-加利波利（即现在的格里博卢——译者）战役的主要目的。丘吉尔说，另一个目的则是向土耳其提供空中支援，进而促使它站在同盟国一方加入战争。丘吉尔希望土耳其人能在同盟国的影响下进攻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军。如果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同盟国至少能够使用土耳其的机场进行作战。从这里，同盟国可以攻击德国人甚为依赖的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

单独实施一次进攻。丘吉尔对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当时，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地中海战区，为他将要指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做准备。他的继任者，现作为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官的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采纳了以两个师兵力在安齐奥实施登陆的计划。亚历山大将军也同意这一计划。D日定于1944年1月20日。参战的兵力是从第5集团军抽调的美军第3师、英军第1步兵师，以及5个营登陆袭击队和1个伞兵团。

进攻安齐奥的地面部队由J.P.卢卡斯陆军少将指挥，海军部队则由美国第8舰队第8两栖部队司令F.J.劳里海军少将指挥。为了按预定日期实施入侵，陆、海军的参谋人员立即投入紧张的计划工作。1月12日，即D日（在卢卡斯将军的请求下，D日推迟到1月22日）前10天，计划拟制完毕，并得到了批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德军向其他地方转移防御部队，第8集团军准备对古斯塔夫防线施加压力。1月17日，第5集团军再次对卡西诺发动了进攻，其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牵制住可能用于安齐奥的德军预备队，另一方面也是希图动摇古斯塔夫防线。盟军的空军部队，为了“封锁登陆场”，开始对公路、铁路、桥梁和敌人的机场实施猛烈的袭击。1月19日，空军报告说，他们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在萨勒诺湾进行的登陆预演很不理想，人们对即将实施安齐奥登陆突击的兵力忧心忡忡。1月21日，这支登陆突击部队离开那不勒斯，前往安齐奥。为了欺骗敌人，他们采取了一条长达110海里的迂回航线。登陆部队主要由坦克登陆舰、步兵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进行输送，这些舰艇搭载了大量的车辆人员登陆艇，用以遣送首批突击波。通过仔细的侦察，盟军发现滩头阵地是由一些缺乏战斗力的德军防守。发射火箭的登陆舰艇将在车辆人员登陆艇抵岸前数分钟，以猛烈的射击引爆海滩上的地雷。

在安齐奥的实际登陆，同混乱的登陆预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顺利的登陆之一。劳里的

部队在H时(凌晨2时)准时抵滩，并迅速地排除了敌人埋设的地雷，解决了夜间登陆所必然出现的混乱。敌人在海滩上的抵抗很弱。这一次，突击部队真正达成了突然性，没有舰炮火力准备的夜间登陆终于收到了预期效果。在盟军进行突击前的三个夜晚，凯塞林影影绰绰地意识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他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防止盟军在几个地方(包括安齐奥)实施登陆。但是，在1月21日夜间，凯塞林听从了参谋人员的劝告，解除了警戒命令，让士兵们得到一定的休息。当凯塞林觉察到自己的失误时，他立即调集机动炮和数营兵力，通过在盟军空袭后迅速修复的公路、铁路和桥梁赶赴安齐奥。不过，他没有来得及封锁登陆场。另一方面，盟军第5集团军对卡西诺的进攻也未能获胜，德军依然坚守在那里。然而，到D日日终，已有36000名盟军在安齐奥登陆，伤亡人数不到150名。尽管在D+4日那天登陆部队遇到了强烈的风暴，但仍有将近70000人、25000多吨补给品、500门火炮和237辆坦克在登陆突击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越过了海滩。卢卡斯和劳里的任务是让已上陆的人员、物资在岸上站稳脚跟；而凯塞林的任务则是牵制并击退他们。

卢卡斯将军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在阵地得到巩固之前向前推进；或者巩固了阵地之后再向前推进。如果立即向阿尔本山推进，他的火炮就能够在德国人调集兵力之前，封锁住前往古斯塔夫防线的通路。这一行动可以实现原计划中进攻安齐奥的主要目的。但是，这可能会导致德军的反击，从而切断卢卡斯与海岸的交通联系。克拉克将军意识到这一危险，便命令卢卡斯将军只占领和巩固登陆场，并酌情向阿尔本山“进击”，命令中故意使用了模棱两可的措词，给卢卡斯以很大的回旋余地。卢卡斯从保守的角度去理解克拉克的命令，因而做了后一种选择：部队停下来，巩固登陆场；在向内陆推进之前，迅速建立坚固的防御。

安齐奥登陆使德军陷入恐慌，暂时撤离了罗马。但卢卡斯的

谨慎作法使德国人得以重新估计了形势，使凯塞林有时间加强防御工事。由于进攻延缓了，盟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抵达阿尔本山，但德军的反击在盟军的防御工事、增援部队和舰炮火力面前也停滞不前。结果，双方陷入了对峙状态。丘吉尔说：“我曾经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却是一条搁浅的鲸鱼。”正如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军官所预料的那样，最初的登陆突击的势头太弱，无法完成任务；而增援部队到达得太迟，除了巩固登陆场之外，别无其他用处。不过，卢卡斯不应因其选择不当而遭受责难，因为造成盟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登陆、上陆工具。

援救登陆场的战斗本身倒是一个奇迹。最初，人们认为海军部队和舰船只能勉强运送、补给和支援原先的两个登陆师。但劳里将军却设法撤走了大部分居民，并最终补给了7个师。解决的方法是采用了美国第7舰队在太平洋战区首创的一套补给方法：卡车和水陆两用载重汽车预先在那不勒斯装上补给品，然后开上坦克登陆舰，于夜间运往安齐奥；在这里，卡车和水陆两用载重汽车直接开到补给品堆集所。采用了这种办法，原来一艘坦克登陆舰的卸载需要一整天时间，而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卸载完毕。到2月初为止，盟军已建立了一种定期的海上运输。每天，一支由6艘坦克登陆舰组成的运输船队运载着预先装在300辆卡车上的1500吨补给品，离开那不勒斯；每一星期，都有15艘坦克登陆舰从那不勒斯驶往安齐奥；每隔10天，就有4艘“自由”轮从那不勒斯或北非把补给品运到登陆场。与此同时，盟军的海军部队不顾恶劣的气候、登陆场周围德军的猛烈炮火、敌机炸弹的轰炸，以及潜艇的攻击，继续支援岸上的部队和保护海上的补给线。在这一过程中，同盟国的海军尝受了截至当时为止在地中海上最大的艰辛。英军损失了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登陆艇和1艘医院船；美军则损失了1艘扫雷舰、1艘水雷舰艇、6艘登陆艇和2艘“自由”轮。舰艇普遍遭到敌人，特别是敌机的破坏。

意大利战区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44年5月中旬。双方在两条战线上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当时的情况是，第5集团军不仅没有完成从两翼包围敌人的任务，反而被敌人分割成两部分。而德军却利用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态势，可以根据需要在安齐奥和古斯塔夫防线之间迅速地调动兵力。3月份，90 200名美军和35 500名英军拥塞在一个被135 000名德军包围的登陆场内，德军装备有各种口径的火炮(最大口径为280毫米)，这些火炮占有良好的既设阵地，可以炮击登陆场和停泊场的任何地方。德军的炮火白天稀疏，黄昏后逐渐增强。夜间，登陆部队还会遭到多次空袭。驻安齐奥的盟军司令部设在一个酒窖里。部队也尽可能地寻找地下掩蔽部。但是，连绵不断的阴雨使地下水位猛增，很快就灌满了大部分散兵坑和地下掩蔽部。数以万计的沙袋被用来构筑简易的地面掩体。盟军的官兵们就在这种条件下度过了一周又一周，经常成为敌人火力的射击目标。难怪在安齐奥盟军的59 000名伤亡人员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死于疾病、过度疲劳和神经质，其余有5000人死于战斗，17 000人受伤。

随着春季的来临，连绵阴雨逐渐停止，道路也变得坚硬起来。盟军准备对古斯塔夫防线发动新的攻势。截至5月份，盟军在意大利投入了27个师，其中7个师部署在安齐奥，其余的师则在主要战线上同德军对峙着。而这时凯塞林则拥有25个师用以抗击盟军。5月11日，盟军对德军的防线发动了全面进攻。19日，第5集团军的一个法国军终于突破了德军在蒙特卡西诺的防御阵地。盟军沿意大利半岛蜂拥北上。25日，一支由南向北推进的盟军前卫巡逻队和从安齐奥派出的巡逻队会合了。6月2日夜间，德军突然全线脱离接触，仓皇向北撤退。6月4日，盟军胜利之师兵不血刃地开进了罗马，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6月6日，在英国的盟军部队横渡英吉利海峡，侵入了诺曼底。这样一来，在欧洲战场上，意大利战线就平静了下来。

六、德国的失败

继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英国陆军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受命组建联合计划参谋部，为即将开始的入侵西欧作战进行准备。摩根的职务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简称“考沙克”。摩根将军组建了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参谋班子，负责查明从挪威到葡萄牙一带可进行登陆的海滩，他们对英吉利海峡一带尤为注意，因为这里的水路距离最短，因而盟军的突击舰艇可以很迅速地往返。“考沙克”的参谋人员还分析研究了诸如在英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术制空能力和登陆舰艇的运输能力等各种问题。摩根将军以其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为“霸王”作战（即最后确定的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入侵的代号）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到1943年11月召开德黑兰会议时，“考沙克”已在其司令官正式任命之前，做完了其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致同意将1944年5月1日作为“霸王”作战的目标日，但盟军最高司令官的人选依然悬而未决。当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作战原计划于1942年或1943年实施时，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达成一项协议：每次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指挥官将由参战部队中兵力占优势的国家推举。鉴于早期英国部队必然占多数，丘吉尔曾答应把指挥权交给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然而，到1944年5月，美军的数量显然将超过英军，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商定，“霸王”作战的最高指挥官由美国人担任。起初，罗斯福总统准备让马歇尔将军担任最高指挥官，但金海军上将和其他人都反对这一人选，他们认为，马歇尔不能不参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和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1943年12月初，罗斯福最终定下决心，指定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作战。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指挥海、陆、空军部队的，全是英国人。他们是：海军上将B.H.拉姆齐爵士，陆军上将B.蒙哥马利爵士和空军上将T.L.马洛里爵士。

就其任务来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接到了如下简扼而明确的指示：

“你部将进入欧洲大陆，在其他同盟国家的协同下，对德作战，直取德国的心脏地区，并消灭其武装部队。进攻日期定于1944年5月。在夺取足够的沿海峡的法国港口之后，即行扩大战果，以夺取一个有利于对敌实施陆、空作战的地区。”

指示的要点是准备结束战争。英、美以往在欧洲实施的所有作战目的都十分有限，因为盟军的指挥官们都意识到，只有从西面对德进行大规模强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然而，此次“霸王”作战却是以结束战争为最终目的进行计划的。它和西西里登陆不一样，西西里的登陆突击部队占了当时可动用的作战部队的大部，而这次用于在西欧夺取登陆场的部队只不过是一支先头部队。根据预定计划，在冬季到来之前，盟军将投入50多个师。

“霸王”作战的计划工作可能是战争史上最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立即从战略的必要性和后勤补给的可行性两个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根据前一个问题的考虑，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简称“谢夫”）的计划人员必须研究选定这次入侵的时间和地点。根据后一个问题的考虑，就必须分析研究为达到特定目的所需要的补给品、装备和人员能否提供和运送至登陆地域。

登陆地域的选择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摩根将军建议选在奥恩河口和科坦丁（瑟堡）半岛之间的诺曼底海岸一带，“谢夫”和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如“谢夫”的计划人员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那样，所选定的上述登陆地域并不理

想。如果盟军直接渡过多佛尔海峡向加来地区实施登陆突击，那么，海上的路程最短，突击舰艇的往返周转也最快。此外，加来一带海滩的自然条件最好，而且离荷兰和比利时的港口以及德国工业中心——鲁尔都很近。但是，盟军的情报军官十分清楚，德国人已预料到盟军可能在这一地区登陆，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以便把登陆部队赶下海去。此外，加来地区的海滩尽管可以很快利用，但过于狭窄，以致无法支援在首次登陆突击阶段之后的大规模作战。

诺曼底海岸有着良好的海滩条件，其中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科坦丁半岛天然防波堤的保护，而且处在以英国为基地的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尽管海滩后面的地形极差，但是，部队从两翼突破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从右翼向海上实施突击，就可以孤立布列塔尼亚(布勒斯特)半岛的德军；如果在左翼实施机动，则可占领法国的一些重要港口，最突出的是勒阿弗尔。盟军由于意识到从背后夺取港口比较花费时间，而且德国人在放弃港口之前将会破坏港内设施，因而决定在登陆场附近建造人造港，以加速卸载源源不断的补给品。

摩根将军建议在进行诺曼底登陆的同时，对法国南部海岸实施一次牵制性进攻。起初，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们认为，从地中海一侧进攻法国不仅可以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而且可以切断法国西南部的德军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夺取马赛港，进而增援和补给向德国挺进的南翼盟军。南部作战的代号最初定为“铁砧”。

摩根将军还建议，如果能得到所需的登陆、上陆工具，诺曼底登陆突击的规模应该扩大，以包括科坦丁半岛东海岸上的几处登陆。因为在这里实施登陆可以尽早孤立和占领半岛顶端的瑟堡港。艾森豪威尔在担任“霸王”作战的司令官之后的一个正式行动，就是接受摩根将军关于加宽诺曼底登陆正面的建议，并派蒙哥

马利前往伦敦，要求将横渡海峡实施突击的首批兵力 3 个师增加到 5 个师。鉴于“霸王”作战的规模扩大后，其登陆、上陆工具的唯一来源就是“铁砧”作战，因而统帅部不得不将“铁砧”作战推迟到 8 月中旬。这样，原先准备用于“铁砧”作战的舰艇可以首先用于“霸王”作战。这一权宜之计再加上把造船厂在一个月内在太平洋战区生产的舰艇转用于诺曼底登陆，就使拟用于“霸王”作战的登陆、上陆工具达到了最低需要量。当时登陆舰艇极度缺乏，以致盟军由于其 3 艘坦克登陆舰在一次入侵预演中被德军鱼雷艇击沉，竟丧失了这次作战中坦克登陆舰的全部后备力量。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曾预计在 1942 年或 1943 年实施横渡海峡作战，因而一度把建造登陆、上陆工具列为优先项目。但是，为了加速建造供大西洋之战使用的反潜舰艇，以及由于美国不知道何时才能说服英国对西欧实施入侵，因此，登陆、上陆工具的建造数量被削减了。无疑，“铁砧”作战的推迟意味着，它不能再作为“霸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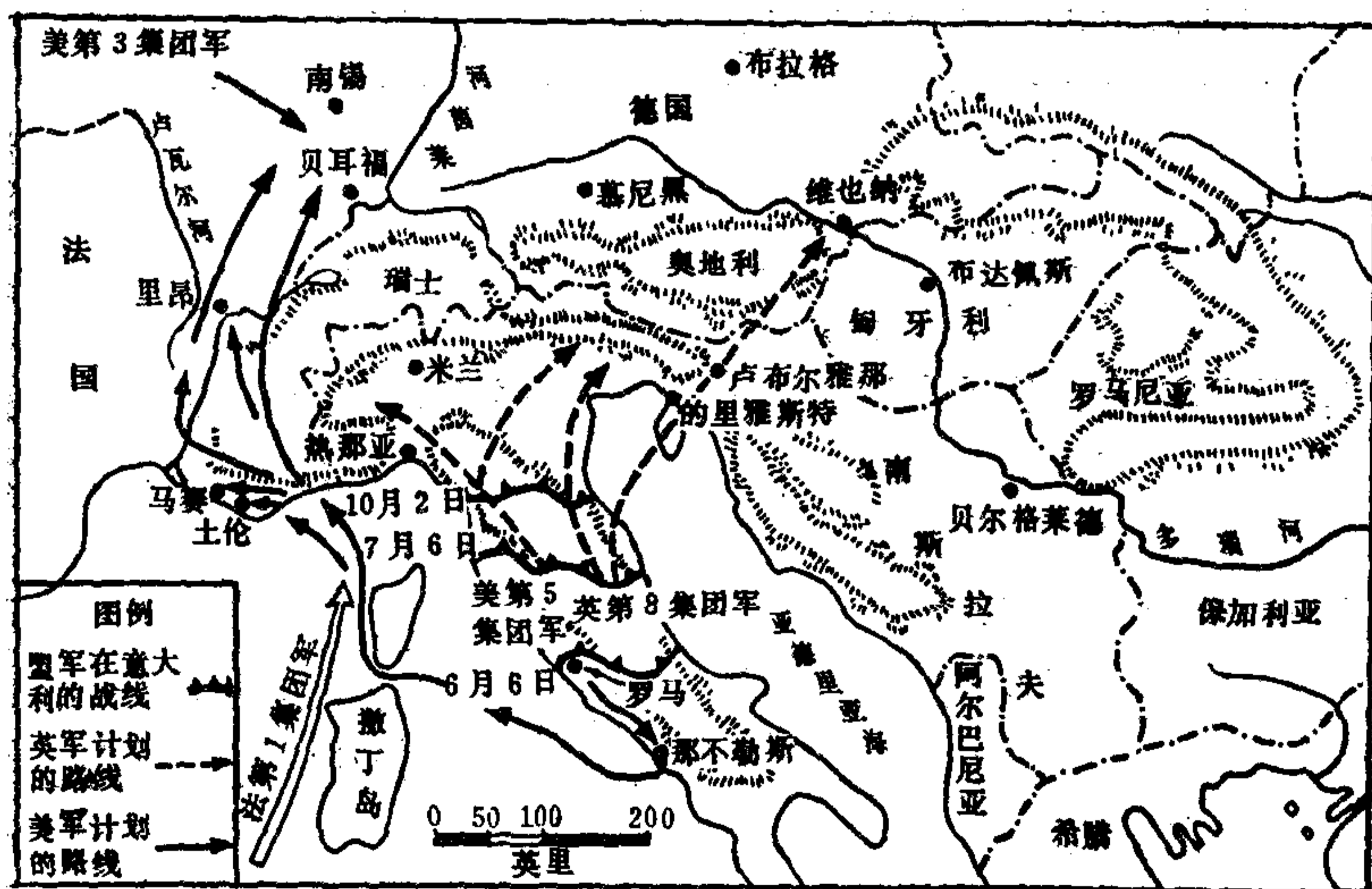


图 25 美、英军在地中海的战略行动示意图(1944年夏)

战的一种牵制行动。但是，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在其右翼的地中海上夺取一个重要港口对他极为有利，因而就使这次南部的人侵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入侵法国南部的部队必须从意大利调集，因此，当盟军的大规模强攻在安齐奥和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陷入停顿时，“铁砧”作战几乎被取消。甚至在第5和第8集团军于1944年春突破了德军防线，并向意大利北部推进时，丘吉尔及其陆军的将领们还依然坚持取消“铁砧”作战。他们想利用盟军在意大利向前推进的势头，在亚德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实施登陆，继而通过卢布尔雅那的山间隘口，向奥地利挺进。在卢布尔雅那的行动，不仅具有军事目的，而且具有政治意义。然而，令人怀疑的是，盟军能否沿着狭窄曲折的山路，穿过崎岖不平的隘口，战胜该地区的25个德国师，抢在俄国人之前赶到多瑙河。艾森豪威尔一直坚持要实施“铁砧”作战（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铁砧”作战改称“龙骑兵”作战），罗斯福总统也认为卢布尔雅那计划是一次反常的军事行动。在他的支持下，艾森豪威尔终于达到了目的——实施“铁砧”作战。

根据最后拟定的“霸王”作战计划，盟军要在D日的前夜空降3个伞兵师。接着，在日出后，2个美国师和3个英国师将几乎同时从海上实施登陆突击。整个登陆选用5个海滩区：美军在“犹他”和“奥马哈”海滩区实施登陆突击，英军则在“哥尔德”、“朱诺”和“斯沃德”海滩区实施登陆突击，登陆前，海、空军将对滩头及滩头防御工事实施猛烈的炮轰。到这时，甚至连那些对昼间登陆和海军舰炮支援持怀疑态度的陆军军官也不再反对这样做了。

“霸王”作战（包括后续部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突击。尽管如此，它也不过是同盟国在1944年春对德作战的总战略中的一部分，第5和第8集团军在意大利牵制了25个德国师，使之不能投入其他战场。在东部战线，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德国陆军正向本国溃退，212个德国师在与苏军交锋。尽管盟军在

意大利和俄国的兵力远远超过了即将入侵法国西部的兵力，但是，对“霸王”作战来说，这些兵力所起的却是一种战略上的牵制作用，可使入侵诺曼底的部队得以竭尽全力来对付整个德国军事力量中的这一小部分兵力。

德军的防御计划

希特勒估计到盟军最终将从西线重返欧洲大陆，因此，他命令西线部队做好准备，随时将入侵之敌赶下大海。希特勒还指示西线部队总司令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元帅构筑一道由隐蔽的火炮阵地组成的“大西洋壁垒”。这些火炮可以炮击从西班牙至挪威之间的每一处可能实施登陆的海滩。然而，希特勒由于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国战场，因而只能偶尔顾及西欧。大西洋战线在德国国防军中就象继子一样，处于受冷落的地位。

尽管德国人一致认为盟军对西欧的突击将不迟于1944年春，但对盟军实施突击的地点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陆军认为，盟军很可能在加来地区登陆，因为加来地区离英国最近，而且，德军正在这里修建V型武器（即无人驾驶飞机和远程火箭）的发射场。一旦同盟国发现这些设施，并认识到它们对英国所构成的威胁，他们无疑将不惜一切代价向这里推进。德国陆军的情报机构还进一步认为，盟军将避开诺曼底海滩。因为这些海滩后面是一片由零碎的乡田构成的、难以通行的灌木林区，中间有以树木和灌木丛覆顶的土坎相隔，这种地形对守方十分有利。然而，德国海军的情报军官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研究了盟军的轰炸和扫、布雷样式，分析了英国各港口的活动情况，最后认定，盟军将在加来以西登陆。希特勒凭着他的直觉观察指出，科坦丁半岛和布列塔尼亚半岛很可能成为盟军进攻的目标。鉴于上述各种估计，德军不仅对加来海滩严加防守，而且对诺曼底海滩的防御也没有放松。

与此同时，龙德施泰特已对“大西洋壁垒”的固定防御原则产生了怀疑。在研究了盟军在萨勒诺的登陆突击之后，他认为他的部队不可能在敌方有舰炮火力支援的情况下把入侵者消灭于水线附近。所以，龙德施泰特越来越倚重于部署在内陆战略位置的快速步兵部队和装甲师，因为这些部队可以迅速冲到海岸，以阻止盟军使用他们可能占领的任何登陆场。

1944年初，希特勒下令隆美尔元帅归龙德施泰特指挥，并交给他下述特定任务：用德军第7和第15集团军防守斯凯尔特到卢瓦尔之间的大西洋海岸。希特勒的这一任命在德军西部防线造成了混乱和分歧，因为隆美尔根据他在北非的经验对情况进行的估计认为，同盟国的空军将阻止龙德施泰特的快速预备队及时到达海岸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他坚持主张，担任防御的装甲部队必须部署在离海岸5英里以内的地方。他争辩说，双方的胜负应将在海滩见分晓；除非入侵者在24小时之内被赶下海去，否则，德国就将面临失败。最后，只好希特勒亲自出面调解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之间的意见分歧。希特勒采取了折衷的解决方法。他派给隆美尔一些装甲部队，但其数量不足以实现隆美尔的原定计划。龙德施泰特的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则仍然部署在内陆。

隆美尔由于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兵力，就把力量集中于固定的防御上。他甚至忽视部队的训练，把士兵当成劳动力，劲头十足地着手加固“大西洋壁垒”，并将重点放在构筑混凝土的暗炮台上。隆美尔极度重视地雷和水雷，他准备在所有海滩和海滩的道路上进行密集布雷。这需要上亿个水雷和地雷，而德国工厂只能生产他所需要量的百分之四。隆美尔原计划在海滩上设置几道障碍，以阻挡对方的登陆艇。所幸的是，其中可在低潮时发挥作用的障碍未能及时设置。隆美尔还打算在所有障碍区进行布雷，但直到D日那天，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此外，隆美尔放水淹没了岸炮阵地后面的洼地，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为了阻止盟军伞兵

和滑翔机的着陆，他又在可以着陆的开阔地上密集地设立大量的木桩(称之为“隆美尔芦笋”)。由于缺少地雷，隆美尔计划在这些木桩顶部装上特别的炮弹，并用带刺的铁丝与雷管连接起来。这样，只要一触动铁丝，炮弹就会爆炸。但是，由于炮弹迟迟才运到，未能及时安装，因而这一计划终成泡影。

隆美尔，这位擅长于灵活机动的能手，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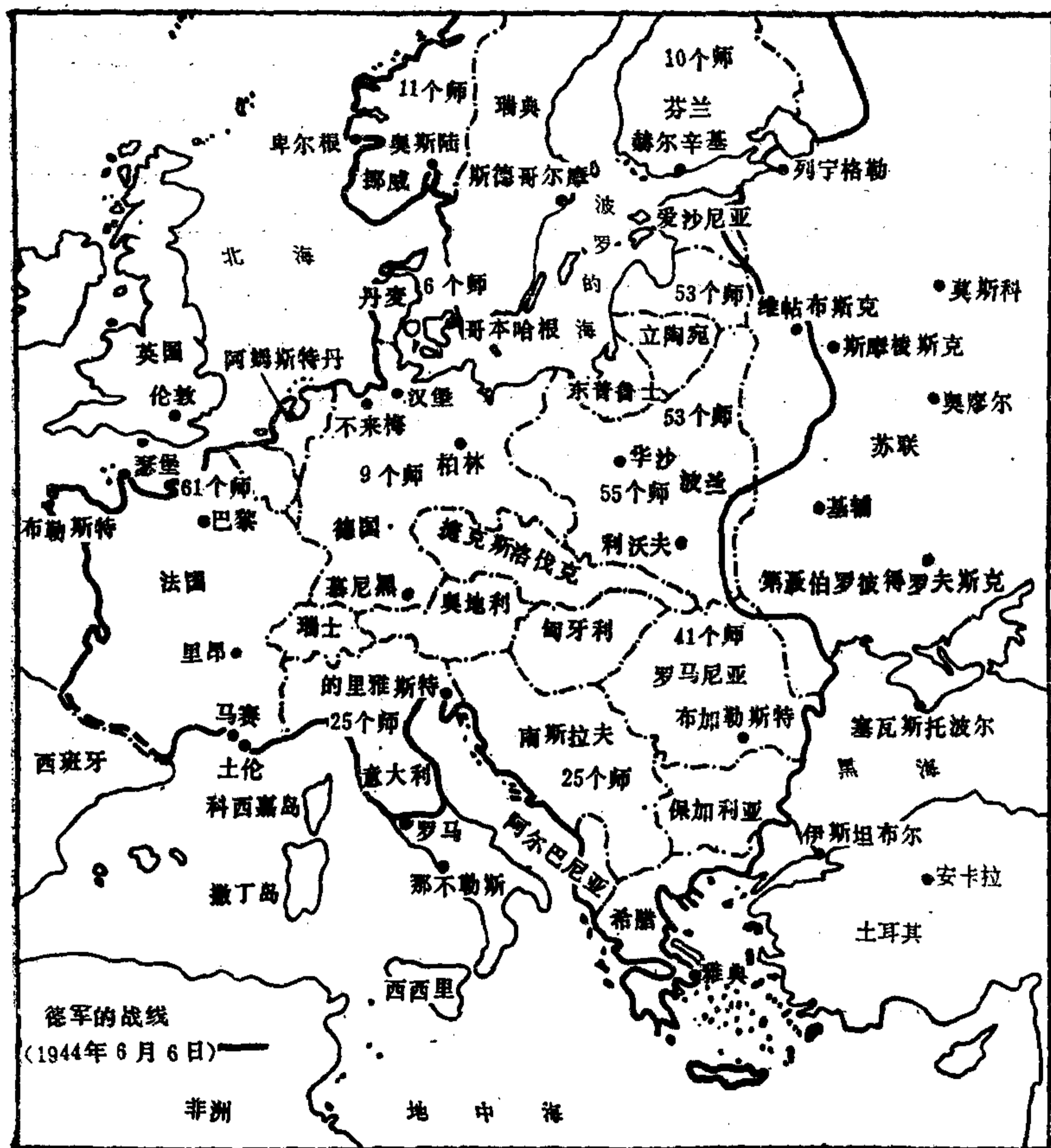


图 26 1944年6月6日德国师的部署情况

定防御。他竭尽全力为他的步兵部队和被龙德施泰特保留在后方的装甲师的迅速调动创造条件。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摩托化车辆，盟军的空中优势以及盟军预先对铁路和桥梁进行了轰炸和破坏，隆美尔的努力在盟军登陆时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闪电战的创始者竟不得不主要依靠徒步或自行车开赴作战地域。

D日和H时的选择

入侵法国的目标日暂定于1944年5月1日，实际日期将视潮汐、能见度、气候和装备配备等情况加以决定。为了能多得到一个月生产的登陆、上陆工具，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征得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后，把目标日推迟到6月1日。这是可以实施入侵的最迟的日子，因为盟军需要争取利用整个夏季进行作战，以便巩固其征服法国的胜利。以6月1日为预定的目标日，“谢夫”的参谋人员开始选择各种自然条件都最有利于登陆的时间。他们希望D日的前一夜有月光，这样，空降师可以在日出前飞往和到达指定的目标。同时，他们还希望海军舰艇部队和登陆输送队能在夜暗中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在登陆前赢得30到90分钟，以便发挥航空兵和舰炮对敌人防御实施火力准备的效果。在所有的条件中，最关键而又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潮汐情况。最初登陆的时间必须是在涨潮，这样，登陆艇在卸载和撤出时，就不会有搁浅的危险。在英军登陆地段的附近，满布着明礁暗石，低潮时部队无法登陆；然而，为了便于爆破组进行作业，登陆时又要求潮水低到足以暴露出水下障碍物的高度。最后，参谋人员选择在低潮之后一小时实施最初登陆。随着潮水的上涨，后续各波所要渡过的海滩将越来越短。在一个月中，能满足所有上述条件的只有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后再过14天，除了月相（这时为新月）以外，其他条件将再次出

现。在6月1日之后，能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的最早日子是6月5日，6月6日和7日也比较合适。因此，艾森豪威尔选定6月5日为D日，并根据5个登陆滩头的不同潮汐情况，将H时定在6时30分至7时55分。

海军的计划

海军部队，特别是英国海军部队，在入侵诺曼底的作战中承担了大量任务。这些任务是：1. 将突击部队运至登陆海滩，并将他们及其装备输送上岸；2. 提供足够的船只，以便把大量补给品（除机械化装备外，每个师每天的需求量约为600—700吨）源源不断地运过英吉利海峡；3. 在火炮运上岸之前，充当浮动火炮；4. 确保增援部队及其补给装备有条不紊地、适时地到达作战区域，并要采取措施，做好伤亡人员的后送工作；5. 防止德国海军部队突入英吉利海峡；6. 在水雷区清扫航道，并清除妨碍部队登陆和向岸上展开的海滩障碍物。

诺曼底进攻部队的2700艘舰艇（包括上陆工具）由拉姆齐将军统一指挥，编为以美军为主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和以英军为主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前者由A.G.柯克海军少将指挥，后者则由海军少将P.维安爵士指挥。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又分为U特混编队和O特混编队，分别支援“犹他”和“奥马哈”海滩；东部海军特混舰队则编为G、J和S三个特混编队，分别负责支援“哥尔德”、“朱诺”和“斯沃德”海滩。海军参加了开始于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和5月达到高潮的登陆训练活动；各特混编队都实施了大规模的预演，其中包括在英国南部海岸实施的模拟登陆演习。这些演习除了没有真正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外，在每一个步骤上都仿效了“海王”作战（即“霸王”作战的海上阶段）。尽管如此，当“海王”作战正式付诸实施时，各特混编队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临时确定，而这时的作战计划也仍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

已。所以，这绝非等闲之事，因为参加这次作战的舰艇都是从泰晤士河口和北爱尔兰这样一些广为分散的港口调集的。为了把入侵的各个部队按时送上海滩，海军必须进行极为复杂的筹划工作，任何混乱现象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对铁路的轰炸

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命令驻英国的美、英战略空军部队参加对德国实施的联合攻势轰炸，以便“逐步破坏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降低德国人的士气，使其武装抵抗能力受到致命的削弱。”总之，同盟国的空军部队准备全力以赴，企图仅以空中攻击来打败德国。他们把潜艇建造厂选作主要攻击目标，其余的攻击目标依次为飞机制造业、交通运输、炼油厂，以及其他战争工业。美军为了准确地命中目标，决定实施昼间轰炸；英军则认为昼间轰炸太危险，便选择在夜间实施面积轰炸，以摧毁德国的工业和军事中心。

“战略轰炸”是否真能迫使顽抗的敌人投降，从未真正得到过证实。由于地中海战区的作战需要，上述攻势轰炸一直推迟到1943年春末。可是，到了这时，德国空军拥有足够的战斗机以使盟军的战略轰炸付出极高代价。随着同盟国把空中攻击集中在敌人的飞机、航空器材仓库、航空修理基地、飞机制造业，以及相关的工业之后，这场旨在摧毁德国工业的空中攻势便迅速转变成一场争夺空中优势的战斗。与此同时，德国人急忙地将其重要的生产设施转移到德国东南部，使之处于盟军驻英国的轰炸机的有效攻击范围之外。1943年底，当盟军在空战中似乎已胜利在望时，照相侦察却发现了德国部署在加来及其他地区的V型武器发射场，而且所有这些武器全都预兆不祥地对准英国。于是，摧毁这些武器就成了当务之急。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担任同盟国远征军指挥官之后，就决心避免曾在地中海战区出现过的那种同盟国空军的战斗活动缺乏合作的现象。因此，他要求由他统一指挥部署在英国的美国陆军战略航空队和英国轰炸机部队。艾森豪威尔在取得这项指挥权之后，立即采取了一个震惊战略空军的行动。他采纳了利-马洛里空军上将的计划，即抽出一部分空军兵力用以摧毁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铁路。当时，没有人否认，盟国需要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迟滞德军的地面行动，因为，为了取得“霸王”作战的胜利，盟军必须在登陆突击之后以远远超过德军向入侵地区调集防御部队的速度，向岸上调派增援部队。但是，战略空军却认为，轰炸铁路将不会取得持久的效果，这只不过是在浪费炸弹和轰炸机，而这些武器本来可以更有效地用于其他作战任务上。战略空军的反对意见得到了丘吉尔和英国战时内阁的支持。丘吉尔和战时内阁担心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会给法国和比利时的居民造成过多的伤亡；同时，由于他们在米尔斯克比尔和达卡曾因鲁莽行事而吃过苦头，因而这次无意再去冒险，把可以争取的盟友变成敌人。

艾森豪威尔不顾战略空军的反驳和抵制，于1944年4月中旬将利-马洛里的“运输计划”付诸实施。同盟国的轰炸机首先有计划地轰炸敌人铁路的编组车场。5月初，他们又开始袭击桥梁。结果，他们取得了极大成功：在月底之前，从巴黎至英吉利海峡的塞纳河上的全部桥梁均被炸毁。5月21日，即空军所称的“查塔努加日”^{*} 战斗轰炸机开始对铁轨、铁路设施和火车实施轰炸扫射。第一天就炸坏了一百多辆机车。法国和比利时人不仅没有怨

^{*} 查塔努加是美国的一个城市，位于田纳西河上。在美国内战期间，它是通向亚特兰大、孟菲斯、纳什维尔和诺克斯维尔等地的铁路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63年11月下旬，联邦军(北方)与同盟军(南方)在查塔努加进行过一场美国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同盟军受挫，联邦军获胜，从此打开了联邦军通向亚特兰大的大门。“查塔努加日”，在此意指取得了重大胜利。——译者

恨同盟国在他们国土上所发动的空中攻击，而且认识到这种空中攻击所具有的价值，积极地以大规模的破坏活动相配合。许多轨上运行设备由于主要部件不翼而飞，或者因车轮莫名其妙地断裂而无法使用。铁轨道钉的丢失又造成了多次火车出轨的事件。

事实证明，利-马洛里的计划所取得的成绩也完全出乎该计划的拥护者的意料。截至D日，在盟军入侵地区可供德军防御时使用的铁路减少了大约50%。德军企图通过公路运输弥补铁路运输不足的打算，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卡车和汽油而基本上宣告失败。同盟国空军在兵力受到较大牵制的情况下，仍然于D日几乎夺取了完全的制空权，从而确保了盟军在诺曼底桥头堡不断集结的优势。

突击前夕

D日前数周，英国整个南部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临时兵营。没有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进入该地区。各种补给品堆满了仓库，成了德军轰炸机很好的攻击目标，但它们从未来袭。部队于5月30日就开始登上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运输舰和登陆舰艇。次日，拟在登陆海滩附近凿沉以充当防波堤的54艘阻塞船驶离了苏格兰西部，从而向法国的航渡开始了。接着，150艘扫雷舰艇驶入英吉利海峡，开始为登陆输送队清扫航道。到6月3日，星期六，部队全部上舰，火力支援舰从斯卡帕湾、贝尔法斯特和克莱德湾启航；登陆输送队开始在英格兰南部各港口附近编队。“海王-霸王”作战，这一有史以来最复杂，计划准备最为缜密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了。凡是能够估计到的情况都做了妥善安排。然而，有一个因素却无法把握，这就是天气，而其他一切都取决于这一因素。

从6月1日起，在拉姆齐将军设在朴次茅斯附近的一座农舍的

指挥部里，艾森豪威尔将军每天和参加“海王-霸王”作战的陆、海军高级指挥官举行两次会晤，听取天气预报。6月3日晨，天气预报开始令人沮丧，在整个这一天，天气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在6月4日(星期日)凌晨4时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气象学家们对5日的天气情况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预报。他们指出，6月5日这一天，在目标区将出现风大、浪高和云低的情况。因此，盟军将无法进行空中支援和舰炮火力支援，而且部队登陆也异常危险。艾森豪威尔全面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把入侵时间推迟24小时。

现在，一卷正在放松的弹簧要停止放松，然后再将它上紧，并准备第二天再次放松。弹簧第一次放松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这充分表明，参加作战的全体人员训练有素，并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星期日晚间，指挥官们再次聚集在拉姆齐的司令部里。室外狂风怒吼，暴雨如注。指挥官们面色阴郁，他们难以设想到6月6日(星期二，即新确定的D日)天气会由阴转晴。6月7日不宜实施登陆，因为一些军舰和登陆输送队中的船只一直停留在海上，它们的燃油已经不足了。如果再次推迟登陆时间，那就至少要推迟两个星期。而在这两周内，部队的安全无法保证，士气会大大降低，全世界也将会知道入侵已遇到了麻烦。

使指挥官们感到宽慰的是，现在气象专家们预测到天气将出现变化。艾森豪威尔凭着这一线希望，再次决定让入侵部队投入行动。但在利-马洛里的要求下，他确定在几小时之后再举行一次会议，以做出最后决择。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离开汽车拖曳的活动指挥室，前去参加最后的气象会议时，外面依然是风雨交加。但是，到指挥官们再次聚首时，夜空已开始放晴。气象学家们这时宣布，晴朗的天气至少将持续到6日下午。基于这一报告，艾森豪威尔于凌晨4时15分，作出了不可变更的决定：“好，我们行动吧！”

那天早上，在英吉利海峡对面，隆美尔元帅乘坐他的指挥

车，离开了司令部，回到他在德国的家里，准备在那儿度过6月6日，因为这一天是他妻子的生日。在此之前，德国的情报组织曾警告过他和德国驻西欧的其他高级指挥官：盟军即将入侵西欧。但是，这些指挥官由于过去接到的假情报太多了，因而对这次准确的情报没有当作一回事。*至少，他们认为，在当时那种气象条件下，盟军不可能实施登陆。由于德国在欧洲西部没有气象站，因而他们并不知道天气即将转晴。

一旦艾森豪威尔做出决定，“海王”作战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展开。刹那间，从英国南海岸的所有港口，从东、西部沿海诸港，从北爱尔兰，苏格兰，以及奥克尼群岛，舰艇纷纷出航，其中大部分驶向乙区，即在怀特岛东南的集结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风大浪高，数以千计的参战舰艇仍然集中到乙区，并在黑暗中几乎分秒不差地按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在通过海峡一半路程的地方，每一条清扫的航道又一分为二，一条供快速登陆输送队使用，一条供慢速登陆输送队使用。战斗机在上空提供了一个保护伞，而扫雷舰艇则为先头部队开路，用灯光浮标标出清扫过的航道。由于德军的大部分沿海雷达站已被盟军的轰炸机摧毁，余下的雷达站也因盟军的干扰而失去了作用，因而参加登陆突击的盟军登陆输送队在航渡中没有被德国人发现。6月6日凌晨2时左右，盟军的火力支援舰艇驶抵诺曼底附近的指定锚地。2时30分，U编队的旗舰、武装运输舰“贝菲尔德”号在“犹他”滩附近抛锚。20分钟之后，O编队的旗舰、两栖指挥舰“安康”号则在“奥马哈”滩附近抛锚。

*德国特务已渗透到欧洲的抵抗运动组织内部，并了解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用来向地下组织报警的暗号。这个暗号由魏尔仑的“秋之歌”中开头的两句组成。6月1日，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第一句“秋天的琴声如泣如诉”；6月5日晚上，又广播了第二句“单调的忧郁刺伤我的心”。德国的电台监听员听到并抄录了这两句暗语。但是，注重实际的德军指挥官们嘲笑了那种认为同盟国会在公开的广播中插入两句浪漫的诗歌，来警告地下组织的看法。

诺曼底登陆

在诺曼底登陆的首批部队是3个空降师。它们于6月6日凌晨1时30分左右空降着陆。英国第6空降师在冈城和卡布尔之间着陆，任务是夺取奥恩河上的桥梁和毗连的冈城运河，以阻止从东北方向赶来的德军增援部队(见图27)。美国第82和第101空降师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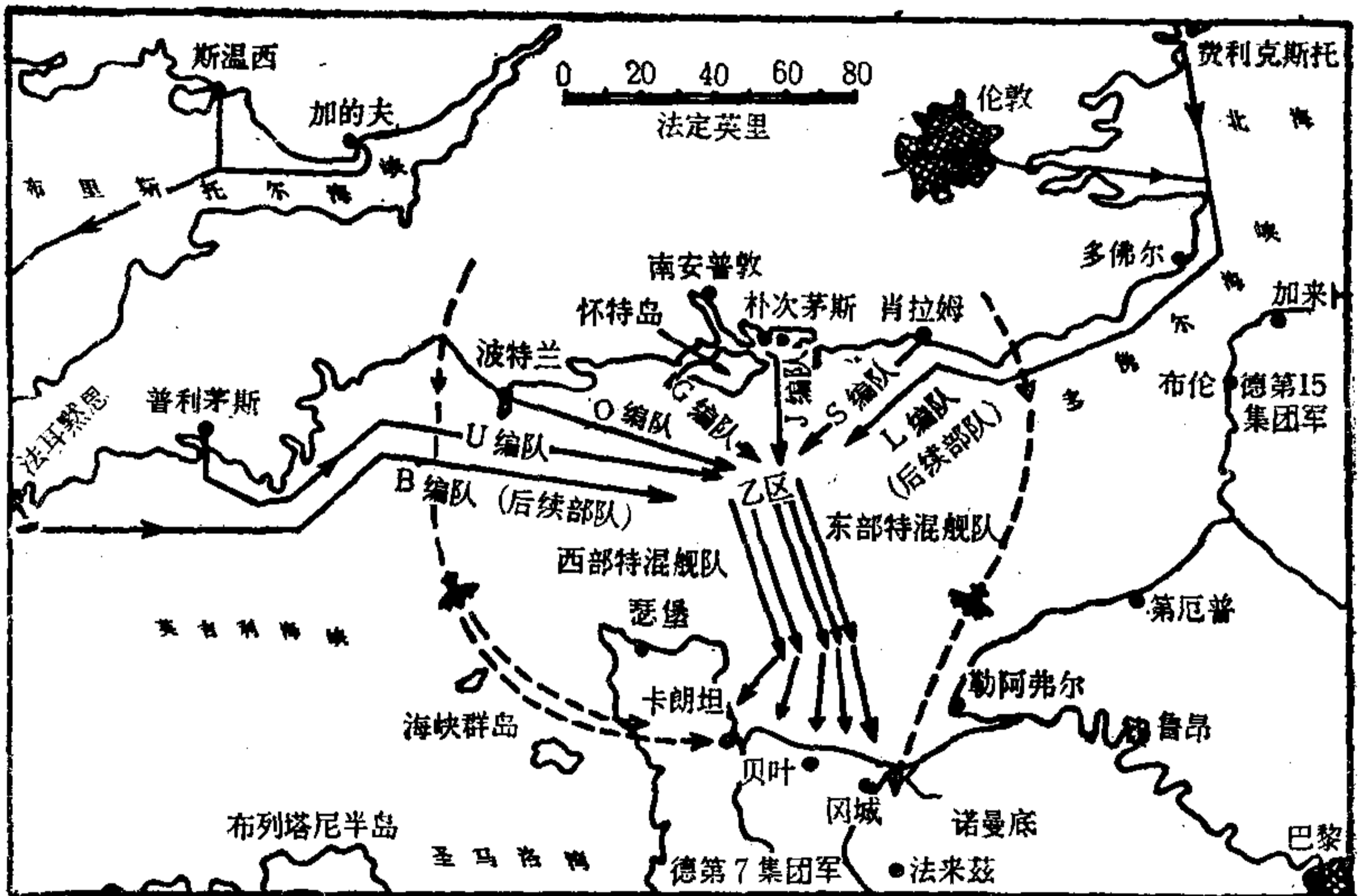


图27 “霸王”作战中登陆输送队的航行路线示意图(1944年6月6日)

“犹他”滩后面着陆，任务是控制从海滩经过德军放水淹没的低地通向东部的堤道，并夺取圣梅尔-埃格利斯和卡朗坦附近的桥梁。伞兵部队起初仅遇到有限的抵抗，因为德国人认为，盟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加来地区，诺曼底的空降只不过是牵制性的行动。到黎明时，第6和第101空降师正向目标接近，第82空降师则正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附近牵制了德军的一个步兵师。

在诺曼底海滩附近的海面上，盟军的运输舰在抛锚之后立即开始卸下登陆艇。凌晨4时，登陆突击部队开始换乘登陆艇。他们将沿着小艇的航道，分波陆续驶向出发线。然后，在出发线徘徊等待，一旦接到信号后即向海滩前进。在运输舰停泊区和海滩之间，火力支援舰艇沿小艇航道的两侧抛锚，战列舰和巡洋舰距岸11 000码，驱逐舰距岸5000码。对美军登陆海滩的火力支援由美国的老式战列舰“得克萨斯”号、“内华达”号和“阿肯色”号担任。它们将用12英寸和14英寸的舰炮炮击坚固的防御工事。美国的重型巡洋舰“塔斯卡露莎”号、“昆西”号和“奥古斯塔”号、英国的5艘轻型巡洋舰、法国的2艘轻型巡洋舰、荷兰的1艘炮舰以及22艘驱逐舰对付岸滩上的次要目标。在英军作战地段，英国战列舰“厌战”号、“纳尔逊”号和“拉米伊”号使用大口径舰炮对付大型目标，而英国的5艘巡洋舰和许多艘驱逐舰则协助战列舰负责摧毁小型目标。当首批艇波从出发线向滩头驶进时，它们将由炮舰和装备有火箭的坦克登陆艇掩护。这些担任掩护的舰艇将在部队登岸之前对海滩实施覆盖射击。

凌晨3时后不久，德军的一个雷达搜索站终于发现了舰艇，并报告说，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有“大型船只”。岸炮连随即备便，准备战斗。5时后不久，当第一道曙色朦胧地映照出附近的火力支援舰艇的轮廓时，德军的岸炮连开火了。盟军的几艘舰艇立即回击。到6时，盟军的火力支援舰艇开始实施登陆前的猛烈的对岸炮击。

在“犹他”滩，当276架从英国起飞的B-26型中型轰炸机掠过海滩，投下4400枚炸弹时，支援舰艇暂时停止了射击。由于天空阴云密布，飞机采用了目视投弹。许多炸弹落到了水里，没有对敌人造成什么损失。不过，美军第4步兵师在以26个艇波登上“犹他”滩时，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第一波正好按预定计划于6时30分准时抵滩。此处由于没有岸上基准点，加之又遇上一股向南的

潮流，部队上陆的地点比原定海滩南移了3/4英里。事实证明，这种移位的结果却给美军带来了好处，因为实际登陆海滩上的障碍物比原计划上陆点的障碍物少。此外，在“犹他”地段的海滩上德军没有布设难以对付的障碍物。这里的防御部队是一个由素质较差的后备役军人和应征的外籍军人组成的步兵师。他们不准备进行这种毫无希望的作战。到D日日终，已有21300名部队、1700部车辆和1700吨补给品在“犹他”滩上陆，盟军的伤亡不到200人。第4师已建立了一个纵深和宽度均为6英里的登陆场，并与第101空降师取得了联系，准备穿过半岛的底部，与维尔河口附近的第5军会合。原来，美军在海滩附近的水域遭到了这一天中最惨重的损失：1艘驱逐舰、2艘步兵登陆艇和3艘坦克登陆艇被未探测到的水雷炸沉。

和“犹他”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马哈”滩，“奥马哈”滩是美军及其盟友在整个战争中所遇到的防守最严密、工事最坚固的海滩*。隆美尔对这一地区给予特别重视，这里设防的强度同加来海滩几乎不相上下。“奥马哈”滩的防御工事始于低潮线向岸方向300英尺的地方，这里设有一排直立埋设的7×10英尺的钢质构架，后面则是一些半截埋在地下，向海倾斜的尖木桩，然后是一排拒马，每个拒马由3根6英尺长的铁条交叉成直角焊接而成。这些障碍物很多是用铁丝连接起来，下面布设水雷。在高潮线近岸一侧，设有一道由混凝土或木桩构成的海堤。海堤后面，是密密麻麻的有刺铁丝网。在这些障碍物的后面则是一片100—300码宽的平坦的沙洲，上面密布着地雷和纵横交错的反坦克壕。在沙洲的尽头，突起一道陡壁，陡壁异常陡峭，就连履带式车辆也难以爬越。四条深谷穿过陡壁，每条深谷都有一条狭路通往内陆。这里，到处部署有火炮，其中有些可以移动，有些是暗炮台。在

* 这并不是说，“奥马哈”滩的防御是最为牢固的，因为就连顽抗的德国人也从未象日本人在许多太平洋岛屿上那样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陡壁脚下，散落着一些弃置不用的砖石小屋，这些小屋已被德军改建成坚固支撑点。陡壁的顶上筑有步兵堑壕、机枪掩体，以及85毫米以下的火炮和90毫米以下的迫击炮掩体。另有一些火炮掩体筑入陡壁，可以对海滩进行纵向射击，并控制四条深谷的出口。在这些防御工事中，有的和“犹他”滩一样，由战斗力较差的师守卫着，但大多数则是由德军第一线的第352师的部队防守。他们是在隆美尔的坚持要求下于3月份从内地调到这一带海岸的。

5时30分，“奥马哈”滩上的德军岸炮连向“阿肯色”号开火。盟军的一些炮舰立即还击。5时50分，所有舰艇开始按预定计划对指定的目标实施炮击。根据原定计划，盟军将派出480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奥马哈”滩实施高空轰炸。但是，由于云量影响，B-24不得不进行仪表轰炸。为了避免误伤己方舰船，飞机的投弹时间延迟了几秒钟。结果，1285吨炸弹全部投到距岸3英里的内陆，而“奥马哈”滩和敌人的岸防工事却没有落下一枚炸弹。登陆部队甚至还不知道B-24已从自己的上空飞过。尽管轰炸机在突破“大西洋壁垒”方面未能作出什么贡献，但盟军的战斗机却在D日圆满地完成了迫使德国空军远离美军登陆海滩的任务。

对“奥马哈”滩的舰炮火力准备只持续了35分钟。当第一登陆艇波从出发线出发时，所有舰艇都停止了射击。火力准备的时间显然太短，因为，很多目标事先并没有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对当时正在海滩上空盘旋的校射飞机来说，许多已知的目标又难以看到。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不利因素，盟军的舰艇仍然摧毁了敌人一半左右的火炮。

步兵突击队的第一波的前面是运载标准坦克的坦克登陆艇和水陆两用坦克。这些水陆两用坦克有的是由艇只运送，有的则是依靠自己的动力航渡。没有用艇只运送的水陆两用坦克大部分沉入汹涌的大海。抵达海滩的坦克则遭到了猛烈的炮击，有几辆坦

克停止不前，并起火燃烧。随后驶向海岸的是车辆人员登陆艇。它们在距岸还有500码的地方就开始遭到炮火的袭击。当登陆艇于6时30分左右放下斜板时，陡壁上的火力更加猛烈了。登陆部队要在弹雨中涉水行走大约75码才能到达海滩，然后，再穿过250多码的障碍地带，才有可能得到海堤的掩护。可是，很多人未能走完这一段路程就倒下了。

正当首批突击波涌向海堤时，16个水下爆破小组开始上岸，并在海滩障碍中开辟通路。这样，后续各波就能够趁着涨潮驶抵距海堤越来越远的地方。水下爆破队成功地开辟出五条宽阔的通路，但其代价也相当高，他们死伤过半。7时以后，运载步兵的各波以10分钟的间隔向岸滩驶去，但这些艇波所运载的部队最初只能不断地会集到海堤后面，匍伏在地上无法前进。8时后不久，步兵登陆艇、机械化登陆艇和水陆两用载重汽车运载着火炮向海滩驶进。由于波涛汹涌，几乎所有的水陆两用载重汽车在航渡中都沉没了，或者被海浪冲了回去。3艘步兵登陆艇被炮弹击中，起火后沉没。实际上，D日那天，被送上“奥马哈”滩的火炮为数甚少。陆军工兵终于设法在海堤后面的铁丝网中炸开几个缺口，架起了机枪。几小股士兵，在一些幸存的军官的指挥下，冲过突起的沙洲，攀越过陡壁。到中午，美军开始向内陆突破。

为什么盟军的登陆部队在“奥马哈”滩能在几乎没有火炮的情况下，向着壁垒森严的德军防御阵地前进呢？这固然是由于部队具有无比的勇敢精神，以及坦克的支援。但最主要的还是舰炮火力的支援。“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以及两艘英国巡洋舰和两艘法国巡洋舰，利用从英国起飞的“喷火”式战斗机进行空中校射，在登陆场周围筑起一道火网，封锁了登陆场，从而使德军既不能增援，也无法转移他们的防御部队。不过，为突击部队扫清道路、提供直接支援的，是9艘美国驱逐舰和3艘英国驱逐舰。它们在舰底触擦到沙滩的情况下，依然驶至距岸1000码以内的地方，根

据岸上火力控制小组的要求提供召唤火力，或射击临时目标。陡壁，这些使盟军的车辆无法逾越的障碍，现在却成了驱逐舰的射击场。驱逐舰能通过目力观察来炮击高地上的敌人防御阵地，以补充召唤火力。在D日这一天，仅“卡密克”号一艘舰就消耗了1127发5英寸的炮弹，其他驱逐舰所消耗的炮弹也和“卡密克”号差不多。这样，在舰炮火力的支援下，到6月6日黄昏，美军第1和第29师近5个团的兵力，约34000人，在“奥马哈”滩上陆。他们越过了陡壁，控制了山谷的出口，在内陆一英里多的地方建立了一条战线。他们为此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登陆部队死、伤和失踪人数约达2000名。

英军地段的登陆和“奥马哈”滩的登陆相比，较为容易。英军登陆地段的障碍物并不十分难以对付，而且设置的也不很稠密。海岸防御又是由一个有许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战斗力较弱的师担任。此外，为了等待涨潮，英军不得不把各处的登陆时间推迟了1小时至1个半小时。因此，英军登陆地段的舰炮火力准备时间远远超过了在“犹他”滩和“奥马哈”滩的准备时间。到D日日终，英军第50师、加拿大第3师和英军第3师分别在“哥尔德”滩、“朱诺”滩和“斯沃德”滩登陆，并已向内陆突入4英里。英军第3师已与第6空降师取得了联系。尽管英军在D日突入的纵深距离超过了美军在“奥马哈”滩突入的距离，但仍然没有达到原定计划的要求。根据原定计划，英军在D日应占领冈城。实际上，英军只是在经过了数周的艰苦奋战之后，才进入了冈城。

如果不是气象因素，盟军的入侵很难说是乘敌之不备。由于D日前的恶劣天气，当时驻守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德国第7集团军解除了战备状态。隆美尔在得悉盟军入侵之后喃喃地说：“我真糊涂！我真糊涂！”他匆匆地返回法国，并于6月6日午夜前抵达他的司令部。在听取了当天的战况汇报之后，他对他的助手说：“如果我现在是盟军的司令官，我可以在14天之内结束这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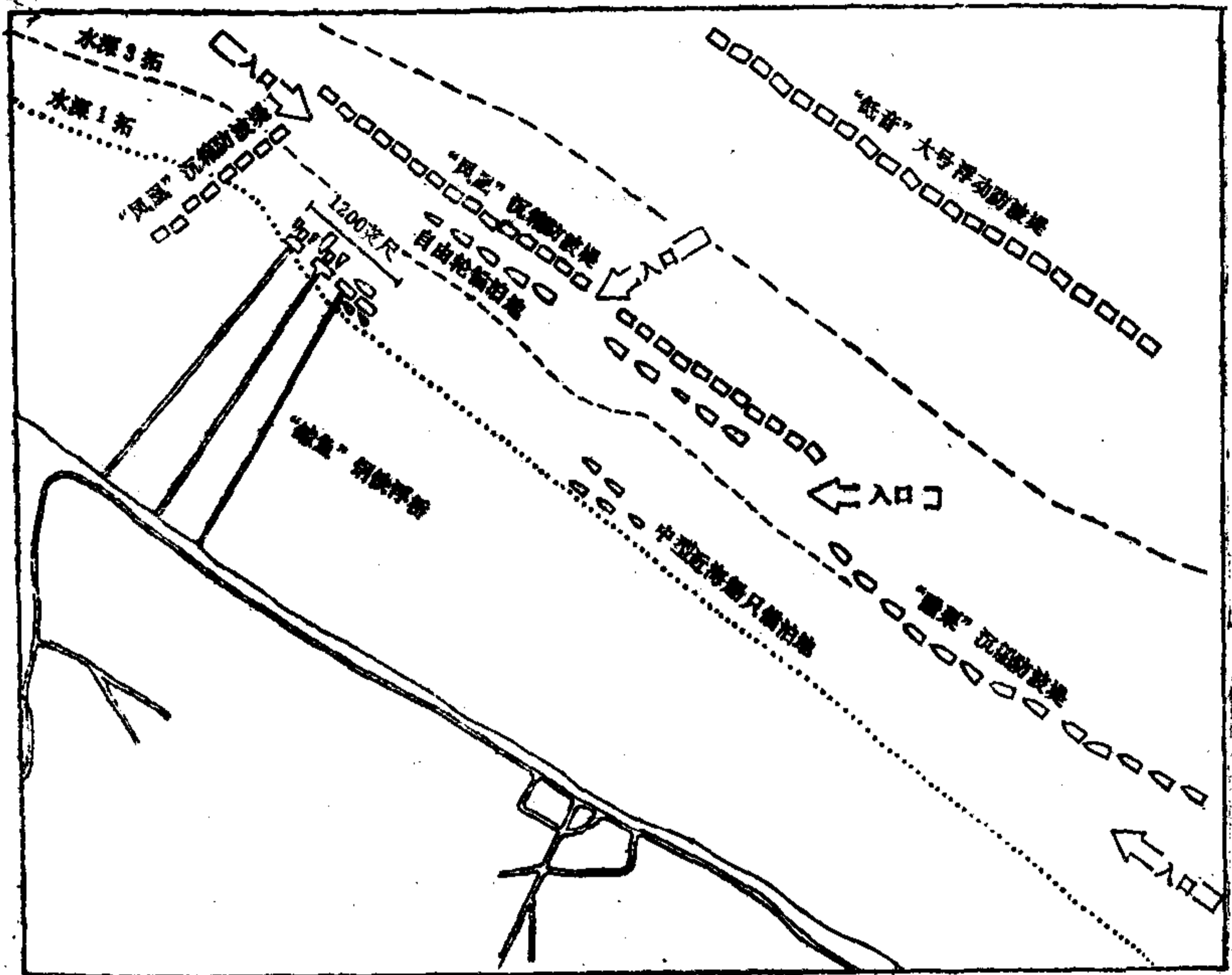
战争。”

由于希特勒的司令部始终认为诺曼底登陆是牵制性的，而盟军的主攻方向是加来地区，因而他们依然把第15集团军的主力保留在弗朗德勒，让两个本来可以在6月6日一早赶到登陆场的装甲师按兵不动。然而，尽管这两个装甲师很迟才投入作战，但正是其中的一个师曾一度把英军阻挡在冈城城外。这时，希特勒发现，盟军若从冈城向南实施强攻，可能会切断德国第7集团军与依然守卫加来地区的第15集团军的联系。于是，他命令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向冈城地区调集其所有的预备队兵力，使冈城地区成为德军保卫欧洲的支撑点。可是，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正中蒙哥马利元帅的下怀，因为蒙哥马利的计划就是要在冈城尽可能牵制更多的德军；而与此同时，美军首先攻占瑟堡港，以确保补给品的源源不断，然后，从圣洛附近向南面和东面突击。这样一来，盟军就能以左侧的冈城为基轴，向东形成一个强大的正面攻势，从而既可以保卫己方的滩头占领区，又可以直逼德国。

6月6日晚，一支有史以来最奇特的舰队从英国港口启航了。它包括进行最后一次航行的、陈旧的老式商船(代号为“醋栗”)、巨大的混凝土沉箱(代号为“凤凰”)和大型十字形的浮动钢制构件(代号为“低音大号”，构件的顶部浮出水面)，以及大量的拖船和其他辅助船只。这就是“桑葚”作战，它是要在没有港口设施的地方建造人造港——一个建在“奥马哈”滩，另一个则建在“哥尔德”滩。

“桑葚A”以5节的速度航行，于7日拂晓驶抵“奥马哈”滩附近。当天下午，一连“醋栗”沉没在海岸附近，于是人造港的建造工作开始了。为了延长“醋栗”的长度，随即又沉下了“凤凰”混凝土沉箱，但它的平坦的顶部却依然浮在水面上。在人造港(或称“桑葚”)的外面，用系留方式沉下一排“低音大号”钢制构件，作为浮动防波堤。港内，则是一些浮码头从海滩伸展出来，而浮码

头的外端可以随潮水起浮。



[注] 1折=1.829米

图 28 位于“奥马哈”滩的“桑葚A”示意图

到6月17日，“桑葚A”已准备接受船只了。在“桑葚A”和英军登陆地段的“桑葚B”（约在同一时间也准备就绪），工作进行得相当迅速。两天之后，在英吉利海峡出现了一场50年来罕见的大风暴。风暴从东北方席卷而来，严重地破坏了“桑葚A”，以致盟军不得不报废了这个人造港。而“桑葚B”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礁石的保护和处于勒阿弗尔北部海角的下风一侧，因而躲过了风暴，遭受的损坏较小。在盟军入侵之前，很多人曾预言，损失一个人造港，这对盟军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是，在海军人员等待人造港修建期间，他们就发现，坦克登陆舰可以在高潮后抵

滩，在退潮时卸载。盟军在“桑葚A”损坏之后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卸载，竟然加快了卸载速度。6月底，仅在“奥马哈”滩，每天就有15 000吨补给品和15 000名部队被遣送上岸。

诺曼底之战

到6月18日，美国第1集团军的一个军的兵力挺进至圣马洛湾，从而封锁了科坦丁半岛。随后，美军调头向右进击。到24日，他们已把40 000名德国守军赶到半岛北端，并包围了瑟堡。这时，陆军要求海军摧毁保卫濒海地区和部署在瑟堡外围的德军重型岸炮连。这些岸炮连，有的火炮口径大到280毫米(11英寸)，其射程可达40 000码。大多数火炮筑有严密防护的暗炮台；有些火炮是安装在旋转式的钢制炮塔内。它们不仅能对海射击，而且还能对内陆射击。对海军舰艇来说，如果攻击这些目标，就直接违背了已确定的原则，这条原则就是：军舰不应将自己暴露在与自己的舰炮口径相当的敌岸炮面前。然而，美国海军少将M.L.戴约指挥的一支海军舰艇部队仍然满足了陆军的要求。6月25日，在美国陆军部队从陆上猛攻瑟堡的同时，美舰“内华达”号、“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重型巡洋舰“塔斯卡露莎”号和“昆西”号、2艘英国巡洋舰，以及11艘驱逐舰，从中午12时直至15时以后，冒着敌人的岸炮火力，从海上对瑟堡实施了猛烈炮击。在岸上火控小组和空中校射飞机的指示下，盟军的舰艇极大地削弱了瑟堡的防御。大部分舰艇由于采用施放烟幕和迅速机动等手段，除了遇到近失弹之外，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损失。不过，仍有两艘驱逐舰被敌人的岸炮火力击中。另外，“得克萨斯”号的舰桥也被一发280毫米的炮弹炸坏。次日，德方守军将领向盟军的进攻部队投降。到7月1日为止，整个科坦丁半岛落入了美军之手。德军同以往一样，尽力破坏港口设施。可惜，他们在这方面并不在行。

因此，美、英军的打捞工兵仅在两周之内就使该港部分地恢复使用了。

在向瑟堡进行大规模的突击期间，诺曼底的盟军已建立了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并在这条战线的中部向南突进了18英里。实际上，以英国为基地的盟军飞机当时已经切断了诺曼底登陆场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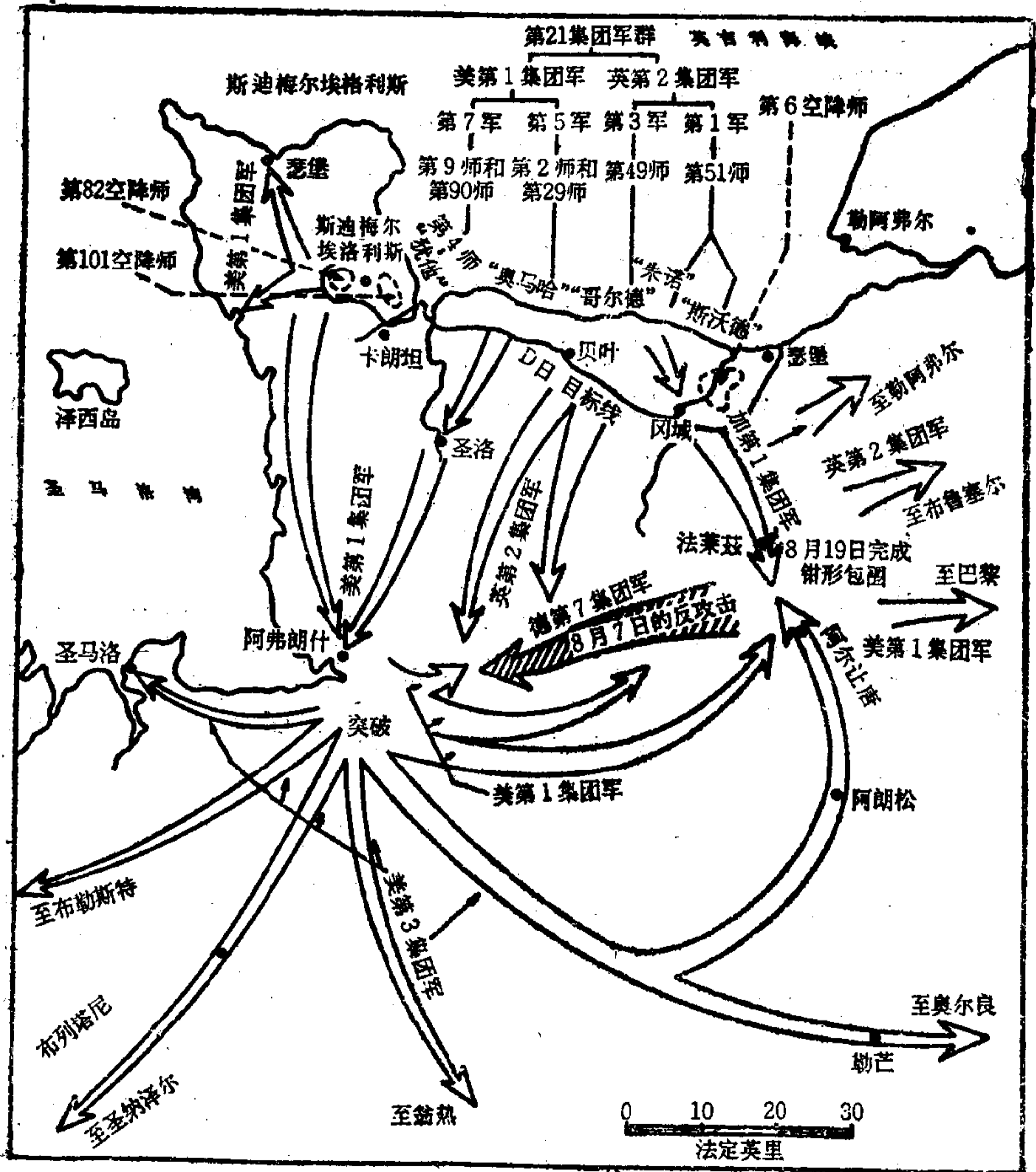


图 29 诺曼底之战示意图

法国其他地区的联系。从内地调来的德军只能在夜间以小编队向前开进。通往盟军滩头占领区的公路，屡次遭到空袭，并被炸死的人员、马匹和散落的武器装备阻塞。在最初的30天里，盟军有929 000名人员、586 000吨补给品和177 000部车辆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运到了登陆场。盟军在兵力上取得了2比1的局部优势；在坦克和火炮上，则取得了3比1的优势。计划已久的西线突破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英军从德军的东翼，继续对冈城施加压力。在冈城被猛烈的炮击和2500吨航空炸弹彻底摧毁之后，英军于7月18日进入该城。德军扼守的圣洛也同时遭到盟军的摧毁，并于18日被美第1集团军占领。美第1集团军（其左翼为英第2集团军的部队）向南进逼，并向德第7集团军的西翼迂回。这一行动对德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使巴顿将军指挥的、新组建的美第3集团军得以在阿弗朗什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进行扇形展开。这一展开的目的是要封锁布列塔尼半岛，并建立一个宽阔的正面，以使部队向东面的莱茵河方向挺进。现在，巴顿将军正以他惯常的骁勇指挥他的部队主力向莱茵河驰进。巴顿东进的行动，使德第7集团军几乎陷入被包围的境地。按照通常的做法，德军这时应该火速东撤，以免全军覆没。但是，希特勒却命令德军向西进攻，妄图突入美第1集团军，并切断巴顿在阿弗朗什的交通运输。德军的这一步骤反而使美第1和第3集团军于8月19日完成了对德军的包围。当时，这两个集团军正向北挺进，准备与从冈城南下的、新组建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会合。尽管陷入阿弗朗什-法来兹“口袋”中的德军遭到了炮兵和空军的无情轰击，他们仍然于20日突破了加拿大军队的防线，并杀出一条足以让40 000名德军东撤的通路。但是，还有50 000名未能突围的德军被俘，另有10 000名被击毙。现在已拥有150万之众的盟军正在继续向巴黎挺进，而且其进攻的锋芒直指德国。

大多数德军高级军官早已承认，德国已经失败，继续抵抗只会给国家造成破坏。7月1日，当英军开始对冈城实施进攻时，德陆军元帅、国防军参谋长凯特尔从希特勒的司令部向西线指挥部打电话，绝望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龙德施泰特答道：“议和嘛，你们这些白痴！别的，还能干什么？”希特勒为此解除了龙德施泰特的职务，任命陆军元帅古恩特·冯·凯特尔接替龙德施泰特。然而，凯特尔到法国之后，很快就和隆美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决定，如果无法说服希特勒采取明智的作法，他们将与艾森豪威尔寻求局部停火，以此迫使元首表态。7月15日，当隆美尔还在冈城附近指挥战斗之际，他就决意在采取独立行动之前，先说服希特勒回心转意。他向希特勒报告说：“德军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战争即将结束。我认为，我们必须就目前的形势得出适当的结论。作为集团军群的司令官，我觉得有责任向您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两天之后，隆美尔在盟军的一次空袭中遭受重伤，当时，他的司机毙命，汽车撞到树上。

与此同时，接近德军统帅部的军官们意识到，希特勒似乎决计要把德国抛进他的火葬柴堆，与他同归于尽。于是，他们决定暗杀希特勒。7月20日，他们进行了尝试。一枚装在公文包里的定时炸弹被放置在一张桌下。当时，希特勒正站在这张桌旁，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研究地图。炸弹突然爆炸了，当场炸死4名军官，而希特勒本人却只受了一点轻伤。在希特勒随后的报复行动中，大约5000名各界人士，无论是无辜的还是与这次谋杀有关的，都丧失了生命。那些“失败主义者”最终也被卷入了这场血的洗劫之中。希特勒撤换了克卢格，命令他返回德国。克卢格害怕回国后受到更坏的处置，便在回国途中自杀了。而对当时正在家中休养的隆美尔，这位德国的英雄，希特勒提出两种办法供他选择：要么，秘密服毒自杀；要么，接受公审，而且他的家属和参谋人员

也将因他的耻辱和垮台而受到牵连。在隆美尔服毒自杀以后，希特勒下令举国致哀，并为隆美尔举行了最高级别的军事葬礼，由龙德施泰特宣读了预先写好的悼词。

到1944年9月1日，当艾森豪威尔在法国建立了司令部，并接过了盟军地面部队的指挥权时，盟军已解放了巴黎，并渡过塞纳河，索姆河和默兹河。在艾森豪威尔的统帅下，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指挥第12集团军群(由美第1和第3集团军组成)位于右翼，蒙哥马利元帅则指挥第21集团军群(由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英第2集团军组成)位于左翼。这时，形势要求蒙哥马利疾速穿过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向前推进。因为，自6月中旬起，德军部署在这些地区的第一代V型武器已经在开始攻击伦敦了。这是一种无人驾驶的、带翼的喷气式V-1飞弹。英国人刚刚学会采用无线电引信的炮弹来对付V-1火箭，德国人又转而使用威力更大的V-2火箭。鉴于V-2是一种超音速火箭，当听到发射时的爆炸声时，这就表明它已在飞往目标的途中。对于这种武器，当时几乎是无法防御的。V-2实际上具有摧毁伦敦的能力，特别是，如果德国确实象同盟国所担心的那样，即将生产出一种装在V-2上的核弹头，那么，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夺取沿海地区德军的V-2发射基地，便成了盟军的当务之急。

“龙骑兵”作战——入侵法国南部

人们还记得，几乎是在入侵诺曼底的同时，盟军攻占了罗马。此后不久，3个美国师和2个法国师从意大利前线撤出，组成了一支登陆部队，参加“龙骑兵”作战(即入侵法国南部的作战)。继诺曼底登陆之后，大量的上陆工具离开英吉利海峡，驶往地中海。随着盟军于1944年6月底攻占了瑟堡，盟军的火力支援舰艇纷纷启程南下。直到后来，在美第8舰队的直接支配下拟用于支援“龙

骑兵”作战的舰艇有：5艘战列舰(美舰“阿肯色”号、“内华达”号和“得克萨斯”号，英舰“拉米伊”号和法舰“洛林”号)、20余艘巡洋舰和许多艘驱逐舰。这些舰艇均编入了肯特·休伊特海军中将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该舰队将参加法国南部的登陆突击)。最初的登陆部队(由L.K.特拉斯科特陆军少将指挥)由3个美国师各抽出2个团战斗队组成。每个师所剩下的1个团战斗队则作为预备队。2个法国师则作为登陆初期的后续部队。D日定在8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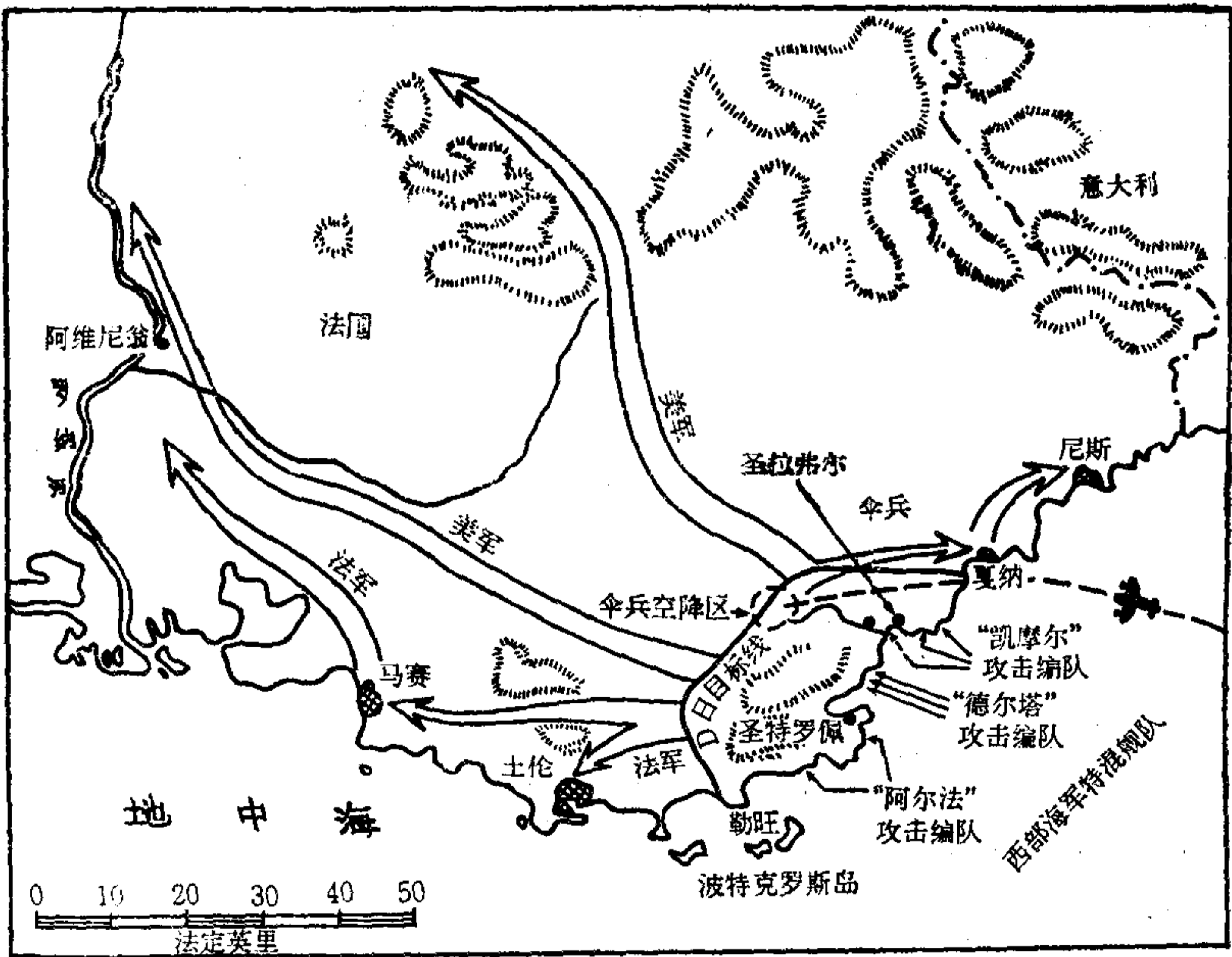


图30 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示意图(1944年8月15日)

选择的登陆地段是土伦和戛纳之间的一段长30英里的海滩。登陆的直接目的是为入侵建立一个登陆场，并夺取附近的港口，特别是宽敞的马赛港。然后，当登陆部队得到增援，最终达到21个师时，即应向罗纳山谷推进，与第戎附近的巴顿将军的第3集

团军取得联系，并充任盟军入侵德国的右翼部队。

“龙骑兵”作战比之“霸王”作战要容易得多。首先，法国南部的海滩条件比诺曼底更有利于入侵部队。这里的海滩坡度较大，潮差较小，设置水下障碍物十分困难。此外，同北部海滩相比，这一带海滩受海洋的影响较小。每年这一段时间里，地中海地区的天气又总是不错。尽管海滩上地雷密布，并有强大的岸炮连加以防守；但由于其他地区都需要兵力，因而这里的防御兵力配备较弱。守军中有一部分人是捷克雇佣兵和波兰战俘，这些人随时都准备投降。然而，“龙骑兵”作战之所以成为这次战争中实施得最好的登陆突击之一，部分原因却是由于参战的司令官们已经有了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在行动上能密切协调配合，并几乎预计到了每一个困难。“龙骑兵”作战的计划工作于1944年初春就在阿尔及尔开始了。在最后的计划、训练和预演阶段，休伊特海军中将、亚历山大·帕齐陆军中将（登陆突击部队就由他的第7集团军组成）、特拉斯科特陆军少将、G. P. 萨维尔空军准将（负责岸基航空兵的空中支援），以及他们的参谋人员，均在那不勒斯建立了相应的司令部，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磋商。西部海军特混舰队负责对登陆部队进行训练，因此，这些登陆部队行动能够准时无误，并能与海军密切配合。

8月中旬，当西部海军特混舰队驶近目标区时，便径直驶向自4月份以来业已遭到12 500吨航空炸弹轰炸的一段海滩。在D日的前一夜，盟军的袭击队员在勒旺岛和波特克罗斯岛（该两岛均位于耶尔群岛东部——译者）登陆，夺取了可以对西面的登陆地段进行射击的岸炮连。为了设置路障，其他一些袭击队员在登陆地段的两翼进行了登陆。在右翼登陆的袭击队员被敌人击退，而在左翼登陆的袭击队员则获得了成功。他们设置了路障，封锁了通往土伦的道路。黎明之前，5000多名英、美伞兵部队在海滩后面着陆，封锁了德军从北部或西北部进行增援的一切通路。

在这次入侵过程中，休伊特将军终于自主行事：他把主要突击的H时定在上午8时。这个时间的选择可以保证特混舰队能够完全在夜暗中接近登陆场，可以避免夜间突击中无法避免的混乱，并能为登陆前的轰炸和炮击提供两个多小时的白昼时间，而且还可为登陆部队在黄昏前巩固滩头阵地提供充裕的时间。8月15日黎明，西部海军特混舰队驶至远离登陆海滩的地方，它分成三个攻击编队，自左向右分别称为：“阿尔法”、“德尔塔”、“凯摩尔”。每一个攻击编队运载一个美国师。登陆突击部队及其登陆艇搭乘坦克登陆舰，而预备队则搭乘运输舰。

还没到6时，主要登陆突击开始了；来自意大利、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1300架轰炸机组成的第一批飞行中队，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登陆海滩，进行了轰炸扫射。空中轰炸几乎持续到7时30分。然后，飞机停止了轰炸，舰炮开始充分发挥作用。当时，舰艇在不危及轰炸机安全的原则下，已经对岸炮击了半个多小时。它们利用巡洋舰上的校射飞机，精确地炮击了那些已由空中侦察发现的特定目标。当登陆艇驶向海岸时，战列舰和巡洋舰停止了射击，驱逐舰的炮火则向内陆延伸，猛烈炮击海滩后面的地区。同时，第一艇波中的步兵登陆艇也向海滩发射火箭，引爆地雷。突击部队登上了分布在30英里正面上的7个预定的海滩。所有的登陆都很准时，而且也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登陆比较困难的地点是弗雷儒斯湾的“凯摩尔”红滩。不过，这些困难事先已经估计到了。因此，此处的登陆时间推迟到14时，以便让在东面的“凯摩尔”绿滩登陆的部队先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但是，当已经延迟的H时即将临近时，敌人的火力仍然十分猛烈，以致盟军的扫雷舰无法在湾内进行扫雷活动。指挥“凯摩尔”攻击编队的斯潘塞·刘易斯海军少将试图和业已上岸的师指挥官达尔奎斯特陆军少将取得联系，但未能成功。于是，他擅自命令部队改在“凯摩尔”绿滩登陆。事后，当达尔奎斯特得知刘易斯

的决定时，他表示由衷地赞成。在以往的登陆作战中，临时改变计划的作法往往会给后勤补给带来最伤脑筋的麻烦。但是，这次登陆点的改变，并没有影响补给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业已登上绿滩的部队，这件事本身充分说明了“龙骑兵”作战的计划和实施是卓有成效的。

在整个这次登陆作战过程中，盟军的一支包括7艘英国护航航空母舰和2艘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艇部队，在远离海岸的海上，派出飞机为火力支援舰艇进行校射，深入内陆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以及驱散敌人的兵力集结。尽管德国空军曾对登陆部队成功地实施过一次有效的袭击，并在“凯摩尔”绿滩附近击沉了一艘坦克登陆舰，但盟军的舰基飞机在D日或D日以后的三天中都没有遇到一架敌机。后来，它们遇到了寥寥几架，但很快就将它们击落了。

在最初突击登陆之后进行登陆的法国部队，上陆后迅速西进，直逼土伦和马赛；而伞兵部队则向东推进，准备夺取戛纳和尼斯两个小港。与此同时，第7集团军主力开始向罗讷河进军。在舰炮火力的支援下，部队经过几天的陆、空协同突击，终于攻占了土伦和马赛。这两个城市的港口都由威力强大的敌岸炮连防守，而且这些岸炮连还难以摧毁。其中最难对付的是一个340毫米的岸炮群。该岸炮群是法国人于战前在墨索里尼进行战争叫嚣、企图把意大利海军建成一支能与法国海军相抗衡的力量的形势下配置的。8月28日，这两个主要港口的德军终于投降了。与此同时，伞兵部队也在舰炮火力的支援下完成了原定任务。8月24日，部队攻入戛纳；30日，占领了尼斯。

到这时为止，登陆突击部队的主力已远远地向北推进，正在追击迅速溃退的德军。同盟国以7个法国师为核心，新组建了法国第1集团军，由让·拉特尔·塔西尼将军指挥。美军的第二梯队则与帕齐中将军的第7集团军的第一梯队（突击登陆部队）合并。法、美军共同组成了第6集团军群，由J.L.德弗斯中将指挥。

9月11日，德弗斯的集团军群在第戎附近和来自诺曼底的巴顿第3集团军的部队会合。这样，这两支突击大军就结合在一起了，切断了法国西南部德军的退路。接着，第6集团军群挥师东进，并在一条离瑞士边境约80英里、沿德国边境的战线上整军待发，其左翼和美第3集团军的右翼相接。

德国的崩溃

1944年秋，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盟军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横扫法国和比利时，到达了德国边境。部队在斯特拉斯堡附近驻足莱茵河边；而在亚琛，则已突入德国。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不断恶化的天气以及后勤补给上的困难，盟军西线的进展几乎陷于停顿。在意大利，盟军的第5和第8集团军在向佛罗伦萨北部推进之后，实际上已在德军的哥特防线面前停滞下来。在东部战线，俄国人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继续向前推进，但在中部距华沙很近的地方，则停止了前进。

12月中旬，重新担任德军西线总司令的龙德施泰特发动了他的最后一次攻势。他利用妨碍盟军空军作战的恶劣天气，动用了德军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在阿登地区对盟军的中部实施了大规模攻击。在通常被称作凸出地带战役中，龙德施泰特向西突进了50英里。然而，尽管龙德施泰特实现了分割英、美部队的目的，但这并未给盟军造成真正的危险。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完全了解德国拥有这支战略预备队。他对能够尽早地在野外，而不是在敌人的防御工事前面与之作战，感到十分高兴。随着飞行天气的改观和盟军的迅速反击，龙德施泰特因害怕其部队的整个突击部被钳形包围，不久就被迫撤回。他所遭受的损失超过了他给盟军所造成的损失。

俄国军队于1945年1月中旬又开始了攻势，在30天内向奥德河推进了250英里，直接威胁着希特勒不肯离开的柏林。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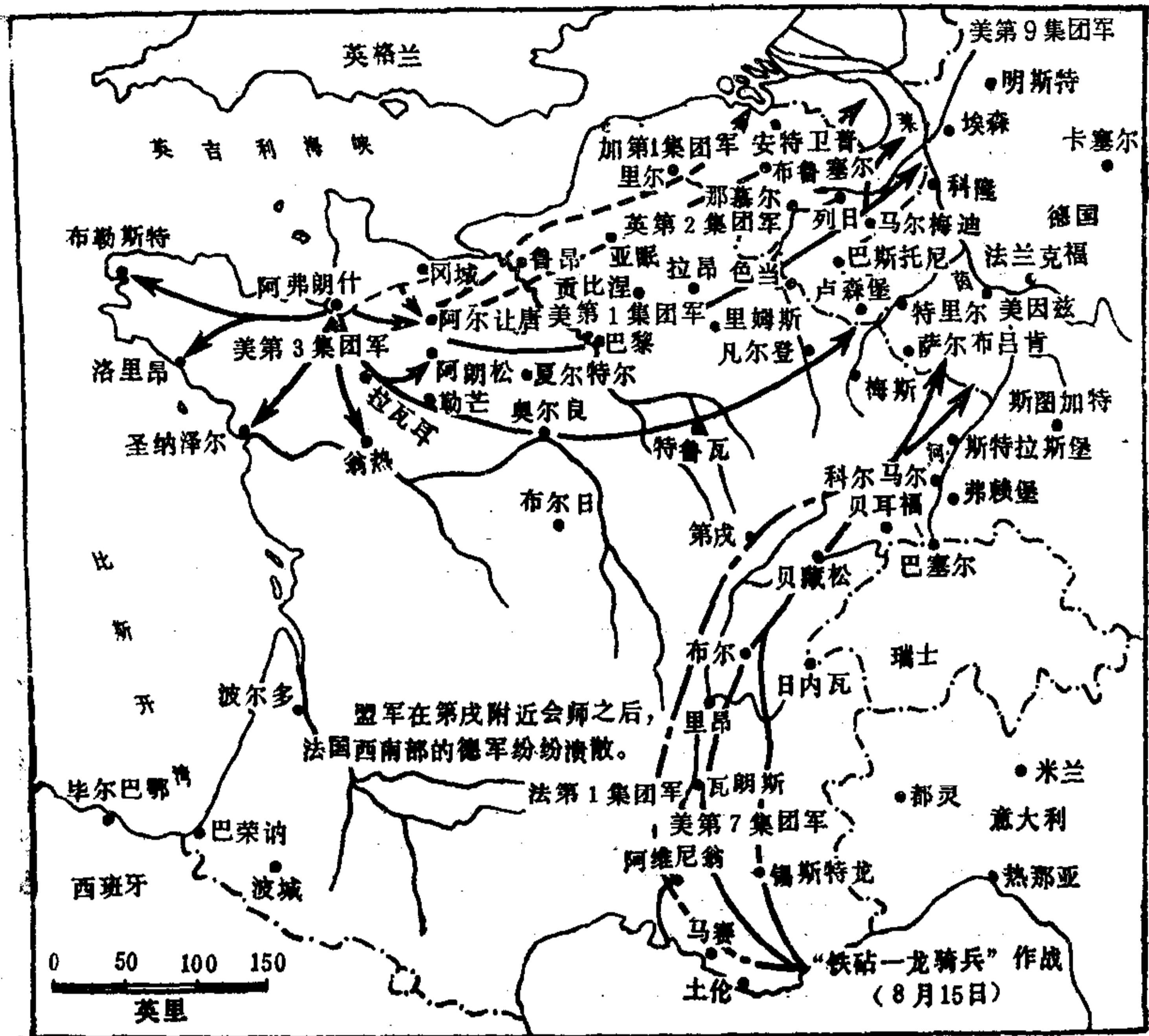


图31 盟军向德国挺进示意图(1944年)

方，他们越过布达佩斯向前推进，迫使德军匆匆撤出希腊和巴尔干半岛，以免被切断向德国的退路。

到1945年3月，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沿莱茵河畔陈兵列阵。莱茵河水流湍急，河岸陡峭，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布雷德利将军正确地预见到败退的德军将会摧毁莱茵河上的每一座桥梁。因此，早在几个月之前，他就要求海军协助陆军渡河。斯塔克将军欣然向布雷德利的集团军群提供了96艘车辆人员登陆艇、45艘机械化登陆艇和大批其他登陆艇，以及驾驶人员。这些登陆艇只是用军用车辆和拖船运到前线的。幸运的是，在疾速前进的美第

1 集团军赶到之前，德军未能摧毁雷马根大桥。3月7日，布雷德利迅速派出5个师抢渡莱茵河，并在该河的东岸浅滩处建立了一个登陆场。十天后，当雷马根大桥被德国空军炸毁后，同盟国海军的登陆艇已在河上投入使用了。在3月底以前，它们把第1集团军的14 000人和400部车辆运过莱茵河，并协助陆军工兵架起浮桥和车辙桥。正如在横扫法国和突入德国的作战中所表现出的惊人之举那样，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这一次在使用登陆艇横渡莱茵河的方式上，也令人惊叹不已。在桥梁还在建造的过程中，巴顿将军就不失时机地使用这些登陆艇，在莱茵河东岸的美茵兹和科布伦次之间，迅速建立了四个渡河点，因而他的部队能够几乎毫无停顿地突入德国的心脏。

到3月底，西线的所有英、美军队都渡过了莱茵河。左翼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1集团军向德国的北海港口急速推进；而美军第9和第1集团军则执行艾森豪威尔将军筹划已久的作战行动，即对鲁尔实施了两翼包围，切断了该工业区同德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并包围了325 000名德国部队，其中有30名将官。第3集团军继续横穿德国，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向多瑙河前进，以便与刚占领维也纳的俄国军队会师。帕齐将军的第7集团军由法国第1集团军掩护翼侧，横穿德国南部，占领了慕尼黑，然后，穿过勃伦纳山口，返回意大利。

1945年4月，在意大利的盟军第5和第8集团军终于突破了哥特防线。他们成扇形展开，粉碎了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集团军群，在里维埃拉（即以法、意交界处为中心的一段狭长的海岸地带，东西绵延长达230英里——译者）与从尼斯向东推进的法军会合，并在阿尔卑斯山区同与他们一起参加过意大利战役中的战友、当时正穿过勃伦纳山口南下的盟军会师。

随着欧洲战争接近其异乎寻常的尾声，三个主要参战国家的领导人在彼此相隔数天的时间内相继死亡。4月12日，罗斯福总

统因脑溢血在乔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去世。4月28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逃往瑞士边境的途中，被反法西斯战士捕获和处决了。他的尸体被运回米兰示众，受到被他送进战争火坑的意大利人民的咒骂。5月1日，俄国人包围了柏林，并同德军展开了巷战。在这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躲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的阿道夫·希特勒用手枪对着自己的嘴，开枪自杀了。

德军这时已变成了一伙亡命的乌合之众，他们开始向英、美军投降。5月7日凌晨，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法国兰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里，在总投降书上签了字：“我们，德方的签名者，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率领至今仍受德国指挥的所有陆、海、空军部队，向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并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1945年5月8日23时1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宣告结束。

一、日本扩张时期

日本于1931年的最后4个月，通过侵占满洲，开始走向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美国拒绝承认凭借武力所造成的变化，严词提醒日本：必须恪守条约规定。然而，欧洲的一些国家不支持美国的立场，竟使日本得以继续推行其侵略政策，而未受到阻遏。来自苏联的干涉是当时唯一的危险，苏联早就对亚洲怀有野心。日本采取的对策是，1936年10月和德国签定了防共协定。在此之前，日本军界的过激分子（指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译注）以暗杀手段，除掉了持反对意见的稳健政治家，企图控制日本。1937年夏，日本陆军已经准备就绪，遂开始向中国关内进犯。

石油输出与绥靖政策

为了向中国继续提供军事物资，美国总统罗斯福声称，对待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不受1937年中立法条款的约束。不过，这对日本也有好处，因为日本一直依赖美国的废铁和西方的石油。

1939年7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就废除1911年签定的美日通商条约一事，按规定期限提前6个月向日本提出照会，这就向禁止军需品的出口迈出了一步。由于这一措施以及同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日本一度有所收敛。加之日军进入中国内地，很快就陷入泥沼，使日本深感资源不足。

然而，欧洲战争的爆发，减轻了日本的困难，给它带来了新的转机。1940年春，法国战败和荷兰投降，已使法属印度支那

(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译注)与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译注)成为孤立无援的殖民地,也使英国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以致屈从于日本提出的封闭中缅公路的要求。这条公路是中国同海外联系的最后一条未被切断的交通线。日本海军对日本陆军在亚洲大陆的鲁莽行径本来就很眼红,这回又出现一个向东印度群岛伸手夺取石油、锡、橡胶和奎宁等物资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们力主沿中国的沿海地区向南推进。日军早在1939年就占领了海南岛,法国投降后不久。日本又迫使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允许它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1940年9月,日本和轴心国结成同盟。不言而喻,这是警告美国不要在欧洲或亚洲进行干涉。

1940年1月,美日通商条约期满,美国本应禁止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可是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却提醒政府说,如果突然停止美日两国的贸易,也许会促使日本入侵东印度群岛。美国当时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向侵略者提供物资对防止战争会起一些作用。因此,罗斯福政府迟迟未采取禁运行动。至1940年7月,美国国会才通过一项出口物资须经批准的法案。据此,停止向日本出售飞机和航空汽油。然而,直到同年秋天,仍未停止向日本出口钢铁;在1941年7月以前,美国政府一直准许向日本输出石油。

战争计划

由于日本准备南进的行动已经日趋明显,美国则与预定结盟的国家着拟制联合作战计划。美、英参谋会议于1941年初在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达成的协议(ABC-1)是,除以欧洲为主要战场外,一旦和日本交战,太平洋战场则由美国负责。同年4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除强调互相支援,共同对付侵略

外，别无其他结果。

在美国人看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是个严重问题。1941年7月，当日本宣布维希政府同意法属印度支那为其“共同保护领土时”，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作出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决定。这一步骤加速了面临的危机。日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获得石油，要么停止其军事机器的运转。10月，近卫内阁总辞职，建立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相的军事独裁政权。11月，日本特使到达华盛顿，前去协助野村大使进行恢复石油输出的谈判。这次谈判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是否袭击珍珠港的问题。

美国的战备

当太平洋战争迫近时，美国虽然有所准备，但是极不充分。1938年，根据美国国会的意见，赫伯恩委员会提出一个太平洋基地建设大纲。除加强关岛基地建设等项意见外，其他建议多被采纳，到战争爆发时，这项建设计划正在执行之中。

从前，美国舰队的大部分兵力是以它的西海岸为基地的。1940年春，罗斯福总统令其舰队驻泊在珍珠港，希望借此遏制日本的侵略继续扩展。美国舰队在这里的处境，有一个时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新造舰船大都部署在大西洋。1941年春，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将军把3艘战列舰、“约克城”号舰空母舰、4艘轻巡洋舰和2个驱逐舰中队从太平洋调往大西洋，美国为了对运输物资的船只进行护航而生产的飞机，也主要部署在大西洋战场。

1941年2月初，以原来的大西洋分遣舰队为基础组建大西洋舰队；而把驻泊在珍珠港的舰队编为太平洋舰队。为了提高美军的威望，又将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指挥的一支兵力较少的远东

海军部队，改称为亚洲舰队。上述三个舰队的司令中，需有一人兼任合众国舰队司令。珍珠港被袭击时，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就一身兼二职，既是太平洋舰队司令，也是合众国舰队司令。

在大西洋战场，轴心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英国舰队可集中大部分兵力对付兵力较小的德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实际上是美国单独抗击着强大的日本海军。甚至在珍珠港被袭击时，美国海军在两大洋的兵力部署也基本上是平均的：9艘战列舰部署在太平洋，8艘部署在大西洋；3艘航空母舰部署在太平洋，4艘部署在大西洋。事实上，大西洋舰队缺少足够的巡逻舰艇和护航舰只。在太平洋，甚至在珍珠港遭到惨痛损失之前，美国舰队各种类型的舰艇均处于劣势。更加不利的是，美国以3艘航空母舰对抗日本的10艘航空母舰。

英国虽然可以派兵增援新加坡，但是，它在远东面临危机的同时，在地中海也遭到严重损失，并陷入令人沮丧的境地。英国海军部踌躇再三后，才同意派遣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前往新加坡，与战列巡洋舰“反击”号会合，企图以这两艘主力舰增强对日本的威慑效果。还派出“伊多麦达”号新式航空母舰与之协同作战，但这艘舰在西印度群岛海域试航时触礁受损。英国海军部认为，再无航空母舰可从欧洲调往远东了。荷兰在东方没有轻巡洋舰以上的舰只。显然，美国的其他盟国在太平洋也无力改变不利的兵力对比状况。

太平洋的美国海军部队，在辅助兵力方面也有很大缺陷。飞机较少，而且多是旧式的。对空火器质量较差，数量也不足。美国的28毫米机关炮性能很差，海军不得不依赖进口的“博福斯”式和“奥尼勒康”式高射机关炮。

在远东，形势更为严重。日本在菲律宾以北不到300海里的地方占据着台湾；在其西面占领了海南岛和法属印度支那；在其东面占有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所以，菲律宾几乎处于四

面包围之中。1941年7月，当时任菲律宾陆军最高指挥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美国陆军远东部队总司令。此后，美国驻菲律宾的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迅速增加，以便能在1942年春季以前，依靠远东部队自身的力量保卫菲律宾。

一旦与日本开战，处于劣势的美国亚洲舰队几乎无法进行象样的抵抗，所以，美国早就打算让它撤退到马来半岛一线。但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力在菲律宾的增强，使吕宋岛的防务可望暂时得到加强，以保证亚洲舰队能够依托马尼拉湾继续作战。

最后的谈判

美日谈判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两国政府都不愿作出任何让步。美日双方的讨价还价，无非是为了赢得时间。美国的破译人员研制成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机器，使美国处于能及时了解日本外交来往文电的有利地位。因此，华盛顿清楚地知道，日本外务省已把11月下半月作为谈判能否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逾期“将有不测风云”。而且，华盛顿已经知道，日本也已得到了有关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属舰船的活动以及在珍珠港内配置的情报，日本当局还要求其驻外机构进一步作出更为详细的报告。

11月26日，美国交给日本政府一份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支持蒋介石政权，美方并未指望日方能够接受这个要求。美国随后就破译了一份日本的密码电报，从中得知日本已将提交备忘录一事看作是日美谈判的破裂。然而，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还要装模作样地继续谈判，以免美国过多猜疑。11月27日，美海军部对其珍珠港部队发出“预警通报”说：“日本将对菲律宾、马亚来(马来半岛——译注)和婆罗洲(加里曼丹——译注)发动进攻”。显然，美国当局被日本公然准备南进的行动所迷惑，忽视甚至否认日本将在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可能性。

12月6日，华盛顿就已知道，日本已向驻美大使发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电报。和以往一样，这份电报也意味着随后即将对美国舰队实施突然袭击。美国还了解到：日本驻伦敦、香港、新加坡、雅加达、马尼拉和华盛顿的外交官员，正在焚毁秘密文件和密码本等。这通常是战争迫在眉睫时才干的事。

因此，到星期六下午，已有充分理由断定，美国与日本开战仅仅是个时间问题，12月7日(星期日)4时至6时，美国海军部已破译了日本政府给驻美大使下达的指示，令其在13时递交断交照会。华盛顿时间的13时正是珍珠港时间的7时30分。

袭击珍珠港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于1941年初就提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建议，目的是保证日军在占领“南方资源丰富地区”时翼侧不会受到美军的威胁。袭击珍珠港的详细作战计划初秋完成，12月1日御前会议作出对美国开战的最后决定。这是一个立足于轴心国在欧洲取胜的基础之上的冒险决定。1941年秋，德军逼近莫斯科，隆美尔的部队已威胁到埃及。日本人认为，轴心国在欧洲的胜利，使美国面临巨大危险，可能对太平洋战区有所放松。趁此机会，日本便可侵占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和南方地区，并在一些岛屿修建航空基地和潜艇基地，以构成外围防卫圈。这样，上述占领地区和日本本土均可牢牢确保，美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

御前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时，进攻部队已经开始行动。这支机动编队编有航空母舰6艘：“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和“瑞鹤”号；另有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担任护航。这支机动编队沿北部航线航行，以便避开美国的巡逻飞机和减少遇到商船的机会。还有27艘潜艇(其中11艘搭载飞

机,5艘搭载准备潜入珍珠港的袖珍潜艇),已先于机动编队出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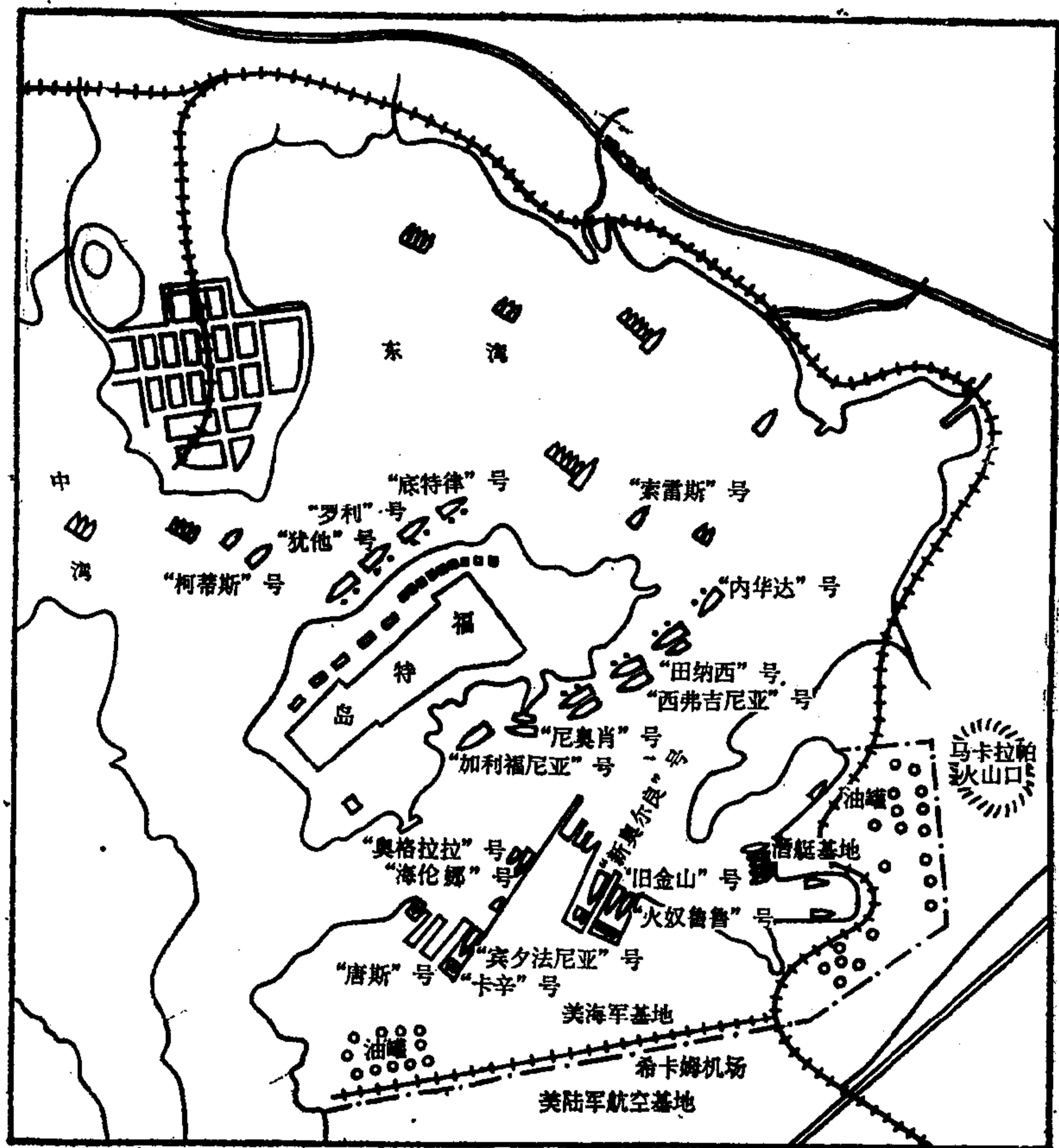


图 32 1941年12月7日7时55分的珍珠港

12月6日,这支机动编队收到有关珍珠港内在泊舰船情况的最新情报。得知美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正在海上活动,使航空作战参谋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与其击沉8艘战列舰,不如击沉2艘航空母舰。但机动编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海军中

将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实施攻击。12月7日6时15分，进至瓦胡岛以北230海里处，南云司令下令由183架飞机组成的第一攻击波起飞。

珍珠港的美军，对这场即将降临的灾祸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华盛顿当局虽在11月27日发过预先战争的通报，预料日本将对南方采取侵略行动，但判断其矛头可能指向菲律宾或马来亚。因此，夏威夷地区司令沃尔特·肖特陆军中将，仅仅加强了防奸保密措施，并就此向华盛顿作了报告。金梅尔司令没有得到任何足以使他中断突击训练计划的情报。

星期日6时45分，一艘美国驱逐舰在珍珠港外击沉一艘日本袖珍潜艇，一度打破了拂晓时分的平静。但是，这一情况并没使当地驻军进入全面的战争准备状态。因为，这对停泊在珍珠港内受到保护的舰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威胁。当多数官兵正在用早餐或正准备交接班时，日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已飞临上空。到7时55分第一颗炸弹落下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发现临空的是日本飞机。

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停泊在港内福特岛东测的战列舰。美国舰员尽管遭到突然袭击，仍然十分迅捷地进入各自的战位，这给日本飞行员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仍然未能阻止日军的空袭。日机对战列舰实施鱼雷攻击之后，紧接着进行高空水平轰炸和俯冲轰炸。美军受到的损失主要是约在8时30分结束的第一攻击波造成的。稍停片刻后，由17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波也开始突击，集中力量轰炸损伤较轻的舰船。然而，此时美军的舰船已经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因此，日军的损失大部分是实施第二波攻击时造成的。空袭结束时，“亚利桑那”号已被彻底炸毁。停在该舰外侧的“贞洁”号修理船吨位太小，未能对“亚利桑那”号起到可靠的屏障作用。空袭一开始，“亚利桑那”号就被数个鱼雷和炸弹击中，一颗炸弹在前弹药舱内爆炸，引起重油燃烧，火势蔓延，

“亚利桑那”号急速下沉，1000余名舰员和该舰一起同遭厄运。

凡是两艘军舰并靠的，外侧的一艘都因命中鱼雷而受到很大损失。刚开始轰炸，“马里兰”号战列舰外侧的“俄克拉何马”号战列舰就被3条鱼雷命中，随即开始倾覆沉没。后来为了疏通港湾，才将其打捞上来。“田纳西”号战列舰外侧的“西弗吉尼亚”号，也在空袭之初被鱼雷击中，由于迅速采取了损管措施，才免于倾覆。舰员在船体倾斜、下沉坐底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战斗。停靠在内侧的舰只，其损失比外侧的小得多。“田纳西”号战列舰虽中3颗炸弹，又面临“亚利桑那”号战列舰重油燃烧的危险，但损失轻微。“马里兰”号战列舰仅中2颗炸弹。

“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单独停靠，被击中2条鱼雷和1颗炸弹后，舰艏下沉着底，舰艙翘出水面。“内华达”号战列舰单独停靠在几艘军舰之后，是一艘唯一可以行动的军舰。该舰前部命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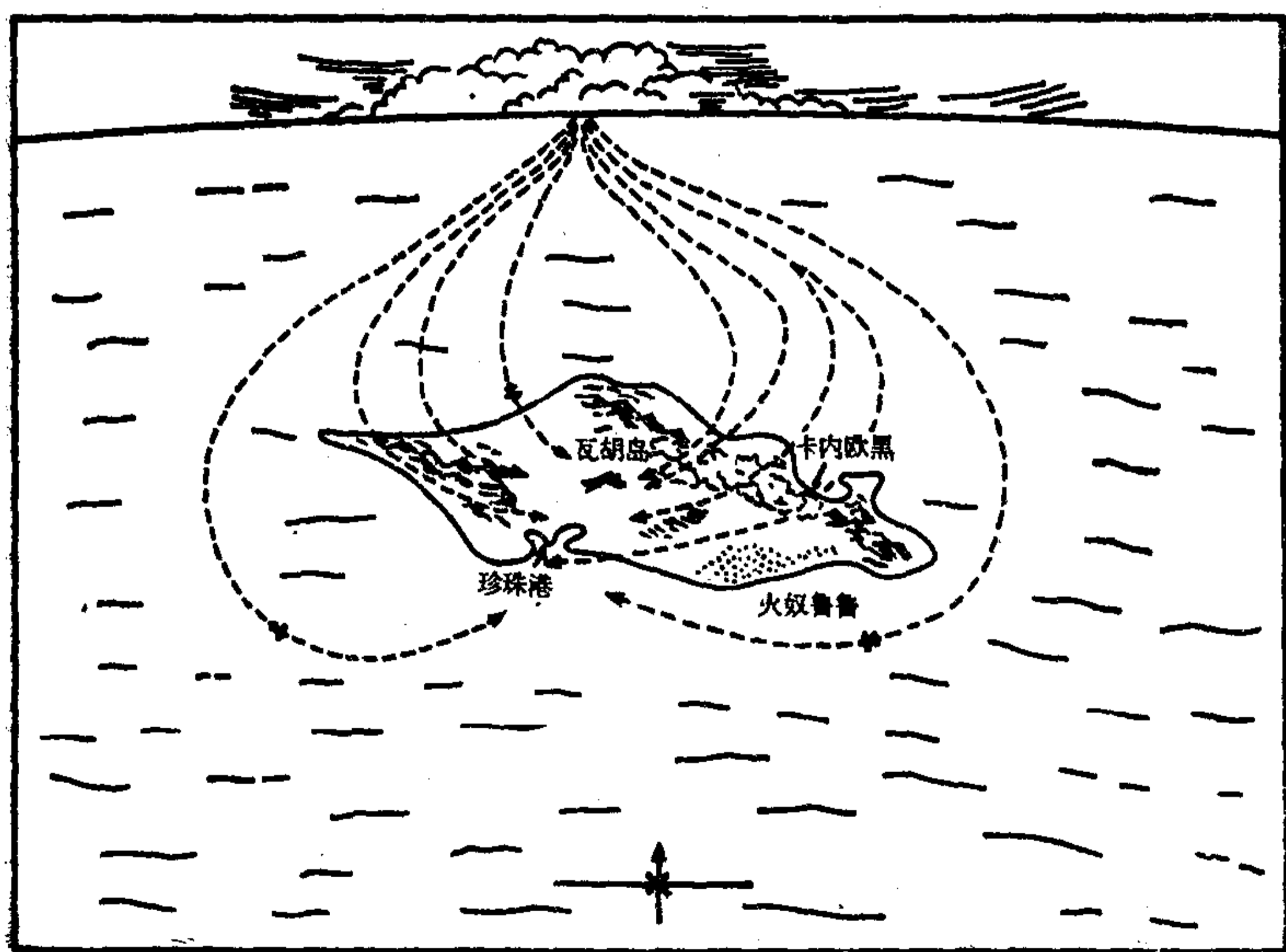


图 33 日军袭击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

条鱼雷，但仍冒着弹雨开航，为了避免沉入航道，抢滩搁浅。太平洋舰队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因在船坞修理，没有受到鱼雷攻击；由于组织了有效的对空火力，仅中一颗炸弹。

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虽是军舰，但珍珠港境内的机场也受到了袭击。美军虽仓促进行了抗击，但飞机仍受很大的损失。这些飞机为了防止坏人破坏而密集地排列在机场上。遭袭击后，海军飞机损失 80 架，231 架陆军飞机中仅有 79 架尚可使用。日军在珍珠港上空仅损失飞机 29 架，另有几架是在着舰时损失的。

美方伤亡人数共 3681 名，其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死亡 2112 名，负伤 981 名，陆军死亡 222 名，负伤 360 名。然而，这场惨重的损失，却对美国人民起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他们决心把这场强加于人的战争进行到底。

在美国人看来，珍珠港的灾难并不象当初人们认为的那样严重，也比想象的轻微得多。沉在珍珠港内的 2 艘旧式战列舰航速太慢，既不能与日本新式战列舰作战，也不能为美国的快速航空母舰护航。除“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何马”号外，其余几艘旧式战列舰均已打捞上来，并进行了改装。这些改装的旧式战列舰，主要是用于战争最后两年对陆上目标进行炮击。从另一方面来看，暂时丧失了旧式战列舰，使得美国能把当时甚感不足的熟练舰员充实到航空母舰和两栖作战部队中去，促使美国采用了以航空母舰为主的作战方法，并证明这种战法是有效的。日军以舰船为其集中突击的目标，忽视了对机械工厂的袭击，实际上对修理设施也未触动。港湾附近的油罐还贮存 450 万加仑重油，也未被日军毁掉。这些长期积存起来的燃料，从美国对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来看，简直是无价之宝。一旦失掉这些燃油，太平洋舰队就会在几个月内无法从珍珠港出动。

对美国来说，最幸运的是航空母舰免于灾难。当时，“萨拉托加”号已去美国西海岸，“列克星敦”号运送飞机去中途岛，“企

业”号把飞机运送到威克岛后，正在返回珍珠港的途中。另外，受到损伤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为数有限。这样，用以编成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部队的军舰基本上完好无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突击部队是最有效的一种海军兵力。

进攻关岛和威克岛

到12月7日傍晚(珍珠港时间)，金梅尔将军得知，关岛和威克岛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关岛，距夏威夷3000多海里，离马尼拉1500海里，虽其侧、背均受日军基地的威胁，但实际上仍处于无防备的状态。12月10日，日军的5000名登陆兵上陆，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美国的守备部队。

然而，威克岛的情况却不同。该岛虽在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以内，但离珍珠港大约只有2000海里。1000多名工程作业人员正在这个珊瑚岛上修建航空基地和潜艇基地。由海军陆战队担任守备任务，该队辖有450人，配有12门72毫米高射炮和6门127毫米旧式炮。12月4日，“企业”号航空母舰又把12架F-4F“野猫”式战斗机送上该岛。

在夸贾林岛(马绍尔群岛)上的日军轰炸机对威克岛实施航空火力准备之后，12月11日拂晓，登陆兵乘坐数艘运输船，在3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的护航下，驶抵威克岛水面。该岛守备部队指挥官温菲尔德·坎宁安海军中校命令海军陆战队待日军炮火支援舰只完全进入岛上火炮射程内再行射击。日舰进至一定距离后，127毫米火炮开火，“野猫”式飞机出动。结果，海军陆战队击沉日驱逐舰2艘，击伤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日军登陆未遂，自行撤离。

从美军来看，金梅尔将军已制定了增援威克岛的计划，并下令付诸实施。决定由海军少将弗兰克·弗莱彻指挥航空母舰“萨

拉托加”号直接护送增援部队，另派2艘航空母舰担任海上掩护。然而，行动甚为迟缓，刚从美国西海岸回到珍珠港的“萨拉托加”号尚需补充燃料，16日中午前，未能出航。当21日该舰进至离威克岛600海里的距离时，因为担任护航的驱逐舰补给燃料，又耽误两天行程。由此可见，在金梅尔将军的继任者到职之前，夏威夷方面的指挥有些优柔寡断。

日军第一次登陆受挫后，立即重新部署，又派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含3艘重巡洋舰)于同月23日在威克岛再次实施登陆。与此同时，南云海军中将在袭击珍珠港的返航途中，还派“飞龙”号和“苍龙”号航空母舰前去支援威克岛的登陆作战。21日和22日的两天上午，这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对威克岛进行了袭击，使岛上的美军飞机遭到全歼。23日凌晨，日军登陆舟艇抢滩靠岸，登陆点主要选择在美海军陆战队的火炮射击不到的地方。其间，日本巡洋舰还在美军127毫米炮的射程外，实施舰炮火力支援。美军守备队经过一番无望的抵抗后，无可奈何地缴械投降了。

在威克岛和其他岛屿的美军基地都有一批补编的施工人员，他们既未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什么抗击手段，对日军的攻击束手无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海军决定立即组建工程营，这就是有名的“海上蜜蜂”。施工人员中，凡愿参加海军者，均授予适当的军衔，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常常与突击登陆部队同时上陆，抢修基地、机场以及维修器材设备等，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手中的推土机就是赢得胜利的工具之一。

指挥与战略

美国于12月8日对日宣战、日本的盟帮——德国和意大利也对美国宣战。这一新的形势，使美国海军从作战指挥与军事行政

方面作了一些变动。12月中旬，切斯特·尼米兹将军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翌年4月，兼任太平洋战区司令。从此，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统辖的西南太平洋和较平静的东南太平洋以外，尼米兹将军掌握了整个太平洋战区的统兵作战大权。尼米兹将军是得克萨斯州人，银灰色的头发，碧蓝的眼睛，1905年毕业于海军学校。他谦虚谨慎，知人善任，多谋善断。事实已经证明，对他的起用确实是人尽其才的。

金将军12月30日给尼米兹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明确了下述任务：

1. 除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中途岛一线外，还须保护上述地区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2. 除尽早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一线外，还须保护美国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大致说来，美国的战略是，从荷兰港(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到萨摩亚群岛，然后再到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建立一道防线，以抗击日军的继续进攻。为了赢得建立这道防线所需的时间，哈特将军指挥的亚洲舰队只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迟滞性作战中消耗自己的兵力了。

盟军开始撤退

美国的亚洲舰队实际上是一支规模不大的特混部队，该舰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旗舰“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其次是有17年舰令的“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还有一艘“博伊西”号轻巡洋舰，是12月初护送运输船队来到马尼拉后配属给亚洲舰队的。另有3艘旧式驱逐舰，是1917—1918年间建造的，平甲板，四烟囱，可与巡洋舰协同作战。亚洲舰队的29艘潜艇作为一支强有力的防御力量发挥了作用。哈特司令完全预料到日本可能进攻菲律宾，便使舰

队分散行动。“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同8艘驱逐舰及1艘供应舰一起于11月驶往婆罗洲方向，“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和“博伊西”号轻巡洋舰，则在菲律宾中部较为安全的海域活动。

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是在当地时间12月8日3时传到马尼拉的。哈特司令命令威廉·格拉斯福德海军少将，立即以“休斯敦”号和“博伊西”号为主，集结其他舰只，向南出击。由于缺少有关敌方目标的可靠情报。陆军的33架B-17轰炸机(其中只有一半从吕宋岛转场至棉兰老岛较为安全的地方)没有对台湾实施攻击，而这正是日军最为担心的。美国陆军已充分估计到，日军飞机可能在拂晓来袭，接到预先警报后，飞机当即起飞。然而，由于台湾的天气不好，日军飞机推迟了起飞时间，待中午飞抵吕宋岛上空时，美军飞机却整齐地停放在机场上。同珍珠港的悲剧一样，美军飞机大多被炸毁在机场上。这一损失，使击退日军进攻的希望成为泡影。

进攻菲律宾，不过是日本在远东数个地区同时发动的进攻行动之一。在法属印度支那窥伺时机的日本陆军，顷刻间席卷整个泰国，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12月8日和9日，从海南岛出发的日军部队在马来半岛的哥打巴鲁登陆后，便向新加坡方向急进。英国海军的汤姆·菲利普斯司令，得知日军在哥打巴鲁登陆后，决定亲率“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北上。陷于困境的英国空军虽曾提醒说，岸基航空兵无力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但菲利普斯将军认为：英国海军在危急关头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断然决定主动出击。然而，舰队姗姗来迟，失掉了捕捉日本登陆输送队的机会。

接着，英国远东舰队获悉，日军将在更南一些的地方登陆，为了抗击敌人，在日军飞机(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作战半径内活动的时间过长。临近12月10日中午，日军主要突击航空兵向英舰队接近后发起猛攻。结果，“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中弹数枚，开始倾覆，最后沉没。菲利普斯司令也和军舰一起葬身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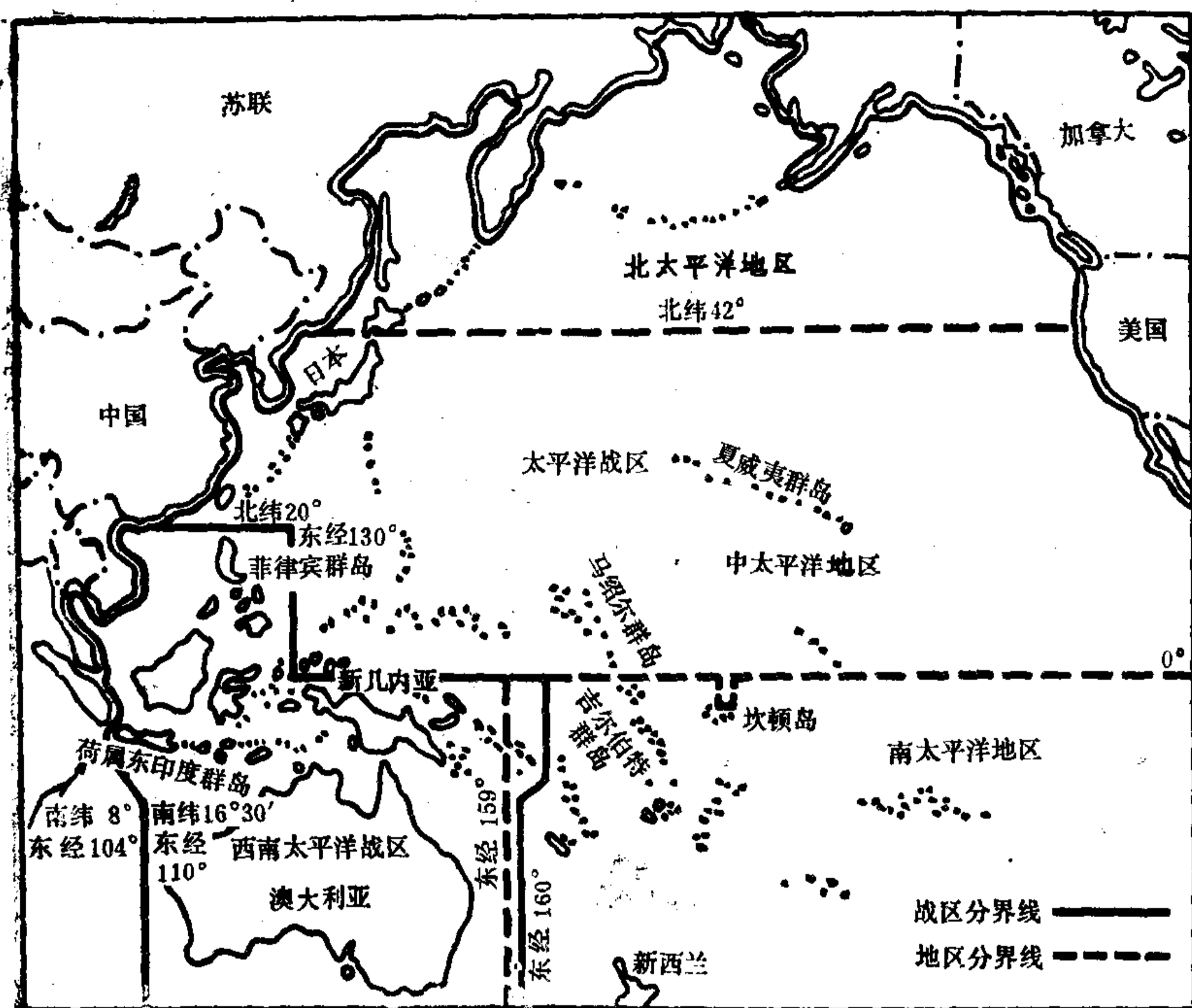


图 34 太平洋战场(纵虚线表示1942年8月1日更改后的南太平洋地区与西南太平洋战区分界线)

由于这两艘主力军舰的沉没(在航行中被航空兵击沉,这还是首次),日军进攻新加坡时,英国海军已不可能组织象样的抵抗。到12月29日,日军已进至马六甲海峡。

就在击沉“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同一天,日军对马尼拉附近的甲米地海军造船厂进行了猛烈轰炸,使基地设施遭到彻底破坏,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吕宋岛开始登陆,其目的在于夺取机场,以支援对马尼拉的进攻。在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地区,由于天气恶劣和美陆军航空兵残余兵力的抵抗,日登陆兵虽仓促上陆,但未待重火器上岸就退了下来。同样,由于天气恶劣、美军航空兵

和当地部队的抗击，使得日军在吕宋岛西北部维甘地区的登陆也推迟了一天。

果然不出麦克阿瑟将军所料，日军主力部队在吕宋岛西部的仁牙因湾登陆。日军运输船从台湾出发，12月21日进入湾内。美军潜艇由于水浅而不能展开作战行动，未能阻止日军上陆。美国的几架陆军飞机和PB Y型水上飞机虽然出动袭击日军的登陆输送队，但也无法阻挡其部队上陆。为了支援仁牙因湾的登陆作战，维甘登陆部队迅速南下，两支部队合击，粉碎了美军的抵抗。圣诞节前夕，日军又派部队在吕宋岛东部登陆。

已经撤离马尼拉的麦克阿瑟将军，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并令部队向巴丹半岛转移，海军则把可以撤走的尽快撤走。第16海军军区司令弗朗西斯·罗克韦尔海军少将转移至哥黎希律岛要塞指挥作战。哈特将军26日乘潜艇出发前去与本舰队的南遣部队会合。5天以后，最后一艘美国潜艇撤离马尼拉港。1942年1月2日，日军顺利开进马尼拉城。

当时，日军进兵迅速，所向披靡。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在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进行顽强抵抗，对提高士气实属必要，且对阻止日军使用马尼拉湾也极为有效。然而，这并未能迟滞日军对荷属东印度的进攻。早在12月17日，日军为控制石油产地，就在婆罗洲登陆，3天以后，又向棉兰老岛的达沃湾进兵。达沃后来成为日军继续南进的主要基地。

日军入侵荷属东印度

这样一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日军就侵入并越过了菲律宾。显然，日军继续进攻的方向有三：其一是沿亚洲大陆海岸线，从法属印度支那进至马来半岛，尔后再到新加坡；其二是沿婆罗洲西海岸南进，攻占苏门答腊；其三是自

达沃出发，取道望加锡和马鲁古两海峡向前推进，并占领途中的各要地。而日军的最终目标则是占领爪哇。因为这是荷属东印度资源最丰富、开发最好而人口又同英国相等的一个海岛。

由于日军要在没有什么陆上交通设施的岛屿进行一个接一个的登陆作战，所以，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日军的战术是夺取机场，或者占据可供修建机场的要地，以便为下一步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盟军的防御兵力分散而薄弱，因而日军不难形成局部优势。日军在许多地方仅仅使用了为数不多的兵力，几乎无需航空母舰进行支援。

早在1942年1月，美国的亚洲舰队就撤到荷属东印度群岛。1月10日，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勋爵抵达爪哇，就任该地区的美、英、荷、澳(ABDA)联军最高指挥官。哈特将军指挥海军部队，空军和陆军则分别由英国和荷兰的将领指挥。但是这支四国联合作战的部队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未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没有实施统一的战略。

本来，这支四国联军可以趁日军取道婆罗洲的东、西海面，对爪哇岛进行大规模夹击时，发挥其内线作战的长处，首先突击日军一路兵力，尔后突击另一路。然而，在1月，盟国的海军舰艇忙于执行对护航运输队的护航任务，无力组成突击部队。因此，1月底，哈特将军得知日军登陆输送队正向婆罗洲的油港巴厘巴板接近时，只有数艘美舰可供使用。23日夜，这几艘军舰取道望加锡海峡北上。“博伊西”号轻巡洋舰途中触礁(该暗礁海图中未予标明)破损，不能参加战斗，同时，“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的涡轮机也发生严重故障。在没有巡洋舰支援的情况下，美国4艘驱逐舰继续前进，对日军的1艘巡逻艇和12艘运输船实施突然袭击，击沉其中4艘，击伤多艘，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期间，这次夜战(巴厘巴板海战——译注)是盟军部队取胜的唯一一次海战。

此后，日军取得了制空权，使盟军难以进行必要的侦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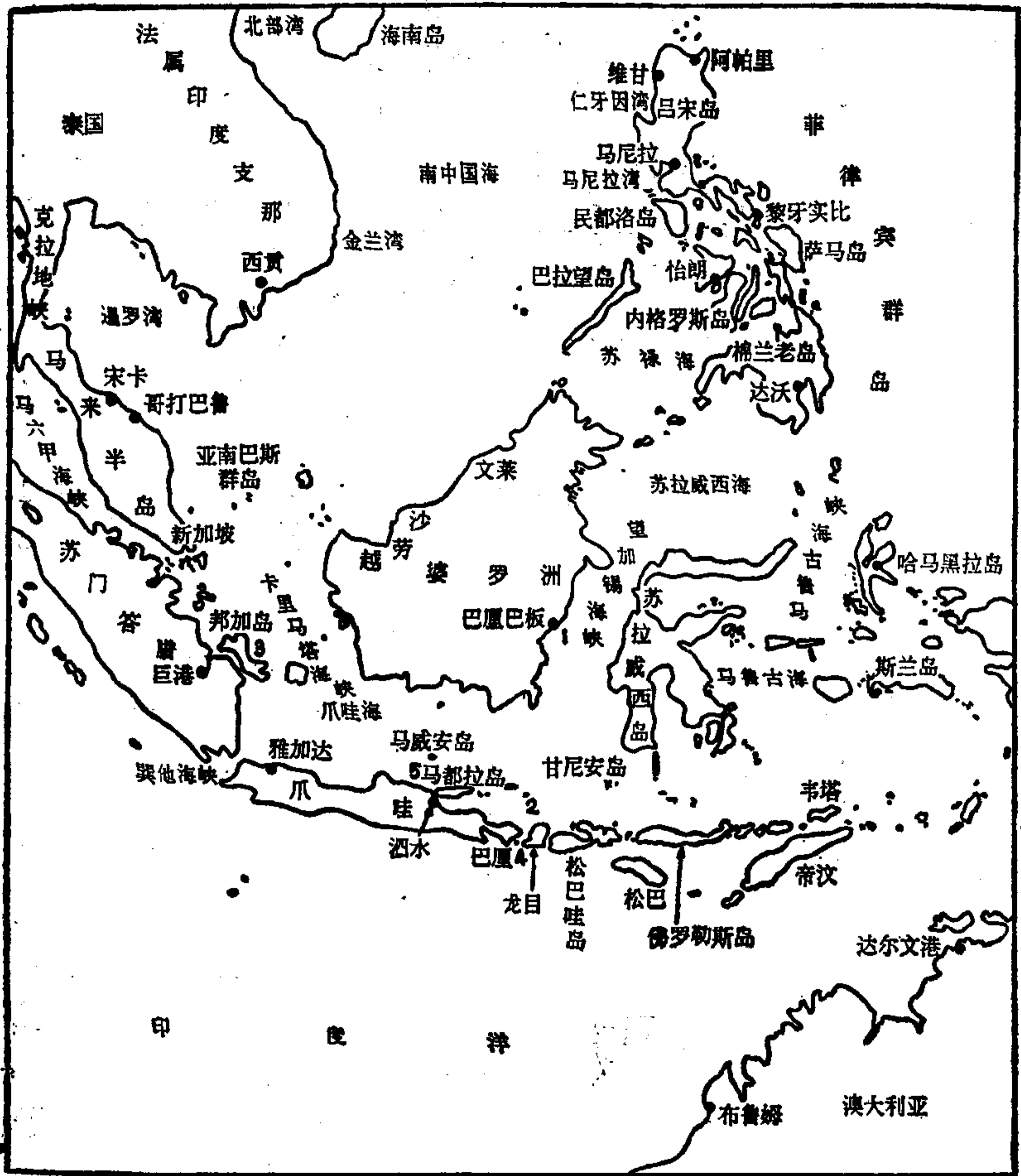


图 35 荷属东印度群岛(1942年)

- 1——巴厘巴板海战(1月24日)
- 2——马都拉海峡海战(2月4日)
- 3——邦加岛海战(2月13日—14日)
- 4——巴东海战(2月19—20日)
- 5——爪哇海海战(2月27—28日)

日军却能掌握充分的情报，弄清四国联军的动向。结果，四国联军的部队活动于日军三个进攻方向之间，未给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常常由于遇到日军飞机，未与目标接触就返回了。当荷兰的舰只根据错误的情报西进时，日军部队在“苍龙”号、“飞龙”号航空母舰和2艘战列舰的支援下，乘机占领了荷军的东部泊地安汶。随后，日军占领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的肯达里，两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暂以该地的基地实施作战。2月3日，这支航空部队轰炸了盟军在爪哇的主要海军基地泗水，并将附近的荷军战斗机大部炸毁。

这时，支援新加坡的任务已经结束，从护航运输队的护航任务中解脱出来的舰艇，编成四国联军的突击部队。这支部队辖有：美国的巡洋舰“休斯敦”号、“马波亥德”号和驱逐舰4艘，以及荷兰的巡洋舰“德鲁伊特尔”号、“特罗姆普”号和驱逐舰3艘。指挥官由荷兰海军少将卡雷尔·杜尔曼担任。这些舰只虽在日军进攻泗水时免遭损伤，但次日晨，接到日军部队在巴厘巴板再度集结的报告后，杜尔曼将军率领部队前去攻击时，被日军飞机发现。在马都拉海峡遭到数次袭击，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被一颗炸弹击中，在此后的战斗中，后主炮又不能使用；另外，“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也遭到重创，只好返回美国。

此后，杜尔曼将军转而去对付日军进攻苏门答腊的部队。他率领5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前去增援苏门答腊东部的大油港——巨港。但2月13日夜驶至邦加岛附近时，遭到日军航空兵的连续攻击，虽然没被直接击中，但有数艘军舰被近失弹炸伤，未达到任何目的而返航。

2月中旬，哈特将军将四国联军海军部队的指挥权交给荷兰海军中将康拉德·赫尔弗里希，并指定格拉斯福德将军为该地区美国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后，返回美国。2月15日，新加坡守军投降。这时，日军连日轰炸爪哇岛，以削弱其防御能力，加紧对其

实施夹攻的准备。

杜尔曼将军刚从邦加岛回来就接到报告，得知日军正在爪哇岛东面的巴厘岛登陆。他便决定，至少要在日军输送登陆的舰船撤离前，给它以突击。但因兵力分别驻泊于泗水和芝拉扎等地，只好分三批相继实施攻击。这一次，四国联军的舰只虽在数量上超过日军，但因未集中使用，所以未能发挥这一优势。在2月19日的夜战(巴东海峡海战——译注)中，荷兰1艘驱逐舰被击沉，“特罗姆普”号巡洋舰遭重创，而日军却未受到损失。

此时，爪哇已近孤立，日军即将攻占爪哇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最后一个岛屿群。日军首先进攻帝汶岛，因为盟军的战斗机一直把该岛作为一个从澳大利亚到爪哇的中继基地使用。然后于2月29日，南云将军的舰载机空袭澳大利亚北部的港口达尔文港。日军飞机将美驱逐舰“皮尔里”号等12艘舰船击沉在港内，严重破坏了码头和库房。受到沉重打击的达尔文市居民白天疏散出去，这里的港口已经不能当作海军基地使用了。

爪哇海海战

韦维尔将军认为，对爪哇岛进一步采取防御措施是徒劳无益的，便于25日离开该岛。于是，四国联军解散。然而荷兰部队仍然竭尽全力协同美军保卫该岛。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正率一个由56艘运输船只和警戒舰只组成的登陆输送队在西北方的亚南巴斯群岛附近待机。西村祥治海军少将也率一个由41艘运输船和巡洋舰、驱逐舰等组成的登陆输送队，在东北方的望加锡海峡待机。

为了阻止日军实现登陆的企图，杜尔曼将军率突击部队沿爪哇岛北海岸巡逻两天后，为使舰员得到休整和舰船补给燃料，于2月27日晨向泗水返航。在返航途中，获悉日军登陆输送队已经进至马威安岛以西海域。虽然舰员已疲惫不堪，但是除决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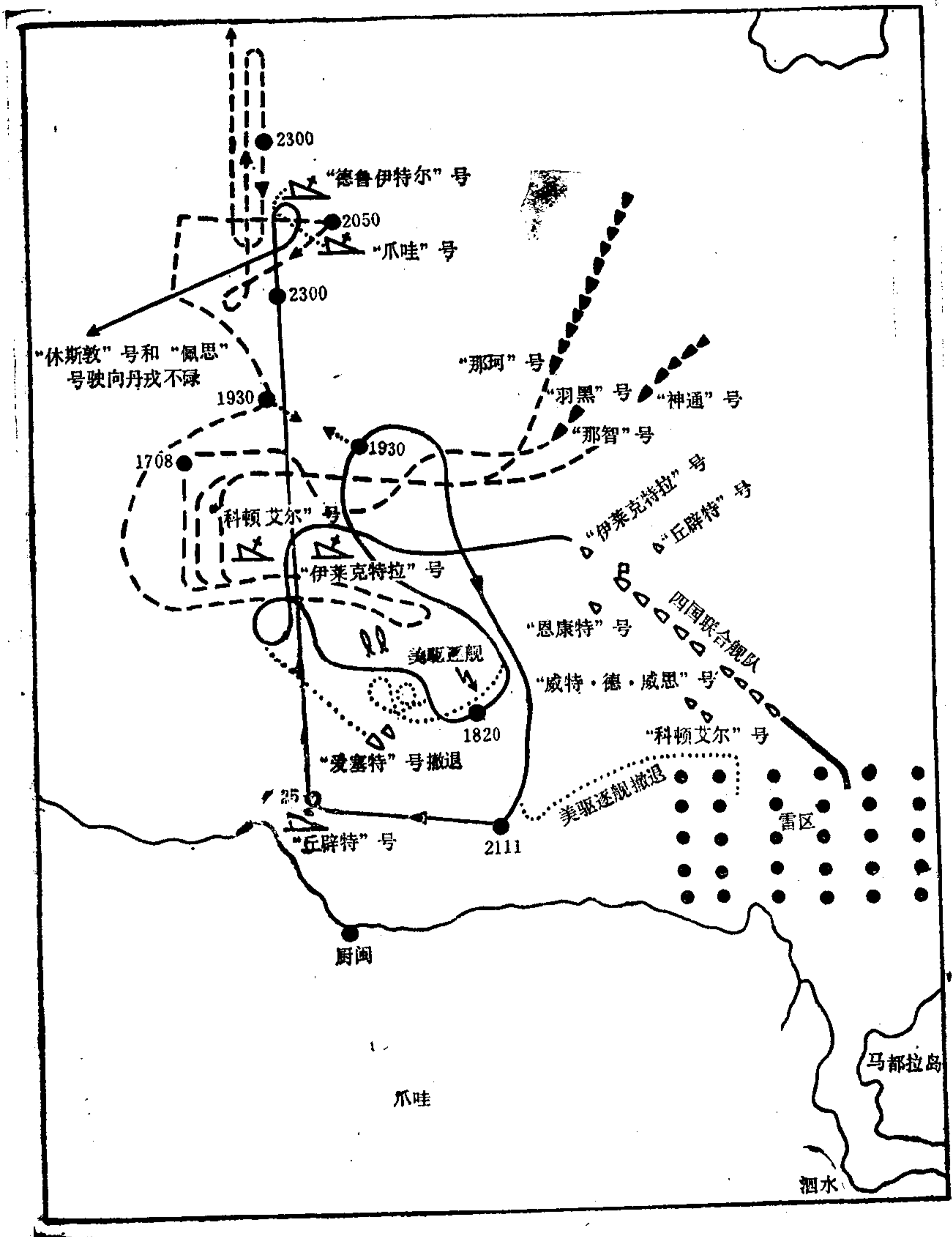


图 36 爪哇海海战(1942年2月27—28日)

战，别无其他选择。

杜尔曼将军率领的巡洋舰部队以单纵队前进，旗舰“德鲁伊特尔”号为前舰，英舰“埃克塞特”号、美舰“休斯敦”号、澳舰“佩思”号和荷舰“爪哇”号依次跟进。3艘英国驱逐舰、2艘荷兰驱逐舰和4艘美国驱逐舰分别在巡洋舰部队的前方、左翼和后方担任警戒。30分钟后，杜尔曼将军发现右前方有两个日军舰艇编队正从自己编队的前方横穿过去向西南方向航行，其中一个编队由1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组成，以轻巡洋舰为前导舰；另一个编队由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及若干艘驱逐舰组成。舰炮从25600米(28000码)的距离开始射击，但轻巡洋舰的大炮却没有这么大的射程。日军虽用飞机观测弹着，但起初并未击中对方。后来，一发203毫米(8英寸)炮弹击中“埃克塞特”号，该舰速度减慢，只好退出队列。在“埃克塞特”号后面跟进的3艘军舰以为杜尔曼下令改变航向，则自行左转。结果，盟军编队的队形大乱，有的军舰竟使自己的舰舷对着日舰发射的鱼雷。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除一艘荷兰驱逐舰被鱼雷击中，船体折断沉没外，其余舰只安全退出战斗。当日舰前来追击时，负责掩护“埃克塞特”号军舰的英国驱逐舰被炮火击沉。其他几艘巡洋舰在美国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的掩护下，重新编队，甩掉了敌人。

即将天黑时，盟军的突击编队前去袭击日军的运输船只，但又中途返航，21时许向泗水方向前进。几艘美国驱逐舰，因鱼雷发射一空，燃料所剩无几，则返航回港。当时在港内停泊的还有“埃克塞特”号重巡洋舰和一艘荷兰驱逐舰。

盟军突击编队的其余兵力沿爪哇海岸向西航进时，一艘英国驱逐舰因爆炸而沉没(可能是触雷，因为当天下午荷军在该地布了水雷，还未来得及通知杜尔曼将军)。盟军的突击编队则转向，朝北航进，从荷兰驱逐舰被击沉的海面通过，并派最后一艘驱逐舰去打捞幸存的落水舰员。尔后，杜尔曼将军率领尚存的4艘巡

洋舰继续向北航进，23时与日军的掩护部队再次遭遇。炮战20分钟后，日舰发射鱼雷，命中“德鲁伊特尔”号和“爪哇”号。杜尔曼司令在其旗舰“德鲁伊特尔”号被击沉后，命令仅存的“休斯敦”号和“佩思”号两艘巡洋舰退至丹戎不碌港(雅加达湾内)。次日中午稍过，两舰安抵该港。

撤离爪哇

经过上述海战，残存的盟军舰只分别驻泊在泗水和丹戎不碌，而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所分割。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撤离爪哇海。因为日本舰队已经控制了爪哇海的各个出口。只有4艘美国驱逐舰得以逃走。28日夜，这4艘驱逐舰离开泗水港，悄悄通过巴厘海峡，与日本驱逐舰交战片刻后，便驶往澳大利亚。英国的“埃克塞特”号巡洋舰因吃水过大，不能与这些驱逐舰同行，则决定西进，拟经巽他海峡撤离。途中，“埃克塞特”号及为其护航的两艘驱逐舰均被日军击沉。28日傍晚，美国巡洋舰“休斯敦”号、澳大利亚巡洋舰“佩思”号和1艘荷兰驱逐舰，驶离丹戎不碌港。23时许，该编队即将到达巽他海峡时，与日军登陆部队遭遇。但日军编有重巡洋舰的支援部队迅即赶到，仅有两艘巡洋舰的盟军编队，在30分钟的激战中，虽然首先击沉4艘日军运输船，可是最后自己也被击沉。

盟军驻泊在爪哇南海岸芝拉扎的几艘军舰，根据赫尔弗里希将军的命令，于3月1日撤离。包括美国2艘驱逐舰和1艘炮舰在内的这支盟军编队，在爪哇以南海域遭到南云航空母舰、战列舰部队的截击，但其中的大部分舰只终于驶抵澳大利亚。

日军于2月28日夜在爪哇开始登陆，迅速攻占雅加达和泗水。到3月9日，已占领全岛。由此可见，四国联军是为争取时间而投入战斗的。可是损失严重，收效甚微。然而只有在逆境中，才能

显示出人的品德，才能表现出海军的真正素质。在美国海军史上，亚洲舰队与占绝对优势的日本舰队英勇奋战的业绩，是最光辉的了。

保护太平洋的交通线

在四国联军的舰队以自我牺牲的巨大代价所赢得的这段时间里，其他地区的盟军部队正在加强防御，以保障美国决心确保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为此，必须使美国至澳大利亚之间的几个重要基地得到加强，还要加强澳大利亚军队的建设，2月初，美国海军中将赫伯特·利里到达澳大利亚，以指挥澳、新(澳大利亚、新西兰)部队。这支部队是当四国联军部队面临厄运时，由美英联合参谋部提议组建。3月17日，麦克阿瑟到达达尔文；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请求，任命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因为这是美国的战略分担区。麦克阿瑟虽制定了收复菲律宾的计划，但在当时，他还是一位光杆司令。

美国虽然属于守势，但其战略却不是消极被动的。正如金将军所说，美国的方针是“该守则守，能攻就攻”。对敌人的袭击这时只能由潜艇和航空母舰来实施。珍珠港被袭后不久，“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奉命从大西洋开到太平洋。这样一来，美国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增加到4艘。但是，1月11日，“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在瓦胡岛西南500海里处遭到日本潜艇的鱼雷攻击。该舰虽靠自身的力量返回港口，但在5月的关键时节，却因修理而未能参加作战。

对于盟军来说，幸运的是，这个时期日军没有充分发挥航空母舰的作用。南云部队袭击珍珠港返回本土后，就被派去支援南方作战。日军为了掩护进攻正面的左翼，于1941年12月初，占领了英属吉尔伯特群岛。第二年1月下半月，又派航空母舰部队前

往腊包尔方向支援1月23日的登陆作战，对新不列颠岛北端的腊包尔进行了不必要的航空火力准备。

这期间，珍珠港的美军首脑深感不安的是，担心日军从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对萨摩亚群岛采取行动。因此，向萨摩亚派出增援部队，并派两支航空母舰部队前去袭击日军基地。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2月1日空袭了吉尔伯特群岛北部的马金岛以及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岛和米利岛；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企业”号航空母舰编队继续深入，空袭了马绍尔群岛的跃特杰岛、马洛埃拉普岛和夸贾林岛。南云率领的航空母舰部队刚从腊包尔返回特鲁克（日军在加罗林群岛的主要基地），得知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的上述行动后，立即进行追击，但是一无所获。美军这次袭击对日军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夸贾林的惨重损失，使日本不得不考虑其自身的安全。为此，日军从南云部队中抽调出“翔鹤”号和“瑞鹤”号两艘航空母舰，在日军所控制的海域内进行防御性的巡逻任务。这样，日军这支最强大的突击部队就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牵制住了。

2月中旬，新加坡陷落时，美澳两国政府担心日军可能从腊包尔出师，进攻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因此，决定把威尔逊·布朗海军中将率领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编队临时编入利里指挥的澳新联合部队，前去袭击腊包尔。不料于2月20日，这支部队正向腊包尔接近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未能达成奇袭的目的。布朗将军只好取消了这次行动。

鉴于西南太平洋的形势危急，则决定对威克岛进行袭击，以牵制日军。哈尔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敢于承担艰险的任务，深受尼米兹的器重。2月24日，他指挥“企业”号航空母舰编队的舰载机袭击了威克岛，接着又袭击了离东京不到1000海里的南鸟岛。

在对南鸟岛进行袭击以前，盟国海军部队已经放弃了爪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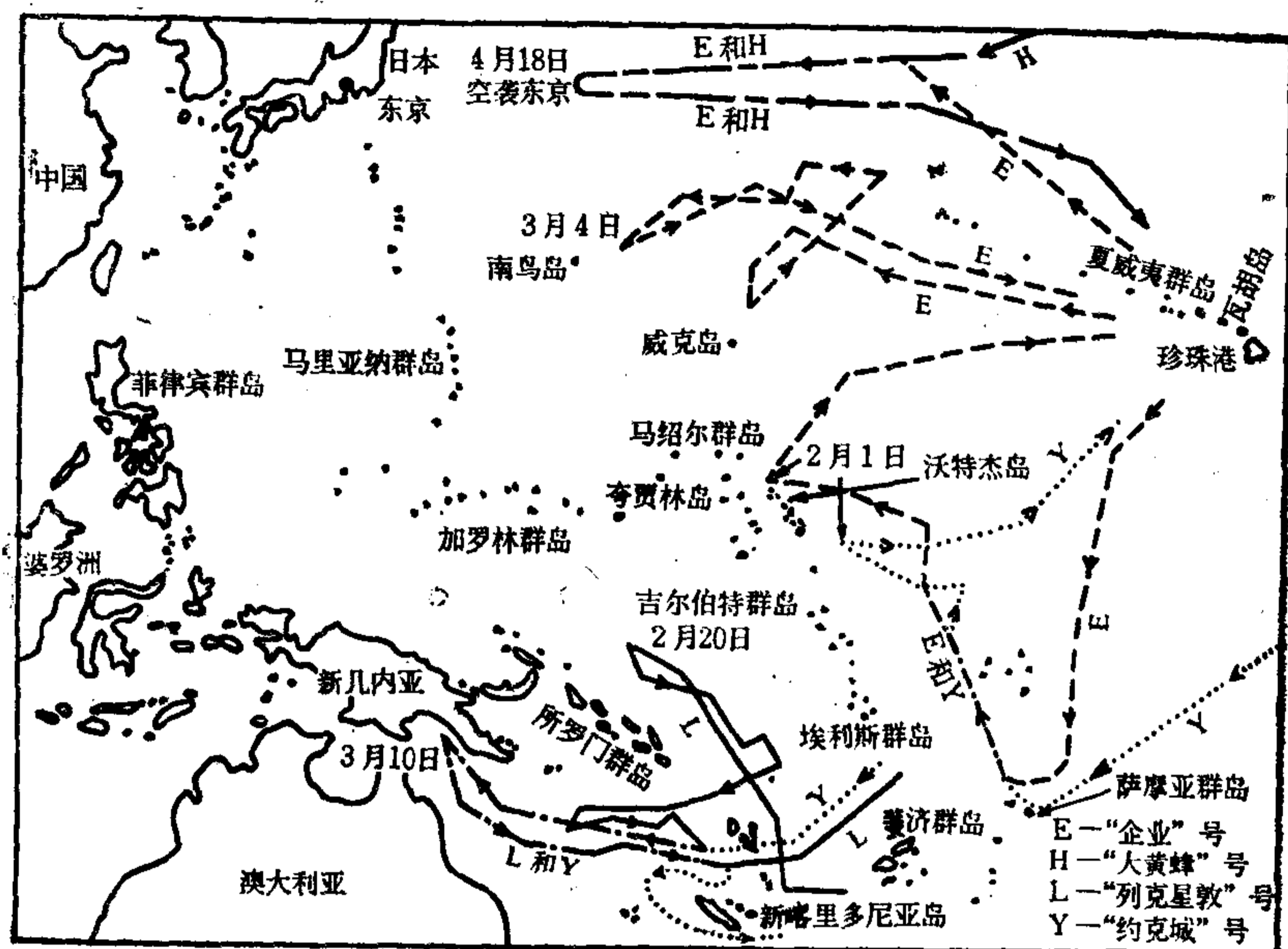


图 37 战争初期美航空母舰的空袭活动

盟军认为，日军轰炸莫尔兹比港等新几内亚军事要地以及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图拉吉港，预示它将向南或向东南继续进攻。为了阻止日军实现这一企图，盟军决定：由布朗将军指挥一支以“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特混编队，再次前去袭击日军正在加紧施工的腊包尔基地。然而，3月8日日军在新几内亚北部的莱城、萨拉莫阿登陆，布朗便把袭击目标改为上述两地。舰载机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面的海域起飞，越过欧文斯坦利山脉，成功地进行了奇袭，袭击了停泊中的日军舰船，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正当美军及澳新联合部队设法阻止日军向南和向东继续进攻时，英军在西面也面临同样的形势。1月中旬，日军从泰国出兵，开始入侵缅甸。到3月初，缅甸南部的军事要冲，首都仰光陷落，

英军处于从缅甸北部撤向印度的困难境地。3月下半月，为了掩护进攻正面的左翼，日军占领了安达曼群岛，对印度造成了威胁。接着，就派南云部队去袭击印度洋上的英军部队，以保障日本至缅甸的海上交通线畅通无阻。

3月底，原驻直布罗陀的H部队指挥官、英国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译注），接替菲利普斯司令的工作。他当时统辖的舰只有：“伊多麦达”号、“可畏”号、“竞技神”号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从数量上看，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兵力；其实却不然，这几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的有限，战列舰又都是老式的，而且航速较低。萨默维尔将军一上任，就接到敌情通报：日军将在4月1日前后进攻锡兰。他立即把部队集结在锡兰以南海域，连续搜索3天后，于4月2日向马尔代夫群岛的秘密基地驶去。

在此期间，南云部队已进入印度洋；实际上，它就是袭击珍珠港的那支航空母舰部队。4月5日，复活节这一天，南云部队的舰载机空袭了锡兰岛上的科伦坡英军基地；接着，又击沉美国重巡洋舰“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这两艘重巡洋舰是4月4日出海，前去与萨默维尔部队会合的。4天后，南云部队又袭击了英军在锡兰岛上的另一个基地亨可马里；当日下午，还在海上击沉英国“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及一艘为其担任护航的驱逐舰。在这两次战斗中，日军轻而易举地压制了英军航空兵的微弱抵抗，而自己的损失则是微不足道的。

与此同时，海军中将栗田健男率领6艘重巡洋舰和1艘轻巡洋舰进入孟加拉湾，袭击盟国的运输船只。在1942年4月的头9天里，日军的航空兵、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共击沉英国的军舰4艘和运输船只，计有135 000吨。

英军遭此沉重打击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印度洋。萨默维尔将军把4艘航速最慢的战列舰撤到东非一带，仅派“厌战”号战列

舰和2艘尚能使用的航空母舰负责保护印度和波斯湾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但是，人们甚为担心的是孟买并非久驻之地。因为已有迹象表明，日军即将进攻锡兰和印度。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美国采取某种行动，迫使日本航空母舰撤回太平洋。为此，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规定美国舰只与英国本土舰队协同作战，以保障向印度增派援兵。

英国提出把日本航空母舰牵制在太平洋的要求之后，美国航空母舰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其中最大胆的行动是哈尔西和杜利特于4月18日实施的对东京的空袭。这次空袭的兵力是新调来的“大黄蜂”号和“企业”号2艘航空母舰，并有若干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担任警戒，由哈尔西将军负责统一指挥。原定以16架陆军B-25重型轰炸机从距日本500海里以内的海域起飞，由志愿飞行员驾机空袭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等地后，飞越日本本土，在友好的中国机场着陆。然而，航空母舰在离日本本土650海里处，遇见一艘日本的雷达哨艇。该艇已经报告：发现美国舰队。美国陆军中校詹姆斯·杜利特的意见是，决不放弃这次空袭，从所在水域立即出击。当杜利特飞行队起飞时，波涛起伏，使“大黄蜂”号的舰艏时起时落，舰体前后颠簸厉害。这些飞行员以往虽没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过，但总算都顺利地驾驶负荷很重的飞机离开了军舰。

日军以零散火力进行了抗击，在日本上空美军没损失一架飞机。但是，飞抵中国上空已是夜间，有15架因迫降和飞行员弃机跳伞而损失。只有一架飞机在海参崴安全着陆，被俄国人扣留。离舰的80名飞行人员中，空袭后幸存的有71人。

空袭东京所造成的物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甚至知道此事的日本国民也为数不多。然而，日本的当权者们却对此感到十分不安。这次空袭对未来的战略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这次空袭给日方造成的损伤确实不大，但是，它给日美

双方带来的精神影响却是巨大的。它使日本当权者们大为震惊，而使美国人民消除了珍珠港被袭击所引起的沮丧和失败情绪，人们感到美国正在奋起反击。

日本战略决策

到1942年春，日本大约仅仅用了预定时间的一半就占领了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和马来亚，伤亡不过几千人。在这一时期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日军没有损失驱逐舰级以上的大型舰只。主要作战目标达成得如此迅速，致使日军对下一阶段战略都未来得及研究和确定。除须加强占领区的统治外，日军可能采取的战略有以下三种：第一，西进，攻占锡兰和印度；第二，南进，攻取澳大利亚；第三，东进，向夏威夷方向扩大胜利战果。前两种主张是军令部提出的，后一种主张是山本将军和联合舰队的参谋们所坚持的。但是，日本陆军早就垂涎于亚洲大陆和苏联，反对把大量兵力投入到前两种作战行动中去。因此，军令部则制定了一个谨慎的作战计划：从腊包尔发动攻势，夺取新几内亚岛东部，攻占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尔后，进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群岛和萨摩亚群岛，以便孤立澳大利亚。

军令部实施这项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是，3月初，在莱城和萨拉莫阿登陆；4月以前完成进攻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港的准备工作。但是，山本海军大将及其参谋们认为，只有歼灭美国的航空母舰，才能在太平洋上保障日本的安全。因而主张早日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以期诱歼美国的海军兵力。4月初，军令部勉强同意了山本的作战设想，但对中途岛作战的时间等项具体问题仍在进行商讨。杜利特空袭东京使人觉得，山本海军大将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大本营便根据军令部的建议，于5月5日下令：6月初实施中途岛作战。

两种主张妥协的结果，日军采用了两个方向同时并进的战略，使其兵力过于分散。其一是军令部用以孤立澳大利亚的作战，导致了珊瑚海海战，终于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其二是山本海军大将诱歼夏威夷舰队的作战，导致了中途岛海战。

珊瑚海海战

日军本来打算在3月份占领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港，后来由于美国的航空母舰部队进至西南太平洋，则将这一作战计划推迟到5月初实施。为此，派出南云部队的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与“瑞鹤”号以及联合舰队的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前来加强日本的第4舰队。

日军夺取莫尔兹比港的企图在于，占领这一基地既能保护腊包尔以及新几内亚的己方军事要地，又可使澳大利亚北部的对方航空基地不能发挥作用，这样，日军进攻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群岛及萨摩亚群岛时翼侧就有了保障。同时，日军还想进占图拉吉港，因为占领该地便可切断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水道。在此地建起水上飞机基地，既可掩护莫尔兹比作战的翼侧，又可为尔后向东南方向前进提供支援。盟军固守莫尔兹比港，不仅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作为将来反攻的跳板也是不可缺少的。

日军的作战计划是，以12000吨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为主组成的海上掩护部队，首先支援图拉吉港的登陆作战，尔后转而西进，前去支援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部队。后者预定从腊包尔出发，经约马德水道，绕过新几内亚岛东端，驶往莫尔兹比港。日军除对上述两地的登陆战组织直接掩护外，还以航空母舰“翔鹤”号与“瑞鹤”号为主力组成突击部队，从特鲁克南下，前去截击美军企

图阻止登陆的任何部队。与此同时，还派岸基航空兵担任侦察和支援任务。这样，就有6支兵力分别参加上述两地的作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常常采用这种复杂的兵力部署，这已成为日军特有的一种战法。以往，它用这种战法对付组织涣散的劣势之敌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如果不能密切配合，互相支援，这种战法就不符合集中用兵的原则。日军每当忽视这两个重要条件时，都要遭到厄运。

日军在珊瑚海的协同作战，要求实施统一指挥。第4舰队司令井上成美海军中将从腊包尔指挥包括岸基航空兵在内的所有兵力。盟军的指挥却不象日军这样统一。尽管战斗发生在麦克阿瑟将军管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但是有关舰队的各种行动均须置于尼米兹将军的战略指挥之下。结果，盟军的岸基航空兵和海军部队指挥不一，协同不力。

自珍珠港被袭击以来，美军由于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能够得到有关日军作战计划方面的详细可靠情报，居于极其有利的地位。然而，要集结足够的兵力来对付日军对莫尔兹比港的威胁并不那么容易。“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1月份被鱼雷击伤，仍在普吉特海峡(美国西海岸西雅图附近，这里有一座海军工厂——译注)进行修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空袭东京后，4月25日前还未回到珍珠港。这两艘军舰虽然正在尽速返航，但难以如期赶到珊瑚海。能够立即参战的部队只有临时去南太平洋作战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弗莱彻将军指挥)和刚从珍珠港返回前线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编队(海军少将奥布里·菲奇指挥)。另外，美国重巡洋舰“芝加哥”号从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赶来，英国海军少将J.C.克雷斯率领两艘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霍巴特”号也从澳大利亚赶来参战。由于历次胜利来得轻而易举，日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只用一支航空母舰编队就足以保障这次进攻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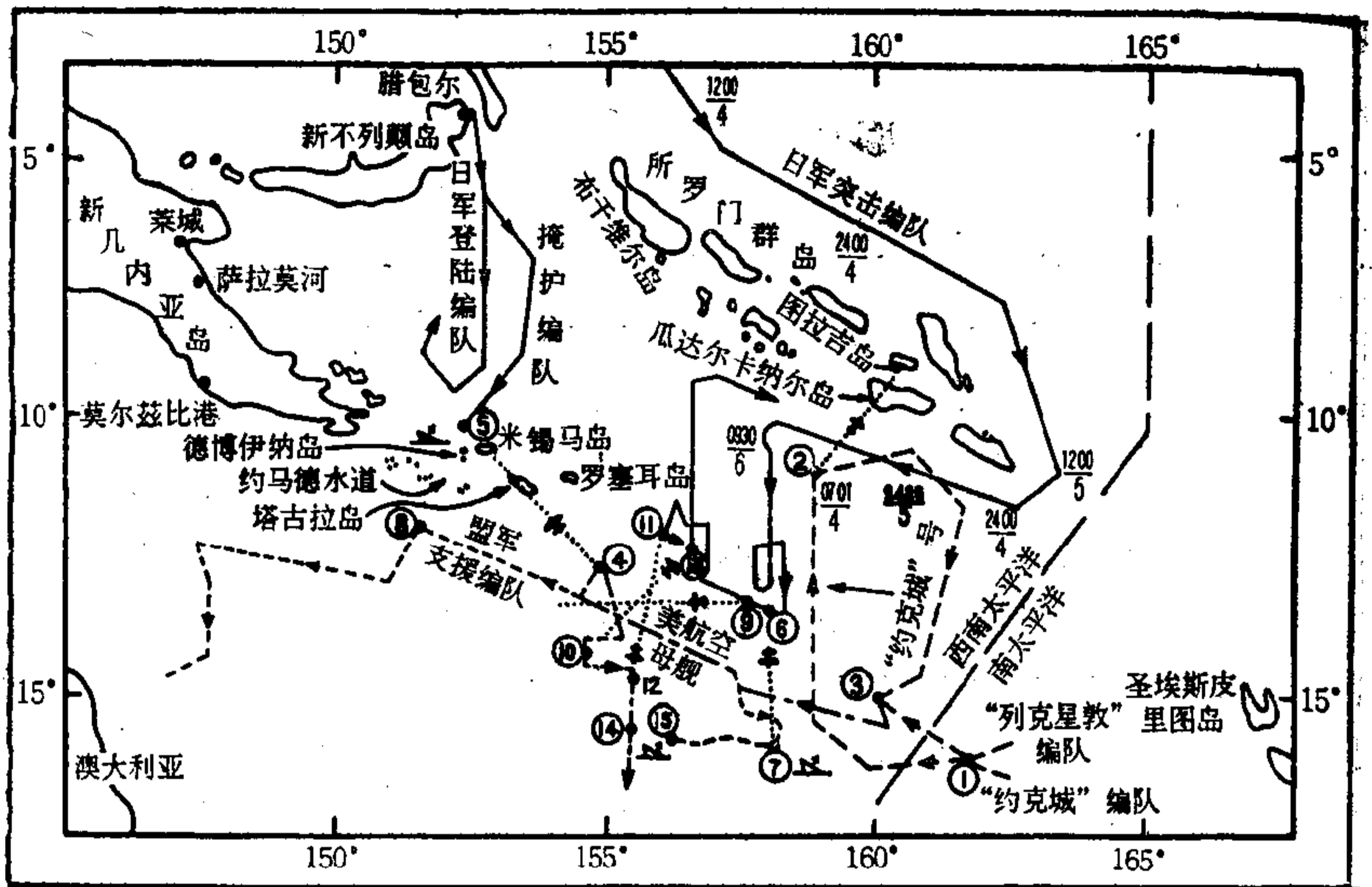


图 38 珊瑚海海战 (1942 年 5 月 4 日 - 8 日)

- ①——5 月 1 日 6 时 23 分, “约克城”号与“列克星敦”号会合;
- ②——5 月 4 日 7 时 01 分, “约克城”号袭击图拉吉的机群起飞;
- ③——5 月 5 日 8 时 16 分, “约克城”号又与“列克星敦”号会合;
- ④——5 月 7 日 10 时 0 分, 突击机群起飞; ⑤——5 月 7 日 11 时 50 分, “翔风”号沉没; ⑥——5 月 7 日 8 时 15 分, 日军袭击“尼奥尚”号和“西姆斯”号的机群起飞; ⑦——5 月 7 日 12 时 30 分, “西斯姆”号沉没; ⑧——5 月 7 日 14 时 25 分, 日军袭击盟军支援编队;
- ⑨——5 月 7 日 16 时 15 分, 日机起飞进行夜袭; ⑩——5 月 8 日 9 时 0 分, 美航空母舰突击机群起飞; ⑪——5 月 8 日 9 时 15 分, 日航空母舰突击机群起飞; ⑫——5 月 8 日 11 时 18 分, 美航空母舰遭到袭击; ⑬——5 月 8 日 10 时 58 分, 日航空母舰遭到袭击;
- ⑭——5 月 8 日 19 时 56 分, “列克星敦”号沉没; ⑮——5 月 11 日 15 时 50 分, “亨利”号驱逐舰将“尼奥尚”号击沉。

由弗莱彻统一指挥的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于 5 月 1 日在珊瑚海东南海域集结。两天后, 弗莱彻将军得知日军已在图拉吉登陆。于是他留下“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编队补充燃料, 率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北上。4 日对图拉吉一带进行多次空袭, 击沉数

艘日军小型舰艇。尔后返航南下，5月6日，弗莱彻把这两支航空母舰编队编在一起，并以巡洋舰和驱逐舰为两艘航空母舰组成环形警戒幕，由他直接掌握，统一行动。菲奇将军在指挥航空母舰作战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由他担任航空作战的战术指挥。

弗莱彻将军把兵力集结起来，正适逢战机。就在这时，日本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在警戒舰只的护航下，绕过所罗门群岛东南端进入珊瑚海。日军突击部队由海军中将高木武雄指挥，航空母舰编队由海军少将原忠一指指挥。绕过所罗门群岛的高木部队，企图以一种钳形运动来捕捉美国的航空母舰，日军几乎得逞。6日夜，日军部队正向补给燃料的美军部队迅速接近时，高木将军下令返航，实际上这时离美军已不到70海里。

5月7日拂晓，美军特混编队在新几内亚岛东端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海域航行，航向西北。将近7时，弗莱彻将军命令克雷海军少将指挥的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向西北方向搜索前进，同时，命令航空母舰编队向北航进。弗莱彻不顾美国航空母舰当天就有可能受到袭击的危险，断然派出克雷编队去截击日军经过约马德水道进攻莫尔兹比港的登陆部队。然而，这样一来，既减少了弗莱彻航空母舰编队的对海警戒兵力，也削弱了本来就薄弱的对空警戒兵力。

在此以前，高木和弗莱彻都不知道对方就在该海域活动。虽然弗莱彻将军根据情报得知日军有3艘航空母舰参加这次作战，并派出飞机进行搜索，但因东北方的天气恶劣，没能发现该海域的两艘日军重巡洋舰。高木将军一直依赖岸基飞机进行搜索，虽曾一度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编队，但后来失掉目标，没再提供任何情报。

然而，西北方天气晴朗。7日晨，担任该方向侦察任务的美国侦察机开始报告敌情。8时15分，一飞行员报告：在米西马岛以北不远的海面发现航空母舰2艘和重巡洋舰4艘。于是，弗

莱彻命令2艘航空母舰上的突击机群出动。93架飞机在侦察机返航之前就已出击。据后来查明，由于密码译错，上述情报失实。侦察机的报告本来是：发现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2艘。

弗莱彻判断，既然发现了日军登陆部队，附近必有更适于攻击的目标，便断然决定实施攻击。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于10时20分得到了证实。据报告，就在突击机群前去攻击的目标东南35海里处，发现一艘日军航空母舰及数艘其他舰只。该突击机群若少许修正一下航向，就能发现这个新的目标。

11时许，突击机群开始突击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首次突击就有13颗炸弹和7条鱼雷命中目标，使“祥凤”号转眼间沉入海底。第一波突击机群着舰后，弗莱彻决定，在发现另外两艘日军航空母舰之前，第二波突击群暂不出动。另外，弗莱彻判断，日军已知美国航空母舰的位置，他所率领的航空母舰部队可能即将遭到袭击。

可是，5月7日这一天，弗莱彻编队并未受到日军的袭击。因为日军的侦察情报一错再错，直到当天傍晚也未查明敌情。7日9时前，坐阵腊包尔指挥作战的井上将军接到所谓发现两支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的情报。其实，一个是弗莱彻的航空母舰编队，而另一个则是克雷斯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后者在前者西面45海里处）。接着，又收到来自图拉吉的情报，获悉在珊瑚海东部还有1艘美国航空母舰。实际上这是“尼奥肖”号油船。这艘油船是6日晚离开弗莱彻本队，正在“西姆斯”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开往会合海域。

9时50分，日海军飞机从腊包尔起飞，前去攻击最西面的一支美军编队。日军飞行员返航后报告，击沉战列舰和巡洋舰各1艘。实际上，无论是日军飞机，还是从澳大利亚基地起飞的美军B-26飞机（误击美舰），都未使克雷斯的本队受到任何损失。

将“尼奥肖”号油船误认为1艘航空母舰，这对日军的作战影响甚大。因为原将军得此情报后，立即对那艘不幸的油船及其护航

舰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西姆斯”号驱逐舰中 3 颗炸弹，大部分舰员和军舰一起葬身海底。“尼奥肖”号油船虽中 7 颗炸弹，但未沉没，至第 5 天时全部船员被其他军舰救走。

这一错误的袭击，使日军陷入危险的境地。原将军不顾即将天黑，决心在美航空母舰再次袭击日登陆部队之前将其击沉。他挑选出擅长夜战的飞行员，驾驶 27 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于 16 时 15 分向预想的美国航空母舰所在方向飞去。

日军的这一冒险很不值得。日军飞机实际上是从弗莱彻编队的附近飞过的，但因天气不良和能见度较低而没有发现目标。美军已升空的战斗机，在雷达引导下，对这批日机进行截击，并击落 9 架。一小时后，几架返航的日机竟把美国的航空母舰误认为己方航空母舰。这时，美机正在“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空盘旋，准备着舰。日机刚要加入美机的队列时，就被高射炮击落一架，其他日机逃跑。“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的雷达发现，有飞机在东面约 30 海里处进行盘旋飞行，准备着舰。这说明日本航空母舰就在附近。这次出击的日机中，10 架被击落，另 11 架着舰时堕入大海。原将军派出的 27 架飞机只有 6 架安全返航。

据这些返航的飞行员报告：美航空母舰就在附近，相距不过 50—60 海里。于是，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已知道了对方的大概位置，并曾审慎地考虑过以水面舰艇实施夜间攻击，但都没有付诸实施，这是因为交战就近在咫尺，双方都怕削弱自己的警戒兵力。这样，珊瑚海海战的主要战斗就延到第二天进行。其实，日美两军之间的距离，比双方指挥官的估计要大一些。据战后调查，两军的距离将近 100 海里。

5 月 8 日战斗

迄今为止，日美两军同在珊瑚海行动达两天之久，而且有两

次接近到100海里以内，但未直接交火。5月7日晚，双方指挥官都感到敌人就在眼前，种种迹象表明，第二天必将进行决战。夜间，弗莱彻指挥其编队首先向南，尔后向西进行规避；与此同时，高木部队则向北航进。对两军的指挥官来说，胜负取决于8日晨能否先于敌人查明对方的位置。双方都在凌晨派出侦察机进行搜索，8时刚过，双方侦察机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

5月8日的战斗是在旗鼓相当的条件下去进行的。双方各有航空母舰2艘，菲奇将军有飞机121架，原将军有122架。美军在轰炸机方面占优势，日军则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占优势。日军的飞行员实战经验丰富，其鱼雷的性能较好。日军还在其他方面占优势。例如，弗莱彻编队彻夜向南航行，离开了风雨交加的海面，8日已进入天朗气清的海域。而日军仍在风雨交加的海域活动，云笼雾罩，难被发现。这次海战实际上是双方航空母舰编队同时发起的一场战斗。9时至9时25分，美航空母舰的突击机群先后出击。“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第一批起飞的飞机为39架：2架战斗机掩护24架俯冲轰炸机，4架战斗机掩护9架鱼雷机。10时30分许，俯冲轰炸机群发现日本航空母舰。后者以疏开队形航进，并有警戒舰只护航。就在飞行员们借助云层的掩护等待鱼雷机到来的时候，“瑞鹤”号航空母舰已消失在暴风雨之中。于是，“翔鹤”号成了美机的唯一攻击目标。

当鱼雷机接敌时，轰炸机已开始俯冲。两者协同密切，但战果甚微。美国的鱼雷航速较低，容易规避，倒是俯冲轰炸机击中“翔鹤”号两颗炸弹。“列克星敦”号的突击机群比“约克城”号的晚出动10分钟，其中有22架俯冲轰炸机未能发现目标，只有11架鱼雷机和4架侦察轰炸机发现了日军。美军的鱼雷还是没有击中，仍是轰炸机对已中两颗炸弹的“翔鹤”号再投中一颗炸弹。这三颗炸弹就使“翔鹤”号失去了作战能力。由于该舰飞行甲板损坏，已不能收容飞机，高木则令其返回特鲁克。

几乎在美军飞机起飞的同时，日军也有 70 架攻击机和 20 架战斗机离舰。这些日机离美舰还有 70 海里时，就被美军雷达发现。但是在双方攻击之前，美军只有 3 架战斗机得以拦截敌机。日军飞机在距美舰 20 海里外，尚未受到美机截击时，就分成三个机群，其中两个是鱼雷机群，一个是轰炸机群。

美军的两艘航空母舰，同在一个环形警戒序列之中。规避运动逐渐使两艘之间的距离加大，警戒舰只也随之一分为二，削弱了警戒，这显然是对日军有利的。

最先遭到攻击的“约克城”号成功地避开了敌机发射的鱼雷，但被击中一颗炸弹。然而，该舰的战斗能力并没受到多大削弱。比“约克城”号吨位大但机动性能差些的“列克星敦”号在敌鱼雷机同时从舰艏两舷“夹击”下，遭到重创。由于在舷击中两条鱼雷，三个锅炉舱进水。与此同时，又被击中两颗炸弹，但这两颗炸弹没有造成多大损伤。该舰中雷引起舰体倾斜，调整重油后，恢复了平衡。该舰的主机没有受损伤，航速仍可达到 24 节。对完成攻击任务后返航的飞行员来说，母舰依然完好无损。

美军开始回收返航的飞机时，认为已经赢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两艘航空母舰均未受到致命的损伤。与此相反，日本航空母舰“翔鹤”号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瑞鹤”号无法容纳全部飞机，只好把许多飞机抛入大海。原将军能用于尔后作战的飞机仅有 9 架，而菲奇将军尚有 37 架攻击机和 12 架战斗机可以作战。

弗莱彻和菲奇两位将军尽管知道美军处于有利地位，但却未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因为“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 12 时 47 分发生爆炸。这是发电机爆出的火花迸到从破裂油管里漏出的汽油上所引起的。起初，看来不会造成多大危险，“列克星敦”号继续收容飞机。但到 14 时 45 分，发生了更严重的爆炸。火势迅速蔓延而无法控制，只好呼救。虽然“约克城”号收容了在空中的“列克星敦”号的飞机，却未来得及转移已经降落在“列克星敦”号的飞

机，舰上烈火熊熊，舰体频频剧烈震动，全体舰员只好离舰了。全体舰员奉命离舰后，派驱逐舰前去把“列克星敦”号击沉。驱逐舰发射了5条鱼雷，使这艘航空母舰于19时56分消失在波涛之中。

据返航的日军飞行员报告，已击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原将军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并将此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这种夸大战果的主观臆断，使高木将军决定让受伤的“翔鹤”号航空母舰返回特鲁克，也促使井上将军决定让整个突击部队撤离战场。虽然已经击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但井上将军仍然认为必须推迟实施莫尔兹比港的登陆作战。显然，他已感到难以保护登陆部队不受盟军岸基飞机的攻击。

联合舰队山本司令长官不同意突击部队撤离战场，5月8日24时取消井上的命令，令其突击部队前去全歼美军的残余部队。于是，高木编队改变航向，向南、向东搜索前进。但是，这时弗莱彻的编队远远离去，日军已经追赶不上了。

结 语

这样一来，这场航空母舰之间的第一次海战，就以日军坚守战场，美军撤出战斗而告终。在这场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海战中，双方舰队都是在对方视距之外进行交战的。

从战术上看，在珊瑚海海战中日军略胜一筹。虽然日军飞机远比美军损失的多，日军人员的伤亡也比美军多一倍，但是，以沉没30000吨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与沉没12000吨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相比，美军的损失大大超过了日军。日军在图拉吉被击沉驱逐舰及小型舰艇的损失，不比美军被击沉“尼奥肖”号油船及“西姆斯”号驱逐舰的损失大。不过从战略上看，则是美国赢得了胜利。开战以来，日军的武力扩张，第一次遭到遏制；进攻莫尔兹比港的登陆输送队，也不得不在中途返航。这次海战还有其

他方面的重要影响，如在珊瑚海海战期间哥黎希律岛于5月6日失陷，使美国人民感到沮丧；这次海战在战略上取胜，使这种情绪有所好转。更为重要的是，被击伤的“翔鹤”号航空母舰需要修理，损伤惨重的“瑞鹤”号航空队需要重建，因而这两艘航空母舰均不能参加尔后的中途岛海战。这两艘航空母舰如能参加中途岛海战，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战役

如上所述，1942年5月5日，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下达命令：6月实施中途岛作战。

日军在下达这一命令的前一天，“约克城”号的舰载机空袭了图拉吉岛，但这一战略行动与珊瑚海海战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珊瑚海海战也未使日本对其作战计划进行任何修改。

虽然山本的参谋们谨慎地判断：在中途岛海域可能有2至3艘美国航空母舰，但是在他们看来，更可能连一艘也没有。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美国的“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两艘航空母舰已被击沉。在珊瑚海海战结束若干天后，他们还发现哈尔西指挥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仍在南太平洋活动。日军认为，美国航空母舰不在中太平洋，虽然对夺取中途岛有利，但是歼灭美国海军残存兵力的目标却不能实现。

日军作战计划

日军的作战计划相当庞大。联合舰队在山本司令长官的直接指挥下倾巢出动，活动于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广大海域。日军的一支航空母舰编队拟于6月3日对阿留申群岛进行袭击；尔后，派遣登陆兵在阿达克岛、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登陆。夺取上述岛屿的战斗拟在进攻中途岛的前一天实施，其目的之一是牵制美军。这种作法虽然未必来得及引开美军的部队，但是至少可以迷惑美军的作战指挥。

日军另一支更为庞大的航空母舰编队，拟于6月4日拂晓从西北方向接近目标，对中途岛进行轰炸，摧毁岛上的飞机，削弱岛上的防御力量，以支援登陆作战，然后，登陆编队于6月5日从西南方向接近中途岛。遣送约5000人的登陆兵，就可把中途岛变为日军的基地。

日军认为，美军再缺乏战斗意志，也不会不奋起保卫中途岛，中途岛一旦失守，美军必将力争夺回。美国舰队若自珍珠港出击，势必穿过日军配置在珍珠港西面或北面的潜艇警戒线。美国舰队通过日本潜艇警戒线时，可能受到一定损失。此外，还可使山本海军大将预先得到可靠情报。这样，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就可袭击美国舰队，并切断其撤向珍珠港的退路。这时，一直在西北方向按兵不动的山本主力部队，便可急趋战场，力求彻底歼敌。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作战目的即可全部达到，可在美国舰队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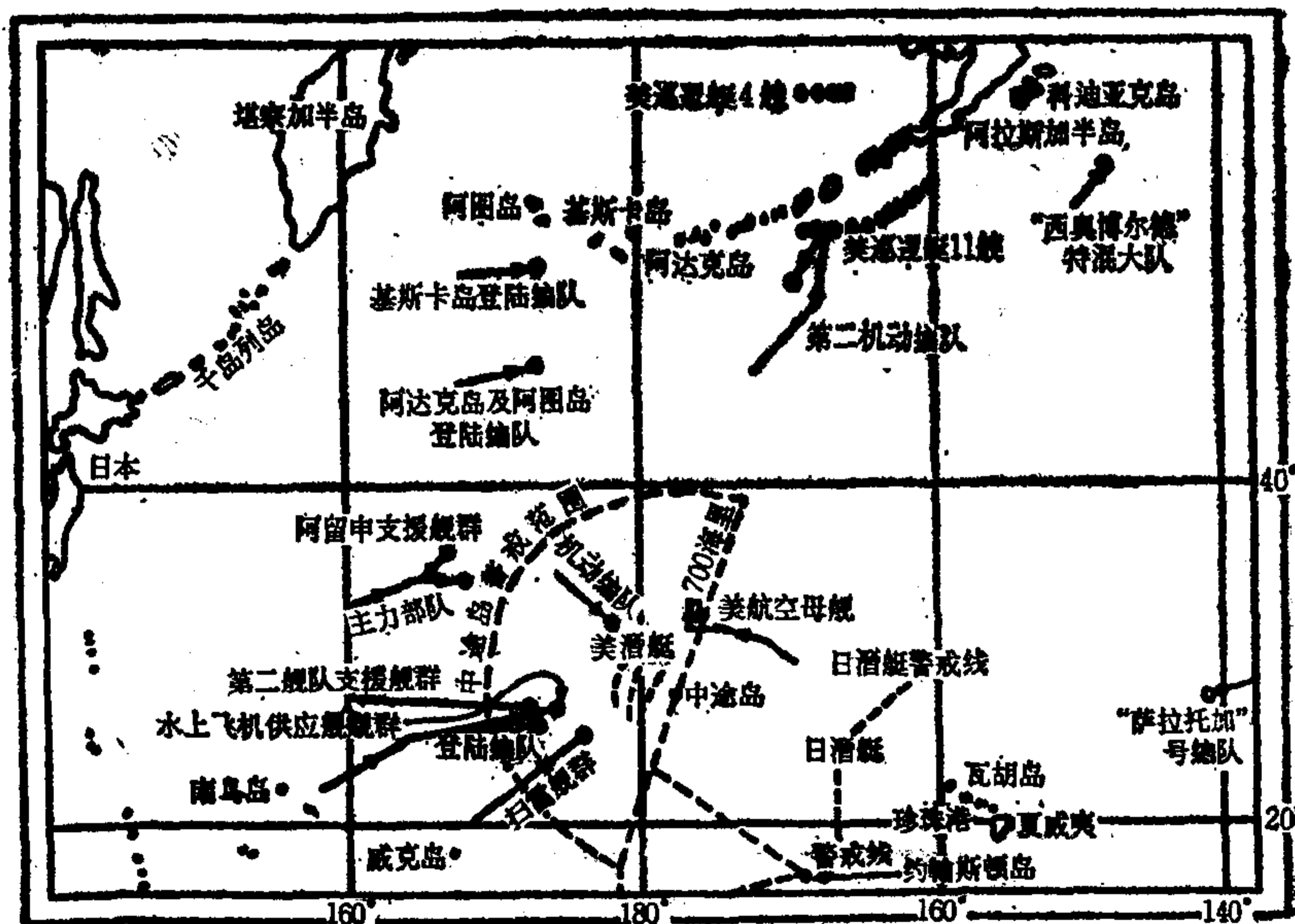


图 39 6月4日0时美日双方部队的位置

新建舰只增援之前就将其歼灭。日本暂且尚无占领珍珠港的计划，但在吃掉美国舰队之后，是有充分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的。

如将上述作战计划同珊瑚海海战的作战计划作一比较，就可看出日军的战略思想是墨守成规的：这次中途岛作战仍企图达到两个目的，部队编成也很复杂，还是采用夹击或包抄的战术。

仔细研究一下日本舰队的编成，就会发现其兵力部署极其复杂。进攻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任务由细萱戎四郎海军中将率领的北方部队担负。该部队除补给舰群以外，还编有三个主要舰群。一个是角田觉治海军少将率领的第二机动编队（由“龙骧”号、“隼鹰”号航空母舰以及2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油船组成）。另两个是阿达克岛、阿图岛登陆编队以及基斯卡岛登陆编队，它们是独立进行战斗任务的。

曾经袭击过珍珠港、达尔文港及锡兰的南云海军中将率领的航空母舰部队，这次充当进攻中途岛的机动编队。这支机动编队的“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4艘航空母舰为主力，由2艘高速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担任护航，并有油船随队航行。这里顺便交代一句，“翔鹤”号和“瑞鹤”号两艘航空母舰留在日本，因为其中有一艘已经受伤，需要修理。这两艘航空母舰珊瑚海海战中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都还没有得到补充而未能参战。

日军主力部队在机动编队西面偏南的海域待机。其兵力编成如下：山本旗舰“大和”号*等战列舰7艘、“凤翔”号轻型航空母舰1

* “大和”号及其姊妹舰“武藏”号（排水量均64000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列舰。主炮9门，口径为460毫米，炮弹重达1452公斤，比406毫米火炮的炮弹约重0.5倍。一座3联装主炮塔的重量，相当于大型驱逐舰的重量。两舷的装甲厚度超过406毫米。它的另一艘姊妹舰于1940年初在横须贺海军工厂动工，但中途岛海战后，改装成“信浓”号航空母舰。第四艘姊妹舰的建造计划后来取消。“大和”号于1941年12月竣工，“武藏”号于1942年7月竣工。

艘、搭载袖珍潜艇的水上飞机母舰 2 艘、轻巡洋舰 3 艘和驱逐舰 20 艘。但于 6 月 3 日，又从这支主力部队中抽出 4 艘战列舰和 2 艘巡洋舰组成“阿留申支援舰群”，向北开去。

可以认为，阿留申支援舰群北上是为了在进攻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的两支部队之间待机，以便对两方面的作战都可以进行支援。

中途岛登陆编队由参加过进攻菲律宾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第二舰队司令近藤倍竹海军中将指挥，下辖 5 个舰群：① 12 艘运输船，由 1 艘巡洋舰、10 艘驱逐舰、3 艘巡逻艇担任警戒；② 直接支援舰群，由 4 艘重巡洋舰和 2 艘驱逐舰组成，负责掩护登陆输送队和支援上陆战斗；③ 近藤海军中将直接掌握的第二舰队支援舰群，以便必要时给登陆兵力以支援，编有 2 艘战列舰、“瑞凤”号轻型航空母舰、4 艘重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④ 水上飞机供应舰群，准备在中途岛西北的库雷岛建立基地；⑤ 扫雷舰群，为登陆输送队清扫航路。上述 5 个舰群都在不同程度上独立进行作战任务。第二舰队支援舰群位于运输船北或西北 50 余海里的海域，而直接支援舰群则位于运输船的东北约 75 海里的海域。

日军和往常一样，还派一支由潜艇组成的先遣部队，在联合舰队的前方搜索前进。其中 1 艘提前出发，对中途岛进行了侦察。在此期间，有 4 艘部署在阿留申群岛海域，2 艘部署在西雅图海域。在此部署中最为重要的是，为控制珍珠港而设立的两条潜艇警戒线：一条配置 4 艘潜艇，位于瓦胡岛以西约 500 海里处；另一条配置 7 艘潜艇，这条警戒线与珍珠港至中途岛的航线成直角。上述潜艇必须于 6 月 1 日前进入阵位。

如此庞大的舰队究竟为什么未能完成任务呢？毋庸置疑，美军知道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是个决定因素。然而，尽管事先已掌握了充分情报，尼米兹还是很不容易才集结了 3 艘航空母舰赶赴战场。如果没有掌握敌情，就很难设想尼米兹会这么干。因此，

有些人说，日军此战受挫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出奇制胜。

奇袭问题，无论在海军作战还是在陆军作战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凡能够实施奇袭的，都应予以奇袭。劣势军队往往除以奇袭达到作战目的外，别无他途。然而，日本舰队在拟制这一大规模作战计划时，在无需奇袭的情况下依靠奇袭取胜，这就失算了。尽管美军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如果日本舰队集中用兵的话，不管美军多么走运和有多大能耐，也难以凭着3艘航空母舰战胜和击退日军的8艘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以及大量的支援舰船。6月3日，日军袭击荷兰港的当天，双方在中途岛海域也开始接触。这时，日军竟有10多个水面舰群，分散活动于北太平洋及中太平洋的各海域。

所谓集中，并不是非把全部兵力集中于一个舰群不可。那么，日军的失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日军的战役目的就不专一。如将派到阿留申方面的2艘航空母舰用于中太平洋，就足以形成决定性的因素。中途岛作战一旦成功，日军便可轻而易举地占领阿留申群岛；而中途岛作战一经失败，也就失去了阿留申作战的意义。

仅就中途岛海域来看，日军确有某些便于集中的因素。日军部队集中活动在日方认为是战略中心的中途岛附近海域，并由山本统一指挥，是能够进行协同作战的。然而到紧要关头，山本才发现，所属各部过于分散，难以相互支援。山本这时虽曾试图协同其部队的行动，但已来不及把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难以挽回败局。

进而具体分析一下日本舰队的兵力部署，也可以看出日军的失策。例如，机动部队中的航空母舰没有配备必要的警戒兵力，而把能够有效保护航空母舰机动编队的一些舰只分别派到其他海域去执行任务。主力部队抽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阿留申作战后，它本身也难以充分发挥威力了。登陆编队从天气晴朗的西南方向

接近中途岛，容易被美军发现。这部分兵力没有充分的空中掩护，势必成为美军袭击的主要目标。在尚未确实查明美国舰队的位置之前，就先让登陆编队出航，这说明日本舰队的指挥官还未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运输船比军舰更为重要。

在潜艇的使用方面，日方还有一个严重错误。按日军推测，在进攻中途岛之前，美国舰队不会从珍珠港出动。因此，日本潜艇未在6月1日前进入预定阵位。实际上，美国航空母舰已在6月1日前通过了日军潜艇将在珍珠港和中途岛之间设置的警戒线。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于5月29日、“约克城”号于5月31日先后通过了上述警戒线。倘若日军潜艇能在美国航空母舰通过之前进入预定阵位，日本舰队就不会在中途岛海域遭受突然袭击，其结果也会大不一样。

美国准备应战

由于美军能够破译日军的密码电报，所以它可充分掌握有关日军作战计划方面的情报。尼米兹事先已经知道日军的作战企图、参战兵力基本编成、接近方向以及进攻日期等情况。美军掌握了这些情况，就有了取胜的可能。然而，可以用来抗击日军进攻的兵力实在太弱，因此，美国的军事领导人认为，这次作战失利将是难以避免的。

尼米兹将军首先必须作出抉择的是：要么放弃阿留申群岛，要么牺牲中太平洋而加强阿留申群岛。他选择了后者，将5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6艘潜艇派往阿留申方面。这些兵力以及岸基航空兵，统由罗伯特·西奥博尔德海军少将指挥。

至于中太平洋的防御，中途岛的面积很小，部署不下足以击退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兵力。中途岛位于夏威夷群岛西北，距珍珠港约1100海里，是由两个环礁组成的珊瑚岛。在这两个礁岛中，

大的称为沙岛，长仅2海里；小的称为东岛，其面积稍大于沙岛的一半，建有飞机跑道。美军已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中途岛的防御。在水际滩头及周围水域布设了水雷，岛上加强了海军陆战队的守备兵力，并增加了一些高炮。岛上的航空兵力也尽可能进行了加强，还配备约30架PBY型水上飞机，供巡逻警戒之用。另有B-17型轰炸机经常往返于中途岛和瓦胡岛之间。6月3日，有17架B-17型飞机停在中途岛。海军陆战队的飞行中队配备有比较现代化的舰载机。守岛部队辖有26架战斗机（多是“野牛”式），用来进行防空任务。另有34架俯冲轰炸机（多是“无畏”式和“复仇者”式），用来袭击敌舰。这些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多是刚从航校毕业，没有俯冲轰炸的实际经验。岛上还有4架B-26型陆军轰炸机，虽不适于投掷鱼雷，但也临时改为鱼雷轰炸机。这里唯一真正有效的飞机是，初次部署在太平洋战场的6架TBF型鱼雷轰炸机。集结这些兵力来防守这一军事要地，对一个战备尚未就绪的国家来说，已尽了最大努力。

日军一旦登陆，毫无疑问，海军陆战队必将奋起抵抗。但是无论如何也得依赖海军的支援。尼米兹为了实施支援，能够集结哪些兵力呢？“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已经沉没于珊瑚海。“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虽已修好，但正在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后因组织护航兵力而耽误了时间，该舰6月1日才离开圣迭戈港，6月6日抵达珍珠港，未来得及参加这场海战。“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奉命急速从南太平洋开往夏威夷，5月26日进入珍珠港。这支特混编队的指挥官哈尔西患病，由其下属的巡洋舰部队指挥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负责指挥整个编队。斯普鲁恩斯深谋远虑、谦虚谨慎，哈尔西易于冲动、精明能干，这两个人的性格极不相同。但是，历次战斗已经证明，在斯普鲁恩斯的谦和态度中，含有非凡的思考力和正确的判断力。5月28日，斯普鲁恩斯率领2艘航空母舰，在5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的

护航下，从珍珠港出航。

弗莱彻指挥的已被击伤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也从南太平洋火速赶来。本来需用3个月才能修好的“约克城”号在3天之内抢修完毕，于5月30日晨在2艘重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从珍珠港出发。上述两支航空母舰编队6月2日在中途岛东北海域会合，由资历较深的弗莱彻将军负责指挥。

上述3艘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只，是美军当时能够用于抗击日军进攻的全部兵力。在美国西海岸，虽有几艘旧式战列舰，但因航速太低，不适于与航空母舰协同作战，且无驱逐舰为其护航。

为了保证航空母舰的安全，在通向中途岛的几个接近航线上部署了19艘潜艇：“乌鱼”号潜艇配置在中途岛以西700海里处，预计日本舰队将在这里会合；3艘潜艇在中途岛以西200海里的海域进行巡逻；另有6艘潜艇配置在离中途岛150海里处，从西南到北成弧形展开；还有2艘潜艇配置在中途岛西北仅50海里的海域；其他潜艇用来配合航空母舰和保卫瓦胡岛。尼米兹将军坐镇珍珠港实施全面指挥，他可根据需要指挥潜艇、航空母舰及中途岛的飞机进行协同作战。

弗莱彻、斯普鲁恩斯所面临的任務极其艰巨。尼米兹下达的指令是：“你们要遵循的原则是值得冒险才去冒险，如无机会致敌以严重损伤，则不应将己方部队置于优势之敌的袭击之下。”与优势之敌交战，必需十分谨慎，不能轻易暴露己方部队，这是很难做到的。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执行上述指令，其主要原因在于巧妙地运用了情报，所以才给与日本舰队以突然袭击。美军指挥官深知，这次海战的关键是航空兵力。因此，他们集中精力用自己的航空兵力来对付日本的航空母舰。美国航空母舰选择在中途岛东北海域待机，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位于日本机动编队的翼侧，向日本航空母舰发起攻击时，相当

分散的日本舰队无法及时予以支援。

日军进攻阿留申群岛

西奥博尔德将军和其他许多军官一样，曾经怀疑美军情报部门所提供的情报也许是中了日军的好计。日军是不是佯攻阿留申群岛的西部岛屿，企图把美军从比较重要的荷兰港及科尔德湾诱开？西奥博尔德对此甚为担心。因此，他决定集中兵力保卫上述要地。西奥博尔德的水面舰艇部队几乎从来不到岸基飞机和水上飞机的活动半径外去作战。美军最西面的基地设在乌姆纳克岛的沃特角。这样，美军的特混部队就绝无机会与日本舰队交战了。

西奥博尔德将军命令主力部队（巡洋舰5艘、驱逐舰4艘）在科迪亚克岛以南400海里处会合。最后一批军舰直到日本舰队袭击荷兰港数小时后，即6月3日上午才到达会合点。他把一支驱逐舰部队（9艘）留在乌纳拉斯卡岛的马库欣湾，以便击退日军在荷兰港一带的登陆。可是，只有在战机有利时，才能使用这支部队。所以，防御的主要任务就由航空兵来承担了。但是，飞机太少，海军仅有进行侦察的20架PBY型水上飞机。陆军约有65架战斗机，但其中有40架左右根据陆军的需要配置在科尔德湾和乌姆纳克岛。航空兵的主要突击兵力是20架B-26型陆军轰炸机，分别配置在科迪亚克岛、科尔德湾及乌姆纳克岛。

为能早期发现来犯的日本舰队，并及时发出警报，西奥博尔德将6艘潜艇配置在敌人最可能来袭的海域，将20艘巡逻艇配置在荷兰港以南和白令海方向约200海里的海域。各接近处均有PBY型水上飞机进行巡逻，但缺少装备雷达的水上飞机巡逻的最大距离只有400海里。

尽管如此，从西南偏南方向来袭的角田部队（2艘航空母舰），还是未被美军的潜艇、巡逻艇和飞机发现。6月3日1时刚过，高纬度

的阿拉斯加地区已是拂晓，角田将军在荷兰港的南约 165 海里处，令 36 架舰载机起飞。当时天气不好，使角田海军少将得以避开美军的巡逻。但是，这对美军也有好处，如“隼鹰”号的舰载机因晨雾弥漫而偏离航向，没有发现目标就返回了航空母舰。可是，“龙骧”号的突击机群穿过云隙，空袭了荷兰港。这次空袭来得十分突然，给美方造成极大损失，而日军仅损失 2 架飞机。

日突击机群在返航途中，发现停泊在马库欣湾的 5 艘美国驱逐舰。角田立即命令另一突击机群起飞，但因天气越来越坏，飞机无法编队飞行。美军从沃特角基地起飞应战的 P-40 型飞机，击落日机 2 架。日军飞机未能飞抵马库欣湾。

日军袭击荷兰港后，美军的巡逻机几乎全部出动去搜索日本航空母舰编队，但是没有发现目标。其原因之一是美军以为日军的袭击来自白令海方向。另一个原因是角田部队袭击马库欣湾的企图落空后，已向西南方向撤离。尔后，角田准备前去袭击阿达克岛，但因该地天气不良，不得不放弃这一企图，转而对荷兰港实施第二次袭击。

6月4日4时50分，当一架PBY型水上飞机向西奥博尔德报告角田部队的位置时，角田已令舰载机飞向荷兰港。此后，美机与日军的战斗接触断断续续，美军以少量飞机多次袭击日军。但是，不论装有鱼雷的PBY型飞机，还是B-26型、B-17型飞机，均不适于用来袭击舰艇。虽然飞行员们极其勇敢，但是除有几颗近失弹外，均未击中目标。美机损失 3 架，三种型号的飞机各损失 1 架。

16 时许，在美军再次发起攻击之前，角田派出的突击机群已经飞临荷兰港上空。日突击机群经过 30 分钟的轰炸，使美军储存 22 000 桶汽油的新油罐起火，“西北”号旧式救生船被炸伤搁浅，一个飞机库和一个仓库被炸毁。后来，“隼鹰”号上的舰载机在乌纳拉斯卡岛西部上空会合时，又发现了沃特角的陆军隐蔽机场。

但这时美战斗机已升空，日机被击落4架。

这时已有迹象表明，日军在中途岛附近的作战，还不如阿留申群岛方面进展得顺利。角田刚令其突击机群离舰，就接到山本的命令，要他速与机动编队会合。几乎与此同时，山本又通知他，中途岛作战和对阿留申群岛作战延期实施。角田部队用了两个多小时将飞机收回后，转向南下，前去与南云部队会合。但是，山本在幕僚们的再三建议下，这时又改变了决心，同意阿留申登陆部队按原定计划执行。然而，北方部队指挥官细萱海军中将将作战计划作了一些改动，决定不在阿达克岛登陆。因为新发现的沃特角美军机场离阿达克岛仅有350海里。所以他认为在阿达克岛登陆太冒险了。

6月6日中午刚过，日海军特别登陆队约1250人登上了基斯卡岛，俘虏了美国一个小气象站的工作人员。翌日拂晓，日陆军部队约1200人在阿图岛登陆，拘留了39名阿留申人和一名美国传教士及其妻子。直到6月10日，美军巡逻机才发现这两个岛上的日军。

在中途岛海域首次发现日本舰队(6月3日)

中途岛的PBY水上飞机，每天拂晓起飞。前往中途岛以西700海里的海域进行搜索，这一搜索距离是经过计算的，它可保证日航空母舰机动编队到达其舰载机起飞阵位之前必被发现。5月底至6月初的数日间，除中途岛西北350海里以外的海域因天气恶劣无法执行计划外，对其余海域都进行了切实可靠的搜索。

在这次海战中，首次发现日本舰队是在6月3日早晨。当时，美军一架巡逻机报告：“在中途岛西南约700海里处发现6艘大型军舰编队航行。”中途岛基地指挥官和航空母舰编队指挥官作出

了正确判断：“这是日军登陆编队”。由于估计到日军将从中途岛西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所以美航空母舰便在中途岛东北偏北约300海里处待机，中途岛基地的部队也都严阵以待。直到下午，仍未发现日军的其他部队，便令9架B-17型轰炸机携带副油箱从中途岛起飞。这9架飞机约于16时30分实施攻击，但无战果。入夜后，首次击中目标的是4架装备雷达的水上飞机。这几架飞机携带鱼雷从基地起飞，于夜间击伤1艘日本油船。但在这批飞机返回基地前，中途岛已经受到日军的空袭。

日军航空母舰部队空袭中途岛(6月4日)

正如美军指挥官所料，日军航空母舰部队是借助气象峰面的掩护从西北方向接近中途岛的。6月4日4时30分，日出前半小时，在距中途岛240海里处，南云命令突击机群起飞。该机群共为108架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各36架。当时，天公作美，仅有少许散云，能见度良好，又是东南风，飞机起飞时航空母舰无需改变航向。

与此同时，在美军方面，巡逻机和往常一样，4时15分起飞，B-17型轰炸机也接着升空，以免在地上遭受突然袭击。5时45分，一架PBY型巡逻机用明码报告：“大批飞机正向中途岛飞来，方位320度，距离150海里。”5时50分，中途岛基地雷达站在93海里处捕捉到来袭的飞机。但是，日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呢？又过了两分钟，中途岛基地指挥官和美国航空母舰编队指挥官才得到答案。一架PBY型飞机报告：“在中途岛的320度方位。180海里处发现2艘航空母舰，并有警戒舰只。”但所报告的距离不对，比日军的实际位置少报40海里。这一误差给美军舰载机尔后的战斗带来了困难。接着，在空中待命的B-17型轰炸机立即前去袭击日本航空母舰。同时，在机场待命的陆战队轰炸机、4架B-26型

轰炸机和6架TBF型鱼雷机，也起飞去袭击日本航空母舰。

此时，日军飞机已离中途岛越来越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在距中途岛30海里的空域与日机遭遇。美军的飞机仅对日军轰炸机进行一、两次攻击就得转攻为守，设法甩掉日军战斗机的追击。因为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空战性能远比美军的优越。

中途岛基地的高射炮，待日军机群进入射程后，一齐开火。6时30分，日军飞机投下第一颗炸弹，经过近30分钟的轰炸，地面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发电场中弹，油罐起火，飞机库被毁，只有飞机跑道幸免于难。空袭结束后，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奉命着陆。然而，着陆的飞机“少得可怜”，26架中就有16架下落不明，残存的飞机中只有2架可以投入以后的战斗；而日军飞机只有6架未能返回航空母舰。

中途岛美军奋起抗击(6月4日)

中途岛的美军飞机虽对日本航空母舰进行了非常勇敢的抗击，但因兵力不多，且较分散，故未取得战果。然而，这对抗击日军入侵还是起了积极作用，使日军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定，未能很好发挥其舰载机的威力。这样，就使美国航空母舰有了取胜的可能。

7时稍过，B-26型轰炸机和TBF型鱼雷机从低空同时实施攻击，但由于日舰施放烟幕，并进行规避运动，加之高炮猛烈射击和零式战斗机进行拦截，美机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而且，6架鱼雷机中损失5架，4架B-26型轰炸机损失2架，返回机场的3架飞机也遭到重创，不能参加尔后的战斗。

此后约过1小时，海军陆战队的洛夫顿·京德森少校率侦察轰炸中队对敌舰实施攻击。这些飞行员刚从航校毕业，毫无俯冲轰炸经验，只好在敌人的抗击下进行危险的下滑轰炸。结果，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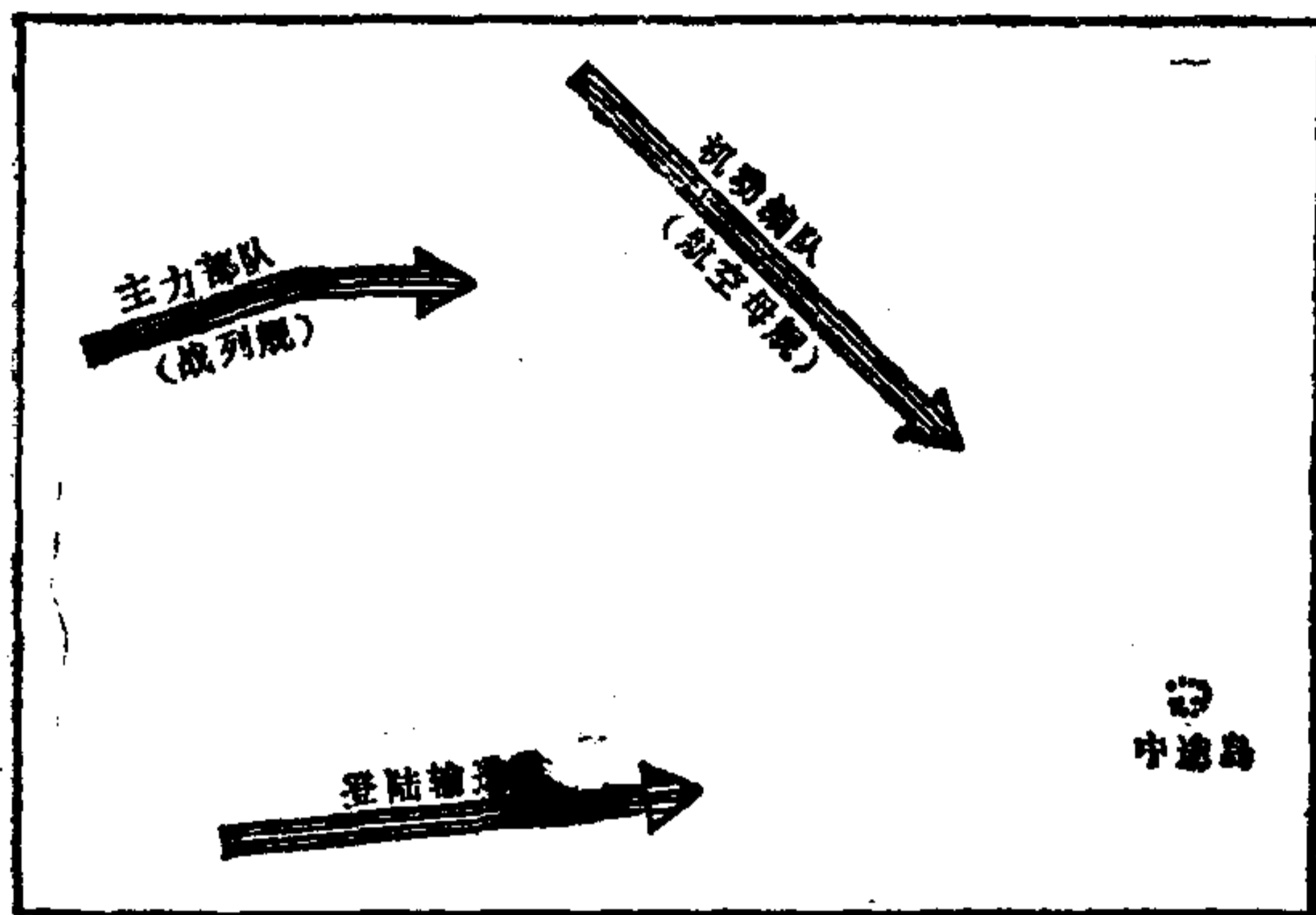


图 40 中途岛海域的日本舰队(6月3日)

击的“飞龙”号航空母舰安然无恙，而实施攻击的16架美机只有8架返回中途岛，其中6架也遭到了重创。

大约又过15分钟，15架B-17型轰炸机开始突击。这些“飞行堡垒”从6000米(20 000英尺)的高空投扔炸弹，结果，双方均未受到什么损伤。当上述美机将要退出战斗时，海军陆战队的第二波突击机群向日航空母舰编队飞去。该机群虽以高速低空接敌，但因日军对空炮火猛烈射击和战斗机进行拦截，无法突防和袭击日航空母舰，便对一艘战列舰进行轰炸。这次依然未中一弹，却有2架飞机在海上迫降，没有返回基地。

中途岛海战中首次交锋的结果，显然对日军有利。中途岛基地已被摧毁，日方军舰尚未受到任何损失，可是美军飞机已经损失了二分之一。正如尼米兹所说：“中途岛上能够有效地给敌舰以打击的机种，诸如战斗机、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等，已损失了大部分。”美国航空母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入战斗的。

美国航空母舰参战

5时52分，当中途岛派出的侦察机首次报告发现日本航空母舰时，美国航空母舰编队位于日本航空母舰机动编队东稍偏北大约200海里处。弗莱彻立刻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向西急进，并指示：“一经查明敌舰位置，立即予以攻击。”这时，“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继续向东航行，以便回收拂晓时起飞执行搜索任务的侦察机。

“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斯普鲁恩斯决定，在突击机群出击前，继续缩小与日舰队之间的距离。这是为了更加可靠地把日本舰队置于美军鱼雷机的175海里的作战半径之内。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侦察机所报告的距离，比日军的实际距离约远25海里。7时许，在估计离日本航空母舰150海里处，斯普鲁恩斯命令其舰载机起飞。据他判断，此时日军正为袭击中途岛后返航的飞机加油，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在准备发起攻击时，两艘航空母舰拉开了距离，各带若干艘警戒舰只，以免重蹈珊瑚海海战的复辙。在珊瑚海海战中，“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两艘航空母舰在日机袭击下，临时拉开距离，使警戒幕一分为二，因而出现了空隙。两艘航空母舰之间的距离增大后，“企业”号令33架俯冲轰炸机、14架鱼雷机和10架战斗机起飞。“大黄蜂”号的突击机群由35架俯冲轰炸机、15架鱼雷机和10架战斗机组成。为能尽速实施攻击，斯普鲁恩斯命令“企业”号的轰炸机群，不等鱼雷机群全部升空就向目标飞去。“大黄蜂”号的俯冲轰炸机群和鱼雷机群以两种不同的高度飞行。这样一来，突击机群起飞后至8时前后，就已分成四组分别向日本航空母舰飞去。

6时30分许，“约克城”号航空母舰收回侦察机后，立即转

向，前去与“企业”号、“大黄蜂”号会合。据弗莱彻判断，日本的航空母舰为4至5艘，但通过侦察仅仅发现其中的2艘。因此，在未查明其他几艘日本航空母舰以前，弗莱彻对是否动用“约克城”号的舰载机问题犹豫不决。8时30分稍过，虽然仍未得到新的敌情报告，但他终于决定，令“约克城”号派出二分之一的舰载机出击。在此后30分钟内，有17架俯冲轰炸机、12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从“约克城”号起飞。这时，弗莱彻对尚未查明的2至3艘日本航空母舰甚为担心，所以刚过11时又派出侦察机向西和向北进行搜索。

在此期间，南云也极其慎重。尽管从敌情报告中看不出会遇到敌方海上兵力的抗击，但他还是仅仅动用半数飞机去袭击中途岛，而令其余飞机装上鱼雷，在飞行甲板上待命，以便万一出现美舰队时投入战斗。在袭击中途岛的机群出击后，南云命令巡洋舰部队派出7架水上飞机向东和向南进行搜索。这几架飞机在30分钟内先后起飞，而“利根”号巡洋舰的飞机是最后起飞的。

7时，袭击中途岛后返航的突击机群指挥官建议，有必要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突击。此后不久，南云部队就受到中途岛岸基飞机的鱼雷攻击，这说明上述建议是有道理的。到这时为止南云部队的巡洋舰舰载机已经持续搜索2—2.5小时，搜索范围至少已达200海里。对美国舰队的戒备即使放松一点也无关紧要。加之，首次袭击中途岛的机群即将返舰，尚需作好进行补给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南云于7时15分下达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命令：“第二波突击机群立即改装炸弹，作好随时出击的准备”。这个命令下达后13分钟，“利根”号的侦察机报告：“在东北约200海里处发现10艘美国军舰”。不难想象，如果“利根”号的侦察机及时起飞，提早30分钟报告上述情况的话，那么，中途岛海战的结果可能大不一样。美国的水面舰只还在200海里外，尚未构成燃眉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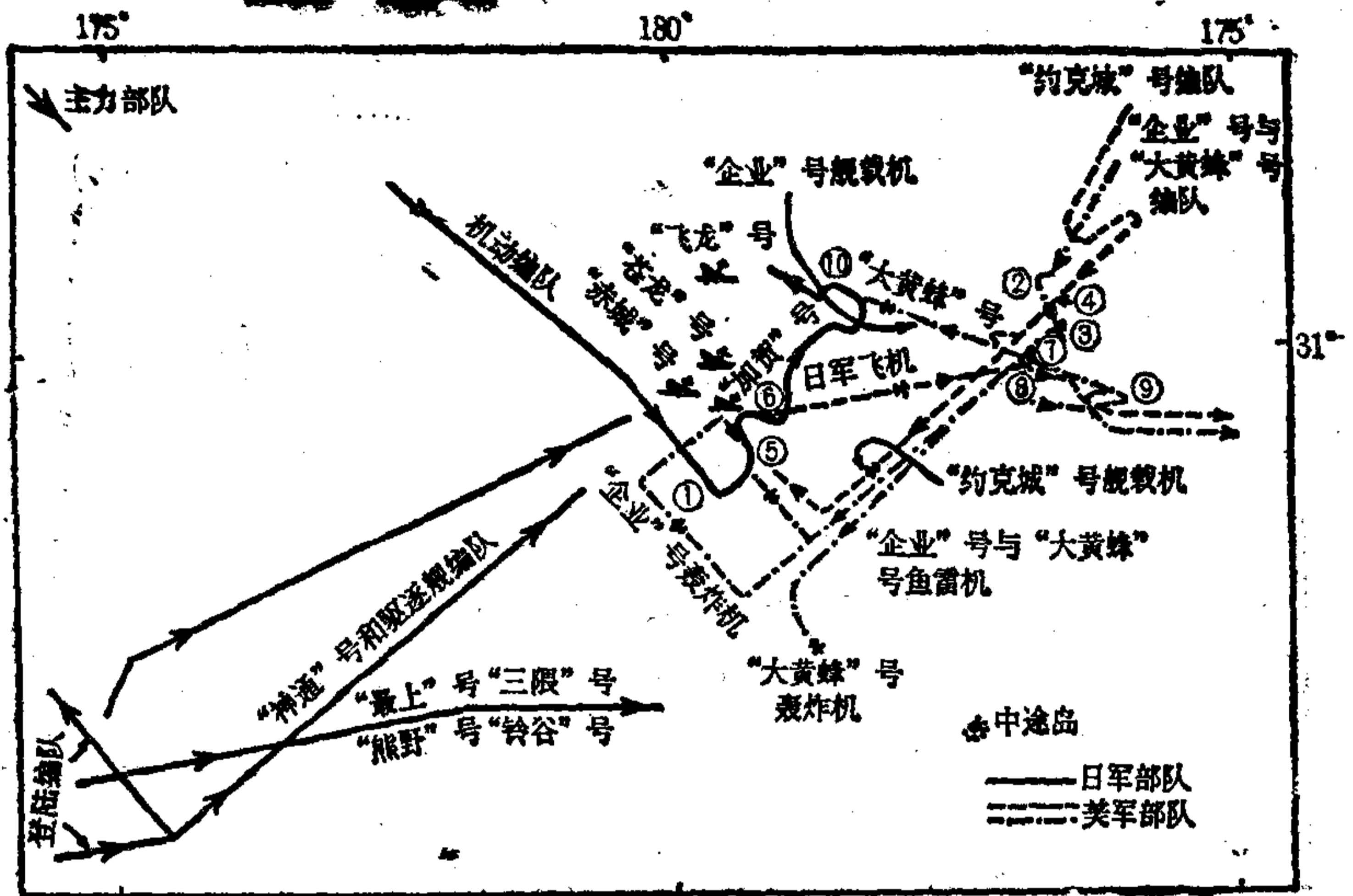


图 41 中途岛海战(6月4日)

①——7时05分—8时30分，中途岛岸基飞机与“鸚鵡螺”号潜艇袭击日航空母舰；②——7时05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侦察机开始起飞；③——8时06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舰载机飞向目标；④——8时38分，“约克城”号舰载机起飞；⑤——9时20分—10时25分，美舰载机袭击日航空母舰；⑥——11时15分，“飞龙”号突击机群飞向目标；⑦——12时08分，日俯冲轰炸机袭击“约克城”号；⑧——15时0分，“约克城”号舰员离舰；⑨——15时30分—16时15分，“企业”号与“大黄蜂”号突击机群起飞；⑩——71时01分，“飞龙”号遭到轰炸。

但是，南云在7时45分就已命令航空母舰部队：“准备攻击敌舰队，尚未改装炸弹的飞机仍装鱼雷。”直到8时20分，“利根”号的侦察机才报告：在美国军舰中似有一艘航空母舰。

不言而喻，南云知道，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虽然不会给四艘日本航空母舰造成很大威胁，但是先发制人毕竟十分重要。然而，由于需要更换武器，飞机无法立即起飞。加之，从7时5分至8时30分间，由于频频受到中途岛岸基飞机的攻击，必须一再进行规避运动，这也妨碍了舰载机的起飞。另外，南云部队还遭到美“鸚

“鸚鵡螺”号潜艇的袭扰，更使日舰陷于混乱状态。“鸚鵡螺”号潜艇收听到侦察机向中途岛基地的报告，获悉发现日本航空母舰的情况，便向敌舰方向驶去。当中途岛岸基飞机进行攻击时，该潜艇在日本机动编队的队形中间伸出潜望镜，发射两条鱼雷，使担任警戒的日军大为混乱，驱逐舰盲目投放深水炸弹。约到8时30分开始回收袭击中途岛后返航的机群时，才结束这种混乱状态。9时18分，最后一架飞机返舰后，南云部队北撤，以便整理队形。南云企图争取时间，使舰载机作好再次出击的准备，以便袭击美国的军舰。然而，为时已晚。就在这时，美军的舰载机已经飞临南云部队的上空。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分为四个机群接敌，而“约克城”号的舰载机就成了第五个机群。这5个机群在攻击中所出现的协同动作纯属巧合。“企业”号的战斗机实际上是把“大黄蜂”号的机群误为本舰的鱼雷机中队，对其进行护航。“大黄蜂”号和“企业”号的鱼雷机群攻击失利时，这些战斗机正在日本舰队的上空，并爬高至6000米。但因没有收到事先约定的信号，它们就一直在空中盘旋，未参加战斗，待燃油消耗到一定程度，就返回了航空母舰。

侦察机所报告的日本舰队位置本来就有一些误差，再加上日本机动编队改变航向，向北航行，这样一来，南云部队就不在美军飞行员所预期的海域了。“大黄蜂”号在高空飞行的俯冲轰炸机机群，没有发现南云机动编队而继续向西南飞行。但是，鱼雷机第8中队在云层下飞行，于9时20分发现了正向西北航进的日本航空母舰，随即向目标接近。为了防止遭到中途岛岸基飞机的攻击而在低空飞行的日军战斗机，拦截了美军的鱼雷机；老练的日军飞行员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这些又慢又笨的鱼雷机。美军的15架鱼雷机在投鱼雷前就被全部击落，只有一名飞行员得救。这位飞行员在天黑前，隐蔽在飘浮着的坐垫后面，既未受到机枪扫射，也

免于被俘。“大黄蜂”号的俯冲轰炸机，燃油尚可够用，则继续向西南飞行。后来，有21架返回航空母舰，其余11架飞往中途岛基地，其中有3架在着陆时撞毁。为其护航的战斗机，因航力较小，均于燃油耗尽后在海上迫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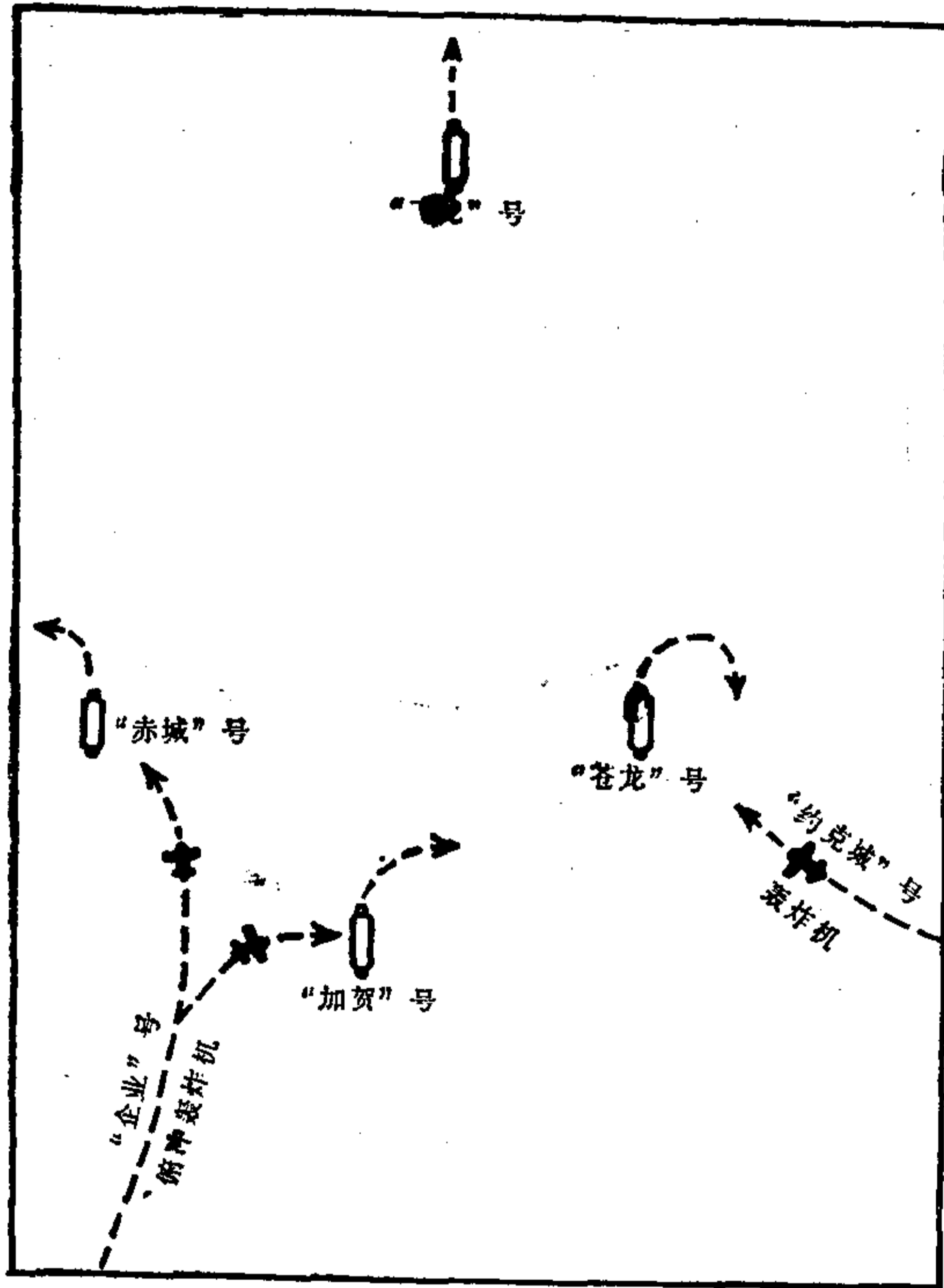


图 42 日航空母舰遭到“企业”号与“约克城”号舰载机袭击时的队形
(6月4日10时20分)

“企业”号的鱼雷机中队，比“大黄蜂”号的鱼雷机中队晚10至15分钟飞抵日本舰队上空。它也和鱼雷机第8中队一样，没有战斗机的掩护，同样没有取得战果。“企业”号的鱼雷机中队分成两群从日本航空母舰舰艏的两舷进行攻击；然而，日本航空母舰转向规

避，把美军飞机甩在后面，使其未能及时投雷。而日军零式战斗机勇猛截击，14架鱼雷机竟被击落10架。美机发射的鱼雷依然没有击中目标。但美军鱼雷机中队的损失，并非毫无价值。这些鱼雷机的攻击将零式战斗机吸引到低空，使其全神贯注于截击鱼雷机，而放松了对高空敌机的戒备。

“企业”号的轰炸机和“大黄蜂”号的一样，在预期的海域也未发现敌舰。但是，轰炸机群指挥官小麦克拉斯基海军少校作出了“这次海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开始进行方形搜索，首先向北飞行。刚过10时，美轰炸机群发现一艘单独行动的日军驱逐舰，接着就发现了日军的机动编队。由此可见，少校的这一决定是很有功劳的。日本的4艘航空母舰成菱形队形航进，以“飞龙”号为前导舰。小麦克拉斯基少校将其轰炸机机群分成两组，向西南的两艘航空母舰突击。这两艘航空母舰正是“赤城”号和“加贺”号。如同斯普鲁恩斯所预料的那样，两舰的飞行甲板上排满了已加完油正准备起飞的飞机。美军飞机就将炸弹倾泻在这些飞机中间，直到把向下俯冲的机身拉平，也未遭到任何日机的拦截。这时，两艘航空母舰已烈火冲天。与此同时，右翼舰“苍龙”号也被“约克城”号舰载机击伤起火。

“约克城”号的舰载机群，比“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舰载机群晚起飞一个多小时，但因天气顿时转晴，它们在途中追上了那两艘航空母舰的机群，并发现了敌人。结果，“约克城”号的舰载机群出乎意料地与“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群同时实施了攻击。从东面接敌的“约克城”号舰载机，集中力量对最近的一艘航空母舰“苍龙”号进行突击。美鱼雷机中队从日舰艏方向突击，虽有6架战斗机拼命进行掩护，但12架飞机中仅有5架投射了鱼雷（无一命中），2架返回航空母舰。但是，背着太阳突防的俯冲轰炸机群既没受到战斗机的拦截，也没遭到高射炮的猛烈抗击。“约克城”号的俯冲轰炸机，前面的13架飞机已把“苍龙”号炸毁，使其完全被火焰吞

没。因此，后面的4架飞机就去攻击其他目标了。

美军非常走运的是正当日本航空母舰给飞机加油时对其进行袭击。如果日军不是处于这种状态，美军仅仅击中几颗炸弹是不会使日本航空母舰受到毁灭性打击的。

“约克城”号遭到攻击(6月4日)

日本4艘航空母舰中已有3艘丧失战斗力，但位于菱形队形最前面的“飞龙”号却未受到什么损伤。10时刚过，由18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组成的突击机群从“飞龙”号起飞。1小时后，又有10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出动。据侦察机报告，美军有一艘航空母舰。日军指挥官认为，上述兵力足以对付得了这艘航空母舰。在此期间，南云好不容易才被说服从烈火熊熊的“赤城”号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据近藤判断，登陆输送队不会受到袭击，便率领兵力强大的第2舰队前去加强对机动编队的掩护。

12时前后，“约克城”号的侦察机刚刚离舰。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正在加油，返航的突击机群准备着舰时，该舰雷达发现“飞龙”号的舰载机来袭，距离不到50海里。于是，“约克城”号立即停止加油，命令飞行甲板上的战斗机起飞应敌，并令返航的轰炸机暂停着舰。这时，各护航舰只组成一个标准的环形警戒幕，在“约克城”号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各配置一艘巡洋舰。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前来助战，加上“约克城”号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共有28架。这些战斗机拦截得十分有力，把日军突击机群冲散，仅有8架日轰炸机得以突防，并轰炸了“约克城”号。结果，击中3颗炸弹：一颗炸穿了飞行甲板；另一颗在下甲板爆炸，使临近的弹药舱进水；还有一颗在通风管内爆炸，炸坏两个锅炉，除一个锅炉外，其他锅炉全部熄火。

损管作业没花很长时间。很快扑灭了大火，飞行甲板的穿孔得到了修补，锅炉重新点火。约于14时30分，“约克城”号正以20节航速前进，再次给战斗机加油时，该舰雷达发现：“飞龙”号鱼雷机又来袭击，距离约为40海里。“约克城”号再度中断加油，并引导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前去截击。这时，停在“约克城”号飞行甲板上的战斗机也陆续起飞。

日军飞机在进入“约克城”号的舰炮射程之前，已被美军战斗机击落数架。美军于2小时前遭到袭击后，已从斯普鲁恩斯的编队中调来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加强“约克城”号的警戒力量。虽然警戒舰只对日军飞机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是仍有数架日机突防成功。“约克城”号迅速机动避开两条鱼雷，可是另有两条鱼雷命中其左舷中部。三个锅炉舱进水，烟囱冒出白烟，舰速减慢，终于停车，舰体向左舷严重倾斜。

此时，该舰已无力把左舷油舱的燃油收到右舷油舱，也无力向右舷隔舱注水，以恢复平衡。倾斜度眼看就要增大到26度，很有立即倾覆沉没的危险。因此，舰长于15时下达“全体舰员离舰”的命令。驱逐舰前来援救舰员。入夜，警戒舰只撤离，仅留“休斯”号驱逐舰担任警戒，一旦需要时将“约克城”击沉，以免被日军俘获。

“飞龙”号沉没

“飞龙”号舰载机的第二次攻击刚一结束，3小时前从“约克城”号起飞的一架侦察机就报告：“‘飞龙’号航空母舰在西偏北面约100海里处。”斯普鲁恩斯决定予以攻击。16时许，从“企业”号起飞24架轰炸机（其中10架原是“约克城”号的），从“大黄蜂”号起飞16架轰炸机，先后向目标飞去。但是，都没派战斗机护航，因为斯普鲁恩斯认为，必须用全部战斗机来保卫己方的航空母舰。

17时许，“企业”号的机群发现“飞龙”号。在它的南面还看到

三个巨大的烟柱，这显然是另外3艘日本航空母舰的残骸还在燃烧。“飞龙”号上空有数架“零”式战斗机，它们击落3架美军轰炸机，但是“飞龙”号也被其余美机击中4颗炸弹。约过30分钟，当“大黄蜂”号的机群赶到现场时，“飞龙”号已是烈火熊熊，无需再加以攻击了。这个机群随即前去攻击“飞龙”号的警戒舰只。

斯普鲁恩斯已将袭击“飞龙”号的情况向弗莱彻作了报告。这时，弗莱彻已从“约克城”号转移到“阿斯托里亚”号重巡洋舰上。斯普鲁恩斯报告完上述情况后请示说：“您对下一步的作战有何指示？”弗莱彻答复说：“按你自己的意图打。”这就是说，弗莱彻已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的战术指挥权交给斯普鲁恩斯了。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航空母舰的作战，还是从航空母舰上进行指挥为宜。因为指挥官能够根据返舰飞行人员的报告，立即查明敌情。“企业”号未受损伤，又有经验丰富的参谋，斯普鲁恩斯完全可以实施应付裕如的指挥。

在日本舰队旗舰“大和”号舰桥上的有关人员，得知“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均已失去战斗能力时，无不大惊失色。但是，山本却认为没有理由放弃这次作战。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袭击日本航空母舰的飞机至少有一部分是岸基飞机。他仍然认为，战场上只有1艘美国航空母舰，“飞龙”号正在同它交战。因此，他决定继续实施中途岛登陆作战，仅把兵力部署作了一些变更。近藤海军中将所率领的第2舰队，已经奉命前去增援机动编队；进攻中途岛的登陆输送队，在未查明情况之前，暂向西北方向航进；阿留申方面的增援部队正向主力部队靠拢。

13时，山本收到一份电报，内容如下：“1艘美国航空母舰被“飞龙”号舰载机击伤起火，另有2艘美国航空母舰正与‘飞龙’号交战。”直到这时他才知道，美国舰队拥有3艘航空母舰。山本随即决定：对中途岛和阿留申两地的登陆作战暂停，并将角田率领的第2机动编队从阿拉斯加海域调回。他认为，把这些兵力集

中起来，就可以用3艘航空母舰对付残存的2艘美国航空母舰。

在此期间，“飞龙”号准备出动残存的全部舰载机(俯冲轰炸机5架、鱼雷机5架、战斗机10架)进行夜袭。17时01分，“飞龙”号转向，顶风航行，舰载机已经开始离舰时，“企业”号的轰炸机前来袭击。半小时后，山本得知，他的第4艘航空母舰“飞龙”号正在燃烧中。

到这时，除“飞龙”号外，其余3艘日本航空母舰已经无救。几乎一直跟踪日本机动编队的美国“鸚鵡螺”号潜艇，约于10时30分发现水天线处有三个巨大烟柱，这就是燃烧中的日本航空母舰。刚过中午，该潜艇驶近“加贺”号，并发射三条鱼雷。其中2条从目标旁边通过，1条命中，但未爆炸。可是，“加贺”号并未幸免于难。19时25分，该舰因爆炸而葬身海底。几乎与此同时，“苍龙”号也步了“加贺”号的后尘。“赤城”号和“飞龙”号还在海上漂浮，到次日晨，日本驱逐舰用鱼雷将其击沉。

中途岛夜战(6月4日)

“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已被放弃，舰载机损失严重。鱼雷机无一幸存，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受到很大损失。然而，日军用以夺取制空权以及制海权的飞机，也同样已经荡然无存。而制空权却转到疲惫不堪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飞行人员手中。6月4日的战斗已经决定了中途岛海战的胜负。但是，参加战斗的大多数指挥官还不能立即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斯普鲁恩斯的判断稍欠妥当，海战的高潮可能向后推迟，其结果也许会截然不同。

4日，从白天到夜晚，中途岛上的美军官兵一直在焦虑不安地关注着海战的发展。他们没有得到关于美国航空母舰获胜的确实消息，仅仅知道中途岛的岸基飞机遭到严重损失，因而觉得未必能给予敌人以重创。这天下午，B-17型轰炸机分成几组，前去

攻击日军的机动部队，但是无一命中。海军陆战队得知，在中途岛西北200海里处有1艘航空母舰正在燃烧，则派残存的11架俯冲轰炸机于19时出击。但因下雨，云层很低，未能发现目标。几乎与此同时，还派11架鱼雷机前去攻击这艘正在燃烧的航空母舰，但也因下雨没有找到目标。这一整夜，基地的其他飞机都靠人力进行加油，积极作好抗击日军登陆的准备。约于次日1时30分，一艘日军潜艇炮击中途岛，人们以为日军即将开始登陆。

山本企图挽回败局

在联合舰队旗舰“大和”号上的山本，仍然不想放弃歼灭敌舰队的计划。于19时50分，他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如下电报：

- “1. 已被击败的敌舰队正向东撤退。
 2. 附近海域的各部队准备追击残敌，同时，攻占中途岛。
- ……机动编队、第2舰队及潜艇部队迅速搜索和追击敌人。”

不知是山本错误地估计了情势，还是为了不挫伤日军的士气，他显然是决心要把这场海战继续下去。约至21时，山本命令“伊-168”号潜艇前去炮击中途岛，持续到次日2时，尔后由巡洋舰部队接替。

南云没有山本那种强烈的进攻精神。在战况发展顺利时，他发挥了卓越的才能，但自旗舰“赤城”号被炸后，他却掩盖不住内心的动摇，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21时30分，南云向山本报告：

“敌全部兵力为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15艘，现正向西航进。我部除对“飞龙”号进行掩护外，正以15节航速向西北撤退。……”

显然，南云打算继续退却。山本接到南云以同样情绪发来的第二封电报后，便发出如下命令：

“机动编队除‘赤城’号、‘飞龙’号及其警戒舰只外，统由第2

舰队司令官近藤负责指挥”。

在关键时刻善于判断情况、当机立断的近藤海军中将，这时已率第2舰队前来与机动编队的残存兵力会合。他立即下令集结部队，准备实施夜战。预定参加夜战的兵力为：战列舰4艘、巡洋舰9艘和驱逐舰19艘。

然而，山本企图借以挽回败局的这次夜战是注定打不成的。因为担任美海军部队战术指挥的斯普鲁恩斯已经决定夜间向东航进。对此，他曾作过如下说明：

“一方面，我认为不应冒险与可能居于优势的日军部队进行夜战；另一方面，我希望第二天早晨别离中途岛太远。我部队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即便于追击退却之敌，又能粉碎日军对中途岛的登陆。另外，附近海面也许还有日本航空母舰与其登陆编队一起行动，或者在西北海面仍有出现第5艘航空母舰的可能性”。

到了深夜，山本才不得不正视现实。在该海域，至少有2艘美军航空母舰仍具有作战能力。因为这些军舰已经向东撤退，所以，日军的水面舰艇与之交战的希望是难以实现的。如果日军的水面舰艇部队继续东进，拂晓后，山本所率舰只必会遭到美军航空兵的突击。因此，山本于5日零时15分命令尚未集结完毕的近藤率领的突击部队与主力部队会合。2时55分，山本无可奈何地决定停止中途岛作战，命令全军向西撤退。

6月5日的追击

日军潜艇对中途岛的炮击敲响了日军的“丧钟”，而不是演奏进攻的序曲。但是，日军于6月5日凌晨的炮击，却使美军未能及时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致使5日的追击不利，未获战果。

斯普鲁恩斯认为，日军已损失4艘航空母舰，不会再试图实施登陆作战，但是，也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2时15分，“红石

鱼”号潜艇报告：在中途岛以西约90海里处发现“敌我不明舰船多艘”。斯普鲁恩斯随即向上级报告：“日军可能要进行登陆作战，因此，我部将以25节航速向中途岛以北航进。”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指挥官罗伯特·英格利希海军少将也作出相同的判断，遂令其潜艇后退，撤至离中途岛5海里的海域。这样，美军部队的机动就与追击方向背道而驰了。

“红石鱼”号潜艇所报告的“敌我不明舰船”，就是前来接替“伊-168”号潜艇炮击中途岛的4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红石鱼”号报告后不久，上述日舰便因接到山本的撤退命令，而转向返航了。日舰转向返航后，其瞭望哨发现“红石鱼”号潜艇。在规避这艘潜艇时，日重巡洋舰“最上”号和“三隈”号相撞。“最上”号舰艏破损，“三隈”号油舱破裂，舰尾拖着一条油迹。凌晨，重巡洋舰“熊野”号和“铃谷”号向北撤退；已撞伤的2艘重巡洋舰，航速减慢，在2艘驱逐舰的护航下，继续向西航进。

天还未亮，美军指挥官就已判明，日军开始退却。一直跟踪日舰的“红石鱼”号潜艇约于6时报告：现已查明，蹒跚而逃的2艘军舰是“最上”型重巡洋舰，航向正西。根据中途岛基地派出的飞机于6时30分至8时之间的报告来看，在航空兵作战半径内只有少数几艘正在撤退的日舰。除在中途岛以西125海里处发现2艘受伤的巡洋舰（被误为战列舰）外，还在西北175海里处发现“熊野”号和“铃谷”号2艘巡洋舰。此外，在西北约250海里处发现数艘日舰，其中包括1艘正在燃烧的航空母舰。这就是“飞龙”号航空母舰。此后不久，“飞龙”号即沉入海底，近藤海军中将率领的突击部队则向西急进，前去与山本的主力部队会合。

根据“在中途岛以西发现战列舰”的报告，海军陆战队仅存的12架俯冲轰炸机立即从中途岛出击，沿着清晰可见的重油油迹向前飞行，8时许发现2艘巡洋舰，并实施攻击。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是一位飞行分队长理查德·弗莱明上尉驾驶燃烧着的飞

机，冲向“三隈”号巡洋舰的后炮塔，给该舰以重创。日舰全神贯注地抗击这批飞机，因而没有注意从高空投弹的 B-17 型轰炸机。直到炸弹在日舰周围掀起水柱时，B-17 型飞机才发现。尽管如此，这些高空轰炸机仍然没有击中目标。

中午刚过，12 架 B-17 型轰炸机从中途岛向西北方向飞去，前去攻击受伤起火的日本航空母舰。但在美机飞抵目标前，该舰早已沉没。这些轰炸机仅仅找到 1 艘所谓的巡洋舰，其实这是“谷风”号驱逐舰。这艘驱逐舰奉命留下守卫“飞龙”号航空母舰。“飞龙”号沉没后，它立即前去追赶主力部队，在返航途中遭到了美机的空袭。号称“飞行堡垒”的轰炸机，在上述两次轰炸中，投下 80 颗（每颗 227 公斤）炸弹，但无一命中，只有几颗近失弹。

6 月 5 日拂晓，2 艘美国航空母舰位于中途岛东北约 130 海里处。显然，日本舰队正在撤退，所以，斯普鲁恩斯必须在中途岛巡逻机所报告的几群日舰中选择一个适当的攻击目标。他选择了位于西北方向的日军舰群。该舰群虽然距离较远，但据侦察机报告，这个舰群含有 2 艘战列舰和 1 艘航空母舰。因为是远程攻击，所以斯普鲁恩斯命令各轰炸机只携带 1 颗 227 公斤的炸弹，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装载燃油。为了尽量缩短与日本舰队之间的距离，直到 15 时许，才命令舰载机起飞。若再推迟起飞时间，飞机就不能在天黑以前返回航空母舰，着舰时必须打开探照灯。但是，斯普鲁恩斯确信，这是追击第 4 艘日本航空母舰，因而决心冒这个风险。可是，舰载机所找到的仍然是“谷风”号驱逐舰，虽然对其进行了攻击，但是结果并不比陆军 B-17 型飞机好。返航的飞机着舰时，“企业”号打开了甲板灯和探照灯，“大黄蜂”号也是这样做的。虽然日本潜艇很可能埋伏在附近海域，但是斯普鲁恩斯更为关心的是飞行员的安全，因为大部分飞行员没有夜间着舰的经验。除 1 架外，其余飞机都安全着舰，落水的飞行员已由驱逐舰救起。

6月6日的最后攻击

6月6日拂晓，天朗气清，风平浪静，视野较远。拂晓起飞的“企业”号侦察机，就在该航空母舰西南约130英里处发现了“最上”号和“三隈”号2艘重巡洋舰。这时，风向西南，风力不大，对美国航空母舰非常有利，它可一面向目标接近，一面组织舰载机起飞和降落。

美机连续进行3次攻击，2艘日本重巡洋舰先后被击中数颗炸弹，担任护航的2艘驱逐舰也各中1颗炸弹。到第三次攻击前，美航空母舰仅离目标90海里，所以，飞行员能够同时看到美日两军的舰队。“最上”号尽管遭到猛烈的攻击，但还是蹒跚地回到了特鲁克。可是，此后一年多不能参加战斗。“三隈”号在遭到最后一次攻击后，未过几个小时就沉没了，约有1000名舰员也同归于尽。

6月6日晚，斯普鲁恩斯决定停止追击。这时，驱逐舰因油料所限，已经离去，他手下只剩4艘军舰了。据称，日军潜艇埋伏在这个海域，这样一支兵力较小的部队是难以保障安全的。飞行员们连续奋战3天，已很疲惫。斯普鲁恩斯认为，进入威克岛日军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以内是不明智的。因为据他判断，日军准备进驻中途岛的飞机可能在威克岛上集结待命。于是，他率舰队转向东北航行，以便与油船会合，进行5月31日以来的第一次加油。

斯普鲁恩斯的深思熟虑，说明他具有卓越的才略。山本虽然分兵向西撤退，但他并未放弃在这次海战中对美国军舰进行回击的企图。因5日“吞风”号遭到美军袭击，6日“最上”号和“三隈”号又遭袭击，山本已经知道美国舰队正在追击。同时，他也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判断出美国舰队的行动方向。6日中午前后，山本派

出一支部队(巡洋舰 7 艘和驱逐舰 8 艘)向南航进。其任务有二：第一，掩护“最上”号和“三隈”号撤退；第二，歼灭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这支掩护部队的指挥官已经作好 6 日夜战的准备。根据双方的航迹来看，如果斯普鲁恩斯的部队继续向西前进，日军的掩护部队就会获得夜战的机会。在此期间，山本的主力部队也为参加这次夜战向南运动。而且，为了加强威克岛的突击力量，日军航空兵已从马绍尔群岛北上。日军的残存兵力又集中起来。

“约克城”号沉没(6月7日)

6月4日下午，“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的舰员弃舰后，除留下“休斯”号驱逐舰，负责守卫这艘已倾斜24度但尚稳定的航空母舰外，其他护航舰只均已撤离。5日晨，从“约克城”号左舷传来的机枪声，引起“休斯”号瞭望哨的注意。派出收容队前去救出2名负伤的水兵，并找到3册仓促弃舰时失落的密码本。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南云于这天上午从巡洋舰派出2架飞机前来搜索，其中1架已经向上级报告了“约克城”号的位置。

中午前后，在帕尔-赫米斯礁海域担任巡逻任务的“捕蝇鸟”号扫雷艇，奉尼米兹之命前去拖带“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该艇试图以3节航速将“约克城”号拖到珍珠港。然而这条小艇拖带这样的军舰，实在力所难及，直到6日晨，被拖带的“约克城”号还未达到用舵的最低速度。这时，又有5艘驱逐舰赶来支援。6日白天，“哈曼”号驱逐舰靠上“约克城”号，把损管队(由“约克城”号的官兵组成)送上该舰。

这一天，损管队的作业进展很快。“约克城”号的倾斜减少了2度，几个隔舱中的海水也被排除了。“哈曼”号靠在“约克城”号的右舷，以便供给灭火和排水所需的动力。其余驱逐舰在航空母舰周围进行机动，实施防潜警戒。

13时35分，在航空母舰的右舷发现4条鱼雷的航迹。这是“伊-168”号潜艇发射的。该艇5日凌晨炮击中途岛后，又接到如下命令：根据飞机报告的位置，跟踪那艘受伤的航空母舰。经过一天半的搜索，刚刚发现“约克城”号。“哈曼”号无法机动规避，其后部被击中1条鱼雷；另有2条鱼雷从舰底下通过，击中航空母舰。“哈曼”号爆炸沉没，因在水线以下爆炸，大部分舰员也同归于尽了。有的驱逐舰忙于救生，有的驱逐舰立即追击潜艇。日军潜艇仅被击伤，仍能驶回吴港去修理。

“约克城”号仍然浮在水面。虽然倾斜度小了一些，但是舰体逐渐下沉。6月7日凌晨，该舰向左舷倾覆沉没。

结 语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主要是情报工作的胜利。企图进行突然袭击的日军，反倒遭到突然袭击。加之，日军犯了严重的错误，且为美军指挥官巧妙地加以利用，而美军却没有什麼大的失误。同珊瑚海海战一样，这次海战完全是由航空兵力实施的。日军没有得到发挥其水面舰艇巨大优势的机会。

美军在这次海战过程中，虽然也有某些缺点和不当之处，但是其战术技术的发挥比珊瑚海海战时强得多。如果美侦察机能够更好地跟踪敌人，并及时地进行通讯联络，那么，这次海战可能会打得更好。在海战的追击阶段，美军如能早些查明日本舰队正在撤退，就会处于更为有利的态势。如果迅速而果断地采取损管措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也许不致于沉没。此外，这次海战再次证明，美军鱼雷的性能较差，美军飞机的质量也不高。

对于日军来说，此战失利是自十六世纪末叶被朝鲜李舜臣的军队打败以来所遭到的首次惨败。美军损失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和“哈曼”号驱逐舰，而日军却丧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1艘重巡

洋舰。美军损失飞机 150 架，而日军损失飞机 322 架，4 艘航空母舰的舰员也随军舰葬身海底了。美国有 307 人阵亡，而日军却有 3500 名效忠天皇陛下的官兵丧生，其中第一流的飞行员多达数百名。损失这批富有经验的飞行员，是对日本海军的一个致命打击。这是最终决定日本命运的消耗战的一个序幕。

这次海战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迄那时为此，日军一直处于优势，能够为所欲为地发动攻势；可是，这次海战却使它丧失了这种优势。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战争的防御阶段已告结束。美军能够掌握某些主动权的时期已经到来。

日本当局不仅对其国民，甚至对其高级官员也都隐瞒了这次海战失败的真相。日军从作战日志及作战报告中删掉了有关战败的记载。但是，它无法消除这次海战的后果。

三、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

中途岛海战，对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日军是个沉重的打击。这次海战结束后刚过一周，大本营就取消了原定于1942年7月侵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等岛屿的狂妄计划，而以巩固“防御圈”为其当务之急。

三川军一海军中将率领的一支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奉命开往俾斯麦群岛。另外，为了加强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以及所罗门群岛北部的航空兵力，还向这些地方运去了许多飞机和器材装备。可是，盟军仍然占据着莫尔兹比港这个基地，日本海军虽曾出兵去消除这一威胁，但是遭到了挫败。于是，日本陆军提出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即从新几内亚岛的北部登陆，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攻占莫尔兹比港。为了掩护这一攻势的翼侧，日军已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轰炸机跑道。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已被日军当作水上飞机基地使用的图拉吉岛以南，两岛相距20海里。

中途岛海战的结果，使盟军处于有利态势。这时，日军的兵力已不占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到盟军手中，以攻势防御阻止日军进攻的时期已经到来。所谓攻势防御，是指在战术上采取攻势，必须夺取日军尚未站稳脚跟的要地；而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即以挫败日军的进攻为当前的作战目标。

美军所要袭击的地方，多与日军将要发动的攻势有关。早在1942年2月，金海军上将就指出：日军正在加强腊包尔基地，以便把它作为继续向前推进的跳板。为了阻止日军从腊包尔方向发动攻势，并且为了使盟军向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发动的反

攻有个根据地，金海军上将命令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法特岛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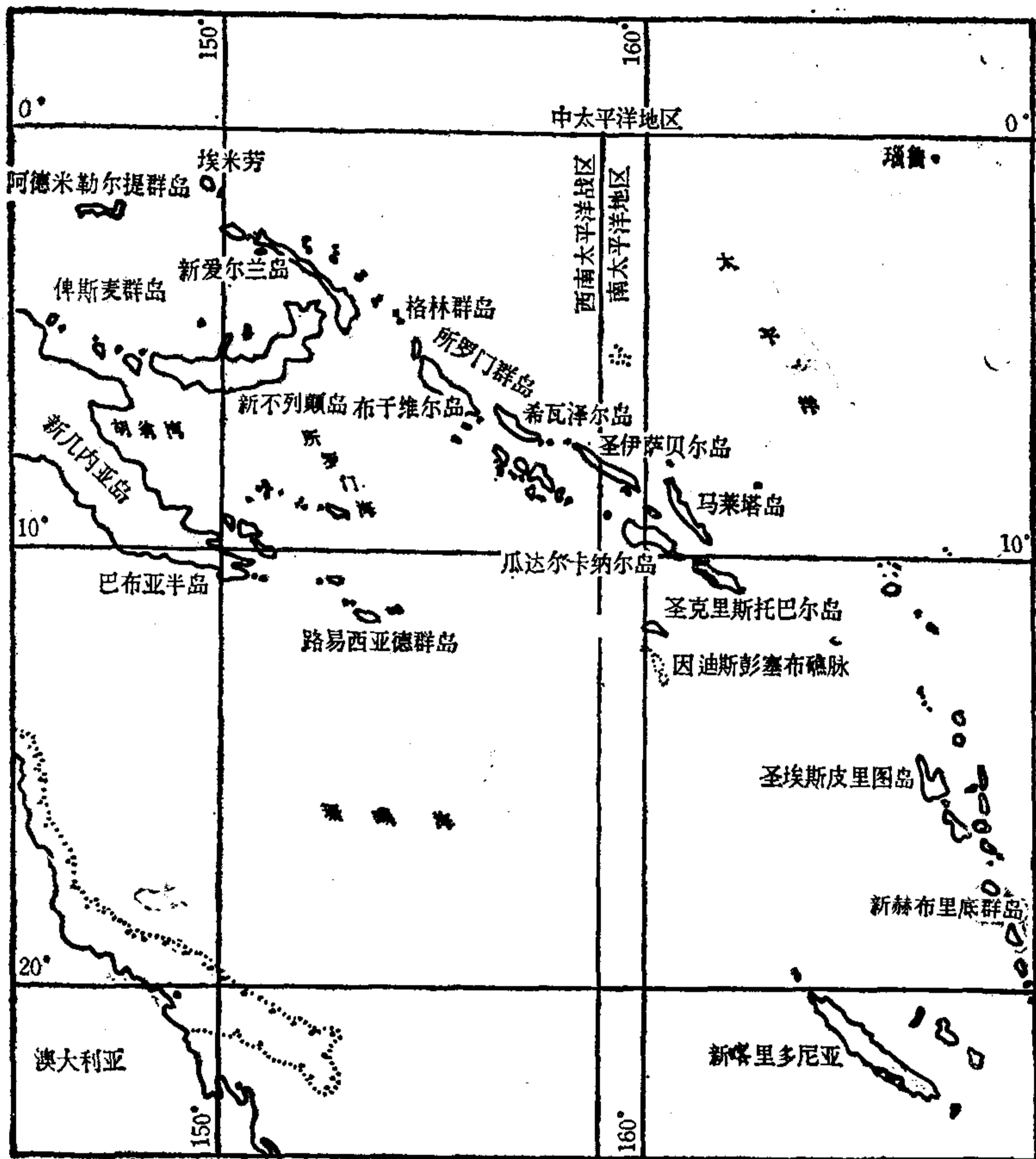


图 44 战争初期南太平洋与西南太平洋一带作战地区的划分

立基地。接着，他又决定组建一支独立作战的南太平洋部队，任命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为该部队的司令，并将这支部队置于太

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统辖之下。

戈姆利将军将其司令部设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並立即着手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圣埃斯皮里图岛修建第二个基地。

美国海军的作战计划是，使用受过两栖作战训练的海军陆战第1师，在航空母舰的支援下，首先在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登陆。然后在该地修建机场，以便为夺取所罗门群岛中的其他岛屿，给岸基航空兵提供支援。接着，再在新占的岛屿上修建机场，把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向前扩展，使其更加接近主要目标。这样，经过几次战役，就可将腊包尔置于航空兵的猛烈袭击之下，而且每一战役的登陆阶段均能得到岸基飞机的支援。每一战役的推进距离，不超过300海里。这是由1942年时美军战斗机的最大战斗活动半径所决定的。因为战斗机必须在目标上空逗留一段时间，才能保障己方的轰炸机和两栖作战部队免受敌机的袭击。

中途岛海战之后，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位将军虽然都主张尽早开始反攻，但对如何反攻的问题却持有不同的意见。海军陆战师和输送部队在敌岸登陆的舰船，以及登陆作战所需要的航空火力和舰炮火力支援部队，统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兼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将军指挥。然而，所罗门群岛却位于麦克阿瑟将军管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因此，尼米兹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力图证明这一地区的整个作战应由自己指挥。而且，麦克阿瑟将军还就如何达到作战目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把包括航空母舰和海军陆战第1师的这支兵力交给我来指挥，我就来个连续作战，一举夺回腊包尔”。

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这种大胆的战略设想，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腊包尔的防守正在日益加强，反攻的时间越晚，就越难攻占这个要地。盟军一旦夺回腊包尔，就能完全消除日军对澳大利亚以及对美澳之间海上交通线的威胁，使侵入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东部的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并为进兵菲律宾打开一

条通道。可是，把数量有限的航空母舰和仅有的一个海军陆战师派到所罗门群岛的多礁海区（许多暗礁在海图上未予标明），并在日军岸基航空兵的袭击之下作战，这是美国海军所坚决反对的。后来，随着航空母舰和两栖作战部队的增多，兵力使用有了机动的余地，并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海军的战略家们，就有可能大胆而裕如地实施这种作战了。实际上，这些海军战略家们认为，只有依靠舰载航空兵的支援，才能对设防坚固的日军要地实施登陆作战。然而，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也赞成采取逐步进逼的战法。因为这种战法既容易获胜，又可以避免遭到严重损失。他们仍然主张，太平洋舰队的兵力应该置于海军统辖之下。

双方僵持不下，这个问题只有靠华盛顿来解决。因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是各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里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一个战场由两位指挥官分别指挥的问题。能否把整个太平洋的作战置于一位将领的指挥之下呢？有人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某些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强调指出：把北起阿留申群岛南到澳大利亚之间这一广阔战场上的各种战略问题都交给一位将领掌握，这是力所难及的。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认为，把太平洋全境交给一人指挥是机械执行统一指挥的原则。他们主张，仅在必须连续作战的交界地区实施合二为一的统一指挥。结果，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麦克阿瑟将军管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尼米兹将军管辖的太平洋战区，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直辖的两个独立战区。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均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解决。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后，马歇尔将军和金将军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于1942年7月2日发出了指示，实际上采纳了海军的建议。战役第一阶段，是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附近的要地，由尼米兹将军担任战略指挥。为了便于指挥，把南太平洋地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分界线改在东经159度。瓜达尔卡

纳尔岛在此线以东。一俟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就向巴布亚半岛的萨拉莫阿和莱城进军，同时沿所罗门群岛北上。战役第二阶段，则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战略指挥。第一阶段结束后，盟军转而对腊包尔实施两面夹击。称为“瞭望台”战役的首次登陆，预定于8月1日开始实施。

“小规模出击”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之前，尼米兹将军已经着手拟定“瞭望台”战役的基本计划，并于7月的第一周就已大体完成。海军中将戈姆利代表尼米兹将军在南太平洋地区担任战略指挥，珊瑚海和中途岛两次海战中威名远扬的兰克·弗莱彻海军中将担任登陆编队的战术指挥，原任海军作战部计划部部长的里奇蒙·特纳海军少将负责指挥两栖作战部队。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是担任登陆任务的海军陆战第1师师长。他曾在尼加拉瓜参加过“丛林”作战，对两栖作战的理论颇有研究。

不言而喻，仅仅一个月，既要集结部队，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又要进行两栖作战那种极其复杂的训练和战前演练，时间太仓促了。此外，当时再向这个地区增派部队或派出飞机和水面舰艇给予支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计划于11月实施的北非登陆作战应予优先照顾。麦克阿瑟将军用以保卫澳大利亚的3个师，看来也不能参加这次作战。若想派兵加强海军陆战师，就得忍痛从南太平洋各地的守备部队中抽出部分兵力。难怪参与制定“瞭望台”战役计划的人，深感困惑地给它起个绰号，叫作“小规模出击”。

当弗莱彻和特纳在珍珠港同尼米兹磋商时，收到了美军巡逻机的报告，得知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飞机跑道，他们对此颇感震惊。因此，“瞭望台”战役更须加紧筹划。显然，必须把瓜

达尔卡纳尔岛的登陆纳入夺取图拉吉岛和圣克鲁斯群岛的作战计划之中。作战规模虽然已经扩大，但是金将军和尼米兹将军仅仅批准增加一周的准备时间。这样，预定登陆的日期则确定为8月7日。美军必须在日军修完机场之前夺取该地。谁在作战中首先使用这个机场，谁就能赢得胜利。

7月下旬，当一支日军登陆输送队运送1800名登陆兵在布纳（位于巴布亚半岛莫尔兹比港的北面）附近登陆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日军此次登陆，引起麦克阿瑟将军的极大关注，因为西南太平洋部队正要攻占布纳地区。可是，这个消息却使南太平洋部队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因为日军的注意力仍在莫尔兹比港，而不在所罗门群岛的南部。腊包尔日军的矛头指向西南，而不是东南。这样，美军就有可能从东南方向进行突袭。

盟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瞭望台”战役的参战部队约有80艘舰船，分别从相隔很远的惠灵顿（新西兰）、悉尼、努美阿（新喀里多尼亚岛）、圣迭戈和珍珠港等地出发，于7月26日在斐济群岛以南海域集结。弗莱彻海军中将在旗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这时，已将司令部移到努美阿的戈姆利将军未能出席这次会议。戈姆利在后方坐镇指挥，实际上既看不到自己的舰队，也不能同所属的主要指挥官一起研究作战计划。舰队在斐济举行了不太理想的登陆演习后，便向西进发，在珊瑚海转向北上，冒雨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驶去。天气不良，使日军所有飞机（包括侦察机）都不能起飞。

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死火山山脉形成的所罗门群岛的南部。在该岛的南海岸虽有一条很窄的平川，但紧挨着就是山地。只在该岛的北部有一片可供修建机场的平地，这就是所谓的隆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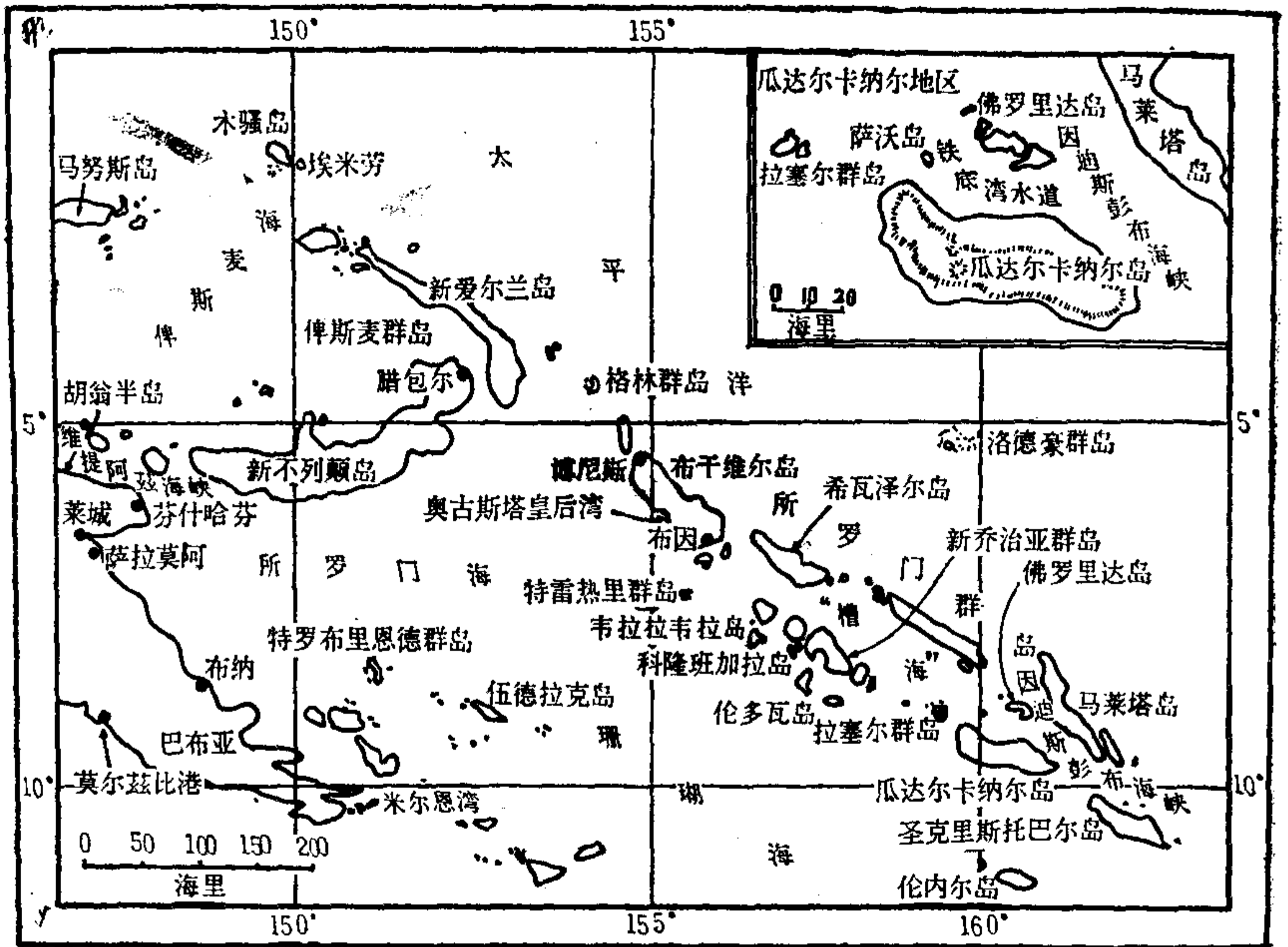


图 45 向腊包尔进军

川。登陆的日军已着手在这里修建机场。这块平地几乎全被热带森林覆盖，一下雨，交通便被无数的河川沟壑截断，到处都是椰子林和茂盛的野草。这片平川就是盟军所要夺取的主要目标。盟军拟攻占的第二个目标是，此地以北约20海里的图拉吉岛。日军在图拉吉岛有一个水上机场。

8月7日凌晨，天气晴朗。由“萨拉托加”号、“企业”号和“黄蜂”号组成的航空母舰编队正向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的指定海域航行。这时，特纳指挥的两栖作战部队悄悄地沿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海岸北上，驶到面积很小的萨沃岛附近时，把部队分为两个编队，进入后来被称为“铁底湾”的水域。该水域之所以被称为

“铁底湾”，是因为在长达数月的作战过程中，双方都有许多舰船被击沉在这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首次进攻作战，同欧洲战场的后期作战相似。这就是说，在欧洲战场担任最高指挥官的陆军首脑，后来也学会了根据海军的意见，解决有关登陆作战的发起时机以及火力支援等项问题。在这次作战中，海军决定：夜间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接近；昼间在舰炮火力和航空火力的支援下实施登陆。因而，在日出时节，陆战队开始抢滩上陆时，基本上未出现什么混乱。而三个月后在北非的登陆作战，是在夜间上陆的，就曾一度陷入令人不安的混乱之中。这次对日军的突然袭击是很成功的，在突击上陆阶段没有受到抗击。

天黑前，约有10000名海军陆战师的官兵已经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上的补给物资堆的到处都是。部队上陆后，一个战斗队沿着海岸向西挺进，另一个战斗队穿过丛林地带向西南推进。岛上日军2000余人，主要是施工部队。其中大部分人在美军舰炮的轰击下，纷纷向西逃跑。但有一些勇敢的士兵，隐蔽起来进行狙击，或用机枪扫射。上陆后的第二天，美海军陆战队与一股日军遭遇，并将其歼灭，8日下午，一个战斗队攻入日军的主要基地。这里有机械厂、发电厂、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等。其他部队接着就夺取了机场，这就是后来美军称为的“亨德森”机场。

“铁底湾”北面的战斗进展得不太顺利。这支部队的作战目标是攻占佛罗里达岛南面的三个小岛。其中之一是图拉吉岛，岛上有一个紧挨着海边拔地而起的长达约1.1海里(2英里)的高地。另外两个小岛是塔纳姆波格岛和格维图岛，两岛之间有一道很窄的防波堤彼此相连。尽管对这个登陆地域的作战，盟军舰炮和舰载飞机进行了支援，很快摧毁了日军的水上飞机，但是，美海军陆战队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在图拉吉岛登陆时，由于选择的登陆场出乎日军预料之外，

上陆战斗非常顺利。但当海军陆战队夺取岛上的高地时，日军巧妙地利用堑壕进行抵抗，迫使海军陆战队不得不使用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猛攻。在格维图岛，日军使用轻武器进行猛烈抵抗，盟军只好强行登陆，攻占了该岛。这是座落在一大片珊瑚浅滩上的一个小岛，只是水上飞机起落用的那个斜面可以登陆。8月7日，美军在塔纳姆波格岛的登陆，遭到了失败。为在8日完全控制这三个小岛，并消灭岛上的780名守岛日军，范德格里夫特不得不把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增加一倍(原为1500人)。这就是说，海军陆战队的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瞭望台”战役的下一步计划，本应占领圣克鲁斯群岛，但因没有预备队而未能执行。

腊包尔基地的日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美军开始登陆后仅过几个小时，就飞临“铁底湾”上空。美航空母舰事先接到“海岸监视哨”*的报告，便以战斗机组成强有力的空中警戒网，旋即将大部分日机击落，其余日机逃走。次日晨，特纳将军获悉，日军鱼雷机正向美军飞来，于是便把运输船和警戒舰只编成航行序列，当日机袭击时，就以最大航速进行规避。50多艘舰船的对空炮火，加上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构成一个从高空到低空的火网，把日军的鱼雷机几乎全部击落。

盟军的登陆编队虽然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但是所受的损失比预料的小。舰载机因各种原因共损失18架，2艘驱逐舰受伤，1条运输船起火。可是，由于货船不能在锚地久留，本来就很棘手的补给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到8月8日傍晚，运输船的卸载不超

*“海岸监视哨”是指澳大利亚所派出的一部分人员沿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岸设置的一些无线电台。这些电台是在战争爆发前设立的，1939年归澳大利亚海军统一领导。日军进攻后，有几个电台保存下来，后来又增设一些电台。这些电台一直隐蔽地与上级保持无线电联系，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非常准确地向盟军指挥部提供有关敌人舰艇、地面部队以及飞机的活动情况。此外，新西兰也在吉尔伯特群岛、埃利斯群岛(今图瓦卢群岛——译注)、斐济群岛及其以东的岛屿上设立了一些“海岸监视哨”。“海岸监视哨”的不少工作人员被日军逮捕，或惨遭杀害。

过百分之二十五。因此，特纳认为在“铁底湾”至少还得停留2天。可是，由于接到两份电报，他不得不立即改变这一决定。一份电报是，弗莱彻以战斗机受到严重损失和需要补给燃料为理由*，请求戈姆利准予将航空母舰编队撤出瓜达尔卡纳尔海域。另一份电报是，来自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敌情通报。这天早晨，有1架澳大利亚的巡逻机，发现日舰正向新乔治亚群岛和圣伊萨贝尔岛之间的海峡(后来称为“槽海”)驶来。

这架巡逻机的驾驶员不是按教令规定立即发报，而是在巡逻结束返回基地后才向上级报告，因而耽搁了几个小时。据这位飞行员讲，这些日舰究竟属于什么舰种还说不准，但他认为其中有2艘大概是“水上飞机供应舰”。据此，特纳断定，日军的企图是在所罗门群岛中部的某地建立一个水上机场。特纳认为，既得不到航空母舰的支援，又有受到空袭的危险，只好命令两栖作战部队中止当天的卸载作业，准备第二天撤离。因此，他请范德格里夫特和警戒部队指挥官、英国海军少将V. A. C.克拉奇利来旗舰开会，以便传达上述决定，并征求对作战计划的意见。

克拉奇利将军乘“澳大利亚”号巡洋舰急于去开会，既未拟定对付日军海上袭击的作战方案，也没指定代理人，使其所属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失去统一指挥。并且，这些舰只处于战备等级较低的状态，配置分散，相距甚远，难以及时相互支援。几艘驱逐舰和扫雷艇等轻型舰艇负责保护停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水域和图拉吉岛登陆水域的运输船。一个巡洋舰、驱逐舰特混大队在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的水道进行巡逻；另一个巡洋舰、驱逐舰特混大队在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水道进行巡逻；第三个

* 开战以来，弗莱彻将军已经丧失2艘航空母舰，他唯恐再受损失，竭力避免冒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的形势，是否象他所估计的那样严重，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弗莱彻还有83架战斗机。因此，尼米兹认为，弗莱彻的部队撤离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是“非常不适宜的”；为了解决燃料补给问题，几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轮流到南方去加油即可。

巡洋舰、驱逐舰特混大队负责封锁东面的水道。另有 2 艘驱逐舰使用雷达监视萨沃岛西北方向的海面，而“铁底湾”的北面却没有配置 1 艘警戒舰只。

萨沃岛海战

8月8日晨，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发现了海军中将三川军一指挥的一支日舰编队(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艘)。这支编队正向“铁底湾”方向前进，准备夜袭盟军的运输船，挫败其登陆企图。

这些年来，日本海军常常利用恶劣天气和夜暗条件苦练杀敌本领，准备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日本舰队的训练，多是在波涛汹涌的北太平洋进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反复训练，致使一些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夜战的需要，日本研制出高质量的望远镜、可靠性较大的照明弹和破坏力最大的氧气鱼雷。这种鱼雷的直径为610毫米，雷头的装药量为454公斤，航速49节时的射程为11海里，航速36节时的射程为20海里*。资源有限，给日本海军作战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日本人往往指望以奇袭取胜，反而比资源丰富的对手更加重视利用自然条件。

三川编队被飞机发现后，便进入“槽海”，航向直指瓜达尔卡纳尔岛。入夜后不久，日军从两艘巡洋舰上派出水上飞机，先于编队飞至“铁底湾”，以便报告美国舰船在那里的位置，并在必要时投下照明弹。盟军有的舰只发现了日军飞机，并试图向旗舰报告。但由于天电干扰，通信受阻。因为未发空袭警报，其他舰只就把日机误为友机。午夜1时稍过，当三川编队向萨沃岛和埃斯

* 当时美国鱼雷直径为530毫米，装药量为354公斤，航速45节时的射程为3海里，航速26.5节时的射程为7.5海里。众所周知，在战争的头两年，美国鱼雷的引信和定深装置均不可靠，尤其是潜艇发射的鱼雷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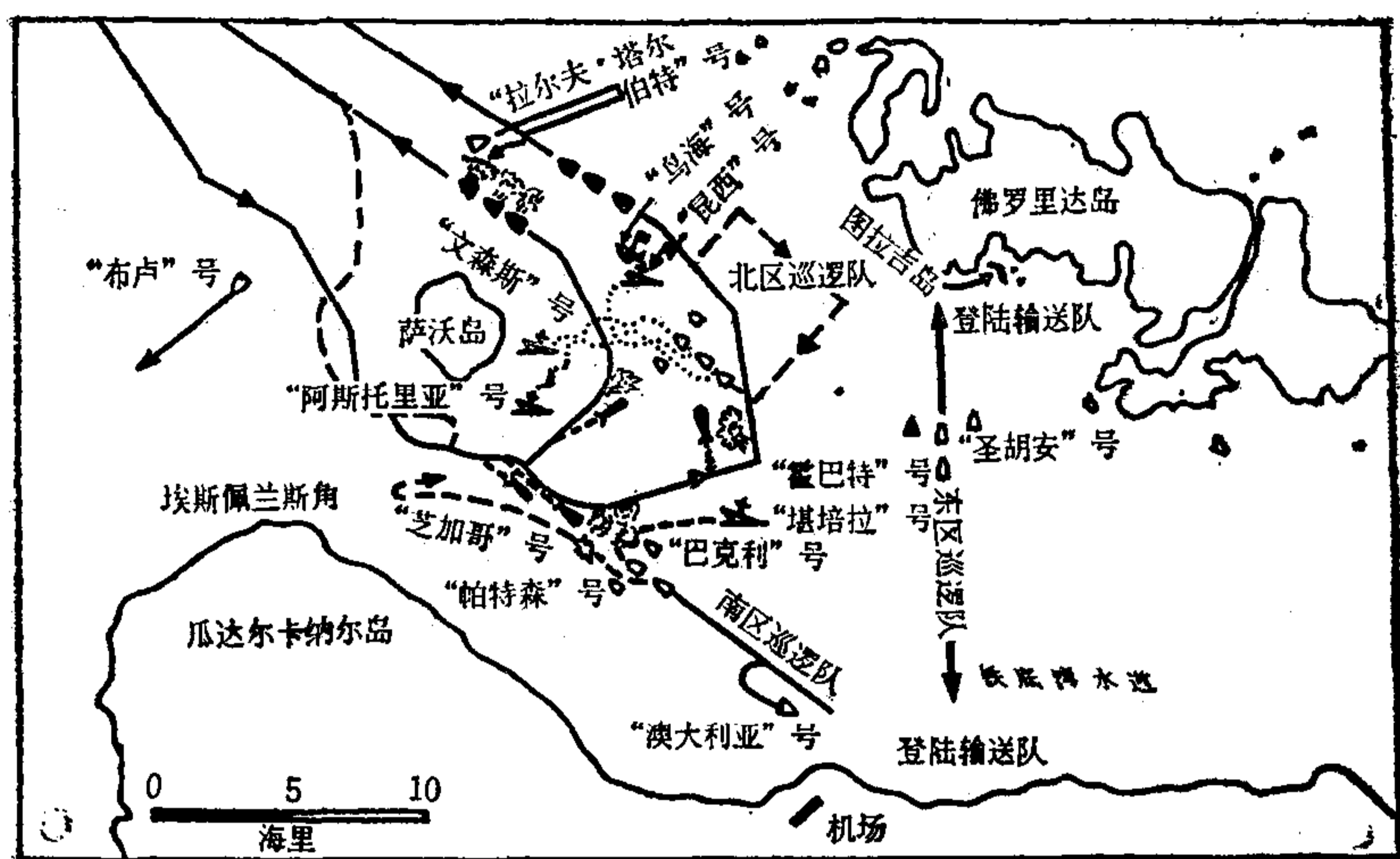


图 46 萨沃岛海战(1942年8月9日)

佩兰恩斯角之间的水道航进时，日舰上的一个瞭望哨，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地看见了盟军担任警戒的“布卢”号驱逐舰。于是，全舰立即准备战斗，各炮位均做好了射击准备。可是那艘担任警戒的军舰却无任何反应，似乎什么也没发现，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三川觉得奇怪，怀疑其中有诈，则派1艘驱逐舰去监视“布卢”号，并命令：如果“布卢”号向我军接近，就把它击沉。

珍珠港事件后，美军和盟军的防御并非无懈可击。日机已经飞临顶空，并投下照明弹，把周围照得通亮；三川编队的几艘巡洋舰已经驶到南区巡逻队的附近，并实施了鱼雷和火炮射击。直到这时，美国驱逐舰“帕特森”号才用报话机发出警报：“注意！注意！发现可疑舰只侵入港内！”可是，为时已迟。盟军舰只还未来得及开炮还击，惊慌失措的鱼雷兵还未做好鱼雷射击准备，日军的鱼雷就已炸毁了美国重巡洋舰“芝加哥”号的舰艏，击中了澳大利亚重巡洋舰“堪培拉”号的舰舷。两舰行动失灵，在弹雨中

开始燃烧。

没有遭受损伤的日军突击编队，这时兵分两路，转而向北急驰。3艘巡洋舰向盟军北区巡逻队的前方急进，4艘巡洋舰从盟军北区巡逻队的后方迂回；接着，打开探照灯，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北区巡逻队。北区巡逻队中的3艘美国重巡洋舰（“文森斯”号、“阿斯托里亚”号和“昆西”号）未过几分钟就在熊熊烈火中倾斜了。三川的旗舰“鸟海”号被“昆西”号击中两发炮弹，司令部海图室被炸毁，34人丧命。盟军还有其他巡洋舰也被炮弹击中，但是损伤轻微。次日2时20分，三川将军下令：“全部舰只撤出战斗”。于是，日军突击编队经“槽海”返航。但是，在萨沃岛以北，又同进行警戒任务的美国驱逐舰“拉尔夫·塔尔伯特”号遭遇，日军集中炮火摧毁了该舰的上层建筑。

三川意识到，他的使命尚未全部完成，本想返回“铁底湾”去摧毁敌人的运输船。可是他又判断，弗莱彻的航空母舰已经开始追击，其舰载机定会在拂晓时实施突击。因此，他放弃了再闯“铁底湾”的念头。三川认为，向西北规避得越远，得到腊包尔基地己方飞机掩护的机会越多。其实，弗莱彻的编队已获准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当时正朝着与三川编队相反的方向航行。到8月9日黎明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远离战场，向东南方向撤去。日军的突击编队通过“槽海”顺利返航。

美重巡洋舰“昆西”号和“文森斯”号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就沉没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澳大利亚重巡洋舰“堪培拉”号重伤，难以自行驶离“铁底湾”，次日8时，由美军的驱逐舰将其击沉。美重巡洋舰“阿斯托里亚”号虽还漂浮了一段时间，但到中午也沉入海底。在这次海战中，盟军损失4艘重巡洋舰和1000余名舰员。这清楚地证明，日军善于夜战的自信是有根据的。

战斗间隙

炮声隆隆的战斗刚一停息下来，美国水兵和陆战队员就继续卸载。天亮后，由于误报敌情而错发空袭警报，所有的运输船曾两次开进“铁底湾”的宽阔水域进行规避。因此，当天午后撤离锚地的运输船尚有一半以上的补给物资未来得及卸载。特纳所属两栖作战部队的最后一艘船，是在即将天黑时驶出“铁底湾”的。这样，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登陆的1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每日只能两餐，赖以充饥的食品是随身携带的B型和C型口粮，辅之以缴获的大米。

连续数天，日军仅以轻型轰炸机轰炸或派潜艇在水上状态炮击美军已夺取的阵地。在战斗的间隙，美海军陆战队的工兵使用铁锹、缴获的蒸气碾压机和卡车等，修建了可供轻型飞机使用的简易机场。8月15日，有4艘日本驱逐舰装载着航空汽油、炸弹、军需品及航空地勤人员，毅然冲进“铁底湾”。8月20日，又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从东南方向接近瓜达尔卡纳尔岛，12架俯冲轰炸机和19架战斗机从该舰起飞。在此期间，弗莱彻将军率领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正在所罗门群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之间担任警戒，保护着海上交通线。

尽管日军的反击还未开始，但是他们正在抓紧备战。为了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及加强新几内亚岛东部的作战，日军正在集结兵力。截至8月中旬，日本联合舰队的全部兵力均集结到特鲁克岛；另有17000名地面部队，有的已到达该岛，有的正在航渡途中。由于主观臆断，日军错误地认为，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登陆兵力不超过2000名。因此，竟从派来增援的兵力中，抽调11000名火速加强新几内亚岛东部的作战，只把其余的兵力投入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机场的首次战斗（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共进

行四次反登陆作战)。

8 月 攻 势

日军在南太平洋的运输船，大部分用来加强莫尔兹比港的作战。因此，一次能运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兵力仅有几百名。就连第一次组织的登陆输送队(由海军少将田中赖三指挥)也要分成两批实施。第一批由6艘驱逐舰组成，8月16日拂晓，从特鲁克出发，以22节航速驶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两日后，18日夜，输送900名登陆兵在亨德森机场以西上陆。第二批有1300名登陆兵，分乘3艘低速运输船(航速仅为8.5节)，也随后从特鲁克出发。为运输船只担任护航的舰艇是田中海军少将的旗舰——“神通”号轻巡洋舰和4艘巡逻艇。

在田中海军少将同几艘低速运输船一起航渡的过程中，先后接到3份敌情报告，使他和日军司令部完全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根据第一份敌情报告获悉，8月20日，弗莱彻将军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东南海域活动。从第二份敌情报告中得知，8月20日，美军飞机已开始使用亨德森机场。就第三份敌情报告来看，日军900名登陆兵于8月21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后，过早地转入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美海军陆战队在这次战斗(此次战斗称为特纳鲁河战斗)中仅有25人阵亡。日军这次惨败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腊包尔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收到第一份敌情报告后，立即电令田中返航；但到第二天傍晚，又令田中向瓜达尔卡纳尔岛继续前进。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率领舰队前来支援这次登陆作战，若有可能，则伺机歼灭弗莱彻的特混舰队。这个决定，导致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的第二次海战。美军将它称为“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日军称之为“第二次所罗门海战”——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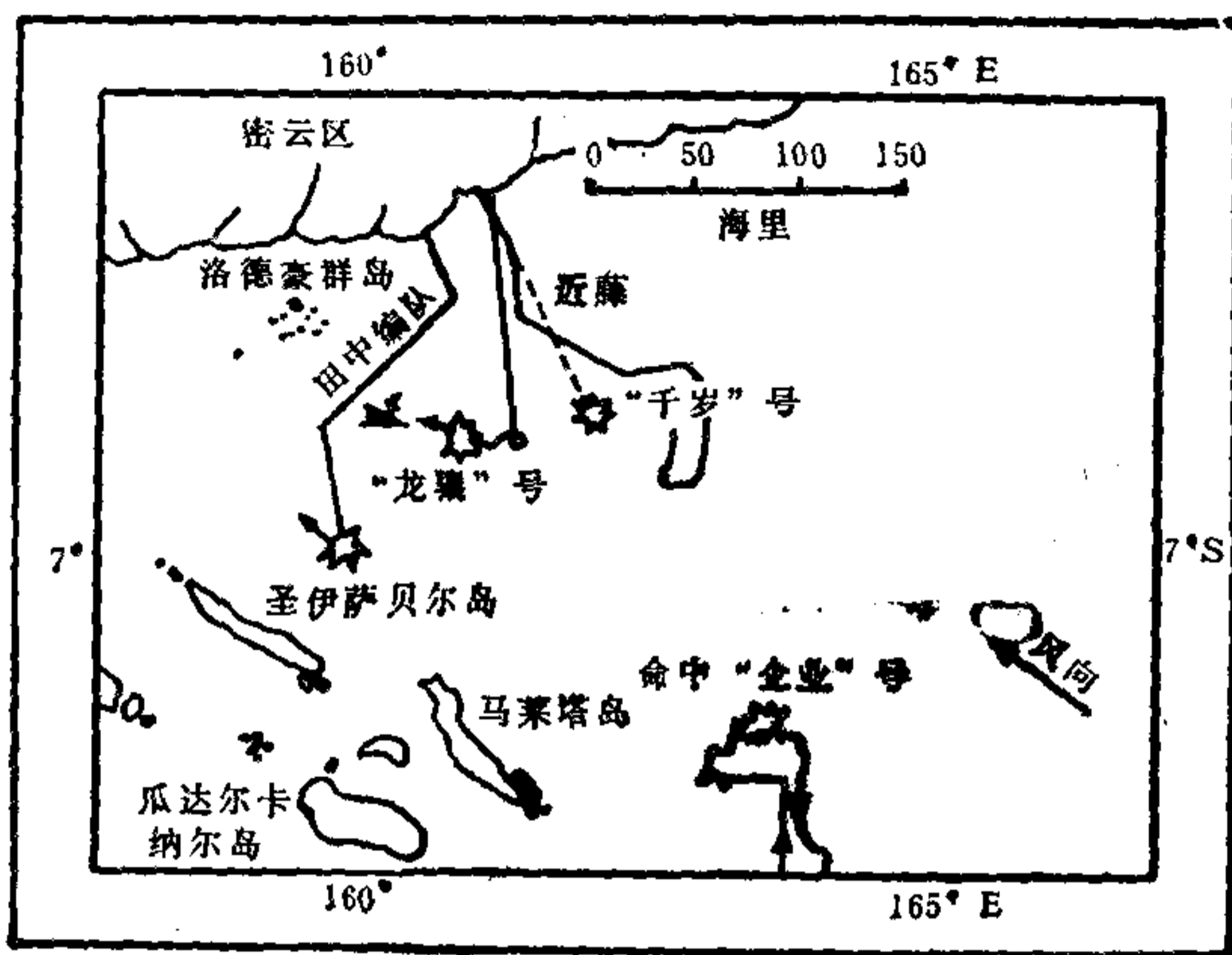


图 47 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1942年8月24日—25日)

8月24日拂晓，日本海军部队从黑云密布的海域驶出，向南航行。田中编队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250海里处。近藤海军中将率领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参战的主要航空兵力集结在这两艘姊妹舰上)，为掩护田中编队的翼侧，而在其东面航进，两者相距40海里。在近藤部队的前方有以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为主力的第三编队。该编队的任务是，以舰载机压制亨德森机场。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东150海里海域活动的弗莱彻将军，接到巡逻机发现“龙骧”号的报告后，非常吃惊。因为他未预料到会发生舰队之间的海战，所以已派“黄蜂”号航空母舰编队返回南方补给燃料去了。因此，要同兵力不明的日军交战，所能使用的兵力只有2艘航空母舰。于是，他决定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为使舰队免遭日军的攻击，弗莱彻命令53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全部担任空中掩护。一到下午，便命令30架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去袭击“龙骧”号。这些飞机发现了“龙骧”号(当时该舰的舰载机刚刚起飞去袭击亨德森机场)，并进行了突击。由于协同得很好，一举使它葬身于海底。

根据美巡逻机的报告，弗莱彻得知日军大型航空母舰群在北面出现后，准备立即从所在海域进行突击。他令“企业”号航空母舰编队司令托马斯·金凯德海军少将负责指挥战斗机，并令“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编队在东南10海里水域航进，以分散日军的突击力量。当雷达发现日机从北面接近时，弗莱彻立即命令2艘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和鱼雷机起飞，前去攻击日本舰队；同时命令战斗机在己方航空母舰编队上空执行警戒任务，拦截接近的日机。日机接近后，金凯德指挥的“野猫”式战斗机旋即冲乱了日机的队形；日机在进行俯冲攻击之前，就被击落6架。幸存的日机没有发现远处的“萨拉托加”号，则向“企业”号冲去。日机强行突破高射炮火的密集封锁，但鱼雷机无法突防，只有极少数几架轰炸机突防成功。

有3架轰炸机，其驾驶员顺利地穿过高射炮火先后投弹，并有3颗炸弹直接命中“企业”号飞行甲板，炸死74人，炸毁两个升降机，炸坏水密隔舱和舰舷。日机对美国航空母舰的首次攻击持续了6分钟。后来，残存的日机向北逃去，美“野猫”式战斗机全速追击。美军只损失15架飞机。“企业”号经过损管队的抢修，消除了轻微的倾斜，一个小时后，便以24节航速一边向南航行，一边回收尚未着舰的飞机。在此期间，美军派出的轰炸机与鱼雷机未能找到日军的主力航空母舰编队，而攻击了一个单独行动的日军舰群，使其中的“千岁”号水上飞机供应舰起火，并丧失作战能力。

近藤海军中将丧失1艘航空母舰和90架飞机后，午夜开始向特鲁克岛撤退。但是，田中的登陆输送队在驱逐舰的护送下，利用夜暗继续向南驶去。天亮时，亨德森机场的轰炸机前来袭击，“神通”号轻巡洋舰遭到重创，另外有1艘运输船被击沉。此后不久，由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美B-17型轰炸机也来袭击。这支登陆输送队又被击沉1艘驱逐舰。因此，驻腊包尔的日本海军司令部认为，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首次作战已经失败，于是命

令登陆输送队返航，取消了此次作战行动。

9 月 攻 势

田中海军少将尽管在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中尝到了苦头，但是，一回到肖特兰群岛的海军前进基地，又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准备用数量有限的运输船将增援部队运到瓜达尔卡纳尔岛。8月28日黄昏，运送陆军部队的日本驱逐舰，被美军轰炸机(由亨德森机场起飞)击沉1艘，击伤2艘。此后，日军选择接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机更加慎重。天黑前，日军驱逐舰和小型运输船总是在“槽海”北部徘徊；入夜后，才进入“铁底湾”。日军的这种行动很有规律，因而被美海军陆战队称为“东京快车”。待人员上陆和物资卸载完毕，日舰常对机场进行炮击，尔后经“槽海”北上，于天亮前驶到美海军陆战队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外。盟军的驱逐舰曾于夜间被日军驱逐舰击沉两艘。从此以后，盟军舰船就谨慎起来，天一黑即撤离“铁底湾”。而日军也较谨慎，总是在日出前离开此地。

这样一来，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的制海权，白天在美军手中(在亨德森机场的飞机支援下)，夜间则转入日军手中。双方水面舰只在“铁底湾”所进行的几次海战，不外有两种情况：一是盟军舰只昼间在“铁底湾”活动时间过长，天黑后与日舰相遇而引起海战；一是盟军舰只日落后冒险进入这一水域同日舰遭遇而引起战斗。

到9月10日，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部队已有6000名，分别部署在美军阵地的东、西两侧。为了夺回亨德森机场，日军发起第二次反攻。由于相信东京的情报，对美军的兵力估计过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向上级报告说，反攻的兵力已经够用。于是，日军便令近藤海军中将指挥联合舰队的部分兵力再次从特鲁克出发，去支援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反攻，一俟夺取机场，日机立即进驻。日军在丛林中开辟了一条道路，9月

12日入夜后,其主力部队在亨德森机场稍南的地方,沿着一个山岭(后来被称为“血染的山岗”)发起突击。但是,日军的行动已在美军的预料之中。海军陆战队在105毫米榴弹炮的支援下,以迫击炮和机枪抗击来袭的日军,使其在当夜和次日均未能突破美军的防线。

9月13日夜,美海军陆战队不断以火炮进行猛烈轰击,而日军没有炮兵,无法回击。近午夜时,日陆军部队又组织一次最后的突击,虽已接近机场,但因遇到美军的猛烈阻击,终于溃退下来。天亮前,日军就撤出了战斗。随后,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又对丛林中的日军猛烈进行扫射。结果,日军损失1500人;美军亡40人,伤103人。近藤率领的舰队撤回特鲁克,第二次反攻又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珊瑚海继续游弋的弗莱彻航空母舰编队,却遭到日本潜艇的沉重打击。8月31日,1艘日本潜艇用鱼雷击伤美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使其在尔后约三个月的关键时期未能参加战斗。两周后,又有航空母舰“黄蜂”号、新型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和驱逐舰“奥布赖恩”号,在15分钟内相继遭到鱼雷攻击。2条鱼雷命中“黄蜂”号,使其供油系统起火。该舰的主要消防水泵也被炸坏,因而不能有效地进行消防作业。舰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校虽然竭力控制火势,使没有遭受损伤的舰艏迎风,但是没有效果。因此,舰长下令:“全体舰员离舰”。1艘驱逐舰用鱼雷将该舰击沉。“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在水浅以下出现一条长达10米的裂缝,返回珍珠港进行修理。但“奥布赖恩”号驱逐舰的舰体出现横断裂缝,未开到基地就沉入海底。

这一天,不幸的事件连续发生,盟军在整个太平洋海域能够进行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只剩下“大黄蜂”号;没有受伤的战列舰只有“华盛顿”号。然而幸运的是,由“黄蜂”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却安然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支护航运输队承运的是特纳从萨摩亚守军中抽出的最后一批预备兵力——

海军陆战队约4200人。

10月的攻势

“血染的山岗”一战，使日本陆军遭到惨败。这对日军的战略产生很大影响。日军惊魂稍定后才觉察到，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已布有重兵，只有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才能夺回，否则，该岛将永远陷于敌手。

在巴布亚半岛，以布纳为基地的日军翻越海拔2000米的欧文斯坦利山脉，击溃了麦克阿瑟将军统辖下勇敢抵抗的澳大利亚部队后，进占莫尔兹比港就指日可待了。但9月18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这支部队停止前进，再次翻越大山，撤回布纳。这时，日军企图在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之前暂时固守布纳，一切都为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让路。根据这一新的作战企图，日军增加了“东京快车”的“运行”次数。截至10月1日，已有900名地面部队搭乘舰船，乘夜暗经由“槽海”南下。与此同时，日军的一个精锐师团也开到肖特兰岛，准备运往瓜达尔卡纳尔岛。

为了对付日军增援部队，戈姆利将军组织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又从新喀里多尼亚岛抽调了3000名陆军部队运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增援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第1师。由“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华盛顿”号战列舰组成的特混舰队为其担任掩护。此外，还派海军少将诺曼·斯科特率领4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前去袭击“东京快车”。

日军在制定10月作战计划时，决定使用军舰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连续进行炮击，以摧毁亨德森机场。第1个炮击编队由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从腊包尔出发，10月11日午夜在埃斯佩兰斯角北面闯入斯科特少将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之中。结果，日军大为失利。当时夜暗，能见度很低，就连日军那种猫一般的眼睛

也无能为力。而斯科特的旗舰“旧金山”号重巡洋舰没有安装新式SG型对海搜索雷达,如同日军编队那样,也和盲人骑瞎马差不多。

可是,这几艘美国巡洋舰交上了好运,它们刚刚鱼贯而行,相继转向。按说,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转向运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转向既妨碍舰炮发扬火力,又给敌人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瞄准点。然而幸运的是,美军安然完成了这一战术机动,保持单纵队队形的几艘巡洋舰从日军编队的正前方穿过,处于有利的“T”字横头阵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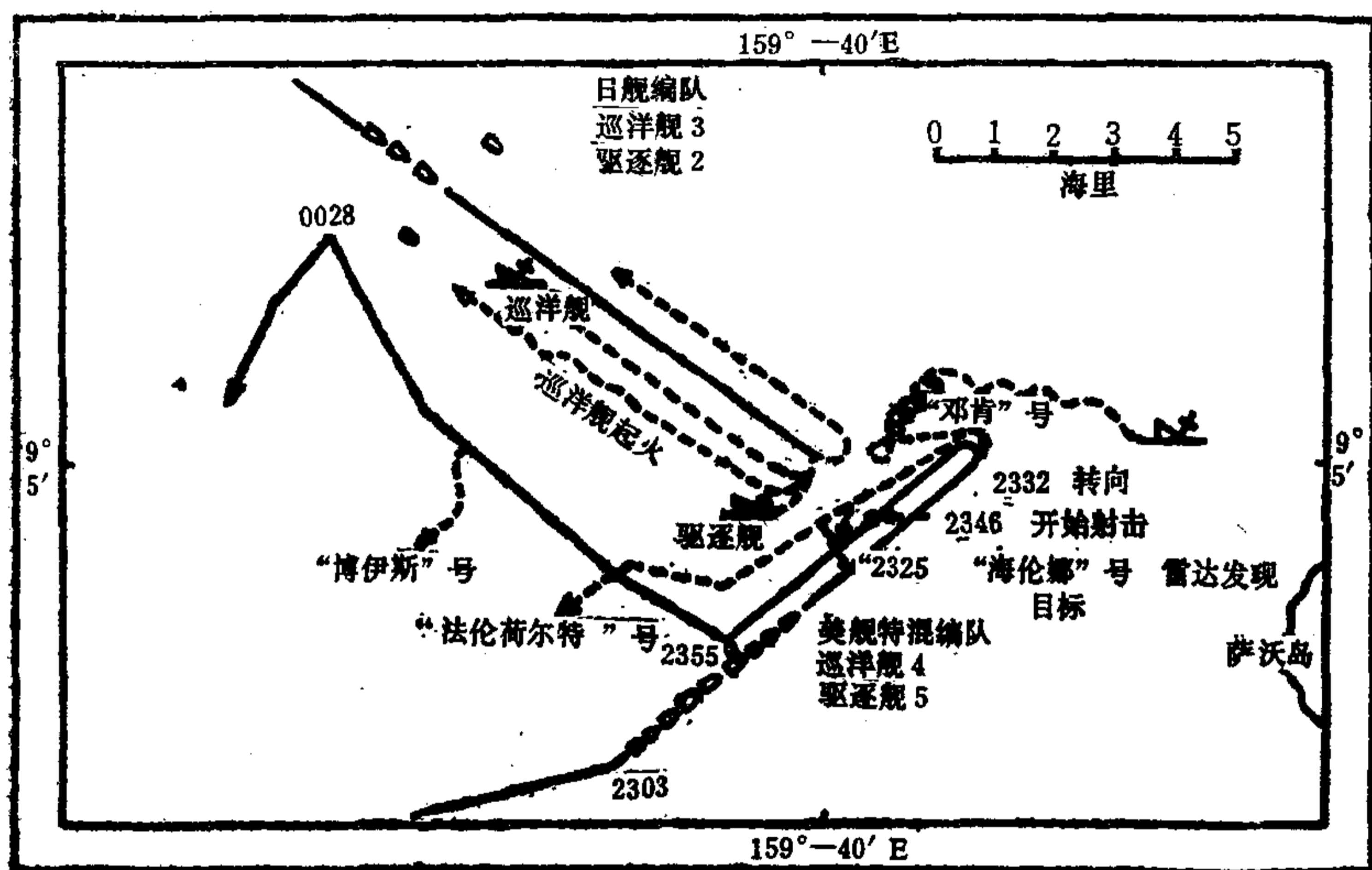


图 48 埃斯佩兰斯角海战(1942年10月11日—12日)

接着,美军编队首先发现日军编队,舰炮开始齐射,击沉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使另1艘巡洋舰起火。随后,斯科特编队对日军的残余舰只进行追击,猛烈炮击尚未受伤的日本巡洋舰。但是美军也有1艘巡洋舰失去了战斗力,另有1艘巡洋舰被两发炮弹击中。此外,美军几艘前卫驱逐舰更加倒运。当美巡洋舰开始转向时,这几艘驱逐舰离开了原来的队列。当它们前去追赶队伍正想占领

指定队位时，又夹在己方巡洋舰和敌舰之间。其中1艘驱逐舰被己方击中两发炮弹，另1艘受到双方舰炮的猛烈夹击，起火沉没。

美军对这场称为埃斯佩兰斯角海战(日军称为“萨沃岛夜战”——译注)的战斗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估计较高，使南太平洋盟军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这时，有一支护航运输队从新喀里多尼亚岛出发，驶抵瓜达尔卡纳尔岛，待人员上岸、物资卸载后，13日又安全返航。战况依然对美军有利。但是这天夜里，2艘日本战列舰闯入“铁底湾”，对亨德森机场进行了系统的轰击。在一个半小时里，发射数百发大口径炮弹，使跑道受到严重破坏，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飞机半数被毁。次日昼间，遭到两次空袭，夜间又受到重巡洋舰的炮击，机场被破坏得更加严重。

因此，10月15日拂晓，当6艘日本运输船把4500名援兵送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美军仅有很少几架飞机予以抗击。这样，日军的岛上兵力就增加到22000名，其中大部分是精锐部队。当时，美军与日军对峙的兵力为23000名*，但是，多属已疲惫不堪、症

* 下表是在几个重要时间美日双方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兵力对比：

日 期	美 军	日 军
8月7日	10000 人	2200 人
8月20日	10000 人	3600 人
9月12日	11000 人	6000 人
10月23日	23000 人	22000 人
11月12日	29000 人	30000 人
12月9日	40000 人	25000 人
2月1日	50000 人	12000 人

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约有6000人在图拉吉、塔纳姆波格、格维图等岛登陆，当时这里共驻有日军780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约有5000名美军守备在这几个岛上。

疾缠身的海军陆战队。日陆军部队正为夺回亨德森机场而积极进行准备时，近藤率领中途岛海战后阵容最大的战列舰、航空母舰部队也从特鲁克出航了。

面对准备如此充分的日军，美军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提高南太平洋部队的士气。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指挥问题从一开始就使美军感到棘手，这也是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特纳将军认为，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不应囿于其环形防御阵地，而应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沿岸的几个地段发动进攻。但是，范德格里夫特却抱怨说，没有得到舰队的充分支援。而戈姆利将军本来就对此次登陆战役持怀疑态度，他既不能解决这些分歧意见，也不信赖自己的部下。因此，尼米兹将军解除了戈姆利的职务，由自信心强而又骁勇善战的威廉·哈尔西将军继任南太平洋地区司令。

哈尔西立即在努美阿召开军事会议，支持范德格里夫特，解决了战略方面的意见分歧。他问道：“我们是打算撤退呢，还是要固守？”范德格里夫特回答：“我能够守住，但是希望得到更为积极的支援。”于是，哈尔西斩钉截铁地说：“好的，放心大胆地干吧！我们尽可能支援你。”

哈尔西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指派“华盛顿”号战列舰编队前去阻止日军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增援和炮击。接着，他又对刚刚接替弗莱彻的金凯德下达了一道很有胆略的命令：率领2个航空母舰编队（分别以“大黄蜂”号和刚修复的“企业”号为骨干组成）进入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北海域作战。

10月23日，日本陆军部队再次进攻亨德森机场，但是难以取得进展。从三个方向进行攻击的日军，协同不好，各自为战。美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阻击，日军无法前进。岛上的日陆军指挥官，虽曾三次电告近藤海军中将，说明航空母舰编队可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接近，并提出何时可出动飞机。但是，每次都未能如愿以偿。因此，坐镇特鲁克的山本司令长官急不可待地警告岛上陆军

部队：若不迅速夺下亨德森机场，舰队因燃料不足，将不得不令其返航。

26日晨，从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美军PBY型水上飞机报告：近藤编队已驶离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正向北航行。在这之前，金凯德海军少将率领的2个航空母舰编队已经到达圣克鲁斯群岛附近海域，将近藤编队置于其攻击范围之内。哈尔西将军把上述情况全部标在司令部（在努美阿）的作战海图上。即将日出时，他坚决果断地发出电令：“攻击！反复攻击！”侦察机立即从“企业”号的飞行甲板上起飞。不久就发现了日军的航空母舰部队，并投下2颗227公斤炸弹，把“瑞凤”号轻型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炸坏。

后来，海战的发展在战术上对美军越来越不利。“瞭望台”战役之前，仅有战列舰和巡洋舰作战经验的金凯德将军，采取了弗莱彻的作战指挥方式，所有战斗机均由“企业”号航空母舰来指挥。这种指挥方式，既不够准确，也不很得力。日军飞机在美军飞机起飞前20分钟首先出击。因此，金凯德编队在己方战斗机还未来得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不得不在低空迎击临空的敌机。更糟糕的是，日军飞机集中突击那艘离“企业”号10海里远的“大黄蜂”号，有5颗炸弹命中“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有的还炸穿装甲，在舰内爆炸。2条鱼雷在机舱爆炸，炸断了电缆和消防管道，海水浸入锅炉舱。于是，“大黄蜂”号开始倾斜，火势蔓延，机器停转，通信中断，失去航行能力。这时，“大黄蜂”号的轰炸机群却突破了日军编队的空中防御，重创日重巡洋舰“筑摩”号，并使“翔鹤”号航空母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一直未能参战。

1小时后，日舰载机发起第二次突击，这一次指向“企业”号编队。当时，1艘日本潜艇刚对美驱逐舰“波特”号发射鱼雷，“企业”号编队正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做好抗击日机的准备。但是，新战列舰“南达科他”号的高射炮打得激烈而准确，因而，“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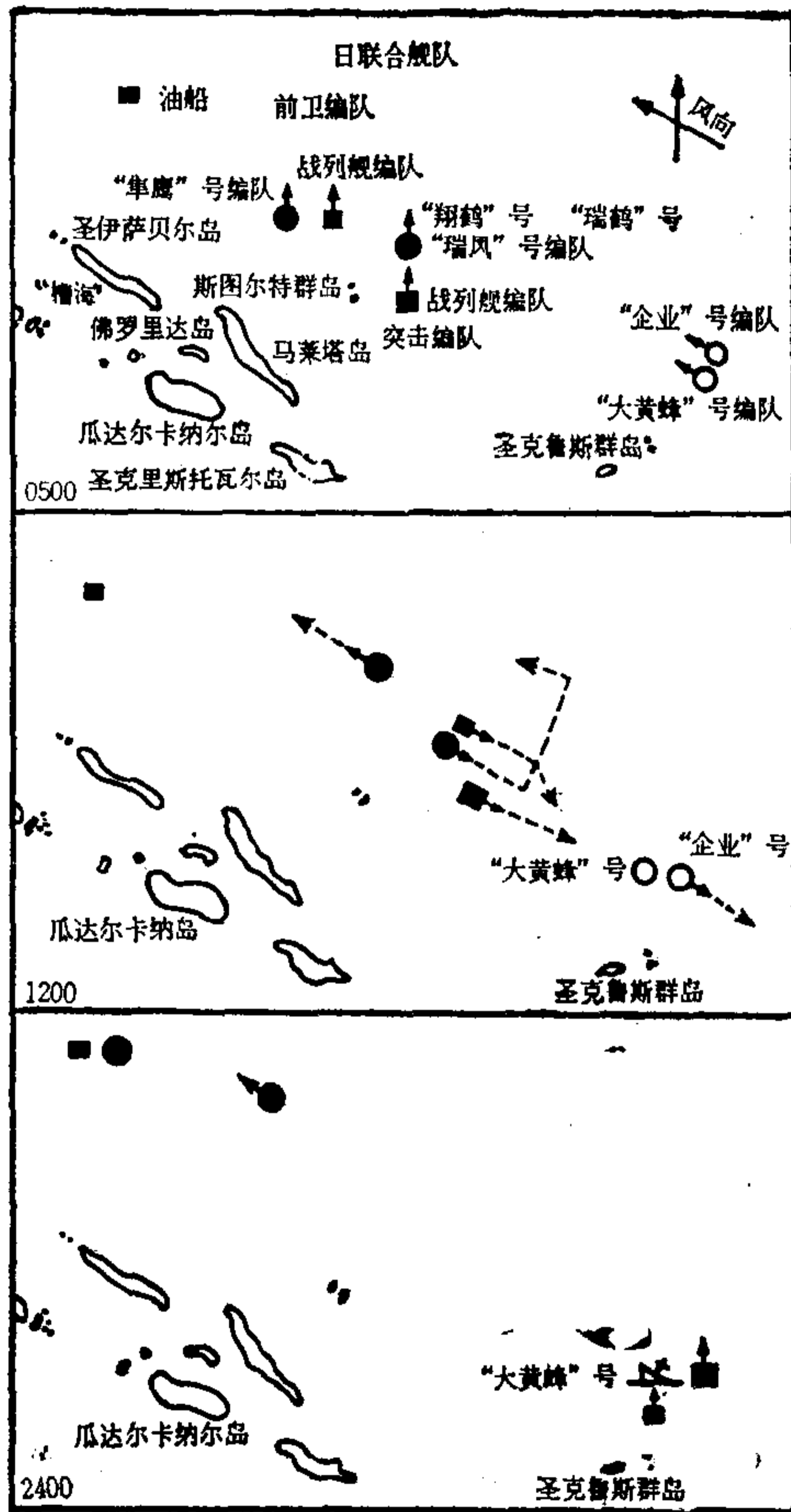


图 49 圣克鲁斯群岛海战(1942年10月26日)

号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只有飞行甲板被击中3颗炸弹。上午，日舰载机进行了第三次突击，又击伤2艘美国军舰。尔后，

金凯德将军命令“波特”号自沉，并令“企业”号编队向东南撤离。

这样，停泊在海上而又得不到战斗机掩护的“大黄蜂”号，当天下午屡遭日军飞机袭击，又被击中1条鱼雷、2颗炸弹，火势更大，舰体倾斜已相当严重。编队指挥官终于下令弃舰。然后该指挥官留下2艘驱逐舰负责击沉“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自己则率领其余舰只撤出了战斗。这2艘驱逐舰虽向“大黄蜂”号发射了全部鱼雷和400余发炮弹，但除了增大火势外，没有其他效果。天黑后，这2艘驱逐舰也撤离此地。近藤编队驶近燃烧着的“大黄蜂”号后，发现已不能拖走，即用4条鱼雷将其击沉。

从战术上看，在这场称为“圣克鲁斯海战”（日军称为“南太平洋海战”——译注）的战斗中，美军遭到了挫败；但从长远观点来看，美军却在战略上获得了胜利。近藤海军中将失掉100架飞机，而金凯德将军只损失74架。这次海战给日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双方丧失飞机的数量所能说明的。因为美国培训飞行员和制造飞机的速度是日本望尘莫及的。

美国舰队虽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战略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扭转当时战局的还是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尽管日军不断加强攻势，岛上美军仍然坚守着阵地。亨德森机场依然在美军手中，而日军的伤亡却比美军的伤亡约大10倍。10月26日以后，日军的攻势开始减弱。此后，日军地面部队再不能形成对美军的严重威胁了。

11月的攻势

日军确信，再坚持一下就能够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此，11月初，又按照10月的做法加紧进行准备，而且，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加迅速。夜间运行的“东京快车”加快了速度，使瓜达尔卡纳

尔岛上的日陆军部队超过美军兵力数千人。但是，这种小规模
的逐次增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英勇顽强的田中将军奉命率领
一支护航运输队(编有11艘运输船，并有11艘驱逐舰担任护
航)，把13500名援兵从肖特兰岛运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方
法同10月的战法一样，夜间，以一个战列舰编队和一个巡洋舰
编队连续对亨德森机场实施炮击；昼间，以轰炸机群对其实施
空袭。为对田中的护航运输队进行空中掩护，近藤海军中将的
航空母舰编队奉命在所罗门群岛北面活动，但避免进行舰队决
战。

这时，盟军又从新西兰和美国调来增援部队。哈尔西将军从
各守岛部队中调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约6000人，指派特纳率领水
面舰艇部队迅速送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在罗斯福总统的亲自关注
下，向南太平洋除增派巡洋舰、驱逐舰及潜艇外，还从夏威夷和
澳大利亚调来了轰炸机和战斗机。11月决战已迫在眉睫，于是金
凯德将军率领“企业”号航空母舰编队从努美阿出航，同时有一艘
修理舰伴随航行，因为“企业”号已被击伤，需要在航渡中继续进
行修理。该编队还包括“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2艘战列舰。
哈尔西将军从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学到了行动谨慎这条经验。因
此，他指示金凯德将军：“企业”号航空母舰无论如何不要进入所
罗门群岛以北海域。

虽然特纳抢在田中之前赶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但这难以不
被日军发现。日军轰炸机反复袭击“铁底湾”内的美军护航运输
队。11月12日，一名日军飞行员驾驶着起火的飞机撞击重巡洋舰
“旧金山”号，撞坏了射击指挥仪和火控雷达，死伤50人。日轰炸
机中有些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因为近藤将军率领的舰队已从
特鲁克来到圣伊萨贝尔岛以北海域。接着，近藤又把海军中将阿
部弘毅指挥的第1炮击编队调来。田中的增援部队正在肖特兰岛
待机，准备突破“槽海”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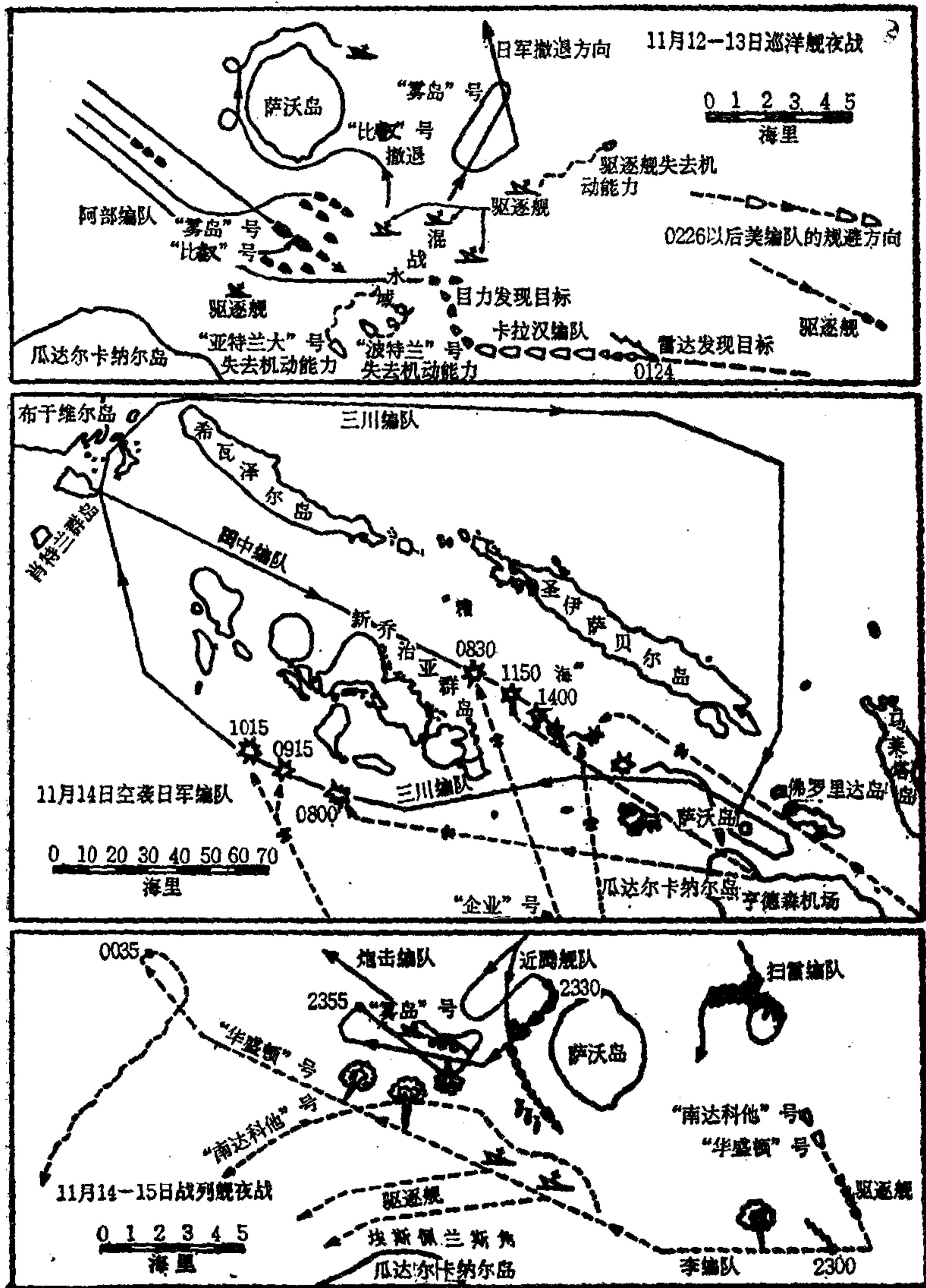


图 50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1942年11月12—15日)

特纳根据侦察机的报告获悉，日炮击编队正向美军接近。黄昏时，他令护航运输队向东南方向撤离。为了挫败日军对亨德森机场即将发起的夜袭，特纳从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船只中抽出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在海军少将丹尼尔·卡拉汉的指挥下，重返“铁底湾”。这就揭开了历时3天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日军称为“第3次所罗门海战”——译注)的序幕。

与日军相比，卡拉汉编队很象一个要同勇士歌利亚搏斗的大卫(古以色列王国国王，据《圣经·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童年时打死非利士勇士歌利亚——译注)。因为阿部弘毅编队中除1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外，还有“比睿”号和“雾岛”号2艘战列舰。幸运的是，日本战列舰的356毫米炮弹是用来轰击机场的，不是穿甲弹。不然，美军编队就难免全军覆灭。不管怎样，面临即将开始的海战，美军几乎来不及进行任何准备。卡拉汉将军既没提出作战方案，也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敌情进行侦察。他仿效斯科特在埃斯佩兰斯角海战中的战法，采取单纵队队形，巡洋舰居中，前、后各配置若干艘驱逐舰。他还和斯科特将军一样，选择雷达性能较差的重巡洋舰“旧金山”号为旗舰。卡拉汉的副手斯科特则以“亚特兰大”号轻巡洋舰为其座舰，该舰也未装备SG型对海搜索雷达。

这天夜里，虽无月光，但星斗闪烁。卡拉汉编队经由东水道返回“铁底湾”。当卡拉汉编队即将驶抵隆加角以北海域时，没有装备雷达的阿部炮击编队，在前卫驱逐舰的警戒下，正由萨沃岛以南水域进入“铁底湾”。美日两支编队若继续照直前进，就可能相互碰撞。当这两支编队正以相逆航向迅速接近时，美轻巡洋舰“海伦娜”号的雷达在距日舰14海里处发现目标，并用无线电向旗舰作了报告。于是，卡拉汉将军先后两次命令其编队向右转向，以便向北航进。显然，他企图象斯科特在埃斯佩兰斯角海战时那样，通过上述机动，占领T字横头阵位。但是，航进在最前面的

驱逐舰“库欣”号，突然发现在其前方的日军前卫驱逐舰。“库欣”号因而转舵驶出队列，使美军几艘前卫驱逐舰发生混乱。于是，卡拉汉将军的巡洋舰编队向左转向，以避免同己方驱逐舰发生碰撞。这样，日美双方的舰只就混在一起了。

接着，进行了一场30分钟的混战。这场混战的激烈程度，是海战史上罕见的。双方队形都被打乱，交战军舰各自为战，不时发生同室操戈的情况。激战后，于午夜撤出战斗。待天亮才查明，两军损失都很严重。日军除丧失2艘驱逐舰外，阿部弘毅的旗舰“比睿”号中弹50多发，失去了机动能力，漂泊在萨沃岛以北海面，又遭到亨德森机场飞机的反复攻击，最后沉没。卡拉汉和斯科特两位将军及其大部分参谋人员在海战中阵亡。美军丧失4艘驱逐舰，其重巡洋舰“波特兰”号和1艘驱逐舰失去机动能力。此外，因敌我双方炮击而起火的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也沉入海底。轻巡洋舰“朱诺”号在拖着倾斜的舰体撤离战场过程中，又遭到日本潜艇的鱼雷攻击，700名舰员同归于尽。美国军舰只有1艘没受损伤。在这次海战中，尽管日军编队占有绝对优势，但是，美军编队却英勇顽强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迫使阿部弘毅的战列舰撤退，田中护航运输队返航。

日军以战列舰实施炮击的企图虽未得逞，但它并没完全放弃原来的作战计划。三川海军中将指挥的巡洋舰编队，又从肖特兰岛南下，14日凌晨，开始炮击亨德森机场。但是，这几艘巡洋舰的203毫米舰炮威力要比阿部弘毅编队的356毫米舰炮威力小得多。由于金凯德的“企业”号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已向战场开来，并将所罗门群岛置于其舰载机的突击范围之内，所以形势开始对日军不利。

11月14日拂晓，美军侦察机发现两支日军舰船编队。一支是三川率领的巡洋舰炮击编队，正在新乔治亚群岛以南海域向西撤退。另一支是田中的增援编队，经由“槽海”南下，正向瓜达尔卡纳

尔岛航进。亨德森机场的轰炸机和“企业”号航空母舰的轰炸机，首先袭击了三川编队，击沉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3艘。接着，轰炸机群又和圣埃斯皮里图岛的B-17型轰炸机协同作战，对田中编队中防御薄弱的运输船反复实施攻击。在天黑前，有7艘各载1000名陆军的运输船，有的被击沉，有的即将沉没。

日军如此复杂的作战计划，不可避免地要酿成一场悲剧。11月份，日军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是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输送援兵和物资。但是，进行输送任务的运输船，仅能在有限的几艘驱逐舰和少数战斗机的掩护下，经由“槽海”南下。这些战斗机有的是从美机作战半径之外的所罗门群岛北部起飞的，有的是从远在北面海域活动的近藤率领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陷入困境的田中依然奋勇前进，此人固执己见，执意蛮干简直令人吃惊。护航运输队中仅剩4艘受伤的运输船，他仍坚持向瓜达尔卡纳尔岛继续突进。与此同时，近藤将军亲自率领“雾岛”号战列舰、4艘巡洋舰及9艘驱逐舰南下，企图对亨德森机场实施有效的炮击，以补偿阿部弘毅编队失利所造成的损失。

在美军方面，“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2艘战列舰及4艘驱逐舰，这时正按照哈尔西的命令离开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北上，以保卫亨德森机场。海军少将威利斯·李以“华盛顿”号为旗舰，指挥上述编队首先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海域；当月亮即将落下时，由萨沃岛以北进入“铁底湾”。李将军没有发现什么敌情，近藤中将却发现了李将军的编队。于是，近藤将编队分成3个舰群：2个舰群实施攻击，1个舰群进行监视。

李将军采用以驱逐舰为前卫的单纵队队形。当该编队转向朝埃斯佩兰斯角方向航进时，战列舰的雷达发现了日军的前卫舰群，经几次齐射，将其击退。但以轻巡洋舰为前导、由数艘驱逐舰组成的日军突击舰群，却沿着萨沃岛西海岸驶来，因而未被美军雷达发现。日军突击舰群对美军编队的前卫舰实施炮火和鱼雷攻

击，使美军2艘驱逐舰沉没，2艘驱逐舰失去机动能力。于是，“华盛顿”号向左转舵，“南达科他”号冲着敌舰向右转舵，以避免失去机动能力的舰只。美战列舰是在危机时刻临时采取这种各自为战的行动的。这时，近藤舰队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由战列舰“雾岛”号、2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的主力舰群，正从萨沃岛西北方向接敌。主力舰群从萨沃岛背面一出现，就炮击了相离较近的“南达科他”号。该舰上层建筑被击毁，不得不退出战斗。

这样，美战列舰“华盛顿”号就要同整个日本舰队进行较量。李将军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利用雷达指挥射击，很快见效。“华盛顿”号的406毫米和127毫米舰炮集中轰击“雾岛”号，使“雾岛”号在7分钟内中弹50余发，丧失了机动能力。接着，李将军转向西北航行一段时间，以便把日舰从美军受伤的舰只附近诱开，尔后转而南撤。

这时，近藤海军中将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作战企图，遂令“雾岛”号和失去机动能力的2艘驱逐舰自沉，然后撤离了战场。但是“顽强的田中”突防成功后，继续向瓜达尔卡纳尔岛前进，残存的4艘运输船终于抵滩。天亮后，美军的飞机、舰艇和岸炮迅速摧毁了这4艘运输船，但舰上幸存的日陆军部队已经登上岛岸。

日军这次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行动，同以前一样，又遭到了失败。此后，山本司令长官再也不敢冒险把主力舰只投入所罗门群岛的作战了。

塔萨法朗加海线

11月攻势受挫后，日军完全处于守势。它在所罗门群岛中部的科隆班加拉岛和新乔治亚群岛各修建了一个机场，以构成新的防线。在此期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军全力固守自己的阵地。

另一方面，田中以高速驱逐舰组成“东京快车”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补给，以维持守岛部队的日常生活。其基本方式是，驱逐舰把装有粮食和药品的浮桶投放在该岛近岸水域后，在天亮前经“槽海”北上返航。为了破坏日军的补给线，哈尔西命令金凯德率领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前去破坏“东京快车”的运行。

在水面舰艇作战方面，金凯德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战术指挥官。他拟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免重蹈前任的覆辙。金凯德规定：在未查明敌情之前，决不盲目接近敌人，也不以单纵队队形接敌；夜战时，使用舰载水上飞机进行侦察，以便早期发现敌人，必要时，还可空投照明弹；发现目标后，驱逐舰首先前去对敌实施鱼雷攻击，然后撤至一定距离；巡洋舰须同敌人保持11000米的距离，在敌人的视距之外占领阵位，一俟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命中目标，立即开炮。但后来金凯德另有任用，这个计划便由新接任的海军少将卡尔顿·赖特付诸实施了。

赖特海军少将获悉，田中编队正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方向航进。11月30日，赖特率领的编队也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方向接近，当夜进入“铁底湾”的东水道。赖特编队的航行队形是，4艘驱逐舰在前面担任警戒，5艘巡洋舰跟进，另有2艘驱逐舰因报告情况耽误一点时间而被配置在编队的殿后。几艘巡洋舰进入“铁底湾”后，变换了队形，以驱逐舰掩护两翼，向西航进。这时，田中率领的8艘驱逐舰正从相反的方向进入“铁底湾”，但是未被赖特编队发现。因为海上无风，担任侦察的水上飞机未能起飞。

23时6分，赖特将军的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的雷达发现日军编队。于是，几艘巡洋舰立即变换成单纵队，以相逆航向与日军编队迅速接近。当前卫驱逐舰应该实施鱼雷攻击时，赖特犹豫不决。因为他从雷达上还看不清楚目标。迎面开来的田中编队借助海岸背景的掩护，使美军雷达难以分辨。后来，当赖特命令前卫驱逐舰发射鱼雷时，战机已失，敌我距离迅速增大，无一鱼雷命

中目标。但美巡洋舰对1艘距离较近的日军驱逐舰进行了攻击，使之起火。

这时，日军的其他几艘驱逐舰分别转向。由于美军那时还没有无焰火药，射击的闪光就成了日军驱逐舰鱼雷射击的最好坐标。日军训练有素，鱼雷手对鱼贯而行的美军舰只发射了威力很大的鱼雷。鱼雷射击准确，鱼雷本身也能按射向稳定航进，加之赖特的几艘巡洋舰航向速度不变，照直前进，所以日舰的鱼雷就准确地命中了目标。除“火奴鲁鲁”号以外，其余几艘巡洋舰都被¹条或数条鱼雷击中。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的舰艏被炸掉。重巡洋舰“彭萨科拉”号后机舱进水，3座炮塔被击毁，舰体迅速被烈火吞噬。损伤最严重的是重巡洋舰“诺思安普敦”号，舰壳被炸破，大量海水涌入舰内，甲板上到处都是正在燃烧着的柴油，舰员被迫弃舰。该舰终于翻沉。这时，田中率领7艘未受损伤的驱逐舰已经撤出“铁底湾”远离战场了。在这场时间不长的海战中，美军除损失几艘宝贵的巡洋舰外，还牺牲400多名舰员。事后，美军充分研究了怎样对付威力大、精度高的日军鱼雷的问题。

遭受沉重打击的赖特编队，不得不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撤退。美军的撤退似乎是给田中的“东京快车”让路。这种“快车”每隔4天运行一次，经“槽海”南下，昼间由肖特兰基地的零式战斗机进行掩护。但是，美军仍有办法破坏田中的输送计划。12月3日，当田中的10艘驱逐舰经“槽海”开始南下时，亨德森机场的飞机起飞予以袭击，击伤日军驱逐舰1艘、击落零式战斗机3架，自己损失飞机2架。尽管如此，田中编队还是强行突防，在塔萨法朗加附近海面投放了装有补给物资的1500个浮桶。可是，岛上日军的体力消耗殆尽，拂晓前只捞回310个浮桶。其余的均被美战斗机用机枪击沉。

12月7日，“东京快车”受到更为严重的空袭，1艘遭到重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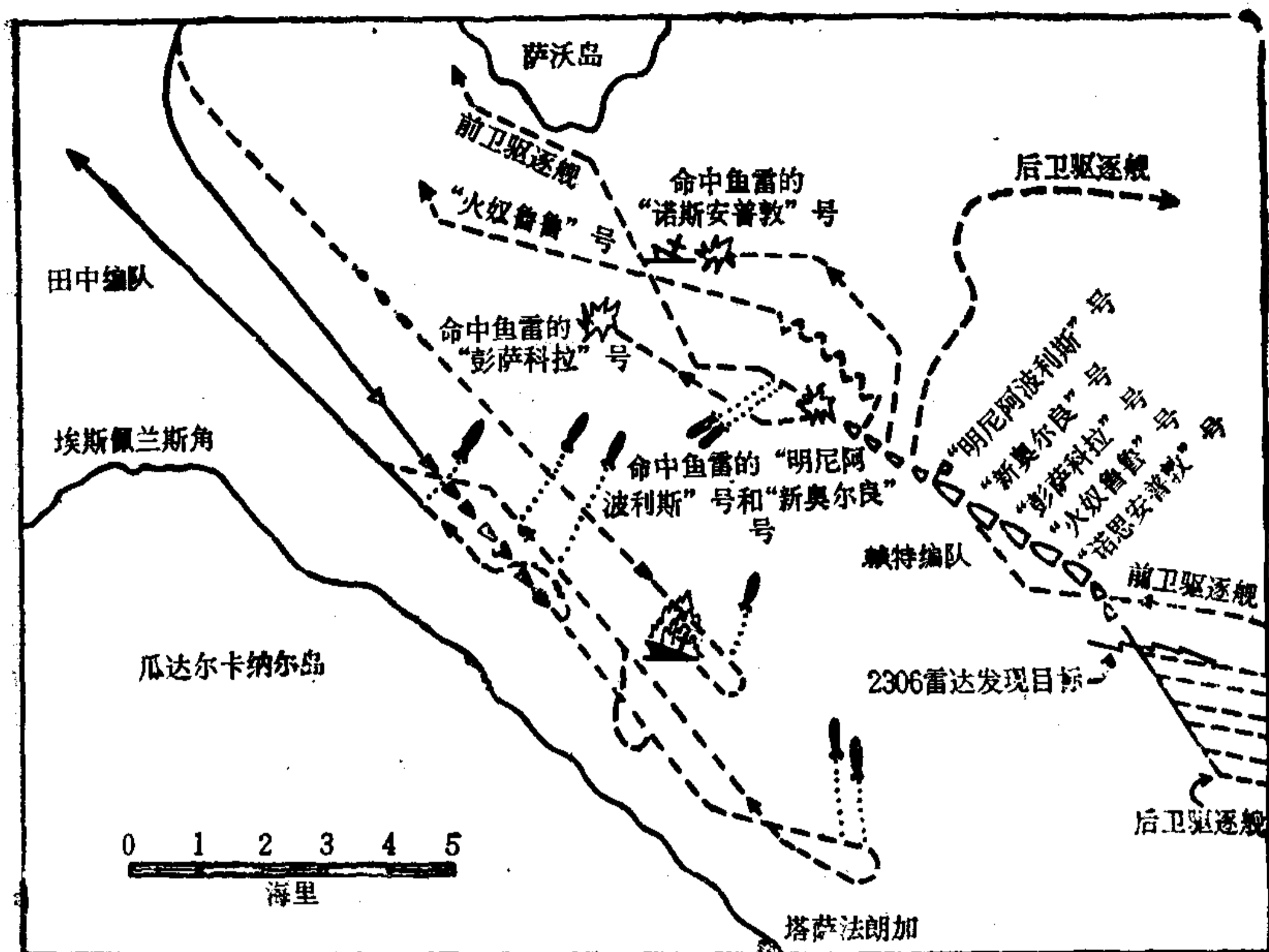


图 51 塔萨法朗加海战(1942年11月30日)

的驱逐舰，在其他舰只护送下被拖回基地。这样，只部分军舰驶抵“铁底湾”。进入“铁底湾”后，又遭到从图拉吉岛来袭的8艘美军鱼雷艇的攻击。虽然美军没有1条鱼雷击中目标，又有1艘鱼雷艇遭到重创，但却迫使“东京快车”未能送到任何补给物资而撤退。

12月11日，田中将军亲自指挥“东京快车”出航，并以最新建成和性能最好的“照月”号驱逐舰(2500吨)为旗舰。田中编队顺利突破了美军通常在黄昏时实施的航空封锁，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海面投放了1200个浮桶。可是，在田中的驱逐舰编队返航时被美鱼雷艇发现。“照月”号被1条鱼雷击中起火，后弹药舱爆炸，田中将军也负了伤。2艘驱逐舰前来援救已沉没的“照月”号的幸存者，救起了田中海军少将及其他几名官兵。但是，未等完成救

生任务，又有多艘美军鱼雷艇来袭，迫使日舰撤离。这次战斗后，日本大本营终于不得不决定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

完全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

12月份，为疟疾所苦的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的勇士们，在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的率领下撤到澳大利亚，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美军便由美陆军少将亚历山大·帕奇指挥。不久，又从美国直接调来一个陆军师增援，从而使守岛美军增加到一个军。

1943年1月，帕奇将军指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第2师的兵力已达50000人。到1月中旬，帕奇将军还不知道日军已决定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从其防区向日军集结地区发起总攻，迫使日军向西撤退。

日军使用配置巧妙的火炮，积极掩护步兵作战，以赢得撤退的时间。他们按照周密的计划，出色地完成了撤退任务。当日军的运输船和驱逐舰在腊包尔和所罗门群岛北部集结时，近藤将军再次率领舰队进入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海域。正如日军所料，这一行动引起了哈尔西的注意。哈尔西思考的问题是，这预示着什么呢？难道日军不顾前四次的失败，还要再次试图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吗？若是这样，南太平洋部队是有足够的兵力打败它的。于是，哈尔西将军立即派遣5个特混编队（以2艘大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为骨干），掩护护航运输队紧急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但是，并没有发生舰队之间的海战。这是因为近藤将军无意同美军作战，只是对它进行牵制而已。然而，日军加强了空中袭击。夜里，日鱼雷机从刚刚建成的新乔治亚机场起飞，使用照明弹和照明浮标，成功地击沉了美重巡洋舰“芝加哥”号。后来，日军实施夜袭的战术又有新的发展。

当帕奇以主力部队沿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北海岸向西推进时，

另派一个营搭乘小艇绕到埃斯佩兰斯角的西面登陆。这个营上陆后，立即向东挺进，以便与主力部队会合。其目的是，切断岛上日军同海上的联系，便于将其封锁在丛林内，聚而歼之。但到2月9日，美军部队会合时，才发现日军已经逃之夭夭。原来是当美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方面时，日军约有20艘驱逐舰，乘夜暗以高速往返三次，穿过“槽海”，把处于半饥饿状态的12000名残存部队从岛上撤回。于是，美日两军各有成功与失败之处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就此告终。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美军约有60000名陆军和海军陆战师的部队先后投入战斗，其中约有1600名战死，4200名负伤。而在36000余名日军中，战死(包括下落不明的)15000名，病死9000名，被俘1000名。

进占巴布亚半岛

当美军不断加强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攻势时，在此地以西1000海里外的盟军，正为从日军手中夺回巴布亚半岛而奋战。在夺取巴布亚半岛的作战中，盟军虽也遇到了像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那样的困难，但还是取得了胜利。日军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抄近路撤退时，澳军在后面追击，此外，美澳联军有一部分绕过这个山脉向布纳方向迂迴，还有一部分从空中运到巴布亚半岛北部未被日军占领的机场。盟军部队向布纳地区分进合击，1942年11月中旬，发起总攻，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布纳。

盟军在巴布亚半岛的处境，正同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处境相反。在这里，是盟军部队沿着丛林中的独辟蹊径前进，穿过蒿草漫人的草地，涉过红树丛生的沼泽地，边打边进，不断突破日军坚固防线。但是，争夺巴布亚半岛的作战又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有所不同。在这次作战中始终未发生过海上交战。如果投

入强大的海军兵力，或者反复实施炮击，或者迅速从海上进行增援，那么该地区的战局也许早就会明朗起来。可是，这个海域的水文情况不明，连海图都没有，又有对方航空兵的威胁，交战双方谁也不肯把大型军舰派到这里来冒险。尽管如此，海上活动在进攻巴布亚半岛的过程中，还是起了重要作用。起初，日军于夜间使用驳船向布纳地区进行增援，后来又试图以同样方法从布纳地区撤出部队。但是美军鱼雷艇频繁出击，使日军付出很大代价。虽然盟军的空投及后来的空运是一种重要的补给手段，但是四分之三以上的补给物资是用机帆船输送的。

后来，麦克阿瑟为了把这部分日军(约12000名)驱逐出巴布亚半岛，投入的兵力近30000人(美军和澳军各占一半)。但是，直到1943年1月底，日军仍盘踞在海岸附近的某一较小地区。后来，在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以及盟军的进攻下，负隅顽抗的日军才被击溃。在夺回巴布亚半岛的作战中，盟军死亡3095人，约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死亡人数的2倍。

至此，旷日持久而又至关重要的反攻准备作战终于结束。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两支部队分别夺取了日军赖以继续扩大侵略的前进基地。这对盟军来说，则是开辟了通往腊包尔的两条道路。

结 语

中途岛海战前，日军在太平洋处于优势地位，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时，综观各种兵力的对比，双方大致上已是势均力敌了。再从地理位置上看，瓜达尔卡纳尔岛至双方最近基地的距离也是相等的。换句话说，日军最靠近的基地腊包尔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相距560海里；盟军最靠近的基地圣埃斯皮里图岛，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也是相距560海里。那么，盟军

为什么能够获胜呢？

1942年8月7日以前，日军疏于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御。美军派出一个精锐的海军陆战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了几百名守岛的日军，一举攻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后来，形势的发展逐渐对美军有利。这是因为坚固设防的要地从来是易守难攻的。

8月9日，弗莱彻和特纳的部队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海域，使日军得到一个夺取这一地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机会。但是，日军无意在珊瑚海寻机歼灭盟军舰队，以便长期掌握这一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鉴于中途岛作战的经验教训，日军对孤军深入的战法开始持慎重态度。这次，日军的计划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输送登陆兵上陆，消灭岛上美军，并夺取机场。若此举成功，则进而派遣航空母舰部队接近瓜达尔卡纳尔岛，使舰载机进驻岛上机场，掌握这一地区的制空权。这样，在岸基航空兵的掩护下，舰队展开活动，才能掌握瓜达尔卡纳尔岛周围的制海权。

日军上述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计划是注定要破产的。因为它过低估计了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地面兵力，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把其主力部队用于夺取巴布亚半岛的作战。当日军对此有所醒悟时，已经为时过迟。在双方竞相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过程中，日军没能把突破美军防线、夺取机场所需要的大炮、弹药和其他补给品，以及占有压倒优势的部队送上该岛。到11月份，日军已陷于绝望境地。盟军在培训人员和军工生产方面的庞大计划，使其各军种的作战能力都开始超过日军。固然，这时日本海军还有“瑞鹤”号、“隼鹰”号和“飞鹰”号3艘大型航空母舰，而美国海军只有1艘受伤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似乎日军还占绝对优势。可是，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东海域和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损失了大量飞机，并且不能很快得到补充，而美军正在加强亨德森机场的作战能力。考虑到这些因素，情况就不同了。另外，日军开始认识到，为使其飞机具有优良的飞行性能，

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日军的飞机易被击毁，一旦被美军的对空炮火击中，立刻起火。因此，在11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中，山本司令长官同意不使用航空母舰实施近距离支援，以免暴露目标。实际上，日军航空母舰在1944年6月以前，没再参加战斗。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日军的最大弱点之一是指挥不够统一。从表面上看，日军的陆军和海军是协同作战的，实际上，不仅在制定作战计划时缺乏协作精神，甚至在作战过程中也还相互扯肘。作战部队之间也是指挥重叠，关系紧张。因此，陆、海军的协同作战，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在盟军看来，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先后发动的4次反攻，规模虽大，但不够灵活。盟军在协同作战方面也有某些缺陷，尤其在西南太平洋部队和南太平洋部队之间更是这样。当然，麦克阿瑟将军是西南太平洋部队的总指挥官，而哈尔西到达努美阿以后，指挥南太平洋的作战，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真正高于美军之处，始终是其水面舰艇部队的夜战本领。在夜战中，日本海军充分发挥了性能良好的氧气鱼雷的威力，这是它可以自鸣得意的。当时，美国军舰已装备新式SG型雷达，若有更多的指挥官掌握了雷达的性能，就足以对付配备高质量望远镜和夜战训练有素的日军。但事实上，美军对水面舰艇的夜战，既缺少准备，又不擅长。萨沃岛海战遭到惨败的战例，反映了1942年盟军水面舰艇作战的一般特点。当时，盟军部队仓促编成，来不及进行战斗训练，指挥官只能采用单纵队队形。在这种队形中，把驱逐舰配置在主力舰只的前后担任警戒，既不便于早期发现目标和实施鱼雷攻击，也难以发挥127毫米舰炮的威力。金凯德将军曾计划提高舰艇编队的夜战能力，但直到1943年底，建立了战斗情报中心，水面舰艇有了比较稳定的兵力编成和指挥体制，他的想法才得以实现。

四、有限攻势

盟军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布纳地区之后，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隙。日军和盟军双方，都利用这段时间制定计划，进行准备。

1943年1月，美英联合参谋部在卡萨布兰卡会谈中决定，要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到太平洋战场，以加强这一战场的攻势。不久，在同年5月的华盛顿会谈中又决定，太平洋的一切军事行动统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组织实施。

美英联合参谋部原则上同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打破日本战略计划”。他们的设想是在下述情况下有可能打败日本：

1. 实施封锁，尤其是切断日本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石油运输线；
2. 对日本的城市持续进行轰炸；
3. 若有可能，直接进攻日本本土。

为了实现上述的作战设想，盟军的主要进兵路线均应指向香港和中国沿海地区，以便获得必要的基地。英国的陆军部队应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的配合下，进攻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便对从西面发动攻势的中国军队进行补给。中国军队即使不能进抵香港，至少也要进至沿海地区牵制日军，削弱其抗击能力，以利于盟军从海上实施进攻。英国舰队应突破马六甲海峡，向苏拉威西海进军，在这里与由东向西推进的麦克阿瑟所属的西南太平洋舰队会合。尔后，美英舰队协同作战，收复菲律宾，并实施登

陆作战，夺回香港。另外，尼米兹率领的中太平洋部队，应从珍珠港出发，向西推进，经由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台湾进抵香港。但是，由于英国不能从地中海抽出足够的兵力来完成它在本计划中所分担的任务，加之日军在中国实施攻势作战，使中国军队难以执行所赋予的使命，所以，这一庞大而复杂的作战计划，必须予以彻底修改。这样，进攻日本的重任，则由美军承担，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军队只能提供有限兵力予以支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为了实现上述的作战计划，美军除了加强潜艇对日本海上兵力的袭击外，还必须使用地面部队、航空兵和水面舰艇部队从以下三个方向发动攻势：

1. 北太平洋方向——由北太平洋部队把日军驱逐出阿留申群岛；
2. 中太平洋方向——由中太平洋部队从珍珠港向西进军；
3. 南太平洋方向——首先由南太平洋部队和西南太平洋部队协同进攻腊包尔，然后由西南太平洋部队沿新几内亚岛的北海岸向西进攻。

由于中太平洋方向的攻势，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优先予以保障，所以在北太平洋方向以及初期阶段在南太平洋方向，只能发动有限的攻势。新造的一些性能最好的舰船，尤其是航空母舰、战列舰和两栖作战船只等，均有计划地集结到珍珠港，以便中太平洋的进攻能够尽早开始。

发现美军正在集结兵力之后，日军也调遣了主力舰只准备迎击。但是，日本的海军飞机，使用得过于轻率，消耗较大，而且没有相应的培训计划，损失的飞行员难以得到补充。这是导致日军失败的原因之一，后面还将阐述这个问题。

1943年3月，金海军上将明确了海军的编制，并为各舰队规定了战斗序列。凡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作战的美国舰队，一律授予偶数番号；凡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国舰队，一律授予奇数番号。

按此规定，将太平洋的几支主要海军部队分别编为：

1. 美国第5舰队*，即以珍珠港为基地的中太平洋部队。
2. 美国第3舰队，即哈尔西将军直接指挥的南太平洋部队(特纳将军指挥的两栖作战部队，称为第3两栖作战部队)。
3. 美国第7舰队，即在麦克阿瑟将军统辖下的一支规模不大的西南太平洋海军部队，由阿瑟·卡彭特海军中将指挥(后由金凯德海军中将继任)。下属的两栖作战舰艇和支援舰只编为第7两栖作战部队，由丹尼尔·巴比海军少将指挥。

第7舰队与第3舰队、第5舰队不同，它不隶属于太平洋舰队，因而不归尼米兹将军统辖。

收复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在日军占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后的一年左右时间，在阿留申群岛一带，盟军主要是使用飞机和潜艇对日占岛屿进行袭扰，使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1942年8月，美国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曾经穿过浓雾，从海上对基斯卡岛进行一次炮击。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只要气象条件允许，加拿大和美国的陆军航空兵就去空袭这两个日占岛屿，对其进行袭扰。1942年至1943年冬，美军占领了阿达克岛和阿姆奇特卡岛(后者位于基斯卡岛东南约65英里处)。在这两个岛上，美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修建了机场。因此，美军进驻这两个机场的战斗机掩护轰炸机很快就切断了基斯卡岛同日本之间的海上运输线。

* 为了适应作战需要，各舰队下辖特混舰队、特混大队和特混小队。例如，第31·2·3特混小队，是指第3舰队第31特混舰队第31·2特混大队中的一个特混小队。为了便于组织后勤工作，把需要有同类装卸设备的同型舰船编在一起，组成后勤大队或后勤中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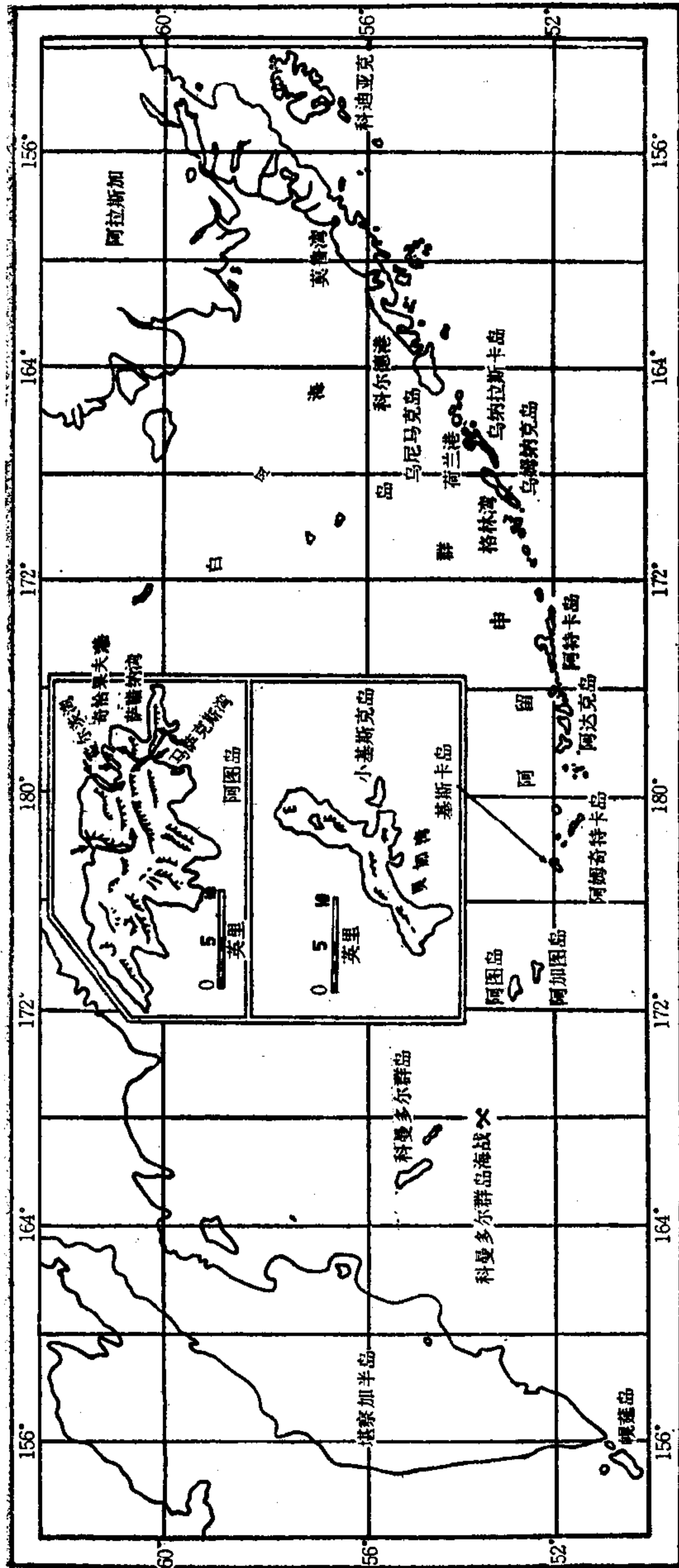


图 52 阿留申群岛作战

1943年2月中旬，美国查尔斯·麦克莫里斯海军少将，为了封锁阿留申群岛最西面的阿图岛，对该岛曾进行炮击，并派出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在该岛西南海域进行巡逻，以破坏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在这次行动中，美军编队袭击了日军驶往阿图岛的护航运输队，击沉一艘装载弹药的运输船，并使2艘运输船逃回千岛群岛的日军基地幌筵。据细萱成四郎海军中将判断，日军与阿留申群岛之间的海上补给线很快就会被切断。所以，他于3月初率领所属的整个舰队，掩护护航运输队开往阿图岛，卸完军需物资后又安全返回幌筵。3月下旬，细萱海军中将再次组织护航运输队开往阿图岛。但是这时，麦克莫里斯海军少将正率领一个编队（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在苏联的科曼多尔群岛以南海域巡逻，严阵以待，准备截击日军。接着，美日两军就在这里发生一场战斗，称之为科曼多尔群岛海战。这是一次典型的水面舰艇部队之间的昼间战斗。

3月26日日出前一小时，美国特混大队从雷达上发现在其北面有一支日本的护航运输队。麦克莫里斯海军少将立即下令追击。但他竟未意料到所追击的这支日军部队在兵力方面比他自己的部队强得多。东方发亮时，细萱发现有几艘美国舰只向他接近，则令2艘运输船向西北方向隐匿，并命令4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在美军编队与阿留申群岛的日占基地之间迅速占领阵位。接着，就发生了持续3个小时的战斗。前来追击的美军后来成为被追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军在航速和攻击力量方面都占优势，但是所取得的战果却是微乎其微的。这支日军部队在追击美军的过程中，为了发扬后主炮的火力，进行曲折运动，因而未能发扬航速较快这个优点。美军编队一边施放烟幕，一边巧妙地进行规避运动，从而没有受到严重损伤。这种规避运动叫作防炮火曲折运动，即在敌舰修正弹着，准备进行下一次射击时，迅速转舵，向上一个弹着点所激起的水柱方向运动，以免被敌弹击中。但

是“盐湖城”号重巡洋舰还是被击中一发炮弹，机舱进水。轮机兵只顾去消除舰体的横倾，而没注意到防止海水进入供油管道，致使锅炉熄火，军舰暂时失去机动能力。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麦克莫里斯命令1艘驱逐舰在受伤的巡洋舰周围施放烟幕，并命令另外3艘驱逐舰对日军部队奋勇实施鱼雷攻击，以阻止日舰来袭。美驱逐舰接到命令后立即转向，冒着日巡洋舰的猛烈炮火实施攻击，迫使日军暂时停止追击。由于烟幕的遮蔽，细萱搞不清已失去机动能力的“盐湖城”号重巡洋舰的实际状况，加之本部队的燃料所剩不多，又担心美军轰炸机会随时从阿达克岛和阿姆奇特卡岛袭来，所以，他令其全部舰只撤回幌筵。日本海军当局对细萱的行动表示不满，解除了他的职务。此后，日军对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补给全靠潜艇来进行。

这样，盟军的北太平洋部队，就使日军完全陷于孤立状态。驻守在阿留申群岛的几千名日军，处于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之中，对战局的发展已经起不到多大作用。尽管这些岛屿的价值不大，但对美国来说，一想到还有美国领土被日军占领，就感到内疚。而美英联合参谋部也希望收复阿留申群岛，以便苏联对日宣战时，在这里修建航空中继基地*，开辟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航线。1943年1月，担任阿留申地区司令官的金凯德，当时还是海军少将，已把收复日占岛屿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打算尽早进攻基斯卡岛。但是，据金凯德所知，在几个月内难以得到所需要的舰艇和兵员，因此，根据侦察的结果，他又另外拟定一个作战方案：暂时绕过基斯卡岛，以较少的兵力直取更远的阿图岛。金凯德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阿图岛的守备部队只有2600人，不到基斯卡岛的一半，机场尚未建成，几乎没有什么岸防工事和防空设施。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租借法案，苏联的船只可从美国西海岸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运送物资。日本怕引起与苏联的纠纷，未对此进行干涉。

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阿图岛登陆作战计划后，尼米兹将军派来3艘旧式战列舰，以加强舰炮火力支援，并将登陆日期定为5月7日。登陆部队由美步兵第7师充任。该师在内华达州的荒漠地区接受基本科目训练后，又开赴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地区进行两栖作战训练。4月下旬，该师乘船开往阿留申群岛。由于风大浪高，两次推迟登陆日期。5月11日，弗朗西斯·罗克韦尔海军少将指挥的一支登陆编队(辖有战列舰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19艘、运输舰5艘和护航航空母舰1艘)，没有受到日军的抗击，把1000名登陆兵送到阿图岛北部的霍尔茨湾一带登陆，另有2000多名登陆兵在该岛南部的马萨科勒湾登陆。

从南北两个海湾登陆的美军，对敌进行夹击，在岛上山峦连绵的地区会合，尔后向东追击日军。这时，美军实施舰炮火力支援，并从护航航空母舰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和扫射，以迫使日军就范。但是，日军扼守山口，凭借隐蔽的火力点阻止美军集结而不向东撤退。因此，美军在陆上战斗中投入了包括预备队在内的全部兵力(共11000名)。金凯德将军对陆上战斗进展缓慢十分恼火，撤换了地面部队指挥官。但是，这次追击作战的失利，至少有一部分责任应由担任火力支援的战列舰来负。战列舰在离海岸6—8海里的水域实施炮击，虽然暂时压制了日军，支援了己方登陆兵，但是，并未摧毁日军阵地，日军的阵地几乎依然完好无损。

到5月底，阿图岛的日军残余部队，才不得不向靠近北面海岸的一个高地撤退。退守该高地的日军，遭到美军舰炮的轰击，伤亡很大。这部分日军当炮弹打光，轻武器的弹药也所剩无几时，就高喊着“万岁”发起了最后一次冲锋。29日拂晓前，上千名日本陆军部队，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手持战刀或是端着刺刀悄悄地走下山来。天刚发亮，他们就冲过美军阵地的空虚之处，窜犯了两个指挥所，闯入野战医疗所，残杀了病人和伤员。后来，这些日本兵被追得无路可逃，约有500人用手榴弹结束了自己。其余的

日军，仍在当天和翌日晨继续进行顽抗。最后，除28人被俘外，这部分日军不是自杀，就是被击毙了。在这次登陆战斗中，美军约有600人战死，1200人负伤。还有近1500人未能投入战斗。这是因为他们的衣服、鞋子等都不适于在阿留申群岛这样寒冷而潮湿的地区作战，至于他们的训练情况这里就不说了。

这时，日军仅能使用潜艇和幌筵基地的航空兵来支援阿图岛的守备部队。但是，潜艇的行动未能奏效，而飞机又因雾大也无法达到目的。日本联合舰队未参加这次作战。山本司令长官坐镇东京，正注视着美军将从三个方向发动的攻势。他对盟军准备从珍珠港、新几内亚、所罗门方向发动的攻势感到不安，不可能将其海军主力派到阿留申群岛海区去作战。

北太平洋部队在准备于1943年8月中旬进攻基斯卡岛时，充分吸取了阿图岛作战中的宝贵经验教训。第11航空队在6周内向基斯卡岛投下了1200吨炸弹。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则对日军的主要阵地和港湾进行炮击。在阿达克岛，有29000名美国兵和5300名加拿大兵，由美国陆军少将查尔斯·科利特负责指挥，携带着经过试验的极地装备，进行登陆作战演习和通过沼泽地的训练。8月13日，一个由许多运输船和近100艘军舰组成的庞大登陆输送队从阿达克岛出发。15日拂晓前，担任舰炮火力支援的舰只驶抵基斯卡岛附近海域，对日军主要岸防阵地实施了猛烈的轰击。天一亮，坦克登陆舰、步兵登陆艇及坦克登陆艇等即开始抢滩，遣送登陆部队上岸。但是，部队上岸后才发现，该岛并无日军防守。在3周之前，日军派来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大雾的掩蔽下，乘进行封锁任务的美军编队返航补充燃料的机会，悄悄地驶到基斯卡岛，将全部守备部队撤走。日军不愧是撤退的老手，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撤退任务。

有些军官建议：以收复的这两个海岛作跳板，经由千岛群岛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势。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未采纳这个建议。

因为北太平洋寒冷多雾，气象恶劣，发动大规模进攻难以得到必要的后勤支援。即使补给问题可以解决，但从战略上看这也不是上策。因为日本是为了攫取资源而悍然对美国开战的，日本的作战能力主要取决于从荷属东印度群岛夺取的石油、橡胶和大米等类海外资源，若从北面进攻日本，是切不断日本的海外资源补给线的。因此，收复基斯卡岛以后，北太平洋部队精简整编，仍与从前一样，执行巡逻警戒任务。金凯德晋升为海军中将，调到西南太平洋战区，在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任第7舰队司令。

准备对腊包尔展开钳形攻势

1943年初，盟军终于把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巴布亚半岛驱逐出去，从而完成了向腊包尔进兵的“第一阶段任务”。在开始执行第二阶段任务之前，即在从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两个方向实施分进合击之前，盟军的攻势出现一个短暂的间隙。日军和盟军都抓紧这段时间进行备战，以利于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

日军建立一道腊包尔防线。这道防线东起新建的蒙达机场（新乔治亚岛），西到萨拉莫阿（新几内亚岛）。在陆军部队的支援下，日本海军担负起中所罗门群岛地区的防御任务；在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支援下，日本陆军担负起北所罗门群岛地区和新几内亚岛的防御任务。日军防御部队的指挥官是草鹿任一海军中将和今村均陆军大将。这里也和东京一样，对陆军和海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夜间运行的“东京快车”又频繁活动起来，向所罗门群岛积极输送部队。对新几内亚岛的莱城和萨拉莫阿地区进行增援是相当冒险的。因为有一段开阔海域必须白天通过。3月初，一支由8艘驱逐舰和8艘运输船组成的日军护航输送队，在此海域遭到惨重损失。这支护航运输队载着7000名部队从腊包尔开往莱城。从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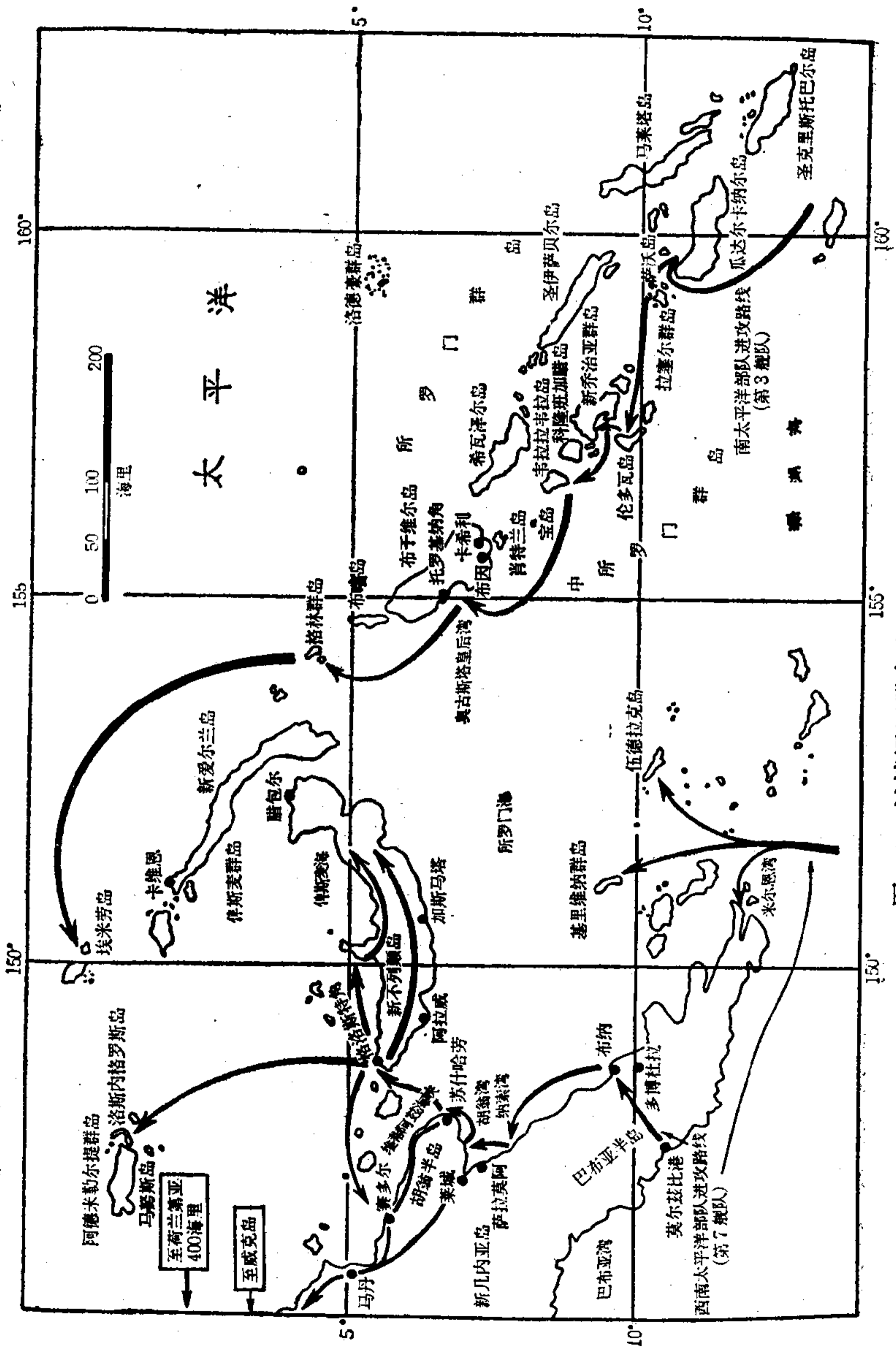


图 53 封锁迂回腊包尔

几内亚岛东部基地起飞的美军中型、轻型轰炸机，以掠桅投弹的方法，使用装有延发引信（使炸弹在飞机飞出其杀伤半径之外再爆炸）的炸弹，对日军舰船进行反复攻击。这场海战称为俾斯麦海海战，历时3天，日军损失全部运输船和4艘驱逐舰，另有25架担任空中掩护的飞机被击落。日军虽有部分落水人员乘小艇、舢舨和救生筏等登上新几内亚岛，但至少已有3600人死亡。后来，又有几艘日军舰船相继被击沉。因此，大本营决定，不再向新几内亚岛派遣护航运输队。后来便使用潜艇和机器船来执行这项增援和补给任务。

战局的恶化，使山本司令长官感到震惊。于是，他亲赴腊包尔，以便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打乱盟军的作战计划。他从第3舰队（航空母舰部队）抽调飞机约200架，加上海军的100架岸基飞机，编成一支战争期间实力雄厚的航空集团，首先袭击了“铁底湾”的运输船只，接着又对新几内亚岛东部的目标进行了袭击。击沉盟军驱逐舰、护卫舰、油船各1艘和运输船2艘，还击毁飞机25架。在这一空中攻势中，日军取得不少战果，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40架飞机被击毁，舰载机的优秀飞行员也受到很大损失，航空母舰部队的作战能力已降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山本司令长官为了准备发动新的空中攻势，率其参谋人员飞往北所罗门群岛，以视察当地防务，鼓励士气。对日本不幸的是美军已经破译了日军的无线电通信密码，掌握了山本乘飞机到达布干维尔岛南部地区的时间。根据山本非常遵守时间这一特点，美军派出一个P-38型远程战斗机中队从亨德森机场起飞，在山本座机即将着陆时，将其击落。山本司令长官是一个才略出众、精力充沛的将领。山本之死，是对日本海军的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山本死后，海军大将古贺峰一继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多次组织航空兵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空袭。但是，由于海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已经丧失殆尽，所以空袭效果逐渐下降。日军突

击培训的飞行员，其飞行技术不佳，这一弱点在6月中旬空袭“铁底湾”美运输船时暴露得非常明显。日军参加这次空袭的24架轰炸机和70架零式战斗机中只有1架未被击毁，而盟军仅仅损失6架飞机。

这时，日军加强防御的步伐已经放慢，而盟军正在积极准备发动新的攻势。麦克阿瑟将军主张，连续实施几次小规模的海上登陆作战，以便把战线沿着新几内亚岛的北海岸向前推进。因此，西南太平洋部队把兵力不多的第7舰队扩编为一支实力雄厚的大舰队。与此同时，南太平洋部队正为实施登陆作战而对步兵第43师进行训练。在此期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浴血奋战的海军陆战第1师和第2师正在进行休整，积极恢复战斗力。

亨德森机场已经扩建成一个完善的轰炸机基地，在它周围建有3条战斗机跑道。在亨德森机场以东5海里处还有1个更大的轰炸机机场，称为卡尼机场，1943年4月1日交付使用。这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已有各种飞机300余架（包括新西兰空军，美国陆军、海军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等系统所属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相互协同作战。驻所罗门群岛的航空部队（简称“所罗门航空队”），虽然来自不同系统，但它却是一支在所罗门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下的密切协同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袭击腊包尔。这支部队之所以强而有力，还因为它与盟军设在新几内亚岛的航空基地（如博杜拉机场、米尔恩湾机场和莫尔兹比港机场等）互相支援。乔治·肯尼将军指挥的美国第5航空队就是以上述机场为基地进行战斗任务的。澳大利亚空军的几个飞行中队也配属给美国第5航空队。所罗门航空队和第5航空队的任务是，在两三个月内完全掌握新几内亚岛东部、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一带的制空权。

另一方面，日军在中所罗门群岛也有两个机场，一个在新乔治亚岛的蒙达角，另一个在科隆班加拉岛的韦拉河河口。日军经常从这两个机场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袭扰。

为了作好准备，美军在向这两个机场发起进攻之前，首先派特纳第3两栖作战部队的地面部队和工兵部队在亨德森机场西北约65海里的拉塞尔群岛登陆。然后，在该地修建一个供小型舰艇使用的基地以及两个简易机场，以保证所罗门航空队的轰炸机能够空袭北所罗门群岛。在进占拉塞尔群岛的前后，盟军的舰艇和飞机在新乔治亚岛附近海域以及布干维尔岛以南海域布放了水雷；所罗门航空队不分昼夜地空袭蒙达和韦拉机场；斯坦顿·梅里尔海军少将和沃尔登·安斯沃斯海军少将指挥的两支巡洋舰驱逐舰特混编队，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利用夜间轮流对上述机场进行炮击。

上述两个特混编队与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在“铁底湾”一带作战的海上编队迥然不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的海上编队，往往都是临时编组，缺乏准备，仓促出战的。而1943年在所罗门群岛海域作战的梅里尔特混编队与安斯沃斯特混编队，则是为了对付日军的夜战部队组建起来的两支装备较好和编成精干的部队。这时，盟军的军舰已普遍装有性能可靠的雷达，有关舰员亦学会了有效地使用雷达。雷达显示平台安装在一个专门的舱室里，雷达所捕捉的目标可在显示屏幕上标绘出来并进行分析。由无线电讯和瞭望哨方面获得的其他情报也都集中到雷达显示平台里来。后来就把这种雷达显示平台叫做“战斗情报中心”。这种情报中心，使盟军在作战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日本军舰当时安装的雷达与美英的舰载雷达相比，还是很不完美的。而且，日军当时仅在大型军舰上安装这种粗糙的雷达。另外，盟军水面舰艇特混舰队和特混大队的编成，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固定不变的，这对其改进夜战战术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共同的作战活动，提高了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信赖。因此，盟军终于把擅长夜战和实施鱼雷攻击的日本海军从所罗门群岛海域赶了出去。在反复运用新的战术，并通过实战进行严格检验的

过程中，有三位指挥官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是：弗雷德里克·穆斯布鲁格海军中校，阿利·伯克海军中校和梅里尔海军少将。他们在海战中所使用的战法是极其巧妙的。

1943年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有关腊包尔作战“第二阶段任务”问题发出了指令。麦克阿瑟将军的任务是控制胡翁湾和胡翁半岛（均在莱城附近——译注），以便攻占新不列颠岛。哈尔西将军的任务是攻占布干维尔岛，并在该岛修建机场，以便保障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对腊包尔实施系统的轰炸。但是，这两位将军在向各自的目标开始进攻之前，都必须首先夺取位于进兵路上的一些要地。也就是说，麦克阿瑟的部队必须首先攻占基里维纳群岛（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译注）和伍德拉克岛（基里维纳群岛和伍德拉克岛均在巴布亚半岛东面——译注）；与此同时，哈尔西的部队必须攻占中所罗门群岛。上述作战的目的是使日军不能依托这些要地进行抵抗，并使盟军能把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向前延伸，以掩护下一阶段的作战；还可在两路进攻的盟军中间为航空兵提供中继基地，以便于相互支援。

哈尔西与麦克阿瑟的统辖区域分界线，就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面。因此，在进行第二阶段任务时，南太平洋部队就要进到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范围内作战。在指挥关系上就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哈尔西将军既要自行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又要接受来自两个方面的领导。一方面，在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上，要接受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另一方面，为执行作战计划所需要的舰船、地面部队和飞机等，又必须请求尼米兹将军予以调遣。

夺取中所罗门群岛

南太平洋部队在进行“第二阶段任务”时要进攻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夺取蒙达机场。在实施这项作战计划时，有一个运用智谋

的问题。因为蒙达机场靠近新乔治亚岛的海岸，在此地以南5海里处有个伦多瓦岛，在伦多瓦岛设置大炮就可轰击蒙达机场。但是，日军却未注意到这一点。伦多瓦岛上仅仅驻有日军守备部队120名，而且没有配备火炮。1943年6月30日，特纳的第3两栖作战部队出动6000名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在伦多瓦岛登陆，歼灭了日军的守备部队，从而把蒙达机场置于美军的炮火之下。然后，在火炮的支援下，美军登陆艇开始向新乔治亚岛运动，以夺取蒙达机场。所罗门航空队的战斗机，一发现来袭的日军飞机，就予以追击。在这次登陆作战中，只有特纳的旗舰“麦考利”号受到重创。该舰遭到日军飞机的鱼雷攻击，失去了机动能力，夜暗中，又被美军鱼雷艇误认为是日本军舰而被击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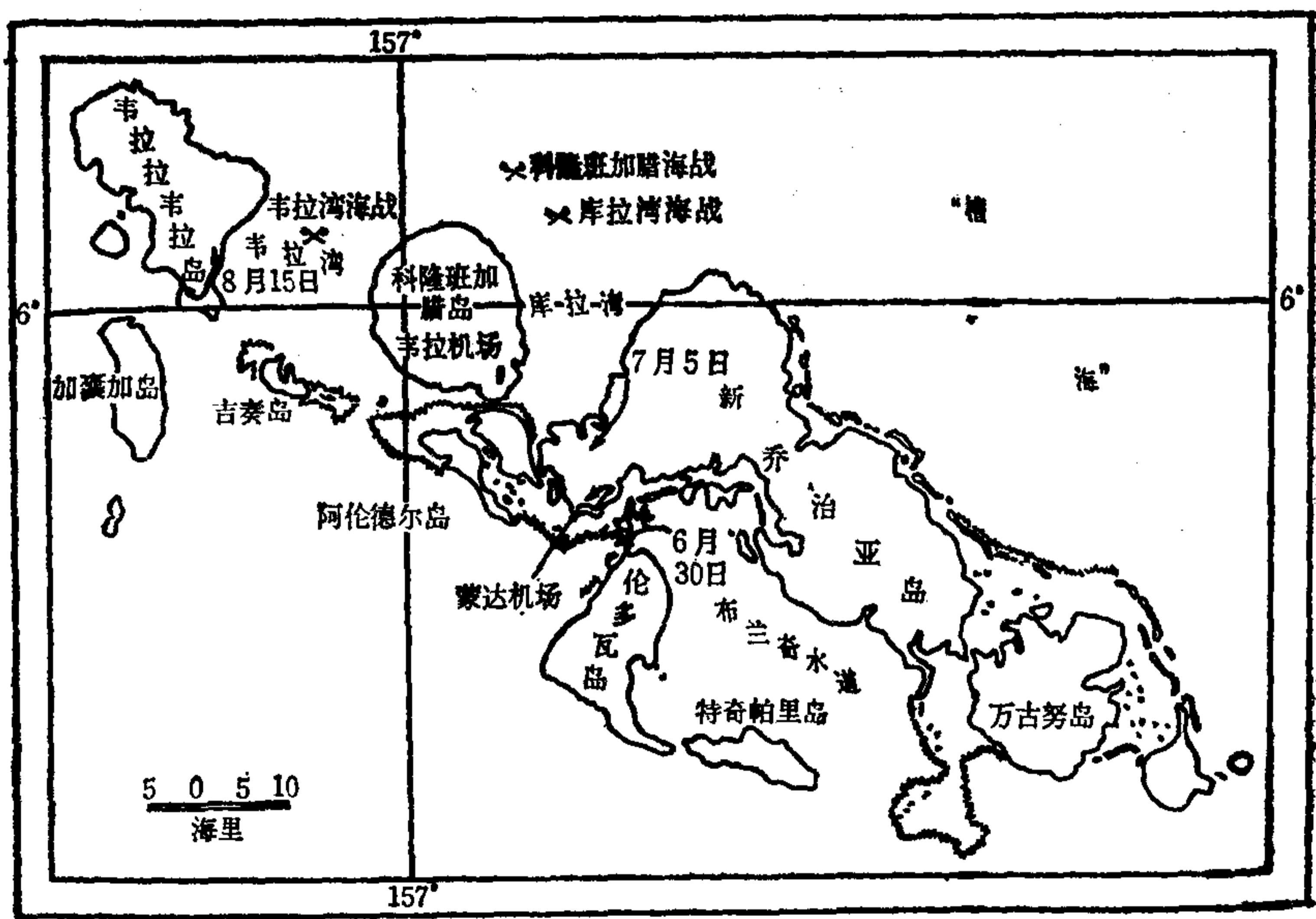


图 54 夺取中所罗门群岛（1943年）

美军刚一登陆时，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是，登陆部队进入新几内亚岛的丛林地带后，令人乐观的战况突然发生变化。约有4500名日军依托坚固的环形阵地，并可得到一定的增援，阻击美军达一月之久，使其无法前进。这样，美军就面临一个难题：要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顽抗的日军手中夺取设防严密的要地。同布纳、阿图岛作战时一样，在这次作战中，也撤换了部队的指挥官，把一切能够使用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参战兵力共有陆军部队32000名、海军陆战队1700名。甚至在占领机场后的几个星期内，美军仍须派出部队去追歼日军。当日军感到反击已经无望时，便从海上悄悄地撤到附近的科隆班加拉岛。

若照哈尔西原来的计划，还须连续实施“逐岛作战”。也就是说，盟军作战的下一个目标应是夺取科隆班加拉岛和该岛的韦拉机场。日军的草鹿将军也是这样判断的，他很希望盟军把科隆班加拉岛作为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因此，日军利用数周时间加强了科隆班加拉岛的防御，使美军难以攻占该岛。哈尔西将军得知日军加强了该岛的防御后，感到不能落入草鹿设下的圈套，决定绕过科隆班加拉岛，在防御薄弱的韦拉拉韦拉岛实施登陆。这一决定，可能使那些曾在陆地上指挥作战的陆军将领感到不安。因为如果采用这种战法，敌军就有可能继续凭借其阵地来破坏我的后勤补给线，或从背后对我进行袭击。然而，正象金凯德不久前绕过基斯卡岛去夺取阿图岛一样，海军可以将计就计，把绕过的日军包围起来，切断其补给线，使其成为瓮中之鳖。这样，日军就无所作为了。

8月15日，西奥多·威尔金森海军少将指挥的第3两栖作战部队，在所罗门航空队所属战斗机(以新占领的蒙达机场为基地)的掩护下，派遣约6000名美军登陆兵在韦拉拉韦拉岛登陆。尽管遭到日军航空兵的抗击，但是登陆部队的伤亡较小，物资损失也不大。由于威尔金森的部队在日军未设防的该岛南部登陆，这次作战就不象进攻蒙达那样，未出现伤亡惨重和进展缓慢的情况。

美军在已占领的该岛南部地区建立了一道防线，并派海军工兵营在防线以南开始修建机场。当敌我态势已经明显，日军已无力对美军进行反击时，美军部队则沿海岸线从两个方向主动出击，诱歼这支得不到腊包尔增援的日军守岛部队。9月，新西兰部队接替美军继续追击，很快就把约600名日军围困在该岛西北角的某一地区了。

盟军在韦拉拉韦拉岛的登陆，使草鹿将军的纵深防御陷于崩溃状态。当日军预感到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已势在必行时，就在撤离该岛之前加紧修建蒙达机场，竭力加强布防。日军的计划是通过在蒙达地区的抵抗，为加强科隆班加拉岛的防御赢得充裕的时间；而在科隆班加拉岛迟滞盟军前进时，日军又可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布干维尔岛的防御。但是，威尔金森运用迂回作战方法，使科隆班加拉岛陷于瘫痪状态，从而增加了对布干维尔岛的直接威胁。由于大本营不同意向所罗门群岛派兵增援，所以日军难以坚守韦拉拉韦拉岛。草鹿必须把科隆班加拉岛和韦拉拉韦拉岛上的部队撤下来，以便加强布干维尔岛的防御。这就给美军提出了一个海上交通线的问题和美日两国水面舰艇交战的问题。

美国第3舰队的任务是，除把登陆部队运送到登陆场，输送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以及炮击日军的岸上目标外，还要协同所罗门航空队切断日军与其后方基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截击“东京快车”就成了安斯沃斯和梅里尔所指挥的两支巡洋舰驱逐舰特混编队的主要任务。实施中所罗门群岛作战时，梅里尔将军还未同日军水面舰艇部队交过锋，而安斯沃斯将军却在进攻蒙达的过程中，同日军进行过两次夜战。一次是7月6日的库拉湾海战，另一次是7月13日的科隆班加拉海战。这两次海战都是夜战，情况极为相似，以同样的战术，取得了相近的战果。美军在上述海战中的优缺点证明，它的夜战战术与1942年时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要对付战术技术水平较高的日本海军，还必须付出更大

的努力。

在这两次海战中，安斯沃斯所使用的夜战接敌队形是：几艘巡洋舰成单纵队配置在中间，前后各配置若干艘驱逐舰。安斯沃斯的几艘巡洋舰在这两次海战中的战法是：接近日本舰队后，以舰炮进行约5分钟的猛烈射击，尔后转向撤离，以免遭到日军的鱼雷攻击。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战中却有两个缺点。第一，不能通过雷达恰当地分配射击目标，只能选择最大的或最近的目标进行射击。因此，在这两次海战中，盟军的编队虽在兵力上占相当优势，但是只击沉日舰两艘。第一次击沉1艘驱逐舰，第二次击沉1艘轻巡洋舰。第二，安斯沃斯编队接敌时离日军编队太近，甚至日军用目力都能辨认目标，而且开炮的时间过迟，使日军能够切实瞄准和发射鱼雷。正当安斯沃斯编队转向时，日军发射的鱼雷到达美舰所在的位置，因此，这两次海战都有1艘巡洋舰在转向时被日军鱼雷击中。第一次夜战时，“海伦娜”号轻巡洋舰被击沉；第二次夜战时，新西兰的“利安德”号巡洋舰失去机动能力。

在这两次海战中，出乎安斯沃斯意料之外的是日军驱逐舰都采用了暂时撤出战斗、重新装填鱼雷、实施二次攻击的战法。第一次海战中，日军驱逐舰重新装填鱼雷后返回战场，对援救“海伦娜”号舰员的美舰进行了鱼雷攻击，但未命中。第二次海战中，重返战场的日军驱逐舰对美军的两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进行了鱼雷攻击，并击中目标。巡洋舰损失较轻，但驱逐舰被击沉。在科隆班加拉海战中，安斯沃斯将军在射击开始后即行转向，并命令其前卫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结果，日军已经中弹失去机动能力的“神通”号轻巡洋舰被鱼雷击沉。总之，美军在这次海战中的战术，比1942年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其战斗力还不强，对敌人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

西村祥治海军少将得知安斯沃斯编队已被击溃，则于科隆班

加拉海战后数日，率领一支巡洋舰、驱逐舰编队沿“槽海”南下，寻机歼灭梅里尔编队。这天夜里，梅里尔编队没有出航，但有1架PBY“黑猫”式水上飞机的雷达发现了西村编队，并立即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美军作了报告。于是，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起飞的轰炸机对西村编队进行了突击，一举击沉日军驱逐舰2艘，击伤巡洋舰1艘，其余日舰逃往肖特兰岛。在美军这种新的夜间航空战术奏效以后，日军向韦拉基地运送补给的舰船宁肯选择科隆班加拉岛南面的危险水道，也不经库拉湾这条航线了。在这条航线上，美国鱼雷艇击沉日军机器船1艘，并击伤其他舰船若干艘。但是，对“东京快车”的运行还没造成多大影响。

8月初，威尔金森将军决定，使用比鱼雷艇大一些的舰只来破坏日军新开辟的这条海上补给线。当时，梅里尔的编队在离这条补给线较远的海域活动，而安斯沃斯的编队又在两次海战中损伤较重。因此，他能够用来破坏日军补给线的只有伯克海军中校指挥的6艘驱逐舰。伯克海军中校极力主张驱逐舰单独出击。他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把所属舰只编为可以相互支援的两个分队。这一战术思想是伯克根据布匿战争(指公元前264—146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进行的3次战争——译注)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伯克说：“西庇阿(罗马统帅——译注)的战术，使用起来既合理又简单，而且便于海军运用，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所采用的连续突击战术，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两个驱逐舰分队以纵队并列前进，其中一个分队在夜暗中接敌，发射鱼雷后转向撤离。当鱼雷命中目标、敌舰对转向撤离的驱逐舰开始炮击时，第二个驱逐舰分队从另一方向发起突击。当惊慌失措的敌人转而对付第二个分队突如其来的攻击时，第一个分队再次进行攻击。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战法，因为所罗门群岛一带岛屿很多，可使敌舰的雷达难以发现第二个驱逐舰分队。”

然而，在这次海战的前夕，伯克海军中校被调去担任上一级

的指挥官。幸好，接任的穆斯布鲁格海军中校采纳了伯克作战计划中的主要部分，并在韦拉海战中巧妙地加以运用，从而创造了一个小规模海战的典型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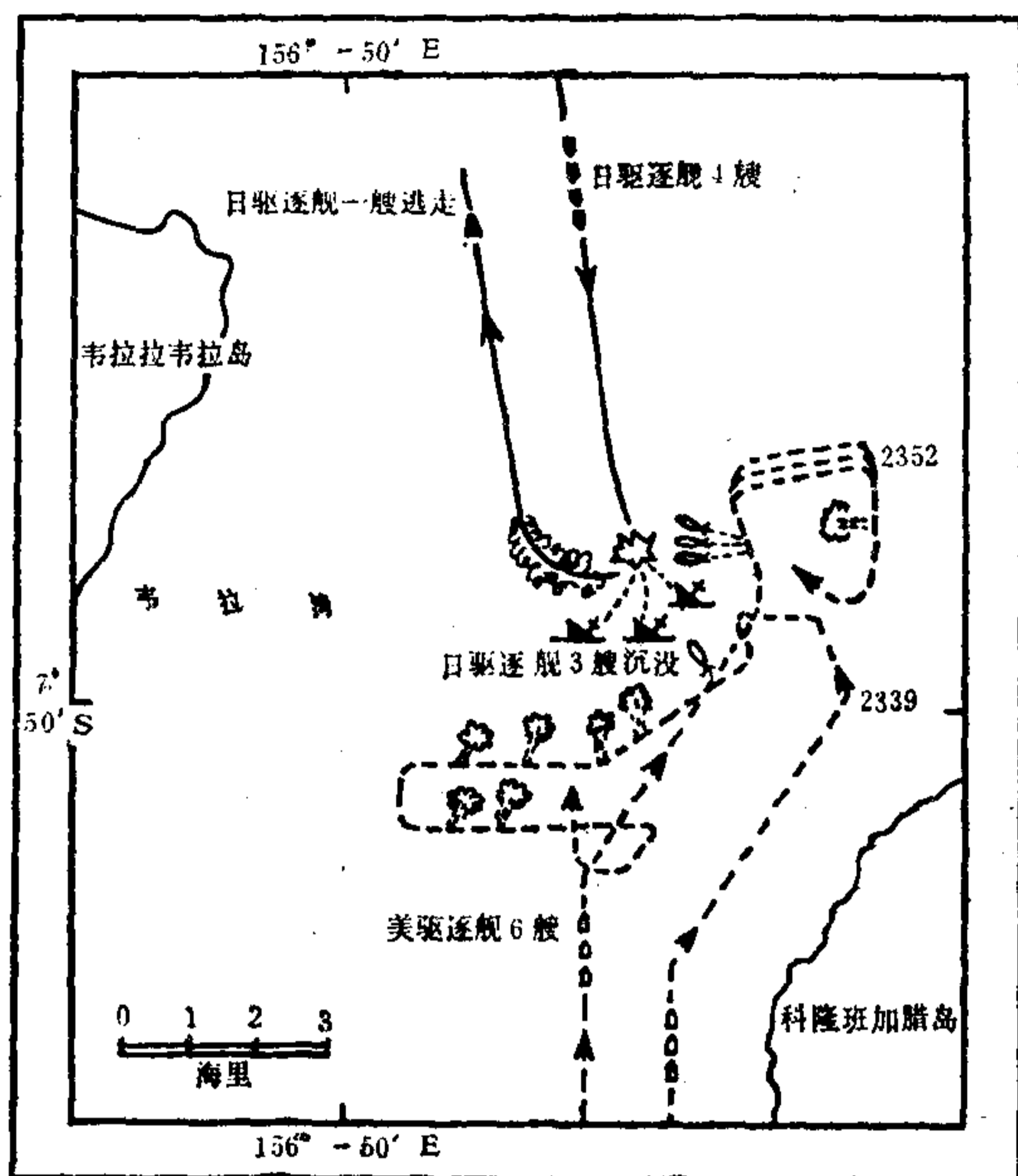


图 55 韦拉湾海战(1943年8月6—7日)

穆斯布鲁格的驱逐舰编队，根据侦察机的报告，得知“东京快车”正在南下途中，便于8月6日22时，从南面海域驶进韦拉湾，编为两个驱逐舰分队，靠近海岸北上，以免被敌人雷达或瞭望哨发现。午夜稍过，日军4艘驱逐舰(其中3艘载运增援韦拉的地面部队)从北方进入韦拉湾，不久就被美舰的雷达发现。于是，穆斯布鲁格的第一个驱逐舰分队采取与日舰编队逆向运动的平行航向接敌，并发射鱼雷，尔后一齐转向，迅速撤离。这时，第二个驱逐舰分队从日军驱逐舰编队的前方横穿其航向线，占领“T”字

横头阵位。当第一个驱逐舰分队发射的鱼雷命中敌舰时，两个驱逐舰分队的舰炮一齐开始射击。在三者密切配合的突击下，满载地面部队的3艘日军驱逐舰先后爆炸。运载的1800名地面部队和舰员们一起葬身海底。日舰爆炸时烟火冲天，使美军在30多海里外的库拉湾的鱼雷艇艇员们以为是科隆班加拉岛上的火山在爆发。这次海战中，日军只有1艘担任护航的驱逐舰，由于美舰发射的鱼雷从其舰底通过未炸而逃遁。而美军编队却一无损伤。韦拉湾海战表明，参战舰只即使分组行动，只要相互支援，也能达成战术上的集中。通过这次海战，美军终于找到了在日军所擅长的夜战中战胜日舰的作战方法。

一般说来，日军在撤退方面比在增援方面更有经验。美军在韦拉拉韦拉岛登陆之后，日军一直等到9月下旬才派出驱逐舰、潜艇和快速机器船等，利用一个没有月光的暗夜，把科隆班加拉岛上的守备部队撤回。美军派出驱逐舰前去截击，日军的驱逐舰和潜艇各有1艘被击伤，约有三分之一的机器船被击沉。尽管如此，在日军的12400名守岛部队中，仍有四分之三安全撤离。由此可见，盟军虽然绕过了科隆班加拉岛向前推进，但是它却未把这个海岛真正封锁起来。

韦拉湾海战以后，日军的水面舰艇部队，在一般情况下是避免与敌交战的。但在撤离韦拉拉韦拉岛的过程中，日军驱逐舰编队认为自己的兵力占优势，则不甘示弱地前去迎战。结果，双方均未取得什么战果。

弗兰克·沃克海军上校根据侦察机的报告获悉，有6艘日军驱逐舰掩护若干艇只驶来。于是，他率领“塞尔弗里奇”号、“薛瓦利埃”号和“奥邦农”号驱逐舰进入韦拉拉韦拉岛西北海域，前去截击。当沃克的驱逐舰编队开始接敌准备实施攻击时，较近的日军4艘驱逐舰，错过了占领“T”字横头阵位的机会，接着又一齐转向，使自己的舰炮不能发扬火力。这时，美驱逐舰发射14条

鱼雷，同时，对距离最近的1艘日舰进行猛烈炮击。该舰中弹后爆炸起火，不久即沉没。其他日舰在烟幕的掩蔽下撤离。沃克编队本可进行曲折运动，以免遭到日军的鱼雷攻击。但是，他为了提高舰炮的射击效果而保持了原航向。结果，“薛瓦利埃”号和“塞尔弗里奇”号驱逐舰被鱼雷炸毁了舰首；在混乱之中，“奥邦农”号又与“薛瓦利埃”号相撞。恰在这时，第3舰队的3艘驱逐舰赶来支援，迫使日军退出战斗。但是，就在美军抢修受伤的军舰和炸沉无法修复的“薛瓦利埃”号驱逐舰时，日军艇只已经驶抵韦拉拉韦拉岛，再次悄悄地把岛上的日军全部撤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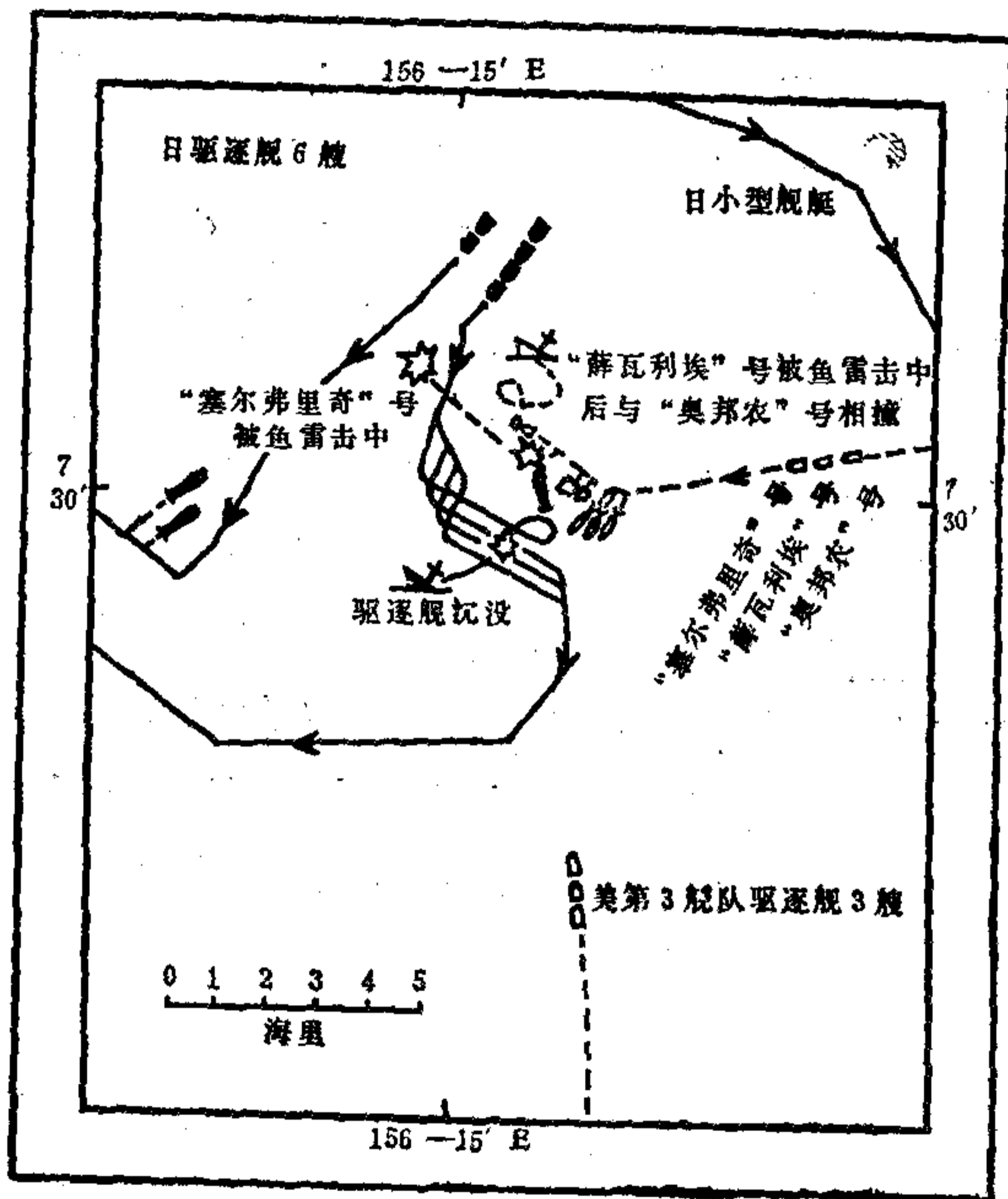


图 56 韦拉拉韦拉海战(1943年10月6—7日)

夺取布干维尔岛

布干维尔岛位于所罗门群岛最北部，呈小提琴状，是这个群岛中最大的一个海岛。盟军在布干维尔岛登陆的目的是在该岛修建轰炸机和战斗机机场，以便对腊包尔实施持续不断的空袭。日军在布干维尔岛及其邻近岛屿驻有部队33000人，大部分兵力部署在该岛南部的卡希利、布因地区，及其附近的肖特兰群岛；一部分部署在北部的布喀岛和博尼斯地区。根据在蒙达和韦拉拉韦拉岛作战的经验教训，哈尔西计划绕过日军兵力集中的南部要地，而在该岛西海岸中部防御薄弱的奥古斯塔皇后湾（以托罗斯纳角为登陆地域）实施登陆。登陆后，在这里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并修建机场。日军要想进行反击，必须越过群山连绵、地势险峻的地区，并穿过原始森林才能到达这里。

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作战行动，哈尔西可用于登陆的兵力，好不容易才结集34000余人。其中包括海军陆战第3师、步兵第37师和一个新西兰旅。这3支部队合编为两栖作战第一军，由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指挥。用于支援登陆作战的海军兵力更感不足，因为地中海的作战当时正在进行中，尼米兹将军又准备使用美国第5舰队从中太平洋发动攻势。威尔金森将军以12艘运输船载运登陆兵第一梯队，以11艘驱逐舰担任护航，组成登陆输送队。担任支援任务的是第39特混编队（即梅里尔指挥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和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少将指挥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从第5舰队借调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和“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均编入这个特混大队。

在奥古斯塔皇后湾开始登陆之前，盟军进行如下的战前准备。第5航空队对腊包尔反复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所罗门航空队轰炸了布干维尔岛的日军机场。10月27日，6000名新

西兰部队攻占了宝岛(位于布干维尔岛与韦拉拉韦拉岛之间——译注),以便把该岛用作小型舰艇的中继基地。这天夜里,还派海军陆战队725人在希瓦泽尔岛登陆,以分散日军对盟军主要登陆地域的注意。11月1日午夜刚过,梅里尔的第39特混舰队对布喀岛及博尼斯的机场进行炮击,从而进一步牵制了日军。尔后,梅里尔的舰队迅速南下,以便拂晓时炮击肖特兰岛。谢尔曼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的舰载机,也于此时反复轰炸了布喀岛和博尼斯的机场。

于是,趁日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几个方向时,威尔金森的两栖作战部队于11月1日拂晓进入奥古斯塔皇后湾。尽管约有300名日军在滩头拼命抵抗,驻腊包尔的日军岸基航空兵也前来助战(后被所罗门航空队击溃),但是,盟军的登陆作战还是进展得很快。黄昏前,第3两栖作战部队已有14000人上岸,6000吨物资卸载完毕。入夜后,运输船开始撤离,4艘布雷艇在登陆地域外面的水域布雷。

同15个月前美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一样,日军第8舰队对盟军的这次登陆也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一支仓促编成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在大森仙太郎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从腊包尔出航,前去歼灭美国运输船只。但所罗门航空队的巡逻机及时发现了这支日军编队,并立即向南太平洋司令部作了准确报告,同时继续跟踪这支日军编队。11月2日2时许,大森的编队利用夜暗和暴风雨的天候条件,驶到托罗基纳角附近。当时日军的战斗序列是:“妙高”号和“羽黑”号重巡洋舰配置在整个序列的中间;其右翼以“阿贺野”号轻巡洋舰为前导,另有3艘驱逐舰跟进;其左翼以“川内”号轻巡洋舰为前导,也有3艘驱逐舰跟进。

美军当时只有第39特混舰队能够阻止大森编队的来袭。然而,这个编队已经进行了两次对岸射击,长达16小时,舰员已疲惫不堪。但是,哈尔西还是不得不命令这一编队前往奥古斯塔皇

后湾去阻击敌人。当时，第39特混舰队是盟军在南太平洋的一支重要水面舰艇部队。因此，梅里尔将军不得不慎重行事。鉴于有遭“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未敢使用这几艘颇感缺乏的巡洋舰去进行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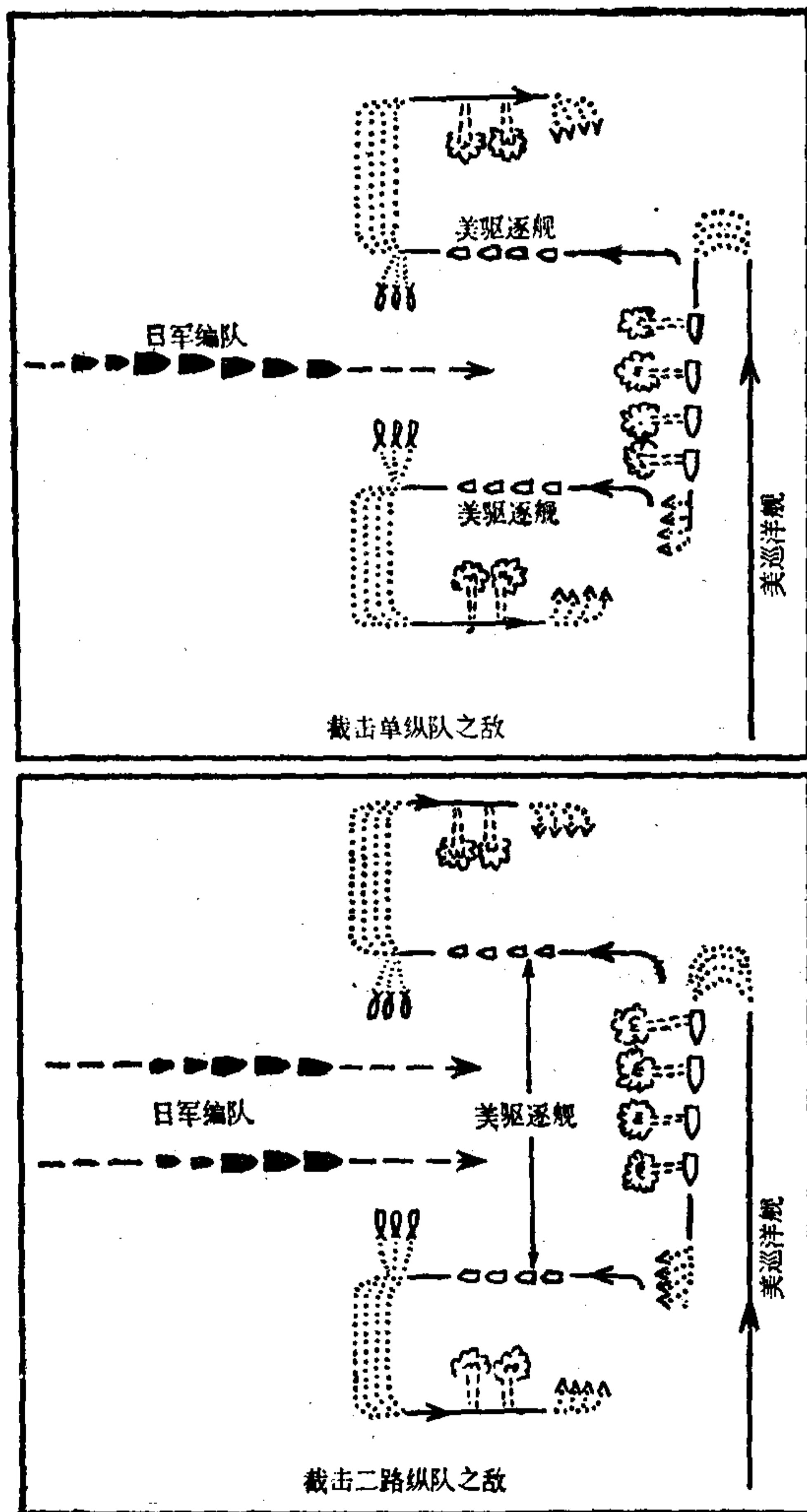


图 57 梅里尔的夜战战术

战，仅仅以巡洋舰未阻止日军对登陆地域的袭击。经过反复研究，梅里尔将军制定了如下的作战计划：派遣驱逐舰大队从日军编队的翼侧实施鱼雷攻击，他亲率4艘轻巡洋舰封锁奥古斯塔皇后湾的入口，以152毫米舰炮连续进行射击，并同时进行必要的编队运动，不断改变航向，逼迫日舰逐渐退到较远的海域。幸好，隶属于梅里尔将军的第45驱逐舰大队指挥官阿利·伯克（这时已晋升海军上校），已随他共同战斗过一个时期，在战术上配合得比较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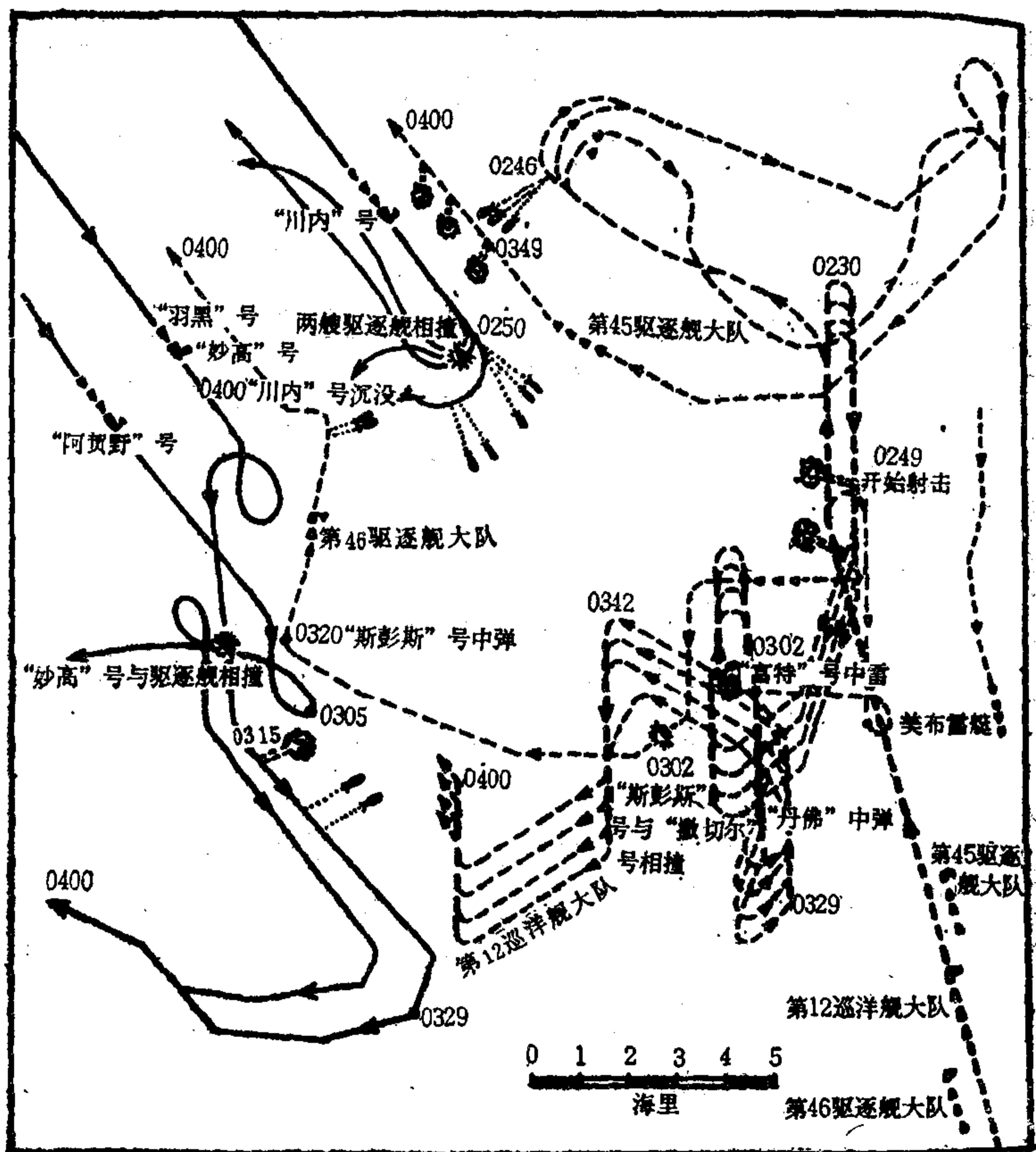


图 58 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1943年11月2日)

可是，梅里尔所属的第46驱逐舰大队（辖驱逐舰4艘）却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其指挥官是伯纳德·奥斯汀海军中校，还未来得及进行编队训练。

11月2日2时27分，第39特混舰队分为3个大队，各大队以单纵345度航向，向奥古斯塔皇后湾方向航进，各队的前导舰成方位队形。当该舰队驶抵这个海湾附近时，旗舰“蒙特培利尔”号的雷达发现日军编队从西北方向驶来，距离18海里。于是，梅里尔改变航向，朝正北航行，变成夜战时常用的单纵队队形。航进在最前面的伯克大队通过雷达发现日军编队后，立即向左转向，伯克率领第45驱逐舰大队前去袭击北面的几艘日舰。这时，几艘巡洋舰向右一齐转向，梅里尔命令第46驱逐舰大队前去袭击南面的几艘日舰。

第45驱逐舰大队从日舰“川内”号的左前方5000米处发射半数鱼雷后，“一齐转向”撤离。由于日舰改变航向进行规避，美舰发射的鱼雷无一命中目标。“川内”号发现美军的巡洋舰和美军已发射鱼雷后，立即报告大森。大森命令所属部队转向南进，以便变为战斗队形。

“我队发射的鱼雷正在航行中。”

伯克发射鱼雷后，立即作了报告。于是，梅里尔开始计算鱼雷与目标相遇的时间（6分钟）。但在这时，战斗情报中心报告：敌舰航向已变。梅里尔则立即命令几艘巡洋舰开始射击。48门152毫米舰炮立即开火，集中轰击北面的几艘日舰。日舰虽也进行了还击，但其弹着多在美巡洋舰的斜前方，而且都是近弹。日军有两艘驱逐舰为了规避美舰的152毫米炮弹而互相碰撞。“川内”号起火，因舵机失灵而出列。美军在这次海战中旗开得胜，但是，第45驱逐舰大队在转向撤离时相互失去了联系。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伯克才能把舰只重新集合起来，再次投入战斗。

由于大森改变了航向，第39特混舰队也于2时51分把自己的航向改变为200度，以缩短敌我之间的距离。显然这时还不能命

令第46驱逐舰大队实施突击，因为梅里尔的几艘巡洋舰已向西南急进，第46驱逐舰大队正好位于巡洋舰的射向上。此外，“富特”号驱逐舰掉队，当第46驱逐舰大队转面向巡洋舰靠拢时，“富特”号仍未追上队伍。后来，“富特”号急于向西追赶队伍，则从巡洋舰的正前方横穿过去，“丹佛”号巡洋舰立即下令“左满舵”这才避免了一场碰撞事故。3时2分，几艘巡洋舰改变航向，向北航进。这样，既可缩短与日舰“川内”号之间的距离，又可使第46驱逐舰大队离开巡洋舰的射向。恰在这时，梅里尔率领的巡洋舰又不得不下令“右满舵”，以便避开一艘操纵失灵的舰只。这次遇上的还是那艘“富特”号驱逐舰。该舰向西航行时被“川内”号发射的鱼雷击中，舰艏被炸毁。

3时10分，梅里尔率领巡洋舰再次向南航进，这样，就作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隆隆的炮声中，梅里尔用超短波报话机下达了命令。为了不被日军击中，他指挥巡洋舰大队巧妙地进行曲折运动，适时地增速或减速。因此，日军舰炮必须不断地修正距离和方向的偏差。在30分钟的急剧规避运动中，日军射来的炮弹以及鱼雷都被美军避开了。

大森同梅里尔一样，为了发扬203毫米舰炮的火力，也希望进行远距离的炮战。但是，他难以确定美舰的准确位置。于是，大森使用左舵进行旋回运动，因而使协同作战的“阿贺野”号等军舰陷入混乱。大森又率重巡洋舰向南航行。这时，美舰的152毫米炮弹在日舰的周围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水柱。随“阿贺野”号等前进的一艘驱逐舰，在规避运动中与“妙高”号重巡洋舰相撞，该驱逐舰的舰艏被撞毁。后来，“羽黑”号重巡洋舰又被击中6发炮弹，但其中有4发未炸。这时，日军飞机飞抵战场上空，投下红白两色的航空照明弹，与低云相映，并和炮射照明弹交织在一起，把这个暗无星辰的黑夜照得发亮，令人毛骨悚然。这对美军发挥其雷达的优势是很不利的。

大森终于发现了梅里尔的几艘巡洋舰，便率领其编队向东南航进，以缩短与美舰之间的距离。“妙高”号和“羽黑”号重巡洋舰发射鱼雷，并以203毫米舰炮进行数次齐射，有3发炮弹击中“丹佛”号轻巡洋舰。

于是，梅里尔施放烟幕进行规避。大森错误地认为，美军的重巡洋舰已被击沉数艘，遂开始转向，接着又下令：全部撤出战斗。这样，大森就没再去执行攻击美国运输船的任务。大森自以为这次海战还打得不错，加之对美军的兵力估计过高，所以力图在拂晓前驶出所罗门群岛美军岸基飞机的作战范围。

当梅里尔和大森的主力正在酣战时，奥斯汀的驱逐舰大队接连遭到损伤。如上所述，“富特”号驱逐舰在双方开炮之初就已操纵失灵。其余3艘驱逐舰急于避开日军照明弹的照射，并躲开己方巡洋舰的射向，结果，“斯彭斯”号和“撒切尔”号两艘驱逐舰发生碰撞，两舰的上层建筑受到严重损伤。但是，第46驱逐舰大队仍以高速西进，在日军重巡洋舰的左前方5500米处占领发射鱼雷的最佳阵位。这时“斯彭斯”号的水线部位中弹，一度减速。接着，战斗情报中心的情报官向奥斯汀作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说日军的“妙高”号和“羽黑”号重巡洋舰是美国的军舰。奥斯汀对此无暇加以核实，便决定北进，去追击日军的“川内”号巡洋舰。“川内”号这时一面在海上回旋，一面射击。第46驱逐舰大队派两舰向“川内”号发射了鱼雷，并已命中。但在奥斯汀率本大队向西北航进，去追击两艘已经撞伤的日军驱逐舰时，“川内”号仍在海面上漂浮。

伯克把失去联系的驱逐舰集合起来之后，又从东面进入战场，对“川内”号进行猛烈炮击，终于将其击沉。伯克大队继续向前航进，由于雷达难以识别敌我，则将奥斯汀的几艘驱逐舰当成敌人，拼命追击。但当奥斯汀大队向日军驱逐舰开炮时，有一艘美舰引起伯克的疑惑。伯克则用超短波报话机喊道：“我队准备对6400米处的舰只开炮”。奥斯汀随即答道：“喂，不要开炮！那是我们的”。就

在这时，日军的2艘驱逐舰趁机逃走，伯克又将“斯彭斯”号驱逐舰作为射击目标。于是，奥斯汀提醒说：“不要向我们开炮！”伯克发现误击了友舰，便道歉说：“对不起，这四次齐射的炮弹已向你们飞去，请原谅。”这样，虽然贻误了战机，但在危险时刻却避免了一场灾祸，也使美国的两个驱逐舰大队的指挥官弄清了相互的位置，并在海上会合。接着，美舰又击沉一艘因与“妙高”号相撞而受伤的驱逐舰。大森则率领残存的舰只全速撤回腊包尔。

拂晓时，梅里尔命令各大队停止追击，开始调整部署，准备对付日军航空兵的来袭。他留下3艘驱逐舰，为被鱼雷击伤的“富特”号担任掩护，自己则率领第39特混舰队的其余舰只向南撤退。8时许，虽有日舰载轰炸机和战斗机约100架来袭，但由于梅里尔舰队的对空炮火准确，规避运动机敏，击落其中的17架。日机投下的炸弹虽有两颗击中美舰，但未造成多大损伤。在日机刚要进行第二次突击时，所罗门航空队的战斗机赶来助战，将日机赶跑，并又击落日机8架。

在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中，美军的战斗行动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尤其在雷达指挥舰炮射击的精度和目标分配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可是，梅里尔毕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终将日军从登陆海域击退。这次夜战的胜利，是梅里尔的前任指挥官对战术原则苦心钻研的结果，也是梅里尔本人对这些原则加以巧妙运用的结果。

大森的拙劣指挥，使古贺司令长官非常气愤。古贺将大森当即撤职，随后命令栗田健男海军中将率领一支更强有力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从特鲁克南下，以挽回大森所造成的败局。另外，古贺又抽调舰载机173架去加强俾斯麦群岛的防空力量。

11月4日，美军驻所罗门群岛的岸基飞机发现了驶往腊包尔加油的栗田编队，并及时发出敌情通报。但是，栗田编队的兵力较强，即使梅里尔的巡洋舰驱逐舰舰队能够追上栗田舰队，舰员

士气仍很旺盛，也不是栗田编队的对手。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哈尔西将军采用了16个月前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提出的、当时未被海军采纳的一个作战方案。也就是说，哈尔西派遣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进入所罗门海域，去袭击驻泊在腊包尔的日军舰船。同时命令所罗门航空队，全力支援谢尔曼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的作战。

哈尔西在这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赫赫战果，这在南太平洋部队中是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的。11月5日晨，当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在密云下驶抵奥古斯塔皇后湾西南60海里处时，从韦拉拉韦拉基地起飞的所罗门航空队的战斗机也到达此处，并在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上空担任掩护。这样，谢尔曼率领的航空母舰就能够起飞近100架飞机去突击预定目标。谢尔曼的舰载轰炸机突破日军防空炮火的封锁，从晴朗的腊包尔上空发起攻击。其攻击目标正是两小时前到达腊包尔辛普森港的栗田舰队。结果，美军仅仅损失10架飞机，但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却给栗田编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举击伤日军巡洋舰6艘和驱逐舰2艘。其中包括中途岛海战中受伤后刚被修复的“最上”号重巡洋舰。这样，美军在奥古斯塔皇后湾内的登陆输送队就不会遭到日军水面舰只的袭击了。

这种战法获得成功，使哈尔西踌躇满志，他准备以更大的规模再次进行这种突击。他从第5舰队借调来一个加强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由艾尔弗雷德·蒙哥马利海军少将指挥，下辖“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和“独立”号3艘航空母舰）。11月11日，他命令谢尔曼和蒙哥马利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去袭击腊包尔。谢尔曼的舰载机从布干维尔岛以北海域起飞，但因天气恶劣空袭受挫。而蒙哥马利的特混大队却交了好运，在所罗门航空队战斗机的掩护下，有185架飞机从布干维尔岛以南海域起飞，突破日军“零”式战斗机的防御，再次对辛普森港内的舰船实施了突

袭。虽然老谋深算的栗田已率所属编队离港，可是其他舰艇仍在港内停泊。结果，日军有1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伤，1艘轻巡洋舰的舰艏被炸毁，另有多艘运输船和货船遭到重创。

这时，草鹿将军已知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的位置，便开始反击。当天下午，120架日军飞机突然从北面向蒙哥马利的几艘航空母舰发起突击。结果，日军损失飞机35架，而美国军舰毫无损伤，美军仅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1架。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防御作战中，损失许多技术熟练的飞行员。后来补充了一些突击培训的飞行员。美军的舰载战斗机在岸基战斗机的支援下担任空中掩护，并有使用空爆炮弹的高炮配合，这是日军新飞行员难以对付的。

此后不久，谢尔曼和蒙哥马利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归回第5舰队的建制，因为横渡中太平洋的新攻势即将开始。这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的功绩是不仅袭击了腊包尔，而且彻底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美国航空母舰能否袭击日军坚固设防的基地。另外，这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还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大大削弱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力量。这就使中太平洋部队在发动攻势之初，不会遭到日本舰队的反击。因为损失的飞行员必须得到补充，为了培训新的飞行员，古贺司令长官已令其航空母舰返回日本本土了。

谢尔曼和蒙哥马利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调离所罗门海区后，该地区的作战任务仍由当地部队单独承担。11月24日下午，伯克海军上校率领5艘驱逐舰向布干维尔岛航行时，收到哈尔西司令部下达的命令：“伯克，日军在布喀岛与腊包尔之间已建立一道新的防线，着你部前去袭扰，……若发现敌人，可酌情处理”。

据腊包尔的日陆军指挥官判断，美军即将进攻布喀岛，因而要求海军迅速向该岛运送陆军增援部队，并从该岛撤出飞行人员。为此，海军抽调2艘驱逐舰和3艘担任运输的驱逐舰组成“东京快

车”。哈尔西的意图就是要阻止日军采取的这一新的行动，而伯克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这回该由伯克亲自来实施他的驱逐舰作战方案了。

这天夜里发生的圣乔治角海战，实际上同韦拉湾海战极为相似，只是多了一个追击过程。将近1时，伯克编队到达截击海域后，通过雷达发现两艘担任警戒的日舰。于是，奥斯汀海军中校率领2艘驱逐舰前去占领可以随时进行炮击的阵位，而伯克亲自率领另外3艘驱逐舰绕过日军翼侧，发射15条鱼雷后转向撤离。当时，日军的几艘驱逐舰对美舰的来袭毫无察觉，依然照直前进。日军有两艘驱逐舰正好在伯克所计算的鱼雷命中点上爆炸。奥斯汀指挥的驱逐舰立即开始射击，将这两艘日舰击沉。在此之前，伯克亲自率领的几艘驱逐舰已去追击满载地面部队的那几艘日军驱逐舰，击沉一艘后又继续追击其余2艘，追到离腊包尔约60海里处，才趁天未亮前转向返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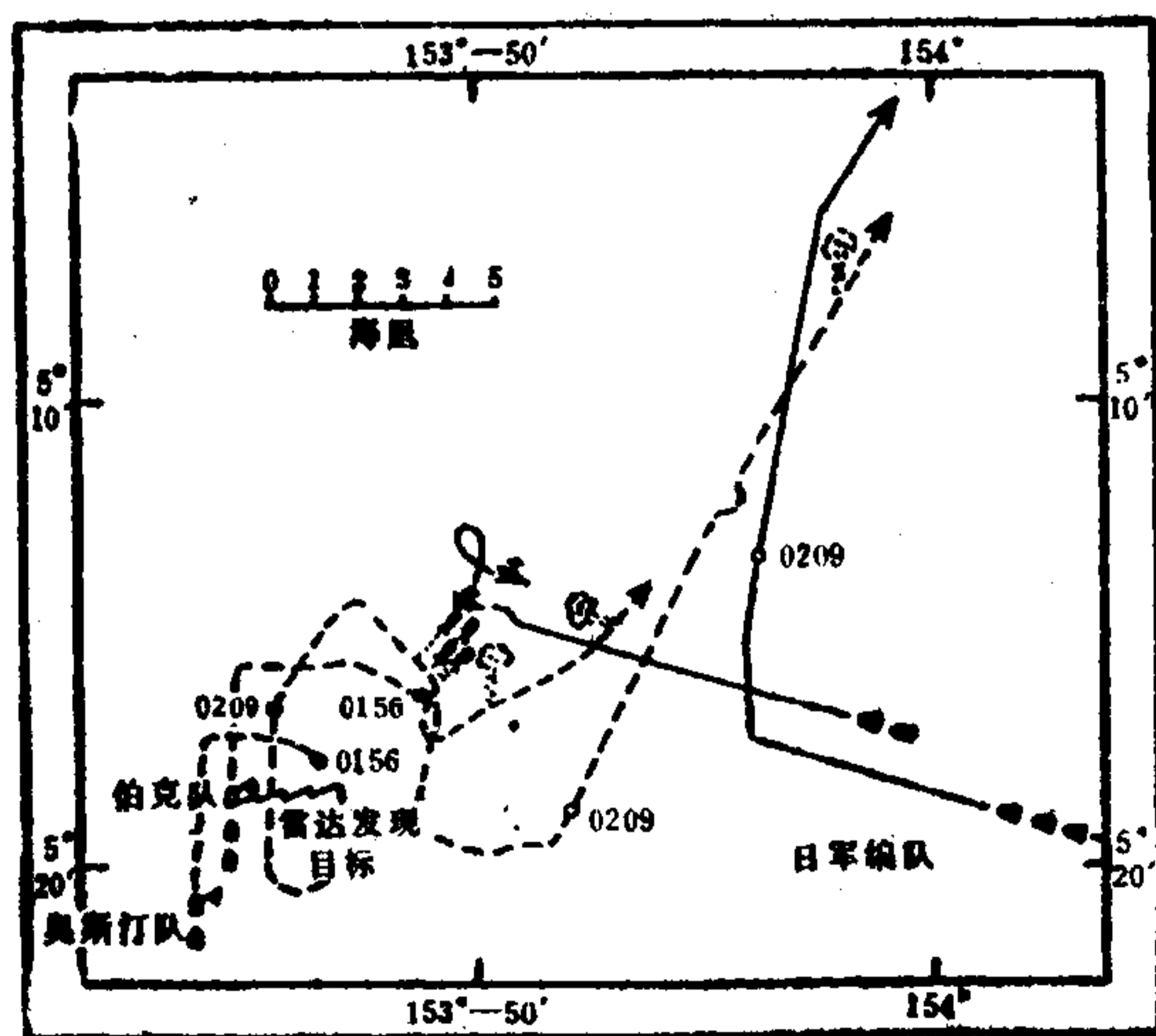


图 59 圣乔治角海战(1943年11月25日)

另一方面，范德格里夫特指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虽然在布干维尔岛上遭到日军利用丛林地带所进行的顽强抵抗，但是仍把战线不断向前推进。所罗门航空队同第3舰队密切配合，有效地进行了空中支援，阻止了“东京快车”的继续运行。第3两栖作战部队不顾来自腊包尔的猛烈空袭，在两周内把34000人的部队和23000吨的补给物资送到前方。海军陆战第一军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迫使日军不断收缩防线，并沿海岸线从翼侧突击日军，已将其包围在一个22平方海里的区域之内了。到1943年底，美国的海军工兵营和新西兰的工兵队已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供战斗机和轰炸机使用的机场。这个机场离腊包尔仅仅220海里，哈尔西的轰炸机从这里起飞，便可轰炸俾斯麦群岛的各个地区。到这时，南太平洋部队的“第二阶段任务”已告完成。

新几内亚岛方面的攻势

现在，我们要把本书的叙述倒回去几个月来回顾一下西南太平洋部队的作战经过。在向腊包尔展开攻势的第二阶段作战中，麦克阿瑟将军的使命是控制胡翁湾的胡翁半岛，以及攻占新不列颠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也同哈尔西将军一样，首先必须夺取设有机场的日军要地。

1943年6月30日，南太平洋部队在伦多瓦岛和新乔治亚岛登陆时，西南太平洋部队也于同一天顺利地 在巴布亚半岛附近的基里维纳群岛、伍德拉克岛、以及萨拉莫阿(日占)东南17海里的纳索湾登陆。巴比将军的第7两栖作战部队(辖有驱逐舰、运输船和登陆艇等)是从敦斯维尔和米尔恩湾出发向基里维纳群岛和伍德拉克岛实施登陆的。但是，在所罗门海的礁岛水域，使用这些舰船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纳索湾的登陆作战是用另一种办法实施的。用鱼雷艇和登陆艇等载运美步兵第41师的部分兵力，沿海岸

航行40海里后登陆。这样连续运送4夜，才建立起登陆场。

在纳索湾登陆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海岸据点，以便对坚守布罗罗盆地的澳大利亚第3师进行补给。布罗罗盆地位于萨拉莫阿西南30海里处，战前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小型机场，日军入侵新几内亚岛后，驻守此地的澳大利亚部队一直处于被围困状态。他们仅仅依靠飞机输送的有限物资和增援部队坚持了一年多，成功地挫败了日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支坚守布罗罗盆地的澳军与新到的美军会合后，麦克阿瑟立即赋予这支联合部队一项特殊使命，令其对萨拉莫阿的日军实施牵制性的袭扰。麦克阿瑟准备绕过萨拉莫阿，通过海上和空中运输把战线向前推进。为了准备进行这种迂回作战，已对有关的礁岛水域进行了突击测量，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已对相当靠西的马丹和威瓦克进行了空袭，摧毁了日军的飞机。萨拉莫阿的日军守备部队受到牵制性的进攻后，撤到城下6海里以内的地区，因而使防守胡翁湾的日军陷于困境。盟军以航空兵对萨拉莫阿进行封锁，以鱼雷艇袭击日军的机器船，切断了该地与腊包尔的联系，迫使日军不得不从莱城调兵去增援被围困的萨拉莫阿守军。这正符合麦克阿瑟将军的愿望。

9月3日夜，巴比的两栖作战部队进入所罗门海，绕过萨拉莫阿，驶抵胡翁湾；日出后，遣送澳大利亚部队约8000人在莱城以东地区登陆。这时，日军飞机进行空袭，但被美国第5航空队迅速击退。次日，美陆军运输机从莫尔兹比港起飞，在战斗机(从新建的马里里南机场起飞)的掩护下，飞越丛林，空投1700名伞兵。这支空降部队迅速占领莱城西面的日军机场。澳大利亚第7师随后在该机场机降，尔后向莱城开始进攻，以便与从海上登陆的澳大利亚部队夹攻莱城。于是，日军放弃萨拉莫阿，企图在莱城负隅顽抗。可是，莱城的日军又遭到美军驱逐舰的炮击，很快就无法固守了。在澳军即将合击时，日陆军部队撤离莱城。从莱城

撤出的7500名日军，在饥饿状态中，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穿过丛林，横越胡翁半岛向北撤退。

9月下旬，巴比的两栖作战舰船载运澳军的一个旅，从已占领的莱城出发，经海路向东航行82海里，到达胡翁半岛的东端，于次日拂晓在芬什哈芬北面登陆。这次登陆完全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据日军判断，盟军将从陆上实施进攻，因而将其主力部队部署在芬什哈芬的南面和西面。日军只派少数部队防守北面，澳军迅速将其击溃。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澳军即于10月2日占领了芬什哈芬。此后，日军的守备部队撤到附近的山地继续抵抗，等待日军的另外一个师从马丹方向开来增援。然而，澳军通过海上运输，可以比日军更快地得到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11月中旬，澳军粉碎了日军的反攻。12月初，澳军沿着海边的一条道路将7000名日军残余部队压向西沃。这时，澳军的第7师已经顺着谷地绕过西沃，从陆上开始向马丹挺进。

经过一次接一次的速决战，麦克阿瑟终于控制了除西沃地区以外的整个胡翁半岛，从而也完全控制了新几内亚岛的东北地区（南自米尔恩湾北到维蒂阿兹海峡）。这次作战已和进攻布纳时有所不同，西南太平洋部队的前进速度较快。一方面，这应归功于巴比两栖作战部队的海上兵力；另一方面，哈尔西的部队沿所罗门群岛北上，也牵制了日军。

1943年初，金海军上将对耗费时间与人力去占领腊包尔要塞一事，提出是否值得的问题。他认为盟军若在布干维尔岛上修建机场，就能够以小得多的代价轰炸腊包尔，使其陷于瘫痪状态；西南太平洋部队也可突破日军以俾斯麦群岛为基地的空中防线和海上防线，进而夺取较远的阿德米勒尔提群岛。该群岛有宽阔的平地，可以用来修建机场和航空基地，而且有个良港，称为锡阿德勒港，比腊包尔的辛普森港还要好。于是，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谈中，美英联合参谋部与金海军上将达成协议，决定对腊包

尔进行封锁、迂回，而不去攻占。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仍决定在新不列颠岛实施登陆。他希望在盟军经过维蒂阿兹海峡向西进攻之前，将海峡两岸置于盟军的控制之下，以免遭到日军飞机和水面舰艇的袭击，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到12月底，美军第5航空队和所罗门航空队不断发动攻势，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整个防御已经濒于崩溃。但是，麦克阿瑟并未发现西进的大门已经为他打开，仍按原定计划行事，命令海军陆战队进攻新不列颠岛。12月中旬，一支陆军部队在新不列颠岛南海岸的阿拉威登陆。12月26日，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一支登陆部队，在第7舰队和第5航空队的舰炮和航空火力的支援下，在新不列颠岛北海岸的格洛斯特角附近登陆。这支海军陆战队冒着风雨通过沼泽地，经过将近一周的战斗，占领了附近的日军机场。接着，击败了日军的守备部队，向腊包尔方向追击正在退却的日军第17师。

巴比将军完成向格洛斯特角遣送登陆部队任务后，又指挥所属的两栖作战舰船，遣送美军的一个团战斗队(7000人)，于1月2日在新几内亚岛北海岸日军防御薄弱的赛多尔登陆。这支登陆部队仅仅受到轻微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附近的日军机场。作战能力已经大为降低的日陆军航空兵，直到当天下午才出动反击。因此，盟军的全部舰船均已安全撤离。然后，盟军在赛多尔迅速修建了一个舰艇部队和航空兵的重要中继基地。

赛多尔登陆，对尔后西南太平洋的登陆作战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盟军占领赛多尔，不仅绕过了从莱城和芬什哈芬撤到西沃的12000名日军，切断了它与马丹和威瓦克日本第18军残部的联系，而且获得一个理想的基地。有了这个基地，既可防护维蒂阿兹海峡，支援格洛斯特角的登陆作战，又便于下一步攻占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以及沿新几内亚岛海岸向西发展进攻。这正是威尔金森将军借用棒球术语所说的那种“乘虚而攻”的典型战例。

退守西沃的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均已无法得到补给，对不断增强的驻赛多尔的盟军又无力发起反攻，遂于1月15日放弃西沃，撤入内地，穿过丛林，徒步向马丹退却，因病饿而死于途中的约2000人。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的幸存者，又遭到澳大利亚第7师的进攻，不得不和马丹的日军守备部队一起再向威瓦克撤退。

封锁腊包尔

1943年秋，由于盟军航空兵的袭击，腊包尔的日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它手中的兵力仍很强大。腊包尔的90000名日军，已经开始修筑地下工事、地下工场和地下飞机库等设施。这时，日本舰队虽已撤离，但草鹿手中仍有一些小艇和上千艘大型机器船。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虽已全部撤走，但到12月中旬，在腊包尔和俾斯麦群岛的其他基地，可参战的日军飞机尚有近300架。如果盟军向西推进，那么，这无论是对麦克阿瑟将军，还是对尼米兹将军，都是一个威胁。日军这些飞机的空袭能力，比盟军保护海上交通线的能力还要强大。

因此，供所罗门航空队战斗机使用的机场，于12月中旬在布干维尔岛上刚一建成，哈尔西就发动一个全面的空中攻势，以便完全封锁俾斯麦群岛。在此期间，一直以日军飞机作为空袭的主要目标。到1944年1月，托罗基纳机场交付使用后，所罗门航空队的轰炸机从布干维尔岛起飞直接轰炸日军，加强了空袭活动，一天出动一次至数次。一个月后，这些轰炸机每周平均出动上千架次。在这种情况下，古贺司令长官曾一度调集航空兵加强腊包尔的防御。但到2月中旬，横渡中太平洋迅猛前进的美国第5舰队，对特鲁克进行猛烈的空袭。因此，古贺认为腊包尔难以守住，决定放弃，遂将俾斯麦群岛的日军飞机开始调往更能有效

发挥作用的地区。这时，美国第3舰队的驱逐舰部队已可在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的频陆海域随意行动，炮击日军的海岸设施。可见，盟军已经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腊包尔要塞虽然已经瘫痪，但是，为了使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庞大军事设施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哈尔西和麦克阿瑟还要在这一军事要地的周围，建立一个坚固的包围圈。

1944年2月，威尔金森的第3两栖作战部队遣送的约6000名新西兰和美国地面部队，在腊包尔以东115海里的格林岛登陆。登陆部队歼灭日军为数不多的守岛部队后，海军工兵营在主岛上修建了一个战斗机简易机场。这样，为所罗门航空队的轰炸机担任护航的战斗机，也能把整个俾斯麦群岛纳入它的作战范围之内了。

2月底，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由1000人组成一支威力侦察部队，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东面的洛斯内格罗斯岛登陆。该岛虽然驻有4300名日军，但在盟军舰炮火力和航空火力的支援下，这支侦察部队临机应变，一举完成了登陆任务。这支部队登陆后，占领了机场，并在机场周围修筑了一道环形防御工事，接着，装备有大炮的后续部队和配备有推土机的海军工兵队也陆续到达，迅速扩大了登陆场，并使机场可以使用。

3月中旬，第3舰队派遣海军陆战第4团在卡维恩西北约70海里远的埃米劳岛登陆。18000名登陆兵在这个日军未曾占领过的小岛上登陆后，立即着手修建鱼雷艇基地和机场。

盟军完成了对腊包尔的合围之后，其攻势并没停顿下来。当哈尔西的部队进攻埃米劳岛时，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中的最大海岛——马努斯岛上作战。到3月底，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战况是：日军战死与被俘3300人。美军战死300人，另外，美海空基地的建设工程正在进行之中。这些基地不仅对封锁腊包尔，而且对支援盟军下一步向西进军，都有很大的作用

的。这时，南太平洋地区已经远离前线处于后方，逐渐转入防御。其陆军部队和若干舰艇部队调归麦克阿瑟统辖，其海军陆战队和大部分舰艇部队仍归尼米兹统辖。麦克阿瑟希望由哈尔西担任舰队司令官。但是，金海军上将另有安排，将哈尔西调回珍珠港，令其在尼米兹的统率下担任海上部队的指挥官。

对麦克阿瑟来说，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登陆作战既标志着前一阶段作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后一阶段作战的开始。早在占领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之前，麦克阿瑟就已着手筹划西进，准备长驱400海里，一举攻克荷兰第亚(查亚普拉——译注)。美军把这次作战称为“鲁莽行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占领荷兰第亚之后，麦克阿瑟便可继续进行“越岛作战”，一直打到菲律宾，以实现他的诺言：“我一定回来！”

结 语

如本章开头所述，自1943年以来，盟军从北太平洋、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几个战略方向不断发动攻势。

盟军在北太平洋的作战，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战事也无多大影响。相反，历时20个月之久的腊包尔作战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合围腊包尔之战给盟军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其中最明显的有如下五点：

1. 麦克阿瑟突破了日军以航空兵和舰艇部队组成的俾斯麦群岛防线，已有可能向菲律宾进兵；
2. 已将125000名日军围困在远离战场的后方；
3. 日军的航空兵力已被大大削弱，对盟军已不能构成严重威胁；
4. 日军已将航空母舰撤出太平洋；
5. 为美军于1944年发动横渡中太平洋的进攻赢得了准备时

间，美军利用这段时间建造了舰船，生产了武器，培训了人员。

日军为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损失海军飞机约1000架；后来为防守北所罗门群岛和腊包尔损失飞机近1500架。日本陆军为防守新几内亚地区，也损失了大量飞机。所罗门航空队、第5航空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属的航空母舰，在支援进攻布干维尔岛的协同作战中，挫败了日军舰载机的反击。日本联合舰队的战斗机被击毁50%，俯冲轰炸机被击毁85%，鱼雷机被击毁90%。因此，古贺司令长官不得不把航空母舰调回日本本土进行整训。上述日本航空兵力毫无意义的消耗，大大削弱了日军在各地的防御力量。这样一来，尼米兹横渡中太平洋的阻力就大大减少了，而日军只能以6个月突击培训的舰载机飞行员去对付美国经过两年训练至少飞行300小时的舰载机飞行员。

“第二阶段作战”和进攻俾斯麦群岛所进行的协同作战，通常把它称为“对腊包尔的钳形攻势”。这是为了避免与规模更大的对菲律宾的钳形攻势相混淆。不言而喻，对一个目标同时从两个以上的方向实施进攻，只要稍一疏忽就有失败的危险。从两个以上的方向实施进攻也有有利方面：可使敌人顾此失彼，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可使敌人分散兵力，摸不清对方下次进攻将指向何处；敌人固守这一要地时，我可在战略上集中用兵，以主力进攻其防御薄弱的其他地方。

关于对腊包尔展开钳形攻势的问题，还没有人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当然，日军处于内线作战，也有它的有利方面，至少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从新不列颠岛派出部队对盟军的两路进行各个击破。但是，盟军作战计划的最大优点在于，南太平洋部队和西南太平洋部队在作战进程中能够相互支援。如果只沿所罗门群岛或者只沿新几内亚岛一个方向前进，盟军的侧翼就会处于暴露状态。

五、从中太平洋大举进攻

1942年，“瞭望台”战役开始以来，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想好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打败日本战略设想。1943年初，他将这一设想写成书面计划，呈报参谋长联席会议。麦克阿瑟主张，一经占领或封锁了腊包尔，就可横渡太平洋，取道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向日本发动进攻，而且应由他所统辖的部队来实施。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应该沿着新几内亚—棉兰老轴线发动攻势，并且主要依靠陆军来完成；海军的任务不外乎是从海上把地面部队运到一些要地，然后在陆军飞机的掩护下实施登陆。海军除了运输和遣送登陆部队之外，还应担任炮击海岸目标、保护海上交通线、封锁日占岛屿、掩护进攻之陆军部队的翼侧等项支援任务。

麦克阿瑟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这条进攻路线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可以利用盟军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已经建立的一些基地；
2. 可在澳大利亚与中太平洋的日占岛屿之间建立一道防线；
3. 这是一条始终能够得到岸基航空兵支援的唯一进攻路线；
4. 由于这条进攻路线经由西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一些面积很大的岛屿，盟军部队就可迂回日军重兵设防的一些要地，占领其抵抗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反对沿新几内亚—棉兰老轴线发动攻势的一些人，不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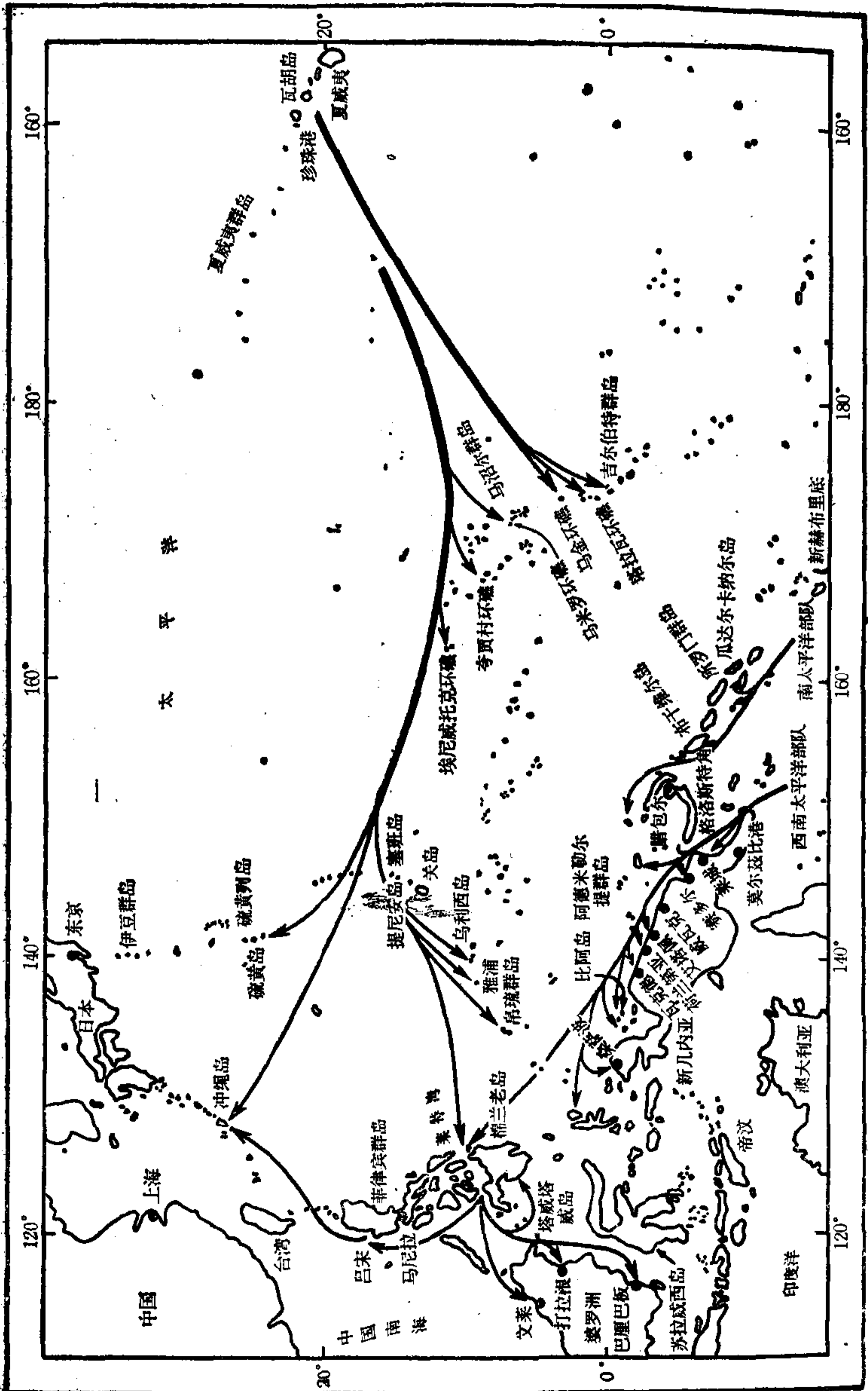


图 60 盟军横渡太平洋

上述看法。他们认为，这是舍近求远，绕道向日本进兵。沿这条轴线进兵，既浪费兵力，又必须有一条漫长而脆弱的交通线。而且，进兵的速度会相当缓慢，因为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战斗机以及轰炸机(也要有战斗机为其护航)活动半径的限制。只从一个战略方向发动进攻，日军容易判断下一攻势的矛头所向，便可在盟军的进兵路上集中兵力予以抵抗。此外，地面部队还会受到疟疾以及其他热带丛林疾病的威胁，并且必须经过敌人可以相互支援的一些军事要地。这条进兵路线的翼侧、后方和交通线等，也将受到盘踞在中太平洋的日军的袭击。

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就面临一个怎样防守和收复菲律宾的问题。直接横渡中太平洋是一条最佳的进兵路线，这是美国海军早已得出的结论。在中太平洋没有面积较大的岛屿，可供争夺的目标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小岛和环礁。盟军从中太平洋进攻，对整个日本帝国这个岛国都有很大的威胁，将使日军不得不分兵把守它部署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各个据点。

当然，进攻这样一些据点(小岛)的盟军部队，必须在敌人有设防的地点登陆，但是，可以集中相当优势的兵力去攻占某一海岛或某一群岛。由于这些群岛相互之间的距离甚远，所以一般说来，守岛日军难以相互支援；一旦遭到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封锁，日军就无法实施增援。从中太平洋进攻，不仅气象条件较好，运输线较短，而且也比较节省地面部队和舰船。从中太平洋进攻，既可切断日本本土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又可缩短美国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此外，还能把战线迅速推进到日本近海，迫使日本舰队进行决战，也许会使日本本土遭到袭击。

美国海军已经预料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会采取沿中太平洋轴线发动进攻的战略，因而早在美日开战前后，就订购了22艘新型航空母舰，这些航空母舰到1943年就已交付舰队使用。若用

这些航空母舰去支援新几内亚—棉兰老轴线的作战，则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如果这些航空母舰不担负这种单纯的辅助性任务，就可以活动在广阔的海洋上，不断扩大掌握制海权的范围。以这些堪称海上活动基地的航空母舰为前锋，中太平洋的部队没有岸基航空兵的支援，也可对日占的某些岛屿实施越岛作战，并能有效地保护己方的海上交通线。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有关的下属机构，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慎重的研究后，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利于海军的妥协方案。不顾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决定开辟中太平洋轴线，以此作为向日本进兵的主要战略方向。但是，考虑到澳大利亚方面的意愿，加之盟军在南方的部队已在追击退却之敌，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为了配合中太平洋的进攻，盟军应沿新几内亚—棉兰老轴线继续向前推进。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谈中，金海军上将提出了上述新的作战设想。英国的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对此感到惊异。他们担心，如此加强对日攻势，将会缩小欧洲战区的作战规模，而欧洲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主要战场。但是，马歇尔将军保证说，新的对日攻势，使用太平洋战场现有兵力即可实施，无须再从欧洲战场抽调，因而得到英国的赞同。后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进一步研究了“打败日本战略计划”，并在5月的华盛顿会谈中，把这项计划提交给美英联合参谋部讨论，得到通过。

这项计划虽然要求英国和中国的军队予以配合，但是因为这一要求暂时难以实现，所以在最后落实的1943—1944年战略计划中，仅就以下几点作了规定：

1. 北太平洋部队将日军驱逐出阿留申群岛；
2. 中太平洋部队从珍珠港向西进攻；
3. 南太平洋部队和西南太平洋部队，首先协同进攻腊包尔，尔后由西南太平洋部队沿新几内亚岛的北海岸向西推进。

上述的第1项和第3项的前一阶段作战，上一章已经讲过。本章再把第二项即中太平洋部队开始进攻的情况作一介绍。

上述第2项作战与第3项作战相互配合，又形成一个新的钳形攻势。这个钳形攻势的规模，比对腊包尔的钳形攻势要大得多。盟军双管齐下，从两个作战方向向西推进，使日军再次居于内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新型航空母舰的威力及其机动能力足以抵消日军的上述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从两个方向实施进攻，既可保护新几内亚—棉兰老轴线的翼侧和交通线的安全，也可迫使日军分兵防守。由于许多情况变幻莫测，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过早地作出具体决定，以使这项计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一俟时机成熟，再确定如何具体实现这一战略计划。

有些海军军官建议：从两个方向实施的进攻只有相互支援，密切协同，才能取得最大战果，因此，应将整个太平洋战场置于尼米兹将军的统一指挥之下。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明确规定，中太平洋的进攻是盟军的主要作战方向，西南太平洋部队必须支援中太平洋部队的作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未被采纳。陆军的声誉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显赫地位，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麦克阿瑟已经许下了保卫菲律宾和打回马尼拉的诺言，并为此而受到全世界的崇敬。另一方面，至少在这个阶段，参谋长联席会议还不想把全面指挥的大权交给麦克阿瑟，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同意麦克阿瑟的战略。

这样，尽管在太平洋战场上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但两个作战方向上的进攻，仍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挥下向前推进着。

新的进攻兵力

中太平洋进攻的规模之大，在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军怎样才能攻克星罗棋布的日占岛屿，横渡大洋，大踏步地把战线向前推进呢？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发动这一新的攻势，既要在训练方面采用新的方法，在战斗、支援、补给和维修方面采取新的措施，还要研制出一整套新的武器装备。尽管这样，到1943年秋，即在袭击珍珠港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中太平洋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即将就绪。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丰功伟绩。

中太平洋部队的主力，是美国的第5舰队*。这支舰队是由兵员以及舰船和飞机组成的一支合成部队，是为了实施远程突击而组建的。该舰队的组建，是从1943年春，即从第一艘“埃塞克斯”级大型航空母舰(27000吨，32节)驶抵珍珠港时开始的。接着，11000吨的第一艘“独立”级快速轻型航空母舰也开到珍珠港。到1943年秋，第5舰队已辖有大型航空母舰6艘、轻型航空母舰5艘、护航航空母舰8艘、新式战列舰5艘、老式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9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56艘、运输船和货船29艘，以及大量登陆艇只。这支强大舰队的司令官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他是一位才略过人，要求严格的海军军官。他在海军参谋学院任教时成绩卓著，并被誉为战略家。中途岛海战证明，他作为一个战术家也是精明强干的。后来，他调任尼米兹的参谋长，协助制定各项作战计划。

第5舰队的突击兵力是它的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这支特

* 到1944年初，中太平洋部队才被正式命名为第5舰队，但本书为了便于记述，从1943年，自中太平洋部队开始进攻起就把它称为第5舰队。

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登陆作战，诸如为封锁登陆地域而实施远程突击，在登陆部队突击上陆前对登陆地段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对登陆部队实施战术支援，对威胁两栖作战舰船的空中和海上敌人进行截击等等。这支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通常编为4个特混大队。每个特混大队一般辖有大型航空母舰和轻型航空母舰各2艘，并配有快速战列舰1至2艘、巡洋舰3至4艘、驱逐舰12至15艘为其担任护航。当特混大队处于巡航状态时，由驱逐舰组成外层防潜警戒幕；但当出现空袭危险时，则令驱逐舰加入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内层环形警戒幕。这些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既能与其它部队协同作战，亦可单独执行作战任务，它可从其中抽调部分舰只编成水面舰艇突击编队执行特别使命。这种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就是海上浮动的航空基地，它可以为横渡太平洋、进至日本海岸开辟道路。但是，查尔斯·波纳尔海军少将于1943年所指挥的那支快速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只不过是后来全歼日本航空兵、摧毁日本联合舰队的庞大舰队的一个雏形而已。

第5舰队的登陆作战兵力，是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两栖作战部队。为实施登陆作战，这支两栖部队编有运输船、货船、登陆舰艇、船坞登陆舰等。为了组织护航和担任直接支援任务，还辖有驱逐舰、护航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旧式战列舰等。这支部队在作战中通常分为两至三个梯队，往往还派遣部分兵力去执行特殊任务。若战术上有某种需要时，还派遣以火炮为主要武器的快速舰只，或与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一同行动，或与登陆编队一同行动。后来，不断总结经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常常将阻止敌人反击的任务交给快速航空母舰及其警戒舰只担任，而把对地面部队进行战术支援的任务交给两栖作战部队的护航航空母舰和以炮火为主要武器的舰只去完成。

第5两栖作战部队所属的一切地面部队，不管是陆军还是海

军陆战队，一律编入第5两栖作战军。其军长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霍兰·史密斯。他对玩忽职守的行为决不宽容，因而得了一个绰号：“严厉的史密斯”。“严厉的史密斯”和“可怕的特纳”一样，也是一位倔强而爽直的人。他们两人都是登陆作战的专家，彼此了解，相互信任，训练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

第5舰队还辖有一支岸基航空部队，其中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三个系统所属的飞机，在作战方面，由约翰·胡佛指挥。起初，这支岸基航空部队的任务主要是辅助航空母舰执行登陆前的航空侦察和空袭登陆地域等任务。后来，快速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和第5两栖作战部队，没有岸基航空兵的支援，也可完成支援登陆作战的任务，而且越打越有经验。所以，就把胡佛部队的名称改为中太平洋前进地域航空队。这时，它的任务是，进行空中侦察，摧毁敌方基地，以及保卫盟军新占的基地等。

为了迅速横渡中太平洋，并能一面向前推进一面掌握制海权，第5舰队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机动能力和势如破竹的战略势头。象100年前的舰队那样，由于需要补给、装载燃料和维修而被束缚在后方基地附近的情况必须摆脱。为使已经占领的要地免遭日军的袭击，并能反复袭击日军，以便给下一步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必须能在海上(或前方)长期逗留。第5舰队有无持续作战的能力，关键在于能否利用某些环礁的礁湖以及其它比较隐蔽的锚地，迅速建起前进基地。因为需要进行海上补给，战局越向前发展，越需要建立更多的前进基地。

由后勤支援部队所属的供应舰、修理舰和浮动船坞等组成后勤供应舰编队。这种编队既能对前方作战的全部舰船进行补给，也能对破损舰船(除受重创须进厂大修者)进行修理。第5舰队的舰只，在下一战役开始前，总要有计划地进入后勤支援部队设海上或岸上的前进基地，对舰艇进行维修，使舰员得到休息。战线逐步向西推进，后勤供应舰编队也随之向适当的锚地转移，以

便在靠近作战海域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前进基地。

快速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在航行中即可由补给舰群进行重要物质的补给，因而可将其在前进基地驻泊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每天只从作战海域抽出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与补给舰群会合，其余的几个大队仍可继续同日军作战。

与补给舰群在海上会合后，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立即补给燃料，补充弹药、食品、各种备件、飞机和人员，领取寄来的邮件，并将重伤员送到医院船上。然后，返回作战海域，替换另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于次日到会合点进行补给，海上补给舰群为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补给完毕之后，将各补给船上的货物集中起来，令空船回到前进基地再行装载。在此期间，新装上补给品的船只又从基地出发，进行替换。

这种复杂而周密的海上补给，只是整个计划、建造、订购、训练、输送和维修等项工作的一个侧面。这种海上补给，既可使美军把这支合成部队变成快速而强有力的突击力量，又使美军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从珍珠港送到菲律宾。

作战计划与作战准备

最初的计划是，中太平洋的进攻从攻占马绍尔群岛开始。但是，华盛顿和珍珠港负责拟制作战计划的一些参谋人员，从战略和后勤支援方面越仔细考虑，越觉得这个计划不够妥当。

如同中太平洋的其他许多岛屿群一样，马绍尔群岛也是由珊瑚礁构成的。每个比较平坦的珊瑚岛都处于暗礁环抱之中，暗礁的内侧形成一个礁湖。马绍尔群岛约有35个环礁组成，其中多数环礁都可由一个或数个小岛修建成机场。吉尔伯特群岛、东加罗

林群岛和威克岛都位于马绍尔群岛日军岸基航空兵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内。马绍尔群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日本托管，自1935年以来，此地一直不准外国人进入。在对外封锁的这段时间，日本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把这些岛屿建成一些坚固的要塞。据盟军的情报机构分析，该群岛至少有6个航空基地，但是无法证实。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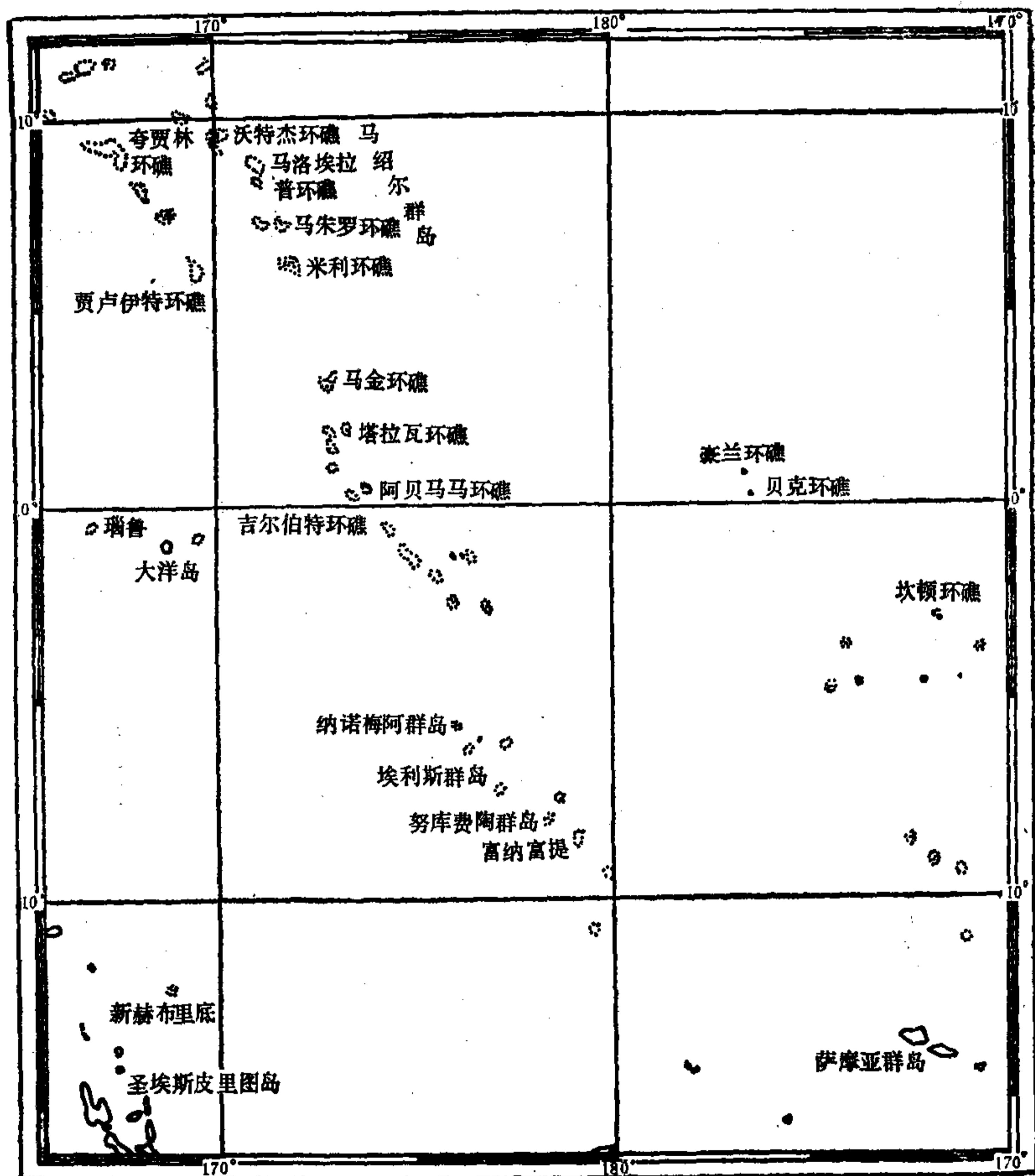


图 61 马绍尔—吉尔伯特—埃利斯—萨摩亚岛链

自1942年初哈尔西对马绍尔群岛进行“打了就跑”的袭扰性空袭以后，盟军部队再未进入这一海域活动，而且盟军在这附近也没有什么机场用飞机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侦察。

参加拟制作战计划的人员，依据可用的一切情报，越研究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太平洋部队既缺少必要的兵力，又没有经验，不宜于1943年去攻占马绍尔群岛。当然，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能够使用的地面部队，有一大部分部署在各基地担任防御任务，有一部分派去参加阿留申方面的作战，还有一部分正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对腊包尔发动攻势。美国第5舰队的实力虽然已逐渐加强，但其兵力离计划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另外，在1943年夏季前后，谁也不知道在星罗棋布的日军要地附近，应该怎样使用航空母舰部队去对付敌方的岸基航空兵。同时，美军这时还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登陆作战经验，因为1943年夏季以前，美军所实施的几次登陆作战都是在无设防或防御薄弱的海岸实施的。

因此，华盛顿和珍珠港的参谋人员得出的结论是，进攻马绍尔群岛应该象对腊包尔发动的进攻那样，采取逐步接近的方式，使盟军的岸基航空兵能够进行充分的空中侦察，并与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相辅相成，协同作战。马绍尔群岛同腊包尔的情况一样，也有一条借助于岛屿可以逐步接近的路线。如同俾斯麦群岛一样，马绍尔群岛也位于所在岛链的西北端，这个岛链的东南端是英美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在岛链的中间，有英属的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图瓦卢群岛——译注）。盟军在英美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和坎顿环礁建有航空基地。坎顿环礁位于萨摩亚群岛以北，吉尔伯特群岛以东，与这两个群岛的距离均约为800海里。

马绍尔—吉尔伯特—萨摩亚岛链与所罗门群岛大致平行，这个岛链早就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立即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并在马金环礁修建了水上机场，把这个群岛变为对东南太平洋进行侦察的一个基地。1942年8月初，美

军曾以潜艇遣送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袭击了马金环礁(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将在后面介绍)。据日军判断,这可能是大规模登陆的前兆。

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日军从吉尔伯特群岛进犯,美军部队从萨摩亚出发沿岛链北上,进至邻近的埃利斯群岛,在离塔拉瓦环礁700海里的富纳富提修建了一个停泊场和一个轰炸机基地。当日军决定不经由马绍尔—吉尔伯特—埃利斯—萨摩亚岛链,而取道萨摩亚和新赫布里底,开始对美澳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实施进攻时,美军匆忙向南调动兵力,以便与其它盟国的军队一起,阻止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带的日军继续前进,并进行反击,迫使日军退回腊包尔。在此期间,富纳富提的设防就无暇顾及了。

卡萨布兰卡会谈(1943年1月)后,尼米兹接到准备从中太平洋进攻的指示,便在富纳富提环礁重新开始施工。1943年6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尼米兹下达命令,把准备进攻的目标改为吉尔伯特群岛。7月,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工兵营进占埃利斯群岛北部的努库费陶和纳诺梅阿两个群岛,并在那里为轰炸机开始修建简易机场。9月初,一个航空工程营登上吉尔伯特群岛以东480海里的贝克环礁,并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战斗机机场,以便与坎顿环礁的机场实施协同作战。

新组建的第一支后勤供应舰编队首先进驻富纳富提停泊场。胡佛指挥的岸基航空部队,分别部署在富纳富提、努库费陶、纳诺梅阿、坎顿和贝克等地。这支航空部队的主力,是陆军第7航空队的90架B-24重型轰炸机,拟从埃利斯群岛对敌进行空袭。这时,驻防新西兰的海军陆战第2师和驻防夏威夷群岛的步兵第27师,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练,准备随时投入进攻吉尔伯特的战斗。

截至此时,“埃塞克斯”号、“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邦克山”号等新型快速航空母舰,以及“普林斯顿”号、“贝劳伍

德”号、“考佩斯”号、“蒙特里”号、“独立”号等轻型快速航空母舰，已与久经沙场的“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等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上并肩作战。另外，新建造的各种支援舰只完成试航后也立即派到舰队服役。派到珍珠港的一些新舰均编入特混大队去执行战斗任务，以期在实战中进行训练和提高作战能力。9月初，一个以3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袭击了南鸟岛，使日军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多架日军轰炸机被击毁。

9月18—19日，另一个以3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协同驻坎顿环礁和富纳富提的陆军第7航空队，空袭了吉尔伯特群岛。这次空袭的主要目的是削弱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上日军飞机的战斗力，以减轻日机对埃利斯群岛的美军航空基地的压力。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比预期的要大。此后，日军仅在马金环礁上留下4架侦察用的水上飞机，其余飞机立即从塔拉瓦环礁全部撤走。另一重要情况是使日军守岛部队消耗了大量弹药，这些弹药是难以再补充的。同时，还对塔拉瓦和马金两环礁拍摄了非常理想的照片。

18天后，由6艘航空母舰编成的一支强大的航空母舰部队对威克岛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岛上的全部飞机。因此，日军必须从马绍尔群岛派飞机进行增援。最后，如前所述，谢尔曼和蒙哥马利两位将军率领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于11月初空袭了腊包尔，以期支援哈尔西对布干维尔岛的进攻。

航空母舰的兵力已经大大增强，所以这时已不再派遣单艘航空母舰与其它舰只编队出海作战。数艘航空母舰同在一个警戒幕内行动，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要牺牲一些灵活性的。不过，因为可以集中使用战斗机加强空中掩护，以及集中使用高炮与之配合，这个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古贺司令长官得知美国航空母舰袭击中太平洋日军要地后，曾于9月和10月两次率领联合舰队的主力前往马绍尔一带进行截

击,但均未发现美特混舰队而返回特鲁克基地。11月上旬,古贺从特鲁克派出了其大部分航空母舰舰载机去加强腊包尔的防御。可是,受到了美军所罗门航空队和谢尔曼、蒙哥马利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的袭击。结果,这部分飞机被击毁三分之二,并损失二分之一以上的飞行员。在此期间,日军由于在腊包尔遭到空袭,在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中失利,巡洋舰有的被击沉,有的遭重创,大部分不能使用。由此可见,在美军从中太平洋开始进攻之前,盟军对腊包尔发动的攻势使日军联合舰队大伤元气,已无力抵抗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继而又在马绍尔群岛发动的进攻了。

美军这时还未发现日军舰队已失去抵抗能力,所以,周密地制定了一个实施奇袭的计划,以便能在古贺发起反击之前就攻下吉尔伯特群岛。为使敌人无法判断这次攻击的目标,于11月中旬以前,胡佛所属的B-24重型轰炸机持续不断地对吉尔伯特一带进行空袭。就在这个时候,第5舰队已经出发,正在向吉尔伯特群岛前进。

夺取吉尔伯特群岛

美国第5舰队的进攻目标是马金环礁、塔拉瓦环礁和阿贝马马环礁。用以进攻马金环礁的是从珍珠港出发的北部突击部队,其兵力是步兵第27师的一个团战斗队。特纳第5两栖作战部队的其余舰船,搭载海军陆战第2师,组成南部突击部队,从新西兰的惠灵顿出发,开往新赫布里底进行登陆预演,尔后驶往塔拉瓦环礁。“鸚鵡螺”号潜艇遣送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对防御薄弱的阿贝马马环礁进行侦察,决定在攻下马金和塔拉瓦两个环礁之后,再去进攻阿贝马马环礁。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以及中太平洋的各次对日作战,都是美国部队实施的。

在登陆输送队向登陆地域航渡时,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

4个特混大队全都及时出动，以便进行支援和掩护。其中，有两个特混大队从珍珠港出发；另有两个特混大队完成对腊包尔的空袭任务后，从南太洋赶赴战场。在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对吉尔伯特群岛及其附近的日军要地进行空袭时，北部和南部的两支突击部队在海上会合，并以平行航向驶向马金和塔拉瓦，准备于1943年11月20日晨同时在两岛实施登陆。

特纳和史密斯两位将军虽然知道塔拉瓦环礁是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防御重点，但是，他们对马金环礁的登陆作战都很重视。因为马金环礁是离马绍尔群岛最近的一个日军基地，相距仅190海里，比塔拉瓦环礁近100海里。马金环礁比较暴露，估计用一天时间就可攻下来，支援舰队很快就可撤回。美军认为，马金环礁的主岛——布塔里塔里岛是一个设防较差，守军较少的小岛，决定派遣6500名地面部队去进攻这个小岛。实际上，在布塔里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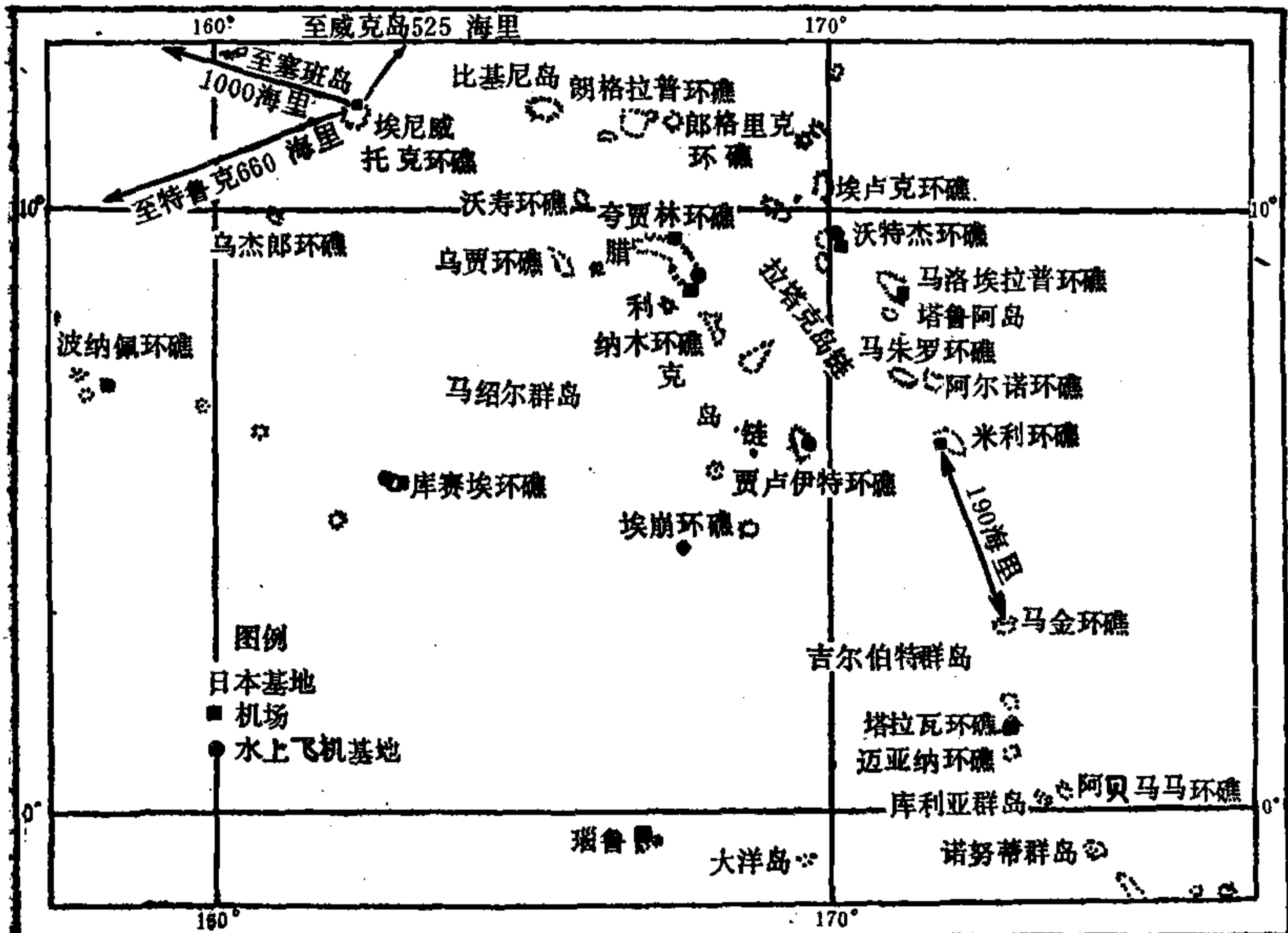


图 62 马绍尔群岛与吉尔伯特群岛

里岛有日海军陆战队 284 人，由一名海军中尉指挥，另有水上飞机地勤人员（飞机刚撤走不久）、日军的工兵和朝鲜的劳工等，共计不超过 800 人。

布塔里塔里岛的形状象一个铁锤。美军计划首先在该岛突出部实施牵制性登陆，以便把日军从它构筑在锤柄约三分之一处的主要设防地带吸引出来。2 小时后，美军在日军的主要设防地带进行第二次登陆，以便将日军拦腰截断。但是，这一企图未能圆满实现，因为日军基本上留在主要设防地带未动，准备伺机对美登陆部队进行反击。美舰炮火力支援和舰载机的航空火力支援都很得力，上陆战斗没有遇到多大抗击。但是，地面部队刚一上岸，就陷入了困境，这使霍兰·史密斯将军非常恼火。按原定计划，只用一天时间肃清岛上的日军是不行的，光把日军驱逐出其主设防地带就用了两天时间，将其压迫到锤柄的一端，又用了两天时间。

这次作战进展缓慢的原因是，指挥不力，第 27 师的训练也欠妥。该师长期担任夏威夷的警备任务，首次参加实战。该师的军官年龄较大，脱离现实，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陆作战方式来训练部队。他们的战术是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前进，而在敌战斗力未被炮火摧毁之前不能前进。这是不符合岛屿作战要求的。在岛屿作战中，必须迅速夺取胜利，以便尽快地把担任支援的舰队解脱出来。而且，如果预定攻占的地域狭小，物资消耗不会超过补给能力的话，速战速决就会打乱敌人的阵势，使其丧失坚决抵抗的机会。在这种情势下，对负隅顽抗的孤立之敌可围而不攻，留待后续部队歼灭之。

已经上岸的各部队，受到几名狙击兵或者一两挺机枪的阻击，就几个小时不能前进；夜间，偶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神经过敏，甚至开枪射击，放弃阵地。这从经验不足、训练不当的角度来看是不足为奇的。直到 11 月 23 日，美军占绝对优势的登陆兵才

以死64人、伤152人的代价，占领了布塔里塔里岛。日军除陆战队1人、工兵和劳工104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歼。在布塔里塔里的战斗中，美军与日军的兵力对比是23:1。从这一悬殊的兵力对比来看，美军的伤亡率未免太大了。

马金登陆作战的最大损失不是已上陆的登陆兵，而是担任支援的舰艇人员。11月20日实施舰炮火力支援时，旧式战列舰“密西西比”号的炮塔爆炸，被炸死43人，炸伤19人。24日，舰队未按原定计划撤离马金海面，一艘日本潜艇驶进这个海面并实施鱼雷攻击，击中“利斯科姆湾”号护航航空母舰。该舰因航空炸弹爆炸而舰体折断。燃烧着的重油从破损的舰体中流出，在900多名舰员中有近650人被炸死或烧死。在登陆作战中，对海军关于速度问题的主张，马金岛之战已经作出了肯定的结论。

日军部置在中太平洋的飞机，由于前去保卫腊包尔，已经受到很大消耗。因此，美国航空母舰足以保护吉尔伯特登陆部队的安全，使其不因空袭而受到任何损伤。在实战过程中，没有一架日机飞临马金环礁上空；日军虽对塔拉瓦进行两次小规模空袭，但未获得战果。在最初6天中，日军唯一的一次较大的空袭是，20日晚从马绍尔群岛起飞16架鱼雷轰炸机，袭击了当时位于塔拉瓦以西约30海里的蒙哥马利航空母舰特混大队。日机被击落11架。但有1架日机投射鱼雷，击中“独立”号轻型航空母舰。该舰有17人死亡、43人负伤，弹药舱、锅炉舱和后机舱进水，不得不驶往富纳富提抢修。25日晚，日军从特鲁克派来增援飞机，由马绍尔群岛起飞，空袭了当时还在马金海域的特纳北部突击部队和阿瑟·雷德福海军少将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特纳采取了巧妙的规避运动，使日机一无所获。雷德福的舰只发挥了对空炮火的威力，也击退了空袭的日机。次日夜，雷德福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再次受到日机的袭击时，则派出3架装有雷达的夜间战斗机升空迎敌，使日机陷入混乱。雷达安装在飞机上，这在历史上还是一个

创举。在11月25—26日的日机空袭中，没有一艘美舰被击中。

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的的一个连和一艘潜艇，在小小的阿贝马马环礁上，创造了另外一种类型的登陆战例。美军虽已估计到夺取阿贝马马环礁并不一定很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不实施舰炮火力准备，不按常规的作战方法实施登陆就能成功。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兵从“鸚鵡螺”号潜艇上岸后，发现岛上仅有25名日本兵，便请求潜艇实施火力支援，接着发起进攻，一举夺取了阿贝马马环礁。

在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中，美军的注意力集中在塔拉瓦环礁。在塔拉瓦战斗中，美军作出很大的牺牲，但学会了怎样进攻中太平洋的一些布防坚固的岛屿。美军在进攻塔拉瓦之前，参战海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吸取了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作战的经验教训，並进行了登陆作战训练。塔拉瓦环礁竟成为美军经受严格锻炼的一个练兵场。

哈里·希尔海军少将率领的南部突击部队，以塔拉瓦环礁中唯一设防的贝提奥岛为其主要进攻目标。贝提奥岛细而长，全长为2海里，是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的一个据点，也是当地的一个行政中心。岛上约有26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此外，岛上还有1000名日军的工程兵和1200名朝鲜劳工。其中有一部分工程兵受过军事训练，配有武器。因此，该岛日军部队应估计为3000名。美军的登陆部队是朱利安·史密斯率领的海军陆战第二师，约有16000人，是个加强师。这个师大多数人是经过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考验的勇士。该师留一个团作预备队，以便根据需要去支援马金或塔拉瓦的登陆作战。其余两个团全部用于进攻塔拉瓦，由其中的3个营担任突击上陆任务，以另外3个营作为后续梯队。各营的登陆兵均为900人左右。由此可见，登陆部队的兵力是不足的。突击上陆的兵力至少要比抗登陆的兵力多2倍，这已成为一条军事原则。

在这次登陆作战中，海军陆战队既需要在兵力方面超过敌人，也需要在支援兵力方面胜过敌人。为从海上夺取贝提奥岛，对进攻的一方提出了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小岛的防御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守岛部队的质量和数量，还与该岛难以接近的天然条件有关。在这个小岛的四周，散布了一条宽宽的珊瑚礁。低潮时，海水刚好可以淹没这些珊瑚礁。日军使用水泥、珊瑚、钢筋和铁蒺藜等，在该岛四周的礁盘上构筑了障碍物，迫使登陆艇必须通过日军岸炮控制的航道才能靠近该岛。日军还沿着高潮时的水线，在海滩上构筑了一道4米高的壁垒。这道壁垒是用椰子树圆木构筑的，极其坚固，只有使用重炮才能将其摧毁。在壁垒后面，构筑了许多火炮掩体。有些掩体是用椰子树圆木和砂袋构筑的，也有些掩体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有堑壕与后方相通。工事里的火炮和机枪可从壁垒后面对登陆艇只射击，以控制航道。此外，在壁垒上还设有射口，可对进至水际滩头的敌人进行射击。岸上配备有野炮、高炮和203毫米的岸炮。在岸滩防御工事的后面，特别是在机场附近，设有半地下掩体。这些掩体是用角钢和椰子树圆木构筑起来的，在圆木和波纹铁板的上面，再覆盖1.8米厚的砂土，看上去很象爱斯基摩人的雪窝棚。在掩体之间，构筑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指挥所，其壁部和顶部厚1.8米。

日军使这个海岛完全要塞化以后，守岛部队指挥官柴崎惠次海军少将便夸口说，就是来100万人，用100年，也攻不下这个贝提奥岛。

要在这个设防坚固并有重兵把守的小岛实施登陆，当然不会不遭到抵抗，也不会仅仅受到一些轻微抵抗就轻易取胜。美军本应首先占领该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以便配置火炮，支援上陆战斗。但因舰队必须从支援上陆战斗的任务中迅速解脱出来，而未能这样做。因此，海军陆战队必须完全采取强攻的方式来夺取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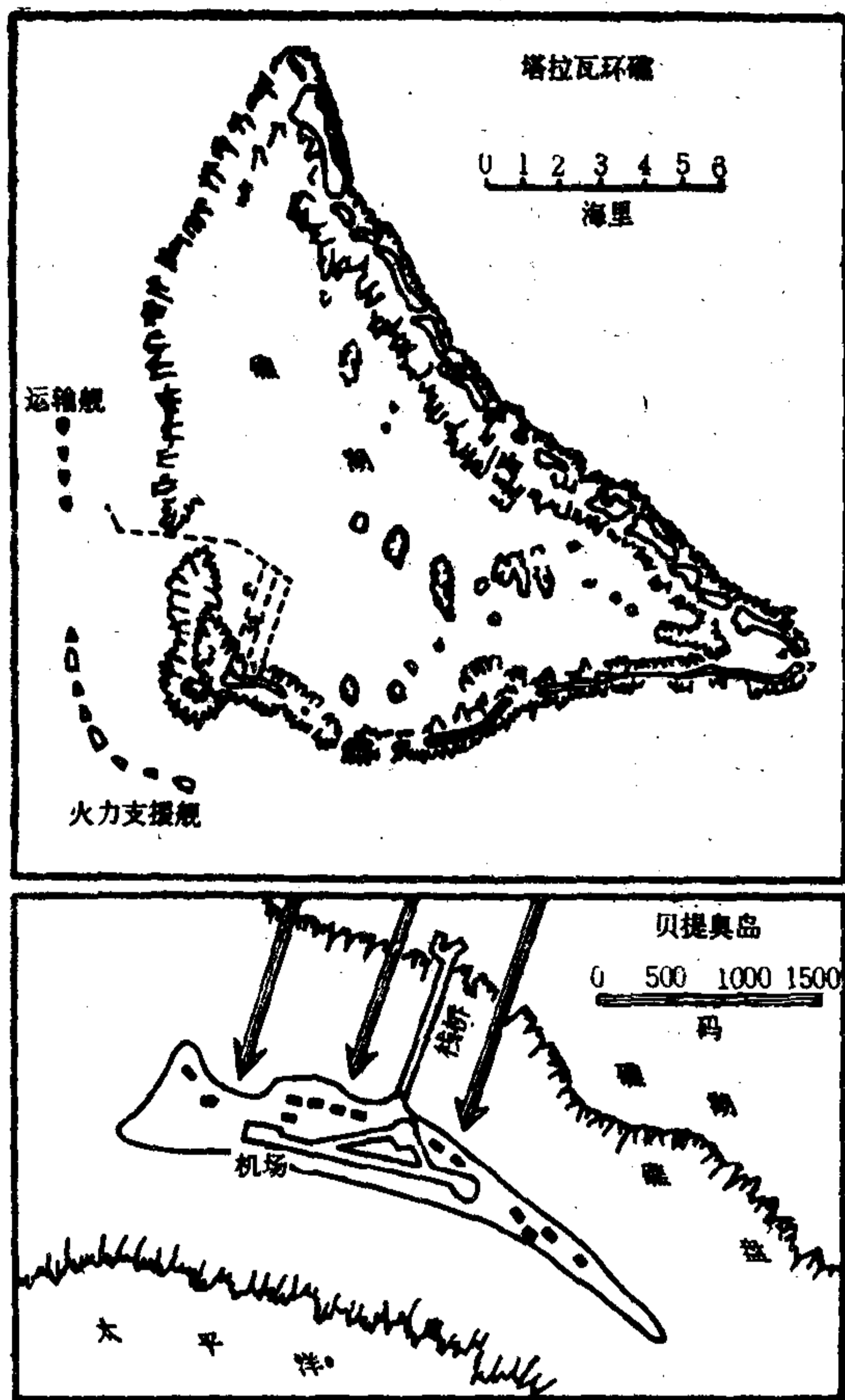


图 63 塔拉瓦登陆战斗（1943年11月21日）

场。这样一来，制定计划时，对登陆场的选择，必须予以周密的考虑。从飞机拍摄的照片中，看不出哪里是贝提奥岛的防御弱点。然而，进攻者还可根据其他因素来选择登陆场。该岛的南海岸略呈凹形，日军可以利用其抗登陆火炮，从翼侧进行射击。西海岸过于狭窄，突击上陆的第一梯队难以展开。南海岸和西海岸

都濒临大海，与濒临环礁湖的北海岸相比，这里的布防较强，而且水中障碍也设置得比较严密。因此，决策人决定，以该岛位于礁湖一侧的1400米长的海滩作成登陆地段。

对突击上登来说，准确了解当地的水文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美军登陆部队对贝提奥岛的潮汐情况却没掌握与实际相符的资料。对一般的登陆艇只来讲，至少要有1.2米的水深才能航行。可是在美军选择的上陆时间正好潮差最小，礁盘上面的水深充其量也不超过0.6—0.9米。美军各部队一直寄希望于可以抢滩的坦克登陆艇、车辆人员登陆艇等类大型上陆工具。但是贝提奥岛附近的水深是否允许，尚无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则积极设法获得履带登陆车这种新式装备。因成大家认为，履带登陆车就是一种能在海面浮动，且便于抵滩上岸的水陆坦克。但是，直到开始进攻之前，能够用于贝提奥岛登陆作战的履带登陆车只有125辆。这对于输送第一梯队通过礁盘抢滩上岸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美军指挥官们研究了空中侦察照片之后，得出如下结论：要想避免受到严重损失，造成锐不可当之势，进攻部队必须在开始突击上陆之前摧毁贝提奥岛的大部分防御工事。有经验的军官们，既对胡佛部队B-24型轰炸机所实施的为期一周的轰炸不寄予厚望，也对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所实施的直接航空火力准备也未抱多大希望。他们主要寄希望于希尔将军率领的3艘旧式战列舰和5艘巡洋舰所进行的近距离直接舰炮火力准备。

11月20日4时，驶抵贝提奥岛附近的南部突击部队下令：“开始放艇！”30分钟后，运输船所搭载的大部分登陆艇已经放到海上，并在登陆艇会合区进行环形运动。突击上陆的第1波登陆兵已经进入坦克登陆舰运来的履带登陆车。5时刚过，贝提奥岛上的日军岸炮开始开炮，希尔的炮火支援舰群立即回击，压住了敌人的岸炮火力，并使敌人的弹药库和木造营房起火。按原定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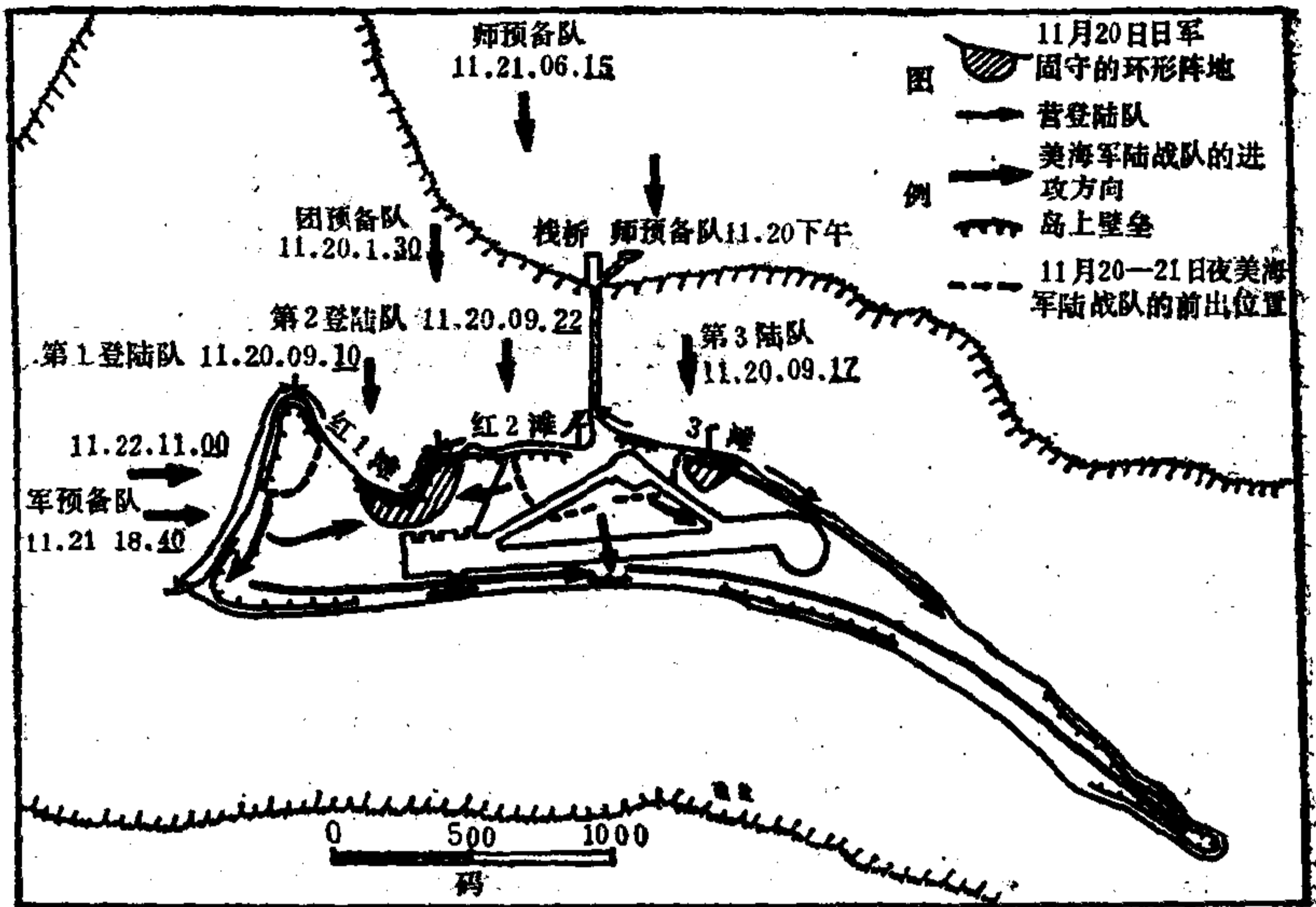


图 64 贝提奥岛登陆战斗

划，天一亮舰炮就停止射击，然后由蒙哥马利的南部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的舰载机对贝提奥岛进行空袭。但是，蒙哥马利的舰载机未能按时出击。蒙哥马利已通知希尔，他的飞机因故推迟到6时10分日出时开始突击。但是，希尔的旗舰“马里兰”号战列舰首次齐射时，收信机就被震坏，既未接到上述通知，也无法同蒙哥马利进行联系。希尔的炮火支援舰群停止射击时，日军岸炮射来的炮弹在附近爆炸，因而不得不向后撤退。日出时，美军舰载机按计划飞来，对贝提奥岛进行数分钟的稀疏轰炸后离去。

6时20分，开始实施突击上陆前的舰炮火力准备。希尔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按照新近总结出来的舰炮火力准备方法，对贝提奥岛进行两个半小时的炮击，倾泻将近3000吨炮弹。舰炮射击的距离不等，最远的为14000米，最近的为1800米。美军井然有序地对贝提奥岛进行75分钟的破坏射击。美军企图以此来破坏日军的防

御工事，摧毁它的火炮阵地、火力点、掩蔽部以及设在地堡里的指挥所等。然后，炮火支援舰群转到登陆地域的正面，对水际滩头进行长达45分钟的猛烈射击，以便把日军驱逐出阵地，让敌人精神沮丧。在第一波登陆兵抵岸前5分钟，战斗机对水际滩头实施猛烈的扫射，而炮火支援舰群则向纵深转移火力。美军以为这样就能使贝提奥岛失去防御能力。

猛烈的炮击显得格外壮观，整个海岛化为一片火海，弥漫的硝烟如同一个巨大的棺材罩扣在贝提奥岛上，滚滚翻腾，直冲云霄。贝提奥岛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许多日本官兵战死，一些岸炮、高炮和反登陆艇炮被摧毁，大部分地面工事遭到破坏，伪装的掩蔽物也被烧毁。尤其严重的是，日军赖以进行通信联络的电话线完全被炸断。但是，日军设在地堡里的指挥所、掩体、隐蔽的火炮阵地几乎都未受到严重的破坏。守岛日军仍可使用小口径火炮、机枪和步枪封锁岸滩，对企图接近的美军登陆部队进行射击。

正当实施舰炮火力支援时，有两艘扫雷艇在烟幕的掩护下向岛岸接近，清扫进入礁湖的航道。然后，一艘扫雷艇留在礁湖内，负责标定突击上陆部队的出发线；另一艘则返回去引导两艘驱逐舰前来对登陆地段进行炮击。有一艘驱逐舰中弹两发，但炮弹未爆炸。另有4艘装载坦克的船坞登陆舰也安然开到这里。

这时，登陆艇已由礁湖外的会合区出发，正向礁湖内的出发线前进。但是，由于顶风、浪大、退潮和履带登陆车发生故障等原因，行动非常迟缓，希尔不得不把原定的上陆时间推迟。8时25分，第1波搭载登陆兵的履带登陆车，分为3个登陆队，按3分钟的间隔，陆续离开出发线，向离5500米远的岸滩前进。第2波搭载登陆兵、坦克和小口径火炮的机械化登陆艇和车辆人员登陆艇，也分为3个登陆队，在第1波后面跟进。第4、5、6登陆队共输送3个营的兵力，由西向东，分别在“红1滩”、“红2滩”、“红3

滩”登陆，各海滩的宽度均为360米。

当第1波驶离出发线时，舰载战斗机飞临登陆地域上空，进行登陆兵抵岸前的最后一次扫射。由于“马里兰”号战列舰的收信机再次发生故障，希尔没有接到推迟上陆时间的通知。但他考虑到第1波登陆队至少要在45分钟以后才能抵岸，因而决定再次推迟上陆时间。8时45分，浓密的烟幕遮住了火力支援舰群的视线，希尔已经看不到正在向敌岸急驰的登陆队，他担心误击登陆艇，则命令礁湖外的火力支援舰群停止射击。这时，第1波的第1登陆队再过15分钟才能抵岸。

在美军耽搁的这段时间里，日军从其阵地的掩体和掩蔽部里出来，在壁垒的后边集结，准备对正向这里运动的美军第1波突击上陆部队进行反击。显然，由于炮火支援舰群从西面炮击，礁湖内的驱逐舰和扫雷艇也不断射击，贝提奥岛上的日军不得不把兵力集结到两个主要防御阵地上，因而最右侧以及左侧中部的防御就比较薄弱。美军已经判明，这个“弱点”就是夺取贝提奥岛的关键。

美军的履带登陆车刚一离开出发线，就受到日军的猛烈射击。美军所担心的是，礁盘上的水深只有0.6—0.9米，履带登陆车只能从一个地方通过礁脉，因而必然遭到步枪、机枪和反登陆艇炮的猛烈射击，使各登陆队陷入混乱。当时出现的另一不利情况是在通过礁盘向岸滩接近时，预定在“红1滩”上陆的一个营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因为，该营的履带登陆车处于日军两侧抗登陆阵地的侧射火力之下，多数履带登陆车在途中中弹失去机动能力，只有少数勉强抵岸，但能回航再次运送的为数更少。

受到更大损伤的是搭乘一般登陆艇被隔在礁盘外面的第4、5、6登陆队。登陆兵中，有的人跳入深水，因装备沉重而被淹死；其余的人，由回航的第1波履带登陆车向岸滩运送。驶入较浅的水域后，大部分登陆兵在机枪和步枪的猛烈射击下，涉水550

米冲上岸滩。由机械化登陆艇卸在礁盘上的几辆谢尔曼式坦克虽已驶抵岸滩，但搭载37毫米和75毫米炮的车辆人员登陆艇却不得不后退，等待涨潮时再行上陆。

低潮对登陆艇的行动虽有妨碍，但对已经上陆的海军陆战队却是有利的。因为低潮时的岸滩较宽，便于集结兵力，以对付日军守岛部队的反击。海军陆战队在“红1滩”的最右面迅速占领了该岛的西北端。在“红3滩”右侧有个栈桥，从岸上伸展到礁湖之中。在栈桥以东180米处，壁垒有个缺口。搭载约5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辆履带登陆车由此处突破，其他海军陆战队员跟进，在侧翼日军的猛烈射击下，把突破口向西、南两个方向扩大。在设防坚固的水际滩头和两个强固支撑点的附近，海军陆战队遭到很大伤亡。海军陆战队前进到这里，为日军壁垒所阻，寸步难行，面壁而立，成了几个方向的射击目标，不断出现伤亡。首次突击之后，海军陆战队开始攀登壁垒，并用梯恩梯炸药炸毁了日军的火力点和掩体。

突击部队指挥官戴维·肖普上校，命令团预备队立即投入战斗。随后，上校向坐镇“马里兰”号战列舰的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发报，请求立即给予舰炮火力支援和航空火力支援。师长不仅满足了肖普的要求，而且抽调师预备队二分之一的兵力，增援海军陆战队遭受严重损失的左翼。后来，朱利安·史密斯得知岸上战斗进行得非常困难，便请求当时在王金附近的霍兰·史密斯将军派遣军预备队予以支援，并获得同意。

11月20日天黑之前，在贝提奥岛上陆的5000名美军中，伤亡者约占三分之一。入夜时，在日军抗登陆阵地附近上岸的海军陆战队有一大部分不是战死，就是被困在水际滩头。但是，西面海岸已有一半被美军占领，其纵深约为140米。在栈桥附近，海军陆战队已建立了一个纵深270米、宽460米的环形阵地。夜间，登陆部队对射击严加控制。美军预料，日军可能发起反击，但是没

有发生。这也说明柴崎司令只能与所辖的少数部队取得联系。夜间，日军的主要活动是，分散地隐蔽在岸上的适当地点，或涉水摸到搁浅在礁盘上的履带登陆车或坦克旁边，准备翌日进行狙击。由于此时此地的条件特殊，潮水过低，搁浅在礁盘上的登陆艇仍然不能离浅。但是，履带登陆车可把小口径炮运上岸滩，以满足第1天战斗的急需，有一部分坦克亦可勉强抵岸。

上陆后的第2天，舰载机的航空火力支援和舰炮的支援火力越来越准确。据海军陆战队右翼的舰炮射击弹着观测员报告说，由于驱逐舰对日军阵地的射击非常准确，登陆部队在贝提奥岛西海岸突击上陆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从军预备队中派出的一个营，在“绿滩”上陆。在栈桥附近上陆的海军陆战队也把登陆点向外扩大，日落前，已将战线推进到该岛南岸。

上陆后的第3天，即11月22日，军预备队的另一个营也在“绿滩”上陆。由于突击上陆阶段已告结束，朱利安·史密斯将军便上岸实施指挥，任务是摧毁“红1滩”和“红2滩”接合部的日军环形阵地，由西向东前进。对日军进行两面夹击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其永备发射点和掩体。由坦克和火炮来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最为有利，可是，通常都是派步兵使用火焰喷射器和梯恩梯炸药包来完成的。

自11月22日夜至23日拂晓，被压到该岛东部狭长地带的日军先后发起3次反击。由于这几次反击，日军受到很大伤亡，美国海军陆战队便能在23日迅速突破日军的阵地，进至该岛的东端。在此之前，“红1滩”和“红2滩”之间的日军抗登陆阵地，由于遭到美军从几个方向实施的合击（其中包括从正面进行的步、炮协同进攻），已被打垮。

23日下午，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宣布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告结束时，日军实际上已被全歼。日军中仅有1名军官和16名士兵投降，另有100多名朝鲜劳工当了俘虏。参加塔拉瓦登陆作战的美

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约为18300人，共伤亡3000余人，其中仅战死或负伤后死亡的就有1000多人。

速战速决的吉尔伯特群岛登陆战役，在人员方面损失较多，使美国上下甚为震动。当时，美国国民还不能马上理解，吉尔伯特群岛登陆作战的任务是集中在几天之内完成的，所以付出的代价较大；然而，却为下一步控制辽阔的海域创造了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在吉尔伯特群岛速战速决所造成的损失，比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苦战6个月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可是，这两次战役所取得的胜利却彼此相当。两次战役所夺取的基地，均可用来保护当前的和未来的海上交通线，并为下一战役提供了必要的机场，便于对作战目标进行照相侦察和轰炸。美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就消除了日军对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威胁，并为即将开始的马绍尔群岛登陆战役提供了一个实施空中支援的重要基地。

同样重要的是，在吉尔伯特群岛，尤其是在塔拉瓦登陆作战中，美军在战术方面得到一个教训。他们明确认识到。象贝提奥岛这样设防坚固的要地，仅仅进行几个小时的航空和舰炮火力准备是不足以将其摧毁的。每次轰炸或炮击，都要在硝烟消散后查明破坏程度，根据实际效果，再进行较长时间的精确轰炸和经过精密校正的射击。为了穿透日军坚固防御工事的上部，必需使用大口径炮以穿甲弹进行轰击。为了打乱活动目标的行动，原来打算采用迅速转移火力的方式进行射击，后来发现使用这种方式对付固定目标会妨碍自己的射击指挥。这次登陆作战证明，可运送兵员通过礁盘的履带登陆车是很重要的；部队抵岸前，为压制岸上的敌军而以火炮进行抵近射击也是必不可少的。进攻塔拉瓦的经验再次证明，必需建造一种专门用于指挥登陆作战的军舰。在地中海作战时，就曾用过这种指挥舰。它的任务不是进行舰炮火力支援，而是改善岸上和海上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即使美军没有

在塔拉瓦取得上述的经验教训，也不免要用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代价，在其他地方取得这些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从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中，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能够在日军设防的环礁上空夺取制空权，舰队也能以较小的损失对付这样的要地；训练有素、英勇果敢的地面部队，在海军飞机与舰炮的火力支援下，即使遇到最不利的条件，也能冲过礁盘，夺取设防坚固的岛屿。此外，这次战役还使人们明显地预感到，不论美国舰队怎样发动攻势，日军舰队都不准备予以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它已无力破敌了。

进攻马绍尔群岛

马绍尔群岛的登陆计划，在进攻吉尔伯特群岛之前就进行了充分研究。1943年10月中旬，尼米兹将军正式下达作战计划，要求在马洛埃拉普和沃特杰环礁，以及夸贾林环礁同时实施登陆。前两个环礁是马绍尔群岛离珍珠港最近的两个日军基地；后一个环礁位于马绍尔群岛的中心，是日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鉴于塔拉瓦的进攻不够顺利，霍兰·史密斯将军认为，若同时进攻上述三地，地面部队和支援兵力均不够用。他建议重新研究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斯普鲁恩斯和特纳两位将军都同意史密斯将军的意见，并提议把登陆作战分两步进行。首先攻占马洛埃拉普和沃特杰两个环礁，以便修建基地，支援尔后在夸贾林岛的登陆作战。然而，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尼米兹却主张绕过马洛埃拉普和沃特杰两个环礁，直接在夸贾林环礁实施登陆作战。

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史密斯都强烈反对尼米兹的意见。他们认为，夸贾林环礁一旦被美军占领，这个环礁就会变成日军在马洛埃拉普、沃特杰、米利和贾卢伊特等地岸基航空兵的突击目标；而且，日军还可依托这些基地来破坏夸贾林与珍珠港或者吉

尔伯特之间的交通线；此外，从日本本土经由埃尼威托克到达上述日军基地的空中补给线也未被切断。鉴于尼米兹坚持要绕过夸贾林以东的几个日军基地，斯普鲁恩斯则建议，首先占领马绍尔群岛东部未设防的马朱罗环礁。尼米兹赞同斯普鲁恩斯的建议。在夺取夸贾林之前，首先占领马朱罗环礁，可在作战海域为舰队提供一个基地。马朱罗环礁的岸基航空兵还能保护夸贾林和吉尔伯特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最后落定的作战计划，虽把夺取埃尼威托克作为一种可能的方案，暂定下来，但其实施的时间和使用的兵力将视夸贾林作战的战果和速度而定。

直取马绍尔群岛的中枢海岛，这一决定不仅使尼米兹所属的指挥官们感到震惊，也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之外。日本大本营当时的基本判断是美军的下一个攻势，不是从吉尔伯特群岛指向米利和贾卢伊特，就是从珍珠港指向沃特杰或马洛埃拉普。因此，对这些外围的环礁，在抗登陆的人力与物力方面予以优先照顾。尼米兹的判断是正确的，夸贾林的防御比较薄弱。这里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提奥岛所遇到的情况大不一样。日军在夸贾林环礁的兵力虽有8000余人，但是，受过训练的战斗部队不到2200人。其余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兵、劳工（大部分是朝鲜人）、航空兵的地勤人员以及司令部所属的各种勤杂人员等等。很难说，由这些非战斗人员担任守备任务能起多大作用。所有的日本人，据说都配备这种或那种武器，他们大多以被俘为耻，宁死不屈。

对马绍尔群岛的航空火力准备是胡佛指挥的岸基航空兵，从埃利斯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新建机场，于1944年1月初开始实施的。1月29日，第58特混舰队（这是一支加强的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马克·米彻尔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携带750架作战飞机驶抵马绍尔海域。当胡佛所属的飞机对贾卢伊特和米利两个环礁进行空袭压制日军时，米彻尔的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空袭了马洛埃拉普环礁，另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空袭了沃特杰环礁，其

余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空袭了夸贾林环礁。仅这一次空袭，就击毁了这几个环礁上的所有日军飞机。29日夜，第58特混舰队的炮火支援舰群还炮击了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日军机场，以便阻止这里的日军飞机前来进行支援。30日拂晓，又派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袭击埃尼威托克，击毁了集结在该地的全部日机。同一天，还有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袭击了夸贾林环礁的防御设施，另有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袭击了马洛埃拉普环礁和沃特杰环礁。经过这几次空袭，夸贾林一带的日军航空兵已被全歼，马绍尔群岛的岸防设施也遭到破坏。

在此期间，第5两栖作战部队的登陆突击部队正在航渡途中。约300艘舰船输送了53000名突击部队（其中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占一半）和31000名守备部队。当这支庞大的舰队接近马绍尔群岛时，希尔海军少将奉命率领一个特别突击群进占马朱罗岛。后勤供应舰编队随后开入马朱罗礁湖，准备为海军部队随时提供所需的后勤支援。于是，这支部队就有了一个临时性的前进基地，可以不直接依赖珍珠港了。这种前进基地逐步前移，支援范围不断向前延伸，向西太平洋扩大。

1月30日，理查德·康诺利海军少将率领的北部突击编队和特纳直接指挥的南部突击编队分别驶抵夸贾林环礁，继快速航空母舰舰载机所实施的3天密集航空火力准备之后，又以舰炮和护航航空母舰舰载机进行突击。美国海军认真吸取了塔拉瓦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作战中获得了良好效果。应首先进攻的目标是罗伊岛和纳木岛。这两个小岛位于夸贾林礁湖的北端，两岛之间有一条堤坝相连。夸贾林岛在这两个小岛的南面，相距44海里。按重量计算，美军在夸贾林岛倾泻的炸弹和炮弹，比用在贝提奥岛的炸弹和炮弹多3倍。飞机对选择的目标进行了精确的轰炸。炮火支援舰群根据实际需要修正射击方向和距离，并且改用了穿甲弹。

1月31日，登陆部队夺取了罗伊—纳木岛和夸贾林岛附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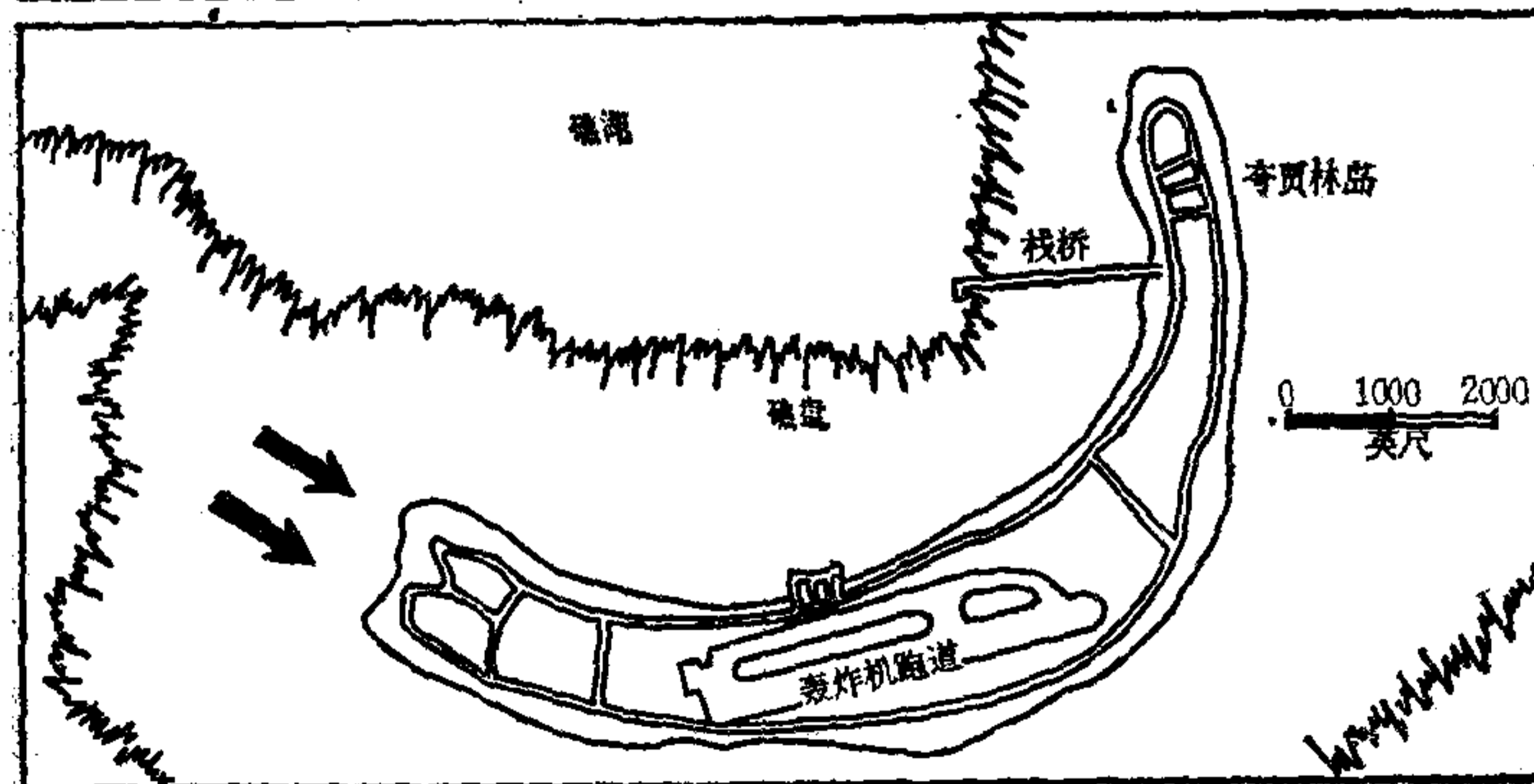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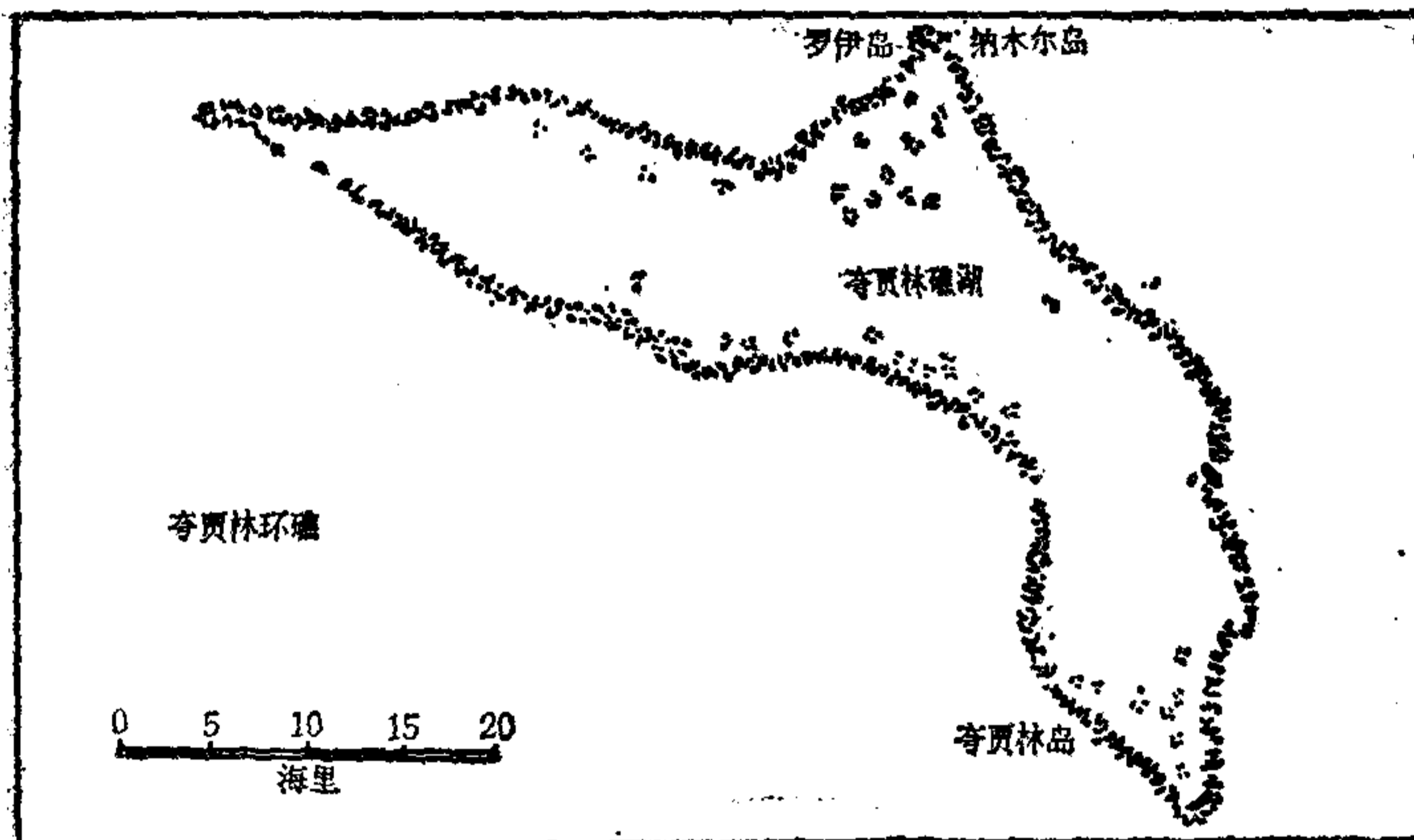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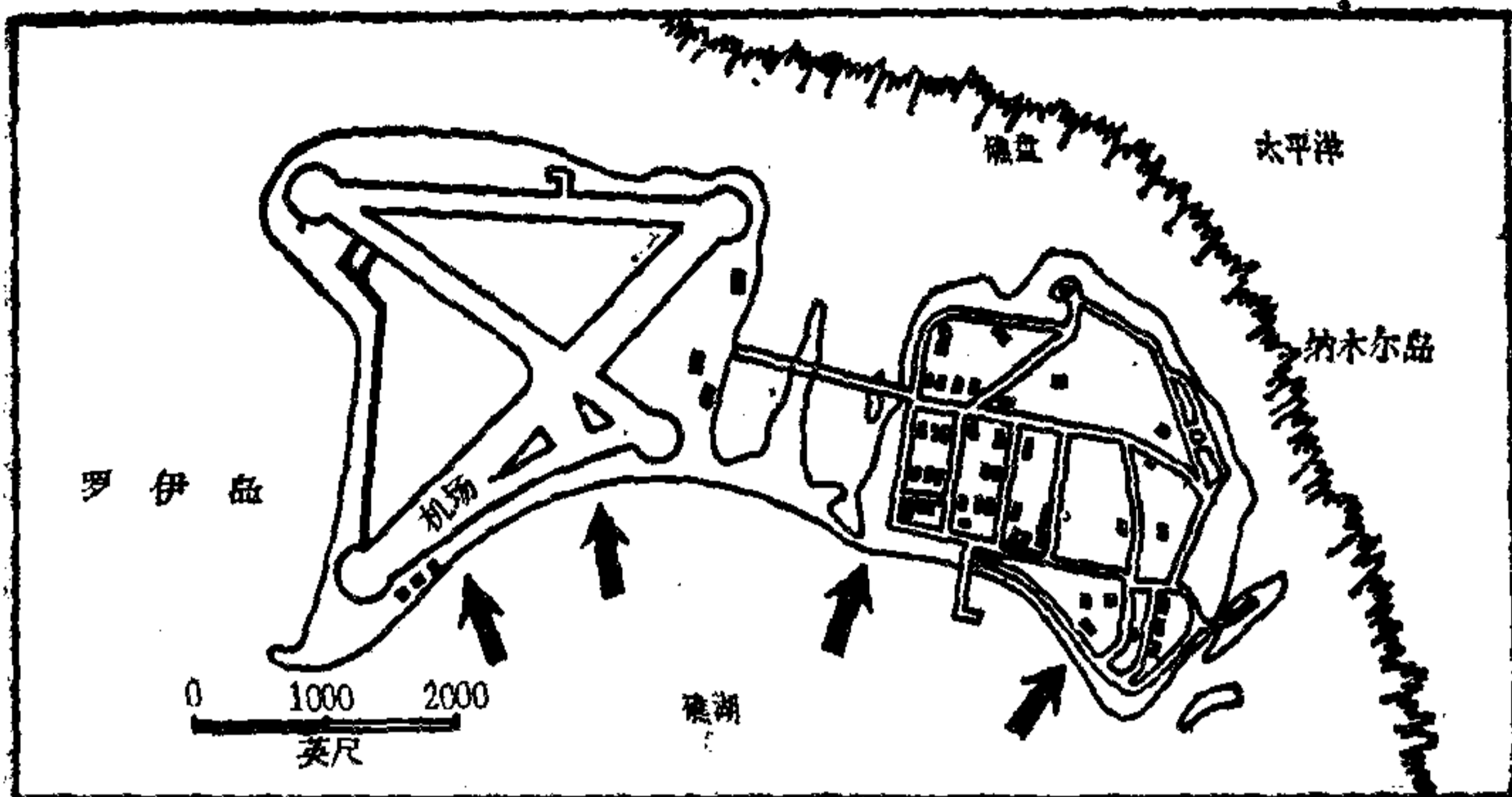


图 65 夸贾林环礁登陆战斗(1944年2月1日)

几个小岛。尔后，两栖作战舰艇和近距离火力支援舰群，从狭窄的航道驶入比较平静的礁湖，并在新占岛屿上配置火炮，以掩护主要登陆场。当日白天和夜间，由擅长游泳者组成水下爆破队，在舰炮的掩护下，对通往登陆场的接近路线进行侦察。他们查明，岸滩附近没有布设水雷等类障碍物，礁盘和拍岸浪也不会造成很大威胁。

这天夜里，由驱逐舰部队对日军反复进行了炮击，以袭扰日军，并削弱其抵抗力。2月1天天刚刚亮，就开始进行突击上陆前的直接火力准备。于是，历时两天的航空火力准备和舰炮火力准备终于达到高潮。舰炮从近距离对罗伊—纳木岛和夸贾林岛进行猛烈射击；邻近岛屿上的岸炮，实施纵向射击；而在火炮弹道的上空，还有来自吉尔伯特群岛的B-24型轰炸机，将450公斤和900公斤重的炸弹投到夸贾林岛上。当舰炮射击暂停时，则由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进行俯冲轰炸和机枪扫射。两栖作战部队指挥官、登陆部队军师两级指挥官及其参谋们在一种新造的两栖作战指挥舰上，对有关火力准备和突击上陆的协同动作实施统一指挥。康诺利将军在罗伊—纳木岛附近海域的“阿巴拉契亚”号旗舰上指挥北部作战；特纳将军和霍兰·史密斯将军则在夸贾林岛附近海域的“落基山”号旗舰上指挥南部作战。

这时，履带登陆车仍不够用，不能把全部登陆部队通过礁盘送上岸滩。但是，这次作战所使用的履带登陆车全部装有装甲和机枪。此外，南部突击部队还用陆军的两栖作战通用车弥补履带登陆车的不足。履带登陆车是由坦克登陆舰运至出发线附近海域，然后依靠自身的动力向登陆场缓缓前进的。同第一波登陆部队一起行动的是有装甲的水陆装甲车*和吃水较浅的步兵登陆艇。后

*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把这种车辆称为水陆装甲车，而美国陆军则称之为水陆坦克，正式名LVT(A-1型)，装备有37毫米炮塔炮1门，7.7毫米机枪3挺，有的还装有火焰喷射器。这种水陆装甲车，不同于轻型坦克和中型坦克。严格说来，轻型和中型坦克都是一种陆上车辆，登陆作战时是由机械化登陆艇运送抵岸的。

者是一种为突击上陆而专门改装的步兵登陆艇，安装有火箭炮、20毫米和40毫米机关炮。当第1波登陆部队驶至离岸滩450米距离时，负责空中观测的飞机向舰队发出信号，即投下航空照明弹。以上就是根据塔拉瓦作战的经验教训，新研制出来的装备和新提出来的登陆作战方法。

上陆前，尽管实施了充分的火力准备，摧毁了日军的大部分永备防御工事，杀伤了多半守备兵力，但是，罗伊岛和纳木岛的登陆战斗，却由于秩序混乱行动不够协调而未打好。原因之一是北部突击编队实施突击上陆的礁湖，波涛汹涌，出乎意料。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是缺乏经验。进攻罗伊岛和纳木岛的登陆部队没有实战经验，把他们运送到出发线的水兵也缺乏经验。

登陆部队是哈里·施米特少将指挥的新编海军陆战第4师。这支部队不仅没有实战经验，而且也未能通过登陆演习进行必要的训练，就从美国直接调来参加马绍尔登陆作战。从1月31日就开始出现混乱现象。海军陆战第4师的一个团战斗队首先占领了主要目标附近的几个小岛。履带登陆车准备运送这批登陆部队抵岸后，就返回原来的坦克登陆舰，以便补给燃料，并运送另一战斗队在纳木岛实施突击上陆。可是，直到2月1日9时，坦克登陆舰在规定水域连一辆履带登陆车都找不到。这时，负责运送登陆部队抵岸的登陆艇，也未到达出发线南面的会合区。负责运送罗伊岛登陆部队的坦克登陆舰也未能按时到达会合区。后来在坦克登陆舰使用升降机从甲板上卸载履带登陆车时，又意外地遇到了其它困难。

几经耽搁后，负责控制出发线的驱逐舰终于在11时12分，使用旗语发出第1波出击的命令。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许多履带登陆车都没到达指定阵位，另有一些履带登陆车则在较远的地方徘徊。突击上陆部队以装有火箭发射架的步兵登陆艇为前导，以水陆装甲车为第1波。在其后面跟进的是运送海军陆战队的履带

登陆车和坦克登陆艇，各有两个波。礁湖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向纵深转移火力后，立即由附近的驱逐舰继续对岸滩进行炮击，一直持续到海军陆战队上岸之前，为不危及其安全才停止射击。

在接近罗伊岛的岸滩时，履带登陆车发生了几起碰撞事故。但是，两个营并进的登陆部队仍能有条不紊地上岸。在抵岸时，日军守岛部队向登陆艇方向发射几发炮弹，然而无一命中。登陆兵刚一上岸，就受到左侧机枪的猛烈射击。与此同时，有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向滩头的美军登陆兵凶猛冲去，这种蛮干也是无济于事的。

海军陆战队不停顿地向纵深推进，行动迅猛。但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协同，射击纪律几乎没有得到遵守。有些士兵只顾射杀敌人(经炮火准备后还有守岛部队300余人坚持抵抗)，而造成相互对射致伤。罗伊岛几乎全为机场所占，没有空地修建房屋和其他设施，守岛部队找不到什么可以隐蔽自己和抗击敌人的遮蔽物。入夜前，罗伊岛已被美军占领。

当第一波登陆部队向纳木岛出击时，只有部分突击部队到达出发线。因此，在这个建筑物林立的小岛上的登陆行动，显得秩序紊乱，兵力使用分散。幸运的是海军陆战队在水际滩头没有遇到抵抗和其他障碍物。但是，一进入岛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到处是石堆瓦砾和椰子树圆木等障碍物，使美军的坦克和登陆兵难以行动，但日军的狙击兵却有了隐身之处。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通过这个地区，突击部队不得不把许多坚固的抗登陆阵地留给后续部队，以便使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将其摧毁。在实施岛上战斗时，日军储藏的弹药发生了爆炸，造成严重伤亡。后来，海军陆战队把储满鱼雷头的地堡误为日军的战斗指挥所而进行攻击，又引起一次更大的爆炸。地堡爆炸时，整个小岛立即被刺鼻的浓烟所笼罩，接着就有许多混凝土碎块和金属碎片劈头盖脑地向攻守部队双方飞来。这天夜里，突击部队通宵不得平静，前面有日军

的袭扰,后面又有友军的随意射击。拂晓后,美军歼灭了附近的日军,迅速向北岸进攻。2月2日中午不久,美军就宣布占领了纳木岛。

美军在夸贾林环礁北部岛屿上的伤亡共计746人,其中战死196人,负伤550人。岛上的345名日本兵全部丧命;3200名其他人员中,除40名朝鲜劳工和51名日本人当了俘虏外,其余的人在火力准备时就已毙命。

夸贾林岛的登陆作战是由查尔斯·科利特少将率领的步兵第7师实施的。其作战计划与海军陆战第4师的上述战法基本相同。同礁湖北部的登陆一样,南部也由两个团战斗队夺取主要目标,第三个团战斗队占领其附近的几个小岛。但夸贾林岛的地形与罗伊-纳木岛不同。若在夸贾林岛濒临礁湖的一侧实施登陆,登陆部队就会暴露在岸上日军的侧射火力之下,因而不能从这里登陆。在濒临大洋的一侧实施登陆也不可取,因为那里的拍岸浪太大,日军的防守也较为严密。唯有狭窄的西侧适于上陆,但在这里上陆的两个团战斗队的几个营不能同时并进,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依次上陆。

夸贾林岛的上陆战斗没有出现罗伊岛和纳木岛那种混乱情况,打得相当漂亮。在夸贾林岛的登陆进行得比较顺利,这固然是由于作战海域风平浪静,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科利特吸取了在阿图岛登陆的教训,并在此后对所属部队反复进行严格的训练。

集结在出发线西面的坦克登陆舰放下载有登陆兵的履带登陆车;船坞登陆舰放出载有中型坦克的机械化登陆艇。这些登陆艇在运输船放下车辆人员登陆艇之前,按艇波排成纵队,作环形运动。有3艘步兵登陆艇率先向敌岸驶去,使用40毫米机关炮和火箭炮,对登陆场进行了射击。9时正,位于出发线翼侧的控制舰按计划向第1波发出从出发线出击的信号。第1波编有履带登陆车

16辆，水陆装甲车16辆和控制艇2艘。出击时队形整齐。接着，其余3波以4分钟的间隔相继出击。各登陆艇均以5节的航速向岸滩冲击。登陆艇接近岸滩时，远处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停止对岸射击，火力向纵深转移。然后由附近的4艘驱逐舰对登陆岸滩继续射击，直到登陆部队抵岸时才停止。第1波离岸滩还有180米时，步兵登陆艇向队形的翼侧做好了射击的准备。9时30分，第1波按计划准时上岸。履带登陆车卸载后，返回接运被礁盘隔住的登陆艇上的登陆兵时，水陆装甲车上岸后继续前进，以掩护登陆场。在12分钟内，有1200名登陆兵上岸，然后整理队伍，准备继续进攻。守岛日军虽用轻武器进行抵抗，但登陆部队无一伤亡。这次登陆也同以往获得胜利的历次登陆一样，是甚为令人满意的。

截至2月1日日落，已经约有11000名部队在夸贾林岛上陆。可是岸上战斗的进展却比进攻罗伊岛和纳木尔岛的海军陆战队缓慢得多。其原因有三：第一，必须消灭较强的日军守岛部队；第二，选择的登陆地域迫使他们必须依次进攻全岛，而该岛又细又长，进攻的正面很窄，守军使用较少的部队即可抗击和迟滞登陆兵的行动；第三，依然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阵地作战的步兵战术。他们在火炮和飞机的掩护下，以典型的稳扎稳打战术，向前推进了3天，将残存的几百名日军压到夸贾林岛的北部，开始进行最后的围歼。到2月4日下午，日军的一切有效抵抗才告结束。

美军在夸贾林岛及其附近小岛共伤亡1177人，其中177人战死，1000人负伤。日军守备兵力中约有地面部队1200人和其它人员3200人。其中除125名朝鲜劳工和49名日本人被俘外，其余全被击毙。在这4天的作战过程中，舰队一直留在附近海面，准备随时进行支援。美军舰只除被日军岸炮击中几发炮弹外，没有受到其它损伤。

斯普鲁恩斯认为，夸贾林岛的作战已不必动用上万人的军预

备队，因而决定不失时机地夺取埃尼威托克环礁。他打算在这里再建一个后勤基地，以便为继续西进的越岛作战提供支援。但是，埃尼威托克环礁是马绍尔群岛西部的最大环礁，位置比较暴露。距马里亚纳群岛仅1000海里，离特鲁克岛不到700海里，至波纳佩环礁不到600海里。为使日军不能阻止美军进攻埃尼威托克环礁，必须把日军的上述基地封锁起来。或许有人认为，在夸贾林环礁的作战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就去进攻埃尼威托克环礁是难能为力的，也是非常冒险的。然而，尼米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并命令有关方面为实施这一新的攻势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

当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承认俾斯麦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已经无法守住时，则将其防线大幅度后撤，撤到北起马里亚纳群岛、经由帛琉群岛南至新几内亚岛西部一线。日军为了赢得时间，重建其消耗殆尽的航空兵，则赋予这条新防线以东的各岛守备部队一个自杀性的使命，即削弱美军，迟滞其行动。夸贾林环礁失守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认为，特鲁克岛已完全暴露在美国的攻势之下，便小心地将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兵力撤到帛琉群岛，在特鲁克地区仅留下2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以便保护当地的海军部队和基地的货船。

在此期间，日本正在本土加紧培训飞行员。岸基飞机的飞行员一经掌握飞行技术，就驾机沿着新防线南下，进驻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等前进基地。日军企图使用这种办法，沿着这条新防线着手建立一支能击败任何入侵之敌的军事力量。到1944年2月中旬，特鲁克岛上已配置飞机365架，还有200架飞机随时可从日本飞往马里亚纳群岛。

以上就是美军进攻埃尼威托克之前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米彻尔率领第58特混舰队，哈里·希尔率领埃尼威托克登陆部队，分别从马朱罗和夸贾林出发，向埃尼威托克驶去。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派遣1个特混大队，在登陆海域担任支援任务，其

他3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则向西南航进，直指特鲁克岛。这时，陆军第7航空队的轰炸机，已经前出到离塔拉瓦900海里的地方，以便以一次接一次地进行猛烈空袭，使波纳佩的日军处于瘫痪状态。

被珊瑚礁四面环抱的特鲁克岛是世界上最佳基地之一。在由日本托管时期，人们认为这里已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或者称为“日本的珍珠港”，或者称为“太平洋的直布罗陀”。第58特混舰队不仅戳穿了特鲁克坚不可摧的神话，而且证明了航空母舰部队无须岸基航空兵的支援，也能使日军的这种基地陷于瘫痪状态。

2月17日，当米彻尔的舰载机对特鲁克反复空袭时，斯普鲁恩斯率领45000吨的战列舰“衣阿华”号“新泽西”号和2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正在特鲁克附近的海域活动，以便击沉企图从礁盘之间的水道向外逃窜的日本军舰。为了不使日舰能从米彻尔的舰载机和斯普鲁恩斯的舰炮的袭击下巧妙溜掉，尼米兹又派10艘潜艇在特鲁克的周围海域进行巡逻。2月17至18日夜，安装有新技术器材的航空母舰舰载机，在机载雷达的引导下轰炸了特鲁克礁湖内的日军舰船。次日拂晓，已经开始撤离的航空母舰又举全力进行最后一次空袭。在历时两天的空袭中，日机约被击毁200架，击伤70余架；日舰被击沉15艘，其中包括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另有货船19艘和油船5艘也被击沉。美军损失飞机25架，“勇猛”号航空母舰受到重创。这艘航空母舰是被日军的鱼雷机夜间击中的，这也是在这次作战过程中日军唯一的一次反击行动。

事实已经证明，所谓“坚不可摧的特鲁克”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日本在20年的托管期间，并不象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把海上投资用于修建海洋上的“马其诺防线”，而是用于舰队的建设。第58特混舰队歼灭了特鲁克的日军航空兵力，既可使埃尼威托克孤立无援，又可使腊包尔处于瘫痪状态。2月18日，美军所罗门

航空队的飞机在俾斯麦群岛上空没有发现一架日军飞机。

成功地袭击了特鲁克之后，米彻尔又派第58特混舰队的两个特混大队前去袭击马里亚纳群岛。2月22日下午，米彻尔的特混舰队被日军巡逻机发现；入夜后，受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可是，美军并没有命令战斗机起飞，怕因航空母舰转向逆风行驶而贻误战机，仅仅使用对空炮火进行抗击。舰载雷达的火控装置和高炮使用的空炸炮弹都很有效。因此，没有1艘美舰被日机击中。美军的迅速北上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日军驻马里亚纳群岛的岸基航空部队指挥官角田觉治中将，刚把150架鱼雷机和轰炸机先于战斗机中队从日本本土调来。23日晨，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就空袭了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在日军战斗机中队到来之前，就一举歼灭了日军的鱼雷机和轰炸机。对于美军来讲，与歼灭马里亚纳日军航空兵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对日军机场和适合登陆的岸滩进行了空中照相。

当米彻尔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特混舰队前去袭击远方的日军基地时，希尔的部队则采用同进攻夸贾林相似的战术，夺取了埃尼威托克环礁。但是，美军在夸贾林的登陆部队与日本守备队的兵力对比约为6:1，而在埃尼威托克的兵力对比则不足3:1。因此，对埃尼威托克环礁的3个岛屿，一次只能夺取其中的一个小岛。担任登陆任务的是海军陆战第22团(后来以该团为基础，组建海军陆战第6师)战斗队和参加过马金登陆作战的步兵第27师的两个营登陆队。虽然已把上述部队编入军预备队，但是这些部队在登陆作战方面既未受过必要的训练，又根本没有实战经验，海军陆战第22团，在萨摩亚担任过18个月的守备勤务，在丛林作战方面受过充分训练。但是，陆军的那两个营早就离开原建制，参加了吉尔伯特群岛的登陆作战，没有进行必要的训练。这些弱点在这次战斗中明显地暴露出来。

不出所料，在埃尼威托克环礁的登陆作战中，出现了严重的

混乱。然而，一把部队送上海岸，海军陆战队便能迅速而灵活地向前推进，在一天之内，就先后占领了恩吉比岛和帕里岛。但是，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陆军部队始终进展缓慢。因此，又从海军陆战队中抽调了一个营登陆队去担任主攻，用了3天时间才攻下该岛。其原因在于：第一，查明该岛的设防情况较迟，舰炮火力准备不足；第二，陆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术不同。不论陆军部队还是海军陆战队，每个官兵都表现得非常英勇果敢。海军陆战第22团有团结一致的精神，具有良好的训练和指挥，但是步兵第27师在这方面比较欠缺。

截至此时，美军依托罗伊岛、纳木岛和夸贾林岛，已将夸贾林礁湖周围各岛上的日军全部肃清。接着，美军又绕过沃特杰、马洛埃拉普、米利和贾卢伊特等重兵设防的环礁，进驻马绍尔群岛的其他各岛，而对那几个被绕过的日军基地则经常实施空袭，不断予以削弱，并进行封锁。这几个日军基地，除了潜艇尚可出入外，别无其他办法进行补给和增援，因而，已不能对美军进攻部队的后方造成什么威胁了。这些岛屿反而对美军大有用处，美军可以将其作为培训新飞行员的实战目标。

为了表彰米彻尔、霍兰·史密斯、特纳和斯普鲁恩斯在马绍尔战役中建立的功勋，又鉴于舰队不断扩大，他们的责任已经加重，美军决定给他们各晋升一级。尼米兹感到，由米彻尔担任航空部队的指挥官，是比较适宜的。马克·米彻尔待人亲切，有时沉默寡言，虽未表现出史密斯或特纳那样的高超指挥艺术，也没显露出斯普鲁恩斯那样的非凡智慧，但他30年来为发展海军航空兵所作的贡献，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指挥美国海军“活动航空基地”的最为合适的人选。

六、对菲律宾的钳形攻势

1944年3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肯定了从太平洋的两个方向对菲律宾发动攻势的战略设想，并对各路部队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进攻目标。会议命令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沿着新几内亚岛的北海岸，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11月中旬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登陆；命令尼米兹的中太平洋部队，6月中旬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9月中旬夺取帛琉群岛，并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11月支援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棉兰老岛登陆。这两个作战方向密切协同，就可对菲律宾形成一个钳形攻势。

美军认为，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对下一步作战非常有利。占领了这个群岛，就可切断日本本土与加罗林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主要航空运输线。并可在这里建立潜艇基地，以利于潜艇袭击那些往返于日本和荷属东印度之间的油船与货船。若在马里亚纳群岛建立航空兵基地，陆军航空兵的B-29型新式远程轰炸机就可直接空袭日本本土。此外，在离日本这样近的地区作战，几乎肯定会迫使日本舰队出动，从而就有可能在麦克阿瑟部队收复菲律宾之前消灭日本的舰队。

当尼米兹的中太平洋部队为进攻马里亚纳群岛而进行准备时，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已经夺取了阿德米勒尔提群岛，正准备从海上向西推进，拟在新几内亚岛北海岸的霍兰迪亚（今查亚普拉——译注）登陆。这样，麦克阿瑟的部队就可绕过驻守威瓦克的日第18军。该军的战斗力较强，包括从胡翁湾撤下来的

残余部队，其有生力量尚有20000人左右。但是，如果长驱400海里直取霍兰迪亚，第7两栖作战编队就会因为超出己方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而得不到支援，反而容易遭到新几内亚岛西部和加罗林群岛等地日军的空袭。因此，第5舰队派出航空母舰群去压制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以支援和掩护霍兰迪亚的登陆作战，并加强第7舰队两栖作战编队的对空防御。

第58特混舰队支援麦克阿瑟部队

1944年3月底，第58特混舰队所属3个特混大队从马朱罗出发，驶往西加罗林群岛，拟象上个月突击特鲁克那样，前去袭击撤到帛琉群岛新基地的日本联合舰队。美军的西进部队被日军巡逻机发现，联合舰队大为震惊，因而采取了紧急措施。古贺司令长官撤到马里亚纳—帛琉—新几内亚岛西部一线时，曾声称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固守这道新的防线。古贺判断美军对这道新的防线即将发动攻势，便把现有的全部飞机集结起来（其中包括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并命令水面舰艇部队出动，在帛琉北面水域待机，一面等待援兵的到来，一面准备进行可能的战斗。然后，为了转移司令部，古贺司令长官偕同参谋人员，分乘3架水上飞机，从帛琉出发，飞往棉兰老岛的达沃。这3架飞机在途中遇上恶劣天气，有2架飞机失事，其中1架就是古贺的座机。联合舰队再次失去自己的司令长官。这对日本震动甚大，虽然极力设法补救但也无济于事。

3月底到4月初，第58特混舰队袭击了帛琉群岛，击毁日军用以进行防御任务的大部分飞机，击沉尚未撤走的几乎全部舰船。在联合舰队集结起来实施反击之前，美军特混舰队又空袭了附近的雅浦岛和沃累艾岛，然后迅速返回马绍尔基地。这样，西加罗林群岛的日军至少暂时陷入瘫痪状态，消除了对麦克阿瑟部队右翼

的威胁。

4月中旬，美国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及其警戒舰只再次出动，以直接支援霍兰迪亚的登陆作战。返航途中，航空母舰舰载机对特鲁克再次实施猛烈袭击，严重破坏了特鲁克的军事设施。因此，埃尼威托克和阿德米勒尔提岛的美军轰炸机，已没有必要去压制特鲁克。在返回基地之前，第58特混舰队又派巡洋舰群去炮击了中加罗林群岛的萨塔万岛，并派威利斯·李海军中将的战列舰群猛烈炮击了东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

在对日占岛屿的上述袭击行动中，美军舰只无一损伤。这一方面说明日军的航空兵力已很微弱，另一方面也证明美军的防空能力已大大加强。

沿新几内亚岛北海岸继续西进

霍兰迪亚登陆战役(包括在其东南的艾塔佩的辅助性登陆)，是截至当时为止西南太平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登陆作战。参战兵力多达84000人，仅突击部队就有52000人。上述兵力分乘113艘舰船抵达3个登陆地域，由第5舰队和第7舰队的联合编队担任支援任务。

巴比将军的第7两栖作战编队分为3个突击大队，在由第5舰队借调来的8艘护航航空母舰的掩护下，从马努斯出发。为了迷惑敌人，巴比的两栖作战编队出航时先向帛琉群岛方向航行一段时间，后于4月21日傍晚分成3个大队，驶向各自的目的地。东部突击大队在护航航空母舰的伴随下，开往霍兰迪亚东南125海里处的艾塔佩，输送一个团的登陆兵在此上陆。日军在艾塔佩的防御兵力甚弱，进行微弱抵抗后，退入丛林。美军工兵营立即着手修建机场，而突击部队则封锁威瓦克至霍兰迪亚的濒海公路，以阻止日第18军前来增援。

此后不久，日军便从威瓦克出击，盟军后续部队已及时赶到。为了阻击日第18军，美军在这里登陆的部队后来达到1个军。在激烈的陆上战斗过程中，盟军的鱼雷艇部队和航空兵使日军不能使用濒海公路，破坏了日军的海上补给。另外，在澳大利亚弹着观测飞机的协助下，第7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以舰炮切断了日军的陆上补给线。这样，日军由于得不到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反击行动终于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被粉碎。在艾塔佩登陆的美军和后来增派的澳大利亚部队直到战争末期，几乎仍然保持着当初登陆时的兵力。在此次登陆作战中，盟军伤亡4600人，其中阵亡900人；日本第18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艾塔佩登陆的同时，巴比将军中部和西部突击大队遣送美军的2个步兵师，在离霍兰迪亚约20海里的地区登陆。部队登陆前，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以系统而密集的轰炸，击毁了霍兰迪亚地区的近500架日军飞机；加之又有第58特混舰队飞机和第7舰队舰炮的强有力的火力准备和支援，这次登陆实际上也未受到什么抵抗。盟军这次登陆的进攻目标是日军设在濒海地区(塞克洛普斯山脉以南)的3个机场。盟军的一个步兵师从塞克洛普斯山脉西麓，另一个师从东麓迂回，步步逼近敌人。这两个师于4月26日实施夹击，对敌形成双重包围，并攻占了机场。驻守该地区的日军共约11000人，只有650人被俘。残存的大部分日军逃进密林，向西北方向(约距145海里)的沙米基地撤去。在撤退途中，又有1000余名日军死于饥饿和疾病。美军在这次作战中亡160人，伤1040人。

这时，麦克阿瑟将军把夺取的日军机场根据己方的需要加以改建，保障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向前延伸，以支援对棉兰老岛的进攻。麦克阿瑟决心继续保持这一有利势态，在霍兰迪亚登陆后第5天，又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这次进攻的目标是瓦克德岛。该岛位于霍兰迪亚西北，相距130海里。瓦克德岛



图66 新几内亚作战(1943——1944年)

与新几内亚岛海岸咫尺相隔,按照计划,还应占领该岛对面的新几内亚岛濒海地区。其目的有二:一是在该地建立炮兵阵地,以便支援对瓦克德岛的登陆作战;二是如果能占领该地,瓦克德岛被美军攻克后,也可免遭日军的炮击。

5月中旬,在麦克阿瑟指挥下,陆海两军并肩作战,一举攻克上述两地,并证明进攻大岛濒海地区与夺取小岛是有区别的。登陆部队在大岛的海滩上陆时,几乎没有遇到较大的抵抗,但在上岸后的数个月内,却一再受到日军残存部队的反击,美军不得不进行阵地防御,结果有400余人丧命。夺取瓦克德岛时却不同,登陆兵突击上陆时受到激烈的抗击,然而一旦上岸,在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内就消灭了岛上800余名守军,美军阵亡仅40人。一周后,陆军工兵队就加长了瓦克德岛的机场跑道,可供重型轰炸机使用,这对支援麦克阿瑟部队的继续西进是非常有用的。

下次登陆的目标是比阿岛。该岛位于瓦克德岛西北,相距190海里,是伊里安湾的一个大岛。但是,由于对这里的日军兵

力和企图作了错误判断，麦克阿瑟部队的快速进攻险遭厄运。据美军判断，日军在这个岛上防守较弱。5月27日，在比阿岛登陆的12000名美军本想迅速攻占该岛。可是出乎所料，日军的守岛部队超过11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美军除对比阿岛的日军兵力作了错误估计外，更为不利的是对日本大本营的反击企图作了错误判断。

在比阿岛作战开始之前，5月初，丰田副武海军大将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并遵照军令部的指示，停止执行前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的消极防御方针，积极寻求战机，以期实施海上决战。为此，丰田司令长官下达“阿号”作战命令，要求所属部队在西加罗林群岛海域准备实施舰队决战。他的兵力部署是根据如下判断作出的：盟军将从新几内亚岛这个唯一的方向发动攻势，第58特混舰队对麦克阿瑟部队继续进行直接支援。

于是，丰田命令其精锐部队开赴塔威塔威基地（菲律宾与婆罗洲之间）集结。这支部队就是日本海军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第1机动舰队。显然，它是仿效美国第58特混舰队组建起来的。指挥这支机动舰队的是日本海军航空兵中首屈一指的指挥官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阿号”作战要求使用岸基航空兵来弥补航空母舰兵力的不足。因此，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比阿岛骤然变得更加重要了。显而易见，无论盟军还是日军，只要以该岛为基地，其轰炸机群就能大大加强己方海军部队在预定决战海域的突击力量。不使比阿岛落入盟军手中，这时“阿号”作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麦克阿瑟部队对比阿岛的进攻不能不引起日军的坚决抵抗。

首先，日军将部署在中太平洋地区的航空兵几乎抽调一空。接着，又从日本本土、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地抽调航空兵，派往新几内亚岛和哈马黑拉岛。第7舰队发挥对空炮火的威力，积极拦击相继赶来增援的日军飞机，使其不致在比阿岛上空或周围造成严重威胁。但是，日军的空袭机群仍然击伤、击毁瓦

克德岛上的盟军飞机60余架，严重地削弱了比阿岛的防空力量。如果这些来自北方中纬度地区的日军飞行员不是很快就传染上疟疾或丛林热病的话，他们一定会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活跃。在病魔施威的6月，连未患病的人员也都难以行动了。

日军的空袭活动还仅仅是开始。小泽从塔威塔威抽调水面舰艇编队去增援比阿岛的守军。他的增援方法与新罗门作战时的“东京快车”颇为相似，也是分小批逐次增兵。第一次派出的增援舰群被美军潜艇和瓦克德基地的巡逻机发现后，为了安全起见就返航了。第二次派出的增援舰群又被美国第7舰队新属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从比阿岛海区赶了回去。这时，小泽派遣宇垣缠海军中将率领“大和”号、“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以及巡洋舰、驱逐舰等出动，除支援第三次派出的增援舰群外，如果得手，则将美国第58特混舰队诱人预定决战海域。为了便于支援比阿岛的作战，这支强大的编队于6月11日在新几内亚岛正西的巴漳岛(马鲁古群岛)集结。

但是，就在宇垣编队抵达巴漳岛的当天，战略态势突然发生重大变化。美军第5舰队正在此地东北千余海里以外的马利亚纳群岛一带，为进攻塞班岛而开始进行预先火力准备。丰田副武随即命令暂时停止比阿岛的作战，准备进行“阿号”作战的决战，接着就命令部队出动。小泽舰队从塔威塔威出航，以期寻敌决战；宇垣则将运送增援部队的编队留在巴漳岛，率领战斗舰只向东北驶去，以便在菲律宾以东海面与机动舰队的主力会合。

由于小泽舰队在菲律宾海的大规模海战(1944年6月19至20)日中遭到失败，麦克阿瑟的部队就减去一个很大的压力。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攻克了比阿岛。在这次登陆作战中，美军死474人，伤2000人，另有数千人因病而不能参加战斗。麦克阿瑟的部队占领比阿岛后，便可锐不可当地向前推进了。

战局不断向前发展，比阿岛已逐渐变为西南太平洋前线的后

方。6月初，美军派出的一个团战斗队在比阿岛以西约50海里的农福岛登陆，由于海军的舰炮火力支援十分有力，残存的日本守军惊慌失措，几乎未能进行什么有组织的抵抗。

7月底，西南太平洋部队已经进至新几内亚岛西部的桑萨波角。登陆部队在海滩没有受到日军的抗击，后来又伏击了企图西撤的数百名日军，并将其全歼。

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麦克阿瑟的部队从霍兰迪亚进到桑萨波角，把战线推进了550海里，并在途中从日军手中夺取5个机场。这时，麦克阿瑟的部队与其西北方向上的棉兰老岛之间，仅仅相隔500海里，跨越马鲁古群岛和塔劳群岛即可到达。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追述一下盟军对菲律宾发动钳形攻势的另一路大军，即中太平洋部队的进军情况。

横渡中太平洋

1944年6月，欧、亚战场的军事行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和欧洲战场的美军，几乎同时突破了日本和德国的内防线。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实施的诺曼底登陆，其规模之大，参战兵力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可是，9天后在塞班岛所进行的登陆战役，其复杂性并不亚于诺曼底登陆战役。因为要从珍珠港把大量兵力遣送到塞班岛，必须在海上航渡3000海里；即使从美国海军在中太平洋最西边的基地——埃尼威托克出发，也得在海上航渡1000余海里。

可是，制定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计划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及其参谋人员可以用于制定进攻马里亚纳群岛计划和进行组织准备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6月6日，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为旗舰，米彻尔海军中将乘坐“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率领

第58特混舰队从马绍尔群岛的马朱罗出发向西北航进。在特混舰队之后，有一支两栖作战编队跟进，两者之间的距离较远。这支两栖作战编队由535艘舰船组成，运送127000余名登陆兵（其中三分之二是海军陆战队员）。在第5舰队进攻期间，马绍尔群岛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飞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基地反复实施轰炸，以便牵制和削弱日军的航空兵力。6月11日，第58特混舰队刚一驶抵关岛以东200海里的海域，米彻尔就令其航空母舰舰载机群起飞去空袭南马里亚纳群岛。日军航空兵遭到严重损失，没有进行有力的反击。如上所述，其部分原因是，日军部署在中太平洋的大部分航空兵已被调到南方去增援比阿岛的作战了。

6月13日，米彻尔派遣李海军中将指挥7艘战列舰去炮击塞班岛及其附近的提尼安岛。14日，米彻尔又派遣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由约瑟夫·克拉克海军少将率领北上，去袭击硫黄岛和父岛的机场，以便切断马里亚纳与日本本土之间的空中联系，从而使马里亚纳群岛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另外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则迁回到岛链的西侧，以便直接掩护塞班岛的登陆作战。

塞班岛登陆

塞班岛长达14英里（1英里=1.61公里），岛上多丘陵。它不同于夸贾林环礁的一些平坦小岛，单凭炮击是难以摧毁的。此外，塞班岛靠近日本本土，这次登陆一定会遭到日军的猛烈反击。所以，如有可能，必须一鼓作气，全歼其32000名守军，迅速攻占全岛。登陆部队必须以猛烈的突击，夺取正面宽大且有一定纵深的登陆场，以便能够迅速占领机场和发展进攻，横扫全岛。

6月14日，两栖作战编队的旧式战列舰群及其它火力支援舰群，在塞班岛附近水区接替李海军中将的战列舰群，开始实施系

统的舰炮火力准备。登陆场选择在较为平坦的西南海岸。6月14日这天，水下爆破队还对接近登陆场的附近水域进行了侦察，并将航道上的珊瑚礁炸掉。15日晨，载运海军陆战第2师与第4师的大量运输船和坦克登陆舰陆续驶抵塞班岛水域。

经过两个小时的直接舰炮火力准备(其中有半个小时是与航空火力准备同时进行的)，海军陆战师的8个营乘坐履带登陆车，在宽达4海里的正面向海滩冲击。登陆炮艇在前面引导，水陆装甲车在第1波后面跟进。由于实施舰炮火力支援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离海滩较近，登陆艇离开出发线向海滩冲击时必须要在支援炮火中间穿行。

在上陆后的20分钟内，虽然已约有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抵滩，但是美军很快就感觉到，对面积这样大、设防如此坚固的塞班岛，仅仅进行两个小时的直接火力准备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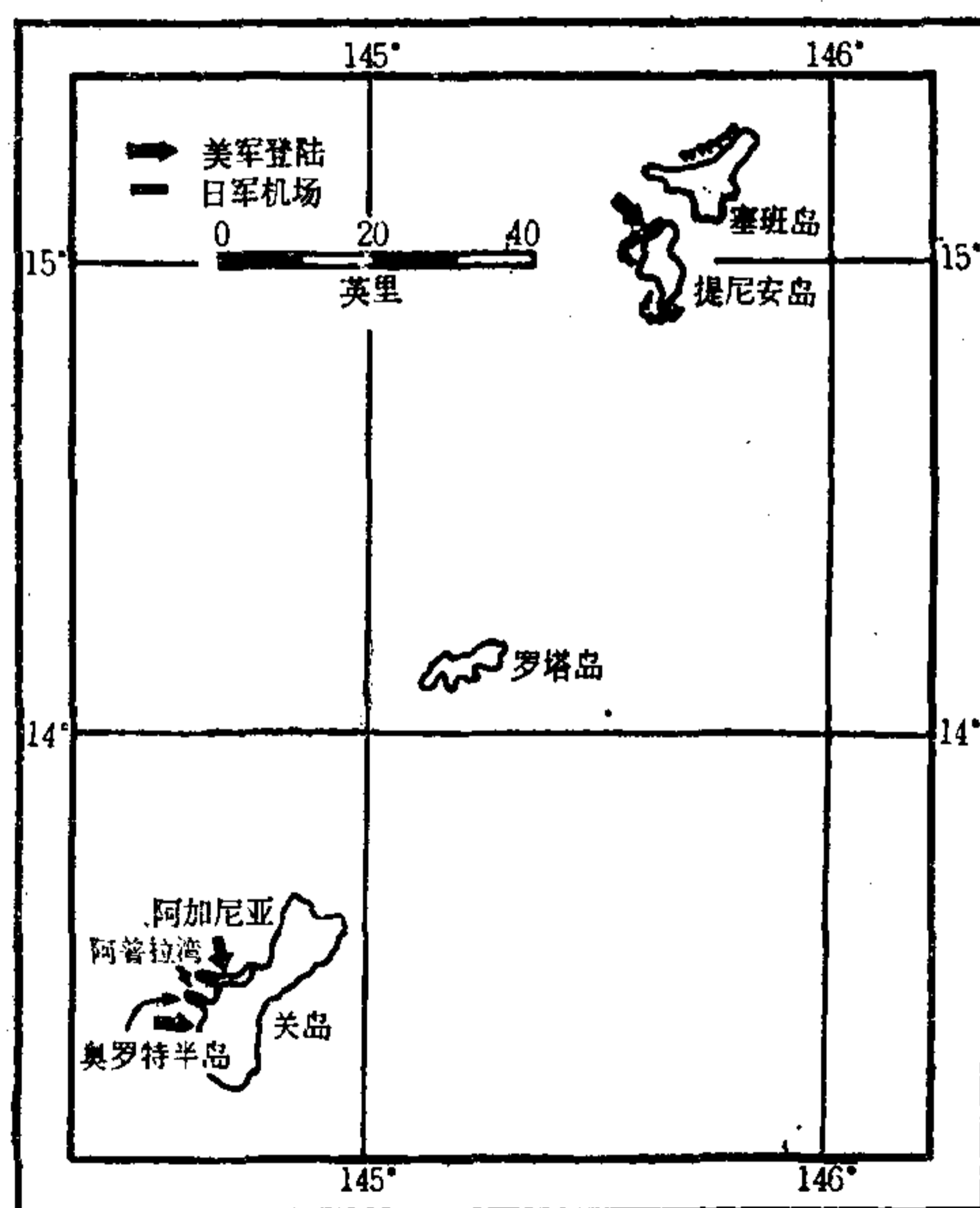


图67 南马里亚纳群岛

登陆滩头的火力准备不够猛烈，岸上目标也未被彻底摧毁。此外，登陆海滩背面和两翼阵地的多数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点都完好无损。在这些火力点的后面，还有配置在丘陵地带的火炮可以给予支援。天黑前，海军陆战队在岛上向前推进的距离还未达到当天任务线的一半。而在当天上岸的20000名登陆兵中，伤亡人数就占十分之一以上。

翌日晨，斯普鲁恩斯收到潜艇“日本舰队来袭”的报告，因而推迟了在关岛登陆的时间。于是，特纳命令作为预备队的步兵第27师开始登陆，并令进攻关岛的部队在附近待命，以便必要时向塞班岛增派兵力。

到6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的进攻，在大量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才开始突破日军的疯狂抵抗。18日，海军陆战第4师进至东海岸，步兵第27师夺占了主要机场。当19日舰队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海域开始进行菲律宾海海战时，两个海军陆战师已经向北进攻了。

斯普鲁恩斯舰队掩护登陆地域

美国第5舰队6月14日的处境，表面上看来同日本联合舰队两年前的处境颇有相似之处。当初，日本联合舰队前去进攻中途岛，结果遭到惨败。如今，美军的塞班岛登陆部队正向预定地域开进，准备实施突击上陆。留船待命预备队和关岛登陆部队正在马里亚纳群岛以东海域待命，准备根据塞班岛作战的发展情况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时，米彻尔正率领他的旗舰和第58特混舰队的二分之一兵力向塞班岛以西的预定掩护海域航进；其余的兵力，则在克拉克的指挥下北上500余海里，前去袭击硫磺岛和父岛。

如果日军事先查明美军的作战企图，在美舰队到达之前，隐蔽地将其全部航空母舰集结到马里亚纳海域，那么，中途岛海战的

情景就会再现。如果日军航空母舰机动部队趁美国第5舰队的兵力在几个海域分别活动时，对塞班岛以西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进行突击，就有可能在第5舰队的其他兵力前来支援以前，把它打得狼狈不堪。1942年6月4日，南云机动部队被美军击败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到1944年6月，日军侦察工作的效能已经大为降低，诸如此类的情况根本就没发生。美军对马里亚纳的进攻完全出乎日军所料。而斯普鲁恩斯在6月15日前对日本舰队所在的位置却一清二楚。美军潜艇部署在塔威塔威锚地附近和菲律宾海域，严密地监视着日军机动舰队的行动和所有通往塞班岛的航路。13日，“小银鱼”号潜艇发现并报告了小泽舰队从塔威塔威出航的情况。此外，海岸监视哨还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日本主力舰队通过菲律宾群岛的情况。15日，“飞鱼”号潜艇报告，小泽舰队正从圣贝纳迪诺海域驶往外海。据此，斯普鲁恩斯判断海战已经迫在眉睫。

斯普鲁恩斯计算了日军的前进速度后，决定推迟关岛登陆作战，从塞班岛突击部队中抽出8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调归第58特混舰队；命令特纳的旧式战列舰在塞班岛以西25海里的海域占领阵位，以掩护登陆地域；命令克拉克率领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16日前完成袭击任务，尔后转向南进，与另外两个特混大队会合。此后，斯普鲁恩斯乘坐“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旗舰，从塞班岛附近海域向马里亚纳群岛以西海域驶去，以便恢复其在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位置。斯普鲁恩斯未对第58特混舰队实施战术指挥，他对米彻尔的指示是：“对一般的命令，你可根据需要自行下达”，然而，希望米彻尔能把行动的意图事先向他报告。

6月15日，“飞鱼”号潜艇报告小泽舰队动向一小时后，另一艘潜艇“海马”号又报告宇垣海军中將的战列舰编队正在菲律宾海向东北航进。根据这两艘潜艇的报告，斯普鲁恩斯认为，日本舰队至少分为两个相离甚远的大编队。由于没有发现小泽与宇垣已

于16日会合，斯普鲁恩斯一直没有弄清：日军的两部分兵力已经集结起来，还是故伎重演，采取那种已经成为日军海战特点的分兵战术呢？17日，“棘鳍”号潜艇两次与日舰队接触，据此情报判断，日本舰队仍向马里亚纳群岛继续前进。据潜艇报告，这是小泽机动舰队的那部分兵力，所以斯普鲁恩斯仍然没有弄清这究竟是不是日军出动的全部兵力。

6月18日中午，克拉克率领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与第58特混舰队的本队会合。于是，米彻尔从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中抽出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14艘，加上他直辖的快速战列舰7艘，组成一支新的编队，由李海军中将指挥，准备随时投入可能发生的水面舰艇部队之间的战斗。这样，就成了5个特混大队，均采用环形队形。为了保证海上机动的安全，各特混大队之间的距离为12—15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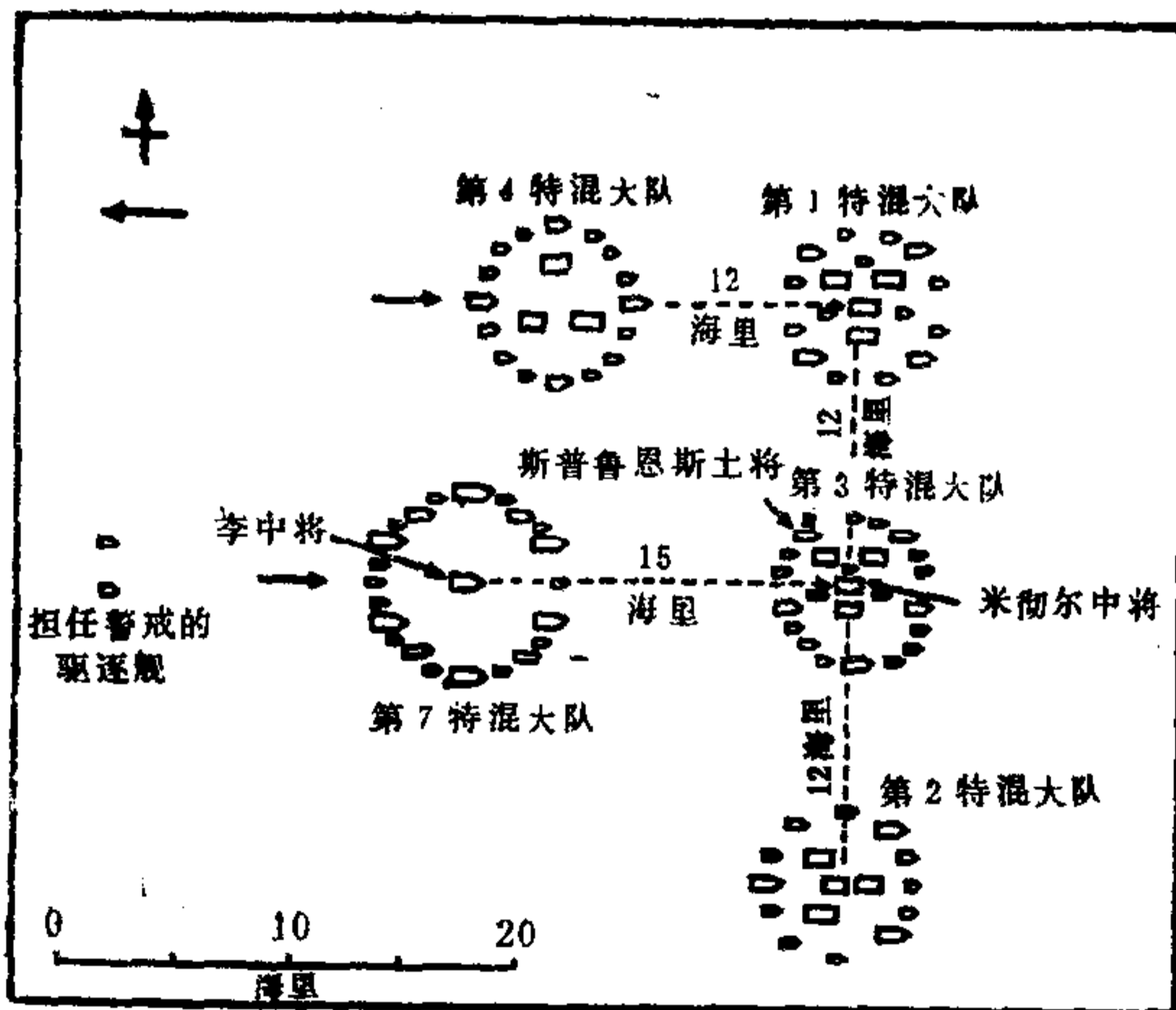


图 68 美第58特混舰队的航行序列(6月19日)

在待机迎敌期间，米彻尔遵照斯普鲁恩斯的命令，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塞班岛登陆地域的附近海域进行掩护，昼间西进，夜间

东撤，以防日军利用夜暗前来袭击登陆编队。18日昼间，第58特混舰队全天向西航进，并派出侦察机在前方搜索，以期发现敌人。但是，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舰载机*没有发现任何日军目标。

入夜时，米彻尔仍未收到有关敌情的任何报告，便命令进至塞班岛西南偏西270海里海域的特混舰队转向东撤。2小时后，米彻尔根据珍珠港无线电方位测定站提供的情报得知，敌机动舰队就在本编队西南偏西355海里的海域。

情况对米彻尔甚为不利。他知道，小泽舰队的舰载机能在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外发起攻击。日本的舰载机没有重装甲和自封式油箱，战斗活动半径可达300海里以上，而美机的战斗活动半径还不到200海里。米彻尔企图于次日晨对日军机动舰队发起攻击。但是，如果无线电测向站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他就必须利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向西航进，才能接近到必要的攻击距离。若拂晓后再西进，就会贻误战机。因为舰载机起飞时，米彻尔的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必须迎着信风向东航行，从而加大敌我之间的距离，这正是日本舰队求之不得的。此外，米彻尔还担心，自己的舰队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距离越小，离日军岸上航空基地就越近，就有可能遭到日军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的两面夹攻。而且，还可能遭到日军航空母舰舰载机的“穿梭”轰炸。所谓“穿梭”轰炸，就是日本机动舰队还在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战斗活动半径之外的安全海域时，就令舰载机起飞，前去袭击美国第58特混舰队，然后飞往附近的关岛着陆，加油和补给弹药后，再回来袭击美航空母舰编队，此后仍有充足的燃料，可以飞回航空母舰。米彻尔反复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后，用高频报

* 为了对付日军的零式战斗机，美军也使用战斗机(未装备雷达)进行昼间侦察。后来，一架“水手”式巡逻轰炸机(从塞班岛附近的一艘水上飞机供应舰起飞)于6月19日1时15分，用雷达发现了日军机动舰队。但因大气放电的影响，米彻尔没有收到发来的电报。

话机向斯普鲁恩斯建议：第58特混舰队，“拟于明日1时30分西进，以期于5时对敌发起突击。”

斯普鲁恩斯同参谋们讨论一个多小时，午夜稍过，向米彻尔发出复电：不能采纳你的建议。其实，斯普鲁恩斯也同米彻尔一样，迫切希望对日本航空母舰机动舰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所受领的格外重要的唯一任务是“攻占与防守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一切行动均需服从这一突出重要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第58特混舰队就基本上成了一支掩护兵力。它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掩护塞班岛的登陆地域和两栖作战编队。

鉴于日军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中常常使用翼侧突击的战术，斯普鲁恩斯在部署自己的兵力时，则力求防止日军迂回到掩护兵力的背后去袭击登陆编队。有些人认为，日军若用“迂回战法”就不难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也不难用轰炸机将其击败。但是，斯普鲁恩斯并不同意这些看法。就斯普鲁恩斯所知，美军飞机直到这时还未捕捉到日本舰队。他无法预见到美军飞机在第二天的战斗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战果。他还认为，无线电测向站所发现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个假目标。但是后来查明，无线电测向站提供的情报是正确的。可是“魃”号潜艇这时所报告的日本舰队位置却比实际位置向东偏了很远，使斯普鲁恩斯没有准确查明日本机动舰队的位置。斯普鲁恩斯冒着受到日本航空母舰舰载机和日军岸基飞机夹击的危险，通宵向马里亚纳群岛方向东撤。6月19日拂晓，第58特混舰队已经撤至塞班岛西南90海里、关岛西北80海里的海域。但是，斯普鲁恩斯仍未得到有关日本机动舰队位置的准确情报。

日军第一机动舰队的进攻

1944年初，面对着战局一直逆转的不利态势，日本海军首脑

机关，似乎已被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虚假雷同所迷惑。其海军首脑企图再打一次对马海战，以使日本摆脱面临的困境。这正是丰田海军大将继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所扬言的那种“阿号”作战的精神和意图。

塔威塔威岛之所以被选为日本第一机动舰队(以航空母舰为该心)的基地，主要是因为美国潜艇不断毁伤日本油船，使日本海军长期处于燃料短缺状态，日益难以实施海上作战。塔威塔威岛离西加罗林群岛较近，位于“阿号”作战所预定的决战海区之内，而且靠近盛产原油的婆罗洲油田。这里出产的原油质纯，挥发性特强，急需燃料时，不经加工舰船即可使用。

但是，后来证明，日军以塔威塔威岛作为基地是很不利的。美军从新几内亚作战所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得知，日军组建了一支新的机动舰队，并驻泊在塔威塔威岛。于是，美军派遣了大量潜艇在苏拉威西海和菲律宾群岛附近活动，使小泽舰队几乎无法出海进行演练。此外，在塔威塔威群岛一带没有适宜的机场，飞行员们只能在这里接受最起码的基础训练，然后就被分配到航空母舰上去，从而中断了训练，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他们的技术水平和战斗意志只能有减无增。

如前所述，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群6月11日袭击马里亚纳群岛时，丰田立即决定中止对比阿岛作战的增援，命令小泽和宇垣的两支部队在菲律宾海区集结。由于缺乏适于远程作战使用的燃油，则派2艘油船装载婆罗洲的原油，随同机动舰队出航。6月16日17时，小泽和宇垣的两支部队在菲律宾以东海域会合，并补充了这种挥发性特强的原油。17日过午不久，小泽率领的机动舰队接到丰田司令长官的电令：“攻击马里亚纳地区之敌，歼灭敌登陆部队”。

小泽正确地估计到，在水面舰艇方面，美军第58特混舰队的兵力约比日军机动舰队的兵力大一倍，而在舰载机方面则大一倍

以上*。当然，日本飞行员训练不足和技术较差的情况，他也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小泽也设想了一些有利条件，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有利条件上。诸如，小泽和宇垣两支部队所选择的航线，均在马努斯岛美军侦察机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外；在向东航行接敌的过程中，处于信风的下风方向，便于航空母舰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另外，根据中途岛海战中美军所采取的战术，小泽知道斯普鲁恩斯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将领，因而正确地判断出美第58特混舰队一定会在塞班岛登陆地域附近海域占领掩护阵位。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较大，有助于小泽舰队发挥它的突击威力。这一点正是米彻尔所担心的。小泽希望在机动舰队的舰载机投入战斗之前，先由罗塔岛和关岛的岸基飞机实施攻击，至少把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歼灭三分之一。然后，小泽舰队再从美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外发起攻击，并利用关岛机场进行“穿梭”轰炸，便可摧毁美国舰队。

6月18日下午，日本航空母舰的侦察机发现第58特混舰队正在塞班岛以西约200海里海域活动。因此，小泽开始调整部署，准备第二天进行攻击。由栗田健男海军中将指挥的前卫编队分为3个大队，各大队均以1艘轻型航空母舰为中心排成环形序列，已经航进到第58特混舰队西南偏西300海里的海域，这里还在美机最大战斗活动半径之外。小泽直接指挥的机动舰队主力，在前卫编队后面100海里处跟进，也就是说，小泽的主力离美国第58特混舰队比前卫编队还远100海里。小泽舰队的主力分为2个大队，各大队以3艘航空母舰为中心，均排成环形序

* 日第一机动舰队的兵力为：航空母舰9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28艘、航空母舰舰载机430架、水上飞机43架。美第58特混舰队的兵力为：航空母舰15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69艘、航空母舰舰载机891架、水上飞机65架。日军根据缴获的文件、对马绍尔群岛的空中侦察和被俘飞行员的口供，已经掌握了有关美第5舰队的各方面情况。

列，共有航空母舰 6 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 5 艘，轻型航空母舰 1 艘）。机动舰队的大部分大型水面舰只都编入栗田的前卫编队。这是因为，日方企图在前卫编队遭到第 58 特混舰队舰载机的突击时，依靠自己的强大对空炮火就能经得住敌人的首次突击。小泽舰队的布署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如同中途岛海战中日军的部署一样，日军各个编队配置得过于分散，以致不能互相支援，而大型航空母舰的防潜能力又较薄弱，难以对付可能遇到的潜艇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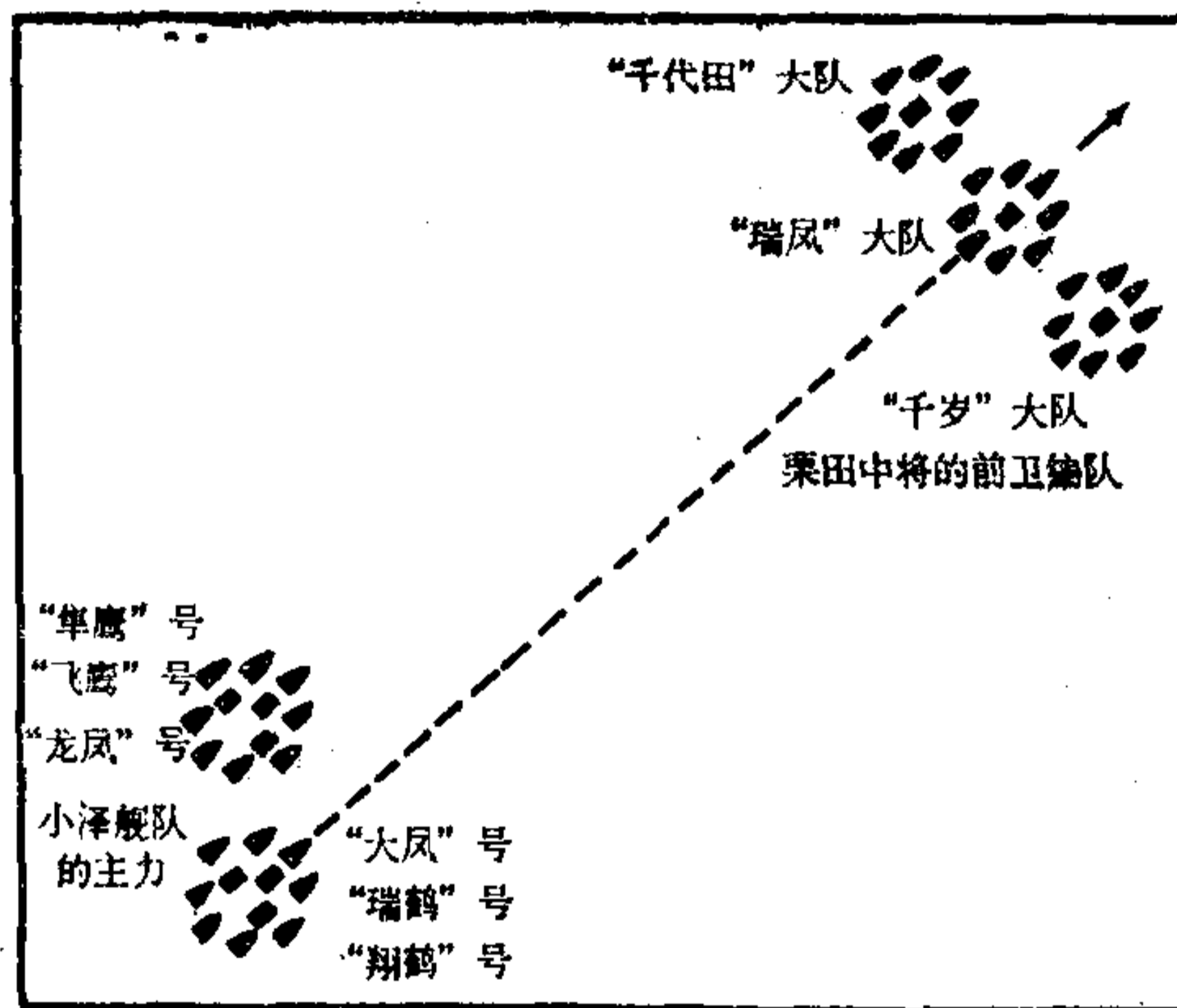


图69 日机动舰队的航行序列(6月19日)

“皇国兴亡，在此一举，全体官兵奋勇努力！”——这是对马海战临开战前，东乡司令长官对其舰队官兵的训示。这次，丰田司令长官又用东乡的这句话来激励斗志。1944年6月19日晨，在菲律宾海即将破晓时，日军 300 余架飞机正在航空母舰上待命起飞，准备去轰击美第 58 特混舰队，以便再次获得 39 年前东乡平八郎的那种决定性胜利。

菲律宾海海战(1944年6月19—20日)

在双方舰队进行交战之前，马里亚纳地区的日本航空兵由于遭到美国第58特混舰队的袭击，尚能作战的飞机已经不足30架。自日本本土南下增援的飞机已被克拉克率领的2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击溃。前去支援比阿岛作战的飞行员还赶不回来。如果小泽了解到这些情况，也许他就不会那样乐观了。

6月19日晨，日关岛基地的航空兵准备对第58特混舰队进行袭击，但是，飞机在即将起飞时遭到“恶妇”式舰载战斗机群的突袭。然后，美机转向南飞，又袭击了从特鲁克赶来增援的19架日机。在这天早晨的小规模空战中，美军以33架“恶妇”式飞机击毁日军的30架战斗机和5架轰炸机，从而使日方的岸基航空兵无力参加菲律宾海海战(这次海战发生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海面，也有些人称之为“马里亚纳海战”——译注)。

19日6时19分，第58特混舰队开始转向，航向西南，准备对日本舰队发起攻击。10时，美军雷达终于发现日机从西面飞来，距离150海里。日军派出的飞机共分4波。这群飞机是日本机动舰队派出的第1波突击机群，编有45架俯冲轰炸机、8架鱼雷机和16架“零式”战斗机，都是从栗田前卫编队的3艘轻型航空母舰起飞的。第58特混舰队向日本机动舰队所在的方向继续航进20分钟后，转向迎风航行，使全部战斗机(450余架)升空。接着，米彻尔命令所有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起飞。这时，第58特混舰队所属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才空出来，遂令“恶妇”式战斗机着舰，补充燃料弹药，准备再次起飞。美军的大部分轰炸机轰炸了关岛机场，使日本机动舰队不能利用该机场实施“穿梭”轰炸。

当日军的第1波突击机群在离第58特混舰队70海里空域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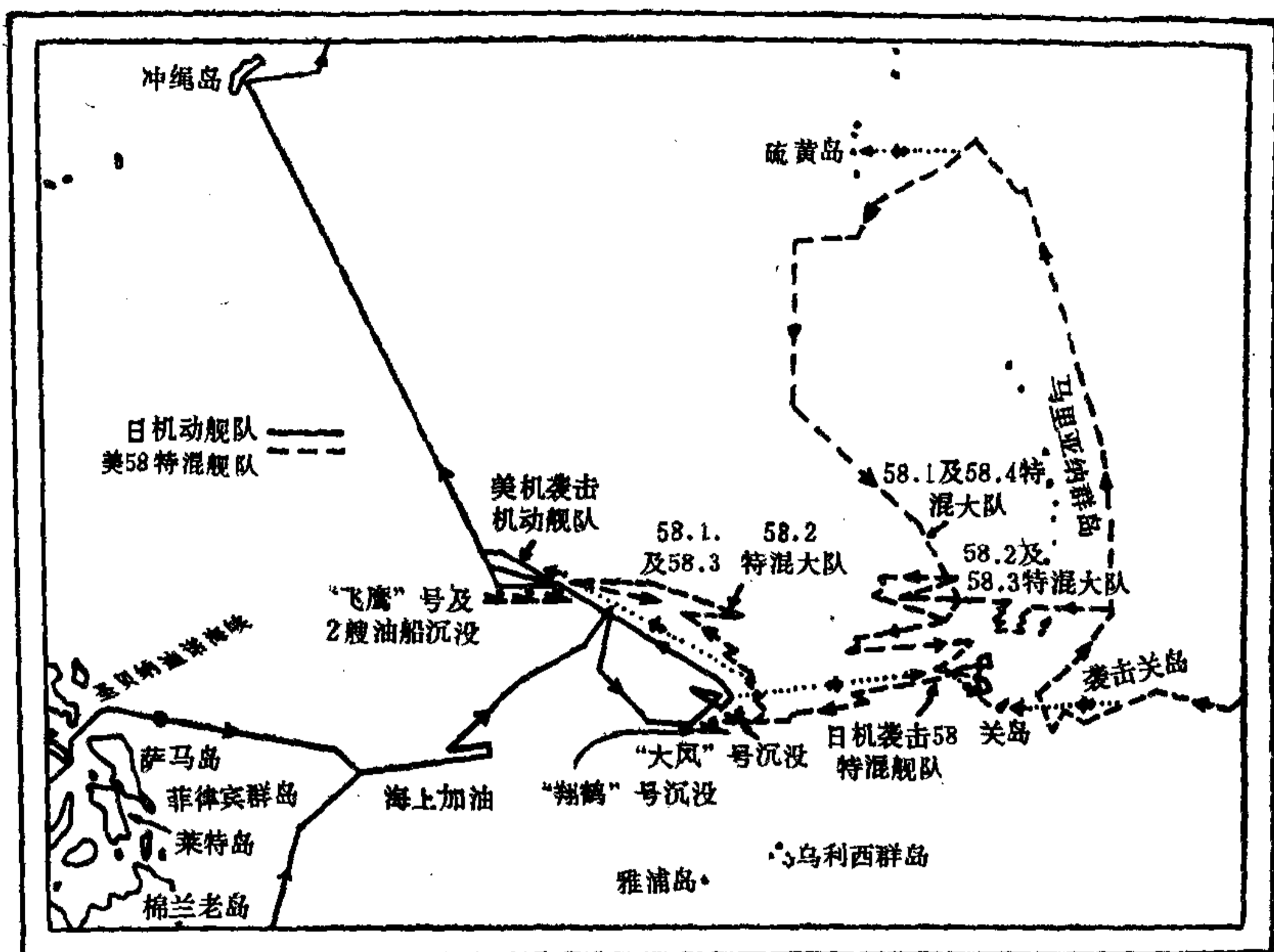


图70 菲律宾海海战(1944年6月19—20日)

换队形时，美军利用一种性能优良的电波指示器，引导“恶妇”式战斗机接敌。美机升入高空，然后居高临下地对缺乏训练的日机编队进行突然袭击，一举击落日机 25 架。虽有数架日机突防成功，飞临美舰艇编队上空，但遭到高炮(使用空炸炮弹)的猛烈抗击。一架轰炸机向“明尼阿波利斯”号重巡洋舰投弹，并有一颗炸弹在其附近爆炸。有一架日机轰炸并击中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造成多人伤亡，但未使军舰受到多大损伤。日军仅有 27 架飞机返回航空母舰；而美军除一架飞机外，其余全部返回航空母舰。

小泽从其主力中派出 128 架飞机编成第 2 波突击机群出击，但刚刚飞出 50 海里，就遭到“恶妇”式战斗机群的截击，飞机损失近半。后来突防成功，飞临美军编队上空的日机又有多架被击毁。飞抵美航空母舰编队上空的数架日机中，有 2 架轰炸机投下

的炸弹落在“邦克山”号航空母舰近旁，引起大火；另有一架日机撞到李海军中将的旗舰“印第安纳”号的舰舷上。这次出击的日机只有31架返回航空母舰。

由47架舰载机组成的第3波突击机群，其中的大部分飞机没有发现第58特混舰队。日机这次出动，未给美军造成任何损伤，自己反而损失7架飞机。小泽的最后1波突击机群由82架舰载机组成，编为3个分队。一个分队在离美舰尚远时即受到截击，飞机损失过半。另一个分队虽然飞临美航空母舰编队的上空，但是仅有几颗炸弹投在美舰附近，使美舰受到轻微损伤，而自己几乎全部被歼。第3个分队丧失了投弹机会，把炸弹投到海上后飞向关岛。但又遭到“恶妇”式战斗机的截击，30架被击落；其余19架试图在弹痕累累的跑道上强行着陆，也遭到严重损失。第4波突击机群的飞机只有11架返回了航空母舰。

这次作战历时8个小时，日本海军航空兵损失惨重，美国飞行员把这次海上空战比作是“猎取马里亚纳火鸡”。当海上的空战打得正酣时，2艘美国潜艇悄悄穿过日主力舰队警戒薄弱之处，攻击了2艘大型航空母舰。其中之一就是小泽的旗舰，这艘新造的“大凤”号航空母舰被“大青花鱼”号潜艇发射的一条鱼雷击中。3小时后，“棘鳍”号潜艇攻击了久经疆场的“翔鹤”号航空母舰，又有3条鱼雷命中目标。这两艘航空母舰的油舱破裂，婆罗洲原油的油烟和爆炸性瓦斯充斥全舰。虽经损管队奋力排险，然而，要想制止险情的发展毕竟还是无能为力的。

午后，这2艘航空母舰爆炸沉没，舰员伤亡惨重。幸存的人员中，有小泽及其参谋们，他们从正下沉的“大凤”号航空母舰转移到巡洋舰，后来小泽又把他的司令部转移到“瑞鹤”号航空母舰。

根据飞行员的报告，小泽确信第58特混舰队已经受到重创。因此，他命令所属舰只撤出战斗，驶向西北，准备补给燃料后次

日再投入战斗。查明损失情况后，小泽得知其航空母舰舰载机已由 430 架减少到 100 架，便决定将原定攻击延期到 21 日进行。

当第 58 特混舰队在罗塔岛以西 35 海里海域收回最后一架“猎取火鸡”的舰载机时，天色已黑。这时，日军的舰载机已被击溃，斯普鲁恩斯作好了追击日机动舰队的准备。米彻尔留下一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继续封锁关岛和罗塔岛，自己率领其他几个特混大队彻夜向南(略偏西)航进。他所以采取这一不妥当的接敌航向，是因为把日军的位置判断错了。尽管美军舰队的航速比日军的快 5 节，但是双方之间的距离却没缩小多少。20 日上午向西搜索，没有发现目标，米彻尔便在中午改变航向，向西北航进，但是，为了保障侦察机的起飞和降落，不得不数次转向，迎着东风航行，这就耽误了对日本舰队的追击。

追击还在继续进行，然而能否追上似乎希望不大。这是因为，还没有一架美军飞机发现日本机动舰队。自从前一天中午接到“棘鳍”号潜艇袭击“翔鹤”号航空母舰的报告后，米彻尔没再收到有关小泽舰队位置的任何情报。但在 16 时许，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报告。一架巡逻机发现，日本机动舰队正在第 58 特混舰队西北偏西 220 海里海域向西航行。

可是，日本舰队远在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最大战斗活动半径之外。如果米彻尔命令舰载机从这样远的距离、在这么晚的时间实施攻击的话，返航时天色已黑，飞行员必须在夜暗中着舰，但这个科目还未进行过训练。平时，米彻尔对待飞行员有着慈父般的心肠，尽量避免派遣飞行员去执行冒险的空袭任务。可是这时日本机动舰队已经进入美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内，米彻尔认为除实施攻击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他果断地下达了“全部飞机出击”的命令。

至 16 时 30 分，停在飞行甲板上的第 1 波突击机群战斗机 85 架、俯冲轰炸机 77 架和鱼雷机 54 架已经升空。然后，为了

飞机的起飞而迎风航行的第58特混舰队，又恢复了接敌航向，加速前进，以便缩小返航飞机的飞行距离。接着米彻尔就发现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即侦察机的飞行员报错了日本机动舰队的位置。不久，这位飞行员作了更正。根据后来的更正看来，日本舰队比原来所报的位置远60海里*。

米彻尔看到有关日本舰队准确位置的报告后，曾经考虑召唤已出击的机群返航，但是研究了海图以后，决定不召回第1波突击机群，仅仅取消了第2波突击机群的起飞准备。

落日前，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发现低速行驶的日本油船数艘。有几架美机去袭击这几艘油船，并击沉2艘。其余美机则向西北作扇形搜索，以追踪日本航空母舰部队。经过连续突击，美轰炸机群炸毁了“千代田”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并使这2艘航空母舰起火，还炸伤战列舰和巡洋舰各一艘。数架“复仇者”式鱼雷机从云隙间俯冲下来，在低空成功地发射了鱼雷，有1至2条鱼雷击中“飞鹰”号航空母舰。该舰因大火引起舱内爆炸，舰体断裂，从舰艏开始逐渐下沉，最后沉入海底。这是这次击沉的唯一的一艘战斗舰只。

小泽命令剩下的75架飞机起飞抗击。这些刚刚经过马里亚纳海战考验的日军舰载机打得很出色。日军的高射炮火和猛扑过来的“零式”战斗机相互配合，击落20架美军飞机，但是日军的损失更大。到6月20日日落时，日本机动舰队的舰载机仅仅剩下35架了。

美航空母舰舰载机群完成战斗任务后，开始向第58特混舰队

*16时5分，“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米彻尔的旗舰——译注)收到这份更正报告，但因该舰当时的通信量太大，经报务员收录、翻译后，急急忙忙把这份电报送给米彻尔时，攻击已经开始。

当小泽舰队继续西进时，第58特混舰队为使飞机起飞，不得不转而向东航行。这样一来，美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群实际上要飞出300余海里才能实施攻击。所以，第58特混舰队必须以最大航速驶向日本机动舰队，才能大大缩短舰载机的返航航程。

的方向返航。但有几架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油量表已经远远低于满载油量的一半，个别飞机的油量表指针甚至接近于零，处于危险状态。有些损伤严重的飞机首先坠入大海；接着，那些不注意节约汽油的飞行员也随着飞机落入海中；也有一些飞行员想赶在黄昏之前着舰，竟浪费了一些汽油；甚至还有一个分队通过无线电约定，待燃料耗尽后一同降落在海面上。

米彻尔命令他的3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加大相互之间的距离，以便飞机着舰时能有更大的机动余地。秒针在不停地嗒嗒嗒转动，米彻尔在海图室与舰桥之间忐忑不安地踱来踱去。20时刚过，负责对空指挥的参谋报告：返航的第1批飞机即将临空。于是，美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转而向东迎风航进，以便回收返航的飞机。

米彻尔回到海图室坐了下来，一面默默地吸着香烟，一面沉思起来。假如他解除特混舰队的灯火管制，打开探照灯，就能救起在海上迫降的多数飞行员；可是，这就暴露了本舰队的位置，有可能受到日本潜艇和航空兵的攻击。然而，米彻尔知道，他必须营救落水的飞行员，这不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且是因为，如果航空母舰丧失了舰载机，它就不再是一种资本，而只能是一个累赘。于是他命令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上校：“开灯”^{*}。

然后，米彻尔回到舰桥。不久，航行灯、锚灯等全部打开，把飞行甲板显示出来。担任警戒的军舰以127毫米火炮发射照明弹，而探照灯则象导航灯塔一样，明亮的光束一直射向上空。

引导着舰的军官前后左右挥动着荧光棒，引导第1批的几架飞机安全着舰。但是，陆续返航的飞机都在进行着舰前的盘旋飞

^{*}米彻尔的这种作法并非没有先例。中途岛海战时，为了在夜间回收返航的飞机，斯普鲁恩斯就曾果断地开灯。中途岛海战时，米彻尔任“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阿利·伯克(编号是“引节·伯克”)在所罗门作战中因率驱逐舰编队屡建战功而负盛名；在空袭帛琉之前，他被任命为第58特混舰队的参谋长。

行，秩序较乱，引导着舰的军官很难让它们依次着舰。一发现有飞机耗尽油料在海上迫降时，驱逐舰立即前去救生。还命令飞行员可在任一航空母舰降落。飞机在舰队上空盘旋，以便找到能够降落的飞行甲板。有一名飞行员竟不顾“列克星敦”号发出的等候着舰的信号，硬是向舰上降落。结果，与刚刚降落的6架飞机相撞，2人致死，6人负伤。还有2架飞机不顾信号，争先恐后地向“邦克山”号降落，相互冲撞，2人死亡，4人受伤。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有1架战斗机和1架轰炸机同时降落，却出乎意外地安然无事。战斗机的机尾制动钩钩住了第2拦阻索，轰炸机的机尾制动钩钩住了第5拦阻索。

经过这场对日本舰队的黄昏追击战后，美国飞机因为在海上迫降或者着舰时发生碰撞而损失80架。22时32分，飞机着舰作业完毕后，第58特混舰队又向刚才交战的战场方向驶去，当夜的通宵和次日的一整天都是沿着飞机返航的航线，以16节航速前进。参加6月20日追击战的飞行员共为209人，除49人外，其他落水人员全被驱逐舰和水上飞机救起。

据斯普鲁恩斯判断，美国舰队为了回收返航飞机，已经向东航行了2个小时，接着又为援救落水人员而低速航行。这样一来，退却的日本舰队已经逃到美军再次实施空中突击的可能距离之外。21日晨，据“复仇者”式远程飞机报告，日机动舰队正在360海里以外的海域以20节航速向西北驶去。21日全天，几架“恶妇”式战斗机都在上述海域搜索，以捕捉可能掉队的日舰，但一无所获。日落后一小时，斯普鲁恩斯下令停止搜索，第58特混舰队开始向东航进。

一方面由于“大青花鱼”号和“棘鳍”号潜艇没有留在现场观察6月19日鱼雷攻击的战果，另一方面由于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对战果的报告互不一致，美军在判定战果时只能较有把握地认为，击沉日本大型航空母舰1艘，重创轻型航空母舰2至3艘。这样的战果使许多海军军官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与预期的绝对胜利相差

甚远。

尽管尼米兹和金两位将军一致赞同斯普鲁恩斯的决定，认为在日军的航空兵力被摧毁之前他的舰队留在塞班岛附近海区活动是对的，但是斯普鲁恩斯本人却认为，掩护登陆地域的行动过于拘板，因而感到遗憾。如果米彻尔6月19日向西航进，前去袭击日本机动舰队的话，那么，就会在日本的几艘大型航空母舰还在100海里之外时首先与栗田的前卫编队遭遇。

正因为第58特混舰队留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域全力遂行防御任务，所以才能把全部战斗机都用来阻击日本机动舰队的舰载机。担任掩护任务的舰载机，在李海军中将的战列舰编队等兵力的支援下，将来袭的日机大部击落，并歼灭了关岛的日军飞机。这样就使第58特混舰队19日处于能把日本机动舰队打得狼狈不堪的有利地位。日本的航空母舰虽然大部逃之夭夭，但其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却损失殆尽了。

南马里亚纳群岛登陆

在日本机动舰队被切实击败之前，美第5舰队不能对马里亚纳群岛的登陆作战进行充分的支援。如前所述。在塞班岛开始登陆之前，仅仅进行两天的火力准备，而且在菲律宾海海战期间，又令一些不能参加海战的两栖作战舰只退出作战海域，以便根据海战的结果采取行动。美军在海战中取胜，使这种情势为之一变。日本的海军兵力已经不能构成很大的威胁了。因此，第5舰队的航空母舰舰载机和炮火支援舰只就能全力以赴地去支援美军在塞班岛的陆上作战和即将开始的提尼安岛以及关岛的登陆作战了。

当登上塞班岛的2个海军陆战师需要向该岛北部发展进攻时，霍兰·史密斯中将命令步兵第27师以这条战线的中部为其进攻的正面。但是，该师仍象进攻马金环礁和埃尼威托克环礁那样，战

术拘谨，行动迟缓，几乎无法向前推进。这样就使正在向前推进的两个海军陆战师的内翼越来越暴露。史密斯将军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便在征得特纳和斯普鲁恩斯的同意后，撤换了步兵第27师师长。

此后，在舰炮和飞机的大力支援下，美军的岛上部队相互协同，已经进至该岛比较狭窄的北部。日军在这里利用构筑的岩洞阵地和地下工事进行顽抗。在7月的第一周周末，约有3000名日军发现他们已被逐渐赶到一个断绝地之后，便于次日凌晨绝望地发起反突击。他们从第27师的进攻地段冲开一个突破口，向前冲杀一英里以上，打死美军约400人。但是，这批日军大部被歼，残余者亦被击退。这时，霍兰·史密斯将军则把大部分陆军部队撤下来作为预备队。

又经过3天多的激烈战斗，海军陆战师终于前进到塞班岛的东北端，从而结束了日军在塞班岛的有组织的抵抗。但是，仍有数千名日军隐蔽在岩洞和沟壑中继续进行抵抗。因此，必须将这些残余部队加以俘获或者歼灭，才能宣布美军占领了塞班岛。

美军在攻占塞班岛的作战中，主要是前几天的伤亡较大，共伤亡16500人，其中死亡3400人。后来，美军在提尼安岛和关岛登陆时，所受到的伤亡要小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提尼安岛和关岛的防御比塞班岛薄弱；但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美军对这两个海岛进行了时间较长而有系统的预先火力准备。

在进攻塞班岛的整个作战过程中，美国海军的轰炸机和舰炮对邻近的提尼安岛有计划地进行了压制。当塞班岛的作战即将结束时，美军把岛上的大部分炮兵（约200门野炮）集中部署在塞班岛的西南海岸，以便对提尼安岛的北半部进行炮击。另一方面，军舰和飞机则继续对提尼安岛的其他地区进行火力准备。提尼安岛有两个最适于登陆的海滩，一个在西南海岸，另一个在东海岸。但这两地都已严加设防，并在附近水域布了大量水雷。因

此，特纳在与哈里·施米特、霍兰·史密斯、希尔和斯普鲁恩斯等人磋商之后，决定把西北海岸的两个非常狭窄的海滩作为登陆场。要想从这两个地方顺利登陆，就必须达成行动的突然性，具有较快的速度，并以新的方法进行后勤支援。

7月24日，海军陆战第2师在提尼安岛的南海岸实施佯动登陆以迷惑守军。与此同时，海军陆战第4师已从塞班岛被送到提尼安岛西北部的近岸海域。坦克登陆舰运来的履带登陆车共编为15波，以较小的间隔把登陆部队送上海滩。部队登陆后，迅速冲过海滩，作扇形展开。提尼安岛登陆也象进攻塞班岛那样，是迂回到翼侧实施的，以登陆兵的迅猛行动来弥补登陆正面宽度的不足。提尼安岛平坦的甘蔗田，使日军根本无法利用地形进行掩护。所以，美海军陆战队没有采取常用的突破战术，而是随着炮兵火力的延伸，逐步向纵深发展。这时，美国航空兵已开始用凝固汽油弹来摧毁日军的防御工事。美国海军陆战第2师与第4师，在上陆后的第一周末就完全控制了提尼安岛。

关岛登陆作战持续的时间较长，这是由于该岛比提尼安岛大得多，而且设防也较坚固造成。美军经过13天持续而系统的火力准备，压制了守岛日军，击毁了它的大部分火炮。7月21日晨，康诺利少将率领南部突击编队，将新编的海军陆战第3军（由罗伊·盖格少将指挥）送到关岛西海岸附近。海军陆战第3师在猛烈的舰炮火力支援下，搭乘履带登陆车向登陆点突击，在奥罗特半岛的北部上陆。暂编陆战第1旅*和步兵第77师也相继在奥罗特半岛的南部上陆。这两支部队夺取登陆场后，便向横贯于奥罗特半岛的丘陵地带推进，以期在这里会合。不久，海军陆战旅就夺占了上述丘陵地带。这样，美军便可使用奥罗特机场及邻近的阿普拉港了。

* 原注·暂编陆战第1旅下辖陆战第4团和第22团，后来以该旅为基础编成海军陆战第6师。

尔后，海军陆战第3师和步兵第77师，昼间在舰队的召唤火力的支援下，夜间在舰队的扰乱射击和发射照明弹的支援下，并肩向北部地区进攻。8月10日，美军宣布已经控制关岛。当然，该岛也和塞班岛、提尼安岛一样，还有一些残余部队未被歼灭。

马里亚纳群岛登陆战役的成功，说明美军进行登陆的作战能力已有很大提高，对提尼安岛的进攻，证明美军的行动具有惊人的灵活性。显然，中太平洋部队所采用的这种由舰到岸的登陆作战方法，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美国舰队在关岛登陆作战中的支援行动也是相当成功的。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关岛突击上陆之前，美军已经持续进行了数天的预先火力准备。而在塞班岛登陆时，只进行两天的火力准备是远远不够的。两天的火力准备只能为突击上陆创造有利条件，不能使一个海岛和海滩完全陷于孤立状态。可是，在欧洲战场，舰炮火力准备时间最长的不过是几个小时而已。这是因为那里拥有发达的陆路交通，可将抗登陆部队迅速集中到登陆地域加强防御。从1944年装备部队的武器来看，当时还没有可以迅速摧毁坚固设防阵地的手段。

在进攻南马里亚纳群岛的战役中，美军战死5000余人，日军战死近60000人。马里亚纳战役后，日军失掉了通往加罗林群岛的航空中继站；而美军则取得了继续西进的后勤基地以及潜艇基地和航空基地。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建立潜艇基地，便于破坏日本本土与南方资源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在马里亚纳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就可使B-29型远程轰炸机轰炸东京附近的工业地区。对日本来说，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开端。但是，盟国的决策人物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许多人看到，日军甚至在处于绝对劣势的绝望情势下也不投降，塞班岛的日本平民百姓宁可集体“玉碎”也不当俘虏，因而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在日本本土直接登陆，并灭绝日本的军队和国民，才能征服日本。

这种设想是不正确的。日本天皇和其他当权人物清楚地知道，日本必须迅速投降。东条内阁垮台后，由铃木贯太郎组阁的日本政府，本应领会天皇的意愿，早日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日本军事传统的束缚和怕丢“面子”的顾虑使日本当局在尔后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没能为结束战争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从盟国方面来说，早在1943年初，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就在卡萨布兰卡会谈中对日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就无法再提什么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了。

进攻菲律宾的前奏

当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史密斯等人正忙于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时，尼米兹从南太平洋把哈尔西调来，命令他接替斯普鲁恩斯指挥中太平洋部队，以便腾出手来拟制即将到来的菲律宾登陆作战计划。为了作好进攻菲律宾的准备，尼米兹希望哈尔西指挥的部队于1944年9月15日前，占领帛琉群岛的佩勒刘岛（位于西加罗林群岛）及其以北的恩古卢岛、乌利西群岛和雅浦岛，并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和后勤基地。

此外，还责成哈尔西支援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准备实施的下列作战：9月15日进攻新几内亚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摩罗泰岛，10月15日进攻摩罗泰岛与棉兰老岛之间的塔劳群岛，11月15日进攻菲律宾群岛南部的棉兰老岛，然后于12月20日进攻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至于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登陆的时间，将视上述几次登陆作战的进展情况和速度而定。

以上就是对日作战的基本计划。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尤其是海军作战部长金将军，对经由菲律宾群岛向日本接近这一作战方案的正确性抱有怀疑态度。采用这种一步一步地向日本接近的打法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一定会使战局的发展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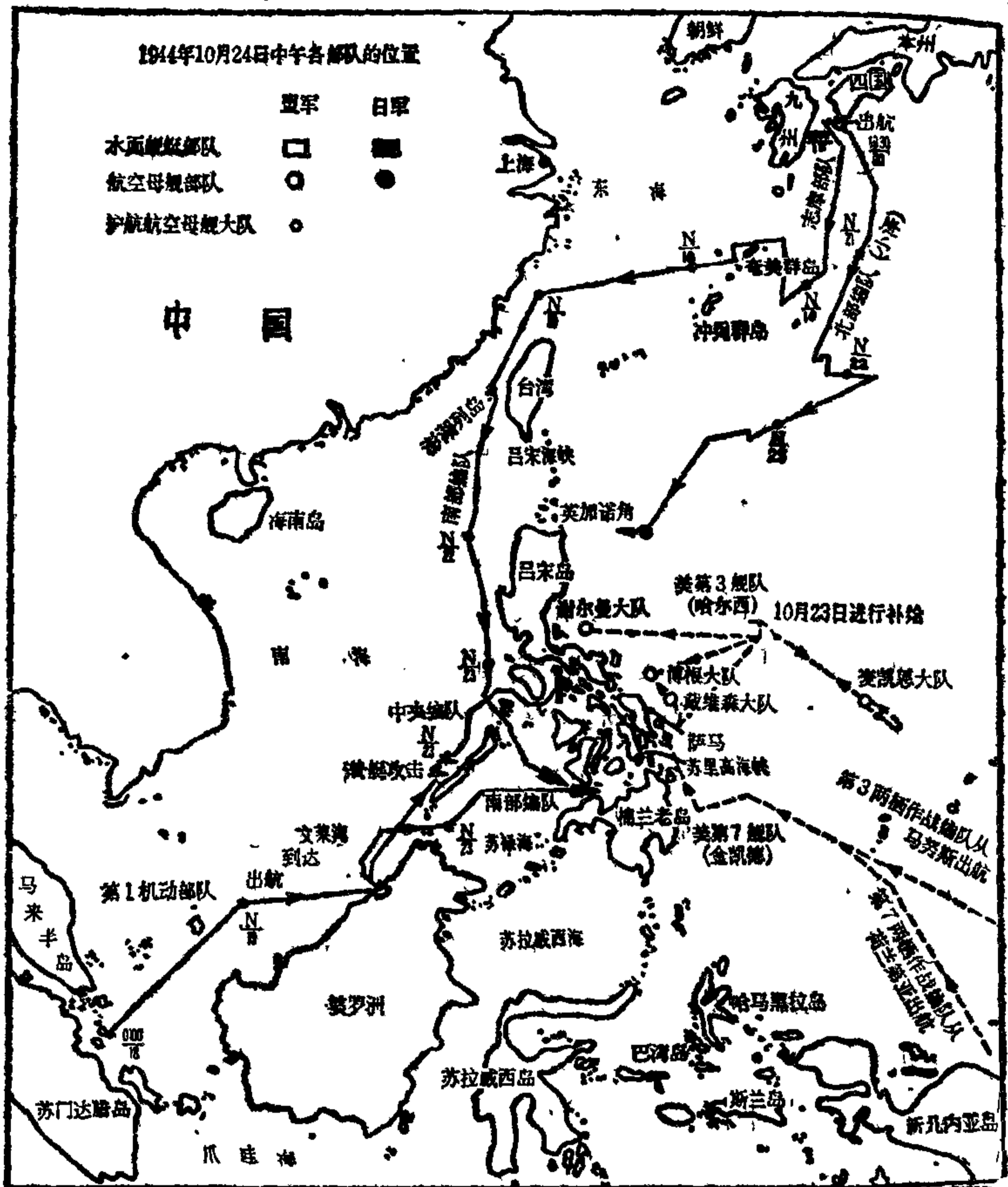


图71 双方海军部队向莱特湾接近

这只能说明把“逐岛作战”的战法又拣了回来。可是，在第5舰队能够绕过封锁日军设防的要地，并跨越千余海里实施进攻以来，盟军已经放弃了“逐岛作战”的战法。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要

求，麦克阿瑟部队在棉兰老岛登陆后，立即在那里建立航空基地，以便削弱吕宋岛的日军航空兵力；然后与尼米兹的部队联合作战，准备进攻台湾和中国的沿海地区。

这种越岛战略，将为封锁荷属东印度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提供一个同吕宋岛一样有利的基地；只要发动这么一次攻势，就可获得便于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与在菲律宾进行旷日持久的争夺战相比，这样既可迅速打败日本，也可早日解放菲律宾。

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述意见，麦克阿瑟将军表示强烈反对。1944年7月，在火鲁鲁奴军事会议上，他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申述说：成千上万的菲律宾游击队员正在敌后进行袭扰，菲律宾的人民几乎均可投入这场解放菲律宾的斗争。如果我们绕过菲律宾，对友好的民众和岛上的美国俘虏见死不救，他们只好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暴虐的日军统治下忍受凌辱。这就是美国不信守尽早解放菲律宾的诺言，从而使东方人感到美国又抛弃了菲律宾。

罗斯福总统认为麦克阿瑟的上述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直到9月11日美英联合参谋部去谒见参加第二次魁北克会谈的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时，还未正式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史密斯几位将军返回珍珠港休息，并拟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太平洋舰队所属的指挥官作了某些更动，原中太平洋部队改为美国第3舰队，由哈尔西海军上将接替斯普鲁恩斯担任舰队司令官；西奥多·威尔金森海军中将接替特纳担任第3两栖作战编队司令官；盖格少将*接替史密斯担任海军陆战第3军军长。

唯有米彻尔海军中将根据他本人的愿望，继续担任快速航空

*由于盖格将军在关岛作战中耽搁的时间太长，而不能直接参加拟制进攻西加罗林群岛的作战计划，所以进攻帛琉群岛、乌利西群岛和雅浦岛的海军陆战第3军，后来就由在塔拉瓦登陆作战中威名远震的朱利安·史密斯中将来担任军长。

母舰特混舰队(这时已改称为第38特混舰队)的指挥官。上述指挥官的调动和部队番号的变化,很容易使日军误认为第3舰队和第5舰队这两支强大的兵力在中太平洋交替出现。

正当美英联合参谋部在魁北克开会时,哈尔西乘旗舰“新泽西”号战列舰,率领第38特混舰队对菲律宾中部岛屿反复进行了空袭,以便对即将实施的摩罗泰岛和佩勒刘岛的登陆作战进行战略支援。这次空袭的战果相当可观:第38特混舰队击毁敌机约200架,击沉货船10艘和油船1艘;而美军仅仅损失舰载机8架和飞行人员10人。

哈尔西发现菲律宾的中部岛屿不过是“一个设防较差,防御能力较弱的空壳”,立即向尼米兹发出急电,建议取消夺取雅浦岛和帛琉群岛的作战计划,并把准备参加上述登陆作战的地面部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投入莱特岛的登陆作战。尼米兹同意不夺取雅浦岛,但主张进攻帛琉群岛的作战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并把哈尔西的建议向魁北克的美英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此问题征求了麦克阿瑟的意见。麦克阿瑟表示同意尼米兹的上述主张。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取消雅浦岛、塔劳群岛和棉兰老岛的登陆作战计划,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组成联合部队,提前两个月,于1944年10月20日在莱特岛实施登陆作战。

因此,尼米兹命令正同陆军第24军驶往雅浦岛途中的东部突击编队改变航向,开往马努斯岛;尔后,转属于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海上合成部队的指挥权,由一个战区指挥官转移到另一个战区指挥官,这既显示了计划的灵活性,也说明了战区的指挥官具有优良的协同精神。西部突击编队虽然继续前去进攻帛琉群岛,但是已经接到通知,炮火支援舰群、护航航空母舰舰群、运输舰船及其警戒兵力,一俟完成帛琉群岛和乌利西群岛的作战任务后,立即转归麦克阿瑟指挥。

这样一来，美国第3舰队*实质上就剩下第38特混舰队了，其它兵力已被调空。这些被调走的部队转属麦克阿瑟指挥，准备对莱特岛进行突击。与此同时，第38特混舰队的4个特混大队在海上积极行动，以支援摩罗泰岛和佩勒刘岛的登陆作战。

把西南太平洋部队和中太平洋部队在9月中旬所实施的登陆作战加以对比，就可看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若从通过岸滩天然障碍物所造成的危险区和障碍区来看，攻占摩罗泰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容易的一次登陆作战。但是，为了突破佩勒刘岛上极其复杂的防御体系，美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登陆兵的伤亡率近40%）。这是美国战史上伤亡率最高的一次登陆作战。

第7两栖作战编队载运28000名陆军部队，绕过设防坚固的哈马黑拉岛，出其不意地在摩罗泰岛登陆。同时，第3舰队和第7舰队的舰载机群以及驻比阿岛和农福岛的第5航空队，已把日军的防御阵地封锁起来，经过2小时的舰炮火力准备，迫使数百名守军撤至丘陵地带。在摩罗泰岛有难以越过的礁盘，齐腰深的淤泥浅滩，而且没有适于铺设道路的珊瑚，再加上暴雨不断，所以工程进度较慢。尽管如此，工兵队仍然在摩罗泰岛修建了两个轰炸机机场和1个战斗机简易机场，以便届时掩护菲律宾登陆部队的右翼。

攻占小如弹丸的佩勒刘岛（位于摩罗泰岛东北，相隔500海里）是一场相当艰苦的作战。美军登陆部队绕过了驻有25000名日军的巴伯尔土阿普岛（帛琉群岛的主岛），在佩勒刘岛登陆。但是，在仅有4英里长的佩勒刘岛，也驻有日军10000余人，其中约有半数是第14师的精锐部队。此外，佩勒刘岛的守军遵照大本营的

* 兵力减少后的第3舰队，除第38特混舰队外，还辖有第30特混舰队的第8特混大队，即第3舰队的后勤供应舰大队。该大队编有油船、载运补充飞机的护航航空母舰、舰队拖船、弹药补给舰和警戒舰只（驱逐舰和护卫舰）等。它在指定的海域与第38特混舰队会合，进行海上加油和补给。

7月指示，千方百计地贯彻新规定的防御方针。日军命令岛上的抗登陆部队指挥官：“必须在水际滩头迎击并歼灭敌登陆兵”。盟军的基本战法集中兵力，实施由舰到岸的突击上陆并进行火力支援，这使日军到处受到严重损伤。

日军新的作战方案是根据周密的计算，实施纵深防御。在水际滩头配置一部分兵力，只是为了迟滞美军的登陆行动。主要的防线设置在岛上腹地，以免被猛烈的舰炮火力所摧毁。这道防线利用不规则地形的各种有利条件，构筑了纵横交错的阵地。这是一道精心设计而又充分利用了物力的坚固防线。日军认为，应该尽量保存预备队，以便在适当时机实施反击；那种高喊“万岁”进行冲杀的战术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要使每个守备队员都能死得最有价值，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对方的巨大损失。

对佩勒刘岛进行3天猛烈的舰炮火力准备，彻底摧毁了水际滩头的各种障碍物，以及岸上丘陵地带的一切看得见的防御设施。当海军陆战第1师向海滩冲击时，其损失的登陆艇大部分是被日军火炮击毁的。这些炮兵阵地构筑在东北走向的山脊的背阴斜面上。在敌人不断从山脊后面进行炮击，并从主要防线多次发起反击的情况下，海军陆战队迅速巩固了登陆场，并夺取了机场。但是，当登陆部队向东北的山背突击时，又遇到了新的抵抗。在这里，日军钻入500多个人工的或天然的岩洞之中进行抵抗。这些岩洞之间多半都有通道，有的岩洞还在洞口装有铁门，所有的岩洞都用草木巧妙地加以伪装，非常隐蔽。

这时，担任留船待命预备队的步兵第81师正在航渡之中，前去进攻邻近的恩古卢岛和较远的乌利西群岛。对美军来说，幸运的是恩古卢岛防御薄弱，而乌利西群岛则毫无设防。因此，盖格将军能够把进攻恩古卢岛的部队中的一个团立即派往佩勒刘岛，以增援进攻受阻的海军陆战队。美军使用火箭筒、炸药包和由坦克携带的远距离火焰喷射器，来对付日军这种新的防御手段。但

是，要歼灭守岛的全部日军却是一个漫长的、付出很高代价的战斗过程。实际上，这里的战事直到第2年2月才算结束。

不过，在此之前，美军飞机早已开始使用佩勒刘岛和恩古卢岛的两个机场，而盟军舰船也把帛琉群岛北部的科索尔水道用作临时锚地了。或许有人怀疑，美军用这么大的代价(战死近2000人，负伤约8000人)换取这几个小岛是否值得。可是，如果帛琉群岛完全留在日军手中，它就会给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进军造成真正的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兵不血刃就轻取了乌利西群岛，这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给太平洋舰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锚地和补给基地，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马朱罗、夸贾林以及埃尼威托克等基地。中太平洋部队此后的作战，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西加罗林群岛为基地的。

当登陆部队在马努斯岛和霍兰迪亚进行集结时，盟军的航空兵力和海上兵力就已开始实施封锁莱特岛的作战。盟军的航空部队从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基地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中尚为日军占据的岛屿进行了袭击。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和克莱尔·谢诺尔特少将指挥的第14航空队的中程轰炸机，从中国西部起飞，对台湾和中国沿海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肯尼将军指挥的远东空军，则从新几内亚岛、比阿岛和摩罗泰岛的基地出发，袭击了日军的南翼，对棉兰老岛和荷属东印度的日军机场反复进行了空袭。

美第3舰队负责压制日军的北翼，10月10日，长驱直入，奔袭了冲绳；11日，轰炸了吕宋机场；12日，又开始对台湾的航空基地进行了持续3天的空袭。美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使这一地区的舰船和机场设施遭到很大损失，并击毁日机200余架。日本的鱼雷机从本土起飞，经由已抢修好的冲绳机场，刚刚飞抵台湾，就受到了严重损失。美国舰队的上述空袭活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堪培拉”号重巡洋舰和“休斯敦”号轻巡洋舰却遭到了鱼雷攻

击，“休斯敦”号已丧失了航行能力。

日军的这一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的飞行员却洋洋得意，满以为获得了巨大战果。他们向国内报告说，击沉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2艘和巡洋舰3艘。日本国内也深信无疑，提灯游行，大肆庆祝，并通过东京广播电台把这一虚构的胜利播放到全世界。哈尔西利用敌人被虚假胜利引入想入非非的情绪，设置了一个圈套。他命令第3舰队的大部分舰只从台湾海域暂时撤走，仅仅留下2艘受伤的巡洋舰和一个特混大队，以便诱出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

中田司令长官险些中计。他把所保存的较有战斗力的舰载机部队全部派去支援岸基鱼雷机部队，以期完成那种虚假的胜利。他还命令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第5舰队从日本本土南下，“以歼灭残敌”。但是，日军的远程侦察机为了确实查明海战的结果，在海上搜索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了美国第3舰队所属的其他几个特混大队，并报告说没有一艘明显受伤的航空母舰。哈尔西的计谋既然已被识破，日本的第5舰队便谨慎地撤向琉球群岛，而它的航空部队则对已经受伤的“休斯敦”号进行最后一次袭击，又击中一条鱼雷。这次作战（日方称之为台湾海域空战——译注）就此结束。2艘受伤的美国巡洋舰因损管工作得力而没有沉没，终于被顺利地拖回乌利西锚地。

美第3舰队给予日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以严重打击后，便向莱特岛附近的预定海域驶去，以便支援进攻菲律宾的作战。自10月11日至16日，哈尔西率领的航空母舰编队共击毁日机约350架，自己损失飞机89架。

* 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造的那艘“休斯敦”号军舰，从前的那艘“休斯敦”号是重巡洋舰，这一艘是轻巡洋舰。“堪培拉”号重巡洋舰是美国第一艘以外国城市名称命名的军舰。

进攻莱特岛

10月10日至15日，进攻莱特岛的登陆部队主力分成数个梯队，从马努斯岛和霍兰迪亚先后出发。17日和18日，登陆先头部队派出突击队在莱特湾湾口的岛屿上陆，以保障正在接近中的登陆部队翼侧的安全。18日，扫雷队和水下爆破队在莱特岛登陆海滩的附近水域开始进行突击上陆前的准备作业。同时，炮火支援舰群和护航航空母舰也驶入莱特湾，进行持续两天的预先火力准备，以摧毁日军的岸防工事。

10月20日晨，登陆输送队进入莱特湾，向换来区驶去。巴比率领的第7两栖作战编队负责进攻莱特岛的首府塔克洛班，威尔金森率领的第3两栖作战编队负责进攻杜拉格(位于塔克洛班以南，相距17英里)。同时，还派一个团战斗队在巴拿旺岛登陆，去夺取基地。占领这个基地，鱼雷艇就可在苏里高海峡的南口巡逻，以控制莱特湾的南部入口。在对登陆地域进行直接火力准备之后，登陆兵搭乘履带登陆车和各种登陆艇向地势低洼的海岸冲去。

日军根据新的防御原则，已将大部分守岛部队撤至丘陵地带的预设阵地，仅在前沿部署足以阻击和迟滞登陆的少量部队。日军在登陆场附近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其它火炮进行阻击，使美登陆兵遭到一定伤亡。傍晚，1架日军鱼雷机重创了“火奴鲁鲁”号轻巡洋舰。就以往的多次登陆来看，莱特岛登陆作战与太平洋战场的其他大部分登陆作战相比，这算是比较容易的一次。在20日黄昏之前，已把60000余名登陆兵和10万余吨装备、补给物资送上岸。两个登陆场，均向岛内推进一英里以上，塔克洛班的简易机场已被美军占领。

美军在莱特岛登陆后不过几个小时，麦克阿瑟将军就陪同菲

律宾总统塞希奥·奥斯梅纳踏上菲律宾的国土，并通过陆军通信兵的麦克风发表了解放整个菲律宾的演说。他说：“这是自由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麦克阿瑟将军。菲律宾的朋友们，我终于回来了。多亏全智全能上帝的恩赐，我们的部队又屹立在菲律宾的土地上了。这是一块由我们两国人民的鲜血浇灌的土地……。大家团结在我的周围，继续发扬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当战线推进到你们的家园，就奋起投入战斗吧！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打击敌人，为了保卫你们的家园而战斗！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而战斗！为了神圣的死者而战斗吧！”

结 语

关于太平洋战场1944年的军事行动，是有各种不同说法的。有些人认为，沿新几内亚岛沿海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登陆作战，才是通往菲律宾和日本的主要进攻路线，他们认为尼米兹部队经由中太平洋的进攻，仅仅是为了保障西南太平洋攻势的右翼。因此，这些人对美军绕过还在日军手中的加罗林群岛，直接从马绍尔群岛向马里亚纳群岛实施越岛作战的战略持批判态度。照他们看来，横渡中太平洋的进攻虽已正式定为主要进兵路线，然而并不名副其实。因为无论在部队的派遣方面，还是在武器和补给品的分配方面，对这两个进攻方向都是平等对待，不分厚薄的。可是，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麦克阿瑟部队的作战主要是在保障中太平洋部队的左翼和在保卫澳大利亚方面起了作用。实际上，上述两种意见各执一个极端。盟军对菲律宾的进攻是沿着两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支援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这两个作战方向相辅相成，成功地利用了外线作战的冒险性。

对腊包尔的作战，大大削弱了日本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战能力，使美国第5舰队未受到什么严重抗击，就夺取了吉尔伯特群岛

和马绍尔群岛。第5舰队对帛琉群岛的袭击，为麦克阿瑟部队的进攻扫清了道路。麦克阿瑟部队在比阿岛的登陆，把日军的岸基航空兵从中太平洋吸引过去，从而使第5舰队在进攻塞班岛时没有遇到日军岸基航空兵的很大抵抗。

第5舰队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引开了企图袭击比阿岛麦克阿瑟部队的宇垣战列舰编队，并将日本的机动舰队诱至菲律宾海，从而才能“猎取马里亚纳火鸡”，彻底打垮了小泽舰队的舰载航空兵。第3舰队对冲绳、吕宋和台湾进行的大规模空袭，也严重地削弱了日军的航空兵力。因此，日军对麦克阿瑟部队在莱特岛的登陆不能予以有力的抗击。

盟军横渡太平洋的两路进攻部队，密切协同，相辅相成，在作战中配合得非常默契。这两路大军，往往在这一方向上牵制日军，而在另一方向上发起主攻，以达成战略上的集中使用兵力。不仅内线作战，而且外线作战也能达成这种战略态势。不过，外线作战时，若兵力较弱，就较冒险，故应极力避免。

假如说，小泽机动舰队拥有强大的兵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打败了斯普鲁恩斯的舰队。这时，小泽司令官即可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经由日军占据的加罗林群岛，挥军南下，直指比阿岛，在力量已被削弱的第5舰队绕过东加罗林群岛、千里迢迢赶去支援之前，就消灭了比阿岛上的麦克阿瑟部队。

有些人怀疑，从中太平洋发动进攻是否明智。他们强调指出，夺取塞班岛、帛琉群岛这样坚固设防的岛屿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比麦克阿瑟部队从阿德米勒尔提到菲律宾的历次进攻*所付出的全部代价还要大。

但是，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作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他们认为，

* 在塞班岛登陆战役中死亡3426人，伤13099人；在帛琉群岛登陆战役中死亡1950人，伤8515人。在艾塔佩、霍兰迪亚、瓦克德、比阿岛、农福岛、桑萨波，摩罗泰等地的作战行动中死亡1648人，伤8111人。

盟军即使不采取上述的那种打法，日军也肯定会陷入那种态势。可是，宇垣编队从塔威塔威向巴漳岛出击，以及后来又从巴漳岛向菲律宾海转移，都充分证明，如果美军不从中太平洋发动进攻，没把日军牵制和吸引过来，那么，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在新几内亚地区必定会遇到大得多的抵抗。

斯普鲁恩斯在菲律宾海海战中所采用的战术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一些批评，说他没有充分发挥舰队的机动性，竟把第58特混舰队作为一支要塞舰队来使用。这种批评重新提出了一个老问题，即统率一支军队的指挥官，究竟是应该依照纳尔逊或者克劳塞维茨的老传统，把歼灭敌军作为主要目标，还是应该根据全国的最高战略目标来下定战术决心呢？

另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当时和尔后的情况来看，究竟是消灭日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击毁其飞机对盟军有利，还是击沉日本的航空母舰更有利呢？显然，斯普鲁恩斯不愿让他的舰队和进攻塞班岛的部队冒着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所以他未能既歼灭了日军飞机，又同时击沉了对方的航空母舰。

七、莱特湾海战

因美军进攻菲律宾而引起的莱特湾海战，其情况之复杂和规模之大，在世界海战史上都是空前的。莱特湾海战历时4天，实际上是在相距数百海里的几个海域连续进行多次海战和袭击的总称。其中最重要的海战有4次：1944年10月24日的锡布延海海战，10月25日的苏里高海峡海战，英加诺角海战和萨马岛海战。连续发生这几次海战告一段落后，日本帝国海军就不再是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了，而美国海军却控制了太平洋（日方将莱特湾海战称为菲律宾海海战——译注）。

发动“捷号”作战

美军夺取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南部诸岛，就突破了日军在太平洋的内防御圈。因此，大本营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以期血战到底。保卫日本本土固然重要，但是，固守菲律宾、台湾和琉球群岛，对于日本的安全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守住这个外围岛链，日本才能把至关重要的石油从荷属东印度运往本土。于是，日本就制定了一个称为“捷号”作战的防御计划。这项作战计划含有4种作战方案：保卫菲律宾为“捷1号”作战方案；保卫台湾、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南部为“捷2号”作战方案；保卫日本本土中部为“捷3号”作战方案；保卫日本本土北部为“捷4号”作战方案。“捷号”作战计划同菲律宾海海战中落空的“阿号”作战计划一样，企图集中使用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对付来袭的美军，并强调以

岸基航空兵给予敌人以歼灭性的首次突击。

然而，在美军进攻菲律宾的过程中，日军实施“捷号”作战的一切有利条件均已丧失。在美第3舰队9—10月对菲律宾、琉球群岛和台湾所进行的多次空袭中，击毁日军飞机1200余架。美军潜艇把袭击日本油船放在相当优先的地位，因而基本上切断了日本的输油线。这样一来，日本联合舰队的全部兵力，若都以本土的港湾为基地来开展作战活动就不行了。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丰田司令长官只能令其舰队分开活动。他仅仅把几艘航空母舰留在日本本土，以便进行修理和训练飞行员，而把大部分水面舰艇部队部署在新加坡地区，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充分的燃料。

10月17日，美军先头部队在莱特湾登陆时，日本联合舰队*的兵力配置如下：

(1) 栗田海军中将指挥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驻泊在新加坡附近的林加锚地。

(2) 志摩海军中将指挥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驻泊在琉球群岛的奄美大岛锚地。该编队是为了歼灭哈尔西第3舰队的“残存”舰只而于10月15日从日本本土出航的，后知日军飞行员报告的战果纯属虚夸，便立即向琉球群岛退去。

(3) 小泽海军中将亲自率领的航空母舰及其警戒舰只驻泊在本州和四国之间的濑户内海。

美先头部队在莱特湾登陆后，丰田立即下达“捷1号”作战命令。丰田虽然知道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兵力大大超过了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兵力，可是他认为，日本失掉了菲律宾就等于失掉了一切。如果美军占领了菲律宾，日本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的海上生

* 日方把栗田、志摩和小泽率领的部队分别称为第一游击部队、第二游击部队和机动部队；把小泽直接率领的从濑户内海出发的机动编队称为机动部队的本队。双方交火后，美方便把上述3支部队分别称为中央编队(栗田部队)、南部编队(志摩部队)和北部编队(小泽部队)。

命线就会被切断；联合舰队就会永远处于被分割的状态，既无法给栗田部队补充弹药，也无法为小泽部队和志摩部队输送燃料。这样，联合舰队就会被彻底打垮，而日本则将陷于被封锁的境地。

栗田部队奉命于10月18日午后驶离林加锚地，开往莱特湾。该部队受领的任务是尽可能躲过美第3舰队，不得已时可击败美第7舰队，以便冲进登陆水域袭击两栖作战编队。10月20日，当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莱特岛夺取登陆场时，栗田部队驶入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译注）的文莱港，开始补给燃料。22日晨，栗田率领该部队的大部分舰只（超级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旧式战列舰3艘、重巡洋舰10艘、轻巡洋舰2艘及驱逐舰15艘），向巴拉望水道航进。美军把这个编队称为中央编队。栗田企图率领中央编队，经由吕宋岛南面的锡布延海，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于25日拂晓从北面突进莱特湾。

22日午后，西村祥治海军中将率领栗田部队的其余舰只（旧式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最上”及驱逐舰4艘）从文莱出航。这是从南面对美军实施两面夹击的一部分兵力。为了避开美潜艇，西村首先向北航行一段时间，然后经苏禄海和保和海驶往苏里高海峡，准备从南面袭击莱特湾的美军，以便策应栗田部队从北面实施的突击。

志摩接到丰田下达的“捷1号”命令后，立即率领部队（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开往澎湖列岛的马公港。然后继续南下，以便协同西村部队，经由苏里高海峡去袭击敌人。美军把西村和志摩所率领的这两部分兵力称为南部编队。

西村部队从文莱港出航后不过数小时，小泽便率领北部编队*

* 小泽率领足以实施诱敌作战的诱饵部队出动，但把几艘舍不得消耗的航空母舰留在日本本土，以备下一步作战使用。留在日本的航空母舰有：“信浓”号、“天城”号、“云龙”号和“葛城”号4艘新造的大型航空母舰，以及“隼鹰”号和“龙凤”号2艘28000吨的旧式航空母舰。（当时只有“天城”号和“云龙”号已经竣工，并按计划编入小泽舰队，但实际上尚不能参战。“龙凤”号是一艘15000吨的小型航空母舰——译注）

(其兵力编成为：旗舰“瑞鹤”号航空母舰、“瑞凤”号、“千岁”号和“千代田”号轻型航空母舰，以及由战列舰改装的、后部装有飞行甲板的航空战列舰“日向”号和“伊势”号等)从濑户内海出发。但不能指望这支部队在即将发生的海战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是因为，日本舰载机飞行员在台湾上空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新飞行员的培训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实战的需要。日本海军航空兵中能够熟练地在飞行甲板上起降的飞行员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北部编队的任务是，把美第3舰队从莱特湾附近向北吸引，从而使栗田、西村和志摩率领的几支部队能够袭击美军的登陆编队。

丰田对当时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他认为，虽然斯普鲁恩斯行动谨慎，不敢远离塞班岛海域，可哈尔西则是一员猛将，这次给他机会消灭日本的航空母舰，就一定会把他的舰队从莱特湾诱开。在这种情况下，丰田下定决心，令小泽部队不惜以全军覆没的代价去执行诱敌任务。

这样，4支分别行动的日军部队就同时向莱特湾前进了。如此复杂的作战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各部队能否在时间上协调一致，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线电通信是否畅通。可是，在广阔海域分别行动的几支日军编队，却往往了解不到有关其他部队行动的重要情况。

初战失利

栗田率领的中央编队在驶抵锡布延海之前就遇上了厄运。10月23日，日出后约1小时，该编队在巴拉望海域遭到美潜艇“海鲫”号和“鲛鱼”号的攻击。这两艘潜艇是奉命在菲律宾近海进行巡逻的。栗田的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被“海鲫”号发射的4条鱼雷击中，18分钟后就沉入大海。“高雄”号重巡洋舰也被击中两条鱼雷，损伤严重，只好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返回文莱。“爱宕”号刚被击沉，“鲛鱼”号又向“摩耶”号重巡洋舰发射数条鱼雷，并

把它击中。这艘重巡洋舰因弹药舱爆炸而沉没。

栗田及其参谋们先从“爱宕”号移到一艘驱逐舰上，然后又转移到“大和”号上。这样，“大和”号就成了栗田的旗舰。24日凌晨，中央编队的其余舰只经由民都洛岛以南海域，驶入锡布延海。对23日的损失还心有余悸的栗田已经意识到，他率领的中央编队已被美军发现，目前正向哈尔西（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活动）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内前进。

这时，西村部队正在锡布延海南面（约距该海 200 海里）的苏禄海航进，志摩部队在其后面跟进，相距约60海里，也都进入了哈尔西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之内。于是，这次海战的主要交战即将开始。

盟军的兵力配置

在莱特岛登陆战役的第一阶段，盟国的海上部队几乎都是美国，的海军部队在登陆地域附近分别作了周密部署，

配置在莱特湾内的是得到加强的第7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分为两栖作战编队和炮火支援编队。前者辖有运输舰、货船和突击上陆用的各种艇只。后者辖有旧式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各若干艘，由杰西·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指挥。这里还有以两栖作战编队旗舰“瓦沙奇”号为坐舰的第7舰队司令官金凯德海军中将和以“纳什维尔”号巡洋舰为坐舰的麦克阿瑟将军。在莱特湾外稍稍偏东的海面上，配置着第7舰队所属的3个护航航空母舰大队。这3个大队由托马斯·斯普拉格海军少将统一指挥，辖有护航航空母舰18艘以及担任警戒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若干艘，其基本任务是实施对潜、对空警戒以及对己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

哈尔西第3舰队的战斗舰只活动在吕宋岛以东海域。为了进攻莱特岛，第3舰队的一部分兵力已经转而配属给第7舰队。所以，

第3舰队的兵力当时只有一个第38特混舰队。这支特混舰队下辖4个特混大队，分别由约翰·麦凯恩海军中将、杰拉尔德·博根海军少将、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少将和拉尔夫·戴维森海军少将指挥。这几个特混大队的兵力编成并非完全相同，平均看来，一个大队约有军舰23艘，通常包括航空母舰2艘，轻型航空母舰2艘，新式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14艘。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与博根大队一起行动。米彻尔的坐舰“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与谢尔曼大队一起行动。作为一支海上的战斗部队来讲，当时的第3舰队就是第38特混舰队，所以，哈尔西对第38特混舰队直接进行战术指挥。

美军没有遇到日本舰队的抵抗，登上莱特岛后，哈尔西抓紧时间为其部队补充燃料和弹药，并让疲惫的舰员稍事休息。他认为各特混大队的补给工作应该轮流进行，便令麦凯恩大队回乌利西群岛去进行补给。但这时接到“海鲫”号潜艇的来电：“栗田部队由西面来袭！”显然，日本舰队寻机决战。哈尔西仍然命令麦凯恩的特混大队继续向东南航行，回乌利西去加油；同时命令其他3个特混大队与油船会合，待加油完毕后，驶往菲律宾的近海。这3个特混大队入夜后呈扇形展开，至10月24日拂晓前，谢尔曼大队已进至吕宋岛附近海域，博根大队进至圣贝纳迪诺海峡附近，戴维森大队进至莱特湾附近海域。6时30分前，各大队均派出侦察机，向西、西北和西南进行搜索。

锡布延海海战

24日9时稍过，戴维森大队派出的侦察机在苏禄海发现日军南部编队的先头部队——西村部队，并立即予以袭击。结果，“扶桑”号旧式战列舰和1艘驱逐舰受轻伤，但是都未减慢航速。此后不久，第5航空队的轰炸机也在苏禄海发现了南部编队的后续部

队——志摩部队。金凯德认为这两个舰群同属一个编队，并正确地判断出，这支编队的前进目标是经由苏里高海峡驶往莱特湾。因此，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了莱特湾靠近苏里高海峡一带的防御。

这时，哈尔西得知，在离此地很远的北方，也出现一支更大的日军编队，因而对这支兵力较小的南部编队就没很重视。8时10分，博根大队的1架飞机发现，栗田率领的中央编队正要进入锡布延海。哈尔西把日军的南部编队留给金凯德及其第7舰队去对付，则命令戴维森和谢尔曼两个大队以最快航速向位于中间的博根大队靠拢，企图以其全部航空兵力来挫败栗田部队的进攻。同时他命令麦凯恩大队立即返航，抓紧时间在海上进行加油，尔后待命。

10月24日，从第3舰队3个特混大队的航空母舰上先后起飞5批飞机轰炸栗田舰队。尽管日军中央编队这时没有任何空中掩护，但是仍然坚持横渡锡布延海，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方向突破。15时许，栗田部队的4艘战列舰均中弹负伤，“妙高”号重巡洋舰丧失作战能力，已向西撤退。尤其是“武藏”号超级战列舰先后多次被鱼雷和炸弹击中，已远远落在战斗序列之后。这天的最后一次突击集中袭击了已遭重创的“武藏”号。该舰被击中19条鱼雷和17颗炸弹，终于倾覆，连同舰上残存的半数舰员(1100人)一起沉入锡布延海。

因得不到空中支援而遭到美军航空兵力猛烈袭击的栗田，在无线电里叫苦不迭，后来只好命令其中央编队改变航向，暂向西进。

空袭谢尔曼特混大队

栗田部队之所以没有得到航空支援，是因为吕宋岛的日军航空司令部认为，只有以岸基航空兵直接袭击美航空母舰特混大

队才能更加有力地支援中央编队。日军突击培训出来的飞行员也认为，与其在己方航空母舰上空打击美机，不如等待战机，由岸上突击美方航空母舰。因此，10月24日晨，吕宋岛基地的侦察机发现谢尔曼特混大队后，日机立即倾巢出动，对其进行突击。

谢尔曼大队的舰载机正准备起飞前去袭击中央编队时，得知有一批日机正向本队飞来，谢尔曼决定轰炸机和鱼雷机暂缓出击，并立即送回机库，所有战斗机起飞应战，而航空母舰大队则进入暴风雨中，以规避空袭。身经百战的美国飞行员犹如“猎取马里亚纳火鸡”那样，痛击了这批初出茅庐的对手。在这次空战中，没有1架日军飞机飞临谢尔曼大队上空进行攻击。但是，9时30分稍过，空中已看不见日军飞机，美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从云雨区驶出，准备回收飞机时，1架轰炸机从云隙中俯冲下来，对“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实施攻击。该舰飞行甲板中弹，汽油从炸坏的飞机向四面飞溅，火势蔓延到机库。6架装上鱼雷的“复仇者”式鱼雷机，因推迟出击而停放在机库甲板上，这6条鱼雷接连爆炸，两部升降机和大部分飞到甲板被炸毁。

在这种情况下，谢尔曼已不能遵照哈尔西的命令带领本队向博根大队靠拢。他派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去援助燃烧着的航空母舰，其余舰只则在附近水域活动，以便必要时对“普林斯顿”号等舰进行支援。快到中午时，谢尔曼的其余3艘航空母舰派出飞机去袭击栗田部队。

这时，小泽的北部编队也进至吕宋岛东北端英加诺角附近海域，其侦察机发现了谢尔曼特混大队。11时45分，小泽命令突击机群(76架飞机)起飞。这几乎就是小泽可以投入作战的全部航空兵力。一小时后，恰在谢尔曼准备派出第2突击机群去袭击日中央编队时，美军雷达发现日机来袭。这一次，谢尔曼首先命令突击机群立即起飞，接着命令其战斗机起飞迎击日机。美军“恶妇”式战斗机打得非常出色，竟使日军的这次来袭一无所获。参加这

次空袭的日军飞机，约有20架逃往吕宋岛，其余全部被击毁。

“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的损管队虽曾一度控制住了舰上的火势，但到下午未扑灭的火焰又蔓延到鱼雷舱，引起猛烈爆炸，把舰艏和飞行甲板后部炸毁。该舰炸飞的钢铁断片纷纷落到旁边的“伯明翰”号轻巡洋舰上，使这艘巡洋舰的舰员当场死亡200余人，负伤约400人。此后不久，“普林斯顿”号舰长即命令弃舰。

哈尔西没有掩护登陆地域

进攻莱特岛虽然是哈尔西的中太平洋部队和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共同实施的一次登陆战役，但是没有一个统一指挥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官。第3舰队司令官哈尔西隶属于坐镇珍珠港的尼米兹将军，而尼米兹是直属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7舰队司令官金凯德隶属于亲临莱特湾的麦克阿瑟将军，而麦克阿瑟也是直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美军统帅机构认为。哈尔西和金凯德虽然各自独立作战，也不会有多大问题。他们两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两支舰队一定会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可是，这两位舰队司令官对自己在这次作战中所担负的特定任务却各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成了后来配合不够默契的根源。

不言而喻，第7舰队把登陆输送队护送到莱特湾，接着还要对上陆战斗实施近距离支援。可是，掩护登陆地域，防止遭到敌海军兵力袭击的任务，应由哪个舰队来担任呢？尼米兹的作战计划已明确规定，由哈尔西负责“掩护并支援西南太平洋部队”。因此，金凯德认为，掩护第7舰队的两栖作战编队是第3舰队责无旁贷的任务。用金凯德的话说，第7舰队的任务是“遣送登陆兵上陆，并支援其实施岸上战斗。因此，第7舰队的舰只仅仅携带少量的穿甲弹，而各护航航空母舰装载的弹药也不是鱼雷和重磅炸弹，而是爆破弹和杀伤弹。总之，我们根本未准备进行海战。”

尼米兹还在计划中规定：“如有机会，或者能够创造条件歼灭日本舰队的大部分兵力，那么，这种歼敌行动就成了第3舰队的基本任务。”因此，哈尔西认为，第3舰队的任务是进攻，而不是防御。他后来写道：“我的职责是率领第3舰队去袭击日本舰队，而不是去保护第7舰队。”

10月24日凌晨，金凯德封锁了靠近登陆地域的苏里高海峡，准备在这里阻击日军的南部编队。这时，哈尔西则调集一切可以参战的航空兵力，以对付强大的栗田中央编队。这天下午，中央编队经锡布延海继续东进，显然是准备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哈尔西认为，必须准备进行水面舰艇部队之间的海战。15时12分，哈尔西向所属各指挥官发出电报，下达“战斗计划”，准备从博根和戴维森两个特混大队抽出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各3艘、驱逐舰14艘和“新泽西”号旗舰，组成第34特混舰队，由李海军中将指挥。

哈尔西在这项计划中写道：“上述部署对明天的海战极为重要。请有关人员作好准备，如发生水面舰艇之间的海战，就从第38特混舰队中抽调上述兵力，组成第34特混舰队，首先与敌交战”。

哈尔西15时12分的急电，虽然没有直接拍发给金凯德，可是第7舰队截收到了这份电报，金凯德读后十分满意。金凯德没有截收到哈尔西后来发出的其它电令，他以为哈尔西仍按上述急电在实施战斗，已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正在固守着圣贝纳迪诺海峡。所以金凯德说：“哈尔西怎么会放弃执行这个周密战斗计划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栗田部队已进至锡布延海，西村部队和志摩部队已进至苏禄海。由此可见，日军准备对莱特湾的美国水面舰艇部队从两个方向进行夹击。但是，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究竟在哪里呢？在如此大规模的海上行动中，日军不会不使用它的航空母舰部队。据哈尔西判断，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时，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肯定

还在日本近海活动，目前已经南下，准备协同南部编队和中央编队袭击莱特湾的美军。

正如美军所推断的那样，小泽的航空母舰部队确实还在北方。并且为了引起美军的注意，故意让烟囱冒烟，使用各种频率进行无线电通信，命令在前方担任警戒的水面舰只尽量同第3舰队发生接触。在整个上午和下午的前一段时间，负责对北面海域进行搜索的谢尔曼大队，只顾对付日军的空袭和掩护正在燃烧着的“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偏巧没有派出侦察机。傍晚前，美军侦察轰炸机终于报告，在东北偏北190海里处发现日本航空母舰部队。米彻尔将此情况向哈尔西作了报告，谢尔曼派出一艘巡洋舰使用鱼雷将“普林斯顿”号击沉。

哈尔西终于弄清了日军几支兵力的位置。情况已经证实，原来的估计是正确的：驶往苏里高海峡的南部编队、驶往圣贝纳迪诺海峡的中央编队和从日本本土南下的北部编队，都在向莱特湾方向作向心运动。哈尔西决心挫败日军的此次行动。他认为日军的南部编队较弱，金凯德所属的部队完全可以对付。据飞行员报告，日军中央编队的舰炮、射击指挥仪和通信设备等，均遭到严重损伤，哈尔西认为这部分敌舰金凯德舰队也对付得了。不久，又接到一份报告，说日中央编队已经转向，向西撤退，哈尔西就更加放心了。这样，就只剩下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北部编队了。这支编队还未受到损伤，其战斗活动半径比其它编队大数百海里。鉴于这种情况，哈尔西则把歼灭这支北部编队作为首要任务。他认为，在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中，与这个对手交战无疑是上策。

哈尔西当然可以倾全力保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等待日军北部编队接近时予以迎头痛击。然而哈尔西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把第3舰队置于日本的航空母舰编队与岸基航空兵之间，将受到两面夹击，遭到日航空母舰舰载机的“穿梭”轰炸。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米彻尔的轰炸机群先发制人，一举炸毁了关岛的机场，日

军就无法实施“穿梭”轰炸了。但是，这次要炸毁日军在菲律宾的全部航空基地，就不那么容易。

哈尔西也可在以航空母舰群进攻日本北部编队的同时，派出第34特混舰队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但是，他没有用这种打法，因为他把日军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的力量估计过高。哈尔西认为，第3舰队若分为两个编队分别行动，与整个舰队统一行动相比，受到的损失将会大得多。他希望本舰队的全部舰只统一行动，这样，既可使用所有舰只的火炮加强航空母舰的对空防御，也可使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来加强对所有舰只的空中掩护。

哈尔西置圣贝纳迪诺海峡于不顾，而集中其全部兵力去突击日军的北部编队。不过，这种抉择就等于放弃对莱特岛两栖部队的掩护。哈尔西说，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打法，是因为：“它可使己方舰队发挥最大的突击力量，在作战中握有主动权，并有可能达成最大的突然性。即使日本的中央编队在此期间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莱特湾，那也只是企图对美军的登陆行动进行袭扰。据飞机报告，这支编队的舰只已经受到严重损伤，只能进行一些袭扰，已不可能造成很大威胁。我认为，金凯德手中的兵力足以击退中央编队的来袭。”

24日20时，哈尔西定下决心，走进海图室，指着海图上标有日军北部编队的位置（敌我相距约300海里），对参谋长罗伯特·卡尼少将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请命令舰队北上！”

卡尼海军少将立即发出如下电令：麦凯恩大队以最快航速向第3舰队的其它大队靠拢；戴维森大队和博根大队向北航进；谢尔曼大队于午夜与上述两个大队会合；第38特混舰队的战术指挥官仍由米彻尔担任，望25日晨，对小泽北部编队实施突击。接着，又以哈尔西的名义，电告金凯德：

“我率3个特混大队北进，拟于明日拂晓对敌航空母舰部队实施突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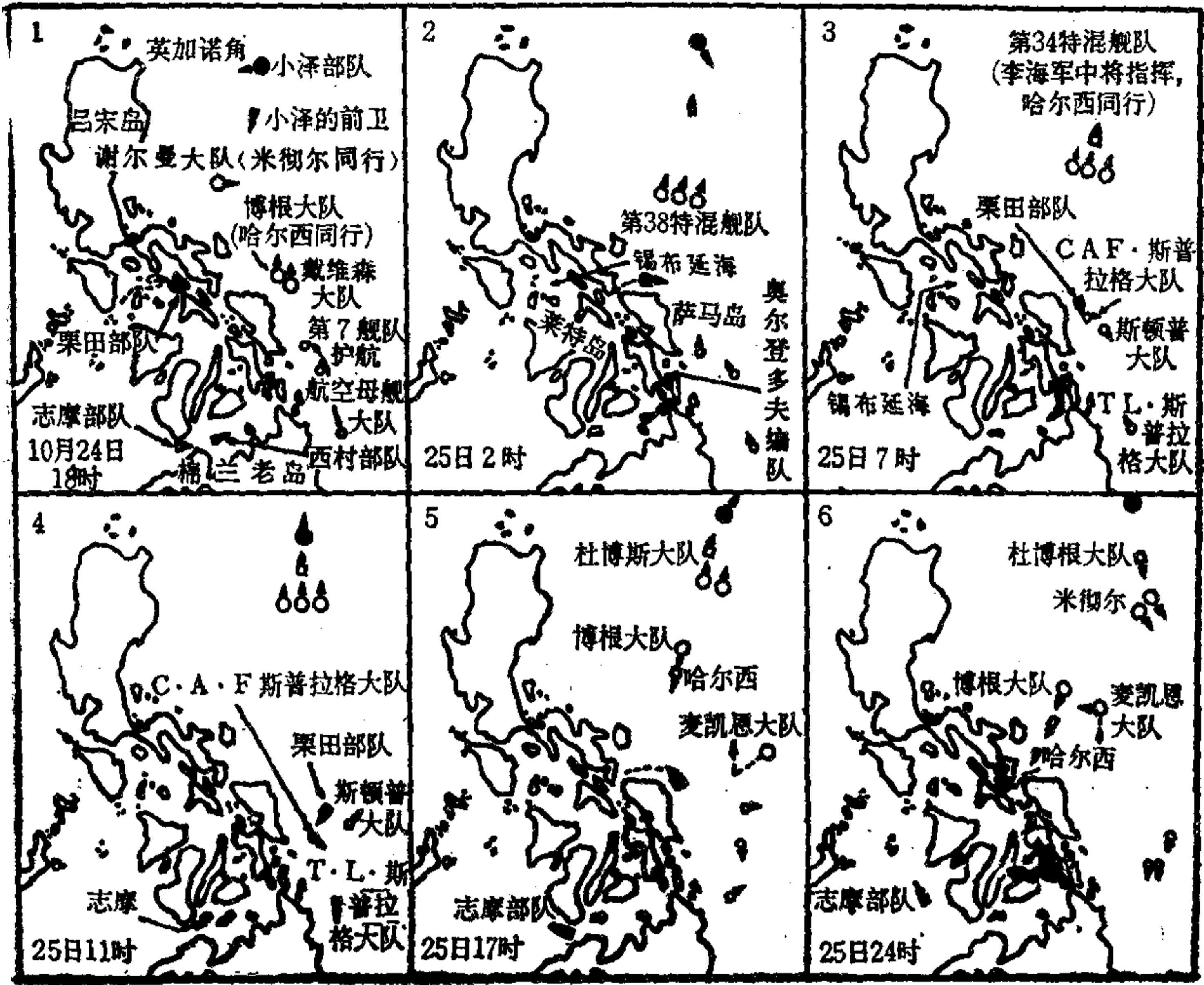


图 72 莱特湾海战示意图

金凯德以为第 34 特混舰队已经编成，哈尔西上述电报的意思，只是派出 3 个航空母舰大队北上，金凯德将第 7 舰队的大部分炮火支援舰只派去封锁苏里高海峡，以痛击来袭的南部编队。金凯德以为有第 34 特混舰队封锁圣贝纳迪诺海峡，所以比较放心。但是，为了防止意外，仍对北部海域进行巡逻。24 日日落后，派出 PBY 型夜航水上飞机，25 日拂晓又从护航航空母舰派出飞机对北部海域进行搜索。然而，考虑到第 3 舰队的舰载机很可能在锡布延海活动，为了不在夜间发生误击，第 7 舰队未向锡布延海派出飞机去搜索和跟踪栗田部队。PBY 型飞机飞经圣贝纳迪诺海峡上空的时间偏早，而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飞经该海峡的时间

又偏晚。结果，先后两批飞机都未发现敌人。

哈尔西在提及关于袭击日本北部编队的决心时写道：“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并掌握同样的情报，我还会这么干”。在哈尔西和绝大多数海军指挥官看来，当时出现的日航空母舰部队是对美军此次作战的最大威胁。据谢尔曼的侦察机报告，仅有数艘日航空母舰在北部海域出现。哈尔西不相信这是日北部编队的全部兵力。当然，他并不知道，小泽航空母舰群南下不过是充当诱饵而已，小泽的航空母舰兵力已大部被歼。在把当前目标与最后打败日本的长远目标加以权衡之后，哈尔西认为，他对整个战争的最大贡献就是紧紧抓住眼前这个战机，大大削弱日海军航空兵的战斗能力。对此，各位参谋也完全赞同。

哈尔西完全相信，金凯德的队部既有能力对付驶向苏里高海峡的日军南部编队，也有能力抗击已受重创的栗田中央编队*（如果它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袭击莱特湾的话）。

哈尔西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不过，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多半都是冒了一定风险的，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此外，哈尔西还解释说：第3舰队的基本任务是“歼灭日本舰队的主力”，而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基本使命。

哈尔西坚信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所以，虽然收到“独立”号航空母舰夜航巡逻机的报告，得知“栗田中央编队转向东进，又向圣贝纳迪诺海峡驶来，而该海峡久已不亮的导航灯和灯塔等又亮了”，可是他并未改变决心。同样，哈尔西的决心也

* 10月24日傍晚，日美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下：栗田、西村和志摩3支部队的兵力为：新式战列舰4艘、旧式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19艘。金凯德的兵力为：旧式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21艘；此外，还有护航航空母舰16艘，以及为护航航空母舰担任警戒的驱逐舰9艘，护卫舰12艘、鱼雷艇39艘。

未因博根海军少将和李海军中将对北进持犹豫态度而有所动摇。米彻尔未向哈尔西提出任何建议，未采纳参谋们要他建议哈尔西率领战列舰编队返航南下的意见。米彻尔说：“如果哈尔西需要我提出建议，他就会征求我的意见。”谢尔曼大队于10月24日23时45分与博根、戴维森两个大队会合。1小时后，发现日本的中央编队经由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哈尔西部队的背后驶入菲律宾海。

24日日落前不久，栗田率队转而向东航进，再次驶往圣贝纳迪诺海峡。此后不久，栗田收到一份丰田副武自东京发来的措词严厉的电令：“愿上天保佑，奋力突击！”

丰田的命令意味着，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付出多大牺牲，都要坚决对莱特湾实施突击。

栗田充分估计到，一进入太平洋，就可能遭到伏击，但却出乎意料，什么也未发现。当时，在栗田部队与警戒兵力薄弱的美军登陆运送队之间，仅有第7舰队的几个护航航空母舰大队在莱特湾以东海域活动。栗田部队驶出圣贝纳迪诺海峡时，竟未被第3舰队发现，因为“独立”号航空母舰的夜航巡逻机已奉命向第38特混舰队的前方飞去，搜索日军的北部编队，因而停止了对中央编队的跟踪。

尽管丰田的诱敌战术获得了成功，但是，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栗田对此都一无所知。小泽用无线电发出的关于哈尔西舰队正全力追击北部编队的通报，日本其它部队的指挥官均未收到。

苏里高海峡海战

美军抽出7艘驱逐舰组成一个反潜巡逻队，从10月20日开始，在通往莱特湾的苏里高海峡北部进行不间断的巡逻。不久，又派出鱼雷艇队在该海峡南部和中部进行巡逻，从而加强了这里的防

御。10月24日，发现正在接近的日军南部编队后，莱特湾内可以投入战斗的39艘鱼雷艇均被派往海峡南口去执行巡逻任务。每3艘鱼雷艇为1组，按一定间隔配置在驱逐舰警戒线以南，靠近保和海水域。24日上午，金凯德司令官向第7舰队下达预先号令，准备抵抗日本水面舰艇部队的夜袭。3小时后，他命令奥尔登多夫将军派炮战舰只去封锁苏里高海峡北口。金凯德确信，第3舰队正准备抗击从北面来袭的日本舰队，所以他把第7舰队的炮火支援舰只(旧式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各4艘以及驱逐舰21艘)全都派去封锁苏里高海峡。

美军在兵力上占极大优势，奥尔登多夫不仅决心要击退敌人的来袭，而且要将其全歼。但因缺少穿甲弹，就打算在近距离实施短促的炮战。美军准备参战的战列舰，多是珍珠港袭击时被击毁，后来修复的舰只，配置在驱逐舰警戒线的北面，在海峡北口待机。这样配置，既可使己方的战列舰群能有宽阔的水域进行机动，又可使从南面来袭的日本舰队受到狭窄海峡的限制，难以机动。必要时，美战列舰群还可迅速转移，以掩护莱特湾东口。奥尔登多夫命令巡洋舰在战列舰的两翼展开，并将驱逐舰配置在两翼的前面，以便对敌实施鱼雷攻击。这样，企图从南面进入苏里高海峡的日本编队，必将首先遇到鱼雷艇的袭击，接着遭到驱逐舰的鱼雷突击，最后，还将遭到已经占领T字横头阵位的战列舰群和巡洋舰群的舰炮突击。

西村部队在志摩部队前方航进，相距40海里，横渡保和海，闯入美军严阵以待的伏击海域。这两支日军虽然奉命协同作战，但是他们的指挥官之间没有直接进行通信联系。志摩还不知道他已被美陆军轰炸机发现，仍然保持着无线电静默，企图率其增援部队突入莱特湾，给美军以突然袭击。此外，志摩所以避免与西村进行无线电联系，还因为他的资历比西村的深。如果西村海军中将知道志摩亲自出征，按照日军的惯例，这两支部队的战术

指挥必经由志摩负责。但是，志摩觉得，他对这次作战的计划并不详细了解，在这关键时刻改变指挥关系可能引起混乱。而西村又有他自己的一套打法，愿意单独行动。

24日晚，西村获悉栗田部队在锡布延海受到大规模空袭，前进受阻，难以按原定计划到达莱特湾。西村为了在天亮前进入莱特湾，而把行动时间提前。自10月24日23时至25日2时，西村部队受到美鱼雷艇的袭击。这些鱼雷艇虽然缺乏战斗经验，发射的鱼雷没有击中日舰，但是他们却对奥尔登多夫掌握敌情起了巨大作用。鱼雷艇队把西村部队进入海峡的情况，随时向上级作了报告。

25日2时30分，美5艘驱逐舰投入战斗，这是苏里高海峡的一次主要战斗。向鱼雷艇队发出撤离战场的信号后，驱逐舰部队分为两个分队沿苏里高海峡全速南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舰发射47条鱼雷，接着又施放烟幕，尔后退出战斗。驱逐舰部队虽然受到日本舰队的猛烈炮击，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这次战斗中，西村部队的2艘战列舰被击伤，1艘驱逐舰被击沉，另有2艘驱逐舰被击伤。“扶桑”号战列舰因受伤而退出队列，不久发生爆炸，舰体折断沉没。西村的旗舰“山城”号战列舰虽被击中1条鱼雷，但仍在“最上”号重巡洋舰和“时雨”号驱逐舰的掩护下继续前进。

这时，奥尔登多夫实施连续突击，首先派出右翼驱逐舰分队，接着又派出左翼驱逐舰分队进行鱼雷攻击。结果，又有3条鱼雷命中“山城”号战列舰，并击沉1艘已经丧失机动能力的驱逐舰。3时51分，当西村余部离美军主力舰只的配置线已经不到21000米时，奥尔登多夫的巡洋舰群首先开炮；1分钟后，战列舰发现目标也接着开炮。18分钟内，共发射406毫米和356毫米炮弹约300发，208毫米和152毫米炮弹4000余发。在美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山城”号战列舰开始下沉，“最上”号重巡洋舰重伤起火，几乎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向右转舵的“时雨”号驱逐舰被击

中1发炮弹，但未爆炸，另有数发近失弹将该舰炸伤。4时09分，奥尔登多夫得知，正在撤出战斗的左翼驱逐舰分队受到友军的炮击，则下令停止火炮射击。“艾尔伯特·格兰特”号驱逐舰遭到友军舰和敌舰的夹击，中弹19发，有34名舰员死亡，该舰已丧失战斗力。在这次战斗中，这是美军受到的唯一损失。

这时，志摩部队一面抗击鱼雷艇队的袭击，一面向前突破。美鱼雷艇发射的1条鱼雷击中“阿武隈”号轻巡洋舰，使其航速降到10节。这时向北望去，只见一片浓密的硝烟冲天而起，透过弥漫的烟雾依稀可见射击的闪光和曳光弹呈弧形掠过天空。4时10分，舰炮射击停止，志摩部队从已被炸成两截、还在燃烧的“扶桑”号旁边通过。志摩以为这是“扶桑”、“山城”两艘战列舰的残骸。10分钟后，志摩发现右前方一艘军舰起火，似乎停在海上不动，后来认出这是“最上”号重巡洋舰。紧接着，雷达发现前方有目标，志摩命令驱逐舰前去攻击，而他自己则立即右转90度。这样，既可使己舰发射的鱼雷不致于误伤“最上”号，又可使己舰不因友舰射击的火光而暴露目标。志摩的旗舰“那智”号重巡洋舰转入新航向照直前进时，与“最上”号相撞。当时，“最上”号正以8节的航速向南航进。

志摩立即命令驱逐舰返航，然后率领所部在受伤的“时雨”号和起火的“最上”号后面跟进，开始沿着海峡向南撤退。显然，志摩部队已经中了美军的埋伏。志摩认为没有必要使自己的部队也象西村部队那样遭到被歼的命运。他收到中央编队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栗田部队在锡布延海向西撤退，后来再未得到北部编队的任何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志摩认为，暂时撤退是上策，以期另寻有利战机，协同栗田部队和小泽部队再次对莱特湾之敌进行夹击。

雷达发现志摩部队开始撤退后，奥尔登多夫立即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进行追击。在晨曦中，美军终于用目力看清了成纵队撤离战场的日军南部编队，航行在最后的的就是“最上”号重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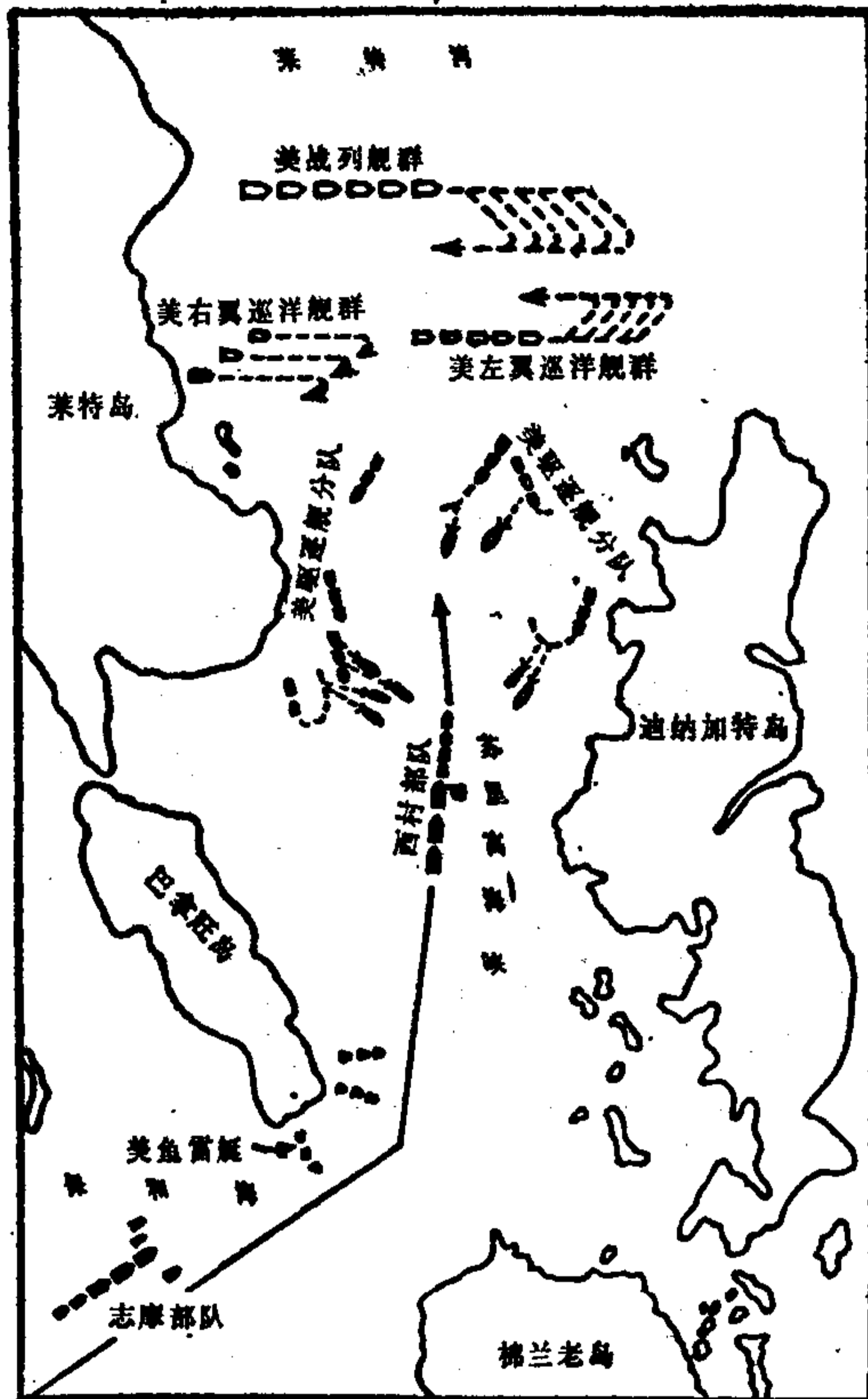


图 73 苏里高海峡海战中奥尔登多夫编队的配置图

美舰对已受伤的“最上”号开炮，再次使其起火；尔后，退出战斗，以规避日舰的鱼雷攻击。后来，有几艘美舰遇到西村部队的一艘受伤的驱逐舰，将其击沉。日军南部编队的残存舰只——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5艘，突破美鱼雷艇队的伏击，夺路撤到保和海。第7舰队护航航空母舰编队又派出舰载机前往保和海对日舰进行追击，终于使遍体鳞伤的“最上”号丧失机动能力。舰员离舰后，日军自己将其击沉。西村部队只剩下“时雨”号这一艘驱逐舰，还被

打得疮痍满目；而志摩部队仅有“阿武隈”号遭到重创，其余舰只均可继续作战。

正当美军追歼残敌的时候，奥尔登多夫收到一份令人震惊的敌情通报：栗田率领的中央编队已经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域，在萨马附近海域出现，正在对第7舰队最北面的几艘航空母舰实施突击。奥尔登多夫下令立即停止追击，迅速集结兵力。同时他又命令刚突袭过“最上”号的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到塔克洛班加油，尔后立即前去袭击栗田部队。

金凯德陷入困境之中，他知道整个第3舰队远在北方，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它的支援。他还考虑到，志摩部队虽已撤离，但有可能再次突破苏里高海峡，前来袭击美国的登陆输送队。因此，金凯德命令奥尔登多夫带领其部队急速返回莱特湾，以便同时掩护该湾南面和东面的两个入口。奥尔登多夫将其兵力一分为二，令一部分兵力向东，前去约25海里的海域，以支援遭到日军突击的护航航空母舰大队。其实，这种办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即使派去的舰只能够及时赶到作战海域进行支援（这种可能性不大），由于舰上的穿甲弹所剩无几，也难以进行追击，未必能够达到支援的目的。

英加诺角海战

10月25日凌晨，当栗田部队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进至外海，西村部队和志摩部队冲进苏里高海峡时，哈尔西和米彻尔正率领博根，戴维森和谢尔曼3个特混大队向北急驰，以期袭击小泽部队。2时稍过，第38特混舰队派到前方侦察的“独立”号航空母舰舰载机，用雷达发现两个分别活动的日水面舰艇编队。这正是小泽北部编队的前卫和本队。小泽编队在前一天分成两个舰群活动，以便引起美军的注意。这时，这两个舰群正向会合点航进，

预定于25日6时会合。哈尔西得知发现敌人后，立即下令组成第34特混舰队，并将第3舰队所属的6艘战列舰也编入其中。哈尔西率领这支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急速前进，以便使用大口径舰炮击沉已被炸弹炸伤的掉队日舰或可以追上的任何日舰，继米彻尔舰载航空兵之后进一步完成歼敌任务。

拂晓时，在甲板上待命的180架飞机随侦察机起飞。1小时后，第38特混舰队的侦察机又发现了日军的北部编队。这时，小泽的两部分兵力已经会合，共有大型航空母舰1艘、轻型航空母舰3艘、航空战列舰2艘、轻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8艘。美突击机群在空中得到及时的引导，8时稍过就看到了日北部编队。美军的轰炸机和鱼雷机突破日军的严密防空火网，飞近目标实施攻击，“恶妇”式舰载机击落了起飞迎击的十几架日机。美攻击机群击沉1艘驱逐舰，轰炸了“瑞凤”号和“千岁”号轻型航空母舰，并对“瑞鹤”号大型航空母舰发射了鱼雷。“千岁”号的舰舷（水线下）被击穿，不久沉入大海。“瑞鹤”号因舵机失灵，已经掉队，小泽不得不移到“大淀”号巡洋舰上继续指挥战斗。10时，美突击机群再次来袭时，日北部编队的舰只已经分散在一片广阔的海面上。一个轰炸机队袭击了“多摩”号巡洋舰，使其航速降到10节；另一轰炸机队袭击了已经丧失机动能力的“千代田”号轻型航空母舰，使其起火，并开始倾斜。

这时，随同第34特混舰队一起行动的哈尔西，一心想在前方的水天线处发现日舰，往北越追越远。25日4时12分，金凯德曾电告哈尔西：第7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正在苏里高海峡同日水面舰艇部队交战。接着又问道：“第34特混舰队是否在守卫着圣贝纳迪诺海峡？”但是，由于通信联络不好，直到6时48分哈尔西才收到金凯德的上述电报。哈尔西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不，不是这样，第34特混舰队现在正与航空母舰群一起同日航空母舰编队交战”。这个答复使金凯德大为吃惊。

8时，哈尔西获悉：日舰队已在苏里高海峡被击退，但这份电报又是迟迟才收到的。因此，哈尔西认为，第7舰队这时已经有力量为莱特湾的两栖作战编队提供必要的掩护了。20分钟后，哈尔西又接到一份迟到的电报，也是要求支援的。这是克利夫顿·斯普拉格海军少将发来的。第7舰队有3个护航航空母舰大队在莱特湾担任警戒任务，A.F.斯普拉格是其中一个大队的指挥官。斯普拉格大队当时正在萨马岛附近水域活动，栗田的中央编队突然出现，并对其进行突击，因而发报向哈尔西求援。可是，哈尔西并不感到震惊，他说：“我若有16艘护航航空母舰*的话，在奥尔登多夫率领大型舰只赶到之前，用自己的舰载机就足以进行自卫。”

在收到斯普拉格请求支援的电报后，哈尔西又相继收到金凯德的数份电报，而且，其中有一份是明码电报，要求派出飞机和快速战列舰进行支援。栗田截收到这份明码电报后，认为在附近海域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可以迅速地支援斯普拉格，因而，甚为惊慌。另一方面，上述电报激怒了哈尔西，他说：“保护第7舰队并非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是进攻，是率领第3舰队实施突击，去突击那种不仅对金凯德和我们有严重威胁，而且对整个太平洋战局都有重大影响的敌人海上兵力。”哈尔西认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最正确的。他电令正在东南海域补给燃料的麦凯恩的特混大队急速去支援斯普拉格，并把上述措施向金凯德作了通报。哈尔西率领第34特混舰队和第38特混舰队的3个特混大队，继续北进，离莱特湾越来越远。

当时，坐镇珍珠港的尼米兹根据收到的第3舰队和第7舰队之间的来往电报，从作战图上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终于觉得必须亲自过问此事了。于是，他给哈尔西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

* 原有18艘护航航空母舰，其中2艘为了运输更需要更换的飞机，已于前一天驶往摩罗泰。

“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10时稍过，收到这份急电的哈尔西有些气恼，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讽刺。尤其是还将这份电报抄送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和金凯德，这更使他感到不快。哈尔西看到报文的最后一句话*时，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感到怒不可遏。

哈尔西对尼米兹的这份报文，尤其是对那奇特的结尾，越想越生气。近11时，终于在一气之下改变主意，命令第34特混舰队把航向从0度变为180度，由北上改为南下。

11时15分，第34特混舰队已经改变航向，向南航进。当该编队从第38特混舰队旁边通过时，哈尔西命令博根率领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随他同行，以便提供空中掩护；并派劳伦斯·杜波斯海军少将指挥的4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随米彻尔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同行，以便提供海上支援。

米彻尔率领谢尔曼、戴维森的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和杜波斯的水面舰艇群继续向北追击，以便再次对日北部编队实施空中突击。将近中午，第3次派出突击机群(200余架舰载机)，去袭击

* 尼米兹司令部的一个少尉军官，负责把报文加密。通常是在报文的首尾随意加上几句话，以使敌人难以破译。然而，他违反了规定，所添的话很可能被认为是电报的正文。事后追究此事时，他承认当时没有觉察到所添的话欠妥。他说：“那是我灵机一动加上的一句話。”

哈尔西已经命令旗舰“新泽西”号的通信官，收到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后，把译码机处理过的报文删去外加的词语，直接送给哈尔西本人或卡尼参谋长，无须再花时间去抄写电文。按说，尼米兹发来的电报经译码机处理后，按规定以重复语为标记，可以把外加的话同正文区分开来。但是，加在这份电报末尾的词语酷似正文，译码军官误以为全是正文，未加删减就送给哈尔西了。结果这份报文纸上写着：

“发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官尼米兹

收报：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

抄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

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在哪里(重复语)？全世界都想知道”。

本来，这种重复语应在译好的正式报文中删去，这份报文删掉重复语以后的部分，则应是：“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

残存的日航空母舰。结果，“瑞凤”号被重创，但仍浮在水面。“瑞鹤”号被击中3条鱼雷而沉没。在参加袭击珍珠港的几艘日本航空母舰中，“瑞鹤”号是最后被击沉的一艘航空母舰；除中途岛海战外，它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中的历次航空母舰之间的交战。午后，第4次派出突击机群，终于击沉了奄奄一息的“瑞凤”号航空母舰。第5次派出的突击机群，实施最后一次突击，集中轰炸改装的“伊势”号战列舰，有几颗炸弹在其附近爆炸，但无一命中。参加这次战斗的飞行员们几乎都已连续战斗了两天。

14时许，米彻尔认为他的航空母舰部队过于靠近日军，为了安全起见，便率领谢尔曼和戴维森两个特混大队转而向东航行，只派杜博斯率领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继续北进，以摧毁受伤的日舰。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小泽还有2艘改装的战列舰，哈尔西已将第3舰队的6艘战列舰全部带走。在杜博斯的水面舰艇编队前去击沉小泽放弃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千代田”号时，日北部编队的大部分舰只已经远远离去。然而，天黑后，杜博斯编队追上3艘日军的驱逐舰，经过炮战和鱼雷攻击，击沉其中1艘。美军的几艘潜艇在此地以北设伏，受伤后单独驶向本土。“多摩”号轻巡洋舰又被其中的一艘潜艇击沉。当时，美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查尔斯·洛克伍德海军中将在日军舰只可能窜逃的各个航路上都配置了潜艇。

小泽作为诱饵的航空母舰虽然全被击沉，可是他竟把另外13艘水面舰只中的10艘带回本国，出色地完成了诱敌任务，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他不仅使栗田部队免遭全军覆没的下场，而且也使自己率领的“自杀部队”中的大部分舰只免遭厄运。然而，日军却未通过小泽的行动达到所期待的最终目的。由于小泽与栗田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中断，虽然莱特湾内的美军登陆输送队已经处于日军舰炮有效射程之内，但是，栗田并未实施突击。

萨马岛海战

10月25日凌晨1时许,栗田率领的中央编队(当时尚有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1艘),驶出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立即发出战斗警报,变为夜航的搜索队形,小心翼翼地向东航进。3时,栗田部队向右转向,沿萨马岛海岸向东南航进。当栗田沿此航向前进时,接到西村的最后一份电报:南部编队在苏里高海峡遭到美军的袭击。1小时后,又接到志摩来电:“我部正在撤离战场。”根据这两份电报,栗田正确地判断出:日军在南面的突击行动已被挫败。但是,栗田却与北面的小泽失去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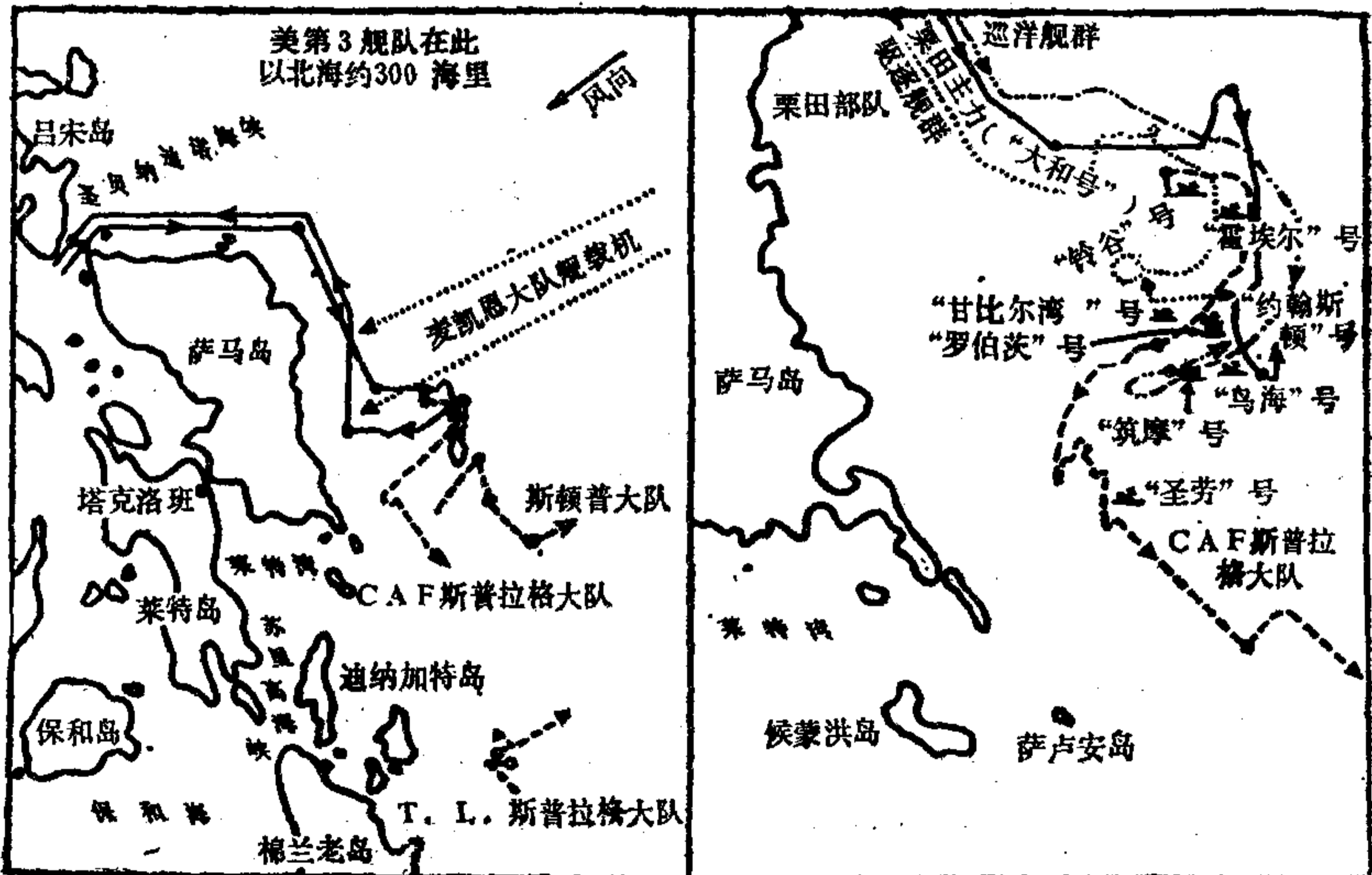


图 74 萨马岛海战 (1944年10月25日)

日出时,栗田部队由夜航的搜索队形变为防空的环形队形,

所属舰只成数列纵队前进。变换队形的信号刚一发出，“大和”号旗舰桅楼上的瞭望哨就报告；在东面的水天线处出现了几个黑点。片刻之后，从“大和”号的舰桥上用目力即可看见航空母舰及其警戒舰只的舰桅，接着又看到了舰体。栗田的参谋们一致认为，肯定是碰上了哈尔西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水天线处的舰只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群、巡洋舰群、驱逐舰群和几艘战列舰。然而，哈尔西的舰队当时正在300海里以外的北面海域，准备对小泽部队实施突击。在东方的晓雾中，栗田及其参谋们刚才看到的，实际上是克利夫顿·斯普拉格海军少将指挥的第3护航航空母舰大队，辖有18节的护航航空母舰6艘、驱逐舰3艘及护卫舰4艘。与第3护航航空母舰大队兵力基本相同的第2护航航空母舰大队，在弗利克斯·斯顿普海军少将指挥下，这时正在第3护航航空母舰大队的东南水域担任警戒。托马斯·斯普拉格海军少将（兼任护航航空母舰特混编队指挥官）直接指挥的第1护航航空母舰大队，这时正在南面130海里以外的棉兰老岛附近执行警戒任务。上述3个大队就是当时美军能够用来保护登陆输送队免遭敌人袭击的兵力。

有的参谋兴致勃勃地向栗田建议，与其袭击美军的货船和运输舰船，不如袭击当面这支强大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日军认为C.A.F.斯普拉格大队是一支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可是，栗田另有自己的打算。他知道，不能指望友军给予空中支援，而自己部队的防空火力也不够强。然而，海战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栗田本应改变战斗序列，在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的掩护下，派出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前去实施鱼雷攻击。可是，栗田却没这样做，而是命令部队变成防空序列。正在变换队形时，栗田命令对敌实施攻击。这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各个分队自行指挥，航速快的冲在前面，使栗田部队完全陷入混乱之中。6时58分，栗田部队的舰炮开始射击。

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当时比栗田更为惊慌。巡逻机报告发现敌人后，他就在西面海上看到日舰的塔形舰桅，遂即命令本大队转向，迎着东南风航进。这样，既可加大与日舰之间的距离，又可使飞机起飞。接着，就命令舰载机立即起飞。当460、406和356毫米的炮弹在护航航空母舰周围掀起巨大的水柱时，斯普拉格命令各舰施放烟幕，全速规避，迅速驶入附近的降雨水域。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航速低、吨位小的护航航空母舰和一些战斗力不强的警戒舰会要同日本的快速水面舰艇部队交锋。因此，他立即用明码发报，请求支援。他说：“若敌大口径火炮对我舰再继续轰击5分钟，我们的军舰将荡然无存。”

下面记述的就是海战史上一场罕见的追击战，这场追击战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告终。斯普拉格率领部队在暴风雨中转而向南航进。他认为，第7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一经获悉他处于险境之中，便会赶来支援，如果开往莱特湾方向，就有希望在途中遇上援兵。不久，美军的这个大队从暴风雨中驶出，再次暴露在日军面前。但是，栗田部队既不切断斯普拉格大队的退路，也不对其实施突击，却继续沿着原来的航向向东追击。栗田企图在美航空母舰部队的上风占领阵位，以阻止美舰迎风航行，使其舰载机不能起飞。

8时，日本的几艘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从斯普拉格大队的舰尾方向追来，还有几艘重巡洋舰从其左舷逼近，大有断其后路之势，迫使斯普拉格逐渐向西南方向运动。将近9时，原在战列舰后面跟进的一支巡洋舰驱逐舰部队（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到达斯普拉格大队的右后方，显然是企图对其合围。

不久，双方的水面舰只就交火了。斯普拉格派3艘驱逐舰，后来又加派3艘护航卫舰，前去对来袭的日本驱逐舰进行火炮射击和鱼雷攻击。这实在是一场决死的拼搏。如同一位护卫舰舰长在发起攻击前为激励官兵奋勇杀敌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同绝对

优势之敌进行殊死搏斗，不能抱有活下来的希望。”这几艘美舰在日军大口径舰炮的密集射击下破浪前进，逼近敌舰进行鱼雷齐射，施放烟雾，尔后退入暴风雨中。

在首次攻击中，“约翰斯顿”号驱逐舰发射的一条鱼雷击中了“熊野”号重巡洋舰，使其丧失机动能力。未过几分钟，其它几艘护卫舰也对“鸟海”号和“筑摩”号重巡洋舰实施了鱼雷攻击。“铃谷”号重巡洋舰被一颗炮弹击中，航速减至20节，后来驶到“熊野”号附近，接走战队司令官及其参谋人员，但“铃谷”号也没赶上队伍，未再参加这场追击战。斯普拉格大队上述攻击行动的最大效果是，迫使“大和”号旗舰及在其后跟进的另一艘战列舰，为了规避美军的鱼雷攻击，改变航向朝北驶去，未能继续追击。这样，栗田就看不到美航空母舰，不能掌握战场上的战斗势态，斯普拉格大队便乘机撤走了。

当美舰对栗田部队继续实施突击时，“霍埃尔”号驱逐舰中弹40余发，失去机动能力，最后只好弃舰。这艘军舰成了日军集中射击的目标，凡是舰炮射程达得到的日舰，一齐对其射击，弹如雨注，直到将其击沉。几分钟后，舰舷被356毫米炮弹炸裂的“塞缪尔·罗伯茨”号护卫舰也倾覆沉没。这时，已受重伤、鱼雷已经用完的“约翰斯顿”号驱逐舰，又发现日本的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前来对美航空母舰实施鱼雷攻击，“约翰斯顿”号立即对其开炮射击。这几艘日舰企图切断美军的退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约翰斯顿”号不顾安危，立即向其冲去，虽然遭到敌舰的猛烈炮击，却使日舰不能占领有利的发射阵位，过早地发射了鱼雷，因而未能击中美航空母舰。然后，上述日舰向“约翰斯顿”号驶去，并包围了该舰，集中火力将其击沉。这时，为航空母舰大队担任警戒的另外2艘驱逐舰也中弹受伤。在古今的海战史上，大概没有哪一国海军舰艇能象斯普拉格指挥的护航警戒舰只那样，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退缩，英勇奋战，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斯普拉格的6艘护航航空母舰被栗田部队的几艘重巡洋舰赶到下风方向，再也不能利用烟幕来掩护自己而开始中弹。首先是几艘重巡洋舰从其左后方追来，接着，又有2艘战列舰对其进行炮击……。美航空母舰之所以未被全歼，是由于日军的射击不够精确，美军的损管作业非常得力，日军使用的穿甲弹穿过没有装甲的护航航空母舰的舰壳而未爆炸。然而，“甘比尔湾”号航空母舰中弹过多，无法抢救，终于丧失机动能力，开始倾斜，于9时7分沉入海底。

对抗击栗田部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舰载航空兵。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和弗利克斯·斯顿普两个大队所属的鱼雷机、轰炸机和携带炸弹的歼击机，后来得到莱特湾岸基飞机和托马斯·斯普拉格大队(包括袭击“最上”号返航的飞机)所属飞机的支援，在栗田部队上空作战的美军飞机越来越多，这些飞机交替投入战斗，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突击。有些飞机弹药耗尽时，就作模拟俯冲动作，以钳制敌人；有的飞机就近降落到斯顿普大队的航空母舰上，进行加油；有的飞到较远的塔克洛班机场去补充燃油和弹药。在美舰载航空兵的持续突击之下，日军的“乌海”号、“筑摩”号和“铃谷”号3艘重巡洋舰再次受到重创，已濒于沉没。根据日军的教令，遇到空袭时，“各舰可自行机动。”这样一来，中央编队所属的舰只就分得很散，更加混乱了。日军的指挥官们把他们的进攻效果估计过高，自以为正在对美国的快速航空母舰编队进行追击。

其实，栗田既失掉了同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大队的接触，也与所属的大部分舰只失去了联系。于是，他认为，既然美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逃走，就应把自己的队伍整理一下，9时11分，栗田以20节的航速北上，同时电令所属舰只向“大和”号靠拢。栗田下达命令时，有2艘重巡洋舰正与美舰交战，向南疾驰，与美航空母舰已接近到几乎可以直接瞄准的距离。在巡洋舰后面跟进的2

艘战列舰也离美舰较近。正在交战的几艘驱逐舰再坚持片刻，就可在撤出战斗之前将“约翰斯顿”号击沉。

几分钟前，看来还一切都对栗田队部有利，但是他却撤出了战斗，这使斯普拉格感到惊愕。于是，斯普拉格便率领所部向25海里以外的莱特湾驶去。

神风特攻队出动

由于栗田部队撤出战斗，第7舰队的几艘护航航空母舰才免于被歼。这不仅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奇迹，就是在战后也使美国人感到非常神奇。这一天的海战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日军的抵抗并未结束。日军新组建的神风特攻队，10月25日出击，首战告捷。这种特攻队由抱有必死精神的飞行员组成。将其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是因为忽必烈的蒙古舰队于1273年和1279年两次出兵侵日，均因台风将其舰队吹散而未得逞。后人便称这种强台风为“神风”。

坐镇菲律宾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泷次郎海军中将，得知栗田部队开始进攻莱特湾，便认为使用飞行员实施拚死攻击的时机已经到来。可是，缺乏训练的轰炸机飞行员要突破美舰对空火力的严密封锁进行轰炸是不可能的。如果飞行员们驾驶着挂小型炸弹的零式战斗机，对准目标进行冲击，虽然经验不足，如果飞机性能较好，也有可能实施有效的攻击。大西在吕宋岛的克拉克基地，亲自向所属飞行员们提出了这种攻击方法，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即使采取这种攻击方法也为时已晚。但是日军还是决定使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新战法，来对抗美军日益增长的海上优势。

为了配合水面舰艇部队对莱特湾的进攻，日军航空部队连续4天都动用了神风特攻队。但因天气不良，或因搜索不当，而未

发现任何目标。24日，在吕宋岛附近，日军以常规的攻击方法对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进行了攻击，但战果甚微。这一事实说明，迫切需要寻求有效的攻击方法，以获得更好的战果。如果“神风”式攻击方法确是一种有效的歼敌手段，那么，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经到来。果然，第二天早晨，“神风”特攻队成功地进行了首次突击。

10月25日拂晓，由6架飞机组成的“神风”特攻队从棉兰老岛的达沃机场起飞，在向北飞行途中，发现托马斯·斯普拉格的护航航空母舰大队。美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正准备起飞去袭击栗田部队。这时，上述6架零式战斗机从大约3300米的高度穿过密云俯冲下来，有的进行接近垂直的俯冲攻击。这几架“神风”飞机直接冲向“彼特洛夫湾”号和“桑加蒙”号护航航空母舰，由于高射炮火的抗击，未能命中目标。但是，这个大队的另外2艘护航航空母舰“苏万尼”号和“桑提”号被特攻机击中，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均被炸弹炸穿。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艘日军潜艇悄悄地接近到“桑提”号附近，进行了鱼雷攻击。这2艘航空母舰虽被击伤，但仍能保持自己的队伍，并及时采取了损管措施，几小时后又投入了战斗。

接近中午时，栗田部队突然停止射击，从克拉克基地起飞的“神风”机对已遭重创的克利夫顿大队进行追击。有1架特攻机向“基特坎湾”号俯冲下来，虽然稍稍偏了一点，但仍较成功，使“基特坎湾”号遭到重创。另有2架“神风”机冲向“加里宁湾”号（该舰在此之前已被击中14颗炮弹），引起大火。还有1架特攻飞机撞击了“圣洛”号，炸穿了飞行甲板，引起大火，并引爆了机库甲板上的炸弹和鱼雷。连续的爆炸，把这艘航空母舰炸得破烂不堪，近中午时沉入大海。

克利夫顿·斯普拉格把残存的警戒舰只留下来援救“圣洛”号的落水者，而自己则率领几艘航空母舰向马努斯岛撤去。后来，

在谈到此事时，他说：“我们被打得狼狈不堪，当时觉得即使有护航舰只担任警戒，也是难免要挨打的。”

栗田部队撤退

栗田认为，不管怎样，得先把本部队残存的舰只集合起来，再采取下一步作战行动，便令所属部队分别驶往萨马岛海域。尽管日方也有损伤，但是栗田认为，整个上午的海战打得相当不错。他估计，已击沉美军航空母舰3至4艘、重巡洋舰2艘及驱逐舰若干艘。栗田曾一度改变航向，企图再次驶往莱特湾。然而片刻之后，他又想出一个更加妥善的作战方案，便改变了航向。栗田判断，美军的登陆输送队可能还未卸完载，可是，这些船只已多次接到警报，恐怕已经撤离莱特湾。另一方面，栗田从截获的电报中得知，一支强大的美国航空兵力正向莱特岛集结，第3舰队的几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也从各个方向向他的部队驶来，虽然眼前还没看到敌舰，但他已经预感到美军向他包抄过来。在这种情况下，莱特湾与其说是一个应该去捕捉战机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陷阱。于是，栗田决定，无论如何要在外海与敌人进行一次较量。

栗田受领的任务，与哈尔西担负的使命相似，也就是说，如有机会，可酌情对敌航空母舰编队实施突击。25日晨，马尼拉来电称在萨马岛东北发现美航空母舰编队。栗田及其参谋们经过充分考虑后，认为这支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最适合的突击目标，如能得到吕宋岛岸基航空兵的支援，中央编队或许能够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至少也是一次壮举，为主力部队增光，以流芳后世。13时稍过，当美护航航空母舰进行最后一次突击时，栗田部队已经向北驶去，以寻找马尼拉来电中提到的那支航空母舰编队。

不久，美军的第一批舰载机就从东北方向袭来，这是麦凯恩航空母舰特混大队的舰载机根据哈尔西的命令赶来萨马岛海域进

行支援的。由于麦凯恩的舰载机实施远程突击，必须携带副油箱，所以未挂较重的鱼雷，只挂了炸弹。美机的这次突击虽然未对栗田部队造成多大损伤，但却使栗田坚定了不再进入莱特湾的决心。

近傍晚时，根据栗田的请求，吕宋岛上可以参战的日本岸基飞机几乎全部出动，对预期的美航空母舰编队实施协同攻击。这正是两天来栗田部队所期待的空中支援。

但是，栗田的愿望落了空，连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的影子也未发现。这时，日驱逐舰的燃料已剩下不多，栗田及其参谋们与海上及空中的敌人连续奋战3天，已经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栗田认为唯一的选择是撤出战斗。将近黄昏时，栗田部队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21时30分进入海峡。只有“野分”号驱逐舰为了从即将沉没的“筑摩”号重巡洋舰上接下舰员落在其它舰只的后边。

这时，哈尔西把24日夜间集结在吕宋岛以东海域的全部兵力分四路展开。活动在北部海峡的米彻尔编队，与杜博斯率领的巡洋舰驱逐舰特混大队分开行动，令杜博斯大队到达航空母舰编队的前方，以便击毁小泽部队中因被重创而掉队的军舰。哈尔西企图在栗田部队驶抵圣贝纳迪诺海峡之前就将其击溃，所以又从南下的舰只中抽出2艘航速最快的战列舰（“衣阿华”和“新泽西”号）以及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先行。这样一来，第3舰队的兵力就更加分散了。哈尔西率领其直辖部队向南疾驶，企图抢在日军前头。然而，这是徒劳的。午夜稍过，当哈尔西到达圣贝纳迪诺海峡时，栗田部队尚未进入海峡的舰只仅有“野分”号一艘了。哈尔西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对这艘日舰进行了炮击和鱼雷攻击，迅速将其击沉。第3舰队的快速战列舰群首先向北航行300海里，然后又转而向南航行300海里，往返于日军两支主力部队之间，未同其中的任何一支部队交战。

栗田部队以最大航速连夜横渡锡布延海，26日日出后，已经

通过整个塔布拉斯海峡，在班乃岛以西海域转为向南航进。这时，博根和麦凯恩两个特混大队已在吕宋岛附近水域会合，并派舰载机前来袭击栗田部队。“能代”号轻巡洋舰被舰载机击沉，掉队的“熊野”号重巡洋舰受到重创。至此，受到沉重打击的栗田部队连续4天所实施的突击才算结束。栗田带领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逃脱了哈尔西的追击。这些残存的舰只虽然已经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进攻兵力，可是麦克阿瑟和金凯德在拟制进攻菲律宾的下一步作战计划时，仍然必须认真考虑日军这支海上兵力的存在。

结 语

决定莱特湾海战结局的有以下几个基本因素：美国的海上力量占有巨大的优势，并有其它盟国的战斗舰队予以加强，还有美国航空兵力的强大支援；盟军的潜艇切断了日军的燃油补给线，加上日军还是取分兵防守的战略，致使日本舰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莱特湾海战的特点是，美军和日军的各海上编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均不够畅通，未能适时地互通情报。美国海军部队由于在作战海区没有统一的指挥，其战斗力的发挥显然受到了影响。日本舰队虽有丰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实施统一指挥，然而在协同作战和相互支援方面还不如美国舰队。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而又极其复杂的海战，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展开的。对交战双方来说，这场海战或者取得辉煌战果，或者失去战机，往往就在一念之差，这是值得深思的。

日军没有达到歼灭莱特湾中盟军登陆输送部队这一主要作战目的，自己反而丧失战斗舰只306000吨，其中包括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9艘。而美军仅以损失舰只37000吨（轻型航空母舰1艘、护航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2艘和

护卫舰1艘)的代价,不仅保障了登陆输送队的安全,而且使日本海军丧失了其赖以再次发动舰队规模海战的能力。这样,莱特湾海战就以美军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告终。然而,无论是美军还是日军,都没有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海军兵力的作用。

栗田部队虽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持续空袭,却能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横渡锡布延海,并悄悄地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但是,他却并没有充分地利用当时的有利战机。栗田对美军的一支护航航空母舰大队进行了分散的攻击,这不仅其部队陷入混乱,失掉了攻击目标,而且也使其部队相互之间失去了通信联系。栗田部队受到的损失大于取得的战果,最后沿着出去的航线撤了回去。西村部队应与栗田部队协同进攻莱特湾,但比预定计划提前进入苏里高海峡,陷入了美军的伏击区,白白损失了自己的兵力。志摩将军由于过虑而未能同西村进行协同作战。当他发现西村舰队损失惨重时,便明智地从苏里高海域撤退了。小泽则象事先预料的那样,损失了作为诱饵的几艘航空母舰,可是却诱使美国第3舰队远远离开莱特湾,并能把所率领的大部分水面舰只保存下来。小泽虽使栗田部队免于被歼,却未能将诱敌成功而为栗田部队创造了极好战机的情况向友军通报。日军获得战果的另一措施,是使用“神风”特攻队进行了突击。其突击规模虽然有限,但对下一步的作战是有一定作用的。10月25日,特攻队已对盟军舰船进行了首次突击。

美国海军的各个参战部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第3舰队和第7舰队由于一系列的判断错误,而未能很好地协同作战。哈尔西曾经集结兵力,对锡布延海的日本中央编队实施猛烈空袭,使其暂时撤退。但是后来,他认为第7舰队一定会派出兵力去掩护莱特湾的北口,便放弃了中央编队这个目标,也未对圣贝纳迪诺海峡和登陆地域进行掩护。奥尔登多夫也许认为这是双方战列舰、巡洋舰之间的最后一次炮战,便把苏里高海峡封得水泄

不通，以优势兵力和密集火力痛歼西村部队。奥尔登多夫确有把握夺取这次海战的胜利。因为金凯德认为莱特湾北口由第3舰队负责掩护，则把所属的水面舰艇部队几乎全部交给了奥尔登多夫。米彻尔历来镇定自若，善于巧妙地使用航空兵，把日本出动的几艘航空母舰全部击沉。然而，日本北部编队和中央编队的兵力却未被全歼。这主要是因为哈尔西在这次海战的关键时刻，不适当地把水面舰艇部队的主力北调南遣，致使南北两个战场都不得以较弱的兵力去对付日军。

在这次海战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美国海上部队在萨马岛海域所进行的协同作战。莱特湾近在咫尺，美军的协同作战却使栗田部队终于返航了。在这里，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大队，在斯顿普和托马斯·斯普拉格两个大队的支援下，把利用风向暴雨、施放烟幕、舰艇运动、实施空袭与海上攻击结合起来，巧妙地运用可能采取的各种战术，终于打乱了栗田部队的部署，击退了优势之敌。从空中来看，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虽然没有进行过攻击水面舰只的训练，但是也和快速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一样，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从海上来看，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大队的警戒舰只虽然不大，却是不畏强敌，冒着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密集炮火，奋勇应战，巧妙地利用烟幕和暴雨进行隐蔽，实施鱼雷攻击。鱼雷用完后，还能以127毫米舰炮对抗356毫米和406毫米的巨炮。这就保障了对敌舰顺利地进行空袭，且使大部分护航航空母舰撤出战斗。这两个小时的果敢行动、献身精神和巧妙战术，在美国海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八、美日潜艇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活动

1941年12月31日，尼米兹海军上将在“茴鱼”号潜艇上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这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这位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虽是潜艇艇员出身，但他把潜艇作为旗舰，绝非出于什么个人的感情。

当时，适于作旗舰的大型水面舰只不是沉在水底，就是为了回西海岸进行修理而在海上航渡。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好在潜艇上举行舰队司令的就职仪式。

珍珠港遭到袭击后，美国可用以对日本进行反击的海军兵力就只剩下潜艇了。12月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下令对岛国日本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这支“海豚式”的海军兵力（指潜艇部队——译注）奋起应敌，投入一场心照不宣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切断日本的主动脉——海上补给线，使日本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美潜艇部队虽在战争初期因装备较差连遭厄运，但它对夺取最后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其它兵种难以比拟的。

美潜艇部队之所以能够取得赫赫战绩，不仅是因为指挥官指挥得当和潜艇艇员的技术熟练，还因为它有一套完整的战术。这套战术是十分灵活的，并根据实战经验和多变的作战特点不断加以改进。而日本海军那支训练有素和作战勇敢的潜艇部队，却因使用不当和最高统帅部缺乏远见而被白白地消耗掉了，大部分兵力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不应忘记，对珍珠港的袭击实际上不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先开火的，而是企图进入港湾的袖珍潜艇先开始行动的。如第

一章所述，日军的一艘袖珍潜艇是在第一次舰载机开始突击前70分钟就已被美驱逐舰击沉了。这种袖珍潜艇一共派去5艘，分别装载在经过专门改装的伊型潜艇上运到现场，是日本先遣部队（由29艘潜艇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支强大的潜艇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察、报告敌航空母舰的动向和袭击企图逃离港湾的敌舰。日本这次使用袖珍潜艇虽未取得什么战果，我们却可从中看出它使用潜艇的指导思想。尽管德国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战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西洋之战中又给盟国舰船以巨大损伤，然而日本仍不承认潜艇在破坏海上交通线中的巨大作用。日本不仅没有计划使用潜艇兵力去破坏盟国的海上交通线，也无计划使用这种兵力来保护本国的海上交通线。日军使用潜艇的一条基本战术原则是，全力以赴地配合舰队作战。另外，日本海军非常轻视美国潜艇的潜在威力，因而在南云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时，竟未触动美军的潜艇基地。

战争初期的潜艇活动

如前所述，日军几乎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大举进攻盛产石油、橡胶、锡、铜和大米的荷属东印度、婆罗洲、苏拉威西岛、哈马黑拉岛、马来亚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由于1941年7月美国对日实行禁运，日本只好开始使用储备的645万吨石油。如果日本不能进占荷属东印度，早晚必将陷入石油危机。因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夺取南洋资源地区的石油田；第二，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适当的开发；第三，把产品运回本国。当时，盟国在远东地区的兵力较弱，对日本前两个企图的实现束手无策，然而，盟国潜艇可以阻止其实现第三个企图。潜艇对日本往本国运送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海上航运进行了袭击。

美国在太平洋战区原有两支潜艇兵力：一支是以甲米地(马

尼拉湾内)为基地的亚洲舰队潜艇部队,另一支是以珍珠港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当时,亚洲舰队的潜艇部队辖有S级潜艇6艘、大型潜艇23艘、潜艇供应舰3艘及救生船1艘。S级潜艇比较陈旧,吨位小,生活条件差,作战半径也不大。这种潜艇没有艇名,只有番号。一旦有新艇编入战斗序列,这种潜艇就退出第一线,编入训练部队。以鱼类或其它海洋动物名称命名的大型潜艇具有良好的战斗性能。1941年建造的“小鲨鱼”号潜艇就是这种类型的,水上排水量1500吨,长95米,作战半径1200海里,艇艏鱼雷发射管6个,艇艉鱼雷发射管4个,可携带鱼雷24条,甲板上装有80毫米火炮1门和机枪4挺。艇上有8名军官和80名士兵。这就是美军用来同日军作战的基本类型的潜艇。

一开战就投入战斗的美国潜艇的任务是支援菲律宾的抗登陆作战。这些潜艇奉命一边侦察日军的防潜警戒和反潜手段,一边把防线谨慎地向前推进。在吕宋岛周围建立起一道防线,配置若干潜艇,以监视和截击敌人。在此期间,正在甲米地修理的“海狮”号潜艇,在日军的首次空袭中就被击毁。这是美国战时损失的52艘潜艇中的第一艘。当时,在亚洲海区,日军战斗舰艇的数量占压倒的优势。因此,对盟军舰队来说,每艘战斗舰艇都是非常宝贵的。在“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击沉后,远东盟军水面舰艇部队中最大的军舰就剩下一艘重巡洋舰了。

盟军的潜艇部队虽然进行了抗击,但是战果甚微。12月,美军有28艘潜艇对日军驶往菲律宾的登陆输送队先后进行31次袭击,发射66条鱼雷,仅仅击沉日本舰只2艘。美潜艇部队的袭击活动很不顺利。美潜艇虽然占领了有利的鱼雷发射阵位,但所发射的鱼雷不是未命中目标,就是过早爆炸。这说明美国海军的鱼雷在设计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而没有击毁日本的运输船只,未达到迟滞日军行动的目的。

12月21日，日军登陆部队为攻占马尼拉而在仁牙因湾登陆。当时，美潜艇因备品不足，没有一艘能够参加保卫仁牙因湾的战斗。日登陆部队在严密的警戒下，于仁牙因湾内巧妙地利用浅滩水域和暗礁等天然条件，阻止美潜艇对它进行袭扰。只有S-38号潜艇大胆地突破其警戒线，击沉1艘即将进入锚地的运输船。“海豹”号潜艇对一艘开往登陆地域的小型货船进行了鱼雷攻击。

由于日军对马尼拉附近基地的威胁日益增大，盟国海军部队主动撤离。约翰·威尔克斯海军上校指挥的亚洲舰队潜艇部队，首先撤至达尔文港，后来又转移到弗里曼特尔（在澳大利亚西南海岸——译注）。只把“卡诺珀斯”号潜艇供应舰留在马尼拉湾，以保障潜艇继续作战。

这支潜艇部队除继续进行巡逻外，还须担任撤退任务和补给任务。这就是说，潜艇必须协助有关单位把平民百姓和重要军事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被围困的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撤出某些财物，以及为逐渐减少的守备部队运送粮食、医药和弹药等补给品。

最先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海狼”号潜艇，它先送37吨弹药，后送25名陆海军飞行员、“卡诺珀斯”号潜艇供应舰上的一部分重要潜艇备品和16条鱼雷。“鳐鱼”号潜艇卸下运来的25吨补给品，而装上2吨金块、18吨银块和5吨邮件及有价证券等物返航。该艇在返航途中还对敌货船和猎潜艇实施了鱼雷攻击。

在爪哇海作战期间，潜艇虽未取得什么战果，但美军已着手建立潜艇巡逻区，并开始改进潜艇战术。初期，潜艇通常在潜望深度实施昼间攻击。为了不被对方发现，只伸出潜望镜作短暂的观测。采用这种攻击方法时，只使用噪音测向器材，而不使用回音水声器材，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最初的潜望镜不能准确地测出目标距离，而声纳只能提供目标的方位。因此，潜艇艇长实施

鱼雷攻击时往往忽视距离这个因素。不久，潜望镜上安装了测距装置。潜艇艇长还知道，偶然用一下声纳测定距离，还不至于暴露自己的位置。能够准确测定目标的距离后，美国潜艇就可以实施较有把握的鱼雷攻击了。这时，德国潜艇已经开始采用夜间水上攻击的战术，但是，美国海军仍把潜望深度的昼间攻击作为潜艇的基本战术。为使空中侦察难以发现，美国潜艇的艇壳涂上黑色迷彩，这对夜间在水面活动的潜艇起不到多少伪装作用。加之没有夜间使用的性能良好的潜望镜，天黑后，潜艇就难以在潜望深度实施攻击。后来的经验证明，艇体的两舷涂上灰色的亮漆，对夜间行动具有很好的伪装效果。有了性能良好并适于夜间使用的潜望镜，潜艇就容易在潜望深度实施夜间攻击了。可是，美国潜艇直到有了比较准确的鱼雷射击自动计算器(TDC)，装备了性能良好的雷达，鱼雷的质量已有很大改进之后，才成为一种机动灵活的兵器，才不分昼夜地，并且是很有信心地对日本舰船进行袭击。

日本向南侵略的范围越大，它的船只遭到美潜艇袭击的机会就越多。尽管如此，从袭击珍珠港到珊瑚海海战之前，日军舰船受到的损失并不算大。在这期间，盟军潜艇击沉的日本舰船仅有水面舰只3艘(没有大于驱逐舰的舰只——译注)、潜艇2艘和商船35艘。但是在此之后，美国潜艇掌握了日本海上航运的规律，从而取得了很大战果。

日军把潜艇用于支援舰队作战，这在中途岛海战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这次海战中，日军派遣潜艇单独活动，或在规定水域列成艇幕。以侦察美国舰队的行动，并对其进行截击。当时，日军在珍珠港和中途岛之间配置了两个潜艇侦察艇幕，但日潜艇占领阵位的时间过迟，因而未能发现和截击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在这次海战中，唯有伊-168号潜艇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击沉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和“哈曼”号驱逐舰。

部署在中途岛以西近海水域的美国潜艇部队，也未取得什么战果。在双方航空母舰交战时，美“鸚鵡螺”号潜艇向“加贺”号航空母舰发射了一条鱼雷，但未爆炸，它还误认为击沉了“苍龙”号航空母舰。当天夜间，重巡洋舰“最上”号和“三隈”号为了规避“坦波尔”号潜艇而进行机动时相互碰撞。“三隈”号受伤后，航速减低，成为美航空母舰舰载机的突击目标。

从6月的中途岛海战至8月7日开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美潜艇的主要战斗活动是袭击日本的运输船队，在此期间共击沉商船约60000吨。而日军这时则将其潜艇主要集中用于印度洋，甚至驶至马达加斯加和非洲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一带去袭击商船。此外，日军还派遣一部分潜艇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一带海域作战，共击沉盟国舰船约30艘。

袭击马金岛

1942年8月初，美国最大的2艘潜艇“鸚鵡螺”号和“缸鱼”号（水上排水量2700吨，长113米以上）奉命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这2艘潜艇在珍珠港搭载五个海军陆战连（由埃文斯·卡尔森中校指挥），前去袭击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当时，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登陆作战，袭击马金岛是它的一种佯攻行动，企图把日军兵力从所罗门地区吸引过来。8月16日拂晓，美海军陆战队未遭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马金岛。上陆不久，日军的守岛部队立即徒步，骑自行车或乘坐卡车赶来进行阻击。根据上陆部队的召唤，“鸚鵡螺”号开始朝着交战的方向射击，但因没有弹着观测飞机，只能盲目射击。后来便转移火力，向礁湖一带水面射击，击沉3500吨的商船1艘和巡逻艇1艘。

昼间，日军飞机曾迫使这两艘潜艇下潜数次。后来，这两艘潜艇在两个夜晚，把海军陆战队撤回。美军以为凡未牺牲者已全

部撤离，但实际上有9名陆战队员没有撤走，被日军俘获后送到夸贾林岛杀害。

这支登陆部队全歼了布塔里塔里岛上的日军，摧毁了岛上的设施，获得了有用的情报资料。这次战斗行动提高了盟军的士气，但从战略上来看却是一个失误。因为日军非但没有被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诱开，反而开始在吉尔伯特群岛，尤其是在塔拉瓦岛严密进行设防。因此，一年后美军在塔拉瓦岛登陆时遭到很大伤亡。

参加所罗门群岛争夺战

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后便进入积极防御阶段。以布里斯班为基地的美S级潜艇部队，由西南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洛克伍德海军少将指挥，在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附近建立一个潜艇巡逻区以袭击日本船只。这支潜艇部队负责封锁腊包尔、卡维恩、布因、莱城和萨拉英阿等地的日军基地，尽量阻止日军向南所罗门群岛增援。同时，以珍珠港为基地的美潜艇部队，对号称“太平洋直布罗陀”的特鲁克岛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美潜艇除击沉轻巡洋舰（“天龙”号）、老式驱逐舰和大型潜艇各1艘外，还击沉商船79艘，共26万吨。美潜艇还巧妙地击沉一艘日军重巡洋舰。这就是刚参加萨沃岛海战，正随编队一同胜利返航的“加古”号。萨沃岛海战的次日晨，当“加古”号即将回到腊包尔时，埋伏在港湾入口附近的S-44号潜艇对其实施鱼雷攻击，击中4条鱼雷。这次成功的袭击多少弥补了美军在萨沃岛海战中的惨重损失。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竟使日军在尔后使用水面舰只遂行“东京快车”输送任务时，行动更加谨慎了。

日本也常使用潜艇支援所罗门群岛的作战，但是，潜艇的任务不是竭力破坏美军的海上补给线，而是集中全力去袭击美军的战斗舰艇。既然在这一海域出现了日本潜艇，美国就不得

不把准备派到其他海域的兵力集中用在这里，以便大力加强对潜防御。例如，1942年9月14日，盟军一支护航运输队从圣埃斯皮里图岛驶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在航渡中遇上了日本的潜艇群。这支护航运输队除有严密的警戒外，还有“黄蜂”号、“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等对其进行掩护。

把日军的这种潜艇战术称为狼群战术或许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既不进行协同攻击，也不在一个战术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黄蜂”号、“北卡罗来纳”号和护卫舰“奥布赖恩”号，先后遭到鱼雷攻击，鱼雷攻击的时间间隔约10分钟。结果，战列舰受到重创；航空母舰起火燃烧，人员弃舰后沉没；护卫舰破损严重，在尚未进入浮船坞前就沉没。这次日潜艇袭击有一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日军丝毫没有去触动护航运输队。因为日指挥官深信，只有军舰能够代表海上的战斗力，唯有军舰是值得袭击的目标。两周前，“萨拉托加”号受重创，接着又损失了“黄蜂”号，这样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航空母舰就只剩下“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了。此后，在所罗门群岛争夺战中，日潜艇部队只击沉2艘战斗舰只：一艘是在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被击沉的“波特”号驱逐舰，另一艘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中被击沉的“朱诺”号轻巡洋舰。

美潜艇部队在所罗门群岛争夺战中担任战略支援任务，即在特鲁克、帛琉和腊包尔等基地附近设伏，以袭击出入这些地区的日本水面舰只。此外，它还负责监视俾斯麦群岛及其附近的海峡，并对沿巴布亚半岛向前推进的麦克阿瑟部队进行支援。这样部署可使美国潜艇根本不进入作战海域，从而大大减少潜艇遭受己方水面舰艇误伤的危险*。

* 这是一项重要措施。飞机和水面舰艇一发现潜艇，就实施攻击，往往是打完再说。由于识别信号方面的失误，美军至少已有28艘潜艇遭到己方飞机的扫射和轰炸，另有5艘潜艇受到己方水面舰艇的炮击。“麒麟”号和“海狼”号两艘潜艇已为友军击沉，全体艇员也一同丧生。另有9艘潜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美军在使用潜艇方面曾经有过一次例外，即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进行到1942年10月情况相当危急时，曾派“琥珀鱼”号潜艇把航空汽油运到图拉古港。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唯一一次把潜艇作为油船使用。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期间，美“黑鲈”号潜艇曾于1943年2月在俾斯麦群岛附近水域创造了一桩非常动人的事迹。7日1时10分，该艇发现一艘日舰，便开始上浮。正在接敌时，那艘2500吨的日本炮舰也发现了这艘潜艇，便转向朝“黑鲈”号冲来。艇内的雷达兵立即标出日舰转向后的新航向，但舰桥上的艇长霍华德·吉尔摩海军中校和其他6名值更人员在夜暗中没有发现日舰的转向情况，待发现后下令“左满舵”时已来不及规避。结果与航速17节的日军炮舰相撞，艇员们在剧激的撞击下纷纷跌倒。严重倾斜的潜艇刚一恢复正常，日炮舰使用机枪扫射潜艇舰桥。年青的值更官和一名了望哨当场死亡；吉尔摩艇长虽身负重伤，但仍倚着舰桥竭尽全力地喊道：“准备潜航！”舰桥上的4个人立即进入艇内，唯独艇长吉尔摩海军中校仍然留在舰桥上，凛然下达最后一道命令、“潜航！”为了表彰吉尔摩海军中校的“英勇行为和牺牲精神”，死后追授于荣誉勋章。

1943年1月，美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罗伯特·英格利希海军少将因飞机失事身亡。洛克伍德将军随即被任命为英格利希的继任人。与此同时，拉尔夫·克里斯蒂海军少将接替洛克伍德的职务，指挥西南太平洋的潜艇部队。洛克伍德立即着手建立新的潜艇基地，使之比珍珠港更加接近潜艇的巡逻海域。这时，他把中途岛作为美潜艇的前进基地，这里既有潜艇供应舰，又有潜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岸上设施。从该基地出发进入巡逻海区，每次可以少航行2400海里。主要的不足之处是艇员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艇员们发牢骚说：这个鬼地方除了“沙子和信天翁”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为了保持士气，洛克伍德安排了一个日程表，

使潜艇定期轮流返回珍珠港进行休整。

潜艇完成巡逻任务返航后，必须使艇员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必要的文娱生活。因此，无论军官或士兵，在交班后都要去疗养院或专用旅馆进行疗养。这样，从海上执勤回来的艇员，在潜艇为执行下一次任务而开始备航之前，对自己艇上的事务不负任何责任。即使是艇长，在此期间对本艇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而是由战斗建制以外的潜艇军官负责实施该艇的维修和保养计划。

装备维修和人员疗养按计划结束后，艇上的原建制艇员立即回艇，出海进行几天复习旧科目的训练，然后出航执行巡逻任务。实践证明，这种作法对艇员为完成其战斗任务而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是非常有益的。

鱼雷不断发生故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美军鱼雷的性能较差，这使美国海军非常恼火。鱼雷质量不佳的原因在于，磁性引信装置的设计不够完善，以及对这种引信装置盲目自信。但是，如果有充足的试验经费，这种设计上的缺陷本来早就可以发现。由于经费太少，平时连爆炸一个战雷头也是办不到的。因为一个战雷头所花费的经费就用掉了整个年度试验预算中的很大一部分款额。因此，进行试验时，一律使用操雷头，与其说是要求操雷头命中目标，不如说是要求操雷头从目标下面通过。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只是检验陀螺仪操舵装置和蒸气推进系统，并未抓住实战中的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战雷头，但是，却对战雷头深信不疑，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里。

战前，美国海军研制了一种绝密的MK-6引爆装置，在这种

引爆装置中装有一个磁性起爆器。这种起爆器因钢铁船壳引起周围磁场的激烈变化而开始启动。据鱼雷射击教令规定，“使MK-6鱼雷在目标舰下3.5米深度通过时，引爆装置即开始启动”，便可炸毁舰底的油舱，或许还能炸断龙骨。实际上，有许多鱼雷即使从目标正下方通过也未爆炸。据“棘鬣鱼”潜艇报告，该艇曾13次占领有利的鱼雷发射阵位实施鱼雷攻击，但无一命中。这件事使洛克伍德将军火冒三丈，对鱼雷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发现试射的8条鱼雷通过鱼网时比装定的深度平均深3.5米。最后，连军械局也只得承认，这种装有340公斤梯恩梯炸药的鱼雷，在战斗中比预先装定深度至少深了3米。但是，在着手克服这个毛病时，又引起另一个严重问题，即鱼雷总沿着一条正弦波曲线前进。如果鱼雷从目标舰正下方通过时，恰好处于周期的顶部，那么就会起爆；否则，即使鱼雷从目标舰下方通过，由于磁场变化没有达到一定的量，也不会爆炸。

接着，减小深度进行试验，结果，鱼雷过早爆炸的现象大增。过早爆炸，会使艇员们误认为鱼雷已经命中目标。在地磁赤道附近，舰船磁场的水平分量通常比垂直分量强，致使MK-6引爆装置往往在目标前方45米处起爆。据知，鱼雷过早爆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海水的飞溅引起的，有的是由目标舰的航迹涡流引起的。鉴于这种情况，洛克伍德将军于1943年6月下令停止使用磁性鱼雷，改用触发鱼雷。这样，过早爆炸的问题虽已解决，但是不爆炸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尽管这种触发引信的缺点很多，但与鱼雷航行深度过大和过早起爆的缺点相比，总要好些，因而一时尚未暴露出来。MK-6触发鱼雷的缺点，直到1943年7月下旬才暴露出来。“黑鲈”号潜艇艇长L. R. 达斯皮特海军中校在特鲁克岛以西海域遇到一艘1900吨的日本油船(图南丸——译注)。达斯皮特艇长首先在远距离上从不很有利的舷角发射4条鱼雷，其中有2条命中目标，在船艉附

近爆炸，巨大的油船停止了前进。接着，又从油船的左后方发射2条鱼雷，並认为也都命中目标。然后，“黑鲈”号转移到目标的正横方向，占领了一个理想的发射阵位，从艇艏和艇艉的鱼雷发射管又齐射9条经过严格检验的鱼雷。结果，9条鱼雷全部命中，但是1条也未爆炸。达斯波特艇长虽然十分恼火，但是非常清醒，他留下最后一条鱼雷，带回珍珠港进行检查。

这件事竟使触发引信质量不高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洛克伍德将军命令对触发引信装置的机械性能进行彻底的检查。意外地发现，撞针机件的强度不够，经不住直角撞击。如果命中角不超过45度，撞针就能击发起爆；如果鱼雷与目标以直角相撞，这种精密的机件就会被撞毁，致使鱼雷失灵。上述试验说明，“黑鲈”号潜艇发射的鱼雷确实命中而未爆炸。因为命中並已爆炸的4条鱼雷都是撞在船艏的弯曲部，而命中並未爆炸的9条鱼雷，都是成直角与目标相撞的。在珍珠港改进了机件，消除了这一缺陷之后，美潜艇才有了可以信赖的武器。这样，经过两年半以上的時間，才使战前被引到错误发展方向上去的“秘密武器”和未经过充分试验的部件等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在蒸气瓦斯鱼雷发展得较为完善之后，又出现了电动鱼雷。后者的速度较慢(蒸气瓦斯鱼雷的速度已达到46节，而电动鱼雷的速度仅为28节)，难为海军接受。但在潜艇军官看来，电动鱼雷没有航迹，这一特点可以弥补速度低的缺陷。因此，潜艇装备的鱼雷多是电动鱼雷。

参加吉尔伯特作战和马绍尔作战

1943年11日，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洛克伍德三位将军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地实施吉尔伯特群岛的登陆作战。他们判断，参加抗登陆作战的日军水面舰艇部队，为了避开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

岸基飞机的侦察，很可能从北面实施反击，即从特鲁克基地出发，在马绍尔群岛加油，然后南下进行反击。为此，把3艘潜艇配置在特鲁克附近海域，另派3艘潜艇到马绍尔群岛一带巡逻，并在特鲁克与马绍尔之间部署2艘潜艇。此外，还在塔拉瓦以西300海里处配置一艘潜艇，负责传送每天的气象预报。

由于日本水面舰艇部队未向吉尔伯特群岛方向出动，美潜艇部队几乎无用武之地，仅仅攻击了从附近海域通过的日护航运输队或没有护航的商船。尽管如此，自己还损失了两艘潜艇。11月16日，“科尔维纳”号潜艇在特鲁克海域被日潜艇击沉，这也许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潜艇击沉的唯一一艘潜艇。11月19日，在特鲁克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之间巡逻的“大头鱼”号潜艇，向一个护航运输队接近时被发现，遭到护卫舰深水炸弹的攻击，受伤后只好浮出海面，使用火炮竭力奋战，最后自沉，一些军官和艇员们也随之丧生，其中包括约翰·克伦威尔海军上校。他是根据洛克伍德的命令随艇出海研究实施狼群战术的兵力编成和指挥等问题的。因为他了解战争计划方面的某些重要问题，唯恐被日军俘虏后遭严刑拷打或服用麻醉剂而泄密，所以就选择了自沉这个办法。为了表彰他的悲壮行为，美国国会追授荣誉勋章。在弃艇跳水的“大头鱼”号艇员中，日军救起42人，其中一名重伤员又被日军残忍地扔到海里。日军把被俘艇员带到特鲁克，后来又由“云鹰”号和“冲鹰”号护航航空母舰运往日本。

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战争中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恰在这时，美潜艇“东方旗鱼”号前往日本海域进行第10次巡逻。这是这艘潜艇在罗伯特·沃德海军少校指挥下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艇员们常常把这艘潜艇叫做“鲨鱼”，因为它就是1939年在新罕布什尔的波茨默斯附近海域沉没的那艘有名的“鲨鱼”号潜艇。当时，正是“大头鱼”号潜艇在海底发现了它，并全力进行援救和打捞。开战后16个月内，美潜艇没击沉一艘大型军舰，沃德海军少

校和其他潜艇艇长一样，对此深感不安。他希望“东方旗鱼”号这次出海能够成为打开这种倒霉局面的开端。这次出海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在美军看来，沃德的战绩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12月3日午夜之前，海上波浪滔天，“东方旗鱼”号潜艇的雷达发现数艘大型船只。沃德艇长冒着大风、不顾能见度很低，迅速占领了发射阵位，射出了4条鱼雷，其中1条击中一艘航空母舰。该舰负伤后在波涛汹涌的海洋里慢速向前移动。“东方旗鱼”号虽然在深水炸弹的攻击下不得不下潜，但是后来又捕捉到了这个目标，并通宵进行跟踪。拂晓时，沃德艇长又发射3条鱼雷，1条命中，终于使这艘航空母舰失去机动能力，停在海上。9时40分，“东方旗鱼”号从艇艏发射管再次进行鱼雷齐射，第三次命中目标，8分钟后，这艘航空母舰沉入大海，这时，“东方旗鱼”号正在日警戒舰只的追击下在较大的深度潜航，未能看到目标沉没的情况。被击沉的日舰是“冲鹰”号护航航空母舰，就在这艘军舰上还押送着“大头鱼”号潜艇被俘的41名艇员（另外1名已经死亡）。

美潜艇部队在吉尔伯特群岛战役中的战斗展开，给斯普鲁恩斯将军一个良好的印象，从此以后，他也支持这样使用潜艇。斯普鲁恩斯的意见是，应把潜艇部队*部署在日军舰队驶往海上战场所要通过的海域，尤其是海峡附近，而不应把潜艇巡逻线设置在大洋上。与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使用潜艇的方式不同，斯普鲁恩斯尽早使潜艇进入各自的待机阵位，以便充分发挥其威力。

这时，可使用潜艇执行以下几种任务：

1. 集中使用潜艇切断敌人通往目标区域的补给线；
2. 进行照相侦察，查明预定登陆地域以及与未来作战有关的敌军事设施；

* 潜艇部队在作战方面由其兵种指挥官指挥。但涉及到多兵种协同作战计划的问题，则由洛克伍德和有关的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或哈尔西）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加以解决。

3. 空袭时，遂行救生任务；
4. 在目标区域或敌基地附近，遂行侦察任务，以查明敌人的动向，并对企图反击之敌进行阻击；
5. 拦击企图逃离目标区域的敌舰船。

1944年1月，在配合实施马绍尔群岛登陆作战时，曾派4艘潜艇进行照相侦察，并把3艘潜艇部署在特鲁克附近海域。其中有2艘潜艇击沉了日本驱逐舰。根据查尔伯特群岛作战中使用潜艇的经验，这次作战动用了可以出动的所有潜艇。

1944年初，美军决定以航空母舰对特鲁克、塞班和帛琉等地进行三次大规模的空袭。据斯普鲁恩斯判断，日军不仅会出动水面舰艇，而且也会以岸基飞机进行反击。同时，日军的水面舰艇和商船也许会从该地撤离。因此，潜艇的部署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他希望潜艇部署在能对逃离的敌舰船进行截击的海域。结果，在特鲁克海域，美“鳐鱼”号潜艇击沉日轻巡洋舰“阿贺野”号，“刺尾鱼”号潜艇击沉1艘货船；在塞班岛海域，“翻车鱼”号潜艇击沉2艘商船，“刺尾鱼”号击沉4艘商船；在帛琉群岛海域，“白鱼”号潜艇被自己发射的鱼雷（鱼雷发射后绕圈子）击沉，因此，在该艇游猎区域的大部日本舰船逃走。然而正在这时，“金枪鱼”号潜艇发射的2条鱼雷命中了“武藏”号超级战列舰。

参加马利亚纳作战

1944年6月，在进攻马利亚纳群岛之前，第5舰队的洛克伍德将军和第7舰队的克里斯蒂将军，根据斯普鲁恩斯的要求部署了各自的潜艇部队。3艘潜艇在塔威塔威岛附近进行巡逻，以侦察日本舰队在该地结集的情况。另有数艘潜艇配置在日军舰队驶往塞班岛所必经的主要海峡附近。此外，还在菲律宾海设置了一个面积

很大的方形巡逻区。在巡逻区内以四个角为中心，各划90度弧，由4艘潜艇分别巡逻其中的四分之一水域。还有一些在海上航渡的潜艇，有的前去接班，有的交班后返回基地，在上述潜艇中有2艘对尔前海战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担任日常巡逻的潜艇群，以其指挥官的姓命名，称为“布莱尔狼群战术编队”，下辖“鲨鱼二世”号“舟鳞”号和“青花鱼”号3艘潜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5月31日，正在邻近海域巡逻的“银鱼”号潜艇通知布莱尔编队说，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好象是从本州驶往塞班岛的。在“银鱼”号加入这支狼群战术编队之前，又出现两支护航运输队。6月1日凌晨，“青花鱼”号潜艇从3个护航运输队中选择一艘货船进行了袭击。这个狼群战术编队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跟踪第3个护航运输队，仅“银鱼”号把鱼雷用完后撤出了战斗。“鲨鱼”号于7月2日深夜击沉1艘货船；5月4日晨，又击沉1艘；6月5日晚，再击沉2艘，其中1艘是7000吨的客货轮。6月5日夜，“青花鱼”号也击沉2艘货船。因此，日军的一个增援师已有二分之一的兵力葬身于海底，其他增援部队所需的武器装备在航渡途中也损失殆尽，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来到马里亚纳群岛。

因此，驻守塞班岛的日军指挥官只好定量分配弹药。由此可见，“布莱尔狼群战术编队”在美军突击上陆之前就在海上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抗登陆力量。

从6月6日至9日，塞缪尔·迪利海军中校指挥的“鲷鱼”号潜艇，在苏禄群岛和婆罗洲之间的锡布土水道附近，击沉3艘驱逐舰，至少还击伤2艘驱逐舰，取得了显著的战果。6月10日晨，“鲷鱼”号潜艇在塔威塔威岛附近海域巡逻时，发现宇垣率领战列舰编队出动，前去支援比阿岛的作战，立即将此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

1944年6月11日，当美第5舰队的航空兵对马里亚纳开始实施航空火力准备时，日本大本营才感到，美军对日本内防御圈的进

攻已迫在眉睫。于是，丰田司令长官命令停止比阿岛的作战，电令小泽和宇垣指挥的两支机动编队在菲律宾海会合，“准备歼灭入侵马리아纳地区的美军。”

日军的上述反击行动刚开始，克里斯蒂和洛克伍德对潜艇的周密部署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银鱼”号潜艇发现小泽指挥的航空母舰机动部队6月13日从塔威塔威基地出航，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15日傍晚，“飞鱼”号和“海马”号潜艇在菲律宾海分别发现日机动舰队的两部分兵力（两者相距300海里）。17日凌晨，“刺鳍鱼”号潜艇又发现一支油船编队。洛克伍德将军命令潜艇跟踪这支编队，以便找到日军的作战舰队。此后不久，“刺鳍鱼”号潜艇与油船编队失去接触，但到晚上又发现了会合后的小泽和宇垣两支机动编队正向马리아纳方向前进。由于发现了上述情况，斯普鲁恩斯将军便决定推迟关岛登陆作战，着手准备菲律宾海海战。洛克伍德将军命令在方形巡逻区执行任务的4艘潜艇一律把巡逻水域南移100海里。日舰队的位置现已大体查明，洛克伍德便允许所属潜艇发现目标后首先实施攻击，尔后保持接触，不断报告情况。于是，在方形巡逻区西南角执行任务的“大青花鱼”号潜艇根据上述命令，占领了有利的鱼雷发射阵位，击沉了“大风”号航空母舰。3小时后，神出鬼没的“刺鳍鱼”号潜艇，对“翔鹤”号航空母舰发射3条鱼雷，一举将其击沉。

克里斯蒂和洛克伍德对潜艇部队所作的部署是正确的，而日军对其潜艇部队的部署却是非常失算的。麦克阿瑟部队在比阿岛登陆，使日军错误地认为美第5舰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不是马리아纳群岛，而是帛琉群岛。这是因为，为了支援麦克阿瑟部队在霍兰迪亚的登陆，斯普鲁恩斯曾对帛琉群岛进行过袭击。这样一来，日军就将其潜艇部队部署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以北海域。日军在设置潜艇的侦察艇幕时，不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海域，而且也没考虑到美军反潜战术的改进和提高。到1944年夏，美军在大西洋

对德国潜艇的反潜战已取得胜利。那些曾在大西洋遂行护航任务的舰艇既有反潜兵器，又有反潜作战的经验，这时已转移到太平洋。因此，在马里亚纳作战期间，日军出动伊型和吕型潜艇约25艘，被美驱逐舰护卫舰和飞机击沉的就有17艘之多。

1944年5月，美国的“英格兰”号护卫舰，在反潜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充分说明，日本潜艇招架不住美国新发动的反潜攻势。“英格兰”号、“拉比”号和“乔治”号3艘护卫舰，得知美国驱逐舰在格林群岛附近击沉1艘日本潜艇后，立即从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的铁底湾出发，开往俾斯麦群岛海域。第二天，这几艘护卫舰在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域，即在日本潜艇主要配置线的前面发现了一艘正在输送物资的伊-16号潜艇。“英格兰”号当即从舰艏深水炸弹发射装置上发射刺猬弹进行攻击，并有5枚命中，把伊-16号艇炸毁。水下爆炸非常剧烈，甚至连攻击舰都被震得摇晃起来。然后，这几艘护卫舰向西北驶去，在7艘吕型潜艇展开线一带进行巡逻。在5月22日至24日3天中，“英格兰”号护卫舰先后击沉吕-106号、吕-104和吕-116号3艘潜艇。后来，美护卫舰驶往马努斯岛去补充刺猬弹；26日午夜，在返航途中用雷达发现了吕-108号潜艇。起初，指挥官命令“拉比”号护卫舰前去攻击，但未能成功，最后仍由“英格兰”号将其击沉。

这时，一艘满载着所需弹药的护卫舰开来，“英格兰”号等3艘护卫舰补充弹药后，同新来的第4艘护卫舰一起，又回到原来的海域。这回，把这4艘护卫舰编入一个由护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协同反潜群。5月31日凌晨，当发现吕-105号潜艇时，协同反潜群的指挥官故意让“英格兰”号待命，以便给其它舰只提供一荣立战功的机会。可是其它舰只的攻击均未成功，这时才令“英格兰”号出击。该舰仅仅齐射一次刺猬弹，就击毁了这艘潜艇。当有关这次作战行动的报告送到华盛顿时，金海军上将当即回电：“‘英格兰’号护卫舰战绩卓著，美国海军期望涌现更多这样的军舰。”

参加帛琉作战和菲律宾作战

在1944年9月进攻帛琉群岛之前，“光轮鱼”号潜艇除对佩勒刘岛和雅浦岛进行照相侦察外，还向这两个海岛遣送了侦察队。因为在雅浦岛上陆的4人未能返回潜艇，所以美国海军后来就不再使用这种登陆侦察的方法。

哈尔西对如何使用潜艇问题的想法，与斯普鲁恩斯的想法有所不同。哈尔西虽也同意把潜艇配置在狭窄海域，但他认为在开阔海域设置潜艇巡逻线可望获得更大的战果。因此，他要求除派4艘潜艇监视重要海峡外，还须派遣9艘潜艇在菲律宾群岛和帛琉群岛之间设置两道巡逻线。于是，把9艘潜艇编成3个“狼群战术编组”，每个战术编组把2艘潜艇（共6艘）配置在第一道巡逻线，剩下的1艘（3个编组共3艘）配置在第二道巡逻线。由于上述潜艇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目标，这种被称为“哈尔西水族馆”的潜艇部署方式，美国海军以后就没再使用。

关于美国潜艇在莱特湾海战中的作战情况，前面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我们还记得，正是西南太平洋部队所属的“海鲫”号和“鲛鱼”号潜艇，于1944年10月23日最先发出“日中央编队来袭”的电报，接着又把栗田舰队的重巡洋舰击沉2艘，击伤1艘。这天上午，“鲷鱼”号潜艇在马尼拉湾附近海域重创“青叶”号重巡洋舰。25日晨，当哈尔西指挥的第38特混舰队在英加诺角海战中向北追击小泽的航空母舰编队时，洛克伍德命令两个“狼群战术编组（一个称为“克拉里突击队”，另一个称为“罗奇袭击队”）前去断其后路。小泽北部编队已受伤的“多摩”号轻巡洋舰就是被“克拉里突击队”的“贾劳”号潜艇击沉的。

击沉“金刚”号和“信浓”号

在几乎没有水面舰艇进行配合的情况下，美国潜艇袭击日本大型舰只的作战活动也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击沉“金刚”号战列舰和“信浓”号航空母舰的事绩，是应该在这里提一提的。

1944年11月葬身海底的“金刚”号战列舰(31000吨)，是被美国潜艇击沉的唯一的一艘战列舰。11月21日，“海狮”号潜艇(艇长伊莱·赖克海军中校)在台湾以北约40海里的海域发现“金刚”号战列舰。雷达最初搜索到该目标时，距离太远，值更官竟把它误为陆地。当再次发现时，雷达显示的目标逐渐接近，这时才向艇长报告。午夜刚过，天空多云，但能见度良好。赖克艇长判断，这支日军编队约有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多艘，可能是开往日本的。于是，赖克决定用雷达跟踪目标，从水上接近敌人。当美潜艇试图占领有利的鱼雷发射阵位以目力观察目标时，只见海面上波涛起伏，浪花飞溅。2时56分，赖克在2700米的距离上，使用艇艏鱼雷发射管，向日编队中的前导战列舰发射6条鱼雷，然后右满舵转向。2时59分，又从舰艉鱼雷发射管对准第2艘战列舰，发射3条鱼雷，接着全速撤离。当赖克艇长观察日军的情况时，发现这支编队仍以18节航速照直前进，感到非常失望。波涛汹涌，海水冲打舰桥，甚至从指挥塔的升降口流入艇内，但“海狮”号对这些全然不顾，紧紧跟踪目标。4时50分，已被第一次发射的鱼雷击中的前导战列舰开始减速，逐渐掉队，便由2艘驱逐舰护航，以12节航速航进。此后不久这艘战列舰(“金刚”号战列舰)就停在海上不动了。

当“海狮”号重新占领发射阵位时，看到耀眼的闪光，这是“金刚”号的弹药舱在爆炸，火光照得整个海域一片通亮，“金刚”号开始沉没。于是，“海狮”号立即追击其它目标，但因风急浪

高，未能追上。直到战后艇员们才知道，“海狮”号第二次发射的3条鱼雷，其中1条偏离了要攻击的战列舰，而击沉了1艘驱逐舰。

约于一周后，上述辉煌战绩竟被“射水鱼”号(艇长恩赖特海军中校)击沉“信浓”号航空母舰的大捷所冲淡。“信浓”号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军舰，其排水量为68000吨。原是作为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姊妹舰开始建造的，后来在施工过程中改为航空母舰。该舰1944年11月18日开始服役，10天后就被击沉了。“射水鱼”号在东京以南150海里处发现“信浓”号。当时该舰从横须贺正向濑户内海航进，准备在对空防御比较安全的吴港进行舾装。11月28日20时40分，美潜艇从雷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和4艘警戒舰只，便立刻进行跟踪。如果这个舰群不进行大角度的防潜曲折运动，“射水鱼”号就一定会失掉目标。凌晨3时，日航空母舰改变了基准航向，使美潜艇位于日航空母舰的前方。3时16分，日航空母舰进行防潜曲折运动，反而使“射水鱼”号潜艇占领了有利的阵位。3时17分，恩赖特艇长在不到1300米的距离上，从右舷70度，发射6条鱼雷。6条似乎全部命中，起码有4条击中目标。

“信浓”号航空母舰之所以沉没，不仅是因为舰员没有经验，而且是因为这艘军舰本身就没作好航行准备。应该水密的舱门还没加水密衬垫，各种管道通过舱壁的地方也没加以密封，海水从这些地方源源灌入舱内。舰上还没安装蒸气抽水泵，甚至连手摇抽水泵也少得可怜。舰员士气低落，军纪松弛。在这种状态下，这艘巨型军舰的沉没就是难以避免的了。日本海军的一艘新航空母舰在投入海上作战之前就被美国潜艇击沉，这对于把打击日本战斗舰艇的潜艇战推向高潮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信浓”号落了个这种下场也是无可奈何的。象这样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对日本海军来讲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航空母舰飞行员，在

莱特湾海战中已把残存的4艘航空母舰当作诱饵而舍弃了。

担负救生任务

美国潜艇部队除了肩负着对敌斗争的任务外，还担负着救生任务。在制定吉尔伯特群岛的登陆作战计划时，洛克伍德将军曾收到一份建议：使用潜艇援救落水的飞行员。他立即表示同意，因而建立了一个救生组织，并取得很大成绩。截至战争结束，共救出飞行员504人。执行任务的基本方法是将潜艇部署在适当的水域，并使迫降的飞行员知道潜艇的位置。受伤飞机的飞行员尽量驾驶飞机在潜艇附近迫降，然后由潜艇将飞行员接到艇内。担任救生任务的潜艇还大力援救陆军飞行员，尤其是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去轰炸日本的B-29重型轰炸机的飞行员，有时因故落在海上，潜艇为援救他们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这种救生工作并非总是轻而易举没啥危险的。例如，“鲑鱼”号潜艇驶入沃累艾环礁后，救生艇员乘橡皮筏，冒着敌狙击兵的射击，把迫降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从敌岸接到潜艇上。尤为感人的，是1944年6月潜艇援救落水飞行员的事迹。“缸”号潜艇（艇长是C.卢米斯海军少校）根据落在关岛附近的一位飞行员报告的位置前去援救。当“缸”号潜艇驶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日军的岸炮正在轰击橡皮筏子上的飞行员。显然，潜艇不能浮出水面，卢米斯艇长便伸出两个潜望镜，一个用来观察，另一个用来拖带落水飞行员的橡皮筏。起初，那位飞行员似乎莫明其妙，“缸”号潜艇冒着密集的炮击，向落水飞行员接近3次均未成功。后来再次接近，当卢米斯把潜望镜伸到飞行员的眼前时，飞行员才抓住潜望镜。“缸”号潜艇将飞行员拖到岸炮射程之外，浮出了水面，把飞行员接到艇内。

日本潜艇的特殊用法

日本和美国一样，往往使用潜艇遂行特殊任务。可是，有些执行特殊任务的潜艇是日本海军所独有的。例如，袖珍潜艇、搭载小型侦察机的潜艇和由一名敢死队员驾驶的所谓“回天”人操鱼雷等，均属这种特殊兵器。这种兵器是由大型潜艇携带到现场，用来实施近距离攻击的。战争初期，日本曾经使用过几次袖珍潜艇，尤其是在马达加斯加重创英国战列舰“拉米伊”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战绩。后来，日本海军没再使用这种特殊潜艇。到战争后期，新设计的“回天”人操鱼雷又投入使用，这是一种与“神风”特攻机相辅相成的海军兵器。人操鱼雷在防守乌利西群岛时，虽以潜艇供应舰为攻击出发点用过数次，但仅有一条“回天”鱼雷击沉油船1艘。

搭载飞机的潜艇曾多次完成空中照相的侦察任务，还有一次是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森林里投了几颗燃烧弹。但由于艇载飞机的起飞和回收都很困难，这种搭载飞机的潜艇便未被广泛使用。日军还企图使用伊-400型潜艇(3500吨，可搭载3架飞机)，对巴拿马运河地区进行袭扰。但是，当这种潜艇开始服役时，战争已接近尾声。

日军有时使用潜艇进行袭扰活动，但其战略价值甚微。偶尔还用潜艇为水上飞机加油，以延长其战斗活动半径。1942年，数艘日本潜艇在北美洲西海岸附近击沉几艘舰只，并炮击了温哥华岛、阿斯托里亚和圣巴巴腊等地附近的油库，引起人们的惶恐不安。另外，有数艘潜艇试图从海上与德国取得联络，但是只有伊-8号潜艇成功地往返于日德之间。

美国潜艇战绩卓著，而日本潜艇则相形见绌，对此似有必要略加分析。日本的吕型潜艇吨位小，较陈旧，显然比美国的S级

潜艇差得多。但是，新造的伊型潜艇则完全可以与美国的大型潜艇媲美。战争爆发时，美国及荷兰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潜艇在数量上与日本的大致相同。然而，美国的潜艇大部分是S级的，而日本潜艇则多是伊型的。伊型潜艇的战斗力比S级潜艇几乎强一倍。

此外，日本的鱼雷比美国的更为可靠，速度快，射程远，雷头威力大。当然，日本潜艇某些技术上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潜艇的战斗力。直到战争后期，日本潜艇还没有装备雷达，水声探测装置远比德国潜艇的落后，在对付水声探测方面还没有什么有效办法。然而，日军在潜艇作战方面的失误，主要是最高统帅部对潜艇的战略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日本海军从未把其强大的潜艇部队用于破坏盟国的商船运输。显然，日本战略决策人物对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根本未予重视。

德国曾经强调指出，潜艇是袭击运输舰船的最有效的武器，并再三敦促日本使用潜艇袭击盟国的护航运输队。日军对此置之不理，仍然一味使用潜艇袭击对方的军舰。而美国潜艇则对日本的货船不断进行袭击，使日本的战争潜力濒于枯竭。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对美国舰队赖以生存又最易受损的油船和货船却不屑一顾，依然派其潜艇去袭击戒备森严的舰队。

盟军开始实施越岛作战以后，日军陷于绝望状态，甚至放弃了以潜艇袭击战斗舰只的企图。可是，此后日本潜艇的使用更不适宜。为了对被围困的守岛部队进行补给，日军统帅部根据陆军的要求把潜艇当做补给船来使用。一些性能很好的潜艇，逐渐被用来担负这种很不适当的任务。当时，盟国部队的战斗活动越来越远离本国基地，而更加接近日军基地。尽管如此，日本潜艇的战斗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每况愈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虽然使用了潜艇，可是并不真正了解这种主要兵器的潜在威力，这在古今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袭击日本护航运输队

当日本潜艇每况愈下时，美国潜艇连连击沉许多日本舰艇。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战果还是美国潜艇对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补给线的破坏。对日本来说，海上运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日本控制的原料产地没有工业，而在工业地区又缺乏资源。日本必须把原料运回本国进行加工，然后再把成品送给海外各地的部队以供战争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海上运输主要有两条航线。一条是从满洲经由日本海或者黄海，把铁和煤运往日本。另一条更重要的航线是从南洋资源地区，经由台湾和琉球，把物资运回日本本土。只要日本船只能在这两条主要航线上畅行无阻，往返货运就会顺利进行。但在南洋资源地区的作战行动告一段落后，南洋资源补给量迅速减少，南下的日本船只多是装货不足或者空船运行。而在日军把战场扩大到南太平洋以后，就需要有许多船只把物资从日本本土直接运到南太平洋地区。这时，主要航线也有两条：一条从大阪到帛琉；另一条从东京、横滨经小笠原群岛、塞班岛、特鲁克岛至腊包尔，后来又延伸到所罗门群岛。

然而，在南太平洋地区卸载的船只无货可装，只能空船返回日本。日本当局从未用过三角形的航线，即载货的船只从南洋资源地区驶往日本，卸下货物，然后装上军需物资开往南太平洋，卸载后不直接返回日本，而是空船驶往南洋资源地区。若采用这条航线，每艘运输船的空船航程只占其整个航程的三分之一。日本当时实际采用的航线，使每艘运输船的空船航程或仅载有少量货物的航程竟占其整个航程的一半。换句话说，日本所采用的是一个倒V字形航线，而日本本土则位于这条航线的顶点。如果日本采用三角形航线，就会使其在航的船只发挥更大的效用。唯有从

巴厘巴板至帛琉、特鲁克和腊包尔的一条辅助航线不是V字形的，日本油船沿这条航线为其前方舰队补给油料。这样一来，美国潜艇就有更多的机会袭击日本的运输船只，使其运输能力减少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日军袭击珍珠港后未过几个小时，美国当局就下令对日本船只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这使那些平素按照国际法训练出来的潜艇艇员们感到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这是破坏了国际法。回想起来，美国当初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实际上就是反对德国宣布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如今，华盛顿下达了这一命令，因而美国潜艇的官兵必须重新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命令毕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现代的总体战中，禁运品和非禁运品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界限。战时，一国的所有船只都会用来为战争服务。日本的油船和货船装载着石油、铁、锡、橡胶、米和煤等重要战略物资。这些船只与日本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一样，都是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美国潜艇的主要活动区域是菲律宾周围的海域、日本以东的海域、四国和九州之间的丰后水道以及四国和本州之间的纪伊水道等海域。有几艘潜艇在从马尼拉经台湾至日本的航线上袭击了日本船只。英国和荷兰把有限的几艘潜艇配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对航行在仰光和新加坡之间的日本舰船进行了袭击，取得很大战果，共击沉日本军舰16艘(约30000吨)，商船39艘(约110000吨)。

1942年4月以前，日本的运输船只都是单独航行的，尚未组织护航运输队。后来，由于船只的损失增大，便采取有限的护航措施，到1942年7月，才组建第一护航舰队，司令部设在台湾。其任务是为在东海或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船只担任护航，后来把护航范围扩大到靠近的南中国海、马尼拉、西贡和新加坡。日本护航运输队的编成较小，一般由6—10艘船只组成，仅派1艘老式驱逐舰或小型舰艇担任警戒，这同北大西洋的庞大护航运输队简

直不能相比。日本轻视为运输队组织护航的理由与英国1916年下半年以及30年代的想法颇为相似。第一，日军低估了盟国潜艇部队对日本的潜在威胁；第二，日军把护航体制视为防御性的手段，而日本的海军和陆军都一味主张进攻，很不重视防御性的行动。

与日军相反，盟军认为，为运输队组织护航可为消灭敌人潜艇提供最好的战机，这是一种防御和进攻相辅相成的作战形式。既然日军认为护航任务是防御性的，这种护航行动就难以得到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支持。联合舰队不同意派舰队驱逐舰临时遂行护航任务。在联合舰队看来，遂行护航任务即使是临时性的，也是同海军舰艇的基本使命背道而驰的。因此，护航舰艇难以得到加强和补充。

日军虽然建立了护航组织，可是，最高统帅部依然念念不忘要尽可能保持单艘船只运输的灵活性，而不在大型运输队的周围设置一个强大的警戒舰艇幕。这种企图两面兼顾的作法却事与愿违，无论对保护运输船，还是对消灭潜艇都是无效的，潜艇能够轻易地避开单艘护航舰艇。如果日军有一支由5—6艘警戒舰艇和30—50艘运输船只组成的护航运输队，那么，就可以在既不降低运输能力，又不增加护航舰艇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保障运输队的安全。此外，由多艘军舰组成的强有力的护航舰艇群，与单艘护航舰只相比，肯定会对来袭的潜艇造成大得多的威胁。

1943年11月，日本终于设立了海上护航总司令部，较大规模地采取护航措施。然而，美军这时已开始采用狼群战术与之对抗。尽管日军的护航运输队还有许多弱点，但编入护航运输队的船只比单独航行的船只少损失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美国潜艇被日本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击沉的，比被巡逻舰艇、飞机、水雷等兵器击(炸)沉的多。由此可见，如果日军更早一些而且更加有力地采取护航措施，就会大大削弱美国潜艇的战斗能力。

到1943年底，日本在海上的大部分船只都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护航了。鉴于日护航运输队的规模较小，美潜艇实施突击的“狼群”一般不超过3艘潜艇，以便在战斗中保持密切协同。最初，实施这种狼群战术的方法是2艘潜艇分别在护航运输队的两侧占领攻击阵位，第3艘潜艇在敌人后面，准备袭击受伤的舰船，但是，要想对来去匆匆的护航运输队准确地占领这样的攻击阵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战斗活动教令规定，潜艇为占领适宜的阵位可以随机应变。美潜艇艇长们堪称为水下战斗的专家，他们既能昼夜实施攻击，也能在不同深度上从各个舷角进行攻击，其中包括从目标正前方和正后方这种困难的舷角进行攻击。因此，潜艇的战绩迅速扩大。

日本的运输船只，特别是生死攸关的油船，被击沉的数量急剧上升，日本战争机器的效能也随之迅速下降。人们不会忘记，在菲律宾海海战的前夕，日本由于本土油料储存不足，其机动舰队不得不以塔威塔威岛为作战基地。海战结束后，小泽率领其残存的舰只返回日本本土，修理完毕和补充弹药后，便因本土严重缺油而陷入困境。栗田则率领大部分水面舰艇开往南方（指林加地区——译注）。这样，日本舰队就只好分驻两地了。南方油料虽然充足，可是没有修理设备和弹药。这样，当美军为进攻菲律宾而实施莱特湾海战时，日本帝国舰队在这最后一次舰队规模的大决战中，却被分割在两个辽阔的海域，并被各个击破。如果日军将其航空母舰部队不是仅仅当作一种诱饵，而是当作一支强大的战斗兵力予以灵活运用，也许会获得很大的战果，然而，日航空母舰却无力进行攻击，这主要是因为航空燃料不足，加之自中途岛海战以来损失了大批飞行员，而且没有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加以补充。

这样一来，美国潜艇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追踪和袭击从东印度群岛向本土运油的日本船只，共击沉110艘。

进入日本海

到1945年，日本至南洋资源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基本上已被切断，但仍能从亚洲大陆，特别是从满洲，经由日本海运进物资。由于日本海的所有入口都已布雷，美潜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进入这一海区活动。“坚头鳕”号潜艇曾两次试图闯入日本海，第一次鱼雷出故障，出师不利，第二次则有去无回。这样，在找到某种方法避开布设在日本海入口的雷群之前，日本海就象潜艇艇员们所说的那样，成了“裕仁天皇的御池”了。因此，封锁日本本土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一种新的电声装置——声纳终于研制出来。这种装置能使潜艇发现其周围水中的物体，并能象显示舰船那样也把水雷显示出来。尽管这样水雷探测器材还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终于被美潜艇用于实战。事实证明，它是为进入日本海而开辟通道的关键性器材。

有了这种探雷装置之后，洛克伍德将军便拟制了一个称为“巴奈”作战*的强行突破计划。参加此次作战的有“角鲛”号、“长面鲔”号、“鳅鱼”号、“黑鲔”号、“北梭鱼”号、“鳐鱼”号、“金枪鱼”号、“飞鱼”号和“泥鱼”号等9艘潜艇。按计划规定，上述潜艇应从6月3日至6日依次通过对马海峡，9日开始破交活动。“角鲛”号为前导艇，在前面开路，后续各艇均顺利通过对马海峡。一进入日本海，潜艇艇长们都按捺不住急切求战的心情，简直难以等到规定的时间再开始袭击。他们发现日本的运输船只基本上单独航行，灯火通明，没有警戒舰艇，象和平时期一样悠然地航行在海上。一个

* “巴奈”作战的胜利，实现了海军战术家的宿愿。早在1923年，当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还是新港海军学院的学员时，学员们就认为，只有完全切断日本同亚洲大陆的联系，才能迫使其投降。”巴奈”作战实现了这个目标。

鱼雷兵风趣地说：“艇长好象急着要去参加丰盛的宴会，馋得直咂嘴。”

开始攻击的时刻终于来到。9艘潜艇虽然编成三个“狼群”但是各艇的活动非常自由，几乎是单独在海上进行巡逻，“九仙过海”，各显神通。击沉日潜艇(伊-122号)1艘和商船28艘(55000吨)。除“北梭鱼”号外，其余8艘潜艇均于24日夜顺利通过北海道北面的宋谷海峡，安全撤出日本海。

结 语

日本商船的损失情况，现已核实美潜艇击沉500吨以上的商船1113艘，除此之外，可能还击沉65艘，其总注册吨数为5,320,094吨。除商船外，击沉海军舰艇201艘，(另外可能还击沉13艘)总排水量达577626吨。为此，美海军损失潜艇52艘，其中除7艘外，全部属于战斗损失。

在盟军进攻日本本土之前还没有扔原子弹时，日本就已陷于饥饿状态，鉴于败局已定，则着手准备投降。

1945年11月24日，尼米兹将军又是在潜艇的狭窄甲板上，举行了指挥权的交接仪式。这次，他把太平洋舰队司令和太平洋战区司令的重任交给斯普鲁恩斯将军。尼米兹将军兼任这两个职务，时间很长，战功卓著。这位世界史上最大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此刻，一定感慨万端，确实如此。不然的话，本来许多军舰的甲板都比“步鱼”号潜艇的宽大得多，为什么尼米兹将军偏要在这艘潜艇上举行交接仪式呢！

太平洋舰队的每个潜艇人员都认为，尼米兹将军的这一选择含有很大的意义，一位伟大的司令官选择在潜艇上交接指挥权，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圆满完成任务的全体潜艇艇员所表示的敬意。

九、日本战败

当太平洋战争趋于结束时，盟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就如何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小的代价迫使日本投降的问题提出了种种主张。潜艇部队中许多人认为，要象德国潜艇封锁英国那样，只用潜艇，一鼓作气，封锁到底，就能完成打败日本的任务。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和军事专家相信，原子弹一经问世，日本势必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特别是美国有了可以携带原子弹的 B-29 重型轰炸机，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南部诸岛，并在那里修建了可以直接空袭日本的机场之后，日本的投降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还有人认为，德国已濒于失败，俄国即将出兵满洲，这无疑是对日本的最后一击，使日本感到再顽抗下去也是无益的。显然，上述的几种观点各有其合理的部分。大多数的盟军将领和盟国政府要员，不是持有其中的这种观点，就是持有那种观点，或者主张把这几种意见结合起来考虑。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把以上三种主张分别称为海军制胜论、陆军制胜论和空军制胜论。可是，必须正确理解，这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决不能把这三种主张中的任何一种看作是由某一个军种或部门提出的。

陆军制胜论者认为：为了动摇日军的抵抗意志，进攻日本本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种观点已为战争的历史所证明。在以往的战争中，只有入侵部队占领了某国的大片领土（往往包括首都），才能签订城下之盟。陆军的这种理论，在美军占领塞班岛之后，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在塞班岛上，日本的平民百姓甚至宁可自尽也不肯投降。这种狂热的效忠行为，使许多美国军官

确信，只有实际上占领了日本本土，才能迫使日本停止战争。

海军制胜论者认为，根据海上战争的历史来看，通过海上封锁，就可能战胜日本。日本也和英国一样，最怕破坏他们的海上交通线。日本是个岛国，人口过剩，仅仅依靠国内的资源根本不能进行这场现代化的战争，它是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为了毫无阻碍地从荷属东印度获得石油、橡胶等重要战争物质，不惜以它在亚洲的既得利益为赌注，悍然与美国开战。然而，盟军夺回菲律宾，并粉碎日本的海、空兵力之后，其航空兵、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以吕宋岛为基地展开活动，便可使南洋地区的物质不再流入日本。这样，日本就会逐渐丧失进行战争的能力。

空军制胜论者主张，持续不断地对日本的城市和工业地带进行轰炸，直至动摇日军的战斗意志和剥夺日本的战争手段，就可以打败日本。虽然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轰炸机已经可以直接轰炸东京，但是为使战略轰炸获得最大的效果，还须占领离日本本土更近的岛屿，以便修建机场。

美国的战略方针是，对日本的陆海军兵力进行“持续不断的压迫”。根据这一方针，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凡能迫使敌人投降的手段均可采用。实际上，除了进攻日本本土这项计划外，其它一切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美国海军的新任务

莱特湾海战犹如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英国舰队1805年10月21日在西班牙大西洋沿岸的特拉法尔加角附近打败法西联合舰队的一次海战——译注)。哈尔西和金凯德1944年将日本舰队打得狼狈不堪，使其再也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了，这同纳尔逊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率英舰队打败法西联合舰队的情况颇为相似。莱特湾海战后，日本海军再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海战

了。加之美国海军将陆军安全地遣送到菲律宾，这就为海军完成一项基本任务，即为切断日本与南洋资源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提供了保证。

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后，英国海军首脑不知应该怎样使用这支战功赫赫的战斗舰队，使其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这支舰队为了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局部作战而奔忙数年之久，后来，总算找到了它的真正使命。英国海军在掌握制海权的同时，将陆军部队一批接一批地运往欧洲大陆，并且源源不断地输送补给物质与增援部队，以支援陆军同拿破仑的军队作战。

莱特湾海战后，美国海军对它在下一步作战中所应担负的任务是明确的。这就是本着与兄弟的陆军部队并肩作战的精神而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4年秋，美国海军达到其主要的作战目的后，就继续支援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完成其各自的主要作战任务。以马里亚纳为基地的第21轰炸机队曾经遇到困难，因战斗机的战斗活动半径较小，B-29重型轰炸机在轰炸日本的往返途中不能得到必要的掩护。为此，在莱特湾海战后，哈尔西曾准备率领第3舰队北上，协同陆军航空兵对东京地区进行空袭。但是，后来未能实现这项计划，因为陆军第六集团军当时在菲律宾的作战仍需第3舰队予以支援。

莱特岛的攻防作战

日本大本营这时已正确地估计到，盟军从两个方向横渡太平洋的进攻将在菲律宾会合。美第3舰队于1944年秋季所实施的空袭作战，使日军意识到，美军即将发动对菲律宾的进攻。于是，10月初，日本最高统帅部将陆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大将从满洲地区调去，担任菲律宾派遣军的总指挥官。山下大将搞不清盟军将从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则将387000名

守军分散布署在各岛。这样一来，当美军10月20日在莱特岛开始登陆时，这里只有守军22000人。另外，据大本营判断，菲律宾的决战必在莱特岛进行。所以，山下奉文急忙调兵遣将对该岛进行增援，日海军兵力也以莱特岛为目标开始进行向心运动。在10月23至26日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海军虽然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可是大本营并未因此而改变它的基本作战计划。

当时正是信风季节，倾盆大雨使莱特岛很快就变成一片泥沼，这使兵力众多并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难以发挥其优势。美军登陆后在岛上找到一个尚可使用的机场，即塔克洛班机场。美陆军工兵部队对岛上的其它机场进行了改建，并着手修建新的机场，但因大雨连绵，土质不适，工程进展缓慢。相反，日军却可从台湾和本土派飞机进行增援，并以吕宋岛的全天候机场为基地进行作战。莱特湾海战后没过几天，麦克阿瑟决定，由陆军航空兵接替第7舰队的护航航空母舰编队，担任对莱特岛地区的空中支援任务。然而，护航航空母舰编队撤走后才发现，陆军航空兵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因为，这支陆军航空兵部队能够作战的飞机不足，能够使用的机场也极有限，而且飞行人员也未为实施这种空中支援而受过必要的训练。结果，不得不把第3舰队再调回菲律宾海域。10月底，决定由麦凯恩将军临时指挥第38特混舰队，以便使米彻尔将军能好好休息一下。

1944年10月下旬至11月底，第3舰队的舰载机主要是对吕宋岛地区的机场，活动在吕宋岛海域的舰船进行了空袭；先后击毁日本飞机约700架、击沉巡洋舰3艘、驱逐舰10艘以及大量的运输船只和辅助舰船；还全歼了日军的一支护航运输队，上万名的增援部队也随之丧命。11月，麦克阿瑟为了加强岸基航空兵的力量，命令驻所罗门群岛的海军陆战队飞机前来进行航空火力支援，后来，还借调驻佩勒列岛的海军陆战队飞机前来对付日机的夜间轰炸。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美军仍然未能夺回莱特岛的制空权。“神风”特攻机对第3和第7舰队的舰只频频进行撞击。哈尔西舰队有6艘巡洋舰被撞伤，金凯德舰队有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登陆兵运输舰和7艘驱逐舰被撞伤。其中“艾布纳·里德”号驱逐舰被撞沉。在“神风”特攻机11月25日对第38特混舰队进行一次特别猛烈的突击后，第3舰队曾一度停止了在菲律宾海域的作战活动。这支舰队几乎在海上连续奋战了三个来月。

日军不顾损失惨重，到11月中旬已在莱特岛集结部队约70000人，与已经登上该岛的约100000名美军相对抗。美军的鱼雷艇队负责阻止日军进行增援，有时迂回到莱特岛的西侧，去袭击日军的舰船，击沉日军输送部队的船只多艘，货船2艘、小型运输船2艘和巡逻艇2艘。第3舰队撤离后，金凯德命令扫雷艇队清扫莱特岛与保和岛之间的水道。后来，又数次派出驱逐舰专门进行夜间扫雷，以清扫乌目港附近水域的水雷。首次派去扫雷的驱逐舰在这一水域击沉一艘处于水面状态的潜艇；第二次派去扫雷的驱逐舰击沉一艘小型货船；第三次前去扫雷的驱逐舰袭击了日军开往乌目港的一支护航运输队，但也遭到日军飞机和2艘驱逐舰的猛烈反击。美驱逐舰击沉日驱逐舰一艘，可是另一艘日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有一条鱼雷击中“库珀”号驱逐舰，把该舰炸成两段，旋即沉入大海。

截至12月1日，日军的死亡人数已大大超过它的增援兵力，而登上莱特岛的美军部队实际上已达183000人。然而，美军只能使用一些泥泞难行的道路进行补给，战斗行动进展缓慢。此后，美军的骑兵第1师从北而南穿过群山连绵的地区，向乌目港疾驰。美军的步兵第7师则沿海岸从南向北推进，直指乌目港。为了加速进攻乌目港的进程，第6集团军司令沃尔特·克鲁格中将决定，在乌目港北线日军（正与骑兵第1师交战）和南线日军（正与步兵第7师交战）之间派兵从海上登陆，以便分割敌人，予以各

个歼灭。12月6日，第77师的两个团战斗队搭乘登陆舟艇和驱逐舰，在第7舰队12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迂回到莱特岛西侧，7日晨，在乌目港以南3海里处开始登陆。

日军的守备部队企图阻止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的美军，但因乌目地区的一大部分兵力已被调走，登陆的美军实际上未遭到任何抵抗。直到登陆兵安然上岸后日军才开始进行反击。然而，当时尚停留在登陆地域附近的海军部队，却遭到“神风”特攻机的猛烈突击，日机数量远远超过了担任空中掩护的美机数量。“神风”特攻机的撞击，使“马汉”号驱逐舰和“沃德”号运输驱逐舰受到重创，不久即沉没。数日后，“神风”特攻机又对盟军驶向这一登陆地域的护航运输队进行突击，击沉“里德”号驱逐舰，重创“考德威尔”号驱逐舰。“神风”特攻机飞行员的战术已有明显改进，这预示着盟军对日军的海上作战尚有艰险。

事实证明，美军在莱特岛西海岸登陆，对进攻该岛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77师攻克乌目港后，其主力立即转移，向乌目峡谷进发，12月21日，与向南挺进的第1师会师。这时，残存的大部分日军被困在西南半岛，其退路已被切断，但要将其歼灭至少还须4个月的时间。麦克阿瑟遂于圣诞节时宣布，日军在莱特岛的有组织抵抗已经结束。莱特岛附近防御比较薄弱的萨马岛，这时也被美军和菲律宾游击队解放了。

12月26日，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接替克鲁格将军，担任驻莱特岛美陆军部队指挥官。该部队改称为美陆军第8集团军。这支部队更换指挥官和改变番号，与8月份第5舰队改为第3舰队的情况非常相似。在美军进攻莱特岛的过程中，日军守岛部队约有1000人撤离，400人投降，约有68000人战死、病死或饿死。美军在这次进攻的陆上战斗中死3500人，伤12000人。

重返吕宋岛

早在美军占领莱特岛之前，麦克阿瑟的参谋们就着手拟制了夺回马尼拉的计划。然而，要想夺回马尼拉，首先必须在吕宋岛附近夺取必要的机场，而且机场的位置应在菲律宾西部，即在季风降雨地带之外。因此，第3舰队在乌利西岛休整两周后，于12月13日再度出现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开始突击吕宋岛上的机场。这实际上是为盟军在莱特岛西北300海里的民都洛岛登陆实施火力准备。与此同时，第7舰队的一支登陆输送队，即民都洛岛登陆突击部队（地面部队12000人，航空兵部队9500人，后勤部队9000人），经由苏里高海峡、保和海及苏禄海，驶向民都洛岛。金凯德派出掩护部队担任海上警戒。掩护部队由6艘护航航空母舰及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各若干艘组成。此外，还令第5航空队从莱特岛进行掩护和支援。

美登陆输送队在向民都洛岛接近的过程中被日军发现，并立即成为大批“神风”特攻机的突击目标。其中一架“神风”特攻机撞中登陆输送队的旗舰“纳什维尔”号，致使133名官兵死亡，190人负伤。后来该舰不得不返回莱特岛。另一架“神风”特攻机又重创一艘驱逐舰，使其返回莱特岛。但是，在护航航空母舰舰载机和莱特岛岸基航空兵的战术掩护下，以及在哈尔西快速航空母舰的战略支援下，突击部队于12月15日未遇到多大抵抗就登上了海滩。登陆突击部队上陆后，“神风”特攻机实施反击，击沉两栖作战编队的坦克登陆舰2艘。

12月14日至16日，前来空袭民都洛岛美军的日军飞机，都是从菲律宾中部地区起飞的。第3舰队派出舰载机在吕宋岛日军各机场上空实施持续46小时的封锁，使该地区的日军航空兵陷于瘫痪状态。在这次封锁过程中，第3舰队的舰载机击毁日军飞机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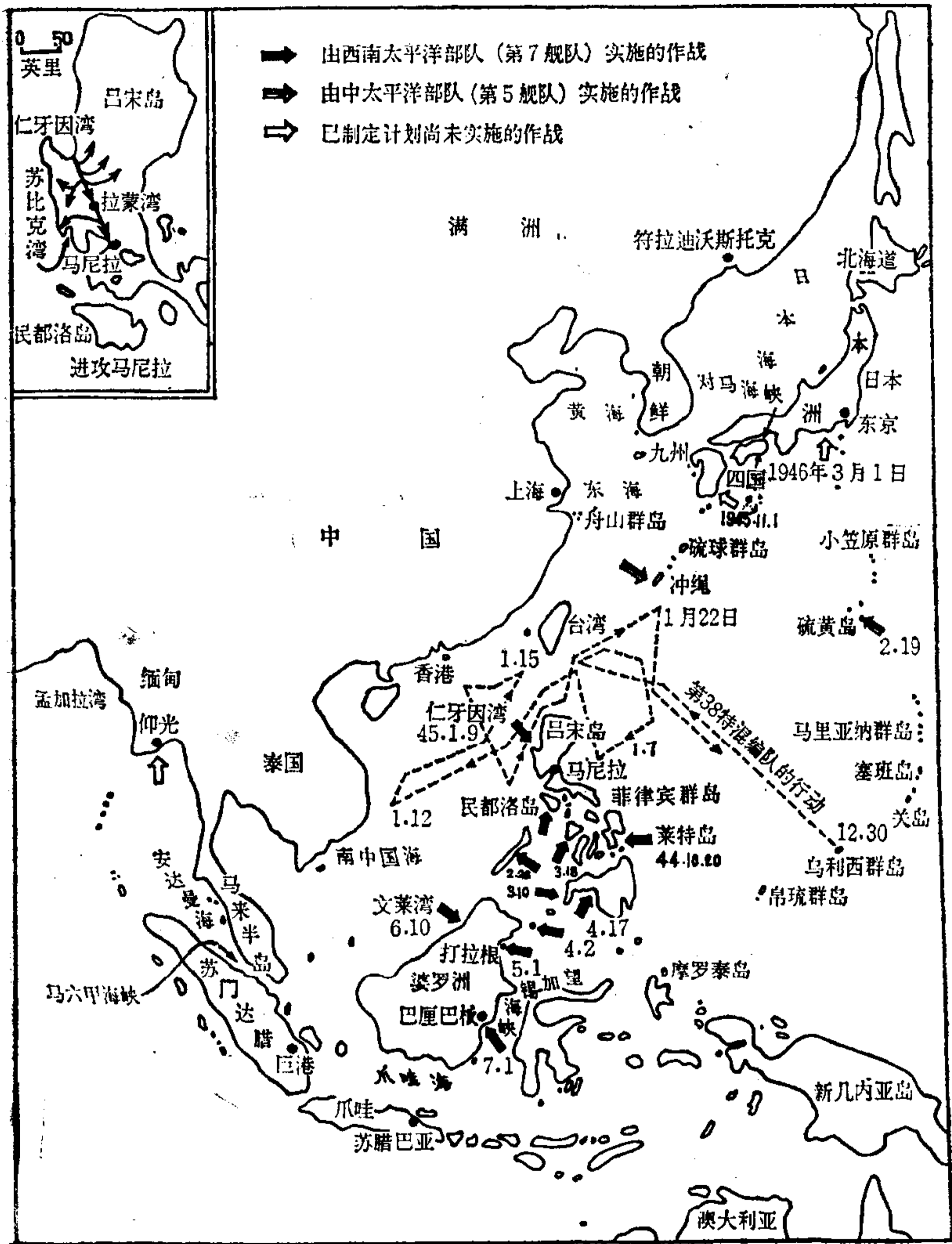


图 75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8 月对日作战概图

200架，其大部分日机是在地上被击毁的。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辉煌战果，是因为麦凯恩将军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对策，从而保障了第38特混舰队免遭“神风”特攻机的威胁。他将大型航空母舰上的俯冲轰炸机减少到半数以下，而把舰载战斗机增加了一倍多。把舰载机的机种作了如上调整，就加强了航空母舰的突击威力。因为“恶妇”式和“海盗”式战斗机已改装成战斗轰炸机，能够携带900公斤的炸弹。

这期间，日军竟没有一架飞机飞临第38特混舰队的上空。为了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麦凯恩将所属的特混大队由原来的4个调整为3个，以便能够比较集中地使用对空炮火和空中掩护力量。此外，实施突击时，把担任雷达警戒的驱逐舰配置在目标方位线的两侧，比特混舰队先行60海里，以便尽早报告日机的来袭。担任雷达警戒的驱逐舰，有自己的巡逻机。按规定，完成空袭任务后返航的美机，必须在上述警戒舰只上空盘旋一周，所以，那些混在返航美机中去捕捉美航空母舰的“神风”特攻机，就能识别出来而被一一击落。凡是不从警戒舰只的指定方位飞向特混舰队的飞机，均被视为日机，而予以截击。

12月17日，第38特混舰队为了补给燃料而撤离战场，向东驶去。但是，天气越来越坏，过午，哈尔西舰队不得不停止海上加油。18日晨，连探空站都未预测到的一次台风，虽然所及范围较小，但是风速很大，来势甚猛，给特混舰队造成巨大损失。“赫尔”号、“莫纳根”号和“斯潘塞”号3艘驱逐舰的舰长，因为急需补充已经消耗殆尽的燃料，没有及时向空油舱内注入海水稳定船体。结果，这3艘驱逐舰在风暴最大时倾覆沉没。还有7艘军舰遭到严重损伤。舰载机有的被抛入海中，有的被风刮掉海里，还有的因相互碰撞而起火烧毁，损失多达186架。官兵丧生者约达800人。特混舰队犹如经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受到很大损失。

由于台风的袭击和没有按时补充燃料，第38特混舰队未能按

预定计划于12月19至21日对吕宋岛实施空袭。21日，台风正从吕宋岛上空通过，仍然无法进行空袭。因此，第3舰队返回乌利西锚地，舰员们进行必要的休整，第10后勤供应舰编队对在风暴中遭到损伤的舰只进行修理。麦凯恩及其参谋们利用在乌利西休整的短短几天时间，研究并提出了有助于提高第3舰队战斗力的各种措施。有几艘航空母舰增加了战斗轰炸机的数量，甚至还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所属的两个“海盗”式战斗机中队首次调到航空母舰上使用。他们还决定，以“企业”号和“独立”号2艘航空母舰为主体，以6艘驱逐舰担任警戒，组成一个专门的特混大队，隶属于第38特混舰队，专门实施夜间战斗，即于夜间执行轰炸、搜索、空中巡逻等项特殊任务。12月30日，第3舰队从乌利西锚地出航，前去空袭台湾，以支援即将到来的吕宋岛登陆作战。

这时，在民都洛岛上和在其附近水域的盟军部队正在继续作战，并不时遭到日军的零散攻击。12月21日，“神风”特攻队突击了运送军需补给的护航运输队，又击沉2艘坦克登陆舰。圣诞节前夕，日军的一支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即曾经参加过苏里高海峡海战的志摩部队，从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出发，经由南中国海向东驶去。由于天气不好，这支编队进至民都洛岛以南200海里一带海域时，才被莱特岛的美岸基侦察机发现。当时，盟军在民都洛岛海域作战的舰艇兵力没有一艘是大于鱼雷艇的。12月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日军水面舰只驶抵民都洛海域，对机场进行了短时间的炮击，受到空袭后即撤退。撤退时有1艘驱逐舰遭到鱼雷艇的鱼雷攻击而沉没。这年年底，美军又向民都洛岛派去一支运送军补给品的护航运输队，在航渡途中受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有4艘运输船被击沉。其中1艘军火船，引起剧烈爆炸后，舰体和舰员同葬海底。后来，这支护航运输队再次遭到“神风”特攻机队的袭击，又损伤4艘舰船。在尔后的几天里，还有3艘货船在民都洛海域受到轰炸，1艘军火船遭1架“神风”特攻机撞击，立即爆

炸，又是连船带人一起沉入大海。此后，日军的注意力为盟军对吕宋岛的进攻行动所吸引，突然停止了对民都洛岛一带的空袭。当时，在民都洛岛已有3个可供使用的机场。事实证明，这几个机场在支援吕宋岛的登陆战役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对吕宋岛的首次登陆预定在马尼拉北面的仁牙因湾进行。这里正是3年前日军登陆的地方。登陆部队预定于1945年1月9日实施突击上陆。其兵力编成与进攻莱特岛时大致相同，除第6集团军和第7舰队外，还有太平洋舰队的第3两栖作战编队予以加强。由摩罗泰岛、莱特岛和民都洛岛上的陆军航空兵负责掩护登陆输送队，并压制吕宋岛南部的日军机场。此外，登陆输送队还有伴随航行的护航航空母舰予以掩护。哈尔西第3舰队（当时只剩下第38特混舰队）则遂行压制台湾和吕宋岛北部日军机场的任务。

对仁牙因湾登陆地域实施预先火力准备是由164艘军舰组成的一支强有力的支援部队。其中包括旧式战列舰6艘、护航航空母舰12艘、载运水下爆破队的驱逐舰10艘及扫雷艇63艘。这支部队将在奥尔登多夫中将的指挥下进入仁牙因湾，清扫水雷，测定接近岸滩的航道，在登陆部队到达之前，进行为期3天的舰炮火力准备，以摧毁岸防工事。结果，这支火力支援编队竟成了“神风”特攻队的诱饵。“神风”特攻机对奥尔登多夫率领的这支先头部队频频进行撞击，在登陆输送队来到之前就已消耗殆尽了。

1月2日傍晚，奥尔登多夫的先头部队刚刚驶出苏里高海峡，就被设在棉兰老岛东北部某一教堂尖塔中的日军观察哨发现。日军接到报告后，次日晨即派轰炸机飞往保和海，对该编队中的油船进行撞击，虽有两名船员伤亡，但对油船没有造成多大损伤。这对“神风”特攻队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但从投入战斗的飞机架数来看，“神风”特攻机在这次战斗中所取得的战果却是整个战争中最大的一次。

如上所述，当奥尔登多夫率领的编队到达苏禄海时，日军突然停止了对民都洛海域舰船的空袭，而去捕捉新的、更大的目标。1月4日下午，驶往仁牙因湾的火力支援编队经过班乃岛以西海域时，日军的1架双引擎轰炸机对“奥马内湾”号护航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进行了撞击。该舰顿时烈火熊熊，引起舰内爆炸，舰体断裂，沉入大海。第二天，当这支编队到达马尼拉海域时，16架“神风”特攻机成功地突破了美军的空中掩护，撞击了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美国的“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马尼拉湾”号护航航空母舰以及护航驱逐舰和炮舰各1艘。此外，还炸伤了附近的另外4艘舰船。看来，为了击退盟军的进攻，“神风”特攻队的突击兵力，经过长期摸索，确实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战法。

1月6日，大型舰只在扫雷舰的引导下，刚一进入仁牙因湾，就连连遭到“神风”特攻机的猛烈袭击。日军的空袭从11时45分开始，一直持续到日落，共击伤舰船11艘，击沉1艘。日机撞击了“新墨西哥”号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哥伦比亚”号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担任运输的驱逐舰，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及1艘扫雷舰。“路易斯维尔”号和“澳大利亚”号巡洋舰遭到两次撞击。“朗”号扫雷舰也被撞击两次，后部损伤严重，倾覆沉没。奥尔登多夫的编队离开莱特湾后，由于日机撞击而死亡325人，负伤约300人。尽管如此，扫雷作业和对岸上目标的炮击仍按预定计划实施。

如果第3舰队1月4日或5日不在浓雾中坚持对台湾机场进行突击的话，日军对仁牙因湾火力支援编队的袭击定会更加猛烈。第3舰队的空袭使日军飞机不能从北面对吕宋岛实施增援。哈尔西的舰载机计划于6日猛烈轰炸吕宋岛地区的机场，但因天气一直不好，未能对日机场进行全面的压制。7日，根据金凯德的要求，取消了预定对台湾实行的突击，再次空袭了吕宋岛。

这次空袭是由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舰载机、第7舰队的护航航空母舰舰载机和陆军飞机联合实施的，几乎使吕宋岛的各机场都处于瘫痪状态。这一天，只有少量日机飞抵仁牙因湾上空，而且多被击落。然而，又有2艘扫雷舰分别被炸弹和航空鱼雷击沉。这时，日军决定把凡能从菲律宾撤出的航空兵全部撤走。因此，1月7日以后，日军几乎停止了对盟军有组织的抗击活动，仅有个别日机有时自发地对盟军舰船进行袭击。

这时，从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等地集结起来的第6集团军的精锐部队正搭乘两栖作战编队的舰船向吕宋岛航进。在莱特湾，麦克阿瑟将军乘坐“博伊西”号轻巡洋舰已与指挥第7两栖作战编队部分兵力(第78特混舰队)的巴比将军会合。这部分两栖作战兵力负责遣送步兵第1军(第6师和第43师)。金凯德将军乘坐两栖作战编队旗舰“瓦沙奇”号，后来又与指挥第7两栖作战编队另一部分兵力的威尔金森将军会合。这部分两栖作战兵力负责遣送步兵第14军(第37师和第40师)。

此后，巴比率领所属部队沿着奥尔登多夫编队的航线驶往仁牙因湾。虽然经由圣贝纳迪诺海峡是条近路，但因日军在吕宋岛南部还有机场，所以不能走这条航线。1月7日凌晨，当巴比将军的编队经过民都洛海峡即将进入南中国海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博伊西”号旗舰险些被击中。当天下午，1架“神风”特攻机突破密集的防空炮火，撞到1艘坦克登陆舰上。次日晨，巴比编队刚一驶进吕宋岛海域，就遭到1架携带炸弹的战斗机的撞击，使“加达山湾”号护航航空母舰丧失了作战能力。尔后不久，另1架特攻机撞毁了1艘满载陆军部队的运输船。8日傍晚，威尔金森编队又遭受袭击，“基特昆湾”号护航航空母舰被特攻机撞中，受到重创。同一天，“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又先后两次在湾内被撞中。虽然奥尔登多夫令该舰不要再继续执行战斗任务，但它一直继续坚持战斗。

尽管遭到日机的拼死抗击，两栖作战编队仍按原定计划到达仁牙因湾。登陆输送队于1月9日日出时驶抵换乘海域。几分钟后，飞来3架“神风”特攻机，其中1架撞断了一艘护卫舰的桅杆，另1架撞到已经受到重创的“哥伦比亚”号轻巡洋舰上。当天下午，“神风”特攻机对“密西西比”号战列舰进行了俯冲，死伤多人。而“澳大利亚”号更不走运，遭到了第5次撞击。

在此期间，登陆突击部队除受到登陆场北侧高地上的日军炮兵的抗击外，几乎未遇到其他抵抗就登上了岸滩。因为日军采用了新的抗登陆战术，仅在岸滩阵地配置有限的兵力迟滞登陆兵的行动，所以奥尔登多夫编队就不必使用大口径舰炮进行长时间的炮火准备。山下奉文已率领其大部分部队向北撤退，准备在山地进行抗击。到9日日落前，登陆部队已把登陆场向纵深扩大3英里。

夜间，当仁牙因湾内的舰船施放烟幕，企图避开日机的空袭时，约有70艘胶合板制造的日本摩托艇，携带着炸药冲向美军的水面舰只。这些摩托艇绝大部分被舰炮击退或击毁，仅有几艘把炸药送到美军舰船的舷侧后逃走。日军的这次水上特攻行动，使美军的1艘步兵登陆艇沉没，并使1艘运输船，1艘步兵登陆艇和4艘坦克登陆舰受伤。

1月9日夜至10日凌晨，哈尔西大胆地率领第3舰队通过巴林塘海峡，深入到南中国海。麦凯恩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负责压制吕宋岛北部的日军机场，但中间有一段空隙时间，“神风”特攻队便趁机飞临仁牙因湾，对出入该湾的登陆输送队的舰船进行了撞击。“神风”特攻机于1月10日击伤盟军船只2艘，12日击伤9艘，13日又击伤3艘。同时，也对第7舰队开始进行猛烈的袭击。1月3日至13日，日军飞机(其中大部分是神风特攻机)先后击伤盟军舰船43艘，其中重创18艘，击沉4艘；击毙人员738名，击伤约1400人。

哈尔西率领舰队进入南中国海的目的是袭击日本舰队。据估计，包括“伊势”号和“日向”号战列舰在内的日本舰队，可能驻泊在金兰湾。哈尔西认为，只有歼灭这支舰队，民都洛岛至仁牙因湾的海上补给线才能确保安全。1月12日，麦凯恩舰队的舰载机出动近1500架次，对印度支那沿岸附近海域进行了搜索，但未发现日本舰队的踪迹。其实，日本舰队早就对此有所察觉，不久前已经转移到林加锚地。大量的日本舰船集结在那一带海域，很容易遭到袭击。第38特混舰队的飞机在这次空袭中共击沉日舰44艘，其中包括12艘油船及“香稚”号轻巡洋舰。同时还击毁100余架日军飞机。15日，美航空母舰编队的舰载机又空袭了台湾西南部的高雄港，虽因能见度不良，战斗活动受到影响，但仍击沉驱逐舰1艘和运输船1艘，重创油船1艘，并击毁日机34架。

次日，这支编队对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对香港集中进行了袭击。但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战斗行动部分受阻，加上遭到密集防空炮火的抗击，损失飞机22架。这次空袭的战果是击沉货船1艘、油船1艘、重创船只4艘，击毁飞机13架。

1月17日，快速补给舰群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对第38特混舰队进行海上加油。后来，当东京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美第3舰队被困在南中国海已成瓮中之鳖”时，哈尔西便利用黑云密布的夜暗时间，悄悄穿过巴林塘海峡，再次出现在太平洋上。

根据统帅部的原定部署，哈尔西应率舰队回乌利西基地，以便把指挥权交给斯普鲁恩斯。在此之前，哈尔西率领舰队再次对台湾进行了空袭，击沉油船和货船各5艘，击毁飞机60余架。这一次，日军出动飞机进行了反击，1颗炸弹击中“兰利”号轻型航空母舰，“神风”特攻机撞击了“提康德罗加”号大型航空母舰和担任警戒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兰利”号的破损不甚严重，仍能坚持战斗。但是，遭到“神风”机撞击的舰只却不得不在警戒舰只的护航下，撤回乌利西群岛。第38特混舰队的其余舰只则往东北

方向驶去，以便对冲绳岛进行照相侦察，为下一步的登陆作战进行必要的准备，1月25日，第3舰队在完成支援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夺取菲律宾的任务后回到乌利西群岛。哈尔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第3舰队官兵的告别信中写道：“我为你们的功绩感到骄傲，这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你们打得太出色了！”

第3舰队返回乌利西锚地后，中太平洋部队和西南太平洋部队的进攻路线开始分开。长时间配属给第7舰队的大部分舰只重新归尼米兹指挥，以便向北发动攻势，直指日本本土。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则准备向南进攻，以便收复尚为日军占领的菲律宾所属岛屿，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

解放菲律宾

当第1军在仁牙因湾东北的丘陵地带牵制住山下奉之所属部队的时候，第14军便向马尼拉推进。1945年1月29日，第7两栖作战编队在吕宋岛西海岸的苏比克湾附近遣送约30000登陆兵上岸，而且也未遭到什么抵抗。这部分登陆兵上岸后，既可以阻止日军撤至巴丹半岛，又可以保障友军从北面攻入马尼拉。两天后，又有8000名美军在马尼拉湾南部登陆，以便从西南方向攻入马尼拉。第14军从北面发起的最后突击，在海军陆战队两个飞行大队的支援下进展迅速。航空兵对地面部队成功地进行了直接航空火力支援，从而消除了陆军指挥官的疑虑。2月4日，第14军已经进至马尼拉城下，日军在这里有16000名海军陆战队和5000名陆军部队负责守城。这里的巷战是逐条街道、逐个楼房进行争夺的，甚至进行白刃格斗，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守军全部被歼才告结束。马尼拉市已变成一片废墟。

在攻克马尼拉市的3个星期之前，盟军为夺取马尼拉的港湾而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月15日，有一个团战斗队冒着日军的微

弱抵抗，在巴丹半岛的最南端上陆。次日，一个由伞兵组成的团战斗队和一个营登陆队，密切协同，向哥黎希律岛要塞发动了进攻。出乎意料的是夺取该要塞的战斗用的时间较长，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原因之一是侦察情报不够准确。原估计日本守军为850人，而实际上比估计的人数多5倍。盟军于3月初才占领这个要塞，而马尼拉港口的其它几个岛屿直到4月才被占领。在清扫卡萨布兰卡、巴勒莫、那不勒斯、瑟堡和勒阿弗尔等港口的水雷障碍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威廉·沙利文准将，在此之前一直忙于指挥马尼拉港的清扫作业。对于沙利文来说，这次清扫作业是这次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次，因为日军以几百艘沉船堵塞了该港。在马尼拉港恢复正常使用之前，从黎牙实比登陆的盟军部队已经占领了吕宋岛的东南半岛，这就使盟军的海上运输可以安全地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保障了对吕宋岛上美军的补给。

在克鲁格将军的第6集团军把山下奉文的170000名残余部队向吕宋岛的山区压迫时，金凯德的第7舰队便协同艾克尔伯格将军的第8集团军扫荡菲律宾各岛上的残余日军。但是，这一作战行动违背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意图。参谋长联席会议原想把这项作战任务交给菲律宾人自己去完成。然而，由于麦克阿瑟所属的部队当时并无其它战斗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没再提出什么异意。

自1945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巴比将军的第7两栖作战编队在菲律宾中部及南部地区，先后进行的登陆战斗不下于38次。但是，这些登陆战斗的规模都比莱特岛和吕宋岛两次登陆战役的规模小得多。虽有几个岛屿防守较严，但是日军统帅部认为菲律宾必定要失守了，所以几乎没再给予空中和海上的支援。而且，根据新的战术原则，日军守备部队已不在水陆滩头拚死进行抵抗，而是尽最大可能死守城市，迫不得已时，则将其炸毁，然后撤到山区。结果，大批日军死于饥饿和疾病之中，这比战斗减员还大

得多。到战争结束日军投降时，幸存的守备队员已所剩无几。

在一次接一次的登陆战斗中，最初是2月28日在巴拉望岛实施登陆战斗，接着又于3月10日在棉兰老岛西端的三宝颜进行登陆。在实施这两次登陆作战时，盟军的航空兵阻止了日军水面舰艇编队从苏拉威西海及南中国海向菲律宾中部的袭击。此后，美军就相继收复了班乃岛、内格罗斯岛、宿务岛、保和岛及菲律宾中部的一些小岛。与此同时，盟军也从三宝颜向西南进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登上了巴西兰岛、塔威塔威群岛和苏禄群岛的和乐岛。这些岛屿以及巴拉望岛，都为麦克阿瑟下一步进攻婆罗洲提供了机场，以便进行近距离航空火力支援。

最后，美军才在棉兰老岛进行数次登陆作战。当时已有25000名游击队员活跃在这个岛上，控制着岛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地区，将42000名日军守备部队围困在各城市和几个据点里。因此，美军登陆的主要目的是支援游击队完成歼灭日军的任务。美军分别从该岛的西海岸、北海岸和南海岸三个方向登陆，然后向纵深挺进，把日军分割开来，使其不能连成一片。接着，美军又把日军从城里赶到该岛的腹地，以利于菲律宾游击队对其进行围歼。这项作战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英国海军进入太平洋

1943年9月，意大利舰队投降后，英国海军总算向印度洋派来了几艘军舰。到1944年1月，詹姆斯·萨默维尔将军指挥的英国远东舰队才以锡兰(斯里兰卡——译注)为基地展开战斗活动。根据英国的要求，尼米兹将军把美国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暂时借给萨默维尔将军使用，以便向远东舰队传授航空母舰的作战方法。1944年春，萨默维尔率领包括“萨拉托加”号和“卓越”号英国航空母舰在内的舰队，奇袭了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日军基地

及其周围地区。

随着德国潜艇战的失败和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成功，1944年夏季以后，英国海军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已无仗可打。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英国派遣其海军部队，接替麦克阿瑟所辖的第7舰队前去支援澳大利亚部队的作战，准备在婆罗洲实施登陆。收复婆罗洲，既可夺回日军控制的主要油井和炼油厂，又可为远东地区的英、美舰队就近提供充足的燃料。

英军参谋长委员会同意了上述意见，并着手拟制收复婆罗洲的作战计划。然而，美国宣布要在1945年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意图后，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英国应该象美国参加北非、意大利和法国登陆战役那样，也参加进攻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为此，他提出在美方的指挥下，派遣英国舰队参加太平洋作战。罗斯福总统接受了他的要求。金将军和尼米兹将军对这一决定颇感震惊。在他们看来，第一，英国舰艇可在东印度群岛一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根本不需要来到太平洋战场。第二，英国的航空母舰既不是为了支援大规模登陆作战而建造的，也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第三，尼米兹的后勤供应舰编队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勉强满足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后勤方面的需要。所以，金将军坚决主张，如果英国海军要在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就必须有自己的后勤供应船队。英国答应了这个条件。可是结果并非如此，英国太平洋舰队所属的补给船只，大部分仍是美国提供的；英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也都是美国提供的，因为英国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太小，不适于远程作战。

经过丘吉尔首相同罗斯福总统的磋商，夺取婆罗洲的作战由澳大利亚部队和第7舰队负责，令麦克阿瑟任总指挥。英国海军最新的舰只经由印度洋开赴太平洋，编入尼米兹将军指挥的舰队。英太平洋舰队在航渡途中，于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用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对苏门答腊岛的炼油厂进行3次空袭。其目的

在于，使入侵缅甸的日本空军失去航空燃料的来源，并借以获得对日作战的战斗经验。当时，留在印度洋的是英国和盟国的一些比较陈旧和航速较低的舰船，由这些舰船组成了东印度群岛舰队。

东印度群岛舰队的首要任务是对1945年5月初在仰光实施的登陆担任海上掩护，并支援英军在缅甸的作战。陆上作战的情况很快就朝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在英军尚未登陆之前，日军就撤离了仰光。此后不久，支援缅甸作战的5艘驱逐舰曾经大显身手。有一天，这支驱逐舰编队追击一艘日本军舰，据悉这艘日舰已被护航航空母舰的一架舰载机击伤，当终于追上该舰时，天色已黑，且已进入马六甲海峡水域。这时，英驱逐舰编队忽然在正前方发现一艘重巡洋舰，这就是莱特湾海战中栗田中央编队的“羽黑”号重巡洋舰。这几艘驱逐舰在日舰猛烈的炮火下，一面进行曲折运动，一面接敌，将日舰围在中间，从不同方向发射鱼雷，终于将其击沉。

婆罗洲作战

麦克阿瑟部队进攻婆罗洲(加里曼丹)的作战是从攻占该岛东海岸的打拉根开始的。其目的是占领油田和机场。第7两栖作战编队的部分舰艇一面规避日军的袭击，一面清扫上岸滩附近的水雷和障碍物，作业时间长达数天。1945年4月30日，一部分登陆兵首先在附近小岛上陆，在岛上设置火炮，以便支援主力部队登陆。5月1日(登陆日)拂晓，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巡洋舰及驱逐舰组成的突击舰群，在福雷斯特·罗亚尔美海军少将的指挥下，驶抵打拉根，把18000名登陆兵送上岸滩，其中大部分是澳大利亚部队，其余的是美国部队与荷兰部队。日本守军约为2300人，在战争的后期，他们通常不在水际滩头进行任何抵抗，而是一面向腹地撤退，一面进行顽强的抵抗，甚至进攻部队已经登陆了一个

多月，还得请求派驱逐舰给予炮火支援。直到战争结束时，日军的部分残余部队仍在负隅顽抗。

6月10日，为在文莱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罗亚尔的特混大队向文莱湾的北海岸遣送大批澳大利亚部队登陆。这次登陆战斗也和以往一样，首先是进行大规模的扫雷作业，然后是兵不血刃地登上岸滩，可是，越向腹地推进，遇到的抵抗就越大。唯一的变化是，有几架日军飞机进行袭扰，然而并未造成多大损失。7月1日，美军宣布占领了北婆罗洲。

同日，艾伯特·诺布尔美海军少将指挥第7舰队的的一个突击大队，把澳大利亚的一个加强师遣送到盛产石油的巴厘巴板(濒临望加锡海峡)附近上陆。该大队编有护航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8艘(美5、澳2、荷1)和驱逐舰9艘。这次登陆作战的特点有三：第一，西南太平洋部队在这里突破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所遇到的最坚固的水际滩头防御工事。第二，在开始上陆之前进行了16天的舰炮火力准备，这是西南太平洋部队在这次战争中实施预先火力准备最长的一次登陆作战。第三，这也是西南太平洋部队所进行的最后一次登陆作战。

巴厘巴板的防御情况和诺曼底沿岸的奥马哈一带的防御相似，其工事构筑在险要的地段上，入口处水浅，海岸与丘陵地带相连。加之盟军航空兵为了阻止日军从该港向其它地方输送石油，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已向港内布设了许多音响水雷和磁性水雷。到这时，这些水雷反而对加强日军的防御大有用处。日本也在浅水区布设了大量水雷和障碍物，并在岸滩后面的高地配置了火炮，以便封锁登陆滩头。这样，日军守备部队便满有把握地认为，即使得不到空中或海上的支援，也能挫败美军即将实施的登陆。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军两栖作战编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不论从哪里遣送部队上陆，日军的抗登陆部队都是阻挡不住

的。航空兵清清楚楚地查明了日军在巴厘巴板的防御部署，在登陆前的一个月里，投了3000吨炸弹，对上陆岸滩进行了轰炸。6月17日，第7舰队的舰炮火力支援编队进至巴厘巴板海域，开始实施火力准备。截至登陆日止，对日军岸防工事共发射中口径炮弹38000发、机关炮炮弹114000发、火箭弹7300发。在此期间，扫雷艇完成了文莱湾入口的清扫任务，水下爆破队清除了水中障碍物。进至浅水区扫雷的扫雷艇，因未得到炮火支援，成为日军炮击的目标。有3艘扫雷艇被炮弹击中，另外3艘在规避日军的炮火时，因误入雷区而被炸毁。

巴厘巴板登陆作战的预先火力准备是充分而有效的。因此，7月1日分编为17个艇波的登陆突击队在登陆过程中无一人伤亡。但是，登陆兵上岸后向纵深发展时，依然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巡洋舰大队为对岸上战斗进行火力支援，在附近水域逗留一周，共向日军阵地发射炮弹23000余发。经过两周的反复争夺，终于迫使日本守军撤离这一地区。登陆部队向北推进约50英里，占领了油田和炼油厂地区。在这次作战中，澳大利亚部队共死229人，第7舰队因扫雷艇被击伤和击沉而死亡7人。

婆罗洲登陆作战刚一结束，麦克阿瑟将军就着手拟制爪哇岛的登陆作战计划。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南方的进攻“暂缓”实施。因为准备把一切可用的盟军部队全部用于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并拟届时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盟军地面部队的总司令。

夺取硫黄岛

下面，让我们回到几个月之前，追述一下中太平洋部队与西南太平洋部队分兵作战以后尼米兹这路大军的作战情况。

早在1944年11月底，以塞班岛为基地的第21轰炸机航空队的B-29飞机，就对东京开始进行空袭。盟军统帅部认为，在如此不

利的条件下使用重型轰炸机进行轰炸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的。飞机的往返航程长达3000海里，携带的炸弹必须由10吨减至3吨。而且，战斗机不能伴随护航，所以，B-29飞机必须在8000—9000米的高度飞行，既费油，又难以实施精确轰炸。此外，在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本土之间的硫黄列岛与小笠原群岛有日军基地，B-29飞机一飞往东京方向，这里的基地就发出警报，其战斗机便可起飞在途中进行截击，大大降低了美机的轰炸效果。因此，夺取硫黄列岛或小笠原群岛中的某一海岛，不仅能使美军获得一个航空基地，迅速改变上述不利条件，而且还可为袭击日本本土的美军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提供一个理想的基地，甚至还可在这里为B-29飞机修筑一个加油站，以便必要时在这里加油，或在这里为受伤的飞机提供一个紧急着陆场，还可在该地建立一个海空救生基地。为了创造上述的有利条件，华盛顿的战略计划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属组织——译注)几乎在决定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立即着手拟制夺取硫黄岛(硫黄列岛中的一个海岛)的作战计划。因此，1944年10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知尼米兹将军：您的舰队对麦克阿瑟进攻吕宋岛的作战完成掩护与支援任务后，立即着手准备于1945年初对硫黄岛*和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实施登陆作战。

由于莱特岛作战遇到一些复杂情况，麦克阿瑟开始进攻吕宋岛的时间从1944年12月20日推迟到1945年1月9日。所以，哈尔西将军快到1月底时才在乌利西岛将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移交给斯普鲁恩斯将军。结果，强攻硫黄岛的作战延至2月中旬，进攻冲绳岛的作战要在对硫黄岛发起进攻后6周才能开始实施。这是一个没留余地的作战日程，但是不能再推迟了。因为拟在秋季大举进攻

* 为了使尼米兹将军有选择的余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中明确写道：可在硫黄列岛和琉球群岛中，“各选一个或一个以上海岛实施登陆”。但已心照不宣，所选定的目标就是硫黄岛和冲绳岛。

日本本土，并已开始制定这项作战计划。进攻日本本土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能否实行旷日持久的航空作战。要想对日本进行持久的航空战，必须首先攻占硫黄岛和冲绳岛。

为了直接指挥这里的作战，新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的尼米兹，把前进指挥所从珍珠港移到关岛。中太平洋部队又改为美国第5舰队，仍由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指挥。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改为第58特混舰队，仍由马克·米彻尔海军中将指挥。第5舰队这时辖有第3两栖作战编队和第5两栖作战编队，由太平洋舰队两栖作战部队司令里奇蒙·凯利·特纳中将担任这两支两栖作战编队的总指挥官。由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兰·史密斯中将担任第3两栖作战军和第5两栖作战军的总指挥官。第5舰队1944年夏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日军认为，美军迟早会夺取硫黄列岛或小笠原群岛中的某一海岛，并断定最适于修建机场的硫黄岛将是盟军的必攻目标。因此，在这个由火山灰堆积而成的弹丸大的小岛上，日军配置了陆军部队14000人、海军陆战队7000人，全是精锐部队，由颇有才干的栗林忠道陆军中将担任硫黄岛防区的总指挥官。他已着手将面积仅为8平方英里的硫黄岛建设成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栗林深知，只有充分利用地形，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硫黄岛的东北部较宽，是由熔岩形成的高地。其大部分地方丘陵起伏，沟壑交错，奇形怪状的岩石比比皆是，有的地方悬崖峭壁耸立在海面上。在硫黄岛的西南端有个摺钵山，这是一个海拔164米的死火山。这两个高地决定了登陆地域，即只有在这个锥形海岛的腰部地区能够实施登陆。栗林中将把火炮阵地集中配置在这两个高地上，以便充分发扬纵射火力，控制海滩和高地之间的地区。在高地上还构筑400多个机枪掩体和碉堡，并以地道保持相互间的交通联系。

第7航空队已派B-24轰炸机，从马里亚纳起飞对硫黄岛连续进行74天的空袭，为即将开始的登陆作战进行了航空火力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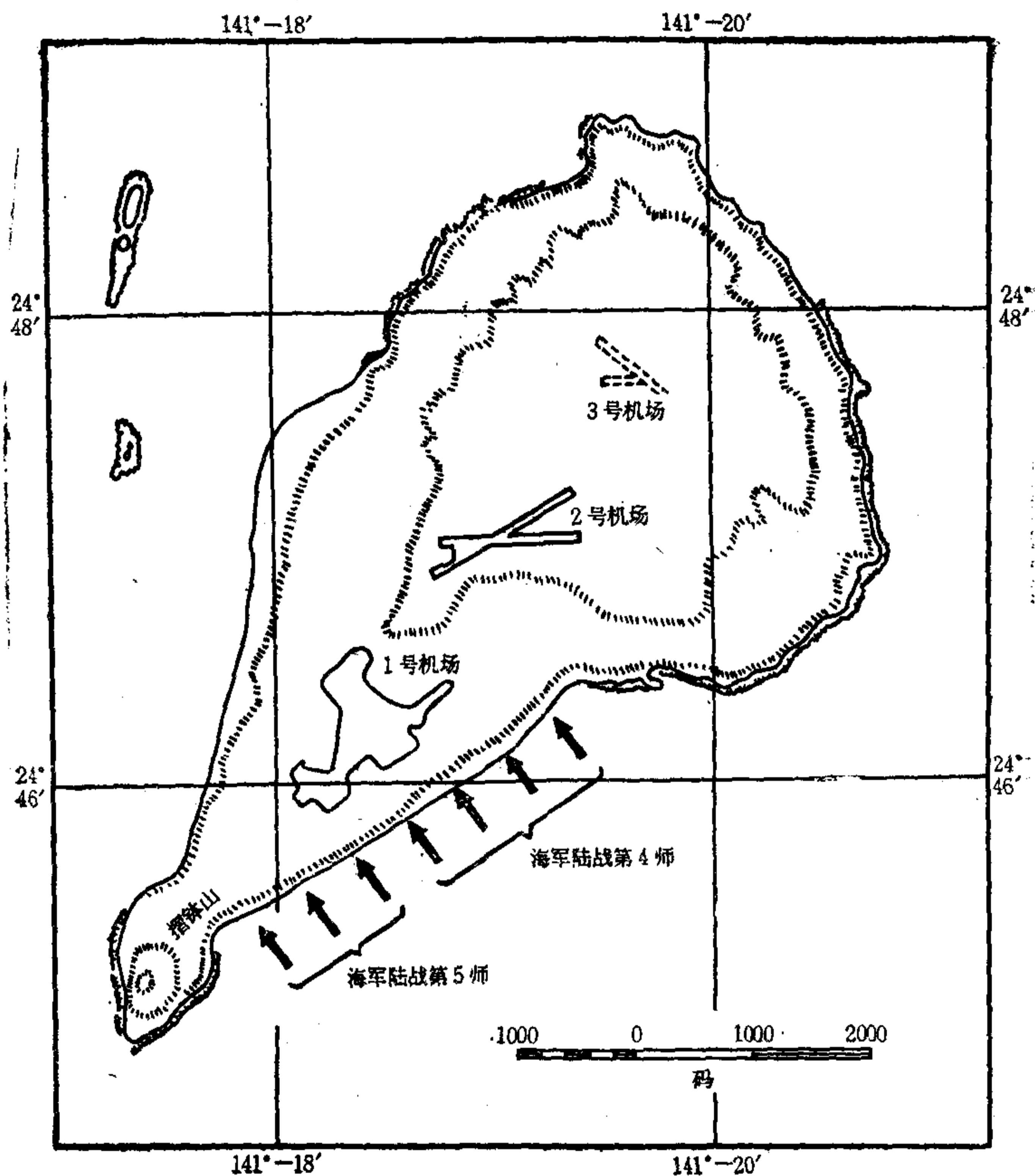


图 76 硫黄岛登陆

备。不过，这种空袭的作用，只是促使日军倾其全力修筑地下工事而已。要想摧毁栗林式的防御工事，必须进行十分精确的轰炸才行。但是，硫黄列岛和小笠原群岛是一个云多雾大的地区，高空投弹难以奏效。为了封锁硫黄岛，海军陆战队的B-25轰炸机昼夜频频出击，袭击进入该地的日本舰船。尽管如此，日军仍能将各种补给物资运到岛上，不仅原有的两个机场还在继续使用，

而且又着手修建第3个机场。

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们虽已久经沙场，但从航空侦察的照片中看到栗林部队的严密布防时，无不大吃一惊。他们承担强攻硫黄岛的任务，因而要求必须进行10天以上的舰炮火力准备。他们也和舰艇部队的指挥官一样，从实战中体会到，短时间的舰炮火力准备往往只能使硝烟弥漫，影响观测弹着，而不能摧毁日军精心修建的防御工事。对于实施舰炮火力准备的舰队来说，要想发现真正的目标，使用各种不同的火炮从较近的距离进行精确射击，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然而，遗憾的是，进攻的时间表排得特别紧，仅有3天时间进行舰炮火力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3天的炮火准备是不够的。

缩短预先火力准备时间是出于这种考虑：要想封锁硫黄岛，就必须使用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去轰炸东京地区。可是，哈尔西回到乌利西锚地较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还须补给粮食和弹药，舰员也需要休息一下，因而不能在2月中旬以前赶到日本近海。2月16日，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率领的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才到达东京附近海域，并派出舰载机前去空袭。这是在1942年春哈尔西和杜立特空袭后，美航空母舰首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的轰炸。16日和17日的空袭，因天气影响只击落日机40—50架，给予其机场造成的破坏也较轻微。但是，这次空袭却把日军的注意力从硫黄岛暂时吸引开。这样，威廉·布兰迪海军少将便率领火力支援编队（由以火炮为主的大型军舰和护航航空母舰组成）对该岛开始进行预先火力准备。

尽管下雨，能见度较差，但是火力支援编队仍在规定的有限时间内打得非常出色。这次炮击分工负责，对每艘军舰，包括6艘旧式战列舰和5艘巡洋舰在内，都分配了专门负责的炮火准备地段。凡已查明的目标，均在海图上预先标明，击毁后还要一一加以核对。凡新发现的目标，也随时标入海图。日本守军虽一开始

就对美军的炮击进行反击，并于2月17日凌晨击中1艘战列舰和1艘巡洋舰，但其口径最大的岸防炮一直没有射击，以免在美军开始突击上陆之前暴露炮位。17日9时许，当水下爆破队在12艘步兵登陆艇的火力支援下，向该岛的东海岸接近时，日军以为这是美军开始突击上陆，它的大口径炮就开始射击，并击毁登陆艇9艘，其余3艘也被击伤。“内华达”号战列舰立即对这些新目标开始反击，火力支援编队中的其他舰只也跟着对其射击。18日，火力支援编队开始转移，以便集中火力轰击登陆岸滩。但是，这一行动或许是错误的，因为日军根据其现行的战术原则，已经撤离岸滩地区，在两个筑垒阵地之间的地域内只留下少量的抗登陆兵力。

在舰炮进行火力准备的过程中，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进行了有力的配合，时而观测弹着情况，时而空投燃烧弹，以便烧掉日军遮盖目标用的绿草青枝和其它伪装物。无论230公斤的普通炸弹，还是50毫米的火箭弹，都不能摧毁日军的坚固炮兵阵地。但是，火箭弹命中率高，对不太坚固的日军阵地来说倒是一种可怕的兵器。从马里亚纳起飞的岸基航空兵也来压制岛上的敌人，因为常常有云遮住目标，高空轰炸的效果微乎其微。

第58特混舰队空袭东京后立即撤离，以便参加对硫黄岛的轰炸。与此同时，哈里·希尔海军少将也率领突击部队载运担任突击上陆的登陆兵向硫黄岛接近。当时和突击部队一起行动的还有以观察员身份前来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以及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兰·史密斯中将。

2月19日，即登陆日，特纳中将亲自指挥两栖作战编队的火力支援队。这时，舰炮火力支援队已把射速较慢的破坏射击改为压制性的急促射击，使日本守军钻入了地下。第58特混舰队的百余架舰载机在硫黄岛上空盘旋呼啸，火箭弹、普通炸弹和燃烧弹同时并用，并用机枪频频进行扫射。紧接着，舰队又恢复舰炮射击，岛上硝烟滚滚，遮天盖地。这时，近500艘登陆艇载着海军陆战第

4师和第5师的8个营向出发线运动。8时30分，由68辆履带登陆车组成的第一波向岸滩冲去。这时，舰炮转移火力，向登陆部队的前方和两翼进行徐进弹幕射击和固定弹幕射击。还有50余艘装甲艇同时向前驶去，以便进行直接火力支援。

美军认为，以这一压倒优势的兵力实施突击，第1波部队定会突破登陆地段，继续向前推进一定距离。可是没有想到，在水际滩头就遇到了障碍，甚至陷入无法前进的状态。这里除了海岸陡峭之外，土质（火山灰堆积而成）非常松软，承受不住履带登陆车的重量。许多履带登陆车底部一着地就陷到泥里。这样，后续登陆艇波也被挡住，不能抢滩上岸。大部分登陆艇处于坐底倾斜状态，甚至灌进了海水。后到的登陆艇撞在先到的已经破损的登陆艇上，有的碰坏了螺旋桨，有的艇底被撞穿，搞得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攀登上岸的海军陆战队员，开始沿着一阶一阶的台地继续向高地突击。火力支援队的猛烈炮击曾一度使日军几乎停止射击。但当压制射击一结束，日军又继续还击，机枪、迫击炮和大口径炮先后开火。当海军陆战队员登上第一阶台地时，遭到中部阵地的步枪和机枪的猛烈射击。尽管损失很大，但登陆兵仍能奋勇前进，由一个弹坑跑到另一个弹坑，向第二阶台地猛冲。坦克和重火器行动缓慢，不能跟进支援。这主要是因为坦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及其它登陆艇不是难以抢滩，就是由于底质松软无法抛锚，从而造成相互碰撞，加剧了登陆地域的混乱状态。

19日一整天，海军陆战队的右翼在该岛的东北高地附近受阻，象钉在那里一样难以前进。进攻中部地区的部队用火焰喷射器和75毫米坦克炮摧毁数个工事后，推进到1号机场。海军陆战队的左翼迅速通过一段狭窄地域，终于把摺钵山的守军孤立起来。所有这些战果都是登陆兵在大口径炮从侧翼不断进行掩护下，冒着冲天而起的火山灰烟尘，充分利用植物和地形进行隐蔽而取得的。当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一天上陆的30000人中，到天

黑时已有2400人战死。

2月20日，进攻中部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占领1号机场，右翼部队开始进入东北部的丘陵地区，最左翼的团战斗队开始突击摺钵山。美军对这里的防御工事进行爆破和火攻，並用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火箭弹和炸药等封闭该阵地的各个洞口，切断它与其它阵地的联系。用了将近3天的时间，才攻下这个山头。23日晨，美军包围了摺钵山，一名士兵登上山顶，插上一面美国国旗*。这时，海军陆战第4师和海军陆战第5师的两个团转移到右翼，开始对东北高地发起突击。由于两个伤亡严重的营撤出了战斗，便令担任预备队的海军陆战第3师投入战斗，以加强第4师和第5师结合部的进攻。

美军在向东北高地推进的过程中，在岩缝、峡谷和岩洞中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在此期间，美军已经上岸的炮兵进行弹幕射击，并得到舰炮的支援。在这次作战过程中，炮火支援舰只实际发射炮弹近30万发，达14000余吨。夜间，美军舰只不断发射照明弹，打开探照灯，以防日军利用夜暗发动反击。航空母舰所进行的航空火力支援非常有效，特别是第58特混舰队前4天在硫黄岛海域所实施的航空火力支援更是这样。各种支援兵力的协同动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说明美军已在改进通信方法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训练。尽管如此，对那些构筑巧妙的许多坚固工事仍须在坦克抵近射击的支援下，由步兵一一予以拔除。

21日傍晚，日军开始反击。当时，约有20架“神风”特攻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硫黄岛上空，并冲向登陆支援编队中的护航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大型航空母舰为遂行夜间战斗任务正在这一海域活动。5艘军舰遭到特攻机的撞击，其中3艘损伤

* 将近中午时，海军陆战队又升起一面全岛都能看得见的更大的国旗。这就是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所拍摄的那面第二次升起的美军国旗。后来，这张照片翻印的最多，创所有战争照片的最高记录。

不甚严重。“萨拉托加”号被3架特攻机和数颗炸弹击中，舰上一片火海，舰体水下部分炸开一个大洞，只是由于灭火和损管抢修比较得力才免于沉没，但伤亡近300人，必须大修，直到战争结束再未参加战斗。“俾斯麦海”号护航航空母舰遭到两架“神风”特攻机的撞击，顿时烈火熊熊，爆炸声此起彼伏，终于引爆了弹药舱，舰尾被炸毁，舰员弃舰。最后倾覆沉没，损失舰员350人。

按预定计划，准备用5天时间夺取硫黄岛，但实际上浴血奋战了一个来月。3月16日虽已宣布占领了全岛，可是隐藏起来的日军在3月25日还发起一次最后反击。最后，除200名日军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硫黄岛登陆战役中，登陆一方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抗登陆一方。美军在陆上和海上作战的人员中，约有7000人战死(含负伤后死亡的人数)，19000人负伤。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说：“在硫黄岛参战的美军中，非凡的勇气成为共同的美德。”

对日本本土的作战早在硫黄岛上的盟军机场投入使用之前就开始了。2月25日，第58特混舰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协同200架B-29重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B-29重轰炸机把日本首都的一个2平方英里的地区炸成废墟，而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则对军事目标实施突击，击毁日军飞机约150架。第58特混舰队从东京海域撤离后向西南驶去，以便空袭冲绳岛，并进行航空照相。然后，返回乌利西锚地加油，准备实施下一战役。

进攻冲绳岛

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不久，斯普鲁恩斯将军即提出建议：应尽快夺取日本西南约350海里的冲绳岛。他强调指出，该岛若为美军占领，就可为航空兵提供基地，以便与即将建成的马里亚纳轰炸机基地遥相呼应。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拟定进攻台湾的

作战计划，没有采纳斯普鲁恩斯的建议。后因决定收复菲律宾而取消了进攻台湾的作战计划。当时，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兵力还不能同时攻占菲律宾和台湾。以吕宋岛为基地，可以切断日本与南洋资源地的海上交通线，也可把吕宋岛用作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从这方面来说，也许它与台湾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如要利用吕宋岛上的机场对日本工业中心进行有效的轰炸，则嫌离日本本土太远。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斯普鲁恩斯的建议，终于决定集中足够的兵力进攻冲绳岛。如上所述，1944年10月就下达了依次夺取硫磺岛和冲绳岛的命令。

为了支援和掩护进攻冲绳岛的作战，第58特混舰队于1945年3月中旬从乌利西锚地出发。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两位将军也同舰队一起行动，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斯普鲁恩斯知道，快速航空母舰舰队这次出动，在几周之内是不可能返回基地的。在中太平洋部队所进行的几次进攻作战中，冲绳岛登陆作战的规模最大，为此，必须投入更多的部队，花费更长的时间。补给是一个大难题，必须组织护航运输队不断向前运送。但舰船进入作战海域后很容易受到台湾、中国、琉球和日本本土等地日本岸基飞机的袭击，尤其“神风”特攻机必将大肆拼搏，这是可想而知的。当然，美军会在冲绳岛上已经占领的地区尽快修建机场。但是，从冲绳机场起飞的飞机充其量只能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难以再去保障护航运输队的安全。因此，这就需要大型航空母舰留在冲绳海域，主要任务是以舰载机保障护航运输队的安全，直至夺取该岛或完全消除空中威胁为止。

为给冲绳登陆扫清障碍，第58特混舰队于3月18日和19日，对九州地区的机场、日本本土的南部地区和已经失去昔日威风停在濑户内海的日本舰队的残余舰艇，多次进行大规模空袭。这回，日本飞机进行了反击，轰炸了“企业”号、“约克城”号、“富兰克林”号和“黄蜂”号舰空母舰。仅“富兰克林”号遭到重创，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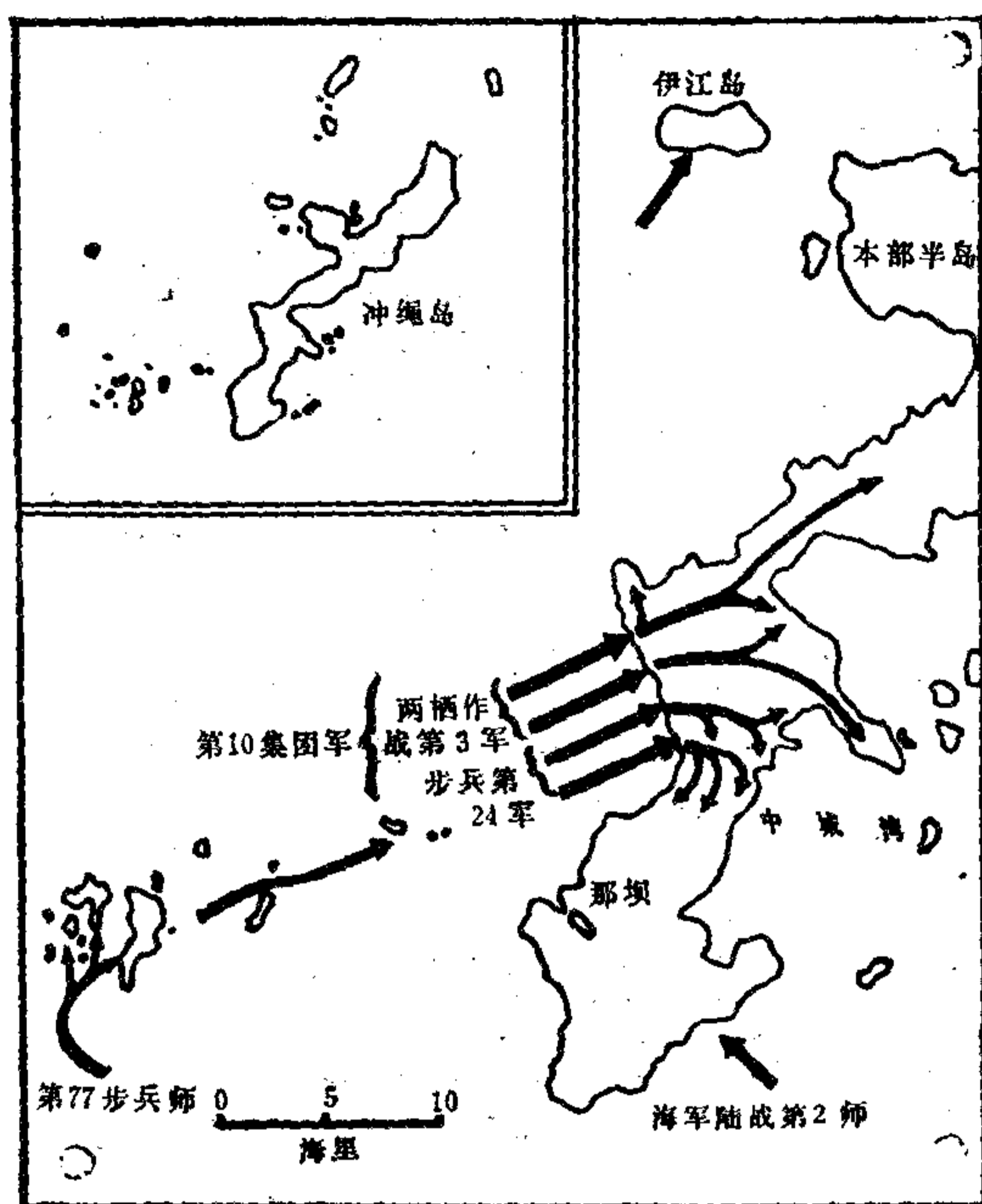


图 77 冲绳岛登陆

时该舰正在组织舰载机起飞，被 2 颗炸弹击中。炸弹穿透机库甲板，并引起大火和爆炸，800 多名舰员丧生。“富兰克林”号虽损伤严重，但仍未沉没，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许在海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该舰的损管工作做得十分得力，竟能依靠自身的动力返回美国本土去进行大修。在上述空袭活动中，美军虽然损失 116 架舰载机，但是击伤数艘日舰，并破坏了九州地区的各种设施及交通枢纽，使日军在此后的 3 周内几乎未能进行反击。

第 58 特混舰队补给完油料后，于 3 月 23 日开始对冲绳岛进行预先航空火力准备。24 日，莫顿·戴约海军少将率领强有力的舰炮掩护编队（由旧式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与第 58 特混舰队所属的新式战列舰大队（由李海军中将指挥）开始实施舰炮

火力准备。戴约编队原是布兰迪少将登陆支援部队的一部分，斯普鲁恩斯将军担心日军可能组织水面舰艇进行反击，所以就组成一支可以随时派遣的机动编队，以便对付日军的任何袭击。

在对冲绳岛实施预先火力准备的过程中，包括步兵第77师在内的一支登陆突击部队夺占了冲绳岛西南15海里的庆良间列岛，这是整个登陆作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小岛防守薄弱，日军认为它对美登陆部队没有什么用处。实际上，庆良间列岛对美军非常有用。它可为美军提供一个隐蔽的锚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水上飞机基地和补给基地。自3月27日，就有供应舰、油船、修理舰、军火船和第10后勤供应舰编队的各种辅助舰船陆续开进庆良间湾内。这样，就把一个能够进行补给和小修的海上基地建在作战海域之内。进攻庆良间的部队还缴获了携带炸药的日特攻艇约350艘。这种特攻艇曾在仁牙因湾给美军登陆输送队造成很大威胁，这次在它尚未出动之前就将其解除了武装。攻占庆良间列岛之后，美军的野战炮兵又在更为接近冲绳岛的庆伊瀨群岛登陆，在日军翼侧配置了155毫米大炮。

在实施火力准备期间，第58特混舰队及布兰迪编队中的护航航空母舰，为轰炸冲绳地区共出动飞机3000架次。舰炮火力支援编队共发射炮弹约5000吨。扫雷部队把冲绳岛附近的一大片水域清扫完毕后，炮火支援舰只向岸边靠得更近，其射击效果更佳。扫雷作业结束后，水下爆破队对选定的西海岸登陆海滩进行了侦察，并炸毁了日军设在水中用来阻挡登陆艇的木桩约2900根。参加直接火力准备的除第5舰队的炮火支援舰只、火箭发射舰只和航空母舰舰载机外，还有从马里亚纳、菲律宾和中国西部机场起飞的轰炸机队。第58特混舰队负责阻止日军从日本本土前来增援。英国太平洋舰队命名为第57特混舰队，负责阻止日军从台湾方向前来增援，并负责封锁冲绳与台湾之间的一些岛屿，使日军不能使用这些岛上的机场。

途经悉尼和马努斯岛来到这里的英国舰队，由英国海军中将伯纳德·罗林斯指挥，辖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5艘和驱逐舰10艘。其兵力与第58特混舰队的—个特混大队大致相同。英国航空母舰的排水量同美国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相等(27000吨——译注)。但其舰载机的数量仅为“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二分之一。这时，英国还没有能保障舰队长期出海作战*的后勤供应舰编队。另外，英国航空母舰的封闭式机库既不符合快速作业的需要，也不适于热带海区作战。然而，在冲绳登陆作战中，英航空母舰的装甲飞行甲板比美航空母舰的木制飞行甲板有利。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只有机库甲板加了装甲。事实证明，对付“神风”特攻机的撞击英航空母舰坚固得多，损失也较小。

特纳将军指挥的登陆部队分别从圣埃斯皮里图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旧金山、西雅图、瓦胡岛、莱特岛、塞班岛等地出发，于4月1日(登陆日)凌晨到达冲绳附近的预定水域。这支庞大的部队辖有舰船1300艘，载运182000名登陆兵，其中括包两栖作战第3军(下辖海军陆战第1师和第6师)和步兵第24军(下辖步兵第7师和第96师)。海军陆战第3军和步兵第24军隶属于第10集团军，由西蒙·博利瓦·布克陆军中将指挥。另外，作为预备队的还有3个步兵师，即第27师作为留船待命预备队(总预备队)；第81师作为地区预备队，第77师占领庆良间列岛和伊江岛后，也担任预备队的任务。

日军在冲绳岛的抗登陆兵力约有100000人，其中有67000人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其余是海军陆战队和冲绳地方部队。陆军指挥官牛岛满中将根据日军新规定的战术原则作了抗登陆部

* 从4月20日至5月3日，即在冲绳作战进行最激烈时，英国舰队不得不撤到莱特岛去进行补给。在此期间，只好把布兰迪编队中的护航航空母舰大队调来担任警戒任务，务以阻止日军从西南方向来袭。

署。他命令，凡不必留下的冲绳岛住民均须撤到日本本土去，或集中到冲绳岛北部地区。主要抗登陆兵力部署在冲绳岛南部，即那坝东北的丘陵地带，因为这里既有悬崖绝壁，也有深沟狭谷，地形险要。日军配置了可以相互支援的火炮，用以控制美军能够接近的所有通路，并用堑壕和坑道把各个永备发射点、岩洞、碉堡和其它支撑点连接起来，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阵地。此外，在主要防御阵地周围的同心圆上，还构筑若干外围工事，以迟滞美军的行动。根据牛岛的命令，在美军实施预先火力准备期间，日军的火炮一弹不发，以免因为暴露炮位而遭摧毁。牛岛还正确判断出美军将在那坝以北的西海岸登陆。他命令所属部队不要为了在水际滩头阻止美军上陆而消耗兵力。牛岛决定：将冲绳地方部队的一个团配置在能够俯瞰海滩的高地上，待美军上陆后即退至预先构筑好的阵地上，同其它防御部队并肩作战。全岛抗登陆作战的方针是主要依靠空军力量使登陆部队在海上和陆上长时间消耗，以便尽可能长期地坚守这个海岛。

4月1日晨，在极为猛烈的直接舰炮火力准备(火力之猛超过了太平洋战区历次登陆作战的火力准备)之后，第10集团军开始突击上陆。与此同时，以海军陆战第2师为主力的佯攻部队也在东南海岸实施登陆，以便将登陆地域的抗登陆兵力诱开。其实，这是不必要的。

第10集团军上陆时，仅仅受到轻武器和迫击炮的轻微反击。当天，有50000名陆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上陆，先头部队夺占了两个机场。到4月2日中午，部分登陆部队已经横跨该岛，进至东海岸。此后，第24军的大部分兵力从右侧迂回，向南推进；海军陆战第1师向登陆地域以东前进。这时，海军陆战第6师则顺着该岛向东北方向推进。进至冲绳岛北部后，海军陆战队在进入本部半岛遍地岩石的丘陵地带之前，仅仅遇到一些零星的抗击。日军在本部半岛坚守数日后撤退。第6师进攻本部半岛时，第77

师正为占领机场而在邻近的伊江岛实施登陆。夺取了本部半岛，便为进攻伊江岛提供了炮火支援高地。到4月18日，海军陆战队已全部占领冲绳岛的北部地区。但为防止日军可能实施的反登陆，仍需在濒海地域继续巡逻。

这期间，第24军得到步兵第27师的加强，已经突破该岛南部的包围防御地带，迫近日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并于4月19日发起攻击，但因损失严重而被迫后撤。此后数日内，攻防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在此期间，美军的舰炮和岸炮对日军工事进行了猛烈轰击，然而效果不大。5月1日，美军向这里增派兵力，重新调整了部署。步兵第27师接替冲绳北部的海军陆战第6师，两栖作战第3军调到冲绳岛南部担任两翼作战，占领伊江岛的步兵第77师接替步兵第96师。第96师休整10天后接替第7师，使第7师休整10天后再战。日军既无部队替换，也得不到休息，虽在5月4日发起反击，但被挫败。5月底，美军得到舰炮火力的直接支援，沿东西海岸向前推进，开始对日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形成翼侧包围的态势。日军为摆脱被包围的困境，利用降雨的有利时机，开始向冲绳岛南端的新防御阵地撤退。

冲绳登陆作战的计划工作，在日军防守菲律宾时采用“神风”特攻战术之前就已基本完成。所以，第5舰队的指挥官们那时还没有考虑日军在冲绳作战中将会大规模使用这种特攻战术的问题。不过，他们在作战中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米彻尔将军在第58特混舰队周围配置了担任雷达警戒的驱逐舰，用以早期发现敌机。特纳将军在冲绳岛周围配置了两层警戒线。登陆作战一开始，就有1艘驱逐舰和2艘装备精良的两栖舰只共同遂行巡逻任务。陆军也尽快在冲绳岛、庆良间列岛和伊江岛构筑了高炮阵地。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不久便从已经占领的机场开始出击。

日军的轰炸机和特攻机首先对冲绳海域的美军舰船进行了零星攻击。3月31日，一架“神风”特攻机撞击了斯普鲁恩斯将军的

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一颗炸弹穿透数层甲板，把舰体炸开两个大洞。于是，斯普鲁恩斯移到“新墨西哥”号旧式战列舰上。受伤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庆良间锚地初步抢修后，回到马雷岛海军工厂去进行大修。4月4日，1艘运输驱逐舰被1架“神风”特攻机撞中，受到重创而沉没。截止4月5日，已被日军轰炸机和“神风”特攻机击伤39艘海军舰船，其中包括旧式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和护航航空母舰1艘。然而，这些袭击仅仅是日本陆海军首次真正密切协同发动大规模反击的序幕。4月6日晨，日军1架侦察机在冲绳岛以东海域发现第58特混舰队。此后不久，355名“神风”特攻飞行员驾驶着由旧式飞机改装的特攻机，相继从九州基地起飞，一部分冲向第58特混舰队，另一部分冲向冲绳岛海域的输送舰船。

起初，“神风”特攻机所攻击的目标多是外围的警戒舰艇。这些舰艇只能依靠自己的火炮进行抗击。6日15时许，日特攻机蜂拥而来，正在冲绳岛以北海域担任巡逻任务的“布什”号驱逐舰，被3架“神风”特攻机撞毁。在邻近海域巡逻的“科尔洪”号驱逐舰赶来支援，也被3架“神风”特攻机撞毁，这两艘驱逐舰不久即沉没。第58特混舰队接到担任雷达警戒的驱逐舰发出的警报后，担任空中警戒的飞机立即起飞迎敌，并用防空炮火进行拦击，日特攻机未能飞到该编队的上空。但约有200架特攻机窜到冲绳地区，大部分被美战斗机和密集的高射炮火击落。美军的高射炮火十分密集，降落的弹片竟把38名美国士兵打伤。尽管如此，日“神风”特攻机仍然撞伤美军舰船22艘，击沉运输驱逐舰和坦克登陆舰各一艘。此外，还撞毁2艘满载弹药的军火船，使第10集团军供应不上某些类型的弹药。

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准备实施另一种形式的自杀性突击，这种突击是以“大和”号超级战列舰、“矢矧”号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来实施的。这几艘军舰装上日本贮存的最后2500吨燃油（只够

开到冲绳岛的单程需要), 驶离濑户内海, 预定4月8日拂晓抵达冲绳, 抢滩搁线, 集中所有炮火轰击美军, 直至日舰把弹药耗尽或被击毁为止。然而, 这支海上特攻队的武运不佳, 6日傍晚, 2艘在九州海域巡逻的美国潜艇就发现了它, 随即向指挥部发了电报。因此, 斯普鲁恩斯立即命令戴约的战列舰编队准备执行诱敌任务。要求戴约编队把这些日舰向南引诱, 越远越好, 使其不能撤回本土基地, 也得不到九州岸基航空兵的支援。4月7日, 戴约编队要在适当时机接敌, 对日舰进行猛烈的炮击。然而, 米彻尔根本没有想到会让水面舰艇编队来单独收拾这支日军编队。7日拂晓前, 他即率领第58特混舰队北上, 前去截击。近8时, 其侦察机再次发现向西航进的日军编队。日军编队改变航向向南航行后, 庆良间基地的PBM型水上飞机对其进行跟踪。10时许, 米彻尔命令其舰载机起飞。2小时后, 美航空母舰舰载机群即以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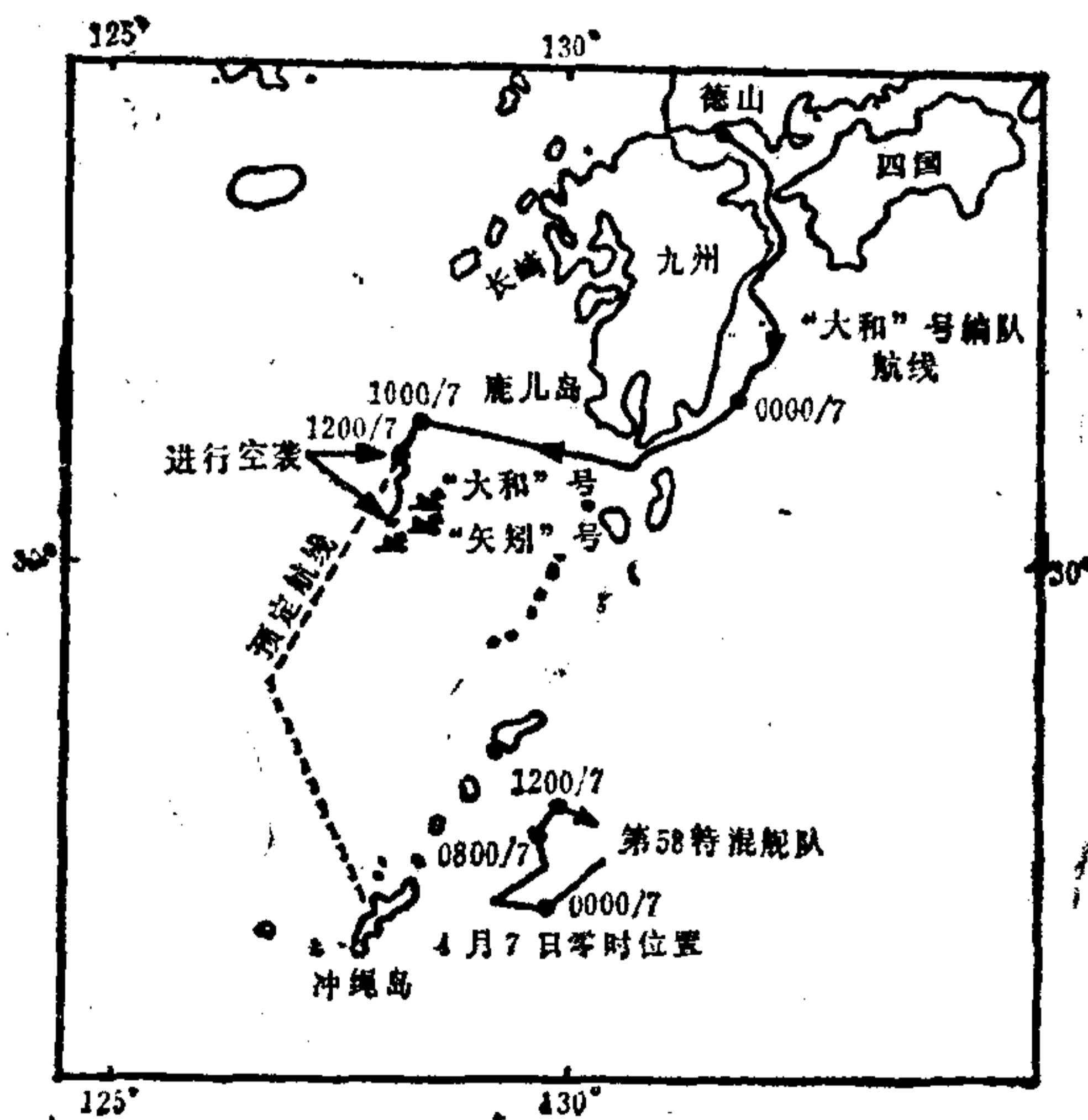


图 78 日本舰队的最后一次出动(1945年4月6—7日)

对优势的兵力对日军编队反复进行突击，击沉“大和”号、“矢矧”号和2艘驱逐舰，重创2艘驱逐舰。2艘被重创的驱逐舰在返回基地的途中沉没，其余舰只撤回基地。

4月7日，一架“神风”特攻机突破第58特混舰队战斗机的空中警戒，撞中“汉科克”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使43人死亡。到黄昏时，日神风特攻机又撞伤4艘海军舰只。然而，4月6日和7日的大空袭只是“神风”特攻机对冲绳海域盟国舰船所实施的10次大规模特攻袭击(日军称之为“菊水”作战——译注)中的第一次。至于“神风”特攻机的小规模袭击和一般的空袭，几乎天天都有。4月12日至13日的空袭和以后的几次空袭，改用一种称为“樱花”的特攻炸弹。这是一种靠火箭推进的带翼炸弹，炸弹脱离轰炸机的挂弹装置后，由飞行员引导捕捉目标。

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一直在冲绳以东海域活动，一面在60平方海里的水域内遂行巡逻任务，一面支援登陆兵的岸上战斗，同时要与日军飞机作战，并担任反潜巡逻任务。各特混大队常为进行补给而暂时离开巡逻海域。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曾四次北上突击九州地区的机场。然而，如同在吕宋岛那样，虽对日军机场进行猛烈的空袭，但是无法将其摧毁，因为日军在这里的机场不仅多而分散，且有高炮予以严密的掩护。

除在冲绳海域的雷达警戒舰只和输送舰船常常成为“神风”特攻机的袭击目标外，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也是在劫难逃的。由于“邦克山”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相继被“神风”特攻机撞中，而且丧失了机动能力，米彻尔将军失去了大部分参谋军官，并在3天内两次变换旗舰。活动在冲绳东南海域的英国特混舰队也成了“神风”特攻机连续攻击的目标。英国的4艘航空母舰都曾被特攻机撞中，但因其甲板有装甲防护，所以仍能坚持作战。

美国的飞行人员和舰艇人员，在军舰返回乌利西岛或其他基

地进行维修保养或更换配件时，尚可得到短暂的休整，而那些必须留在作战海域的第5舰队的几位指挥官却一直很紧张，疲惫不堪。5月底，尼米兹将军终于在这次作战正在进行之中采取了更换指挥官这一前所未有的措施。哈尔西接替斯普鲁恩斯，麦凯恩接替米彻尔，希尔接替特纳，因而第5舰队又改为第3舰队。哈尔西不愿意留在冲绳海域，遂行单纯的防御任务，但很快发觉他自己并没有选择权。于是他继续实行斯普鲁恩斯所采用的战术。但他极力主张应在冲绳岛尽快修建航空基地，以解除当时已改为第38特混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所担负的掩护及支援任务。

美军正在逐步改进对付“神风”特攻机的作战方法，在斯普鲁恩斯和哈尔西交接指挥权时，已基本上可以对付“神风”特攻机的威胁了。美军用雷达警戒飞机弥补了雷达警戒舰只的不足，派遣驱逐舰和两栖作战舰艇充当雷达警戒舰只，并在最有可能出现敌机的方向加派战斗机进行空中巡逻。美军不仅在冲绳岛北部地区设立了许多雷达监视哨，还夺取了附近的一些小岛，并在上面建立了雷达站。容易操纵的小型舰艇已能对付“神风”机的攻击，即舰艇把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机置于自己的正横方向，除充分发扬火力进行抗击外，突然增速，使日机难以捕捉目标。这是因为，“神风”特攻机的俯冲速度很快，在空气压力的作用下，几乎不能再变航向，难以调整命中点。

“神风”特攻机的情况与此相反，因为没有一个人完成最后突击的飞行员能够回来报告自己的体会，所以日军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据以改进自己的战术和技术。同时，日军这支特攻队的人员成份也在发生变化，那些以献身为荣欣然挺身而出的特攻队员已经损失殆尽，这时的日军飞行员多是被迫去送命的。在这些迫于无奈的特攻队员中，逐渐滋长了一种厌战情绪，他们认为：冲绳岛显然是要失陷的，他们所作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据说，有的飞行员自称没有发现任何美国舰艇而活着返回了基地。还有个飞行

员起飞后用机枪扫射其司令部，以消强迫他们送死之恨。

“神风”特攻机的袭击越来越弱，美军在冲绳的航空兵力越来越强，加之，从中国和马里亚纳起飞的B-29重轰炸机也能成功地轰炸九州地区。到6月10日，第38特混舰队终于能够离开冲绳水域了。美军拟于7月对日本本土发动几次进攻，为了对此进行准备，美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于6月13日返回莱特岛。截止这时，这支航空母舰编队已在海上连续活动了92天。

舰炮火力支援舰只和护航航空母舰，在美军攻占冲绳南部的日军最后一个阵地之前，一直在冲绳海域坚持作战。6月21日，美军宣布占领了冲绳全岛。次日，牛岛中将及其参谋长剖腹自杀，说明此地的日军确已失败。但是，对日军残余部队的清剿作战一直持续到6月底。截至此时，日本守军除11000名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歼。约有24000名冲绳居民被迫留在日军及其军事设施附近，也不幸成了美军舰炮、岸炮轰击和飞机空袭的牺牲品。美军在冲绳登陆战役中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约有13000名美军官兵战死，其中有海军陆战队3400人，其他海军人员4900人。舰队死伤的人员大部分是由日机，主要是“神风”特攻机所造成的。共被日军炸沉15艘军舰，都是驱逐舰以下的军舰。受伤的舰艇达200余艘，有的已难修复。美国以这种严重的损失，赢得了一个用来突击日本工业中心地带的航空基地，从这里就可以封锁日本本土和支援对九州的进攻了。

日本投降

1945年6月22日，裕仁天皇在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上说出了一些军政要人不愿说或不敢直言的话：日本必须寻求一个结束战争的办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的大批轰炸机正在把日本的城市化为灰烬，令人窒息的封锁已使日本全国的军需生产陷于停

顿状态，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日本大地。4月，苏联政府声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这对日本是一个不祥之兆。5月，德国投降，这使日本期待从德国得到某种可以救命的新式武器的幻想成为泡影。与此同时，盟国的联合作战兵力正在太平洋上进行集结，准备进攻日本本土。日本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冲绳岛，已经落入美军手中。

然而，结束这场战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出国作战的部队中，都有一批强而有力的主战分子，他们主张血战到底。而且，日本的当权人物和国民都不愿意接受丧失帝国国体的和平。因此，谈判必须秘密地进行，而且一定不要提出“无条件投降”这样的条款。在各主要参战国中，只有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表面上处于中立状态，所以，日本认为通过莫斯科进行和平试探是适宜的。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进行斡旋，并以让出满洲的特权为条件，要求苏联再次作出中立的许诺。但是，当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就媾和问题同苏联外交部接触时，发现苏联官员支吾其词，态度暧昧。在德国战败后，几个战胜国于7月召开了波茨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既未向杜鲁门总统也未向丘吉尔首相*转告有关日本要求进行调停的问题。显然，苏联人在自己参战并分享胜利果实之前，无意帮助日本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杜鲁门总统已经知道了有关日本进行和谈的试探活动，因为美国情报机关破译了东京的日本外相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之间的来往密码电报。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在《公告》中明确指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只适用于武装部队。这项《公告》还规定，除日本本土四岛及盟国所规定的其它小岛外，日本必须放弃它对海外领土的一切权益，并在根

* 在波茨坦会谈结束前，克莱门特·艾德礼于7月28日接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

据民意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爱好和平的负责政府”之前，日本将处于被占领的状态。至于天皇的命运和日本的国体则只字未提，因为当时各盟国政府并未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波茨坦公告》发表两天后，斯大林才将日本政府对媾和条款的要求转告美英两国首脑。

《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对于日本当局未免有些突然。因为日本政府尚未采取步骤使其国民做好投降的思想准备，还没接到苏联对媾和条款的答复，日本当局的内部对此问题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然而，最主要的障碍是盟军在《公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怎样对待天皇的问题。

当苏联等待时机，而日本的决策人物迟迟不能作出抉择时，美英两国正在积极制定计划，准备于1945年11月在九州实施登陆，尔后于1946年3月在本州登陆，进攻关东平原。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地区试爆成功。这时，原为第5舰队旗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冲绳海域遭到重创）已被修好。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不过数小时，这艘重巡洋舰已经载着原子弹从旧金山出发，驶向马里亚纳群岛。在此以前，从冲绳和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已经轰炸500余次，已将其大城市的广大地区夷为废墟。7月10日，第38特混舰队空袭了东京附近的机场。从这天起，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除中断过一次之外，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日本近岸海域旁若无人似地游弋，进行轰炸和炮击，并且未遭到什么损失。但日军却把航空兵力保存起来，准备在盟军进攻本土时使用。7月17日，哈尔西舰队的105艘军舰与编为第37特混舰队的28艘英国军舰会师。这支空前强大的美英联合舰队，先后空袭了东京湾的横须贺港和濑户内海的吴港，击沉或重创了日本舰队的残余舰只。7月30日，第3舰队空袭了本州中部的机场和工厂设施，以此结束了集中轰炸的第一阶段。同日，在提尼安岛卸下原

子弹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关岛稍事停留后，开赴莱特湾，在途中被日潜艇(伊-58号——译注)击沉在菲律宾海域，近900名官兵与该舰同葬于海底。

日本久久等待苏联出面斡旋媾和，而美国则将日本的沉默视为对《波茨坦公告》的藐视。8月6日，一架B-29重轰炸机从提尼安岛起飞，到达日本上空投下一颗原子弹，转瞬间，广岛市的大部地区化为一片焦土。苏联人感到，如要参战，就必须马上动手。8月8日，苏联外长亲自交给日驻莫斯科大使一份日本当局期待已久的照会。但是这份照会竟是对日宣战书。数小时后，苏联红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满洲地区。9日，美轰炸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又把长崎化为一片焦土，惨不忍睹。同日，第3舰队驶出台风区，出现在日本近海，对本州北部和北海道的机场进行了空袭。10日，苏军攻入朝鲜。

原子弹和苏军参战这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使日本的决策人物再也不能迟疑不决了，同时也解决了日本当局最感棘手的一个难题。在此以前，日本当局苦于不知怎样才能使国民知道战局的真相。日本国民长期以来被宣传机器的报道所蒙蔽，任何投降的企图都极有可能引起武装部队的叛乱，使国家爆发内战。但是，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及其神妙莫测，苏联红军闪电般的向前推进，以及美国第3舰队的再次来袭，几乎使日本举国上下(一些过激分子除外)一致认识到，继续抵抗是无益的。8月10日午夜刚过，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怀着深沉的心情站立起来，宣布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内阁决定，在保留日本国体的条件下，接受公告。上述决定通过瑞士和瑞典转送给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在接到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之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代表各盟国政府，起草了一份复函，除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表示同意外，又发表两点声明。第一，在占领期间天皇必须服从驻日盟国总司令的命令；第二，天皇的地位最终将根据日本

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来决定。

就在盟国考虑日本提出的条件、日本研究盟国提出的声明时，第3舰队再次空袭了本州北部地区以及千岛群岛，尔后南下，8月13日再次空袭了东京。14日，日本内阁根据天皇的意见，决定接受盟国提出的条款。8月15日，当一个舰载机突击队飞临东京上空，另一个突击队刚刚离开航空母舰时，第3舰队接到“停战”的命令。

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第3舰队的舰只停泊在其周围)上，日本外相代表天皇、政府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在受降书上签字。尔后，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签字。随后，英国、中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的代表也都一一签字。此后不久，麦克阿瑟将军就把盟军总司令部迁入东京，以领导对日本的占领工作。

日译本后记

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由于追究其防守珍珠港失利的责任而去职时，切斯特·尼米兹将军被遴选为他的继任人。尼米兹当时担任海军部航海局局长这一要职，早在一年前，他就与金梅尔海军上将一起，被提名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候选人了。

尼米兹将军表示，太平洋舰队司令一职应由资深的、当时代理金梅尔职务的佩伊海军中将担任，婉辞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但是，总统和海军部长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的历史证明，起用尼米兹海军上将是一项非常正确的重大决策。

当时，在珍珠港内，除潜艇外几乎没有一艘完好无损的军舰，到处是一片混乱，士气极度低落。56岁的尼米兹将军只带一名副官来到珍珠港司令部。他一到任，就表明了对全体参谋人员的信赖，明确表示不作任何人事变动，勉励大家振奋起来，并恳请佩伊海军中将留下担任他个人的顾问。这使那些被珍珠港事件搞得垂头丧气的官兵们，从心里感到分外温暖。顿时，太平洋舰队从上到下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尼米兹将军是一位通情达理、体贴入微而又谦逊谨慎的人，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且，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

遭到重创的太平洋舰队虽然恢复了自信心，但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还是困难重重的。对日作战宛如登梯一样，必须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在战局不利时，尼米兹将军依然镇定自若，善于捕捉战机，以摆脱困难。他不仅具有非凡的统率才略，

而且善于充分发挥部属的才干。他那知人善任和当机立断的能力，也是非常出众的。

尼米兹将军使难以驾驭的猛将哈尔西将军心悦诚服，人尽其才；起用几乎默默无闻的斯普鲁恩斯将军，使其自中途岛海战以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卓越才能。这都表现了尼米兹将军作为一位主将的气魄。可是，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把功劳归于部属。他那亚麻色的头发已近斑白，蓝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他那鹤发童颜使人感到诚恳真挚，彬彬有礼，从外表看平凡无奇，确实是一位举止从容的厚道人。

但是，他作为整个太平洋战区的总指挥官，的确又是一员智勇双全、具有决断才能和统率韬略的名将。莫里森博士评价说：尼米兹将军是随着职责的增大而逐渐威名远扬，终于成为一位罕见的非凡人物的。

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身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拥有很大的指挥权。北起阿留申群岛南到新西兰，东自美国西海岸西至冲绳群岛，这一实际面积约为6500万平方英里的海域以及其中的岛屿，均归尼米兹统辖。在太平洋战区，他不仅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而且统率6个海军陆战师和6个陆军师，辖有数十个航空基地和海军基地，归他指挥的舰船约5000艘，飞机15000余架。在尼米兹领导下有21名陆海军的将官，他的司令部有600余名参谋人员。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尼米兹将军都很沉着冷静，绝不冲动蛮干。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面容，仍同3年半前刚到珍珠港时完全一样。

经过3年又9个月的浴血奋战，太平洋上的战事终告结束。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出席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签字前，他就对日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尼米兹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作为一个岛国的日本，虽还拥有装备精良的陆军部队和巨大的航空兵力，但

因其海军兵力已损失殆尽，在进行本土决战之前就宣告投降了。这都应该归功于我国海军兵力。海军兵力中的骨干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潜艇部队也是一支活跃的海上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陆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才能实施登陆作战，夺取前进基地。同样，原子弹有了作战基地并能付诸使用，也是和我们的海军兵力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海军，我们是寸步难行的。”

尼米兹将军终于完成了赋予他的最高使命。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价值。

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书籍，美国已经出版了许多。尤其是莫里森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战史》一书，在美国官方尚未出版其海军战史的今天，仍是一部可以视为美国海军战史的重要著作。莫里森从1942年起，经过18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计为14卷的巨著。其中有9卷是记述太平洋战争的。但是，这部书以反映战斗场面为主，谈到的一些看法不过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见解。此外，金海军五星上将以及哈尔西、米彻尔和谢尔曼等海军将领，也都写了回忆录。金海军五星上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司令，负责指挥整个美国海军的作战事宜，因而对太平洋上的作战记叙得较少。其他三位将领分别是第3舰队司令、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和航空母舰特混大队指挥官，只是指挥过太平洋战区某一局部的作战；他们的回忆录，均是从尼米兹的下属将领的角度来写的。

如上所述，本书作者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是在珍珠港事件后接替败将金梅尔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兼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太平洋上的对日作战都是由他指挥的，他是太平洋战争的一员主将。波特教授在研究海上实力与美国发展的关系方面是一位权威。因此，本书既不同于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太平洋战史，也不同于指挥太平洋某一局部作战的司令官所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和价值是，反映了尼米兹这

员主将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怎样估计形势、制定作战计划和领导付诸实施的。本书是在波特教授协助下著述的，尼米兹这位主将回顾了美日两军实施作战的经过，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正象作者所引为自豪的那样，本书是参考美日两国200余册权威性的著作撰写的。这是其它同类著作难以相比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以宽阔的战略视野，公允而有重点地概括了对日作战的全貌，并以洗练的语言加以叙述的宝贵文献。